名著名译

一千零一夜

插图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一千零一夜

〔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纳 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国王山鲁亚尔及其兄弟的故事 *001*

　　一水牛和毛驴的故事

商人和魔鬼的故事 *012*

　　第一个老人和羚羊的故事

　　第二个老人和猎犬的故事

　　第三个老人和骡子的故事

渔翁的故事 *025*

　　国王和医师的故事

　　四色鱼的故事

　　着魔王子的故事

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 *069*

　　第一次航海旅行

　　第二次航海旅行

　　第三次航海旅行

　　第四次航海旅行

　　第五次航海旅行

　　第六次航海旅行

　　第七次航海旅行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 *127*

　　高西睦和阿里巴巴

　　在森林中

　　开门吧，芝麻芝麻！

　　泄露秘密

　　高西睦威逼阿里巴巴

　　高西睦在山洞中

　　高西睦之死

　　高西睦的尸首

　　埋葬高西睦

　　巴巴·穆斯塔发和强盗

　　马尔基娜的智慧

　　马尔基娜和强盗们

　　马尔基娜向阿里巴巴报告事件的经过

　　匪首之死

　　故事的结束

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 *160*

淘气的阿拉丁

非洲的魔法师

神灯

白狄伦·布杜鲁公主

公主结婚

非洲魔法师重返中国

阿拉丁被捕

阿拉丁复仇

魔法师的同胞弟兄

乌木马的故事 *264*

艾奈斯和瓦丽黛的故事 *286*

脚夫和巴格达三个女人的故事 *306*

第一个僧人的故事

第二个僧人的故事

第三个僧人的故事

第一个巴格达女人的故事

第二个巴格达女人的故事

鸟兽和木匠的故事 *385*

牧羊人的故事 *395*

阿里·沙琳和祖曼绿蒂的故事 *400*

阿里·沙琳诞生及其父母之死

阿里·沙琳和祖曼绿蒂

阿里·沙琳和基督教徒

祖曼绿蒂遭劫

阿里·沙琳和邻妇

祖曼绿蒂第二次遭劫

因祸得福祖曼绿蒂一跃而成为国王

赴国宴基督教徒自投罗网

施卜计基旺伏诛

宴宾客拉希德丁落网

阿里·沙琳和祖曼绿蒂不期而遇

戴蔡兰和宰乃白母女的故事 *463*

戴蔡兰诱骗警官太太

商人和染匠一并受骗

驴夫也在被骗之列

戴藜兰拐带商人的儿子
珠宝商人受骗
驴夫和剃头匠一起受骗
戴藜兰出卖染匠、驴夫、赛义迪·哈桑、犹太商人和剃头匠
乡下佬受骗
宰乃白诱骗艾哈麦德·戴奈夫和他的部下
哈桑·肖曼替戴藜兰说情
戴藜兰和宰乃白母女受到封赏

阿里·宰白谷·米斯里的故事 *503*
阿里·米斯里和水夫不期而遇
阿里·米斯里前往巴格达
阿里·米斯里找到艾哈麦德·戴奈夫
阿里·米斯里和宰乃白
宰乃白受到阿里·米斯里的报复
阿里·米斯里窃夺茹利革的金钱
阿里·米斯里和伊宰尔图
阿里·米斯里和艾哈麦德·莱各图
阿里·米斯里在哈里发面前

阿卜杜拉·法狄勒和两个哥哥的故事 *554*
艾布·伊斯哈格发现阿卜杜拉的秘密
阿卜杜拉奉诏进京
哈里发查问两条狗的来历
阿卜杜拉叙述两条狗的来历
哈里发伸出援救之手
阿卜杜拉和狗同食同寝
阿卜杜拉和萨伊黛再次见面
萨伊黛聆听红王的教导
萨伊黛告诫阿卜杜拉并解救他的两个哥哥
阿卜杜拉带两个哥哥谒见哈里发
阿卜杜拉优待两个哥哥
纳绥尔和曼稣尔的阴谋诡计
阿卜杜拉惨遭谋杀
阿卜杜拉同他的未婚妻不期而遇
纳绥尔和曼稣尔身受绞刑

洗染匠和理发师的故事
艾比·凯尔和艾比·绥尔 *608*
艾比·凯尔和艾比·绥尔在旅途中
在旅店中
艾比·凯尔觐见国王
国王替艾比·凯尔建筑染坊
艾比·绥尔恢复健康

艾比·绥尔去艾比·凯尔的染坊
艾比·凯尔打骂、驱逐艾比·绥尔
艾比·绥尔觐见国王，请求建筑澡堂
国王去澡堂洗澡，感到快乐兴奋
国王和朝臣赏赐艾比·绥尔
王后、船长和普通人去澡堂洗澡
艾比·凯尔上澡堂去洗澡及其阴谋
艾比·凯尔在国王面前诡害艾比·绥尔
国王命船长淹死艾比·绥尔，艾比·绥尔获救
艾比·绥尔打鱼，获得国王的宝石戒指
船长对艾比·绥尔解说戒指的特性
艾比·绥尔带宝石戒指觐见国王
艾比·绥尔揭穿艾比·凯尔的阴谋
国王生艾比·凯尔的气

狐狸和狼的故事 *643*

老鼠和黄鼠狼的故事 *662*

猫和乌鸦的故事 *664*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666*
跳蚤和老鼠的故事
雀鹰和小鸟的故事
小麻雀和苍鹰的故事

箭猪和斑鸠的故事 *674*
商人和两个骗子的故事

水鸟和乌龟的故事 *678*

国王山鲁亚尔及其兄弟的故事

相传在古代印度和中国的海岛中，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养着庞大的军队，宫中婢仆成群。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英勇的骑士。大儿子山鲁亚尔比小儿子沙宰曼更英勇。山鲁亚尔继承王位，掌握政权，为人公正，博得庶民的拥护爱戴。沙宰曼被封为撒马尔干第的国王。兄弟二人各在自己的国中治理国事，大公无私地对待百姓；二十年以来，国家不断地繁荣富强，他们与民同乐，过着幸福的生活。

国王山鲁亚尔想念弟弟，派宰相前往撒马尔干第去迎接沙宰曼。宰相回答国王“遵命”，便动身起程，平安来到撒马尔干第，和沙宰曼见面言欢，转达国王的致意，告诉他国王惦念他，希望他去看他。

沙宰曼回答宰相说“遵命”，随即准备好旅行用的帐篷、骆驼、骡子、仆从等等，并委托他的宰相代理国政，动身出发。走了不远，他忽然想起礼物遗忘在宫中，便转回去取。他回到宫中，看见王后正跟乐师坐在一起弹唱、嬉戏。他一见这种情景，宇宙霎时便在他眼前变黑了。他说道：“我还未离开京城，便发生了这种事情，我要是去哥哥那里住久了，这邪恶的家伙不知会闹到什么地步呢！”于是拔出佩剑，杀了王后和乐师，匆匆离开王宫，传令出发，率领人马，跋山涉水，继续向目的地进发。

快到京城了，沙宰曼派人前去报信。山鲁亚尔出城迎接，和

弟弟见面，彼此寒暄，十分高兴，并为他装饰城郭，款待他，陪他起坐谈心。

沙宰曼想着妻子的行为，心里闷闷不乐，因此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山鲁亚尔看见弟弟的这种情况，以为是离愁的缘故，因此不大在意，也不过问。有一天山鲁亚尔对沙宰曼说："弟弟，我觉得你面容憔悴，身体消瘦，这是什么缘故？"

"哥哥啊！我内心感觉痛苦呀。"他不肯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他。

"我要你同我一块儿往山中去打猎，借此消愁解闷。"

沙宰曼不愿意去，山鲁亚尔便一个人率领人马往山中打猎去了。沙宰曼一个人留在宫中。他居住的那幢宫殿的拱廊，面对着御花园。那天他凭窗眺望，见宫门开处，二十个宫女和二十个奴仆鱼贯走到花园里，王后也在他们队中，打扮得格外美丽。她们慢步走到喷水池前面坐下，又吃又喝，唱歌跳舞，一直玩到日落。

沙宰曼看了这种情景，心里想道："我的患难比起这个来，实在不算什么！"他的苦恼因此烟消云散了。继而他想："这个要比我的遭遇严重得多了！"于是他开始吃喝，恢复了常态。

山鲁亚尔打猎归来，和弟弟握手言欢，看见他的情况好转，满面红光，食欲比过去旺盛，因而问道："弟弟，从前你脸色苍白憔悴，现在却红光满面，恢复了正常状态，这是什么缘故？请你告诉我吧。"

"我的脸色苍白、憔悴，这当中的理由我可以说给你听；至于恢复健康的原因，这不便说，请原谅我。"

"好的，你先把你憔悴、消瘦的原因说给我听吧。"

"哥哥啊！当你派宰相去接我的时候，我准备一切，离京出

发。行在途中，我想起送给你的一串挂珠，还在宫中，忘了携带，便回宫去取。我回到宫中，看见我妻跟乐师坐在一起嬉戏弹唱，我抽剑杀了两个坏种，然后旅行到你这儿来。可是这桩事使我一直念念不忘，因而影响健康，所以如此憔悴消瘦。至于恢复健康的原因，这不便说，请原谅我。”

“指安拉起誓，你恢复健康的原因，非请你告诉我不可。”

沙宰曼把他看见的情景和盘托出。山鲁亚尔听了，对弟弟说：“我要亲眼看一看。”

“你率领人马出去打猎，然后悄悄回来，躲在我屋里窥探。你亲眼看看那种行为，就明白真相了。”

国王山鲁亚尔立刻下令出猎，率领人马，去到郊外宿营。他住在帐篷里，吩咐侍从：“别让人进帐来。”随即悄然转回宫去，躲在沙宰曼屋里。他坐在窗前等了一会，便看见王后和宫女、奴仆们姗姗走进花园，在一起嬉戏歌舞，直到日偏；当时的情景，跟沙宰曼所说的毫无差别。国王山鲁亚尔看了，气得昏头昏脑，几乎发狂。他一气之下，决心出走，对沙宰曼说：“老弟，宫中发生这种事情，咱们没有脸面再当国王了。来吧！咱们抛下王国，出去旅行，随心所欲地周游各地，看一看人间谁有咱们这样的遭遇？若是没有，那末咱们活着还不如死掉呢。”

沙宰曼欣然响应山鲁亚尔的号召，于是弟兄二人相跟着悄悄地从后门溜出王宫，持续跋涉了几昼夜，到达一片濒临大海的草原上。他们坐在一棵大树下乘凉，喝泉水解渴。约莫过了一小时，他们突然发现海中风浪大作，波涛汹涌澎湃，接着一根黑柱直升到高空。见到此景，他俩吓得魂不附体，赶忙攀到树上躲避，等着看将要发生的事情。一会儿海里冒出一个体格粗壮、脑袋庞大、肩膀宽阔的妖魔，顶着一个箱子，走出大海，来到陆上，

一直走到山鲁亚尔弟兄藏身的那棵大树下面坐下来，然后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个匣子，随手打开它，只见从里面走出一个非常窈窕美丽的女郎，笑容满面，犹如一轮灿烂的太阳，恰如诗人所说：

她的光辉照亮黑夜，
灿烂的白昼便随之出现。
她洒下辉煌的光泽，
给花草树木涂上金色。
当她除去面纱抛头露面，
太阳便从她的神色中吸收更多光线。
她从揭开的帷幕中一旦出现，
宇宙万物便侧身向她下跪。
当她电光似的目光稍微闪烁一会儿，
泪水便暴雨般流个不止。

魔鬼嬉皮笑脸地望着女郎说："自由自在的小娘子，我要休息一会儿，让我睡一觉吧。"于是他倒了下去，枕着女郎的膝盖睡着了。

女郎抬头看见躲在树上的两个国王，便把魔鬼的头托起来挪到地上，然后一骨碌爬起来，站在树下，打着手势叫他俩下来，不用害怕。他俩回道："指安拉起誓，求你宽容，别叫我们这样做吧。"

"指安拉起誓，你们快下来吧！否则，我唤醒魔鬼，让他狠狠地杀死你们。"

山鲁亚尔和沙宰曼在女郎的威胁下，怕得要死，只得从树上下来。女郎挨到他俩面前，吩咐道："过来，痛痛快快地跟我交欢

吧！否则，我唤醒魔鬼，让他整治你们。”

山鲁亚尔听了女郎的吩咐，吓得要死，对沙宰曼说：“兄弟，你照她的吩咐去做吧。”

“不，我要等你做过之后才做呢。”沙宰曼踟蹰不前。于是弟兄二人挤眉弄眼地拒绝跟女郎苟合。

“你们眉来眼去地在做什么？”女郎生气了，“你们再不来同我交欢，我马上唤醒魔鬼狠狠地治你们。”

为避免魔鬼的危害，山鲁亚尔和沙宰曼弟兄二人不得不按照女郎的吩咐，勉强同她交欢苟合。女郎达到目的之后，让山鲁亚尔和沙宰曼坐在一旁，然后从衣袋中掏出一个袋子，从里面取出一串戒指，总计五百七十个。她拿戒指给他俩看，并指着戒指问道：“你们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吗？”

“不知道。”

“这些戒指的主人，他们都是在这个魔鬼睡觉、疏忽的时候跟我交欢过的。现在轮到你俩把戒指送给我了。”

山鲁亚尔和沙宰曼不得不按女郎的指示，赶忙把手上的戒指脱下来递给她。

女郎收下戒指说：“这个魔鬼，原是在我新婚之夜，把我抢来据为己有的。他把我藏在匣子里，再把匣子装在箱子中，用七把锁锁上，放在波涛汹涌的海底下。这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妇女要干什么事，准要干到底，什么都阻挡不住。正如诗人所说：

别信赖妇女，
不可信任她们的诺言。
她们的喜怒哀乐，
和她们的阴户紧密结合。

她们的爱情是虚伪的爱情，
衣服里包藏的全是阴险。
对妇女的阴谋诡计一定要防备，
须从约瑟夫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莫非你不知道老祖宗亚当的结局，
就是因为她们才被撵出乐园！”

山鲁亚尔和沙宰曼听了女郎一席坦率的话，感到无比惊异，彼此悄悄地说：“这个魔鬼，他作为一个神通广大的魑魅，尚且不免妇女的欺骗，而且他经受的欺骗，比咱们所经受的有过之无不及。如此说来，这倒是一桩足以令咱们解气的事情呢。”于是弟兄二人欣然向女郎告辞，即时动身起程，向家乡迈进，继续跋涉了几昼夜，终于平安回到山鲁亚尔的国中，进入王宫，杀了淫荡的王后和奸险的宫女、奴仆。从此山鲁亚尔讨厌妇女，存心报复，每天娶个女子来过一夜，次日便杀掉再娶，继续了三个年头。百姓受这种威胁，十分恐怖，都带着女儿逃走。可是国王照例迫令宰相替他寻找女子，供他虐杀。当时的妇女，不是死于国王刀下，便是逃之夭夭，城中十室九空。这一天宰相找遍民间，得不到一个女子，只得满怀恐惧、忧愁苦恼地转回相府。

宰相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山鲁佐德，小的名叫敦亚佐德。山鲁佐德知书识礼，读过许多历史书籍，熟悉古代帝王的传记和各民族的史实。据说她收藏的文学历史书籍，数以千计。那天宰相忧郁回到家中，她便对宰相说：“爸爸！您为何愁眉不展，如此忧愁苦闷？古人说得好：

告诉忧愁苦闷的人吧，

患难不是永恒的。
象欢乐消逝那样，
患难也要消亡。”

宰相听了女儿的劝慰，便告诉她国王派给他的任务。山鲁佐德听了说道：“父亲，指安拉起誓，把我嫁给国王好了。我进宫后，或许可以跟他一块儿生活下去；我要牺牲自己，拯救千千万万的女子呢。”

“我儿，指安拉起誓，你千万不可冒险。”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你如果这样固执，恐怕水牛和毛驴在农夫手中的遭遇，会在你身上重演的。”

“爸爸，水牛和毛驴的遭遇怎么样？请您告诉我吧。”

水牛和毛驴的故事

从前有个商人，他不但有经营生意的本钱，而且懂得鸟兽的语言。他和妻子儿女住在一个小乡村里，家中养着一匹毛驴和一头水牛。有一天，水牛跑到毛驴的厩里，看见毛驴全身洗刷得干干净净，躺着休息，非常安闲，槽中还有铡细的草和煮熟的糠供它享受。主人有时因事骑它出去跑一趟，不一会儿也就转回家来。因此水牛对它的境遇，羡慕称颂不已。一天，水牛和毛驴彼此谈心，它们谈话的内容，却被主人听见了。当时水牛对毛驴说：“恭喜了！你终日清闲，有主人的关怀照顾，并且吃铡细的草

料。主人有时虽然役使你，但总不外骑你出去走一趟便转回来了。至于我么，却终日劳碌，从早到晚，不是去田里耕种，就是在家里推磨。”

“农夫把你牵到田里给你上轭的时候，你别接受，只管蹦跳。”毛驴给水牛出了个主意，“要是他打你，你只管躺倒，或者站起来乱跳。要是他牵你回家，给你草料，你别吃，装出疲弱的样子。你只要在一两天或三天之内拒绝饮食，就可以摆脱劳役，过安闲日子了。”

当天夜里农夫给水牛送草料，它只吃了一点点。次日清晨，农夫去牵牛耕田，看见牛疲惫无力，因而产生慈悲心肠，叹道：“这是因为昨天的工作过重了！”于是前去报告商人，说道：“报告主人，水牛昨夜通宵不食不饮，如今半死不活地躺在厩里，不能干活了。”

主人听了农夫的报告，心里已经明白其中底细，就对他说：“去吧，把毛驴牵去代水牛耕地好了。”

毛驴整整耕作了一天，到傍晚才回来。水牛对它的德行表示感激，因为蒙它代耕，使自己能够整整地休息了一天。可是毛驴却不理会，心中百般懊恼。次日清晨，农夫照旧牵着毛驴去田里继续耕作；到傍晚毛驴回来，磨破了肩头，疲惫得有气无力。水牛见了，又可怜又感激，不停地夸赞它。毛驴叹道：“我辛勤地干到底了，这可不是白吃苦吗！”继而它对水牛说：“我要对你进一句忠言，因为主人说了：水牛倘若再不起来，就要把它送给屠夫去宰掉，割碎它的皮肉。我正为这件事替你耽忧呢。我已对你进了忠告，你自己想办法维护你的安全吧。”

水牛听了毛驴的忠告，非常感激，勉为其难地说道：“我要恢复常态了。”它于是一变而为老饕，满口大吃大嚼。

毛驴和水牛的谈话，同样给商人听见了。次日清晨，商人和老婆一块儿往驴厩里去，碰到农夫牵水牛去耕田。水牛一见主人，便精神抖擞，甩着尾巴，显出快活的神情。商人见了这种情形，不禁哈哈大笑，笑得抑制不住自己，几乎倒在地上。他的老婆莫名其妙，问道："你笑什么呢？"

"我发现一桩秘密的事情，但是不能对人讲。因为这是鸟兽的话，此中秘密一旦泄漏，我的性命就完了。"

"你的性命完不完，这我不管。你为什么笑，非把理由告诉我不可。"

"我因为怕死，所以不能泄露秘密。"

"你笑不为别的，一定是在奚落我。"

老婆一再坚持、纠缠，弄得商人不能忍受，终于屈服下来。他打发儿子去邀请法官和证人，决心当众人的面写下遗嘱，然后泄露秘密而死。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让老婆受委屈；因为她是叔父的女儿，也是孩子们的母亲，向来为他宠爱，而况他自己已经是活了一百二十岁的老头了。当时他邀请亲戚朋友和邻居，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情况：他只要把鸟兽的语言一泄露，生命就得告终。到场的亲友都劝他的妻子，对她说：

"指安拉起誓，你放弃这个要求吧，免得牺牲了孩子们的父亲——你的丈夫。"

"我不放弃；不管他死不死，非让他把秘密告诉我不可。"

她始终坚持，弄得亲友们面面相觑，无话可说。这时商人站起来，离开亲友，前去沐浴，预备回来泄密而死。他家里养着一条狗、一只雄鸡和五十只母鸡。他经过鸡棚时，听到那条看家狗用责备的口吻对雄鸡说："主人预备死了，你还高兴什么？"

"这是怎么一回事？告诉我吧。"雄鸡问。

狗把主人家中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雄鸡听了，说道："指安拉起誓，主人的脑筋真是简单。我自己拥有五十个妻子，我喜欢谁，就同谁亲近。我们的主人总共只有一个老婆，就无法管束她了！他为什么不折几条桑树枝，把她关在房里痛打一顿，即使不把她打死，也得叫她忏悔认错，不敢再有所要挟！"

商人把鸡和狗的谈话全都听在心里。

宰相讲了水牛和毛驴的故事，接着对女儿山鲁佐德说道："如果你再固执，我便象商人对付老婆那样地对付你。"

"他怎样对付她呀？"

他就折了些桑树枝，拿去藏在房里，然后对他老婆说："来吧，让我把秘密告诉你，然后死在房中，别让人看见我。"老婆进了房，商人把房门一关，拿出桑树枝，不住地在她身上抽打。一顿好打，打得几乎丧了命，她这才认错，说道："我忏悔了！饶恕我吧！"她跪了下去，不住地吻丈夫的手脚。商人饶恕了她，于是夫妻两人从房中出来，和好如初。亲戚朋友也为他们的和好而欢喜，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各自回去。

山鲁佐德听了宰相的叙述，说道："爸爸，话虽如此说，但目前的事是人命攸关的，所以我坚持原意，请您送我进宫去吧。"宰相无法制止，不得已，只好预备送女儿进宫，完成国王给他的使命。

临走的时候，山鲁佐德对敦亚佐德说："妹妹，我进宫后，就打发人来接你。你到我面前的时候，对我这样说：'姐姐，请讲个故事给我听，让我们快快乐乐地消遣一夜吧。'那时候我便趁机会给你讲故事。若是安拉意愿，那么我所讲的故事也许能救人

活命呢。”

宰相从从容容地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宫去，献给国王。国王见了，非常喜欢，问道：“我所需求的，你给我带来了吗？”

“是的，已经带来了。”

山鲁佐德一见国王，便悲哀哭泣。国王问道：“你为什么伤心？”

“主上，我有个妹妹，希望和她再见一面，作最后的话别。”

国王派人去宰相家迎接敦亚佐德。敦亚佐德来到宫中，看见姐姐，高高兴兴地拥抱着她，一块儿坐在床脚下谈笑起来。她说道：“姐姐，指安拉起誓，今天晚上，请你给我讲个故事，让我们快快活活地消遣一夜吧。”

“只要德高望重的国王许可，我自己是非常愿意讲的。”

国王原是情绪不宁，无法入睡，听着敦亚佐德姊妹的谈话，引起了他听故事的兴趣，便欣然允诺。于是在这一千零一夜的第一夜，山鲁佐德开始讲述下面的故事——

商人和魔鬼的故事

从前有个富商，拥有雄厚的资本，经商的地区很广。有一天，他骑马离开家乡，往别的地方去做买卖。旅途中天气十分炎热，他便走进道旁的园子里，坐在一棵大树下面乘凉，并伸手把鞍袋中的枣子掏出来充饥。他吃了枣子，随手把枣核一掷，忽然间，在他面前出现一个高大魁梧、手持利剑的魔鬼，开口说道："站起来！让我象你杀我儿子那样把你杀了吧。"

"我怎么杀了你的儿子呢？"

"你掷枣核的时候，我儿子凑巧从这里经过，枣核打中他的胸部，立刻把他打死了。"

"我们是属于安拉的，我们都要归宿到安拉御前去，全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拯救了。即使是我杀了他，这也只算是误杀，恳求你饶恕我吧。"

"不行，非报复不可。"魔鬼伸出爪子，抓住商人，把他按在地上，举剑要杀。商人悲哀哭泣着说："我把自己的一切托靠安拉了！"接着吟道：

时代分为两天：
这一天是安全，
另一天却充满恐怖。
生活有两面：

这一面是幸福，
那一面却是痛苦。
对那些被命运嘲弄的人说吧：
被命运作弄的总是卓越显贵的人。
难道你不曾见过暴风吗？
它刮起来的时候，
被摧毁的是高大的树木。
难道你不曾见过海洋？
波涛中漂浮的净是腐尸，
珍珠却潜伏在海底深处。
命运的手尽管作弄我们，
经常把灾难带给我们，
然而，空中数不尽的星辰，
也只是太阳月亮有亏有蚀；
大地上多少葱郁和枯萎的树林，
遭劫的只是结果子的佳木。
你对幸运的时日猜测得正确，
而对命运带来的祸患却顾虑不足。

商人吟罢，魔鬼喝道："你少说几句吧！指安拉起誓，我非杀你不可。"

"魔王，你要知道，我家中有财产，有妻室儿女，还有债务未了，典当的东西未赎，因此求你放我回去，让我把各项事务办理清楚。我向你发誓，待来年元旦，我一定回到这里，任你处置我。我的话一句也不假，有安拉可以证明。"

魔鬼相信商人，果然放了他。商人回到家中，赶忙办理各项

债务，清理典当的各种东西，对妻室儿女讲明一切情况，并写下遗嘱，安安静静地和家人一块儿过生活。到了新年元旦，他便沐浴熏香，把寿衣夹在腋下，勉为其难地辞别家人和亲友、邻居，在他们的哭泣送别下，一直来到道旁的园子里，孤单寂寞地坐在树下，想着自己的境遇而悲哀哭泣。这时候，忽然来了一个老人，带着一只锁着链子的羚羊。他走到商人面前，问候一声，说道："这是鬼神盘踞出没的地方，你为什么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这里？"商人把遇鬼的经过从头对他叙述一遍。老人听了非常惊奇，说道："老弟哟！指安拉起誓，你的这笔债负得真够繁重，你的这种境遇也太离奇古怪了，要是把它记录下来，对于后人倒是前车之鉴呢。"于是他在商人身边坐下，接着说道："老弟哟！指安拉起誓，我不离开你，要跟你在一起，亲眼看看这个魔鬼怎么对待你。"

老人和商人坐在一起闲谈，商人感到一阵阵的忧虑、恐怖，情绪正紧张、混乱的时候，忽然又来了一个老人，带着两条黑色猎犬。他走近他们，问候一声，说道："这是鬼神出没的地方，二位为什么坐在这里？"他们两人便把遇鬼的始末从头说了一遍。那老人刚在他们身旁坐下，接着又来了一个老人，带着一匹花斑骡子。他来到他们面前，打个招呼，然后问他们为什么坐在这里。他们便把商人遇鬼的事从头到尾对他说了一遍，于是他也陪他们一块儿坐下。第三个老人刚坐定，旷野中突然刮起一阵狂风，卷来满天的沙石。一会儿沙石消逝，一个巨魔便在他们的眼前出现。他的巨掌握着一柄出鞘的宝剑，灯笼似的眼睛冒着火花；他伸出魔爪，一把抓住商人，嚷道："站起来！我要象你杀我的爱子那样杀死你。"

商人悲哀哭泣，三位老人也忍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他

们一齐站了起来，其中羚羊的主人挺身往前，吻了魔鬼的手，说道："神王魔爷的领袖，我打算对你讲一讲我和这只羚羊的故事，你要是认为这故事离奇古怪，请看我的情面，把商人的罪过免掉三分之一吧。"

"行，老头儿，你讲吧。你的故事如果真是奇怪，我看你的情面，免他三分之一的罪过好了。"

第一个老人和羚羊的故事

这只羚羊，她原是我叔父的女儿，她和我之间有着血统的关系。在她还是少女的时候，我便娶她为妻。我们结婚后，过了三十年的夫妻生活，却没有生育子女，我才另娶一妾，生下一个男孩。这孩子眉清目秀，象太阳一样漂亮可爱。我认真抚育，待他年满十五岁的那年，我携带许多商品出外经商。我叔父的女儿——这只羚羊，她幼年时学过魔术，因此，她就趁我不在，用魔法把我的儿子变成一头小牛，把他母亲变成一头黄牛，一并交给牧人，送往牧场饲养。这当中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我旅行归来，追问小妾和儿子的下落。她说："你的小妾死了，你的儿子逃亡在外，至今不知下落。"从此我就终日伤心饮泣，整整熬了一个年头。到了牺牲节的时候，我叫人到牧场里，命令牧人拣头肥胖的黄牛供我做牺牲之用。牧人果然牵来一头肥壮的母牛，它却原来是我的中了魔法的小妾。当时我卷起袖子，拿刀去宰，却见那黄牛淌着眼泪，哞哞地狂叫不已。我觉得奇怪，站在一旁冷眼观看，不忍心宰它，就对牧人说："去，给我另牵一头来。"当时我

叔父的这个女儿嚷道:“牧场里没有比这头再好再肥的了，还是宰掉它吧。”我走过去要宰，黄牛又狂叫起来，我便吩咐牧人去宰。牧人宰了那头母牛，剥开皮一看，不见肌肉和脂肪，却全是皮毛和骨头。这时候我虽然懊悔已不济事，便把那堆皮毛和骨头送给牧人，教他另选一头肥壮的小牛来。这回他可把我儿子给带来了。那头小牛一见我，挣断了绳索，奔到我面前，恋恋不舍地依附我，淌着眼泪，哞哞地叫个不止。我不忍心宰它，便对牧人说:“留下这头小牛，给我另牵一头黄牛来。”当时我叔父的女儿——这只羚羊又嚷起来:“今天是隆重的节日，必须宰一头顶好的牛，还是宰了这头小牛吧，我们牧场里没有比这头小牛更肥更好的了。”

“刚才我依你宰了那头黄牛，情况怎么样?根本没有一点好处，大家都失望了，我自己也懊悔到极点。这次我可不能听你的话再宰这头小牛了。”

“指安拉起誓，今天这样隆重的节日，非宰它不可。要是不宰它，你就不算是我的丈夫，我也不是你的妻室了。”

她说出这么强硬的话，我不知道她是什么居心，于是拿起屠刀，走到小牛面前——

山鲁佐德讲到这里，已经天亮，就不再讲下去了。敦亚佐德说道:“姐姐，你讲的这个故事多么美丽!多么甜蜜!多么有趣啊!”“要是主上开恩，”山鲁佐德说，“让我活下去，那么来夜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比这个更有趣呢。”国王听了两姊妹的谈话，想道:“指安拉起誓，我暂且不杀她，等她讲完下面的故事以后再说。”他们就这样讲了一夜。清晨，国王临朝视政，宰相挟着寿衣进宫，准备去收拾女儿的尸首。他见国王埋头理政，发号施令，直

到傍晚，却不见把寻找女子的命令吩咐下来，觉得非常惊奇。当天夜里，国王进后宫去安息。敦亚佐德对山鲁佐德说道："姐姐，请你继续把商人和魔鬼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吧。""如果主上许可，"山鲁佐德说，"我是非常愿意讲的。"国王听了，说道："好的，你讲吧。"于是山鲁佐德就继续讲了下去：

我要宰那头小牛，但是不忍心下手，便吩咐牧人："把这头小牛牵去，跟其他的牛一块儿饲养吧。"当时的各种情况，我叔父的女儿——这只羚羊，她是亲眼看见的，她并且屡次撺掇："这头小牛肥得很，宰掉它吧。"我可是不忍心宰，还是教牧人把它带走了。

次日，我在家中，正感到闷闷不乐，牧人忽然来到，对我说："老爷，有件事报告你；这件事不但会使你欢喜快乐，而且对我也是再好不过的。""什么事？你说吧。"我吩咐他。他说："老爷，我有个女儿，她幼时跟一个与我们同居的老太婆学过魔术。昨天我奉你的命把那头小牛牵回去，我的女儿一见它，便捂着脸失声痛哭，接着又狂笑起来。她说：'父亲，你不重视我的尊严，这才把生人带来见我呀！'我问她：'生人在哪儿？你怎么哭一会又笑起来呢？'她说：'你带来的这头小牛，它原是我们主人的儿子，因为中了魔法，才变成小牛的。他的大娘在他母子身上施了魔法，这是使我发笑的原因；至于我伤心痛哭，那是为了可怜他的母亲。为什么他的父亲要宰了她呢？'我听了女儿的话，十分惊奇，所以今朝天刚亮，便赶来向你报告。"

我听了牧人的报告，欣喜若狂，如痴如醉，立刻随牧人到他家中。他的女儿迎接我，吻我的手。那头小牛也走过来，恋恋不舍地依附我。我问她："你所说的这头小牛的遭遇，都是事实吗？"

她说："不错，老爷，它是你的儿子，你的心肝呀！"我说："小姑娘，你若解救了他，我便把牧场中在你父亲管理下的牲畜和财物，全部送给你。"她微笑着说："老爷，我没有贪财的念头，我只是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把我许配给他做妻子；第二，让我把魔法施在你妻子身上，把她锁起来；因为她作恶成性，必须这样，我才放心得下。"我说："你提出的两个条件，我全同意。除此之外，凡是你父亲替我管理的那些牲畜和财物，也全都送给你。至于我的妻子，你即使杀了她也是合法的。"

牧人的女儿得到我的同意，便用一个碗，装满水，念了咒语，把水洒在小牛身上。她边洒边说："你要是有生以来就是小牛，那就不必变化；如果你是中了魔法，那么凭着安拉的允许，你快恢复原状吧。"她说罢，小牛果然摇身变成了人。这时候我坐下来，把儿子搂在怀里，说道："指安拉起誓，儿啊，你的大娘是怎样危害你们母子的？告诉我吧。"他就把前后的事情从头说了一遍。我说："儿啊，这是安拉差人来解救你，恢复你应有的权利哪。"于是我把牧人的女儿娶为儿媳妇，让她用魔法把我的老婆变成这只羚羊。她当时说："这是美丽可爱的形象，不是惹人讨厌的毒蛇猛兽。"

我的儿媳妇在家里生活了一段时期，便瞑目去世。她死后，我的儿子便旅行到印度，那就是与你发生纠葛的这位商人的家乡。我带着这只羚羊，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离乡背井，在外流浪，探听我儿子的消息。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命运驱使到这里，看见商人坐在树下伤心哭泣。这便是我的故事。

魔鬼听了第一个老人和羚羊的故事，说道："这个故事奇怪

得很，看你的情面，免了他三分之一的罪过好了。”

这时候第二个老人——两条猎犬的主人，趁机向前，对魔鬼说道：“我给你讲一讲我自己和两个哥哥——这两条猎犬的故事吧，如果你认为离奇古怪，求你看我的情面，把商人的罪过免掉三分之一吧。”魔鬼道：“你的故事如果真是奇怪的，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第二个老人和猎犬的故事

这两条猎犬原来是我的哥哥，我是他俩的弟弟。我们的父亲死后，给我们弟兄三人留下三千金币的遗产，每人各得一千金币。我拿分得的遗产做本钱，开了一个铺子经营生意，两个哥哥也各开一个铺子过活。可是没有多久，我的大哥——这两条猎犬之一，以一千金币的代价卖掉他的铺子和货物，另外收集一些商品，往外乡经商去了。在他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之后，有一天我的铺子门前忽然出现一个乞丐，我对他说：“愿安拉开解你。”他哭哭啼啼地说：“你已经不认识我了！”我仔细把他打量一下，这才认出他是我的哥哥。我起身迎接他，领他回家去，问他别后的情况。他说：“用不着谈了，反正钱弄光了，情况已经不堪回首。”我带他去澡堂沐浴，拿自己的衣服给他穿，留他在家里住。后来我结算账目，除一千金币的本钱外，赚了一千金币利润。于是我把一千金币的利润分给他一半，嘱咐道：“这些钱给你，拿去好生经营，别再往外跑了。”他欢天喜地，果然又开了一个铺子。

过了不久，我二哥——这两条猎犬之一，又卖了他的铺子和

货物，攒了一笔资金，要往外面去经商；我竭力劝止，他不肯听，终于带了货物，跟伙伴们一块儿走了。一年以后，他也象大哥那样狼狈不堪地归来。我对他说：“哥哥，我不是劝过你，教你别往外跑吗？”他哭哭啼啼地说：“弟弟，这是前生注定的，如今我褴褛不堪，穷得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我带他去澡堂沐浴，拿自己的新衣服给他穿，供他吃喝，对他说：“哥哥，我每年年初要把账目清理结算一次，今年结算所获的利润，你我弟兄两人平分好了。”于是我清理结算一番，结果赚得两千金币，我感激和赞美安拉，自己留下一千金币，把其余一千金币给了二哥做本钱开铺子谋生。

过了一晌，两位哥哥约着来见我，怂恿我跟他俩一块出去经营。我不肯去，说道：“你俩出去跑了一趟，究竟赚得了什么呢？难道我去就会赚钱吗？”我不听他俩的话，还是在铺中各自做自己的买卖。可是从那回起，每当年头，两个哥哥总要怂恿我到外面去经商，我却始终不理会。之后，一直过了六年，我才答应他俩的要求，同意和他俩一块儿出去。我说道：“哥哥，现在我同意和你俩出外经营生意，不过我要看看你俩有多少本钱。”

我真想象不到，原来他俩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由于他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把仅有的一点本钱挥霍得一干二净。我默然无言，埋头清理自己的账目，将现金和存货一并结算，共有六千金币。我感到无限的高兴快乐。当时我把钱分为两份，挖了一个地洞，埋下三千金币，以备万一途中发生不测，碰到哥哥们那样的遭遇时，可以回来取出再开铺子谋生。至于其余的三千金币，我摆出来开诚布公地对他俩说：“这里有三千金币，我们带在身边，作为出外经商的本钱。”他俩赞成我的意见。于是我就分给他俩每人一千金币，自己同样留下一千金币，彼此

分头去采购需要带出去销售的各种货物，积极准备动身起程。

我们一切预备妥当，这才雇了一只船，载上货物，乘风破浪，在海洋中航行。一天，二天，继续航行了一个月，来到一座城市，卸下货物，运往城中，以一本十利的价格出售。卖完货物，我们收拾行装，预备起程时，在海滨碰见一个衣服褴褛的女人。她吻了我的手，说道："先生，你要做好事，救人危难吗？让我报答你吧。"我说："是的，不管你报答不报答，我是乐意做好事、救人危难的。"她说："先生，把我娶为你的妻室，带我到你家里去吧。我以身许你，望你对我施恩。如果你是乐善好施的人，我自然会报答你的；千万别让我的窘况欺骗你吧。"

她的话感动了我，使我产生了怜悯心肠。我便带她上船，给她好衣服穿，替她铺下安适的床铺，而且格外敬重她。在归途中我的两个哥哥，眼望我的钱财而眼红嫉妒，暗中设计要谋害我，夺取我的钱财。他俩说道："我们杀了弟弟，他的财物全都是我们的了。"他们两人鬼鬼祟祟商量好，在魔鬼的怂恿下，终于趁我熟睡的时候，悄悄地把我妻和我抬出来，抛在海中。

我的妻从梦中惊醒，摇身变为一个仙人，把我救起来，送到岛上，随即匆匆而去。次日清晨，她回到岛上，说道："我是你的奴婢，我是凭着安拉的许可把你从海中救出来，送到这里来的。你要知道，我是个仙女，对你一见倾心，发生了纯洁的爱情；我是信仰安拉与穆圣的。当初我化成那个褴褛的模样来见你，结果却被你娶为妻子。我救了你的生命，同时也痛恨你的两个哥哥，非杀死他俩不可。"

我听了她的叙述，感到惊奇。我感谢她，说道："至于杀害我的两个哥哥，这可不必。"于是我把自己和两个哥哥的情况，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讲给她听。她知道我的情况以后，说道："今天夜

里我飞到船上去，把船撞沉，让他们两人淹死在海里。”我苦苦哀求，说道：“指安拉起誓，你别这样做，古人说得好：‘作恶者的坏行为，尽够惩治他自己了。’总之，姑念他们是我的同胞手足吧。”她说，“指安拉起誓，此害非除不可。”

她带着我飞到我自己家中，我把埋藏在地里的钱刨出来，拜望了亲戚朋友，并买了货物，仍然开铺子做买卖。

吃晚饭的时候，我关锁铺子，回去吃饭，发现家里拴着这两条猎犬。它们一见我都站了起来，流着眼泪，恋恋不舍地依附我。我刚发觉，我的妻子便对我说：“这两个就是你的哥哥。”我问：“是谁把他俩弄成这个样子的？”她说：“是我把他俩送到我姐姐那里，她把他俩弄成这个样子的。必须过十年以后，他俩才能恢复原状。”

从当时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今天我带这两条猎犬去找她，以便恢复他俩的原状。到了此地，遇见这位商人，谈到他的遭遇，我便留下来，打算看看你们之间的结局。这便是我和两条猎犬的故事。

魔鬼听了第二个老人的故事，说道：“你的故事奇怪得很，看你的情面，免掉他三分之一的罪过好了。”

这时候，第三个老人——骡子的主人上前对魔鬼说道：“魔王，我讲一个比这两位老人讲的更离奇古怪的故事给你听，求你看我的情面，把商人剩下的罪过免了吧。”魔鬼说：“可以的，你讲吧。”

第三个老人和骡子的故事

这匹骡子原来是我的妻室。我因事旅行在外，一年以后才回到家中。这期间，她行为放荡，已经变成一个淫妇。她一见我，便急忙拿来一壶水，念了咒语，把水洒在我身上，说道："从这个人变成一条狗吧。"随着她的咒语，我立刻变成了狗，被她撵出大门。从此我流落在街头，无家可归。有一次我走进一家肉店去啃骨头，屠户见了，把我收留下来，带回家去。可是他的女儿一见我，便捂着脸说："爸爸，你把一个男人带到家中来了。"屠户说："男人在哪儿？"她说："这条狗就是被他老婆施过魔法的一个男人，我能够解救他呢。"屠户说："指安拉起誓，儿啊，你救救他吧。"

屠户的女儿取来一壶水，念了咒语，把水洒在我身上，说道："从这个形状恢复你的原样吧。"我果然恢复了人形。当时我吻她的手，表示感谢，说道："我求你把魔法象她施在我身上那样地施在我妻子身上吧。"于是她给我一些水，说道："等她睡觉的时候，把水洒在她身上，你要她变成什么东西，随便说吧，她会照你的愿望变化的。"

我把水带在身边，回到家中，看见老婆已经睡熟，便把水向她身上一洒，说道："从这个形状变成一匹骡子吧。"她立刻就变成骡子。魔王，她就是你老人家亲眼看见的这匹骡子呀。

第三个老人讲了骡子的故事，魔鬼觉得很奇怪，回头对骡子

说："真是这样吗?"骡子点点头，表示说："是的，指安拉起誓，这真是我的故事和遭遇。"魔鬼觉得稀奇古怪，并且受了感动，就对老人说："我看你的情面，免除他剩下的罪过了；现在把他交给你们，你们带走他吧。"

商人走到三位老人面前，感谢他们，老人们也庆贺商人再生之喜。大家互相拜别，各自归去。商人回到家中，和妻室儿女团聚，继续过活，直至白发千古。

山鲁佐德讲完这个故事，天已大亮。敦亚佐德说道："姐姐，你的故事多美丽，多甜蜜，多有趣呀!"山鲁佐德说道："要是主上开恩，让我活下去，那么来夜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比这个更精彩，更有趣呢。"国王听了两姊妹的谈话，想道："故事奇怪着哪，我暂且不杀她，等她讲了以后再说吧。"清晨国王临朝，文武百官朝拜毕，他便在宝座上发号施令，埋头处理国家大事。到了晚上，他回后宫安息。敦亚佐德对山鲁佐德说道："姐姐，请你继续讲故事给我们听吧。"山鲁佐德回道："好，我非常愿意。"于是她开始讲下面的故事：

渔翁的故事

从前有个上了年纪的渔翁，每天靠打鱼谋生，家里除老婆外，还有三个儿女，一家五口，全靠他打鱼供养，因此景况萧条，生活困难。他虽然以打鱼为业，可是每天照例只打四网，便心满意足，不肯多打。一天正午，他来到海滨，放下鱼篼，卷起袖子，下到水中布置一番，便把网撒在海里，等了一会，然后收网。当时他感到鱼网很沉重，再使劲也收不起来；没奈何，只好回到岸上，打下一根木桩，把网绳系在桩上，然后脱了衣服，潜入海底，努力挣扎一番，最后终于把鱼网弄起来了。这时候，他欢天喜地地回到岸上，穿好衣服，然后仔细打量，只见网里躺着一匹死驴，鱼网也给撕破了。他看见这种情景，感到苦闷，叹道："毫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援助了。获得这样的衣食，真是奇怪的现象呢！"于是吟道：

黑夜里在死亡线上奔波的人呀，
你别过分辛勤，
因为衣食不是专靠劳力换来的。
难道你不曾看见，
在星辰交辉的海空下面，
渔夫直立在汹涌的海滨，
并涉到水里，

定睛凝视网头，
任波涛冲刷他的脸面？
夜里他守着挂在铁钩上的大鱼，
愉快地酣睡一夜，
次日清晨，
大鱼却被通宵不受寒风侵袭的人买去。
主宰呀，
我赞美你！
你给这个人享受，
教那个人向隅；
你教这个人辛勤打鱼，
让那个人坐享其成。

渔翁吟罢，自怨自艾地说道：“再打一次吧，若是安拉意愿，我必然会得到报酬的。”随即吟道：

你若因窘迫而感到痛苦，
便该披上一件慈祥的忍耐衣服，
这才是宽畅的襟度。
千万别向人们诉苦，
因为这是向残忍者控诉仁德之主。

渔翁把东西整理一番，拧掉网上的水，带到水中，边说：“凭着安拉的大名，”边把网撒在海中，紧紧地拉着绳索，待网落在海底好一会，这才动手收网。这次仿佛比头次更重，他以为已经捕到大鱼，便系起网绳，脱掉衣服，潜入海底，费尽辛苦把网弄上来，摆在岸上一看，里面却是一个灌满泥沙的瓦缸。这使他感到

无限的苦恼、绝望，凄然吟道：

暴怒的命运哟！
适可而止吧。
若是不肯止住，
那么请你温和些。
我出来奔走营生，
发觉衣食的来源已经断绝。
许多粗鲁、愚昧之徒，
飞黄腾达、直上青云，
生活在金牛星座之间。
几许知书识礼的人物，
却埋名隐姓、一文不名，
辗转在沟渠里呻吟。

渔翁扔了瓦缸，清洗鱼网，拧掉水，祈祷一番，第三次涉到水中，撒下网，紧紧地拉着网绳，待网儿落入水中多时，这才动手收网；可是这次打起来的，却全是破骨片、碎玻璃和各式各样的贝壳，这使他忿恨到极点，忍不住伤心哭泣，吟道：

这便是衣食，
它不受你的约束，
也不让你有生存的地步。
学问不会给你衣服蔽体，
书法不能供你饮食果腹。
衣食是规划过的，
中间没有机会可图。

象大地那样：
其中有肥沃的良田，
此外便是不毛的瘠地。
命运抬举下流无耻之徒，
它的灾害却专向学者身上降落。
死神呀，
你来吧！
鹰隼沉沦，鸭子飞腾的时候，
人生应该受到诅咒。
我注定做贫困的学者，
迈步走向穷途末路，
这没有可以惊奇之处。
一只鸟儿翱翔、盘旋，
从东边飞到西头；
另一只没有移动脚步，
却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

他抬头望着天空，说道："我主，每天我照例只打四网鱼，这您是知道的。今天我打过三网了，可是没有打到一尾鱼儿。我主，最后这次求您把衣食赏给我吧。"于是他喊着安拉的大名，把网撒在海中，等它落到水底好一会，这才动手收网，可是再也拉不动，网儿好象和海底结在一起似的。他叹道："毫无办法，只盼安拉救援了。"于是吟道：

呸，你这个世道！
如果长此下去，

让我们老在灾难中叫苦、呻吟，
这就该受到诅咒。
在这样的时代里，
一个人纵然平安度过清晨，
夜里便得饮痛苦之杯。
过去当人们问：
“世间谁最幸福”的时候，
我自己总是被人指着回答：
“就是这位”的。

渔翁脱了衣服，潜到水里，努力奋斗一番，把鱼网从海底弄出来，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个胆形的黄铜瓶，瓶口用锡封着，锡上打着苏里曼·本·达伍德①的印章。渔翁望着胆瓶，喜笑颜开地说道："这个瓶儿拿到市上，可以卖十个金币呢。”他抱着胆瓶摇了一摇，感到很沉重，里面似乎装满东西。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你瞧！这个瓶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我要打开看个清楚，然后再拿去卖。”于是抽出插在身边的小刀，慢慢撬去瓶口上的锡块，然后把瓶放倒，按着摇了几摇，以便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可是当时却没有什么东西，因此渔翁感到十分惊奇。

息了一会，瓶中冒出一股青烟，飘飘荡荡地升到空中，继而弥漫在大地上，逐渐凝成一团，最后变为一个魔鬼，披头散发，巍峨高耸地站在渔翁面前；堡垒似的头颅，铁叉似的手臂，桅杆似的脚杆，山洞似的大嘴，石头似的牙齿，喇叭似的鼻孔，灯笼似的眼睛，奇形怪状，非常凶恶丑陋。渔翁看见这个魔鬼的形状，全

①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

身发抖，磕着牙齿，吓得口干舌燥，呆呆地不知如何应付。一会儿，他听见魔鬼说道：“安拉是唯一的主宰，苏里曼是他的使徒。安拉的使者呀！以后我不敢违背你的命令了，你别杀我吧。”

“你这个叛徒！你说苏里曼是安拉的使徒吗？”渔翁问，“苏里曼已经过世一千八百年了，我们这是在苏里曼之后的末尾时代呢。你的历史和情况如何？你钻在瓶里的原因是什么？告诉我吧。”

“安拉是唯一的主宰！渔翁，让我给你报个喜信吧。”

“你打算给我报什么喜信？”

“给你报个我马上要狠狠地杀死你的喜信。”

“我把你从海里打捞出来，弄到陆地上，又把你从胆瓶中释放出来，救了你的生命。你为什么要杀我？我犯了什么应杀的罪过？”

“告诉我吧，你希望怎样死法？希望我用什么方法处你死刑？”

“我犯了什么罪过，你要给我这样的报酬？”

“渔翁，你听一听我的故事，这就明白了。”

“说吧，简单明了地告诉我吧，我的灵魂沉到脚底下去了。”

“渔翁，你要知道，我是个邪恶异端的天神，无恶不作，曾与大圣苏里曼·本·达伍德作对，违悖他的教化，因而触怒了他，所以他派宰相阿随福·本·白鲁海亚来讨伐，把我捉去交他发落。当时大圣苏里曼劝我皈依正道，服从他的教化。可是我不肯，于是他吩咐拿这个胆瓶来，把我禁锢在里面，用锡封了口，盖上印，然后命令神们把我抬到海滨，投进海里。

“我在海中过第一个世纪的时候，私下想道：‘谁要是在这个世纪解救我，我必须报答他，使他终身荣华富贵。’一百年过去

了，可是没有人来救我。到第二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道：'谁要是在这个世纪解救我，我必须报答他，替他开发地下的宝藏。'可是没有人来救我。到第三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道：'谁要是在这个世纪解救我，我必须报答他，满足他的三种愿望。'可是整整过了四百年，始终没有人来救我。这时候我非常生气，说道：'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来解救我，我要杀死他，不过让他有选择死法的余地。'渔翁，你现在解救了我，因此我才让你自己选择死的方法呢。"

"好奇怪啊！我却在这个日子来解救你，请你饶恕我吧。你不杀我，安拉会宽恕你。你不危害我，安拉会帮助你战胜你的仇人呢。"

"我非杀你不可；告诉我吧：你希望怎么死法？"

"我救了你的生命，请你就看这点情面，饶了我吧。"

"正因为你救了我，我才要杀你哩。"

"魔爷，我好心对待你，你却以怨报德吗？这样说来，古人的话一定是正确的了：

我们对他们做了好事情，
他们却用相反的行为给予报酬。
指我自己的生命起誓，
这是娼妓们的行为。
对非其人而行善者，
他的结局就是土狼给保护者的报酬。"

"别多说了！反正你是非死不可的。"

渔翁心里想："他是个魔鬼，而我是堂堂的人类。安拉既然赋予我完备的理智，我就非用计谋对付他不可。我的计谋和理

智，必然会压倒他的诡计和妖气。”于是他对魔鬼说："你决心要杀我吗？”

“不错。”

“指刻在大圣苏里曼戒指上的安拉的大名起誓，我来问你一件事情，你必须对我说实话。”

魔鬼一听安拉的大名，惊惶失措，战栗不已，说道："好的，你问吧，说简单些。”

“当初你是住在这个胆瓶里的；然而这个胆瓶，照道理说它既容纳不了你的一只手，更容纳不了你的一条腿，怎么能容纳你这样庞大的整个身体呢？”

“你不相信当初我是住在这个瓶里吗？”

“我没有亲眼看见，这是绝对不能相信的。”

这时候魔鬼就摇身变为青烟，逐渐缩成一缕，慢慢地钻进胆瓶。渔翁等到青烟全都进入瓶中，就迅速拾起盖印的锡封，把瓶口塞起来，然后大声说："告诉我吧，魔鬼，你希望怎么死法？现在我决心把你投到海里，并且要在这里盖间房子住下，不让人们在这里打鱼。我要告诉人们，这里有个魔鬼，谁把他从海里打捞出来，就必须自己选择死亡的方法，被他杀害。”

魔鬼听了渔翁的话，见自己的身体禁锢在瓶中，要脱身而出，却被苏里曼的印章挡住，无从恢复自由，这才知道自己受了渔翁的骗，因此说道："渔翁，先前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肮脏下流无耻的魔鬼！你这是说谎呀。”渔翁把胆瓶挪近岸边，预备扔到海里去。

“不，我不敢说谎。”魔鬼表示谦和，尽说好话；继而问道："渔翁，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我要把你投到海中。如果说你在海里曾经住过一千八百

年，那么这回我非叫你住到世界末日不可。我不是对你说过，你不杀我，安拉会宽恕你；你不危害我，安拉会帮助你战胜你的仇人吗？你却不听我的劝告，非背信弃义不可。如今安拉叫你落在我手里，我就用不着跟你讲信义了。”

“饶了我吧，让我好好地报答你。”

“该驱逐的魔鬼哟！你是说谎欺骗我呀。我碰到你这个家伙，跟都班医师碰到郁南国王是同样倒霉的事呢。”

“那是怎么一回事呀？”

“你听着，我讲给你听吧。”于是渔翁开始讲《国王和医师的故事》。

国王和医师的故事

相传古代罗马法理斯城的国王叫郁南，非常有钱，兵马很多，受到了藩属的拥戴，威震遐迩，赫赫不可一世。但美中不足，国王患病，遍身疥疮，吃药、搽膏都不管用，太医和一般医生束手无策，没法治疗这种病症。这时候，有一位叫都班的年迈的大医师来到法理斯城中行医。他懂各国文学，举凡希腊、波斯、罗马、阿拉伯、叙利亚等国的书籍都博览钻研，对医学、天文、哲学也有很高的造诣，深知各种植物的性能，善于配制各种药剂。

都班医师到城中刚住定，就听到国王患病的消息，并知道医生、学者们无法治疗的情况，便决心给国王医病，即时动手准备一切，通宵达旦，整整忙了一夜。次日清晨他换上一身最华丽的衣服，到王宫求见国王郁南。他跪下吻了地面，用最美妙吉利的

言词赞颂、祝福了一番，然后自我介绍说："国王陛下，据说政躬有恙，医生束手无策，无法治疗，因此，在下不辞冒昧，前来给陛下治疗。我的疗法是：既不吃药，也不搽药膏，便可使陛下的疾病痊愈。"

国王听了医师的谈话，大为惊奇，说道："你如何治疗？指安拉起誓！你若医好我的病，我要重赏你，使你和你的子孙后代过富裕生活，凡是你需求的，我都满足你，并把你当亲信、知心朋友看待。"于是赏医师一袭衣服，非常敬重他，再一次问道："你将用不吃药不搽药膏的方法医治我的病吗？"

"不错，我将用一种不使你的肉体感受痛苦的方法治好你的病。"

国王感到十分惊奇，说道："大夫，你所说的这种治疗方法，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请赶快动手给我治疗吧。"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明天就开始吧。"

都班医师应诺着告辞国王，回到寓所，把书籍、药材、器皿拿出来，安置妥帖，然后专心配制药剂，并预备一根曲棍，掏空它，将药剂装在里面，再装上柄，然后精制一个圆球，作为给国王治病的全套工具。

第二天，都班医师带着治病工具到了宫中，跪在国王面前，吻了地面，恳求国王骑马去校场中做打球的游戏。

国王在文武官员和卫队的簇拥下，到了校场，刚坐定，都班医师就赶到了。他把拐杖和圆球呈献给国王，嘱咐道："这是我替陛下治病的工具。请主上握着这根拐杖的柄，拿它在场中打球玩，以便主上的手心和身体出汗时，杖中的药通过手心，渗透到身体内部，然后回宫洗个澡，睡一觉，疾病就痊愈了。"

国王接过拐杖，握着杖柄，跨上坐骑，把球朝前一抛，随即策

马打球。他紧握拐杖，卖力地连续打球，直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这时候都班医师料到装在杖中的药剂，已经通过国王的手心，渗透到身体内部，能起到治疗作用了，便让他立刻回宫去洗澡休息。

国王回到宫中预备洗澡、睡觉。他稍微休息一会，随即出宫前往婢仆们为他收拾、布置得清静、整洁的澡堂中，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换了一身新衣服，然后骑马回宫，倒在床上，安安逸逸地睡熟了。

都班医师把国王安排停当，自己便回寓所，安闲地过了一宿。次日清晨，他进宫求见，跪在国王面前吻了地面，吟道：

荣誉的地位突然上升到没有限度，
因为你允许它呼你为慈父。
你的面颜放出强烈的光泽，
抹掉了灾难带来的阴暗颜色。
你向来容光焕发、笑逐颜开，
为的是不让我们看见时代的愁眉、蹙额。
你给我们的恩赏、施舍，
恰如云雨向丘陵洒下福泽。
你不惜钱财寻求崇高的德行，
终于达到至高无上的目的。

国王听了都班医师的赞美诗，非常高兴，站起来拥抱他，让他坐在身边，赏他一袭华丽的衣服，并摆出筵席，陪他吃喝，表示竭诚感谢。这是因为国王洗过澡，酣睡一觉醒来，感到轻松愉快，遍体光滑如白银，疥疮的踪影都不见了。他这一喜非同小可，顿时心旷神怡，兴致勃勃地即早登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

并热情地接待都班医师，陪他吃喝，促膝谈心，彼此情投意合地在一起欢度了一天。傍晚，国王除送都班衣服、礼物之外，又赏赐二千金，这才派御马送他回寓所。

郁南国王非常钦佩都班医师的医术，自言自语地说："这位大夫从我的体外给我医病，既不吃药，也不抹药膏，终于把我的病治好了。指上帝起誓，这当中是有深奥的哲理呢。这样的人物，应该受到馈赠、尊敬呢。我应当把他作为我终身最亲信的同伴呢。"

郁南国王的疾病痊愈，身体恢复健康，满心欢喜，因而安安逸逸、舒舒服服地又酣睡了一夜。次日清晨，国王兴高采烈地入朝视政，文武百官站在两旁朝拜毕，国王念念不忘都班医师，便派人去邀请他。

都班医师应邀进宫，来到国王面前，跪下去吻了地面。国王站起来迎接都班，让他坐在自己身旁，问他好，赏他衣服、礼物，陪他吃喝、谈心，彼此感情融洽，直到傍晚，国王又赏赐他五套衣服和一千金才分手。都班医师怀着感谢的心情满载而归。

郁南国王病体痊愈的第三天清晨，他情绪饱满地临朝视政，在文武百官的朝拜、赞颂、拥戴下，精神格外振奋。这时候，群臣中有个形貌丑陋、性情乖戾、为人吝啬、嫉妒心重的大臣出来作对。这是因为他眼看国王亲近、厚赏都班医师，便产生嫉妒心，存心不良，想危害都班。他走到国王面前，跪下去吻了地面，然后说："主上尽做好事，施舍范围很广，我对这种作法有不同意见，想借此机会进几句忠言。因为我若隐藏自己的见解，默不作声，就不是忠臣了。如果主上许可，我就陈述自己的意见。"

国王听了他的话，感到惊诧，问道："你有什么忠言要进的？"

"大王陛下，古人说得好：'不考虑后果者，非俊杰也。'这句

话是有道理的。关于陛下恩赏自己的敌人、优待危害国家的奸细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失常而欠妥的。的确，陛下优待、尊重、亲近这个人，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这便是我替陛下引以为忧的缘故。”

国王骇然震惊，面色突变，问道：“你瞎说什么？你指的是谁？”

“主上若在睡梦中，就请醒来吧。我指的是那个叫都班的医师呀。”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都班是我的朋友。在我心目中，他是最可敬爱的人。因为他给我一根拐杖，让我握着打了一场球，就把我所患的不治之疾治好了。象他这样一位高明的医师，当今之世，东西各国都是找不到的，你却出此谰言辱没他。从今日起，我将任用他，要给他规定一个月薪一千金的职位。即使我跟他平分江山，这个代价比起他的功劳来，也是微不足道的。你以此无耻谰言诽谤都班医师，显然是嫉妒心在作祟。因为你嫉妒他，所以存心杀害他，其结果只会让我象桑第巴德杀害猎鹰那样懊丧不置罢了。”

“恳求大王恕罪，并请告知臣下：那是怎么一回事情。”

“好的，你听我讲吧。”郁南国王便讲了《桑第巴德和猎鹰的故事》。

桑第巴德和猎鹰的故事

相传古代波斯帝王中，有一个叫桑第巴德的国王，为人达观，好交游、狩猎。他饲养着一只猎鹰，爱如珍宝，白天黑夜跟它呆在一起，出猎时更是离不开它，特意为它铸造了一个金碗，挂

在它的脖子上，供它饮水吃食之用。

有一天，猎务大臣前来谒见国王，奏道："启禀主上：今天天气晴朗，正是打猎的好时机。请动身上山出猎吧。"

国王欣然接受大臣的提议，即时下令准备一切，然后带着猎鹰和狩猎的队伍到了山中。刚划定猎区范围，分兵把守指定的防线，林中便蹦出一只羚羊。国王一见，大为欢喜，决心要把它猎到手，因下令军中："放走羚羊者，死罪。"于是人人小心，个个谨慎，一起压缩防线，逐渐向羚羊靠近。羚羊被追乱窜，蹦到国王左近，突然举起两只前脚，站在后脚上，好象要向国王叩头致敬似的。这时候，国王无意间一低头，羚羊趁机一蹦，从国王的头上跳出猎区，向旷野逃去了。

国王举目环顾左右，见士兵挤眉弄眼地窃窃私语，便问猎务大臣："士兵们在说什么？"

"他们说主上曾下令说'放走羚羊者，死罪'。"

"指我的头颅起誓，我非追去把它猎获不可。"国王说着果然策马跟踪追逐，一直追到山坡上。羚羊挣扎着企图窜入岩洞，幸亏猎鹰迎头赶上，用翅膀把它打得头晕眼花。国王即时赶到，抽出腰中的短棒，一棍打翻羚羊，然后下马，把它一宰，剥掉皮，挂在鞍头上，预备带回营地。

当时天气炎热，人马俱渴，可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找不到水解渴。正当左右为难的时候，国王无意间看见左近的一棵树上流下奶油似的液汁，便从猎鹰脖上取下金碗，拿到树下，让液汁流到碗中，积满一碗，摆在地上，准备喝它解渴。但在他身边的猎鹰却突然张翅一打，顿时把碗中的液汁打翻在地。国王又积了一碗，他以为猎鹰口渴，便把碗摆在它面前，供它解渴，但想不到又被它打翻。国王心情沮丧，没奈何，只得忍气又积了一碗液

汁，摆在马前，供它解渴，猎鹰却又张翅把碗打翻。国王很生气，怒不可遏，骂道："你这该倒霉的讨厌家伙！你不喝水，也不让我和马喝，真是该死！"他一怒之下，抽出宝剑，断然割断猎鹰的两只翅膀。这时候，猎鹰哆嗦着抬头向上观看，好象暗示国王说："你看那树顶上的东西吧！"

国王抬头一看，见树干上攀缘着一条巨蛇，正在那里吐毒液。他这一惊非同小可，万分懊悔不该错怪猎鹰而割它的翅膀。他痛定思痛，没奈何，只得带着猎获的羚羊和伤残的猎鹰，垂头丧气地回到猎区，进入帐篷，把羚羊交给厨师，吩咐道："拿去烧烤吧！"然后他捧着可怜的猎鹰，颓然坐下，眼睁睁地望着它呼喘哭泣着气绝身死。

国王见心爱的猎鹰被自己亲手杀死，感到百般懊丧，忍不住痛哭流涕，唉声叹道："猎鹰救了我的性命，它自己却死在我手里。这该是多么悲惨、痛心的事呀！"

郁南国王讲了《桑第巴德和猎鹰的故事》，他的大臣听了，说道："大王陛下，我向陛下进忠言，这有什么不对呢？我对都班医师的看法，有什么错处呢？其实，我的一言一行，全是出自一片忠诚，一方面是关心陛下的安全，另一方面是让陛下明了事实的真相。陛下若采纳我的劝告，就会成功胜利。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会踏欺骗某王子的那个大臣的覆辙呢。"

"那是怎么一回事？告诉我吧。"郁南国王急于要知道大臣的遭遇。

于是大臣便讲了《王子和食人鬼的故事》。

王子和食人鬼的故事

相传古代的某国王，膝下只有一个独生子，因此向来重视他的教育和成长。王子非常喜欢打猎。国王派一个大臣专门陪伴、侍奉他，随时不离他的左右。有一天，王子在大臣的陪同下上山打猎。他们在山中碰到一头野兽，大臣不顾王子的安危，一股劲地鼓励他："别放过这头野兽，赶快追去。"

王子跟踪追捕野兽，一步不放，跑到很远的地方，野兽突然不见了。王子也迷失方向，不辨归路，正徘徊歧途，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女郎在路边伤心哭泣。他觉得奇怪，便问女郎："喂！你是谁？干吗在此哭泣？"

"我是印度国王的女儿。在旅途中，因为打瞌睡，不知不觉间从牲口上跌下来，当时昏迷不省人事，后来就失群离散，跟旅伴们分开了。"

王子听了女郎的叙述，同情她的境遇，便拉她上马，让她骑在自己身后，带她离开荒山野林。路经一处废墟地带时，女郎对王子说："我的主人，请等一等，让我下马吧，我要便溺呢。"

王子扶女郎下马，让她进废墟去便溺，但是过了好一阵却不见她出来。王子嫌她太慢，不耐久等，便悄然进废墟去踏看。结果却见女郎原形毕露，原来她是个食人鬼，正在对小妖怪们说："孩儿们，今天娘给你们弄到一个肥胖的青年人。""娘！"小妖怪们说，"快拿来给我们饱肚子吧。"

王子听了食人鬼母子们的谈话，相信自己非死不可了，吓得浑身发抖，张皇失措地走出废墟。食人鬼回到王子身边，见他惊惶失措，战抖不已，便问他："你怎么了？你害怕什么呢？"

“有一个仇视我的坏人，凶恶、可怕极了。”

“你不是说你是王子吗？”

“是的，我是王子，这没有错。”

“王子有的是钱。你怎么不赏他钱，收买他呢？”

“他不要钱，只要我的命。这便是他凶恶、可怕的地方。因此，我是受莫大冤枉、委屈的人哪。”

“照你的说法，你既是受冤枉、委屈的人，那末，向安拉求援吧！他会保护你不受伤害的。”

王子抬头仰望天空，虔诚地祈祷道：“有求必应的、替被迫害者消灾灭患的主宰呀！求您替我制伏仇敌，让我摆脱他的危害吧。主啊！您是万能的。”

食人鬼听了王子的祈祷，非常害怕，便悄然隐遁了。

王子摆脱食人鬼的危害，感到快慰，欣然策马回到宫中。他把大臣教他追捕野兽而迷途，以及中途碰到食人鬼的经过，向国王详细叙述了一遍。国王听了非常生气，立刻下令处大臣死刑。

大臣讲了《王子和食人鬼的故事》，接着向郁南国王进他所谓的忠言，说道：“主上越是信任、放心都班医师，他越容易危害陛下；陛下越是优待、亲近都班医师，他谋害陛下的机会就越多。难道陛下不曾看见：他既然拿一根拐杖给陛下握着，就能治好陛下的病，那末，他拿什么东西给陛下握着就能致陛下死命，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吧？这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呢。”

“爱卿，你说得对，你的估计有可能成为事实。”郁南国王接受大臣的忠言了。“这个医师，也许是来谋害我的一个奸细。他既然拿拐杖给我握着便治好我的病，那末，他可能拿什么东西给我一闻就能致我死命。情况既然如此，你说吧，爱卿！该怎么对

付他呢?”

“马上派人传他进宫，宣布他的死刑，处决完事。所谓先下手为强嘛。杀死他，杜绝后患，从此高枕无忧，可保天下太平。”

“不错，爱卿说得有理。”郁南国王采纳大臣的建议，即时下令，召都班医师进宫。

都班医师怀着欢乐的心情应邀进宫，但茫然不知等待他的是吉还是凶，其情如诗人所说：

不要畏惧命运，
把一切交给掌握财富者去决定。
命运注定的事件自然应时而实现，
对一切事变须保持镇静。

他洋洋得意，匆忙奔到郁南国王面前，跪下去吻了地面，然后吟道：

一

若说我不曾尽到感谢的义务，
请问那诗歌、散文究竟为谁而作？
当我还未启齿请赏之际，
你毫不踌躇即刻慷慨施予，
我怎能不公开赞美暗中感谢？
恩惠沉甸甸地压着我的肩臂，
但是它减轻我内心的忧虑，
我将把这种恩惠终身牢记。

二

愿你抛弃忧愁、顾虑，

把一切委托给命运。
对目前的美好际遇应该欢欣、快慰，
过去的事件尽可一概置之脑后。
兴许这件事情目前令人灰心丧气，
说不定将来会演变出美满的结局。
安拉做他要做的事情，
你千万别盲目反对。

三

把一切交给明智的主宰去主持，
让心胸摆脱身外的一切获得休息。
须知事物不可能按你的要求进行，
安拉的意志才能决定一切。

四

达观些，
不必过分忧虑。
把苦恼全都忘记，
因为它善于侵蚀理性。
计划不替卑微的奴婢谋利，
你只该为来世间永恒的享受勤修苦练。

都班医师吟罢，郁南国王对他说："我召你进宫，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未来的事，只有上帝知道。"

"我召见你，是要处你死刑呢。"

"主上，干吗要处我死刑呢?"都班感到无比惊奇、恐怖。"我

到底犯了什么罪过呢?”

“据说你是个奸细。你到这儿来的目的是要杀害我。喏!现在不待你下毒手危害我，我可先发制人而致你死命了。”国王说罢，大声呼唤刽子手，吩咐他:“砍掉这个奸细的头，消除祸患，免得咱们受他的害。”

“饶我一命吧! 上帝会延长您的寿命呢。”都班向国王求饶，“别杀我吧! 上帝会保佑您呢。”

“不杀死你，我是放心不下的。因为你拿拐杖给我握着便治好我的疾病，你自然会用什么东西给我一闻就要我的命呢。这就是我不放心的地方。”

“大王陛下，难道这就是陛下给我的报酬吗? 显然陛下是以怨报德呀。”

“非杀你不可，没有宽容的余地。”

都班医师听了国王斩钉截铁的回话，证实国王决心要杀他，没有幸免的希望了，沮丧到极点。他忍不住伤心哭泣起来，百般懊悔当初不该给不知好歹的郁南国王治病。

刽子手遵循命令，走到都班医师面前，拿布条束住他的眼睛，然后抽出宝剑，摆出执法的架式，向国王请示:“请下命令吧!”

都班医师绝望到极点，哭哭啼啼地向国王求饶:“饶我一命吧! 上帝会延长陛下的寿命呢。别杀我吧，上帝会保佑陛下呢。”他说罢凄然吟道:

我忠诚老实，
结果一败涂地。
他们作孽、欺骗，

却步步胜利。
我被忠实蒙蔽，
它导致我进入毁灭的屋宇。
今后若能苟全性命，
我绝口不提有关忠实的事情。
如果我一旦死去，
古往今来的忠实者都应受到诅咒。

都班医师吟罢，对国王说："难道这是我应得的报酬吗？那么陛下给我的报酬跟鳄鱼的报酬是一样的了。"

"鳄鱼是怎么给报酬的？"国王急于要知道鳄鱼的故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能谈鳄鱼的故事的。指上帝起誓，饶我一命吧！上帝会延长陛下的寿命呢。"都班医师边哀求边痛哭流涕。

郁南国王的一个亲信大臣眼看都班医师的无辜，觉得可怜，便站起来替他讲情："主上，请看臣面，饶恕这位医师吧。在我们看来，他没犯什么罪过，倒是陛下所患的不治之疾，太医和一般医生都束手无策，却被他一手给治好了。"

"我要杀这个医师的原因，你们可不知道。"国王对在座的群臣说。"因为让他活着，我就要受他的危害，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因为他拿一根拐杖给我握着便治好我的疾病，他自然也会拿什么东西给我一闻便弄死我呢。我认为他是受人贿赂而来谋害我的。显然他是一个奸细，为谋害我才到这儿来的，所以非处他死刑不可。杀掉他，我的生命才安全呢。"

郁南国王断然拒绝大臣的讲情，都班医师知道国王要杀他的决心很坚定，没有活命的希望，便剀切地说："大王陛下，如果

陛下非杀我不可，那么恳求你稍缓一步，让我回家去准备一下后事，同家人和亲友见一面，嘱咐他们替我料理善后，并处理一下我的医学书籍。那些书籍中有一册非常特殊的珍本，我打算拿它作礼品献给陛下，保存在库藏里，留作纪念。”

“那册珍本记载着什么内容？”国王对都班医师的珍本书籍很感兴趣。

“该书的内容很丰富，有一部分是关于机密事物的。待砍掉我的头时，陛下打开书，翻到第三页，然后从左边那页的开头阅读三行，我的头就能同陛下谈话，并回答陛下提出的各种问题。”

郁南国王听了都班医师的谈话，感到十分惊异，心情非常兴奋，欣然问道：“大夫，我砍掉你的头，它还能说话吗？”

“不错，还能说话。”

“这桩事真奇怪！”国王感叹着，即时派监视人随都班医师回家去料理他的身后。

都班医师回到家中，在一天之内，赶着办完各种应办的事情。

次日清晨，都班医师随监视人从容返回王宫，见文武朝臣和卫队济济一堂，拥挤不堪，整个朝廷热闹得象百花盛开的一座花园。都班医师手持一册古籍和一个盛着药粉的瓶子，走到郁南国王面前，安然坐下，说道：“给我拿个盘子来！”

人们按照都班医师的吩咐，给他拿来一个盘子。于是他把瓶里的药粉倾入盘中，随手摊平它，然后对国王说：“大王陛下，请陛下拿着这本书，暂别翻阅，待砍下我的头来，将它摆在盘中，按在药粉上，待血停止时，陛下打开书本，从头读下去好了。”

郁南国王手持古籍，下令执法砍头。刽子手站起来，走到都班医师面前，手起刀落，一刀砍掉他的脑袋，随即把它摆在盘中，

按在药粉上，血便停止，接着都班医师的头颅就睁开眼睛，望着国王说："大王陛下，请打开书本读下去吧。"

国王打开书本一看，见书页粘在一起，便将指尖伸入口内，蘸口液来翻书；每翻一页蘸一次，直翻到第六页，都不见字迹，觉得奇怪，问道："都班医师，书中怎么一个字也没有？"

"陛下继续翻着看下去吧！"

郁南国王果然边翻边看，连续翻了三页之后，霎时间感到头晕目眩，全身颤栗，摇摇欲坠。这是因为那册所谓的珍贵古籍曾毒化过，毒素已散布到国王体内，使他支持不住，狂叫着说："我中毒了！"

都班医师眼看郁南国王的情状，耳闻他的叫声，坦然吟道：

他们掌权，统治黎民，
一味追求延长专政期限。
可惜天不遂人愿，
刹那间政权变成缥缈的泡影。
倘若他们公正、廉明，
庶民必然感激涕零。
然而他们暴虐成性，作恶不息，
所以应遭残疾、瘟疫的罪罚。
今晨刚从甜梦中惊醒，
现实的情况便向他们吟诵：
"这个结局，原是来自那个原因，
千万别责怪、埋怨命运。"

都班医师的吟诵声刚停止，郁南国王便颓然一跟头栽倒，顿时气绝身死。

渔翁讲了《郁南国王和都班医师的故事》之后，接着责备魔鬼："该死的魔鬼！你要知道：假若郁南国王让都班活着，那么安拉一定会让国王生存下去的。可是国王不饶都班而杀了他，所以安拉才处国王死刑哩。你呢，该死的魔鬼呀！假若你不存心危害我，安拉一定会饶恕你的，可是你口口声声要危害我，所以我才要把你闷死在胆瓶中，抛到大海里。"

"渔翁，指安拉起誓，你别这样做吧。我固然作了孽，还求你饶恕我，别因为我的行为而责备我，因为你是善良的人类嘛。古人说得好：'以德报怨的人哟！作恶者的坏行为，尽够惩治他自己了。'如此说来，求你不要象艾玛迈对耳帖凯①那样对待我吧。"

"艾玛迈是怎样对待耳帖凯的？"

"我被禁锢在瓶里，不是叙谈的时候；求你放了我，我再告诉你吧。"

"你留着别说好了。我非把你投入海里不可，教你一辈子没有出头的日子，因为当初我向你苦苦哀求，低声下气地求你可怜我，你却一味要杀我。我没有犯该死的罪过，也不曾冒犯你，相反的，我对你行过好，把你解放出来，救了你的生命。你却不知好歹，以怨报德，因此我知道你的本质是坏透了的。你要知道：我不仅要把你投在海里，而且还要把你怎样对待我的情况告诉世人，教他们有所警惕，以便他们打捞着你的时候，立刻把你投在海里，让你一辈子留在海中，遭受种种痛苦，直到世界末日。"

"渔翁，放了我吧，现在正是你讲义气的好机会呢。我向你

---

① 这个故事已失传。

赌咒，今后我绝不危害你，而且还要给你一件东西作为媒介，使你发财致富。”

渔翁接受魔鬼的要求，彼此约定：渔翁释放魔鬼，魔鬼不危害渔翁，而且要好生对待他。经魔鬼指安拉的大名发过誓，渔翁才相信他，便打开瓶口。这时候，一股青烟从瓶中冒了出来，飘飘荡荡地升到空中，逐渐汇集起来，变成一个狰狞的魔鬼，一脚把胆瓶踢到海中。

渔翁见魔鬼把胆瓶踢到海中，认为自己非受害不可，暗自叹道：“这不是好兆头呀！”继而他鼓着勇气说：“魔爷，安拉说过：‘你们应该践约，因为约言将来是要受审查的。’你同我有约在先，发誓不欺骗我。你不违约，安拉就不惩罚你。因为安拉对人是审慎、宽容而不疏忽大意的。现在我象医师都班对国王郁南所说那样对你说吧：‘让我活下去吧，安拉会延长你的生命呢。’”

魔鬼哈哈大笑一阵，随即拔脚向前走，说道：“渔翁，跟我来吧。”

四色鱼的故事

渔翁虽然跟在魔鬼后面，可是他却不相信自己能够脱险。他们一直向前，经过郊区，越过山岭，来到一处宽阔的山谷，便发现眼前有一个水清见底的湖泊。魔鬼涉到湖中，对渔翁说：“随我来吧。”待渔翁也涉到湖中，魔鬼才站定，吩咐他张网打鱼。渔翁低头一看，只见白、红、蓝、黄色的四种鱼儿游在水中，不觉大

吃一惊。于是取下网，张开撒在湖中，一网打得四尾，每种颜色各一尾。渔翁看着网中的鱼，感到十分高兴。魔鬼对他说："渔翁，你回去的时候，把鱼送到宫中，献给国王，他会把使你发财致富的东西赏赐你的。指安拉起誓，现在我没有别的方法报答你，请原谅吧。我在海中待了一千八百年，今天才得见天日。今后你每天只消来湖中打一网鱼就够了，不要贪心。现在我把你托付给安拉了。"魔鬼说罢，一顿足，地面裂开，便陷进去不见了。

渔翁带着四尾鱼回城，在归途中老是想着跟魔鬼打交道的经过感到惊奇。他回到家中，取个钵盂，装满水，把鱼养在钵中。鱼儿得水，活跃起来，在钵中游来游去。尔后他按照魔鬼的吩咐，顶着钵盂，送鱼进宫。到了宫中，把鱼献给国王。国王看了渔翁进贡的四尾鱼，非常惊奇，因为这种形状和品种的鱼，他生平还是头一次看见。他吩咐宰相："把这几尾鱼交给女厨司去烹调。"原来宫中有个善于烹调的女奴，是三天前希腊国王当礼物送来服侍国王的，国王还不知道她的本领，因而送鱼给她煎制，以便试验她的技能。

宰相奉命把鱼带到厨房，交给女厨司，说道："主上说，他老人家不伤心的时候是不掉眼泪的。今天有人把四尾鱼送来献给他，希望你用卓越的技巧烹饪出来，让我们高兴愉快地享受吧。"宰相吩咐毕，匆匆回到国王面前。国王命令他赏渔翁四十个金币。宰相遵命赏赐渔翁。渔翁得了赏钱，欣喜万分，踉跄奔到家中，快乐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蹦蹦跳跳地以为自己是在梦中。他用赏钱给家人买了生活必需的各种东西，当天夜里，欢喜快乐地过了一夜。

宫中的那个女厨司遵循命令，即时动手，把鱼剖洗干净，架上煎锅，然后把鱼放在锅中去煎。她刚煎了一面，再翻过来煎第

二面的时候，厨房的墙壁突然裂开，里面出来一个窈窕美丽的妙龄女郎，身披一条蓝绢混织的围巾，耳下垂着耳环，臂上戴着手镯，指上戴着珍贵的宝石戒指，手中握着一根藤杖。她把藤杖戳在煎锅里，说道："鱼啊！你还坚守旧约吗？"女厨司眼看着这种情景，吓得昏了过去。在女郎第二次第三次重复了她的问话以后，煎锅里的鱼儿都抬起头来，清清楚楚地回答道："是的，是的。"接着吟道：

你若反目，
我们也反目；
你若践约，
我们也践约；
你若舍弃誓约，
我们也奉陪着。

鱼儿吟罢，女郎用藤杖掀翻煎锅，走进原来的地方，接着厨房的墙壁便合拢，恢复原状。这时候，女厨司慢慢苏醒过来，看见四尾鱼全都烧焦，枯如木炭，大吃一惊，叹道："第一次上阵，还未交锋，枪杆就先折断了。"她叹息着又昏了过去。这时候，宰相突然来到厨房，见女厨司昏迷不省人事，便用脚踢一踢她。女厨司苏醒过来，悲哀哭泣，把发生的事详细地告诉宰相。宰相听了，感到惊奇，说道："这真是一桩奇怪的事情呢。"于是立刻派人把渔翁唤来，大声喝道："渔翁！把你上次拿来的那种鱼儿给我再拿四尾来。"

渔翁去到湖中，一网打了同样的四尾鱼，诚惶诚恐地送进宫去，献给宰相。宰相把鱼拿到厨房里，交给女厨司，说道："你来当着我的面煎吧，让我亲眼看看这种怪事。"女厨司把鱼剖洗干

净，架上煎锅，把鱼放在锅里。刚开始煎的时候，墙壁忽然裂开，那个女郎便出现在他们面前，还是第一次的那种打扮，手中握着藤杖。她把藤杖戳在煎锅里，说道："鱼啊！你还坚守旧约吗？"随着女郎的声音，锅里的鱼都抬起头来，吟道：

你若反目，
我们也反目；
你若践约，
我们也践约；
你若舍弃誓约，
我们也奉陪着。

女郎听罢，用杖掀翻煎锅，走进原来的地方，墙壁便合拢，恢复原状。宰相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桩事情不可隐瞒下去，必须报告国王。"于是赶忙去见国王，把亲眼看见的事情报告一番。国王听了，说道："我非亲眼看一看不可。"随即派人去唤渔翁，限三天的期限，命他照过去送来的那种鱼儿再送四尾进宫。渔翁诚惶诚恐地往湖中去，打了四尾鱼，及时送到宫中。国王吩咐赏渔翁四百金币，才向宰相说："来，你亲自在我面前煎鱼吧。""听明白了，遵命就是。"宰相回答着，即刻拿来煎锅，洗了鱼，放在锅中。他把煎锅架在火上，刚开始煎的时候，墙壁突然裂开，里面出来一个彪形黑奴，象一头牡牛，又象是翁定族① 的遗民。他手中握着一根绿树枝，粗声粗气地问道："鱼啊！鱼啊！你坚守旧约吗？"随着黑奴的吼声，锅中的鱼都抬起头来，回道："是呀，是呀，我们是践约的。"随即吟道：

---

① 古代阿拉伯民族的一支，以身材高大著称。

你若反目，
我们也反目；
你若践约，
我们也践约；
你若舍弃誓约，
我们也奉陪着。

黑奴走过去，举起树枝，掀翻煎锅，随即从原路归去。国王仔细打量，见鱼儿都被烧焦，变得枯如木炭，不禁骇然震惊，说道："这样的事不可缄默不问，这种鱼必然有它特殊的情况。"于是他下令传渔翁进宫，问道："该死的渔翁，这种鱼你是从哪里打来的？"

"从城外山谷中的一个湖泊里打来的。"

"由这里去有多少路程？"国王瞪眼看着渔翁。

"启禀主上，约莫半小时的路程。"

国王听了渔翁的话，感到惊奇。他急于要知道其中的实况，便传令部下，即刻整装出发。于是率领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出城去，渔翁在前面领路。他们经过郊区，爬过山岭，一直来到广阔的山谷中，看见那个水清彻底，四面被群山围绕，里面有红、白、黄、蓝色鱼的湖泊，人人都感到惊奇，因为这样的山色湖光是他们生平未见过的。国王且惊且喜，站在湖旁，对左右的随从和兵士说："你们中间有谁见过这个湖泊吗？""没有，主上！我们生平从未见过。"人们齐声回答。接着国王又问那些年纪较大的人，他们也都说："我们有生以来还没见过这个地方的湖泊呢。"国王说："指安拉起誓，我要把湖和鱼的来历弄个清楚明白，才肯回城视事。"于是吩咐部下，依山扎营，并对那位精明强干、博学多智、

经验丰富的宰相说："今天夜里我打算一个人静悄悄地躲在帐中，仔细研究湖和鱼的来历。我命令你坐在帐外，凡是来见我的，无论公侯将相，或侍从仆役，一律不许进帐。告诉他们，国王欠安，不能接见，可千万别把我的意图告诉任何人。"

宰相听从命令，小心翼翼地守在帐外。国王卸了朝服，佩上宝剑，悄然离开营帐，趁黑夜爬上高山，向前迈进。他一直跋涉到天明，继而冒着炎热的天气，不顾疲劳，继续走了一昼夜。次日又走了一昼夜，到天亮时，才发现远方有一线黑影。他十分高兴，说道："也许我能遇到一个可以把湖和鱼的来历告诉我的人吧。"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黑石建筑的宫殿，两扇大门，一闭一开。国王高高兴兴地站在门前，轻轻地敲门，却不见有人答应。他第二次第三次再敲，仍然没有人答应。他又猛烈地敲了一会，还是没有人答应。他想："毫无疑问，这一定是一所空房。"于是鼓起勇气，闯进大门，来到廊下，高声喊道："住在屋里的人啊！我是一个异乡人，路过这里，你们有什么食物，可以给我充饥吗？"他一连喊了三四遍，还是听不到有人答应。他鼓起更大的勇气，抖擞精神，由廊下一直闯到堂屋里。屋里虽然不见人影，可是却布置得井然有序，一切陈设都是丝绸的，非常富丽，铺着闪光的地毯，挂着绣花的帷幕。一个宽敞的院落，被四间矗立的拱形大厅环抱着；院中有石凳和喷水池，池边蹲着四个红金狮子，口里喷出珍珠般的清水。院中养着鸣禽，空中张着金网，防止群鸟飞遁。国王看了这种景象，却没有一个人来和他谈这旷野中的山岳、湖泊、四色鱼和宫殿的来历，感到无限的惊奇和苦闷。没奈何，他颓然在门前坐下，低头沉思。这时候，他突然听到一声哀怨的悲叹，继而伤感地吟道：

我隐藏起你那里见到的一切，
它却甘心暴露自己。
瞌睡从我眼边逝去，
换来了失眠。
时代哟！
你不必对我怜惜，
也别教我的灵魂再在困顿和危险之间苟延。
你们不是怜惜人群中的英俊，
因为他在情场中一败涂地，
变为卑劣、懦怯。
你们也不是爱慕人民中的富豪，
因为他已经一文不名，
穷无立锥之地。
我们原是望风而来趋附你们的，
然而厄运降临的时节，
眼睛随之而失明。
骑士有什么办法呢，
当与敌人相遇，
挽弓欲射之际，
弓弦已先断裂？
青年人被忿恨重重包围的时候，
教他从厄运手中逃往哪里去躲避？

听了吟诵声，国王立刻站了起来，探头一看，见大厅门上挂着帘幕，便伸手掀起帘幕，发现一个青年坐在幕后一张一尺多高的床上。他是一个眉清目秀、满面红光、口舌灵利、身段标致的

青年，正是：

乌发粉面的标致青年，
白天黑夜在人前出现。
你们不可否认他腮上的黑痣，
因为每一朵秋牡丹都有一粒黑子呢。

国王一见青年，欣喜若狂，向他问好。那个青年端坐着，身穿一件埃及式的金线绣花锦袍，头戴珍珠王冠，只是眉目间挂满愁云。他彬彬有礼地回问国王，接着说道："我有痼疾，不能起身迎接你，请原谅我吧。"

"青年人，你别客气，现在我是你的客人了。为了一桩重要的事情我才到你这儿来的。我要你把这里的湖泊、四色鱼和这座宫殿的来历告诉我，并且让我知道，为什么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为什么这样悲哀痛苦？"

青年人听了国王的话，眼泪簌簌地从腮上流下，忍不住伤感起来，吟道：

对睡梦沉沉的人说吧，
时代的主宰教多少人倒下去，
教多少人又站起来。
你若是酣睡未醒，
安拉的眼睛却一直是睁着的。
天空豁然晴朗了，
究竟是因为何人？
它霎时晦冥下去，
又是为了谁呢？

青年吟罢，感伤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吟道：

把一切托付给人类的主宰，
从此撇开愁恨，
按下追溯的念头。
已经逝了的事情，
别追问："为什么这样演变？"
因为命运是一切演变的根源。

国王感到奇怪，问道："青年人，你为什么伤心哭泣？"

"我的情况如此，怎么能不伤心呢！"他撩起衣服，让国王看他的下身。

原来那青年的身体，从腰到脚这一截已经化为石头，只是从头到腰的一截还有知觉。国王看了青年的情况，忧心如焚，垂头丧气，长吁短叹一阵，然后说道："青年人，你把一重新愁加在我的旧愁上了。我原是为了打听四色鱼的来历才到这儿来的，可是现在除了打听鱼的究竟之外，又要了解你的情况了。毫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援助了。青年人，快快把你的境遇告诉我吧。"

"你听着，我告诉你吧。"

"我的耳目早已准备好了，你说吧。"

"我自己和四色鱼有着一段离奇古怪的遭遇呢，如果把它记录下来，对于后人倒是很好的训戒哩。"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着魔王子的故事

先生，你要知道，先父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叫玛哈睦德，是这个黑岛的主人。黑岛的四周被群山重重围绕。先父执政七十年死后，我继承王位，娶了叔父的女儿为妻，彼此情投意合，相亲相爱。她尤其敬爱我，爱到我不在她面前就不思饮食的程度。这样的恩爱生活，继续保持下去，整整过了五个年头。有一天趁她去澡堂沐浴的时候，我吩咐厨师迅速准备晚餐，待她回来时一同享用。当时我在这座宫里休息，吩咐两个宫女分别坐在床头床尾侍候。由于我妻不在我的身边，我的情绪不宁，倒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只是闭目躺着不动。当时两个宫女以为我睡熟了，便闲谈起来。我听见坐在床头的那个宫女说：“买斯武德，我们的主人可怜极了！他跟我们这个弄魔法的太太一起过活，这真是糟蹋他的青春呀。”

“是啊，愿安拉惩罚这个邪恶的女人！”坐在床尾的宫女说，“象我们主人这样青春年少，实在不该娶这样一个女人为妻。”

“我们的主人昏庸极了，他一点不管束她。”

“该死的你呀！如果主人知道她的情况还能不过问吗？她是背着主人在胡闹的呀。她把麻醉剂放在主人每天睡前喝的酒里，让主人喝了昏迷过去，不知道她到哪里去，做些什么事，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回来。她自己衣冠楚楚，收拾打扮起来，溜到外面去，串到清晨回来，焚香在主人鼻前一熏，主人才清醒过来呢。”

听了宫女的谈话，我心里十分着急，脸都气黑了。傍晚，我妻由澡堂沐浴回来，便摆出饭菜，一块儿吃喝。饭后我们坐着闲谈了约莫一小时，这才照往日的习惯预备睡觉。当时我妻吩咐仆人给我拿来睡前喝的酒，并亲手把酒送给我。我把酒接在手里，暗暗地倒掉，然后装做已经象往日那样喝了，倒在床上，拉被盖着，仿佛已经入睡。当时我听见我妻自言自语地说道："睡你的觉吧，再不要起来了，我讨厌你，尤其讨厌你的形象，我跟你过厌倦了，我不知道几时安拉才来收拾你的灵魂，教你快快死去。"她说罢，从从容容地换上最华丽的衣服，涂脂抹粉，馨香扑鼻地打扮起来，拿了我的宝剑，开门出去了。

我立刻起床，跟踪追了出去。我见她出了宫门，经过大街小巷，去到城门下，口中念念有词地不知说了些什么，铁锁便掉了下来，同时城门也就开了，她便溜出城去。我悄悄地紧跟在她后面，一直去到一处土墩中。那里有一座堡垒，当中有一间砖砌的圆顶屋子。我追进去，爬在圆屋顶上监视她的行动。原来她是来会住在屋中的一个黑奴的。这个黑奴的上下唇合在一起，突了出来，穿着污秽潮湿的衣服，躺在甘蔗叶上。

我妻在黑奴面前跪下吻了地面，他才抬起头来，骂道："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为什么耽搁到这时候才来？"

"我的主人哟！你不知道吗，我是和我的堂兄结过婚的人呀？不过我讨厌他的形象，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儿过活。我要是不考虑你的安全，一定会在日出之前捣毁他的城市，教猫头鹰和乌鸦在里面叫嚣，教狐狼成群结队地在里面盘踞，并且还要把城中的石头全都搬到戈府山后面去的。"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你是说谎欺骗我呀。指黑人的英雄起誓，我们黑人的豪气和你们白人是不同的。从今天起，你如果要

耽搁到这个时候才来，那我就不要跟你来往了。你这个白人中最肮脏、下贱、可鄙的家伙，你是随意在玩弄我呀。”

我亲眼看了这种情景，听了他们的谈话，气得昏头昏脑，整个宇宙在我眼前都变黑暗了，我的灵魂也不知哪里去了。当时我妻一直站在黑奴面前哭泣，卑躬屈节地苦苦哀求：“我的主人哟！要是你恼恨我，那还有谁怜恤我呢？要是你遗弃我，还有谁收容我呢？”她悲哀哭泣着，直到黑人饶恕了她，才欢跃起来，说道：“我的主人哟！你这里有什么给我吃的吗？”“你去打开那个铜盆吧，”黑人说，“里面有煮熟了的老鼠骨头，你拿出来啃吧。那个土罐里还有剩汤，你拿来喝吧。”我妻听从黑人的指示，啃了骨头，喝了残汤，然后洗手漱口。

我看了老婆的卑鄙下流行为，肯定她是一个邪恶家伙，气得几乎毁灭了自己。我蹑手蹑脚地从圆屋顶上溜下来，走进屋去，拿起妻子拿去的那把宝剑，迅速抽出来，决心杀死他俩。我一剑砍在黑奴脖上，以为已经结果了他的性命。

当初我砍黑奴的时候，本来是打算砍断他的大静脉和大动脉的，可是结果却只砍破了他的皮肉和喉管。当时他粗鲁地喘着气，我认为他的性命完结了。我砍黑奴的时候，老婆趁机逃跑了。我把宝剑插在鞘中，匆匆回城，来到宫中，倒身躺在床上睡觉。清晨，我妻把我唤醒。我一看，见她剪了头发，穿着丧服，对我说：“哥哥啊！我这样做，你别责备我吧；因为消息传来，说我母亲已病逝，父亲战死疆场，两个兄弟，一个被蝎螫身死，另一个也因噎丧命。遭了这样悲惨的事件，我应该哀悼守孝呢。”“我不反对你，”我平心静气地对她说，“你喜欢怎样办就怎样办吧。”

从此她终日悲哀哭泣，埋头守孝。过了一年以后，她对我说：“我打算在宫中建筑一间寝陵似的圆顶屋，取名为‘哀悼’室，

预备一个人静悄悄地躲在里面守孝。”“你打算怎么办，”我对她说，“便怎么办吧。”于是她果然在宫中建起一间圆顶的哀悼室，里面砌着坟墓，看去就象一座陵寝。之后，她把那个黑奴搬到哀悼室中养病。那黑奴虽然还活着，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不中用的残废者。因为他自从被我砍了一剑之后，只能喝些汤水，病弱得不能开口说话，早晚就要咽气了。可是我妻却早早晚晚去看他，哭哭啼啼地安慰他，早送汤，晚送水，不辞辛苦地服侍他。我一直宽容她，不去追究，让她在这种情况下又过了一年。有一天，我趁她不提防的时候，去到哀悼室里，见她悲哀哭泣，说道："我心房里的花朵呀！你干吗离开我？干吗不肯见我的面？我的灵魂呀！我的知心呀！跟我谈一谈心头的话吧。”说罢，接着吟道：

你远走之后，
我自己已不存在人世之间；
因为除你之外，
我的心不喜欢其他的一切。
你去到任何地区，
请带着我的灵魂和骨片。
到什么地方住定，
便在你身边葬下我的骨片。
你站在坟前呼唤的时候，
听了回声，
这骨片发出的呻吟，
便和你的声音前后呼应。

她吟罢，哭了一会，继续吟道：

康乐的日子，
是在你面前享受荣幸的时候。
死亡的日子，
是你和我离别的时候。
我在恐怖中过夜，
经常受到死亡的威胁。
据我的估计：
和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当中的乐趣比安全还甜蜜。

息了一会，她又吟道：

如果我享尽人间的艳福，
拥有整个宇宙，
波斯王的国土也是属于我的；
那么当我的眼睛看不见你的时候，
这一切的享受，
在我看来，
它不比一只蚊子的翅膀更值钱。

待她吟罢，哭毕，我才对她说："妹妹！你终日悲哀哭泣，到现在应该是悲哀够了吧；要是再悲哀哭泣下去，你的眼泪也是淌不尽的。悲哀哭泣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你别阻挠我！"她说，"你如果要干预我的事情，我只好自杀了。"

从那回以后，我默默不语，抱着放任的态度，让她穿着丧服又悲哀哭泣了一年。到了第三年，我对于在我眼前发生的一直拖延下来的这桩痛苦事件，感到无限的忿恨。有一天，我走进哀悼室，看见我妻坐在坟前，长吁短叹地说道："我的主人哟！好久

我没听你说一句话了。我的主人哟！你怎么不回答我呢？”说罢，接着吟道：

坟呀，
坟呀，
他的英俊消逝了吗？
或者是那灿烂的景象磨灭了你的光泽？
坟呀，
你不是天，也不是地，
为什么太阳和月亮会聚集在里面？

她和黑奴的谈话和她吟的赞美诗，使我怒火烧心，忿恨有增无减，因而慨然问道：“唉！你要悲哀哭泣到什么地步呀？”我继而吟道：

坟呀，
坟呀，
他的黑色消灭了吗？
或者是那肮脏的景象磨灭了你的光泽？
坟呀，
你不是池沼，也不是锅釜，
为什么炭灰和渣滓会聚集在里面？

听了我的诅咒诗，我妻一骨碌站起来，说道：“该死的你呀！原来是你给我干了这桩坏事，砍伤我的情人，摧残他的青春，教他三年来在不死不活的境况中受苦受难呀。”

“不错，这桩事是我做的。”我说着，拔出宝剑，握在手里，走过去预备杀她。

我妻听了我的话，见我决心要杀她，便笑起来，说道："滚开！要重演过去的事，好不容易啊！要死人复生，多困难呀！用这种手段对付我的人，我能够制服他；我心里因他而燃起的怒火还未熄灭，火焰还熊熊地燃烧着呢。"于是她站着喃喃地念了我不懂得的咒语，最后说道："凭着我的法术，你的下半截身体变成石头吧！"随着她的咒骂，我的下身果然变成了石头。从那时候起，我站不起来，睡不下去，既不是断了气的死人，也不是行动自由的活人。我的下身化石以后，整个城市，包括街道、庭园，也都中了她的魔法。城中原来住着伊斯兰、基督、犹太和袄教等四种宗教的信徒。他们着魔之后，全都变成了鱼类；伊斯兰教徒变成白鱼，袄教徒变成红鱼，基督教徒变成蓝鱼，犹太教徒变成黄鱼。原来的四个岛屿着魔后，变成了四座山岭，围绕着湖泊。从此之后，她尽量虐待我，每天打我一百棍，把我打得皮破血流，然后在我身上披一块毛巾，再把这件华丽的衣服穿在外面。

着魔王子谈了他的经历和遭遇，忍不住伤心哭泣，吟道：

主宰呀，
你的判决和规定，
我全都甘心忍受，
只要这里面包含着你的意愿。
他们暴虐、作恶，
任意侵害、掠夺，
也许凭着忍耐我们可以换取天堂的一角。
这一切的遭遇，
使我束手无策，
寸步难行，

最后只剩穆罕默德是我唯一的救星。

青年吟罢，国王抬头望他一眼，说道："青年人，你给我道破此中秘密之后，无形中在我的旧愁上加了一重新愁了。不过，青年人，告诉我吧，她在哪里？受伤的黑奴所栖息的坟墓在什么地方？"

"黑奴睡在哀悼室中的坟墓里，至于我的妻室，她住在间壁的这间大厅里。她每天日出时到这儿来，脱掉我的衣服，打我一百棍，打得我痛哭流涕，声嘶力竭，不能动弹时，才往哀悼室去侍奉黑奴，给他端汤送水。明天一清早，她就要到这儿来的。"

"指安拉起誓，青年人，我一定要替你做一桩功德无量而永垂不朽的好事呢。"

国王陪着青年谈话，直到夜里才休息睡觉。次日黎明前，国王起床，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带起宝剑，一直去到哀悼室中，看见里面摆着灯、烛、香料和药膏等物。他走过去，一剑砍死黑奴，把他的尸首掮出来扔在宫中的一眼井里，然后回到室内，拿黑奴的衣服裹在身上，手中握着宝剑，倒身睡了下去。

过了约莫一小时，那个该死的妖婆来了。她先脱了丈夫的衣服，痛打一顿，打得他苦苦哀求，说道："妹妹哟！这够我受用了。妹妹哟！求你可怜我吧。""你有没有可怜我？你有没有为我而谅解我的情人？"她反问着继续痛打，直到她自己感到精疲手酸，打得他皮破血流，才给他披上毛巾，把锦袍罩在外面。之后，她径往哀悼室，手中端着一杯酒，一碗汤，前去侍奉黑奴。她去到哀悼室里，走到坟前，哭着说道："主人哟！你回答我呀，有什么心事，对我讲吧。"继而吟道：

我流了足够的眼泪，

可不知此中的阻塞几时才能开禁？
如果说是嫉妒者从中作祟，
这惨状应该使他感到满意；
其实是你自己存心拖延聚首的日期。

她吟罢，痛哭流涕，说道："我的主人，你说吧，有什么话只管告诉我。"国王压低嗓子，摹仿黑奴的口吻说道："唉哟！唉哟！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援救了。"她听见黑奴开始说话，欣喜若狂，大叫一声，昏迷不省人事。息了一会，她苏醒过来，说道："主人哟！你说得对。"这时，国王用更微弱的声音说："你这个讨厌的家伙，是你使我病弱到这个地步的呀。"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你天天拷打你的丈夫，他哭泣求救的声音扰乱着我，使我通宵不能睡觉；他的祈祷和咒骂使我感到不安，心绪不宁；倘若不是为了这个，我的健康早就恢复了，同时也就是为了这些缘故，我才不理你呢。"

"既然如此，凭着你的许可，我饶恕他吧。"

"你饶了他，让我们安静下来吧。"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她说着站起来，赶忙走进宫去，取个碗，装满水，念了咒语，碗中的水便咕嘟咕嘟地沸腾起来。她把水洒在她丈夫的身上，说道："如果你是因为我的法术和阴谋而变成这个形状的，那么凭着我说话的效力，你从这个形状恢复你的原形吧。"她说罢，霎时间青年果然恢复了健康，立刻站了起来，心中感到无限的快慰。"滚出去吧，"她骂道，"以后不准你再到这里来，否则我就杀掉你。"待青年离开宫殿之后，她才从从容容地来到哀悼室中，对黑奴说："出来吧，我的主人，让我看看你，

为你的健康而快乐吧。”

“你到底干了什么呢?”国王把声音压低到最微弱的程度说,“你这样医治我,只是治标,不是根本的办法呀。”

“我亲爱的人哟! 什么才是根本的办法呢?”

“你这个该死的讨厌的家伙! 岛国里的居民还处在患难中,每天夜静更深的时候,湖中的鱼都抬起头来祈祷求救,并且咒骂我们,这就是我不能恢复健康的原因。去吧,你快去解救它们,再来牵我出去吧;现在我的健康逐渐恢复过来了。”

“指安拉起誓,主人呀! 拿我的头和眼作保证,我马上去解救他们。”当时她认为真是黑奴在跟她说话,因而高兴快乐,立刻动身,欢欣鼓舞地跑到湖滨,伸手捧起一捧水,喃喃地念了咒语,湖中的鱼便活跃起来,霎时恢复了原状,变为人类。从此开了魔禁,黎民得到解救,河山城镇顿然恢复旧观。人们买的买,卖的卖,农工商贾马上兴旺繁荣起来。这时候妖妇匆匆回到哀悼室,说道:“把你那双慈祥的手伸出来,让我牵你出去吧。”

“靠近我些。”国王低声说着,迅速抽出宝剑,猛然一剑刺穿她的胸口,接着又在她腰上砍了一剑,终于把她劈为两截,结果了她的性命。国王走出哀悼室,去到宫外,跟着魔的青年王子见面言欢,祝他脱难之喜。青年王子吻了国王的手,表示衷心感谢。国王对他说:“你愿意在本国住下呢,还是随我往敝国去?”

“主上,您知道我们两国之间的距离吗?”

“两天半的路程吧。”

“主上,您如果还在睡觉,这该清醒过来了。其实从这儿往贵国去,即使一个健行者,也需要整整地走一个年头呢。您到这儿来只走了两天半,这是因为敝国受了魔禁的缘故。主上,今后我自己再也不愿离开陛下了。”

"赞美安拉，他把你当恩惠赏赐我。现在你是我的儿子了，因为我生平还没有过儿子呢。"于是两人拥抱起来，欣喜若狂。继而他们去到宫中，青年王子吩咐他的侍臣替他准备行李。侍臣遵从命令，赶忙料理，在十天内，把国王在旅途中需要的一切全部准备齐全。青年王子这才怀着依依不舍的情绪，选择五十名精壮的侍从，并携带许多珍贵物品，与老王一块儿动身。他们在旅途中不分昼夜的跋涉，整整行了一个年头，最后平安来到老王国中，派人往京城报讯。

国王平安归来的消息传到宫中，人们正在绝望之时，不禁喜出望外。宰相立刻率领人马出城迎接，跪在国王面前，庆祝凯旋。国王在宰相和人马的簇拥下回到宫中，坐在宝座上，然后对宰相叙述青年王子的遭遇。宰相听了，非常同情青年王子，并祝他脱难之喜。之后，国王吩咐设宴款待青年王子和侍从，并赏赐群臣。

国王回国之后，重理国事，把政务处置得有条有理，一切恢复了旧观，于是他吩咐宰相："去把从前献鱼给我们的那个渔翁请来见我。"宰相奉命，找到那个因他而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得到解救的渔翁，带他进宫，谒见国王。国王重赏渔翁，并打听他的家庭情况，问他有无子嗣。渔翁报告国王，说他有妻室和一子二女。国王派人把他全家接进宫去，选择他的大女儿为王后，把二女儿配给青年王子为妻，并委他的儿子为司库官。同时国王还委派宰相去做黑岛国的国王，吩咐同来的五十名侍从护送，前往青年王子的祖国去上任，并颁给许多礼物，带去赏赐黑岛国的官吏。宰相奉命，吻了国王的手，立刻动身，前去上任。

从此渔翁一跃而为国丈，他的儿子当了司库官，两个女儿做了王后，一家人在宫中享尽荣华富贵，过舒适的幸福生活，直至白发千古。

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

古代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执政时期，巴格达城中住着一个叫辛伯达的脚夫，以搬运餬口，境况窘迫，生活十分贫困。有一天天气炎热，担子很重，累得他大汗直流，疲劳不堪。当时他从一家富商门前经过，便放下担子，坐在门前宽大、清洁的石阶上休息、乘凉。

辛伯达刚坐下去，蓦然闻到屋里发散出来的芬芳香味，并听见不绝如缕的丝竹管弦和婉转的歌唱声。他侧耳细听，发现那美妙的音乐声中，还有金丝雀、夜莺、山乌、斑鸠、鹧鸪等鸣禽的歌唱声。这种五花八门的声音，激动着他的心弦，他一时兴奋得抑制不住自己，情不自禁地悄然走到门前，伸长脖子向里面窥探。只见里面是一座非常宽大的庭园，堂皇富丽，婢仆成群，那种豪华气象，俨然是王侯的宫室、门第。接着微风送来各种饮食的香甜气味，使他陶醉在享乐的气氛中，忍不住馋涎欲滴。最后他举头望着天空，喃喃地叹道："我主！你是创造宇宙的、给人衣食的主宰，你愿意给谁，便毫不计较地给谁丰富的衣食。我主！求你饶恕我的过失，接受我的忏悔。我主！你是全能的，为所欲为的，因此没有人能抗拒你的判决和权力。我主！赞美你，你愿意谁富贵，便让他富贵；你愿意谁贫穷，便让他贫穷；你愿意谁高尚，便让他高尚；你愿意谁卑贱，便让他卑贱。我主！你是唯一的主宰；你多么伟大！多么权威！调度多么周全！奴婢中你

愿意谁，便让他尽量享受恩惠，就象这所房子的主人，穿丝绸、吃美味，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总之，你掌握着人们的命运，使他们中有的奔波、贫困，有的舒适、清闲，有的享乐、幸运，有的象我一样，终日劳碌、卑贱。”继而他凄然吟道：

人世间有多少可怜人，
没有立足的地方，
只能依人篱下偷享余荫。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疲于奔命，
终日出卖劳力，
生活越来越离奇，
压在肩上的重担，
总是有增无减。
别人幸福、优闲，
无忧无虑，
从来不曾象我这样生活过一天。
他们丰衣足食，
荣华富贵，
一辈子享乐到底。
谁都是父精母血，
我和他都是一体，
本质上并无差别；
可是彼此间却隔着一条鸿沟，
有如酒、醋之别。
我倒不是胡言乱语，

只因你是法官，

希望你公公道道地判决。

脚夫辛伯达吟罢，挑起担子，正要离去的时候，屋里出来一个容貌清秀、体态端正、衣冠华丽的年轻仆人，一把拉住他的手，说道："我们主人请你，有话对你说；随我进来吧。"

脚夫打算拒绝，不愿进去，但是无法推却，便放下担子，交给守门的，然后随仆人进去。只见这座房子巍峨堂皇，富丽无比，洋溢着愉快、庄严的气氛。席上坐着的，似乎都是达官贵人；席间摆着各式各样的果品、美酒和山珍海味。各种花卉的馨香，混着食品的美味，使人陶醉在愉快的气氛里。乐师艺人手持乐器，顺序坐着，准备演奏绝技，大显身手。坐在首席上的是一位须眉皆白的老人，容貌清癯，举止端庄、严肃，一望而知是个养尊处优的享福人。脚夫辛伯达眼看这种情景，吓得目瞪口呆，私下想道："指安拉起誓，这是一座乐园，或者是帝王的宫殿。"于是他毕恭毕敬地问候、祝福他们，并跪下去吻了地面，然后谦逊地低头站在一旁。

主人请他坐在自己身边，亲切地和他谈话，表示欢迎，拿顶好的饮食招待他。脚夫辛伯达念过安拉的大名，然后吃喝。他吃饱喝够之后，这才说道："赞美安拉，我吃饱了！"于是站起来洗了手，然后恭敬地谢谢主人。主人对他说："我们欢迎你，愿你事事如意，大吉大利。你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

"我叫辛伯达，是靠搬运餬口的。"

主人听了，微微一笑，说道："你和我同名同姓，我叫航海家辛伯达。不过刚才你在门前吟的那首诗，希望你给我重吟一遍。"

脚夫辛伯达一时感觉惭愧，非常尴尬，愐然回道：“指安拉起誓，因为我疲惫、劳苦、穷困，这才教人寡廉鲜耻，胡言乱语；求主人原谅、饶恕吧。”

“现在你成为我的弟兄手足了，不必害羞，尽管吟吧。因为我听了你在门前吟的那首诗，觉得十分有趣。”

脚夫辛伯达听从主人吩咐，把他的感叹诗重吟一遍。主人听了，既钦佩而又感动。对他说：“脚夫，你要知道：我的生活中有着一段离奇古怪的经历。我将对你叙述我在获得今日这个地位和享福生活之前的各种遭遇，因为我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你所见的这个地位，是从千辛万难，惊险困苦的奋斗中得来的。我曾经七次航海旅行，在旅途中每次遭遇到的颠危，都是惊心动魄，别人想象不到的。总而言之，一切都是生前注定了的；生前注定的事是无法逃避的。”

第一次航海旅行

家父原是生意人，他的买卖很兴旺，拥有无数财产，生平乐善好施，在当时是有数的富商兼慈善家。他过世时，我还年幼。他留下的遗产中，有现款、房屋田产、货物等，数目很多。我成年后，自己管理财产，过享乐生活，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结交酒肉朋友、纨袴子弟，挥金如土，浪费无度。当时我以为我的财产够我生平之用，毫不在意，一直过着挥霍、豪华的生活。

后来我发现自己昏聩，这才恍然觉悟，可是为时已晚，自己

的环境、情况，早已今非昔比，钱财也全都花光了。我自顾孑然一身，两手空空，满腔愁闷、恐怖，眼看就要陷于绝境。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先父所谈关于圣苏里曼的遗训："三件事比其他的三件较好：死日比生日好，活狗比死狮好，坟墓比穷困好。"于是我振作起来，收检余存的家具、衣物和田产，全部拍卖，总共获得三千金币，作为旅费，决心作长途旅行，到远方去经营生意。

主意打定了，我便收拾准备，买了货物和需要的行李，决心由海路出发。于是我和其他的商人一起去到巴士拉，乘船出发，在海中航行了几昼夜，经过许多岛屿。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从事买卖，有时以物易物，海上生活倒很快乐有趣。

有一天路过一个小岛，景致非常美丽、可爱，象乐园一般，因此船长吩咐靠岸停泊，抛下铁锚，架上跳板。旅客们都舍舟登陆，有的搬锅碗去烧火煮饭，有的从事洗涤，有的去各处欣赏风景。大家吃喝的吃喝，玩耍的玩耍，正在欢欣快乐，流连忘返的时候，船长忽然高声喊道："旅客们！为了安全起见，你们赶快上船来吧。为了保全生命，你们扔掉什物，立刻回到船上来吧。你们要知道：这不是岛，而是漂在水上的一尾大鱼。因为日子久了，它身上堆满沙土，所以长出草木，形成岛屿的样子。你们在它身上生火煮饭，它感到热气，已经动起来了。它一沉下海底，你们全都会淹死的。你们扔掉东西，赶快上船来吧。"

旅客听了船长的呼唤，争先恐后，扔掉什物，急急忙忙向船奔去。他们有的赶到船上，有的还来不及上船，那所谓小岛已经播动起来，接着沉了下去，人们全都淹在海里。

我自己也是淹在海里的人。正当危急存亡，快要淹死的时候，幸蒙安拉保佑，我发现身旁漂着一个旅客遗弃的大木托盘，便伸手抓着托盘，伏在上面，两脚左右摆动，象桨一般，努力和波

涛搏斗，希望漂到船边，能够得救。可是船长不顾被淹的旅客，张帆扬长而去。我望着船身渐渐远去，失望到了极点，相信非葬身鱼腹不可。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海中任凭风吹浪打，整整漂流了一天一夜。次日被风浪推到一个荒岛上，我抓着垂在水面上的树枝，爬上岸去，两脚被鱼咬得皮破血流。当时我疲弱、疼痛得不能动弹，好象立刻就要气绝身死，因此我倒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在这样的昏迷状态中，直至次日太阳出来，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可是两脚又肿又痛，不能行动，只能慢慢匍匐着爬行。

岛上有各式各样的野果，还有清泉。我摘野果充饥，喝泉水解渴，安安静静地休息了几天，待精神慢慢恢复过来，体力逐渐充沛，可以自由行动了，才打算寻找出路。于是我折根树枝当拐杖拄着，在海滨漫游，观看各种奇异、美丽的景象。

我继续沿海滨漫步。有一天，在很远的地方，发现一个隐约可见的影子，以为那是野兽，或者是海中的动物，于是怀着好奇心向那方面走过去，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匹高大的骏马，被人拴在海滨。我走过去，它长嘶一声，吓我一跳。我正打算退走，不想有人从地洞里钻了出来，大吼一声，走到我面前，问道："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我是旅客，乘船到海外经营生意，中途遇险，我和其他一部分旅客落在海中，幸而抓住一个大木盘，在波涛中漂流了一天一夜，才被风浪推到这儿来的。"

听了我的叙述，他伸手牵着我，说道："跟我来吧。"于是领我去到地窖里，走进一个大厅，让我坐下，拿饮食招待我。当时我饿得要命，狼吞虎咽，饱餐了一顿。继而他询问我的身世、经历，我便把自己的遭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他听了感觉惊奇。

我又说:“指安拉起誓，我的情况和遭遇已经告诉你了，别见怪吧！现在希望你告诉我：你是谁？为什么住在地洞里的这间大厅里？你拴那匹马儿在海滨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替国王迈赫勒钟养马的人，分散在岛中的每个地区。每当月明时候，我们选择高大、健壮的牝马，把它拴在海滨，然后躲到这个地窖里，静观动静。过一些时候，海马嗅到牝马的气味，跑出海面来引诱牝马，要带它到海里去。可是牝马被拴着，无法逃跑，于是相对长嘶，继而踢打、交尾。我们闻声跑出去，大声一吼，吓跑海马；从此牝马受孕，杂交生出来的小马，每匹值一库银子，生得美丽无比。现在已是海马登陆的时候，若安拉意愿，我带你去见国王迈赫勒钟，让你参观我们的国土。你要知道，这里荒无人烟，倘若遇不到我们，你一定孤单、寂寞，甚至牺牲了性命还无人知道。我们不期而遇，这是你的生命有救、可以转回家乡的原因呢。”

我祝福他，谢谢他的好意。彼此正在谈话之际，有匹海马来到岸上，长嘶一声，跳到牝马面前，要带走它；接着它们踢打起来，牝马惊叫不止。养马的闻声拿起宝剑、铁盾，跑出地窖，大声呼唤他的伙伴：“海马登陆了，大伙快出来吧！”

他边喊边敲铁盾，于是许多人应声而出，手持武器，从四面八方跑了出来，喊声震野，把水牛般的海马吓跑了。

霎时间，那些管马的每人牵着一匹骏马，来到我们面前。他们看见我和他们的伙伴在一起，便问我的情况。我把自己的经历叙述一遍，博得他们的同情，于是他们都走近我，席地坐下，铺开食单，拿出饮食，大伙围着吃喝。吃完跨马动身，我也骑着一匹马，随他们继续向前迈进，从郊外去到城中，走进王宫。他们先向国王迈赫勒钟报告、请示，得了国王允许，这才带我进去。我

毕恭毕敬地向国王祝福、致敬。他欢迎我，尊敬我，问我的情况。我把自己的经历、见闻，从头叙述了一遍。他听了感到惊奇，说道："孩子！指安拉起誓，你安然脱险了。你要不是长寿的人，这是很难摆脱那种灾难的。赞美安拉，你算是脱离危险了。"于是他优待我，尊敬我，好言安慰我，留我在宫中任职，做管理港口、登记过往船只的工作。

从此我在宫中服务，勤勤恳恳，小心翼翼地做事，博得国王的赏识、重视，给我华丽的衣服穿，经常陪随国王，并参与国事，替庶民谋福利。就这样我留在那儿，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时候我每到海滨，经常向商旅和航海的人打听巴格达的所在，希望有人上那儿去，我便可以和他同路回家。可是始终没有人知道巴格达的所在，也没有谁要上巴格达去，我大失所望，郁郁不乐，过了很长的时期。有一天，我进宫谒见国王迈赫勒钟，在宫中碰到一帮印度人，就向前问候他们。他们热情地回答我，和我谈话，问我的国籍。

我打听他们的乡土，据说他们是不同的民族，有的属于沙喀尔人，是个良善的民族，性格敦厚，不虐待亏枉别人；有的属婆罗门，这个民族不喝酒，环境好，生活富裕，相貌漂亮，情感丰富，善于饲养家畜。他们告诉我，在印度共有七十二种民族；我听了感到十分惊奇。

国王迈赫勒钟的管辖区内，有个叫科彼鲁的小岛，通宵达旦，可以听到鼓锣之声。当地的人和旅行家告诉我们，岛上的居民全是精明强干的。在那里的海中我看见过二十丈长的大鱼，也看见过猫头鹰鱼。此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事物，要详细说，话就长啦。

我在那里照例不间断地拄着拐杖，在海滨巡视游览。有一

天，我看见一只大船向岸驶来，船中旅客很多。船拢岸后，船长吩咐落帆停泊，架上跳板，水手们搬出货物，经我的手登记起来。我问船长："船中还有其他货物没有？"

"有，先生；船里还存着一部分货物；不过它的主人在别的岛上遇险落海淹死啦，因此他的货物由我们代为保管。我们打算卖掉他的货物，把钱带回巴格达去，还给他的家属。"

"货物的主人叫什么名字？"

"他叫航海家辛伯达，已经淹死啦。"

听了船长的回答，我仔细看他，立刻认识清楚，抑制不住失声大喊起来，说道："船长哪！你要知道，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些货物的主人呀！我就是当日跟旅客们一起去岛上的那个航海家辛伯达啊！当时那尾我们在它身上的大鱼动弹的时候，你大声呼唤，叫我们赶快上船；可是有的赶上船去，有的赶不上去，全都落到海里。我自己也是淹在海里的一个。幸而安拉保佑我，让我抓住旅客遗弃的一个大木托盘，伏在上面，被风浪推到这个岛上，碰着替国王迈赫勒钟养马的人，带我去见国王，我对国王叙述了自己的身世、遭遇，蒙国王赏识、优待，派我管理港口。我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博得国王信任。你船里的那些货物，它是我的财产呀！"

"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了！这么说，从此人间没有忠实、信义的人啦。"

"船长！你听了我的话，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呢？"

"这是因为你听得货主淹死，才来假冒，企图夺取货物的。这是不义的事。我们明明亲眼看见货主和其他许多旅客同时落海遇难，谁也不曾脱险，你怎么能冒称是货主呢？"

"船长，请你听一听我的故事，明白我的情况，这就证明我不

是说谎；因为说谎骗人，那是坏人的行为。”

于是我对船长详细叙述从巴格达出发，直至岛上遇难的经过，所有货物的种类，以及旅途中我和他之间发生过的手续和关系。这样一来，船长和商人们才认识我，证实我不是说谎骗人。大家喜笑颜开，祝我安全脱险之喜，说道：“凭着安拉起誓，我们一直没有相信你会安全脱险，这是安拉使你再生啦。”于是他把货物赔给我；全部丝毫没有损失，都原封写着我的名字。我打开货物，选择几种最名贵而值钱的，叫水手带着随我去到宫中，作为礼物，献给国王，告诉他我所乘的那只商船来到港口，我的货物全都带来，所以把货物中的一部分送给他作为礼物。国王感到十分惊奇，证明我过去所说的全都是事实，因而越发爱我，无上地尊敬我，也回赠我许多礼物。

我卖掉自己的货物，赚了一笔巨款，然后收购当地的土产，搬到船中装载起来，待船快要启航，才去谒见国王，感谢他对我的恩情，求他准我起程回乡。国王慨然允许，并送我许多土产礼物。于是我辞别国王，随商人们重过旅行生活。孤舟在茫茫的大海中，不分昼夜地继续向前航行，最后顺利、安全地回到巴士拉。我能够安全回到家乡，感到无限的高兴、快乐。我在巴士拉逗留、休息几天，然后携带货物，满载而归；到了巴格达，许多亲戚朋友都来看我。

我用做买卖赚得的钱，制备家具什物，购买婢仆车马，广置田地产业，短时期内成家立业，拥有的财产，比先父遗留下来的有过之无不及。从此我广交朋友，经常和文人学士往来，终日追求享受，生活比从前更舒适、优越。过去的艰难困苦，旅途中的颠危，全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我第一次航海旅行的经历；若安拉意愿，明天再谈第二次航海旅行的情况吧。

航海家辛伯达谈了第一次航海旅行的经过，招待脚夫辛伯达和朋友共进晚餐，并吩咐仆人取来一百金币，送给脚夫辛伯达，说道："今天蒙你光临，给我们带来慰藉了。"

脚夫辛伯达谢了航海家辛伯达，带着他送的金币告辞回家。一路上他思索着自己的遭遇和别人的经历，感到无限惊奇、诧异。

当天夜里，脚夫辛伯达安安逸逸地一觉睡到次日清晨，这才践约去到航海家辛伯达家中，备受主人欢迎、尊敬，请他坐在自己身边，待其余的亲友陆续到齐，才招待他们吃喝。继而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航海家辛伯达开始叙述第二次航海旅行的经过：

第二次航海旅行

你们要知道，弟兄们，象昨天我告诉你们的那样，我旅行归来，过着非常安逸、快乐的享福生活。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起了一个出去旅行的念头，很想去海外游览各地的风土人情，并经营生意，赚一笔大钱回来过好日子。于是我拿出许多存款，收购适于外销的货物，包扎、捆绑起来，运往海滨。恰巧那儿停着一只新船，张着顶好的帆篷，旅客很多，船中的粮食也很充足，正准备开航。

我把行李、货物搬到船中，跟商人、旅客们一起出发。当时天气晴朗，航行也很顺利；继续不断地从一个海湾到一个港口，从一个岛屿到一个海国。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上岸去经营，跟

当地的商贩和官吏们打交道；大家买的买，卖的卖，交换的交换，不间断地经营着生意买卖。

有一天，我们路过一个异常美丽的岛屿，岛上有茂密的森林，丰富的野果，灿烂的花卉，歌唱的雀鸟，湍急的河渠，只是美中不足，那儿没有人烟。船长把船驶到岸边，商人和旅客都上岸去参观游览，大家赞美安拉创造宇宙的化工之妙。我身边带着食物，一个人找到林中一处清泉流泻的地方坐下，从从容容一面吃一面欣赏景物。那时天高气爽，凉风扑面，环境清幽，不知不觉我就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睡熟了。

在这幽静而弥漫着芬芳气味的林荫下面，我一觉醒来，举目不见一个人影。原来商船已经带着商人和旅客们开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被扔在岛上。我转着头左右前后观望，不见一个人类，也不见一个神影，内心恐怖到极点。我忧愁、苦恼、绝望，几乎吓破了胆囊。当时我孤单单一个人流落在荒岛上，没有食物可以充饥，身体疲惫不堪，彷徨、迷惘，生存的希望已经绝灭，不禁自言自语地叹道："瓦罐不是每次都打不破的。头次虽然幸免，被人带出迷津，这回还想有人带我到有人烟的地方去，那是谈何容易的事呀！"

我忍不住伤心、流泪，陷入彷徨、迷惘的境地，埋怨自己的行为；尤其对于好生待在自己家中，吃好的、穿好的，有的是金银财帛，过快乐享福生活不愿，却偏要离乡别井，到海外来奔波，自找苦头的行为非常懊悔、痛恨。同时对于第一次航海旅行，遇到极大的危险，差一点牺牲了性命，这回却又离开巴格达，重过海洋生活的行径更是懊悔不及。我气得疯疯癫癫，茫然不知所措，慨然叹道："我们是属于安拉的，我们都要归宿到安拉御前去。"

我惴惴不安，惶惶然不能安静地呆在一个地方，于是茫无目

的地、东张西望地走动。后来我爬到一棵大树上眺望，只见长空万里，海天相接，底下出现了森林，飞鸟和碛沙。我仔细观察一番，最后发现一个庞然的白色影子，于是急忙溜下树来，向那方向走去。我继续不停地走到那个地方，一看，原来是一幢巍峨高耸的白色圆顶建筑。我走过去，沿着周围绕了一个圈子，却不见它的大门。这座建筑那么光滑、圆润，致使我无法攀缘上去。我数着脚步，绕了一周，估计它的圆周，共长五十大步。当时已经是太阳西偏时候，我思索着急于要到屋里去栖息。就在这个时候，太阳突然不见了，大地一时黑暗起来；当时正是夏令时节，我以为是空中起了乌云，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我感到惊奇、恐怖，抬头仔细观看，只见一只身躯庞大、翅膀宽长的大鸟，正在空中翱翔。原来是它的躯体遮住了阳光，才造成大地上的黑暗。这种景象，增加了我的惊奇、恐怖。

我恍然想起从前旅行的人对我讲过的一个故事：据说在某些海岛上，有一种身体庞大、被称为神鹰的野鸟，常常攫取大象喂养雏鸟。于是这就证明我所看见的那幢白色圆顶建筑，原来是个神鹰蛋，不禁惊佩安拉的造化之妙。这时候那只神鹰慢慢落了下来，两脚向后伸直，缩起翅膀，庞然孵在蛋上。

我赶快行动起来，解下缠头，双折起来，搓成一条索子，缚住自己的腰，再牢牢地把身体绑在神鹰腿上，私下想道："这只神鹰也许会把我带到有人烟的地方去，那就比呆在荒岛上好多了。"那天夜里，我一直清醒着，不敢睡熟，怕睡梦中神鹰突然起飞，提防不及。

次日清晨，神鹰站了起来，伸长脖子狂叫一声，展开翅膀，带着我一直飞向空中，越飞越高，我简直觉得已经接近天边了。继而它慢慢降下，最后落到一处高原地带。我怀着恐怖心情，急忙

解开缠头，离开神鹰腿；自己虽然得救，可是心惊胆战，神志迷离，茫然不知所措。

神鹰从地上抓了什么东西，继续飞向空中；我仔细端详，原来它爪中抓的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蛇，我望着感到十分惊恐。我走着一看，才知道自己已置身在极高的地带，脚下是深深的空谷，四面是高不见顶的悬崖，无法攀缘上去。我埋怨自己不该冒险，自言自语地叹道："但愿我没有多此一举，仍然住在岛上；这个地方太荒凉，不象岛上有各种野果充饥，有河水解渴。我的命运不好，刚刚脱险，接着又落在更严重的灾难中。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了。"

我鼓起勇气，振作精神，走到山谷里，发现那儿遍地都是人们用来给金属、磁器钻孔用的性质最坚硬最名贵的钻石。同时那儿也是蟒蛇丛生盘据的地方。那些蟒蛇象枣树一般粗大，大得可以一口吞下一只大象。它们白天都潜伏在洞中，不敢出来，怕神鹰飞来扑杀，只是夜间出现。我身临其境，懊丧不置，自言自语地叹道："指着安拉起誓，我这是自速其死呀。"

太阳落山，黑夜降临的时候，我怕蟒蛇，忘了吃喝，哆嗦着徘徊谷中，寻找栖身的地方。继而发现附近有个山洞，入口比较狭小。我钻进洞去，推过旁边的一块大石堵住洞口，安然躲在洞中，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躲进洞中来，这回生命可有保障了。待明天出去，再找生路吧。"可是我回头一看，只见一条大蛇孵着蛋卧在洞中，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全身发抖，象栽了一个跟头，茫然不知所措。没奈何，只好把自身交给命运，提心吊胆，整夜醒着，不敢睡觉。

好不容易熬了一夜，等到天亮，我推开洞口的大石，跑了出来，行在谷中。可是因为熬夜，兼之饥渴交迫，我只觉得头重脚

轻，好象醉汉一般，走投无路，一颠一簸；正在徘徊观望的时候，突然间从空中落下一个被宰的牲畜。我仔细观看，不见一个人影，顿时感到十分惊奇。

我想起从前生意人和旅行家曾经对我讲过的一个传说：据说出产钻石的地方，都是极深的山谷，人们无法下去采集。钻石商人却想出办法，用宰了的羊，剥掉皮，丢到谷中，待沾满钻石的血淋淋的羊肉被山中庞大的兀鹰攫着飞向山顶，快要啄食的时候，他们便叫喊着奔去，赶走兀鹰，收拾沾在肉上的钻石，然后扔掉羊肉喂鹰，带走钻石。据说除了这个方法，商人们是无法获得钻石的。

我看见那只被宰的大羊，想起前人的传说，就赶紧行动起来，收集许多钻石，装在口袋、缠头、衣服、鞋子中，然后仰卧下去，拖羊盖在自己身上，用缠头把自己绑在羊身上。一会儿落下一只兀鹰，攫着被宰的羊飞腾起来，一直落到山顶，它正要啄食羊肉，忽然崖后发出叫喊和敲木板的声响，兀鹰闻声高飞远逃，我就赶快解掉缠头，从地上爬了起来，染得遍身血迹。接着那个出声叫喊的商人迅速赶到，见我站在羊前，吓得哆嗦着不敢开口说话。他翻着羊看看它身上没有什么，气得哭喊起来，说道："多失望哪！毫无办法，只望安拉援救了。哪儿来的这个魔鬼？愿安拉帮我们驱逐它。"他垂头丧气，懊丧地拍着掌，叹道："伤心哉！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他愕然问道："你是谁？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你别害怕，我也是人类中的一个好人。我原是做生意买卖的，有着稀奇古怪的经历和遭遇；我到这个荒山深谷中来的原因，也是非常离奇、古怪的。你别怕，我这儿有许许多多钻石，我要把够满足你心愿的一个数量给你，使你心满意足。我身边的

每颗钻石，比你能得到的更好。你可不必忧愁、失望。”

商人表示感激，祝福我，亲切地和我谈话。其他到山中杀羊取钻石的商人们，见我和他们的伙伴谈话，也都前来问候我、祝福我，邀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对他们叙述了各种遭遇和流落到山谷中的始末，并且给那个商人许多钻石，作为他损失的抵偿。商人十分喜欢、快乐，祝福我，表示无上的感激，说道：“指安拉起誓，这是安拉使你再生了。以往凡是到这儿来的人，没有一个能幸免的，这次你算是例外了。赞美安拉，是他保佑你，使你平安脱险的呀。”

我平安脱险，离开蟒蛇丛生的谷地，去到有人烟的地带，感到无限的欢欣、快慰。我跟商人们一起，安安逸逸地过了一夜。次日，随他们动身下山，隐约看见谷间的蟒蛇，感到不寒而栗。我们继续不停地跋涉，最后到达一处宽阔的原野，长满了高大的樟脑树，每棵树的树荫下，可以供一百个人乘凉。要取樟脑，只消在树干上凿个洞，液汁便从洞中流出，即是樟脑。液汁流尽，大树枯萎，便慢慢地变成木头。

那原野上的丛林中，有一种野兽叫犀牛。犀牛在树林中生活，跟我们家乡牧场上的黄牛、水牛一样；不过犀牛的身体比牛高大，头上长着独角，有十尺长。据旅行家说，犀牛能触死大象，把它顶在头上，毫不困难地漫山遍野乱跑。后来象身上的脂肪被阳光熔解，流到犀牛眼中，犀牛因而失明，不辨方向，躺在河边，无法行动，往往被神鹰攫去喂养雏鹰。此外，那儿还有野牛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野兽，种类之多，指不胜屈。我从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拿钻石调换货物，运到各地贩卖，赚了许多金钱。

我经过长期旅行，跑过许多城镇，最后漫游归来，先到巴士

拉，逗留了几天，然后满载着钻石、金钱、货物，平安回到巴格达，和家人亲朋见面欢聚。我送礼物给他们，并广施博济，救济孤苦无告的穷苦人。我自己依然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广为交际，生活舒适安逸，享尽人间的幸福；过去的种种惊险、颠危的遭遇，全然忘得一干二净。消息传了出去，人们不辞跋涉，远道前来看我。我对他们叙述旅途中的见闻经历和遭遇；人们听了，谁都感觉惊奇，都祝贺我脱险之喜。

航海家辛伯达讲了第二次航海旅行的经过，接着说道："若是安拉意愿，明天再讲第三次航海旅行的经历给你们听。"于是他吩咐摆出筵席，招待亲友和脚夫辛伯达共进晚餐，并送他一百金币。

脚夫辛伯达对航海家辛伯达接济他的慷慨行为，怀着惊诧、感激的心情，带着钱回到自己家中，埋头替他祈祷、求福。

次日清晨，脚夫辛伯达做完晨祷，践约去到航海家辛伯达家中，向他请安、问好。航海家辛伯达迎接着请他坐在自己身边，等其余的亲友到齐，才摆出筵席欢宴他们。他让大家吃饱、喝足，一个个精神焕发、心情愉快的时候，便开始叙述第三次航海旅行的经历：

第三次航海旅行

弟兄们，请听我讲第三次航海旅行的经历吧，这是最惊奇不过的。我第二次旅行归来，赚了许多钱，如昨天对你们所说的那

样。我能够平安脱险，这已经够欢喜快慰的了，而且安拉还把我挥霍完了的钱财，全都补偿给我，使我越发感到高兴。从此我住在巴格达城中，极其安乐、舒适、愉快地过了一个时期。后来我心中又产生一个到海外去经营生意，参观游览各地风光的念头；古人说得好，人性是贪得无厌的。于是我收购许多适于外销的货物，准备好行李，毅然离开巴格达，径往巴士拉去。到了海滨，那儿停着一只大船，坐满商人、旅客，他们都是正人君子，忠实可靠的人。

我搭上那只大船，和旅客们一起，继续不停地在海洋中航行，从一个海洋到另一个海洋，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所经之地，我们都欢欣鼓舞地上岸去参观游览，经营买卖。有一天，船正在海中破浪而行，船长站在甲板上看着海景，忽然一声狂叫起来，不住地批自己的面颊，拔嘴上的胡须，撕身上的衣服，疯疯癫癫，情况非常突兀。我们忙着安慰他，问道："船长，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旅客们！你们要知道，风浪控制我们，把船吹到危险地带，现在已经接近猿人山了。这山里的人，跟猴子一样；从这儿经过的，谁都不能幸免。因此我觉得我们全都完了，非牺牲性命不可了。"

船长刚说完，猿人便出现；漫山遍野，多如飞蝗，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我们。它们数目太多，太凶猛，令人一见生畏。我们不敢驱逐它们，也不敢抵抗，怕它们杀害我们，抢劫我们的财货和粮食。它们是一种最丑恶的野物，头发好象狮鬃，形状可怕，眼黄面黑，身材短小。我们谁也不懂它们的语言，也不了解它们的情况。

一霎时，猿人爬到船上，咬断铁缆和帆索，船身逐渐倾斜，终

于搁浅，旅客和商人全都变成俘虏，被赶到岛上。船中的货物和钱财被抢一空，大船也被搬走。最后它们一哄而散，不知去向。

我们困在荒岛上，饥渴交迫，只好采摘野果充饥，舀来河水解渴。后来有人发现岛中有一幢建筑物，立刻趋前观看。原来这是一幢结构非常坚固的高楼，门墙高耸，两扇紫檀门敞开着，门内的院落非常宽大，周围门窗林立，厅堂里摆着高大的凳子，各种烹调器皿挂在炉灶上，周围堆着无数的人骨头，只是屋中却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影。

看了这种情景，我们感到无限惊奇；大家在屋里坐了一会，不见什么动静，便一个个躺在地上呼呼地睡觉，从早晨一直睡到日落，才由梦中醒来。这时候地面忽然震动起来，空中出现隆隆的响声，接着从楼上下来一个庞大的黑色巨人，个子高大得象枣树一般。他有一双火把似的眼睛，一口猪齿般的牙齿，一张井口样的大嘴，一片驼唇般垂在胸前的下唇，两只毡子般摆在肩上的耳朵，一副狮爪般的指甲。看见这个怪物，我们感到万分恐怖，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

这个巨人走到大厅里，在高凳子上坐了一会，随即走到我们面前，伸手把我抓起来，举在掌中仔细观看。我在他掌中，只够他吃一口那么大小。他不住地端详我，仿佛屠户揣摩牛羊的肥瘦一样。因为我屡次旅行、奔波，操劳过度，身体羸弱，骨多肉少，不合标准，因而他扔掉我，抓起另一个同伴，也象对付我那样，仔细审察、揣摩，然后扔下。他继续不断把我们一个个都观察过，然而都不如他意。最后他看见船长；他是我们中最健壮、肥胖的，肩膀很宽，力气很大，因此合乎他的要求。他得了船长，象屠户获得肥胖的牲畜，喜不自胜，把他摔在地上，踩着脖子一扭，扭断他的脖子，取下一把长铁叉，把船长的尸体串在叉上，燃

着烈火，翻转着烧熟，摆在面前，象人们吃鸡鸭那样慢慢地撕着吃。吃毕，把骨头扔在一旁，坐了一会，便躺在高凳上睡熟了。一会儿，鼾声大作，象被宰的牲畜那样呼喘着，整整酣睡到次日清晨才从梦中醒来，蹒跚着扬长而去。

我们料定他去远了，彼此才开口说话，忍不住悲哀、哭泣，大家埋怨道："但愿我们落在海中淹死，或者被猿人吃掉，总比叫怪物拿去烧烤好些。指安拉起誓，这是最残酷的死亡；我们无法逃出这个地方，非一个个都牺牲不可。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了。"

我们鼓起勇气，走到屋外，打算找个躲避的地方，或者找条逃走的道路，免得叫怪物拿去烧吃。可是从早到晚，走遍各处，一直没有找到一处可以躲避的地方，黑夜里只好冒着生命的危险，惶恐万状地回到那幢屋子里，暂时栖息。我们刚坐定，脚下的地面就震动起来，接着那个黑巨人来到，顺序把我们一个个抓起来，象上次那样仔细观察，最后找到一个满意的，象昨日对付船长那样，把他扭死，烧熟，饱吃一顿，然后躺在凳上睡觉，鼾声如雷，一直睡到天明，然后起身扬长而去。

巨人走后，我们大家围在一起商讨对策。当时有人说："指安拉起誓，这是最残酷的杀害；我们还不如自己跳到海中淹死，总比被人拿去烧烤强些。"继而有人说："我们受他威胁、迫害，要不要大家想个办法杀死他，消除祸患，免得大家终日忧愁、恐怖。"最后我向同伴们建议说："弟兄们请听，如果非杀他不可，那么先让我们搬些木板和木头来，大家动手做成一个筏子，然后设法杀掉他。那时候我们乘筏随波漂流而去，或者暂时留在这儿，等有船只由此经过，我们再乘船回去也不迟。要是杀不了他，我们也可以乘筏逃走，即使落在海里淹死，也避免受人杀害、烧烤。

如能安全脱险，那是我们的幸运，否则我们就等死吧。”

“指安拉起誓，这是最正确不过的主意，我们都同意了。”同伴们齐声说。

我们一起动手，把木板、木头搬到屋外，做成一张筏子，系在海滨，并运些粮食摆在筏上；一切准备妥帖，才悄然回到屋中。夜里，我们脚下的地面又震动起来，接着那个巨人来到，状如饿狗，把我们一个个仔细观察一番，选了一个比较肥胖的，照前两次那样杀死、烧吃，然后躺在凳上，鼾声如雷地睡熟了。

趁他酣睡着，我们拿了两把铁叉，放在烈火中烧红，紧紧地握着，抬到巨人面前，对准他的两只眼睛，集中大家的力量，一齐戳了进去，终于戳瞎了他的两眼。他狂叫一声，如晴天霹雳，吓得我们心惊胆战。他挣扎着爬起来，摸索着来捉我们。我们惊惶失措，东逃西跑，战战兢兢，大失所望，相信非死不可的了。可是他没有捉着我们，摸索着走出大门，叫吼着去了。他的吼声，不仅山鸣谷应，而且震撼了大地。

巨人去了一会，带来两个更高大、更丑恶的同类。我们都被那种凶恶、残暴的形状吓得目瞪口呆，大家没命地奔到海滨，乘上筏子，离开海岸。可是那两个巨人却手中握着大石，跟踪追来，把石头对准我们一掷，结果同伴中落海的、被砸死的很多，死亡惨重，最后只剩我自己和其余两个同伴幸免。

我和死剩的两个同伴乘着筏子，漂在海中，被风浪推到另一个海岛上。我们感到前途有一线希望，喜不自胜，不停地跋涉，希望找到一条出路。我们走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到夜里就躺在地上睡觉。可是刚睡了一会，便惊醒过来，只见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蟒前来袭击、包围我们，结果一个同伴被它吞了；当时我们听见他的骨骼在蟒腹中碎断的响声，情况非常凄惨。我们既悲

伤同伴的惨死，又感到自身的危险，惊恐万状，不禁悲从衷来，自言自语地叹道："指安拉起誓，我们正欣幸摆脱了巨人的危害，却想不到又遇到这种灾难；而且每次的灾难，总比前次更离奇、可怕。毫无办法，只望安拉拯救了。指安拉起誓，我们已经摆脱了巨人的杀害，也不曾落海淹死，可是目前的这种倒霉灾害，能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呢？"

我们在岛中跋涉，继续向前迈进，途中摘野果充饥，喝河水解渴。傍晚来到一棵大树下，便爬上树去过夜。我一直爬到树顶，躲在枝叶中睡觉。然而事出意料之外，当天夜里，突然出现一条大蟒，摆着头东张西望地慢慢爬到我们附近，接着攀到我们栖息的那棵大树上，我那唯一的同伴，首当其冲，被它一口吞到肩膀。我眼睁睁看着，听见他的骨骼碎断的响声。最后大蟒把他整个咽进肚中，这才转了下去，蜿蜒地扬长而去。

我躲在树顶上，整整过了一夜，直到次日清晨，才溜下树来。当时由于过度忧愁、恐怖，吓得我神魂颠倒，痴痴呆呆，如同死人一般；心灰意懒，不想再活下去，打算投海自杀，摆脱人间苦难。然而人性总是贪生怕死的；当时我虽然疲劳不堪，不能继续跋涉，可是为了保全生命，还是找到几块宽木头，一块横绑在脚上，一块绑在头上，此外，身体的前后左右也同样各绑上一块；于是我整个身体被木头紧紧地包围着，俨然象置身于木笼之中。这样一来，我才安然躺在地上休息。当天夜里，那条大蟒照样来到大树下面，一直游到我面前。可有木头保护我，它无法吞我，只得绕着我兜圈子。我眼睁睁望着它，吓得魂不附体。那条大蟒一会儿离开我，一会儿又来到我面前；来来往往，从日落一直闹到日出，始终吃不到我，这才忿然失望而去。

我解掉绑在身上的木头，站将起来，在荒岛中奔波跋涉，一

直去到海滨，朝前一望，看见有船漂在老远的海中。我折了一条大树枝，举起来一边摇摆，一边大声呼唤。船中人听了喊声，说道："我们非去看看不可，那儿一定有人。"于是把船驶到岸边，把我带上船去。他们问我的情况；我把自己的经历和遇险的遭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了一遍。他们听了感到十分惊奇、诧异，拿他们的衣服给我穿，预备饮食给我吃。我吃饱喝足，死里逃生，精神顿时焕发起来，感到无限兴奋、快慰，衷心赞美安拉，感谢他使我安然脱险的无上恩惠。我九死一生，经受磨练，意志也坚强起来，过去的一切，好象都是梦中的事。

我们继续向前，一路顺风地在海中航行，去到一个叫塞辽赫额的岛上停泊。商人们携带货物，上岸去做生意买卖。当时船长看我一眼，说道："我来告诉你，你别乡离井，人很穷，据你说你曾遭遇到许多惊险颠危，我有意接济你，好让你借此回到老家去，以后你会感激我、祝福我的呢。"

"好的，我祝福你就是。"

"你要知道：先前有个旅客跟我们同行，但是此人中途失踪，去向不明，不知他是死是活，至今没有消息。我有意把他的货物托你拿去销售，往后由利润中酧劳你一部份，其余的交由我们保管，带回巴格达，打听他的家属，还给他们。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委托，象商人们那样，把货物带往市中销售？"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这是你的好意。"

我当面赞美、感谢一番。接着他吩咐水手搬出货物，交付给我。船中记帐的人问道："船长，水手们搬走的这批货物，该记在谁的帐上？"

"记在那个落到海中、生死不明、名叫航海家辛伯达的帐上吧。我托这个外乡人把他的货物带去销售，往后由利润中酧劳

他一部分，其余的我们带往巴格达、赔还物主，如果找不到他本人，那就还给他的家属吧。”

“说得对，你的主意很好。”

我听见船长提说我的名字，私下想道：“指安拉起誓，我就是航海家辛伯达。”于是我抑制着激情，镇静地对船长说：“我的主人呀，你托我代销的这些货物，它的主人的情况如何？你能告诉我吗？”

“他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不过他是巴格达人，名叫航海家辛伯达。有一次我们路经一个荒岛，在那儿淹死了几个旅客，他也是当日失散的人，至今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我狂叫一声，说道：“船长哪！告诉你吧：我就是航海家辛伯达，我还活着，没有淹死。是这样的，当日我和旅客们一块上岸去，身边带着食物，一个人找了一处幽静的地方坐下吃喝，感到十分舒适快乐，不知不觉就睡熟了。后来我一觉醒来，不见一个人影，船也开走了，只有我一个被扔在荒岛上。后来我流落到钻石山，跟采集钻石的商人们碰在一起，告诉他们我睡在荒岛上被你们遗弃和在旅途中的种种遭遇。钻石商人们都认识我是航海家辛伯达；这些货物都是我自己的啊。”

旅客们听了我的话，都围拢来，有的相信我，有的否认我。可巧其中有一个听我提到钻石山，一骨碌爬起来，走到我面前，说道：“大家听我说吧，从前我告诉你们在钻石山我和同伴们宰羊抛到谷中采集钻石，我自己那只羊身上附着人回到山顶的奇怪事件，你们一个个都不相信，还讥笑我，说我撒谎。现在事实证明，当日附在我那只羊身上的就是这个人；他给过我许多无价的钻石，补偿我的损失。我曾陪他一块旅行到巴士拉，然后分手，各自回家；当时他对我们说他叫航海家辛伯达。告诉你们吧：现

在他出现在这儿，无非是要你们相信从前我对你们说的全都是事实。这些货物是他本人的，在钻石山他和我们见面时，曾经提到这桩事情；事实证明他是诚实可靠的。”

船长听了商人的话，走到我面前，呆呆地看我一阵，问道：“你的货物有什么记号？”我把货物的种类、特征以及从巴士拉搭船以后和他的交往、接触叙述了一遍，他这才相信我是航海家辛伯达；于是他热烈地拥抱我，问候我，祝福我，说道：“指安拉起誓，朋友啊，你的遭遇实在离奇古怪。赞美安拉，是他叫我们碰头见面的，是他归还你的货物的啊。”

货物回到我手里，可以赚一笔大钱，我感到高兴、快乐，庆幸自己平安脱险，收回财物。我随即跟商人们一起进城去做买卖，继而旅行到塞乃德经营。在那里的海中，我看见许许多多说不完数不尽的奇怪事物；有黄牛形、驴子形的鱼类，还有在海里孵卵的水鸟，生活在水中一辈子不着陆地。

我们继续不停地航行，一路风平浪静，最后回到家乡，和家人、亲友见面言欢。大家见我安全归来，喜出望外。从此我广施博济，救济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穷苦人，供他们饭吃，给他们衣穿，并经常召集亲友聚饮；我自己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住高楼大厦，寻求舒适、享福生活，把过去旅途中惊险、颠危的遭遇，忘记得干干净净。

航海家辛伯达讲了第三次航海旅行的经历，接着说道：“若是安拉意愿，明天我讲第四次航海旅行的情况给你们听，那是比这一次更惊险的。”于是他照例吩咐仆人取一百金币，送给脚夫辛伯达，并摆开筵席，欢宴亲戚朋友。大家吃饱喝足，才尽欢而散。

脚夫辛伯达带着赏钱，怀着惊奇的情绪告辞，回到家中过

夜。次日清晨，他做完晨祷，践约来到航海家辛伯达家中，备受主人的欢迎，请他坐下，等其余的亲友到齐，才摆出筵席，欢宴宾客。大家吃饱喝足了，他便开始叙述第四次航海旅行的经历：

第四次航海旅行

告诉你们吧，朋友们：我第三次航海旅行归来，和家人亲友见面言欢，过着比从前更舒服、更快乐的享福生活，终日逍遥寻乐，开怀聚饮，过去旅途中惊险颠危的遭遇，一股脑儿忘得干干净净，因此经不起肮脏的欲望的怂恿、诱惑，总是念念不忘旅行生涯，渴望着和各式各样的人群结交，从事经营生意买卖，赚它一笔大钱。于是我打定主意，收购许多适于外销的名贵货物，包扎、捆绑妥当，数量比往日还多，带到巴士拉，和当地的富商巨贾一起乘船出发。

船在海中破浪航行，继续不停地从一海到另一海，从一岛到另一岛，直至有一天暴风突起，波涛汹涌，船长吩咐立刻抛锚停船，避免发生意外。当时我们虔心祈祷，向安拉呼吁、求救。可是飓风越刮越凶，吹破了船帆，折断了桅杆，最后全舟覆没，人、货和钱财全都沉在海中。我挣扎着游了半天，正在精疲力竭，危急非常，快要淹死的时候，忽然抓着一块浮在水面的破船板，同一部分未被淹死的旅客一起伏在木板上，任风浪吹打，随波逐流，在海中漂流了一天一夜。

次日，我们被飓风和汹涌的波涛吹打到一处沙滩上，大伙饥寒交迫，被过度的恐怖和疲劳弄得死气沉沉，不象人样。幸而岛

上长着茂盛的植物，我们采些野草充饥，维持残生。大家躺在海滨睡觉，至次日太阳出来时才从梦中醒来。于是我们相率沿海滨试探着向前走，左右观望着，无意间发现远方隐约有建筑物的影子，便急急忙忙奔到那幢屋子门前。突然屋中出来一群裸体大汉，一言不发，逮住我们，带到他们国王面前。国王叫我们坐下，吩咐摆出一桌我们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叫什么的饮食招待我们。同伴们饥不择食，大嚼特嚼起来，只是我自己胃口不开，没有参加吃喝——我向来吃得不多，这是安拉的巧妙安排，所以我能活到现在。

同伴们吃了那些饮食，一个个神志不清，痴痴呆呆，跟疯人一样，越吃越想吃，情况全都变了。继而他们又被人家拿椰子油灌了一通，并涂抹他们的身体。他们喝了椰子油后，呆若木人，甚至眼珠也不能活动，而食欲却异乎寻常地更加旺盛。眼看这种情景，我非常痛心，同时又怕那些裸体大汉如法炮制我，心中感到万分忧愁苦闷。

我仔细打量、观察，知道他们是拜火的，他们的国王叫乌鲁。凡到那个地区被他们看见的人，都被他们逮到国王面前，给那种饮食吃，拿椰子油灌他，并涂他的身体，扩大他的肠胃，让他能多吃多饮，丧失理智，不能思索，痴痴呆呆地变得象骆驼一样；于是继续增加那种饮食和椰子油的数量，把他喂得既粗大、又肥胖，然后杀了供国王享受。他们是习惯于吃生人肉的。

我看了这种情形，感到十分忧愁、苦闷。同伴们已经变成丧失理智的愚人，任人摆布，被当作牲畜那样地赶出去牧放。我自己过度忧愁、饥饿，疲弱不堪，骨瘦如柴，皮肉都干贴在骨头上，变得不成人形，因此引不起他们的重视和注意，扔在一旁不管，逐渐就把我忘记了。于是我悄悄地溜走，离开那个地方，急急忙

忙向前奔跑。我走了一阵，忽然发现一个裸体大汉坐在一个高丘上，仔细打量，原来就是看管、牧放我们的同伴和其他许多俘虏的那个牧人。他一看见我，知道我还有理智，不象同伴们那样中毒，于是远远地指示我，说道："你向后转，朝右边走，可以找到出路。"

我按照牧人的指示，向后一转，发现右面一条大路，于是立刻冲向前去，继续跋涉；有时快跑，怕人来追赶，有时慢行，养养力气，一直到离开那个牧人的视线，彼此都看不见了，我才放心。可是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天黑下来，我停下来休息，躺在地上打算睡他一觉；但是因为过度恐惧、饥饿和疲劳，再也睡不熟。半夜里，我鼓起勇气，动身出发，继续不停地一直走到天明。这时我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只好采野果充饥，维持残生，并继续向前走，整天整夜奔波、跋涉，每当饥渴，便采野果充饥，如此整整行了七昼夜。到了第八天，见远方隐约出现人影，便迎着走过去；我不息地奔波，临近日落西山，才到达目的地。但因头两次吃过亏，我只好提心吊胆，远远地站着仔细打量，原来这些人是在那里采胡椒的。

我慢步走了过去。他们一见我，立刻跑过来，围着我问道："你是谁？你是从哪儿来的？"

"告诉你们吧，我是个可怜人……"我随即把自己的身世和各种残酷的遭遇全都告诉了他们。

"指安拉起誓，这是奇怪的事情。你是怎么逃脱他们的？为什么敢从那个地方经过？他们人数很多，漫山遍野，好吃人肉，落在他们手里的，谁也不能幸免，人们从来不敢从他们那个地方经过的。"

我把自己的遭遇，同伴们被俘，以及吃他们饮食的经过，从

头到尾详细叙述了一遍。他们听了感觉惊奇、诧异，安慰我，祝福我，让我跟他们在一起，拿咸的食物给我充饥，休息了一点多钟，然后带我上船，去到他们居住的岛上，并领我去见他们的国王。

我祝福国王，向他致敬，博得他的欢迎、尊敬，关怀地询问我的情况。我把自己的身世、经历和从离开巴格达之后旅途中各种惊险、颠危的遭遇，详细叙述一遍。国王和在坐的朝臣听了，感到十分惊诧。国王让我坐下，吩咐侍从拿饮食招待我。我吃饱喝足，洗过手，感谢、赞美安拉一番，然后出去参观、游览。

这是一座经济繁荣、人烟稠密的城市，粮食货物应有尽有，做生意买卖的，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我能去到那座城市，感到高兴快乐，怡然自得，和当地人在一起，感到无限的快慰；兼之我备受国王尊敬、器重，地位比一般大人物都高。我见他们的大官小员，普遍都骑着没有马鞍的骠马，觉得很奇怪。有一天，我对国王说："主上，你们骑马为什么不用马鞍？马鞍不但舒适、安逸，而且能使人精神焕发呢。"

"马鞍是什么？这种东西我们从来没见过，也没骑过。"

"主上允许我替陛下制造一具，让陛下亲自骑用，试验它的作用吗？"

"好的，你替我做一具吧。"

"请给我预备一些木料吧。"

国王吩咐侍从给我预备各种需要的材料，并找来一个聪明的木匠。由我指导着教他制成鞍架，覆以皮革，配上皮的绊胸、肚带，并用棉布制成鞍褥，再找个铁匠来，教他打成一副铁镫，用丝带系在鞍上；于是牵来一匹御用的骏马，架上鞍辔，牵去谒见国王。国王一见，十分欢喜、满意，非常感激我，亲自骑着试了一

回，感觉意外的舒服、愉快，因此重重地赏赐我。

宰相看见我替国王制造的马鞍，非常羡慕，叫我也替他制造一具；我果然同样替他制造了一具。从此风气一开，朝臣和大小官员纷纷要我替他们制造马鞍。我答应他们的要求，教木匠制鞍架，教铁匠打铁镫，制造了大批马鞍，卖给大小官员和其他各行人等，赚了许多钱财，备受人们的欢迎、爱戴；在国王、朝臣和绅商士庶中有了很高的地位。我洋洋得意，过着欢欣快乐的生活。有一天，国王对我说："你要知道：你已经成为我们所敬仰、爱戴的人物；已经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因此我们不能离开你，也不让你离开这个地方了。现在我有话对你说，希望你听从我，不要违背我吧。"

"主上要我做什么，我是不敢违背命令的，因为陛下对我的关怀、照顾无微不至，我实在感激不尽；赞美安拉，我已经成为陛下的奴婢了。"

"我预备把一个廉洁、美丽、活泼而很有钱的女郎匹配给你为妻子，让你在此落户，住在宫中，和我生活在一起。希望你听从我，别违背我。"

听了国王的谈话，我觉得害羞，默然低头不语。他问道："孩子，你怎么不说话？"

"事情在陛下手中，主上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国王吩咐侍从，立刻请来法官、证人，写下婚书，当面把一个高尚、廉洁、美丽、田产地业很多、非常富有的女郎匹配给我为妻，并给我一幢富丽堂皇的宫殿居住，派婢仆侍候我，按月发给薪俸。我过着最舒适、最安逸的享福生活；过去的各种惊险、颠危的遭遇，忘得一干二净。我暗自想道："等我回家的时候，把她带走吧。生前注定了的事，一定要实现的；而且未来的变化，也

是无法理解的。"我和妻子生活在一起，我爱她，她也爱我，彼此感情融洽，相敬如宾，过着极其甜蜜、快乐的生活，经过了漫长的时日。有一天，跟我最要好的一个邻居家里遭丧，他的妻子死了，我去慰问他，见他愁眉苦脸，心事重重，情景异常凄惨、狼狈。我劝慰他说："你好生保重自己，不必为夫人之死而过于悲哀；愿安拉补偿你的损失，并增加你的禄位、寿岁。"

"朋友啊！"他十分悲恸地说，"我仅剩一天的生命了，怎么还能再娶？安拉怎么还能补偿我的损失呢？"

"弟兄，你冷静些；你的身体非常健康，别给你的灵魂报死讯吧。"

"朋友，指你的生命起誓，明天你就失去我了，从此一辈子再也看不见我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今天人们殡葬我妻子的时候，就要把我埋在她坟里一道埋葬；这是我们地方上的风俗习惯：妻子死了，她的丈夫就得陪葬；同样的，丈夫死了，他的妻子也得陪葬；因此，一对夫妻，死了一个，其余的一个也就无从享受生活的滋味了啊。"

"指安拉起誓，这种习惯丑恶得很，谁也忍受不了的。"

正当我和邻居这样说话的时候，许多本地人陆续赶到，慰问丧主，并预备丧葬。他们拿来一个木匣，把死人装在里面，带着那个男人，大家送他们到城外近海的一座高山上，揭起一块大石，把死者扔进一个深井般的坑洞里，然后拿粗索系着死者的丈夫，把他也放进洞去，同时放下一罐水、七个面饼供他吃喝。他在坑洞中解掉索子，上面的人就把索子抽出，照原样推大石盖上洞口，这才相率回家。

参加了那次葬礼后，我自言自语地叹道："指安拉起誓，这种

死法痛苦极了!”于是我进宫谒见国王,说道:“主上,你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拿活人陪葬呢?”

“你要知道,这是我们的风俗习惯,丈夫死了,我们拿他的妻子陪葬;同样,妻子死了,我们拿他的丈夫陪葬;叫他们活在一起,死在一堆,夫妇之间,永不分离,这是老祖先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嘛。”

“象我这样的异乡人,如果妻子在此地死了,你们同样也拿他去陪葬吗?”

“是要拿他去陪葬的,一切照我们的风俗习惯处理,如你所见的那样。”

跟国王谈话之后,我被恐怖笼罩着,忧愁苦恼,吓得肝胆俱裂,神志迷离,惟恐妻子先死,把我拿去陪葬。继而我自解自叹,说道:“生前注定了的事情,谁能知道呢?也许我会死在妻子之前吧。”于是我勉强工作,不想这些事情。可是没有多久,妻子害病,几天工夫,便瞑目长逝。许多本地人都来慰问我,慰问她的家属,国王也照他们的风俗习惯来慰问我。接着他们找来装殓的人,洗她的尸体,给她穿起最华丽的衣服,戴上最名贵的珍珠宝贝首饰,然后装在木匣中,一直抬到城外近海的山上,揭起坑洞上的大石,把她的尸体扔进洞去,大家就围拢来和我话别。当时我大声疾呼,说道:“我是异乡人,我不愿遵循你们的风俗习惯……”可是他们不听不闻,不顾我的呼吁、哀求,大家抓着我,强迫着把我绑起来,同样放上一罐水、七个面饼,一起放进洞去,说道:“解掉索子吧。”我不愿解,他们就把索子一扔,盖上大石,各自归去。

这是在山麓下面的一个大坑洞,里面堆积着无数的尸骸,弥漫着恶臭的气味。当时我只会埋怨自己,自言自语地说道:“指

安拉起誓，这一切的灾难都是我应该遭受的，为什么我要在这儿结婚安家呢？毫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拯救了。可不是吗？我刚摆脱一种灾难，接着又落在更厉害的灾难中，永久没有安全的时候。指安拉起誓，这是最冤枉的死法，还不如淹在海里，或者前几次死在山中，倒比给人拿来活埋好得多。”我不息地自怨自叹，睡在死人骨头上，向安拉求救、呼吁，同时我渴望着死亡，可是一下子又死不了。

过了一些时候，我饥渴极了，挣扎着坐起来摸索着拿起面饼啃了几口，喝了几口凉水，试探着起身走动。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大山洞，里面堆积着无数尸体和腐朽的枯骨。我在远离那些臭尸地方，安排了一处栖息的处所。那个期间，我每天或几天才吃喝一点饮食，惟恐死前就绝粮。可是无论怎样节省，饮食终是有限的。

我在绝望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坟墓里过了几天，正当我忧愁苦闷，想着有限的一点点饮食吃完之后该怎么办的时候，头上的洞口突然发出剧烈的震动、轰响，接着一线曙光透进洞里。我一怔，说道：“瞧！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我定睛一看，见一群人站在洞口。接着他们放下一具男尸和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同时也放下了饮食。当时那个女人看不见我，我却把她看得清清楚楚。

送葬的人盖上洞口，各自归去之后，我拾起一根死人的腿骨，站起来，悄悄地走到那个女人面前，按着她的头一骨头打倒她，接连又打了两下，结果了她的性命。她满身细软，戴着名贵的珠宝首饰。我夺了她的饮食，藏在我栖身的地方，俭省节用地每天吃喝只够维持残生的一点点，免得消耗完了，自己饥渴而死。

我在坑洞中住了很久，每当外面有人死亡、举行丧葬，便杀死陪葬的，夺取他的饮食，维持自己的残生。直至有一天，我从梦中醒来，发现附近有响动之声，觉得恐怖、惊奇，想道："这到底是什么？"于是我站起来，拿着一根死人腿骨，走到那个地方去查看。原来那是一个野兽，听了我的脚步声，便溜走了。我跟踪追赶一阵，忽然眼前出现一点似星的光线，忽隐忽现。我迎着那道微小的光线走过去，走得越近，那光线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事实证明这是通往外面的一个裂口。我想道："这个坑洞里难免还有其他的出口，这也许是另外一个裂口。"我仔细考虑一会，鼓起勇气去到光线前面，看清楚这是野兽刨开、钻进坑洞来吃死人的一个山洞。

我发现了那个山洞，我的灵魂、情绪顿时安定、平静下来，相信自己已经死里得生，恍然如在梦寐中。我奋斗、挣扎着爬出洞口，出现在海滨的一座高山上。这座山被汪洋隔在城市与海岛之间，是一个人迹不可逾越的地带。我无限的快慰，勇气十足，衷心感谢、赞美安拉。末了我钻进洞去，回到坑洞里，收拾剩余的饮食，换一身死人衣服穿在身上，并收集许多陪葬者穿戴的珍珠、宝石、金银等名贵首饰，包裹在死人的寿衣里，拿出来摆在山上。我每天都由洞口钻进坑洞去，收集那些陪葬的宝贵物品，来来往往，过了很长一段时期。末了我坐在海滨，等待过往船只，以便呼吁、求救。

有一天，我照例坐在海滨，考虑出路问题，忽然发现波涛汹涌的海上，有一只船破浪从那里经过。我把一件死人的白衣服系在一根树枝上，高举起来，沿着海岸一面走一面摇摆，并出声呼唤。船中人闻声把船驶向海滨，放下一只小艇，水手们一直划到我面前，问道："你是谁？为什么待在这儿？这个地方向来没

有人迹，你怎么上这儿来的？”

“我是个生意人，不幸中途遇险，全舟覆没，我身边带着一些物件，伏在一块木板上，漂在波涛中，幸而安拉护佑，最后就流到这儿来了。”

他们把我从坑洞中收集来的那些财物一起搬进小艇，并带我上大船去见船长。船长问我：“你怎么到这儿来的？这座高山后面还有一座大城市，我生平在这个海中航行，屡次从这山下经过，除了飞禽野兽，向来不见一个人影；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是个生意人，乘一只大船到海外经营生意；可是中途遇险，全舟覆没，我自己抢救得这点财物，攀伏在一块破船板上，被风浪推到海滨得救。于是我眼巴巴地等候着，希望有船只从这儿经过，可以救援我啊。”

当时我怕旅客中有那个城市里的居民，因而关于我在那个城市里的经历和被人活埋的遭遇，一字不提，不让他们知道。我拿出一些财物送给船长，说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点礼物送给你，表示我的谢意。”

他不肯接受，说道：“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凡是落在海里或者被困在荒岛上的人，我们见了，总要援救，带他同行，供给饮食；没有衣穿的，我们给他衣服穿。到了邦德尔，我们还要送给他一些礼物，让他有生活的余地。我们做这些好事，全是看安拉的情面，不要报酬的。”

我感谢船长，替他祷告、祈福。之后，我随他们在海中航行，从一海到另一海，从一岛到另一岛，继续不停地航行。在旅途中，每当想起被埋在坑洞中的情况，我便胆颤心惊，不寒而栗；想到遇船得救，安全脱险，便喜不自胜，感到无限的快乐。

最后我安全到达巴士拉，在那儿逗留几天，然后动身转回巴

格达，和家人亲友见面言欢。大家见我平安归来，都欢欣快乐地庆祝我。我把财物收藏起来，从此广施博济，救济鳏寡孤独，送他们衣穿，给他们饭吃。我开始过从前的那种豪华享乐生活，经常和亲友聚饮，尽情地吃喝玩耍，过着无拘无束的享乐生活。这是我第四次航海旅行最奇怪的经历。

航海家辛伯达讲了第四次航海旅行的经历，接着对脚夫辛伯达说："弟兄，照例在我这儿吃晚饭吧。明天你来，我讲第五次航海旅行的情况给你听，那是再惊奇不过的。"于是他吩咐侍从取一百金币送给他，并摆出筵席，欢宴亲友。

脚夫辛伯达和宾客们听了航海旅行的经历，都觉得惊奇、诧异，认为比过去的几次更惊险。饭后大家告辞。脚夫辛伯达怀着愉快心情，回到家中，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

次日清晨，脚夫辛伯达从梦中醒来，盥洗、晨祷完毕，践约去到航海家辛伯达家中，向他致敬。主人迎接着让他坐在身边，待其余的亲友到齐，便摆席欢宴他们，让大家吃饱喝足，人人感到欢喜快乐的时候，就开始讲第五次航海旅行的经历：

第五次航海旅行

弟兄们，你们要知道，我第四次航海旅行归来，赚了许多钱财，因此尽量吃喝、享受，沉浸在嬉戏、寻乐的生活中，过去旅途中的各种惊险、颠危的遭遇，忘得一干二净。后来时过境迁，经不起欲望怂恿，老想往海外去经营、游览；最后终于打定主意，振奋

起来，收购适于外销的名贵货物，包捆成驮，带到巴士拉，见海滨停着一只新造的大船，设备非常齐全，我看了感到惊羡，出钱收买下来，雇了一个船长和一批水手，并安置使唤人员，载上自己的货物，开航出发。当时人人高兴快乐，喜气洋洋，显出前途光明、生意兴隆的气象。我们继续不断地航行，从一岛到另一岛，从一海到另一海，在各城市中参观游览，经营生意买卖。直至有一天路经一个荒芜人烟的大岛，那儿只有一座白色圆顶建筑物，便停泊前去参观、游览。我知道这座所谓圆顶建筑物，原来是个庞大的神鹰蛋，可是先前商人们不明白，拿石头砸破它，流出许多液汁，里面的一个雏鹰，也被他们扯出来宰掉，割下许多鹰肉。当时我在船中，有个旅客对我说："来吧，我的主人，来看看那个被你指为圆顶建筑物的大蛋吧。"我走去参观，见商人们砸破神鹰蛋，吓了一跳，喊道："你们不可这样蛮干，这会招致神鹰的报复，砸坏我们的船只，那就糟糕了。"

他们不听我劝告，一味蛮干。正当他们在胡作非为的时候，太阳忽然不见了，霎时间大地黑暗起来，空中弥漫着层层乌云。我们抬头观看，才知是神鹰的翅膀挡住了阳光，形成大地的黑暗。原来神鹰飞回来，见自己的蛋被人打破，出声一叫，雌鹰闻声赶到；两只神鹰盘旋在空中，叫声如雷震耳。我吩咐船长水手们："赶快开船，趁大祸还未临头，我们快找安全的出路吧。"于是商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到船上，船长和水手们立刻张帆启行，离开那个荒岛。

船行甚速，打算尽快离开那个地区，免遭意外。可是刚行了不远，两只神鹰已跟踪追来，每只爪中抓着一块大石，飞到我们头上，对准砸了下来。幸而船长招架得好，一转舵，大石落在船侧的海中，击起如山的波涛，差一点把船簸沉在海里。继而雌鹰

也抛下它爪中那块比较小的石头，击中船舵，砸碎船尾，全舟覆没，旅客和货物全都淹在海里。我挣扎着企图死里逃生，总算蒙安拉护佑，抓住一块破船板，浮在海面上，被风浪推到荒岛上。当时我疲惫得只剩最后的一口气；过度的饥渴恐怖，使我显得非常凄惨、狼狈，差一点就要气绝身死。我躺在海滨，直至精神逐渐恢复，心情安定下来，才起身慢慢走动。我发现这个荒岛仿佛是一座乐园，长着茂密的树林，流着潺潺的河水，飞着歌唱的雀鸟，树上结着累累的果实，遍地开满各种花卉。我摘野果充饥，喝河水解渴，因而能够维持生命，衷心赞美、感谢安拉。

我过度疲劳、恐怖，好象受伤的人，流落在荒岛上，终日不见一个人影。天黑了，我躺在地上睡觉。次日清晨，我醒来走到林中的一条小溪旁，看见那儿坐着一个老人，相貌威严，穿着树叶做的裤子。我想："这个老人也许是淹在海里的那些旅客中的一个，他流落到这儿来了。"我走过去问候他。他不言语，只是比个手势，表示回答。我问他："老人家，你为什么坐在这儿？"他摇摇头，表示忧愁、苦恼，比着手势，要我背他到另一条河边去。我私下想道："就对此人行个好，背他到那边去吧；这样做，对我也许会有好报应。"于是我毅然把他捎起来，带他去到他指示的地方，说道："老人家，你慢慢地下来吧。"但是他不下来，反而用两条腿紧紧地夹住我的脖子。我低头见他的两只脚粗黑得象水牛蹄子，大吃一惊，打算把他从肩上摔下来，可是他夹得太紧，致使我连气都喘不过来，头晕眼花，倒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象死人一样。

他放松两腿，按着我的背和肩膀乱打，打得我痛得要命，支持不住，只好挣扎着爬起来，忍着痛苦、疲劳，让他骑在脖子上，供他役使，服从他的指示，穿进树林，摘最好的果子给他享受。

我稍微迟缓些，就被他脚踢手打，比鞭笞更加残酷、疼痛。他继续不停地役使我，让我带他上他要去的地方，把我当俘虏看待，稍微疏忽大意，或是走得慢些，都要挨打。他终日骑在我的脖子上，大小便也拉在我身上。他要睡觉就夹紧两条腿，扼住我的脖子；但是他只是随便睡一会，便打我起来供他驱使。我简直不能反抗他的残暴行为，十分懊悔当初不该可怜他，更不该捎上了他。

在这种情况下，我疲于奔命，疲劳、痛苦到极点，私下叹道：“我对此人行好，他却虐待我，指安拉起誓，从今以后，我这一辈子不敢再做好事了。”我受不了他的虐待，悲观绝望，打算死了完事。我受着这种折磨，忍气吞声地过了好些日子。有一天，我捎他去到一处生长南瓜的地方，其中有许多南瓜已经干了。我选个顶大的，在顶上挖个洞，弃掉瓜瓤，带到葡萄树下，摘些葡萄装在里面，盖上洞口，放在太阳光下晒了几天，酿成葡萄酒，每天喝几口，借以解除那个魔鬼给我的苦痛。我每喝醉一次，总是精神焕发，觉得轻松愉快。有一天，我照例喝酒解闷，他指着问道：“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强心提神的好饮料。”

当时我已有几分醉意，异常兴奋，捎着他在树林中走，高兴快乐，拍着掌边唱边跳。他见我欢喜快乐的神情，比个手势，要我递瓜给他喝。我害怕他，不敢违拗命令，只得把南瓜递给他。他接过去一口气喝完瓜中的葡萄酒，把南瓜扔在地上，砸得粉碎。他喝了酒很兴奋，醉眼朦胧地摇摆起来，接着酩酊大醉，身上的肌肉疲弱、松弛下来，不能支持自己，逐渐向一边倾倒。我察觉他醉了，已经进入睡眠状态，失去神志，便伸手使劲扯开他紧扼在我脖子上的那两条粗腿，把他扔在地上。那时我还不相

信自己已经获得自由，已经摆脱了这种灾害。

我怕他苏醒过来危害我，就从树林中找来一块大石头，抱起来照准他的脑袋一砸，顿时砸得它血肉混成一片，结果了他的性命。这个坏家伙，愿安拉不要怜悯他。从此我自由自在，轻松愉快地生活在荒岛上，摘野果充饥，喝河水解渴，经常在海滨徘徊、观望，等候船只从那儿经过，希望自己可以得救。那时候，我想着自己的身世和各种遭遇，自言自语地说："瞧吧，是安拉叫我平安活着，让我慢一步回到老家去和家人亲友团圆聚首的啊。"

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我渺茫地期待着。过了好几天，有一天，终于看见有一只船破浪驶来，停在海滨，旅客们舍舟登陆，来到岛上。我趁机迎上去和他们见面，立刻被他们围住了，询问我的情况，问我是怎么到岛上来的。我对他们叙述自己的经历和遭遇，他们觉得惊奇、诧异，说道："骑在你脖子上的那个家伙叫海老人，被他骑着的人，谁也无法逃命；你算是例外了。赞美安拉，是他叫你安全脱险的啊。"于是他们拿饮食给我吃，送衣服给我穿，并带我同行。

孤舟在茫茫大海中航行了几昼夜，去到一座屋宇高大的城市，名叫猴子城，那里每幢屋子的门窗都面临大海。据说每当夜里，城中的人便离开自己的家，乘船在海上过夜，怕猴子下山来侵扰他们。我被好奇心驱使，进城去参观游览。待我倦游归来，回到海滨，船已经开走了。我懊悔不该进城去玩，感到忧愁、苦闷，想着前次碰到猴子的经过和同伴们的遭遇，坐在海滨伤心哭泣，望洋兴叹。当时有个本地人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先生，你好象是外路人。"

"不错，我是个可怜的异乡人。我原是乘船到海外来经营生意的，路过此地，进城去参观游览，待我倦游归来，船却开走了。"

“来吧，跟我们一块儿乘船到海中过夜去；夜里你如果留在城中，猴子会来伤害你呢。”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我回答着一骨碌爬起来，和他们同船去到距海岸约莫一哩远的海中，过了一夜。次日清晨，划船靠岸，各自归去。他们天天夜里如此，已经成为相沿的习俗。夜里如果留在城中过夜，就会被猴子弄死；因为岛上猴子很多，白天偷城外果园中的果子吃，躲在山中睡觉，夜里成群结队窜进城来作祟，逢人便杀。我在猴子城中所碰到的最奇怪的事，是那天夜里我和他们同船过夜的一个人对我说：“先生，你是外路人，你在城中有工作做吗？”

“不，指安拉起誓，我没有工作可做，我也不会做什么。我原是个生意人，本钱很多，好施舍，自备一只大船，满载钱财货物，开往海外，经营生意买卖，可是中途遇险，全舟覆没，我自己幸蒙安拉护佑，抓住一块破船板，因而得救。”

那个本地人听了我的话，给我拿来一个布口袋，说道：“给你这个布袋，带着它跟人们出城捡石头去。来吧，我陪你去见他们，把你托付给他们。他们怎么办，你就跟他们学。这样一来，也许你会有一些收入，可以帮助你回老家去。”于是他带我去到城外，捡满一袋石头，等了一会，便有人从城中出来。他带我去见他们，说道：“这是一个外乡人，你们带他去，教他收集的方法，让他做点事，维持生活，你们行了这个好，将来你们会有好报应的呢。”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他们回答着表示欢迎，带我同行。他们和我一样，每人身边带着一袋石头，继续不停地去到一处非常广阔的山谷里，谷间长着高不可攀的大树，群居着无数的猴子；它们一见我们便爬上树去躲避。同伴们拿出袋中的石头，不

断地向树上的猴子抛去，猴子们摹仿他们的动作，摘下树上的果子还击。我仔细一看猴子扔下来的果子，原来是椰子。

看了伙伴们的办法，我就选择一棵最高的爬满猴子的大树，拿出袋中的石头，接二连三地投到树上。猴子便摘树上的椰子扔下来。我袋中的石头还没投完，地上已经堆满椰子。我拾满一袋，伙伴们也都收集够了，大家才满载而归。我找到介绍我认识伙伴们的那个朋友，把拾回去的椰子给他，并衷心感谢他的好意。他对我说："这个你拿去贩卖，赚得的钱，留着自己使用吧。"他又给我他屋中一间小房的钥匙，嘱咐道："卖剩的椰子可以放在里面。以后你每天象今天这样，跟他们一块儿出去收集，拾回来的椰子，好坏须要分开；卖得的钱，留着开支，并好生储蓄起来，慢慢积少成多，将来你回家时可以作为旅费。"

"谢谢你的好意，愿安拉回赐你。"

我听从他的指示，每天拾一袋石头，跟伙伴们去谷中收集椰子。在他们带领下，寻找果子多的树林，每天拾回一袋椰子，继续拾了好些日子。在那漫长的日子里，我储备了大批椰子，而且卖了许多，赚得一笔巨款，于是买了许多心爱的物品，处境越来越优越，觉得我所到之地都走运，事事都顺利、如意。

有一天我去到海滨，见一只商船向猴子城驶来，在海滨停泊；商人们下船，带着货物进城去经营，收买椰子和其他的货物。我跑去见房东，告诉他我要搭船回家的消息。他说："你自己作主吧。"得了他的同意，我感谢他，告辞出来，去到船上，找船长接洽，然后把椰子和其他的物品搬到船上，于是离开猴子城，重过海洋生活。

我们在旅途中继续航行，从一岛到另一岛，从一海到另一海，凡是经过的城市，都停泊游览，经营生意买卖。我贩卖椰子，

有时就拿椰子交换货物。从买卖中赚得的利润，足够补偿我的损失而有余。

有一天，我们路经一岛，那里盛产丁香和胡椒。据旅客说，他们看见每束胡椒上有个大叶子，保护胡椒不受日晒雨淋；每当雨止日落，叶子便倾在胡椒侧面。我趁机会拿椰子换了许多胡椒和丁香带在身边。继而我们经过出产檀香的古玛尔小岛和一个面积有五百里地、盛产檀香的大岛，那里的人无恶不作，好饮酒，没有信仰，不知忏悔、祈祷。我们又从盛产珍珠的地区经过，我给潜水的人一些椰子，说道："凭我的运气，替我捞一回吧。"

他们潜入海底，捞起许多名贵的大珠子，说道："先生啊，指安拉起誓，这是你的好运气啊。"我收下珠子，喜不自胜。我随旅伴们继续航行，蒙安拉护佑，安然到达巴士拉，稍微逗留几天，然后满载而归，回到巴格达，和家人亲朋见面言欢。他们都很欢喜快乐，为我平安归来而欢呼祝福。

我把钱财货物储藏起来，然后广施博济，救济鳏寡孤独，送礼物给亲戚朋友，经常招他们聚饮。总计我此次的收入，比损失在海中的数目增加了四倍。此后我恢复了过去那种吃喝、游玩的享乐生活；旅途中惊险、颠危的遭遇，早已一股脑儿忘得干干净净。

航海家辛伯达讲了第五次航海旅行的经历，接着说道："这就是我第五次航海旅行中最惊险的情况；现在请大家吃饭吧。"饭后，他吩咐侍从取一百金币，送给脚夫辛伯达。

脚夫辛伯达带着赏钱，怀着惊奇的心情回到自己家中过夜。次日清晨，他做完晨祷，践约去到航海家辛伯达家中，向他致敬。主人让他坐下，陪他谈话，等其余的亲友到齐，便摆出筵席欢宴他们；等他们吃饱喝足，精神焕发，心情开朗的时候，便开始叙述

第六次航海旅行的经历：

第六次航海旅行

弟兄们，你们要知道，我第五次航海旅行归来，感到无比欢喜、快慰，终日欢宴、嬉戏、寻乐，忘了旅途中各种艰难困苦的遭遇。直至有一天，我正在高兴快乐，得意忘形的时候，家里忽然来了一伙客商，风尘仆仆，显出快乐得意的心情。我望着他们，触景生情，想起我旅行归来和家人亲朋见面时的乐趣，又引起我出去旅行，经营生意的念头。于是我打定主意，收购许多适于外销的名贵货物，包扎起来，带到巴士拉。那里正好有只大船载满货物和旅客，预备启程，我便搭船和他们一起出发。

我们不停地航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事经营买卖，参观各地风土人情，享受旅途生活的乐趣。直至有一天，大船行至中途，船长突然一声狂叫，摔掉缠头，扯着胡须，批着面颊，不住地悲哀哭泣。他的行为惹得人人忧愁苦闷。大家惊惶失措，围着问他："船长，这是怎么一回事？"

"告诉你们吧，旅客们，我们走错航线，误入迷途，已经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大海中。如果安拉不挽救我们，这就非牺牲不可了。来吧，大家诚心诚意地祈祷，求安拉拯救我们吧！"

船长说着爬到桅杆上，预备卸帆。可是飓风越刮越紧，吹折了风篷；波涛打碎了船舵；无舵之舟随波漂向一座高山附近。船长溜下桅杆，叹道："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了！人力是

不能挽回命运的；指安拉起誓，我们落在大难中了，谁也不能幸免的。”当时我们都绝望了，大家悲哀哭泣，预备葬身鱼腹，彼此作最后话别。接着，大船碰在礁石上，撞得粉碎，旅客和货物，全部落在海中。人们有的淹死，有的攀缘着爬到山上。我自己也是爬到山上的一个。而那座所谓的高山，原来是个荒岛，海滨堆积着无数的破船和多得骇人听闻的财物，证明那个地方经常发生意外；这些财物都是沉船中被风浪推到岸上的。

同船的难友们散布在荒岛上，由于过分恐怖，眼望着海滨堆积如山的财物，神经有些失常，举止言谈，好象疯人一般。我去到最高处，漫步走着，发现岛中有一条湍急的河流，从一座山肚子里淌出来，流向对面的一座山肚子里。河床中和附近的地区，散布着珠宝玉石和各种名贵的矿石，光辉灿烂，数目之多，有如沙土。那里还出产名贵的沉香和龙涎香。龙涎泉象蜡一般，遇热溶解，流到海滨，泛出馨香气味，常被鲲鲸吞食；它在鲲鲸腹中起过变化，再从鲲鲸口中吐出来，凝结成块，浮在水上，变了颜色、形状，最后漂到岸边，被识货的旅客、商人收起来，可以卖大价钱。那里的龙涎泉发源于崇山峻岭中，没有人能够攀缘上去。

我们流落在荒岛上，睁着惊奇的眼睛，仔细观察大自然的各种现象，感佩安拉创造的奥妙。那时候，我们为了自身的安全，经常感到恐怖、迷惘。我们在海滨找了些粮食，储藏起来，每天或每两天吃一点，惟恐粮食断绝而饿死在荒岛上。难友中每天都有人死亡。每死一人，我们便洗涤他的尸体，拿衣服或从海滨捡来的布帛装殓埋葬。后来死亡的人越来越多，活着的所剩无几，而且都患腹痛之症，疲弱不堪。后来一个跟一个都死完了，只剩下我一个孤人活在荒岛上。当时粮食快要吃完，我顾影自怜，忍不住悲哀哭泣，叹道：“但愿我先死掉，让伙伴们装殓、埋葬

我，那该有多好啊！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了。”

过了几天，我感到再没有生存下去的余地，便动手刨个深坑，自言自语地说道：“到了不能动弹，死期临头的时候，我就睡在这儿的坑里死去，让风吹来沙土，掩埋我的尸体，免得死后抛尸露骨。”当时我懊丧不已，埋怨自己无知，埋怨自己经过五次危险还要别乡离井，作长途旅行；而且旅途中的遭遇，总是一次比一次惊险；到了危急存亡，绝望无救的时候，我才醒悟、忏悔，决心不再航海旅行；兼之我的生活很富裕，并不需要我出来奔波、跋涉；我的财产很多，尽够我挥霍、享受，一辈子也花不完的；这不是我自找罪受吗？后来我多方思索考虑，想道：“指安拉起誓，这条河流一定有它的起源和尽头，一定会流向有人烟的地方去。正确的办法是我来造只能容我一人坐的小船，放在河中，坐着顺流而去。若能通行无阻，凭安拉的意愿，或许可以脱身得救；如果此路不通，纵然死在河里，也比坐在这儿等死强多了。”于是我马上行动起来，辛辛苦苦地收集一些沉香木，齐齐整整地摆在河边，拿从破船中找来的绳索捆扎起来，并在上面铺几块齐整的船板，紧密地牢固地绑在一起，左右各置一块小木板当桨使用，造成一只比河床更窄的小船。我收集许多珠宝、玉石、钱财和龙涎香，满满装了一船，剩余的一点粮食也带在身边，慨然吟道：

去吧，
离开危险地区，
勇往直前，
宁可撇下屋宇，
让建筑者凭吊、哀怜。
宇宙间到处有你栖身之地，

可是你的身体只有一具。
别为一夜天的事变而忧心，
任何灾难总有个尽头。
该在此地殒命的人，
他不会葬身在另一个地区。
不要差人去处理重要事情，
因为除了自身别无可靠的人。

我把小船推到河中，坐在里面，顺水而流；行了一程，进入山洞中，向前流着，里面一片漆黑。后来流到一处狭窄地方，船身碰着河岸，上面的石崖又擦着我的头顶。当时我要转回去，已经没有办法了；因此我埋怨自己的卤莽，叹道："要是此地更窄些，小船通行不过，又无法转出去，那不是要困死在这里吗？"没办法，我只得紧紧地把嘴脸贴在船上，听天由命地顺水流着，在黑暗中，不辨日夜，提心吊胆，万分忧愁、恐怖。在山洞里，有时经过宽敞地方，有时经过窄狭地点，始终被黑暗笼罩着；我感到疲劳，不知不觉便呼呼地睡熟了。不知经过些什么地带，过了多少时候，我才蒙胧醒来；睁眼一看，眼前一片光明，自己已置身在一处广阔地方，小船系在河边，周围站着很多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人。他们见我醒来，都和我谈话。我不懂他们的语言，无法回答，老觉得自己是在梦中。后来有人走到我面前，操着阿拉伯话对我说："我们的弟兄呀！你好吗？你是做什么的？你从哪儿来？你上这儿来做什么？那边向来没有人到这儿来的；山那边到底是什么地方？"

"你们是做什么的？这是什么地方？"我问他们。

"弟兄，我们是庄稼人，在这儿耕种田地；我们见你睡在这只

小船里，便拉住它，系在岸上，等你慢慢醒过来。告诉我们吧，你怎么上这儿来的？"

"指安拉起誓，我的弟兄哟！我饿了，请先给我点东西吃，然后有话再说吧。"

他们立刻给我拿来食物；我狼吞虎咽，饱餐一顿，慢慢有了精神，情绪逐渐安定下来。我想着能够平安到了有人烟的地方，心中无限高兴、快乐，衷心感谢、赞美安拉。我把自己的遭遇、渡河的艰难困苦，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他们听了，说道："我们必须带他去见国王，让他自己报告各种情况。"于是他们携带我的财物，领我进王宫谒见国王。

国王问候我，欢迎我，打听我的情况，我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从头到尾全部告诉他。国王感到十分惊奇，祝我脱险之喜。我把带在船中的珠宝、玉石和龙涎香拿一部分送给国王，博得他的尊敬，把我当上宾招待。从此我就在王宫里，和达官贵人们生活在一起。

我的消息传播出去，许多本地人和外路人都进宫来看我，打听我的家乡情况；同时我也从他们口中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有一天，国王问我巴格达的情况和哈里发的行政制度。我就把哈里发的德政叙述了一遍，博得他的称羡；他说道："指安拉起誓，哈里发的作为是英明的，他的政治是受民众拥护爱戴的；我自己无限地羡慕、崇拜他，我要准备一份礼物，托你带去送给他。"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我一定把陛下的礼物送到哈里发御前，并告诉他陛下的德政。"

我在王宫里住了很久，备受尊敬，过着舒适、享福的生活。有一天，我听说有生意人准备船只，要往巴士拉经营生意的消息，因此想道："我最好跟商人们一起回到老家去。"于是我急急忙忙

谒见国王，吻他的手，告诉他我思乡心切，打算跟商人们一起乘船回家。国王说："你自己决定吧。跟你生活在一起我们是有慰藉的；你要是愿意住在这儿，我们是竭诚欢迎的。"

"指安拉起誓，主上，我已经湮在陛下的恩惠里，这是没齿难忘的。不过我思乡心切，恳求陛下准我回家，同家人见面，共享天伦之乐。"

国王知道我去志坚决，便召集那帮要往海外去经营生意的商人，把我托付给他们，替我备办行李，代我支付旅费，并托我带一份名贵礼物送给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我向国王和其他相识的朋友告辞，随商人们乘船启行。一路风平浪静，继续不停地航行，从一海到另一海，从一岛到另一岛，终于安全地到达巴士拉。

我在巴士拉逗留几天，从容收拾准备，然后携带财物回到巴格达。我先进宫去呈献礼物，然后回到自己家中，和家人见面言欢，把财物收藏起来，并接待亲戚朋友，送给他们礼物，继而广施博济，救济穷苦大众。过了几天，哈里发召我进宫，打听那份礼物的来历。我对他说："指安拉起誓，那个地方叫什么和上那儿去的路线怎么走，我全不知道。只因当时我们所乘的船遇险，我流落到一个荒岛上；为寻找出路，我才造了一只小船，放在河里，乘着顺水漂流……"我把旅途中的遭遇，如何流到有人烟的城市得救，在城中生活的情况，以及受托送礼的经过说了一遍。哈里发听了，十分惊讶，格外敬重我，嘱咐史官把我的事迹记录下来，存在库中，作为史料，留给后人阅读。从此我住在巴格达城中，恢复先前的豪华、享乐生活，终日吃喝、寻乐、嬉戏，把旅途中惊险、颠危的遭遇，一股脑儿忘得干干净净。

航海家辛伯达讲了第六次航海旅行的经过，接着说道："弟兄们！这是我第六次航海旅行的经过，若是安拉意愿，明天我给你们讲第七次航海旅行的情况吧，那是再惊险不过的。"于是他吩咐摆出筵席，欢宴宾客，并送脚夫辛伯达一百金币。

饭后，亲友尽欢而散。脚夫辛伯达带着赏钱，怀着惊奇心情，回家过夜。

次日晨祷毕，脚夫辛伯达践约去到航海家辛伯达家中，和其他的宾客一起吃喝。饭后，航海家辛伯达开始谈第七次航海旅行的经历：

第七次航海旅行

你们要知道，弟兄们：我第六次航海旅行归来，赚了许多钱财，恢复了先前的豪华、享乐生活，终日吃喝、寻乐、嬉戏，醉生梦死，挥霍无度，安安逸逸地过了一晌之后，我又不安于现状，一心向往异地风光，憧憬着航海旅行、海外经商、参观各地风土人情的乐趣。于是我打定主意，预备许多名贵货物，包扎起来，带到巴士拉。那里有只大船正在准备启航，已经载满货物和客商。我就搭上那只大船，和商人们在一起，感到无限的快慰。

船在海中航行，天气晴和，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地到达中国境界。当时我们谈着生意经，享受旅行的乐趣，大家正在十分高兴快乐的时候，突然间飓风迎着船头刮来，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我们怕货物被淋湿，一面用毡子、麻袋遮盖、抢救，一面悲哀祈祷，恳求安拉救援、保佑。船长自告奋勇，束起腰带，爬到桅杆

上，左右前后仔细观察一番，然后回到舱面，望着我们悲观失望地批自己的面颊，拔嘴皮上的胡须。我们觉得惊奇，问道："船长，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要知道：船被大风吹到海洋的极端了，大家虔心诚意地祈祷，求安拉拯救，各自准备善后吧！"他嘱咐着，打开箱子，取出一个布袋，从里面掏出一些沙土，用水混湿，待了一会，凑到鼻前闻一闻，再从箱子里取出一本小书，打开读了一读，说道："你们要知道，旅客们：这本小书里记载着奇怪的事情，它证明凡是流落到这个地区来的人，谁都不能幸免，一定要遭死难；因为这里是神圣居住的地方，圣苏里曼·本·达伍德便是葬在此地的。这里有无比庞大的鲸鱼，凡是经过此地的船只，没有不被鲸鱼吞掉的。"

听了船长的谈话，我们感到十分惊恐。他刚说完，船就颠簸起来，忽然腾向空中，随即落到海面，接着霹雳似的声音轰响起来，吓得我们失魂落魄，大家相信眼前就要葬身鱼腹。一霎时，海中出现一条大山似的鲸鱼，吓得我们目瞪口呆，大家哭哭啼啼、毫无主意地等着死亡。这时候，海中又出现一条更大得可怕的鲸鱼。我们嚎啕痛哭，面面相觑，互作最后话别，预备葬身鱼腹。接着又出现更大更凶的第三条鲸鱼。于是孤舟被三条凶猛的大鲸鱼包围、袭击，整个船里的人货很快就要被鲸鱼吞掉。当时我们过分恐惧，一个个吓得完全瘫痪、麻木。正在危急存亡的时候，暴风突起，波涛汹涌，孤舟触礁，砸得粉碎，人货全都落在海里。

我赶快脱掉衣服，只穿一件衬衫，和波涛搏斗，游了一会，抓着一块破船板，依附着在水中沉浮，任波涛摆布、戏弄。我处在危急、恐怖、饥渴交迫的环境中，只会埋怨自己，叹道："航海家辛

伯达哟！你屡次遭难、遇险，却不知忏悔，不肯打消航海旅行的念头；即使忏悔，你也不是真心诚意的。你纵然家有万贯，却也得忍受这些遭遇，因为这都是对你贪得无厌、咎由自取的惩罚啊。”

后来我的理智慢慢恢复过来，自言自语地说：“经历了这次经验教训，我彻底觉悟，诚心忏悔，终身再不想，也再不提航海旅行的事了。”我继续祈祷，向安拉苦苦哀求；同时回想着过去那种安逸、快乐、嬉戏、游玩的享乐生活而伤感。我在这种情况下，一天，两天地挨过去，最后漂流到一处海滨。我爬上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大岛，上面长着森林，流着河水。于是我摘野果充饥，喝河水解渴，生活有了着落，慢慢恢复了精神，情绪安定，心胸开朗，意志也坚强起来。

我流落在荒岛上，走动着寻找出路。后来我发现一条大河，水流甚急，因而触景生情，想起前次做船的经历，想道：“我必须象前次那样给自己做只小船，也许我能因此而脱险。要是能够脱险、得救，目的就算达到，那么从此诚心忏悔，改过自新，毕生再不航海旅行了。倘若此路不通，中途失败，那么干脆死掉，摆脱人世间的痛苦，这也是好的。”于是我立刻动手，收集一些木头，找来一些细枝和干草，搓成索子，牢固地绑成一只小船。我望着它说：“此行如果成功，那就是安拉在冥冥中援助了。”我把船推到河中，坐在里面，顺水漂流。

我坐在小船里不停地漂流着，越流越远；一天，两天，三天，不住地向前奔流。我睡在船中，三天没吃一点食物，只喝河水解渴。由于过度的饥饿、疲劳、恐怖，弄得我活象一只瘟鸡。后来流到一座高山面前，要从山洞中穿过。我怕洞里象前次那样窄狭而发生危险，打算停下来，跳到岸上；但是水流太急，来不及停下，就被冲进山洞。我相信非死不可了，叹道：“毫无办法，只望

伟大的安拉拯救了。”

幸而流了不久，便出洞到了一处开阔地带，眼前闪出一望无际的洼地，河水一直向下冲流，急风骤雨般发出隆隆如雷的响声。小船在急流中颠簸、摇摆着，我怕跌在河里，提心吊胆、紧紧抓着木头不敢动弹。船被急流冲击，越流越速，我无法控制，又不可能跳上岸去，情况万分危急。最后，我被冲到一座建筑美丽、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附近。岸上的人见我坐在船中，被急流冲击着直往下流，赶忙投出绳索和鱼网，把我救到岸上。由于过度饥饿、恐怖和睡眠不足，我刚到岸上，便死人般倒了下去。幸而他们急救，我才慢慢苏醒过来。他们之中有个非常慈良的老人，格外关怀、照顾我，脱下他的衣服给我穿，带我进城去澡堂里沐浴、熏香，喝香甜的兴奋饮料，并带我到他家中，招待在客室里，给我预备丰盛的饭菜。我吃饱喝足之后，婢仆又端热水给我漱口洗手，拿丝帕给我擦手。接着那位长者收拾一间侧室，供我居住，吩咐婢仆好生伺候我。我被他家当上宾招待，饮食很好，起居非常舒适。过了三天，我的精神逐渐恢复过来，情绪既安定，心胸也开朗，健康全都复原。第四天，那位长者来看我，对我说：“孩子，你给我们慰藉了；赞美安拉，是他使你安全脱险的啊。现在你要不要随我往市场去走一走，卖掉你的货物，然后收买别的东西？”

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缄默不语，私下想道：“我哪儿来的货物呢？他说此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继而长者又对我说：“孩子，你别犹豫、顾虑了，来吧，我们一起上市场去看看，如果有人收买你的货物，所出之价，又合你的心意，就卖掉它；假若出不上价，就把货物暂且收存在我的贮藏室里，等行情上涨时再卖不迟。”

我考虑一会，私下想道：“顺从着他，前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货物吧！”于是我对他说：“听明白了，遵命就是。老伯，你所做的

事都是有福份的，应该事事听从你的指示才对。”

我随长者去到市中，见我乘来的那只小船已经被他们拆开，那些木头原来都是檀香木，摆在那里托人售卖。开盘后，商人们争相竞卖，价格增到一千金币之后，就稳住了。长者回头对我说：“你听着，孩子：这是目前的行情，这样的价格你愿意脱手吗？或者还是暂且忍耐一时，让我替你收存在贮藏室里，等价格上涨时候再卖？”

“老伯，请你决定好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孩子，这些檀香木我多出一百金币，你愿意卖给我吗？”

“好的，这就卖给你好了。”

长者吩咐仆人把檀香木搬回家去，收存在贮藏室里。我陪他回到家中，坐在一起。他把金币兑给我，并借给我一个钱袋，把钱盛在袋中，拿把铁锁锁起来，然后把钥匙交给我。过了一些时候，长者对我说：“孩子，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希望你顺从我的意思。”

“什么事？老伯，你说吧。”

“你要知道：我已经年满花甲，膝下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年轻女儿，人倒生得美丽、活泼，手中还有不少的积蓄；我打算把她匹配给你为妻，让你们生活在一起。往后我自己的财产和在商界的职位全都由你继承。”

我缄默着无法答复。长者接着说：“孩子，我提议的这桩事情，你顺从我吧；我这是要你好啊。你要是依从我，我就把女儿匹配给你为妻，你就象我的亲生儿子一样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手中的现款和房地产业全都留给你。往后你要做生意买卖，或者要回家乡去都可以，谁也不阻拦你。反正财产在你手里，要怎么办，你自由选择好了。”

“指安拉起誓，老伯，你好象是我的生身之父。我遭过无数惊险、颠危，吃过不少苦头，至今什么主意、见识都没有了。这桩事由你决定，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长者打发仆人请来法官和证人，写下婚书，把女儿给我为妻，并备办丰富的筵席、喜果，邀请宾客参加婚礼。洞房花烛之夜，新娘打扮得非常标致、漂亮，有倾城倾国之色。她的首饰，都是金玉、珍珠、宝石做的，式样繁多，随便哪一件都值几万金，而且有些东西还是无价之宝。我们彼此一见钟情，夫妻间结下深厚的爱情。从此我们在一起过甜蜜、幸福的生活，彼此的身心都有了寄托。

后来老岳父害病死了，我把他的尸体装殓、安葬，正式继承他的遗产；财物由我支配，婢仆听我使唤，商人们还选我担任他原来的领导职务。他是商界中年纪最长最有威望的，任何生意买卖，必须让他知道、批准，才能成交。他过世后，商人们选我继承他的职位，因此我经常和城里的人碰头见面。交往的机会一多，我便发现他们的秘密，见他们的生理每月都有一次反常变化。那是每当月初，人们身上都长出两只翅膀，能飞起来，在空中遨游，城里只剩妇孺之辈。我不明白此中道理，犹疑不决，私下想道：“待下月初，我找他们中的一人谈谈，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也许他们会带我一起去遨游呢。”我耐心等到月初，见他们的颜色和生理发生变化时，便找到其中的一人，和他交谈，说道：“指安拉起誓，带我跟你们去一趟，再带我回来吧。”

“不，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断然拒绝。

我纠缠着苦苦哀求，才得到允许。我不让家里人知道，骑在他肩上，随他们飞到天空，越飞越高，高到可以听见天神赞颂安拉的声音。我感到惊奇羡慕，便随口说：“赞美安拉！感谢安

拉!”

我刚说完,空中便出现火焰,差一点烧到他们身上。他们迅速逃避,一霎时落到一座高山顶上。他们都埋怨我,恼恨我,撇下我一哄而散,让我一个人留在荒山上。当时我埋怨自己,叹道:“活该我倒霉,刚从一种灾难中脱险得救,接着又跌在更严重的灾难中了。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了。”

我在山中徘徊,走投无路,相信此身将葬送在荒山里,正感觉忧愁苦闷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两个月儿般美丽可爱的孩子,每人拄着一根金杖。我迎过去,打个招呼,说道:“指安拉起誓,请告诉我,你们是谁?是做什么的?”

“我们是膜拜安拉的虔诚信徒。”他们说着,给我一根金杖,随即从容归去。我拄着金杖,边走,边回忆两个孩子的行为,觉得奇怪。不知不觉间,前面出现一条大蟒,嘴里衔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被蟒吞到肚脐,生命危在旦夕,尖声呼喊求救,说道:“谁救我的性命,愿安拉解除他的灾难。”我闻声跑过去,举起手中的金杖,一下打中蟒头,救了他的命。他走到我面前,十分感激,说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从此我不离开你,愿意终身陪随你。”

“很好,我欢迎你。”我回答着和他在一起。一会儿,迎面过来一群人。我仔细打量,发现先前捎我遨游天空的那个家伙也在他们之中。我走过去,向他道歉,好言安慰他,说道:“朋友!你应该这样对待朋友吗?”

“为了你赞颂安拉,我们这才受打击的啊。”

“我不了解其中情况,请原谅我,下次我再不敢开口了。”

他允许带我回城,但提出一个条件,不许我赞颂安拉。后来他捎起我,一直飞到城中。我妻迎接我,祝我安全归来,并嘱咐

我："以后你别跟他们出去，别和他们往来。这班人是魔鬼、邪神的伙伴，他们没有信仰，不会感谢、赞美安拉。"

"从前你父亲跟他们结交往来，这是什么道理？"

"先父不属于他们这一派，也不干他们那一套。先父既已过世，我想你可以卖掉他的产业和货物，带着银钱转回老家去。我既已父母双亡，对这个城市也没有留恋的必要了；你就带我一起去吧。"

我听从妻子的嘱咐，陆续卖掉岳丈遗留下来的货物，并准备一切，等到有人旅行时，好随他起身回家。后来城中有人预备航海旅行，要去远方经营生意，可是没有现成的船只，只好收买木材，自己制成一只大船。我付给他们一笔旅费，带着财物和妻室，撇下房地产业，动身启航，离开那个城市。孤舟在茫茫大海中，从一岛到另一岛，从一海到另一海，沿途风平浪静，诸事顺利，终于一帆风顺地到达巴士拉。

我在巴士拉没有逗留，搭船继续航行，一直回到巴格达，和久别的家人、亲友重逢聚首。他们屈指一算，从我第七次航海旅行起至归来时，已历时二十七年。在那漫长的时期中，他们不知我的生死，一直怀着绝望心情。我突然归来，和他们见面言欢，叙述旅途中的情况和遭遇。他们听了，惊恐万状，都为我平安归来，十分欢喜、快慰。

我把携带回来的财物收藏起来，然后诚心诚意地忏悔一番，从此决心不再航海旅行，息下经营买卖的念头。我回忆起我历年在外奔波、冒险，九死一生，多蒙安拉保佑，能够平安回到家中，和家人共叙天伦之乐，享受安静的田园生活，以终余年，这都是安拉的恩赏，因此我衷心感谢不尽。

航海家辛伯达谈了第七次航海旅行的情况，接着对脚夫辛伯达说："你这位陆地上的辛伯达先生，对于我的经历、遭遇和生平事业，现在该清楚了吧！"

"指安拉起誓，我误解你，千万请你原谅。"

航海家辛伯达乐善好施，始终保持慷慨好客的习惯，经常设宴招饮亲友，和他们在一起吃喝、谈笑、寻乐、嬉戏，过舒服、愉快的享乐生活，直至白发千古。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

高西睦和阿里巴巴

相传古代波斯国的某城市里住着两兄弟。哥哥叫高西睦，弟弟叫阿里巴巴。他俩在父亲死后便分家，各自分居，各谋生活，但是他俩所继承的遗产很有限，分家后不久，钱财便花光了，生计日益困难。为了解决起码的穿衣吃饭问题，两弟兄不得不忍苦耐劳，为自己的前程奔波。

后来高西睦跟一个富商的女儿结婚，得到岳父的垂青，接受一部分产业，便走上做生意的道路，开铺子经营买卖，生意兴隆，发展很快，不但铺中货物充裕，而且仓库里堆满贵重物资，还把积蓄的金银埋藏起来，过着舒适、享福生活，名声很大，成为全城知名的富商、巨贾。

阿里巴巴的老婆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夫妻过着贫苦生活，全部家当除一间破屋外，还有三匹毛驴。阿里巴巴靠卖柴火为生。每天赶着三匹毛驴去丛林中砍柴，驮到集市出卖，以此维持生活。

在森林中

有一天，阿里巴巴照例赶着三匹毛驴上山砍柴。他砍了枯

树枝和干木柴，收集起来，捆绑成驮子，让毛驴驮着，正准备下山的时候，突然发现一股烟尘，从右边直向上空飞扬，迅速地朝他所在地移动着，而且越来越近。他仔细观察，才知道原来是一支马队，向这方面冲来。眼看这样的情景，他猛吃一惊，恐怕碰到一伙歹徒，会被他们杀死，毛驴也会被抢走，因此非常恐怖，拔脚逃跑。但是由于那帮人马越来越近，他感到已来不及逃出森林，只得把驮着柴火的毛驴赶到丛林的小道里，自己爬到一棵大树上躲避。那棵大树生长在一个非常高大的石头旁边。他藏在枝叶茂密的树干上，可以看清楚下面的一切，而下面的人却看不见他。这时候，那帮人马已经跑到那棵树旁，在大石头前面一齐下马。看样子他们一个个年轻、勇敢、活泼、伶俐。阿里巴巴仔细打量，从他们的举止、模样认为他们是一伙拦路强盗，显然是刚刚抢劫了结队成行的商旅，把钱财、物资带到这儿分赃，或者准备妥善收藏起来。阿里巴巴心里这样想着，看清楚他们总共是四十人。

他们在树下拴好马，取下沉甸甸的鞍袋，显然里面是装着金子银子。其中有个头目模样的人，也背着沉重的鞍袋，从丛林中一直来到那个大石头跟前，便喃喃地说道："开门吧，芝麻芝麻！"随着那个头目的喊声，大石头面前立刻展现出宽阔的门路。强盗们鱼贯而入，头目走在最后。他刚进入洞内，大门便自动关闭起来。

强盗在洞中，阿里巴巴始终躲在树上暗中窥探，不敢下树，唯恐他们突然从洞中出来，会落到他们手中，遭到杀害。最后，他决心偷一匹马骑着，赶着自己的毛驴溜回城去。可是他刚要下树的时候，山洞的门突然开了，强盗的头目首先走出洞来，站在门前，望着喽罗们，清点人数，然后念咒语，说道："关门吧，芝麻

芝麻！”随着他的喊声，洞门果然自动关起来了。

开门吧，芝麻芝麻！

经过头目清点、检查一番，喽罗们便去到各自的马前，把鞍袋往马鞍上一放，接着一个个纵身上马，跟随头目，一哄扬长归去。阿里巴巴仍然呆在树上，观察他们的行动，一直等他们去得无影无踪之后，过了好一阵，才敢下树。当初他所以踟蹰不前，是顾虑到他们中或许会有人因事骤然回来而被发现。接着他暗自说：“我要试验一下这句魔语的作用，在我的吩咐下，看这个洞门能否开关。”于是他大声喊道：“开门吧，芝麻芝麻！”他的喊声刚落，洞门立刻开了。他走了进去，举目一看，那是一个有穹顶的大山洞，洞顶很高，从洞顶上的通气孔透进光线，有如点灯照明一样。当初，他以为一个强盗的巢穴，除了一片阴暗，不会有其他的东西。可是事实出乎意料。他对洞中堆满的财物，看得目瞪口呆。其中有一堆堆齐顶的丝绸、锦缎和绣花衣服，一堆堆彩色毡毯，还有多得无法计数的金币银币，有的散堆在地上，有的盛在皮袋中。面对这么丰富的金钱、货物，阿里巴巴深信这不是几年的积蓄，肯定是强盗们代代经营、掠夺所积起来的东西。

阿里巴巴进入山洞，洞门便自动关闭起来，但他无所顾虑，满不在乎，因为他能记忆那句开门的魔术暗语，所以不怕出不了洞。同时，他对洞里的那些东西并不感兴趣，他觉得迫切需要的是金钱。因此，他根据毛驴的运载能力，打算弄他几袋金币，捆在柴火里面，由驴子运走。以为这样，人们就看不见钱袋，他仍

然是打柴火过日子的樵夫。

阿里巴巴按计划都弄妥当，然后说："关门吧，芝麻芝麻！"随着他的喊声，洞门就关闭起来。因为这句魔术暗语，起着不同的作用。例如每次有人进入洞内，洞门便自动关闭。反之，每逢有人走出洞外，就必须说："关门吧，芝麻芝麻！"洞门才应声关闭。

泄露秘密

阿里巴巴驮着金钱，赶着毛驴尽快返回城中，回到自己家里，赶忙关起门来，卸下驮子，解开柴火，把一袋金币搬进房内，摆在老婆面前。她一看，见袋中装满金币，怀疑阿里巴巴抢人，做了坏事，所以开口骂他，责备他不该见利忘义，不该随便去做坏事。

"我可不是强盗。我向来只做你乐意的、对我们生活有利的事情。"阿里巴巴声辩几句，然后把在山中的见闻和他的所作所为，告诉老婆，并把金币从皮袋中倒了出来，摆在她面前。

阿里巴巴的老婆听了，大为欢喜，她的视线被灿烂的金币刺得眼花缭乱。这时候，她一屁股坐下来，只顾数那些金币。阿里巴巴说："哟！傻家伙呀！你这么数下去，什么时候才数得完呢？还不如让我挖个地洞，把这些金币埋藏起来，别叫人知道其中的秘密吧。"

"你的想法很对头，就这样去做吧。我可是要量一量这些金币，到底有多少钱，心中才有个数。"

"你为这件事高兴是应该的，但是要注意，千万不能对人说

呀。”

阿里巴巴的老婆急急忙忙跑到高西睦家中借量器。碰巧高西睦不在家，便对他老婆说：“嫂子，请把你家的量器借我用一下吧。”

“你需要大斗呢，还是需要小升？”

“不要大斗，借给我小升好了。”

“等一下，我给你去拿吧。”高西睦的老婆答应了，她却暗中在升内的底部，贴上一点蜜蜡，以便借此了解阿里巴巴的老婆借升去量什么东西，因此她相信无论她量什么，总会粘一点在蜜蜡上。高西睦的老婆想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满足她的好奇心。

阿里巴巴的老婆却不知她的诡计，拿着升子回到家中，开始用升子量金币，阿里巴巴仍不停地挖洞。待她的金币量毕，阿里巴巴的地洞也挖好了，于是夫妻两人一齐动手，把金币搬进地洞，然后小心翼翼地盖上土，埋藏起来，再把地面弄平。

阿里巴巴的老婆量过金币，升底的蜜蜡上粘着一枚金币，她却没有察觉。于是这个好心肠的女人把升子送还她嫂子去。高西睦的老婆一见升内蜜蜡上的金币，顿时产生羡慕和嫉妒的心情，终于自言自语地说：“啊呀！他们借我的升去量金币呢。”她想象阿里巴巴这样一个穷光蛋，怎么用升斗去量金币，因此非常惊奇。

高西睦威逼阿里巴巴

高西睦的老婆为这件事经过长时间的猜测、思考，总是念念

不能忘怀。直到日暮，高西睦倦游归来，她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你这个人呀！向来以为你自己是富商巨贾，是最有钱财的人了。可你睁眼看一看吧，你兄弟阿里巴巴跟你比起来，他象王公一样富足呢。他的财物比你多得多，他堆积的金币多到需要斗量的程度。你自己所有的金币只要数一数就知数目了。"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个的？"高西睦将信将疑地反问一句。

高西睦的老婆把阿里巴巴的老婆前来借升还升的经过，以及自己发现粘在升内的一枚金币等有关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然后把那枚铸有古帝王姓名、年号等标记的金币拿给他看。

高西睦知道这件事的始末，也产生了羡慕、猜疑的心情，从而产生贪婪、妄想的念头，因此整夜辗转不能入梦。次日天刚亮他就起床，出去找阿里巴巴，说道："兄弟啊！你表面装得很穷，很可怜，其实你是埋头财主呢。你积蓄了无数的金钱，数目之多，已经达到非斗量不可了。"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一点也不明白。你要把话说清楚些。"

"我所说的，你很清楚。你用不着装出一副傻象来欺骗我。"高西睦怒气冲冲地把那枚金币拿给他看，"象这样的金币，你有成千上万，这不过是粘在升底里被我老婆看见的一枚罢了。"

阿里巴巴恍然大悟，原来他收藏金币这件事，被高西睦和他老婆知道了，暗想："对这件事再保守秘密是不可能了。索性说穿它，这会招致不幸和灾难的。"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感到左右为难。没奈何，最后，他终于被迫把强盗们和山洞中的财宝等事，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哥哥听。

高西睦听了，声色俱厉地说："你必须把你看见储存金币那

个山洞的所在，确切地告诉我，同样要把开、关洞门那两句魔术暗语对我讲清楚。现在我先警告你：如果你不肯老老实实地把全部事实告诉我，我就上县衙门去告发你，让县官没收你的金钱，并把你抓去坐牢，结果你会落得人财两空的。”

阿里巴巴果然把山洞的所在地和开、关的暗语，一点不漏地讲了一遍。高西睦聚精会神地听着，把一切细节都牢记心头。

高西睦在山洞中

第二天天刚亮，高西睦赶着雇来的十匹骡子，去到山中，按照阿里巴巴的叙述，去到阿里巴巴藏身的那棵大树底下，找到了匪窟，眼看那情景和阿里巴巴所说的差不多，相信自己已经到达目的地，于是高声喊道：“开门吧，芝麻芝麻！”

随着高西睦的喊声，洞门豁然开启，眼前出现一道宽阔的门路。高西睦走进山洞，见里面堆积着金银财宝和各种珍贵财物。他进洞刚站定，洞门便自动关起来。他仔细欣赏财物。面对这么多的金银财宝，他赞不绝口，感到眼花缭乱，心神迷离。他抖擞精神，收集了够十匹骡子驮运的金币，装在袋中，一袋袋挪到门前，预备搬出洞外，给十匹骡子驮回家去。但是出乎意料，事与愿违。当时他竟忘记了那句开门暗语，却大喊：“开门吧，大麦大麦！”洞门依然紧闭。这一来，他慌了。他想着一口气喊出属于豆麦谷物之类的各种名称，只是“芝麻”这个名称，怎么样也想不起来了。他感到苦恼，而且恐怖，只是不停地在洞中打转，对摆在门后预备带走的金币也不感兴趣了。他困在洞中，坐立不

安，慌张窘迫到极点。刚才使他心花怒放，无比欢欣的那些财宝，现在成为招致祸患、苦恼的根源了。

高西睦之死

由于高西睦过度的贪婪和嫉妒招致了严重的灾难，不仅葬送了一切希望，而且连生命也难保。他困在山洞已经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了。

那天半夜，强盗们抢劫归来，老远便看见成群的牲口在宝库附近，由于不知道这些牲口驮什么到这里，觉得奇怪。这只为高西睦用绳子拴住骡子脚，致使它们散不开，便一起进入丛林去找嫩草吃。强盗们以为这是一群走失的骡子，所以不太注意，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但觉得奇怪的是，这些骡子走失得离城镇太远了。

强盗的头目带着喽罗来到山洞前，大家下马，说了那句暗语，洞门便应声而开。高西睦在洞中早已听到马蹄的得得声，从远到近，知道强盗们回来了。他感到生命难保，一下子吓瘫了。他抱着一线侥幸的心情，鼓足勇气，趁洞门开启的时候，猛冲出来，期望死里逃生。可是他的脱逃却被枪剑挡住，首先碰到的是强盗头子。他一枪把高西睦刺倒，他身边的一个喽罗立刻抽出宝剑，把高西睦拦腰一剑砍为两截，结果了他的性命。

强盗们冲入山洞，进行检查，把高西睦装在袋中，堆在门内预备带走的一袋袋金币搬回老地方，按原样储存起来。发生这事件之后，强盗们对于被阿里巴巴搬走的金钱，并不认为什么了不

起。可是他们感到惊奇的迷惑不解的，却是发现外人闯进来这件事。因为这是个天险的地方，山高路远，地势峻峭，很难越过重重险阻而攀援到这里，尤其是不知道开关洞门那句暗语，谁都休想闯进洞来。考虑到这些问题，他们把怒气都出在高西睦身上，大家七手八脚地肢解他的尸体，砍成四块，分别挂在门内，左右两侧各挂两块，以此作为警告，让敢于来到这里的人，明白这样的下场。他们做完惩罚手续，走出洞外，把洞门关闭妥当，然后跨马扬长而去。

高西睦的尸首

当天深夜，高西睦还没回家，他老婆惴惴不安，急躁、忧虑的心情与时俱增。她跑到阿里巴巴家里去诉苦，说道："兄弟，高西睦从早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他的行踪你是明白的，因此我很担心，就怕发生什么不测的事，那就糟了。"

阿里巴巴也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高西睦才不能按时回家。他内心虽然也不安，但仍然用好言安慰高西睦的老婆："嫂嫂，或许高西睦为了小心谨慎，避免外人知道他的行踪，可能绕道回城，这便是他耽搁的原因。我想过些时候，他会回来的。"

高西睦的老婆听了略有慰藉，抱着一线希望回到家中，耐心地等待丈夫。但是已是半夜三更，仍不见人。她神魂不定，紧张、恐怖到极点，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但是为了怕邻居知道其中秘密，只得压低嗓音，暗自悲泣，并责怪自己，悔恨着说："干吗我硬把阿里巴巴的秘密泄露给他，引起他的羡慕和嫉妒？显然

这是招灾引祸的根源，是自找罪受呀。”

高西睦的老婆心情烦躁，如坐针毡，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又急急忙忙跑到阿里巴巴家中，恳求他务必出去寻找他哥哥。

阿里巴巴安慰嫂嫂一番，然后赶着三匹毛驴，前往山中。到那个大石头附近，一眼看到洒在地上的斑斑鲜血，却不见他哥哥和十匹骡子的踪影。看这种凶兆，显然凶多吉少，感到不寒而栗。他挨到石前，说道：“开门吧，芝麻芝麻！”洞门便应声而开。他跨进山洞，看见高西睦的尸首，两块挂在右侧，两块挂在左侧。阿里巴巴惊恐万状，但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收拾哥哥的尸首，把它卷为两捆，拿柴棒包在外面，再绑成一个驮子，预备用一匹毛驴驮运。同时他还装了几袋金币，象绑尸体那样，小心用柴棒掩盖起来，绑成两个驮子，预备用另两匹毛驴驮运。他把这一切搞妥当了，才用暗语把洞门关上，然后小心谨慎地赶毛驴下山。他集中精神和注意，把尸首和金币运到家中。

阿里巴巴把驮金币的两匹毛驴牵到自己家里，交给老婆，吩咐她把金币埋起来，关于高西睦的情形，却只字不提。接着他把运载尸首的那匹毛驴牵往高西睦的住宅。高西睦的使女马尔基娜闻声前来开门，让阿里巴巴和毛驴进入庭院。

阿里巴巴把高西睦的尸首从驴背上卸了下来，然后对使女说：“马尔基娜，你赶快给老爷准备善后，埋葬他的尸首吧。现在我先去给嫂子报告噩耗，然后就来帮你的忙。”这时，高西睦的老婆从窗户里看见阿里巴巴，说道：“阿里巴巴，关于我丈夫的情况怎么样？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就知事情不妙。快说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阿里巴巴把高西睦的遭遇和怎样把他的尸首偷运回来的经过，从头到尾对嫂子说了一遍。

埋葬高西睦

阿里巴巴详细叙述事件的始末之后，接着说道："嫂子，该发生的事已经出现了。这事件固然惨痛，但是我们应该严格保守秘密，我们的生命财产才有保障呢。"

高西睦的老婆知道丈夫惨遭杀害，哭哭啼啼地对阿里巴巴说："我丈夫的命运活该如此，既是前生注定，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现在为了你的安全，对这件事，我答应严格保守秘密好了。"

"安拉所判决的事，是无可挽回的，应该逆来顺受，现在你耐心休息吧。待守孀期限届满，我便娶你为妾，你会生活得愉快幸福的。内人为人善良，心地慈善，你不必顾虑，她不会嫉妒你，也不会惹你生气的。"

"只要你感到高兴愉快，就这么办吧。"她说着忍不住又嚎啕痛哭起来。

阿里巴巴因为哥哥的死也伤心流泪。他离开嫂嫂，回到女仆马尔基娜身边，跟她商量埋葬哥哥的事。经过讨论，谈了具体办法，才牵着毛驴回家。

阿里巴巴一走，马尔基娜立刻到一家药铺里，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跟老板交谈，打听给垂危的病人吃什么药有效。

"谁卧病不起要服这种药呢？"老板向马尔基娜反问一句。

"我家老爷高西睦害病，差一点死了。几天来，他既不能说话，也不吃饮食，所以我们对他的生命几乎失望了。"她回答着把

药买回家去。

第二天，马尔基娜再上药铺去，买了一剂效用很强的草药。她装出忧愁苦闷的神情，唉声叹气地说："我担心他连吃药的力气都没有了，恐怕我回不到家，他就咽气了。"

在马尔基娜奔走的同时，阿里巴巴也做好一切准备。他呆在家中，等待高西睦家里发出悲哀、哭泣的信号时，便以忧愁苦痛的面貌前去帮忙治丧。

第三天一清早，马尔基娜戴上面纱，到裁缝铺去找高明的老裁缝巴巴穆司塔发。她给他一枚金币，说道："用一块布蒙住你的眼睛，然后跟我上我家去一趟吧。"

巴巴穆司塔发不肯这样做。马尔基娜又拿一枚金币塞在他的手里，并再恳求他去一趟。

巴巴穆司塔发贪图小恩小惠，终于答应这个要求，拿手巾蒙住自己的眼睛，让马尔基娜牵着他的手，进入高西睦停尸的黑房里。这时马尔基娜才解掉蒙眼的手巾，吩咐他把高西睦的尸首按原样拼在一起，缝合起来，并扔一匹布在尸体上，说道："你先把尸首赶快缝合起来，然后比着死人身材的长短，给他缝一套寿衣。待你做完这些事，我还要给你一份工钱呢。"

巴巴穆司塔发按照马尔基娜的吩咐，果然把尸首缝合起来，寿衣也做了。马尔基娜感到满意，又给巴巴穆司塔发一枚金币，再一次蒙住他的眼睛，然后牵着他，把他送回裁缝铺。

马尔基娜急急忙忙回到家中，在阿里巴巴的协助下，用热水洗涤高西睦的尸体，并拿寿衣装殓起来，摆在干净的地方，把埋葬前应做的事都准备妥当，然后去到清真寺中，向教长报丧，说丧主等候他前去送葬，请他给死者祷告。

教长应邀随马尔基娜去到丧主家中，替死者祷告，举行仪

式，然后由四人抬着尸匣离家，送往祖茔埋葬。一般亲戚邻居也按习惯前来参加送葬。马尔基娜在送葬行列的前面。她披头散发，捶着胸膛，嚎啕痛哭。阿里巴巴和其他亲友跟在后面，一个个露出悲哀伤心的神情，直送到墓地，埋葬完毕，才各自归去。

高西睦的老婆呆在家中，悲哀哭泣。城中的妇女到她家里去吊问，大家同情她，安慰她，劝她不要太悲哀。

阿里巴巴为哥哥的死，躲在家里，居丧守制，表示哀悼。

由于马尔基娜和阿里巴巴善于应付，计划得当，所以高西睦死亡的真相，除他二人和高西睦的老婆之外，城中其他的人，谁都不知其中底细。

四十天的孝期过了，阿里巴巴拿他的财产的四分之一作聘礼，公开娶他的嫂嫂为妾，并指使高西睦的大儿子继承他父亲的遗产，把关闭的铺子重开起来，继续买卖。因为这个侄子，长期跟一个富商经营生意，耳濡目染，学到一些本领，在生意场中很有奔头。

巴巴穆司塔发和强盗

有一天，强盗们照例返回山中，进入巢穴，发现高西睦的尸首不见了。经过仔细查看，还发现许多金币也没有了，大家对发生这样的事件，感到非常诧异，不知所措。匪首说："现在咱们应该认真追查这件事情，否则，历年所积蓄的这些财物，将会一点一点被偷完的。"

匪徒们一致同意匪首的看法和说法，谁都认为被他们砍死的人是懂得开关洞门的暗语的。那个搬走尸首并盗窃许多金币的人，也是懂得这句暗语的，所以他们必须千方百计追究这件事情，一定要把那人查出来，才能杜绝后患。他们经过多方商量，决定派一个机警的人，伪装成外地商人，到城中大街小巷去活动，目的在于探听城中最近谁家死了人，居住在什么地方。做到这一步，就是找到了线索，就能找到他们所要捉拿的人。

“让我进城去探听消息吧。”一个匪徒自告奋勇地说，“我会很快把情况打听清楚的，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治我死罪好了。”

匪首同意这个匪徒的要求。他经过化装，当天夜里溜到城中，潜伏起来。第二天清晨就开始活动，见街上的铺子还关闭着，只是裁缝巴巴穆司塔发的铺子例外，他正在做针线活。匪徒怀着好奇的心情向他问好，并说：“天才蒙蒙亮，你怎么就做针线活呀？”

“我看你是外路人吧。别看我这把年纪，我的眼力好得很。昨天，我坐在一间黑房里，把一具尸首给缝合起来了。”

匪徒听了谈话，想道：“通过这一鳞半爪，我可以达到目的了。”他接着对裁缝说：“我想你是同我开玩笑吧。你的意思是说你给一个死人缝了寿衣吧，也就是说缝寿衣是你的专业吧。”

“这件事跟你没有多大关系，你不必多问我。”

这时候，匪徒把一枚金币塞在裁缝手中，说道：“我并不想发现什么秘密。我也是一个忠厚的人，是会保守秘密的。而我所要知道的是，昨天你替谁家做零活？你能把那个地方告诉我，或者带我上那儿去一趟吗？”

裁缝手里拿着金币，不便拒绝，照实说道："上那家人家里去的道路，我没亲眼看见，而是一个女仆带我去到一处我不太清楚的地方，然后拿手帕蒙住我的眼睛，再牵我去到一所住宅中，进入一间黑房里，才解掉我眼上的手帕，然后吩咐我先把一具被砍成几块的尸首缝合起来，并替它做了一套寿衣。我缝完后，那女仆又拿手帕蒙住我的眼睛，再牵我出来，把我送到先前蒙我眼睛的那个地方。因为这样，你所要知道的那所住宅，我是无法告诉你的。"

"虽然你不知道那所住宅座落在什么地方，但是你能带我上女仆蒙你眼睛那个地方去。到了那里，我便象女仆那样用手帕蒙住你的眼睛，然后牵着你朝前走，这就可能碰巧走到那所住宅的门前。只要你帮忙做这件好事，这儿还有一枚金币，是给你的报酬。"匪徒又拿一枚金币给裁缝。

巴巴穆司塔发把两枚金币装在衣袋里，随即离开铺子，带匪徒去到马尔基娜蒙他眼睛那个地方，让匪徒拿手帕蒙住他的眼睛牵着他走。巴巴穆司塔发原是头脑清楚、感觉灵敏的人，在匪徒牵引下，一会儿便进入马尔基娜带他经过的那条胡同里。他边走边揣测，并计算着一步一步向前移动。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脚步，说道："前次我跟那个女仆就是到此为止的。"

这时候，巴巴穆司塔发和匪徒已经站在高西睦的住宅门前，如今是他弟弟阿里巴巴住在里面了。

马尔基娜的智慧

匪徒找到高西睦的住宅，便用白粉笔在大门上画了一个记

号，免得下次来报复时找错门路。他满心欢喜，即刻解掉巴巴穆司塔发眼上的手帕，说道："巴巴穆司塔发，你帮了我大忙，很感激，愿伟大的安拉恩赏你的好意。现在请你告诉我，是谁住在这所屋子里？"

"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我不熟悉。"

匪徒知道无法再从裁缝口中打听到更多的消息，于是再三感谢裁缝，打发他回去。他自己也急急忙忙赶回山洞，报告消息。

裁缝和匪徒走了不多一会，马尔基娜因事外出，刚跨出大门，无意间看见门上那个白色记号，不禁大吃一惊。她沉思一会，料到是敌人作为识别的标记，意在谋害主人。于是她也用粉笔在所有邻居的大门上画了同样的记号。她严守秘密，连男主人、女主人都不让知道这件事。

匪徒回到山中，向匪首和伙伴们报告寻找线索的经过。于是匪首和其他匪徒，一个个溜到城中，要对盗窃财物的人进行报复。那个在阿里巴巴的大门上作过记号的匪徒，一直在匪首身边，作为向导，直接带他来到阿里巴巴的住宅门前，指着大门说："啵！我们所寻找的人，就住在这所屋子里。"

匪首看了那里的左右房子，每家的大门上，都画着同样的一个记号，觉得奇怪，说道："这里的房屋，每家的大门上都有记号，而你所说的到底是哪家呀？"

带路的匪徒顿时糊涂起来，不知所答。他发誓说："的确我是在一所屋子的大门上作过记号的，但我不知这些门上的记号是从哪儿来的，同样我也不能肯定哪个记号是我所画的。"

匪首回到市中，对匪徒们说："我们算是白辛苦一场，我们所要寻找的那所房屋没找到，现在咱们暂且回山，往后再来吧。"

匪徒们陆续返回山洞，匪首便开始审判那个被指为虚报情况的匪徒，当众把他拘禁起来，并说："你们中谁再到城中去探消息？如能把盗窃财物的人抓到手，我就加倍赏赐他。"

在匪首的号召下，当时有个匪徒说："我准备前去探听，我相信我能满足你的愿望。"

匪首同意派他去完成使命。在命运的指引下，这个匪徒首先去裁缝铺里见到巴巴穆司塔发，按照前一个的做法赠送金币，买通裁缝，利用他引导到阿里巴巴的住宅门前，在阿里巴巴屋子的门柱上，用红粉笔画了一个记号，和现存的白色记号有所区别，这才赶忙返回山洞，向匪首报告。他得意、自负地说道："报告主人，我已经找到那所房屋，并在门柱上打了记号。凭记号它同邻近的住宅就有明显的区别，我一眼就可分辨清楚。"

马尔基娜出入时，又发现门柱上有个红色记号。经过她深思熟虑，为防患于未然，便即刻在邻近人家的门柱上也划了同样的记号来混淆视听。她做了这件事，仍然严守秘密。

马尔基娜和强盗们

匪首派进城中的第二个差役很快找到阿里巴巴的住宅，完成任务。可是事出意外，情况和第一次差不多。当匪徒们进城

去报复的时候，发现每家住宅的门柱上都有一个红色记号，这样又把他们弄糊涂了。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返回山洞，匪首怒不可遏，大发雷霆，把第二个差役又拘禁起来。他自言自语说："两个差役都失败了，惩罚成为他俩奔走所应得的报酬。我看我的部下，不会有人再去探听这件事的底细了。现在我必须亲自出马，去寻找那个坏蛋的住处。"

匪首打定主意，单枪匹马到了城中，照例走裁缝巴巴穆司塔发的门路。为这件事，匪徒们曾在他身上花了不少金币。匪首在巴巴穆司塔发的帮助下，顺利地来到阿里巴巴的住宅前。他吸取前两次的教训，不作表面的记号，只是把那住宅的座落和四周的景象记在心里。他马上赶回山洞，对匪徒们说："那个地点我全都认清，已描画在我心里，下次去找就不困难了。现在你们给我买十九匹骡子和一大皮袋菜油，以及形状、体积一致的瓦瓮三十八个，我有用处。这些东西备齐之后，我便武装你们，让你们每人都潜伏在一个瓮中。除我和两名拘押人员，你们总共是三十七人，另外的一个瓮用来装油，再把这些瓮绑成驮子，用十九匹骡子驮着，每骡驮两瓮，我自己扮成卖油商人，赶牲口运油进城，趁天黑时去到那个坏蛋的住宅门前，求他容我在他家暂住一宿。待我住定之后，再找机会指使你们出来，趁黑夜里一起动手，活活地杀死他。先结果他的性命，然后进行搜查，夺回被盗窃的财物，用骡子驮回来。这样咱们的目的就实现了。"

匪首的计划，博得匪徒们的拥护，一个个怀着喜悦的心情，按命令行事，分头前去购买骡子、皮囊、瓦瓮等物。经过三天的奔波，把所需要的东西备齐了，并在瓦瓮的外表涂上一些油腻。他们在匪首的指挥下，拿菜油灌满一个大瓮，其余的三十七

个，由全副武装的匪徒分别潜伏在其中，绑成十九个驮子，用十九匹骡子驮运。匪首本人穿着商人的服装，伪装为卖油商，赶着骡子，大模大样地运油进城，天黑时赶到阿里巴巴的住宅门外。

当时屋主阿里巴巴刚吃过晚饭，正在屋前散步，来回走动着。匪首趁机走近他，向他请安问好，说道："我是从外地贩油进城来做买卖的，好多次到这儿来经营过。可是这回到晚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住处，不知怎么办，恳求你大发慈悲，让我在你院落中暂住一夜，好把货物卸下来，减轻牲口的负担，并给它们些饲料充饥吧。"

阿里巴巴那次躲在大树上，曾听匪首说过话，并且看到他进山洞，现在却因他的伪装，就分辨不出来了，所以答应他的要求，慨然同意他在自己屋里过夜。他指定一间空闲的堆房，作堆货物及关牲口之用，并吩咐一个仆人预备饲料和水，还吩咐女仆马尔基娜："我家来了一位客人，今晚在此过夜。你得忙一阵子，赶快给他预备晚饭，并给他铺好床。"

匪首忙卸下驮子，搬到堆房中，顺序摆起来，把骡子也牵进去，给牲口提水拿饲料。他本人受到主人的殷勤招待。阿里巴巴唤女仆马尔基娜到客人面前吩咐道："你要好生招待客人，不要大意。客人需要的东西，都要供应，明天一早我上澡堂沐浴，你预备一套干净的白衣服，让当差的阿补顿拉送给我，以便沐后穿用。此外，你要熬锅肉汤，等我回来喝。"

"听明白了，一定按老爷说的去做。"

阿里巴巴说了之后进寝室休息去了。匪首吃过晚饭，随即上堆房照料牲口。他趁夜阑人静、阿里巴巴全家安息的机会，压低噪音，告诉躲在瓮中的匪徒们："今晚半夜，你们听到我

的喊声，就迅速钻出来。”匪首交代之后，走出堆房，在马尔基娜的指引下，穿过厨房，去到为他准备的寝室里。马尔基娜放下手中的油灯说：“还需要什么吗？你只管吩咐，让我去办好了。”

“不需要什么了。”匪首说着待马尔基娜走了，才灭灯上床。

马尔基娜根据主人的命令，取出一套干净的白衣服，交给当差的阿补顿拉，以便拿给主人沐后穿用。继而她给主人烧肉汤，拿瓦罐摆在炉上，把炉火吹得旺旺的。过了一会，她需要看一看罐里的油汤，但油尽灯灭，一时没油可添用，正感到左右为难。当差的阿补顿拉眼看马尔基娜急躁为难的神情，便前来解围，说道：“你何必着慌，那边堆房中一瓮瓮的菜油多的是，还愁你没有用的？你要多少可以随便去取。”当时当差的阿补顿拉呆在堂屋里休息，没有去睡觉，为要伺候主人去澡堂沐浴。

马尔基娜怀着感激阿补顿拉的心情，拿着油壶去堆房中，见摆着成排的油瓮。她刚去到排头的那个瓮前，藏在瓮中的匪徒听见脚步声，认为是匪首来唤他们，便轻声问道：“现在该是我们出去报复的时候了吗？”

马尔基娜突然听见这说话的声音，吓得倒退一步，但由于她智慧、勇敢、敢做敢为、临机应变，便回答道：“还不到时候呢。”她暗自说：“原来这些瓮中装的不是菜油，看来里面的东西是很神秘的。这个贩油商人存心不良，也许对主人打什么坏主意，要施展什么阴谋诡计。慈悲的安拉啊！求你保佑，别让咱们上他的圈套吧。”当她挨到第二个瓮前，仍然压低嗓音，把“现在还不到时候呢”这句话重说一遍。就这样一个挨一个地顺序从头说到尾。她暗自说：“赞美安拉！咱主人相信这个家伙是卖油商，可

是显然他是个匪首，只等他一发号施令，匪徒们便跳出来抢劫、杀人。”当她挨到最末那个瓮前，发现里面装的却是菜油，便灌了一壶，拿到厨房，给灯添上油，然后再回到堆房中，从那个瓮中弄来了一大锅油，架起柴火，直把油烧开了，这才拿到堆房中，顺序给每个瓮里浇进一瓢沸油，使潜伏在瓮中的匪徒不但逃走不了，而且一个个被烫死，使每个瓮中只剩下一具死尸。

马尔基娜凭她那过人的智慧和巧妙的办法，悄悄地做完这桩惊天动地的事，屋里的人却没有一个知道。她自己高兴地回到厨房，关起门继续给阿里巴巴烧肉汤。

马尔基娜呆在厨房中还不到一小时，匪首从梦中醒来，打开窗户，见室外一片黑暗，寂静无声，便拍手发出暗号，叫匪徒们出来行动。但是没有回声，毫无动静。息了一会，他再拍手，并出声呼唤，仍无反应。经过第三次拍手，呼唤，还是得不到回答。他慌了，赶忙走出卧室，奔到堆房中，心想：“或许他们都睡熟了，但此刻正是行动的时候，我必须赶快唤醒他们。”他走到最近的那个油瓮前，立刻嗅到一股熏鼻的热油气味，感到非常震惊，伸手一摸，觉得烫手。他一个个摸了过去，发现全部油瓮的情况都是一样。这时候，他明白死亡落到他的一伙人的头上了，同时对他自身的安全也感到恐怖。他只得逾墙跳到后花园，怀着满腔愤怒和绝望的心情，逃之大吉。

马尔基娜呆在厨房里，窥探匪首的动静，但不见他从堆房中出来，想是逾墙逃跑了，因为大门是上双锁锁着的。不过想到其余的匪徒，还一个个静静地躺在瓮中，聪明智慧的马尔基娜，便安心去睡觉了。

离天亮还有两小时的时候，阿里巴巴起床前往澡堂沐浴。他对当夜家中发生的极为危险的事情却一无所知，因为机智的

马尔基娜没有去惊动他，也没料到事情如此容易应付。原来她认为如果先向主人报告她的计划然后动手，就可能失去先下手为强的机会，势必要吃强盗的亏。

阿里巴巴从澡堂归来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候，他见油瓮还原封不动地摆在堆房中，感到惊奇，嘀咕道："这位卖油的客人是怎么搞的！这个时候还不把油驮到市上去销售？"

马尔基娜向阿里巴巴报告事件的经过

阿里巴巴因不见油商赶早去做买卖，便向马尔基娜打听，马尔基娜说："全能的安拉增加老爷的福寿，要让老爷活一百三十岁呢！至于那个商人的罪恶行为，待一会我讲给你听。"她引阿里巴巴走进堆房，关了房门，然后指着一个油瓮说："请老爷看吧，到底里面装的是油呢，还是别的东西？"

阿里巴巴仔细一看，里面躺着一个男人，一下子吓得大叫，回头就跑。马尔基娜即刻安慰他："别害怕！这人没有能力危害你，他已经死了。"阿里巴巴听了才安静下来，说道："马尔基娜，咱们遭了大祸刚安定下来，怎么这个卑鄙家伙也来找咱们的麻烦呢？"

"感谢伟大的安拉！这当中的情节，我会详细报告老爷的。可是说话要小声，免得被邻居知道，会给咱们带来麻烦呢。现在请老爷查看这些瓮里装的什么东西，从头到尾，每一个都看一看吧。"

阿里巴巴果然顺序看了一遍，发现每个瓮中躺着一个武装

齐备的男人，幸亏都被沸油烫死了。这一惊把他吓得哑巴似的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他逐渐恢复常态，才问道："那个贩油商人哪儿去了？"

"关于他的情况，我也要详细说一说。那个家伙并不是生意人，而是个为非作歹的刺客。他满口甜言蜜语，骨子里却要你的命。他过去的所做所为和这回所发生的事，我必须详细汇报。不过现在老爷才从澡堂归来，为了维持健康，先喝些肉汤再说吧。"她伺候阿里巴巴回到屋里，立刻送上饮食。

阿里巴巴吃喝毕，对马尔基娜说："我急于要知道这桩奇案的始末，你说吧，好让我这颗心安定下来。"

"老爷，昨晚你吩咐我烧肉汤之后，就进卧室安歇去了。我遵命先取出一套干净的白衣服，交给跟班的阿补顿拉，然后进厨房生火，把锅摆在炉上煮着肉汤。过了一会，待汤煮开，我要点灯，以便照着去撇渣。可是家里的油用完了，我把要油点灯的事告诉阿补顿拉。他给我出个点子，教我上堆房中的油瓮里弄些来用。我刚走近第一个油瓮时，便突然听到瓮中小声说话的声音：'是我们出来行动的时候了吗？'我大吃一惊，断定这是贩油商搞的什么阴谋，他让人躲藏在瓮中要危害老爷。于是我便回答说：'还不到时候呢。'等我走到第二个瓮前，又听见同样的问话声，我便作了同样的回答，对所有瓮中的人都照样应付了。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们专心等待匪首发出暗号，就出来行凶。而他们的总头目便是被老爷当客人招待在自己家里的那个所谓的贩油商。只为取得你对他的信任，才能叫他的人来杀害你，抢劫你的财物。但是我不给他机会，他的目的才没有实现。这是因为我发现最后那个瓮中装的果真是菜油，我便灌了一壶，拿到厨房点着灯，然后到堆房弄来一大锅油，架起柴火，把油烧开，顺

序在每个瓮中灌进一些沸油，把躲藏着的匪徒，一个个都烫死，我才回厨房，灭掉灯，站在窗前，瞧着将发生的事变，看看那个假扮商人的举动。不多一会，匪首来了，接连几次发出暗号，却没得到回答。他离开卧室，上堆房去查看，见匪徒们都完蛋了，便趁黑夜潜逃。但他是从哪儿逃跑的，我可不清楚。我想显然他是逾墙跳到后花园出去的，因为大门是两把锁锁着的，逃不出去。这样我才放心去睡觉哩。”

“刚才我报告的是昨晚发生之事的全部经过。”马尔基娜接着说，“此外在几天前，我对这件事就略微感觉到了。我抑制着自己，不敢报告老爷，怕万一事情传开，叫邻居知道呢，现在不得不让老爷知道了。情况是这样：有一天我回家时，见咱家大门上有个白粉笔画的记号。当时我虽然不知道是谁画的，有什么用处，但是我意识到那是仇人搞的，存心危害老爷，所以我在邻居的每家大门上，都画上一模一样的记号，使坏人不容易分辨出来。现在看来，画的记号和昨夜的事情，肯定是以此作为报复的标记，避免走错门路。按四十个强盗的数目计算，其中两个人下落不明，这当中的实际情况，我还不知道，因此不得不提防他们。而剩余的三个匪徒中，主要的是他们的头子逃跑了，人还活着。老爷必须格外注意，加倍提防，否则会遭他们的毒手，他不会轻易放过的。为此，我当全力保护老爷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所有的奴婢们都是勤勤恳恳为老爷效劳的。”

阿里巴巴听了非常快慰，说道：“你的这个建议，我很满意，你的勇敢果断行为，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告诉我吧：我该怎样赏赐你。”

“这是我应该尽的义务。我看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赶快把那些死人埋了，不要让秘密泄露出去。”

阿里巴巴按马尔基娜的指点，亲自带仆人阿补顿拉去到后花园，在一棵树侧，挖了一个大坑，卸下尸体上的武器，再把三十七具尸首掩埋起来，把地面弄平，显得跟先前一模一样，同时还把油瓮和其他什物全都收藏起来。接着阿里巴巴打发阿补顿拉每次牵一两匹骡子往集市分批卖掉。这件大事算是暗中处理了。不过阿里巴巴并未因此安心，因为他考虑到匪首和两个匪徒还活着，一定会再来报仇，所以他小心谨慎地保护自身。对消灭匪徒的经过和从山洞中获得财物的情况，一向守口如瓶，从来不透露一句。

匪首之死

匪首留得一条性命，悄然逃回山洞。他满腔愤怒，无限苦恼，弄得精神失常，象疯子一样。他想着损失了的财物和人马，决心要报复，一定要杀掉阿里巴巴才解恨。否则，山洞中的财物，会被他全部盗走，因为他是懂得开洞门的暗语的人。为此他决心一人进城去经营生意，作为复仇的手段，以便收拾阿里巴巴之后，再另起炉灶，重新组织人马，继续过劫掠生活，好把前辈传下来的杀人越货的事业一代代相传下去。

匪首打定主意，倒身睡觉。次日，天刚亮他便起床，象前次那样，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然后进城在一家客栈住下。他暗自嘀咕："毫无疑问，一下子杀害这么多人命的案件，县官定要过问，阿里巴巴一定是被捕受审的，他的住处一定被毁了，他的财产一定被查抄了，城里人对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一定是人人都知

道的。"于是他向客栈的门房打听消息:"最近城中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门房把所见所闻的事，全都告诉匪首。他听了既奇怪又失望，因为门房所谈的消息，没有一件是跟他有关系的，这才使他明白阿里巴巴是个机警聪明人。他不但拿走山洞中的一批钱财，而且还害了这么多人命，他自身却安然无恙。由此匪首联想到自身的安危问题，认为必须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提高警惕，才不至于落在敌人手中遭到毁灭。因此他在市中租了一间铺子，从山洞中搬来一些上好货物，摆设起来，从此呆在铺子里，改名为盖赫旺吉·哈桑，然后装模作样做起生意来。

说来凑巧。匪首盖赫旺吉·哈桑的铺子对面，正是已故高西睦的铺子所在地，现在由他的儿子，也就是阿里巴巴的侄子在继续经营。匪首以盖赫旺吉·哈桑的名字开始出面活动，很快就跟附近各商号的老板认识，结下交情。他待人接物既大方又谦恭，尤其对高西睦的儿子格外亲近、诚恳，和这个漂亮、衣著整齐的小伙子来往密切，经常一起聊天，一谈便是几小时。

过了几天，阿里巴巴到铺子里去看侄子。他是照例每隔几天就去看他一次的。这事叫匪首知道了。匪首一见阿里巴巴便认识他。有一天早晨，匪首向小伙子打听阿里巴巴的情况:"告诉我吧，不久前到你铺子中来的那位客人，他是谁呀?"

"他是我的叔父，是我父亲的同胞兄弟。"

这之后，匪首对阿里巴巴的侄子表示格外热情，给他许多好处，作为掩蔽他的阴谋诡计的手段。有时还请他作客，招待他吃喝。

过了一些日子，阿里巴巴的侄子考虑到应酬问题，应当邀请盖赫旺吉·哈桑吃顿饭才好，才符合礼尚往来的道理。但感到

自己的住处狭小，接待客人不太方便，跟盖赫旺吉·哈桑那样考究的排场比起来，未免显得寒酸。于是他去请教他的叔父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对侄子说："你的想法倒也对头，应该请那位朋友来作客，象他邀请你招待你那样。明天是礼拜五休息日，象其他生意人那样停止营业，去约盖赫旺吉·哈桑上公园里去走走，呼吸些新鲜空气。等你们倦游回家时，不让盖赫旺吉·哈桑知道，顺便带他到我这儿来。这里我会吩咐马尔基娜预备一桌丰盛的筵席款待他，你就不用操心，一切由我办理好了。"

第二天，阿里巴巴的侄子按叔父的指示，果然邀约盖赫旺吉·哈桑一起上公园去玩，回家时，就顺便引盖赫旺吉·哈桑走进他叔父住宅所在那条胡同里，一直来到门前。他一边敲门，一边对盖赫旺吉·哈桑说："我的朋友！告诉你吧：这是我家的第二所住宅。你的为人和你优待我的情况，我叔父都听说了，所以他非常乐意见你一面。因此你跟我一块儿进屋里去，看一看他，这将使我更高兴，更感激哩。"

盖赫旺吉·哈桑听了感到欢喜，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进入仇人的屋子和接近房主人，报仇的愿望能够很快实现。但是他表面却佯为踌躇的样子，一再表示推辞。这时候，屋内的仆人已经把大门打开。阿里巴巴的侄子拉着勉强被说服的朋友之手，一起走进屋去。房主阿里巴巴谦恭而礼貌地迎接并问候盖赫旺吉·哈桑："我的客人啊！蒙你优待我的侄子，我感激不尽。我知道你关心他，爱护他的程度，简直超过了我本人。"

"你的侄子为人不错，我跟他一接触，他的举止言谈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我很喜欢他。他年纪虽小，可是禀赋很高，聪明过人，前途是无限量的。"盖赫旺吉·哈桑说了这么一些恭维和应

酬的话。

这样，他们宾主就一问一答地攀谈起来，显得既客气又亲切，谈得很投机。过了一会，盖赫旺吉·哈桑说："主人啊！现在向你告辞，我该回家了。若是安拉意愿，过些时候，再来拜望你。"

阿里巴巴不让他走，"我的朋友，你上哪儿去？我存心招待你，留你吃饭呢。吃过饭再回去吧。我们的饭菜即使不象你家里吃的那样可口，也得求你接受我的请求，大家借此热闹热闹吧。"

"主人啊！承你厚待，实在感激不尽。不过有个特殊原因，不得不求你原谅，还是让我走吧。"

"客人啊！请你告诉我，你好象心事重重，感到烦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近来我吃药治病，为了根治，大夫嘱咐我，凡是带盐的菜肴都不能吃。"

"如果是这个缘故，那不碍事，我的邀请会蒙你赏脸的。现在厨娘正预备烹调，我吩咐她做无盐的菜肴招待你好了，请你等一等，一会儿就来。"阿里巴巴说着去到厨房，吩咐马尔基娜，做菜不要放盐。

马尔基娜正在预备饭菜，突然听到这个吩咐，非常惊奇，问道："这位要吃无盐菜肴的人是谁？"

"你问他干吗？只管照我的话去做就是了。"

"好的，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但马尔基娜对提出这个要求的人，始终抱着好奇的心情，很想看他一眼。

马尔基娜把菜肴都办齐了，才协助仆童阿补顿拉去摆桌椅，以便端出饭菜招待客人，因此有机会看到客人。当她一眼看到

盖赫旺吉·哈桑时，便立刻看出他的本来面目，虽然他的衣著已装扮成外地商人模样。当马尔基娜仔细打量时，发觉他的罩袍下面藏着一把短剑，“原来如此啊！”她忍不住暗自嘀咕，“这个恶棍之所以要吃无盐的菜肴，道理就在这里，目的在于找机会谋害我的主人，因为主人是他的死敌呗。这里我得先发制人，必须在他得机会逞凶之前就除掉他。”

马尔基娜拿一张白桌布铺在桌上，端上饭菜，趁主人陪客人吃喝之际，从容回到厨房，仔细考虑对付匪首的办法。

阿里巴巴和盖赫旺吉·哈桑尽情享受，细嚼慢咽地吃喝毕，马尔基娜和阿补顿拉便忙着收拾杯盘碗盏，并端出糕点待客。马尔基娜还把鲜果、干果盛在盘中，让阿补顿拉用托盘端到堂上，她自己拿了一个小三脚茶几放在主人和客人身旁，并把三个酒杯和一瓶醇酒摆在茶几上，供主人和客人自斟自饮。一切布置妥当，马尔基娜和阿补顿拉才退下，好象吃饭去了。

这时候，匪首盖赫旺吉·哈桑觉得这是理想时刻，顿时高兴起来，暗自说：“这是报仇雪恨的好机会，我只要拿这短剑狠狠地一刀戳进去，就可以结果这个家伙的性命，然后从后花园溜走。他侄子是不敢阻止的，即使他有勇气同我对抗，我只动一个手指或一个脚趾，就足以致他死命。不过还要稍等一下，待那两个婢仆吃完饭回到厨房休息时，再动手也不迟。”

马尔基娜沉住气，暗中监视着匪首的举止，边猜想他的心意，边想道：“对这个恶棍来说，决不让他有逞凶的机会。我不仅要他的阴谋诡计落空，而且还要结果他的性命。”这个忠实可靠的马尔基娜赶快脱掉衣服，换上一身舞衣似的服装，头上缠一块鲜艳的头巾，脸上罩一方昂贵的面纱，腰上束一块织锦围腰，围腰下面挂着一把柄上镶嵌金银宝石的匕首。她这样打扮之后，吩

咐阿补顿拉："带上手鼓，咱俩一块上客厅去，为尊敬老爷的客人去表演吧。"

阿补顿拉听从马尔基娜的指使，果然带上手鼓，跟她来到客厅。阿补顿拉把手鼓一敲，马尔基娜便翩翩起舞。两个婢仆表演了一会，便停下休息，准备集中精神，继续表演。阿里巴巴很感兴趣，任他俩随意表演，并吩咐道："现在你们歌舞起来，演一些更精彩的节目，供客人欣赏，让他高兴愉快吧。"

"我的东道主啊！蒙你如此盛情款待，我感到愉快极了。"盖赫旺吉·哈桑表示衷心感谢。

在主人的鼓励和客人的赞赏下，一对婢仆兴致勃勃，劲头越来越大。阿补顿拉把手鼓一敲，马尔基娜大显身手，她那轻盈步子和袅娜舞姿，给主人和客人以极欢乐的感受。正当他们看得出神的时候，马尔基娜突然抽出匕首，捏在左手里，从这边旋转到另一边，做出优美的姿势。这时候，她把锐利的匕首紧贴在胸前，霎时停顿下去，右手把阿补顿拉的手鼓拿过来，继续旋转着，按喜庆场合的惯例，向在座的人乞讨赏钱。她首先停在主人阿里巴巴面前，主人便扔了一枚金币在手鼓中，他的侄子也同样扔进一枚金币。盖赫旺吉·哈桑眼看马尔基娜舞近他时，便掏出钱包，预备给赏钱。这时马尔基娜鼓足勇气，刹那间，把匕首对准盖赫旺吉·哈桑的心窝，猛刺进去，立刻结果了他的性命。

阿里巴巴大吃一惊，怒吼道："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这一生可叫你毁掉了！"

"不对，"马尔基娜理直气壮地说，"我的主人啊！我刺死这个家伙，是救你的命呢。如果你不相信，请解开他的外衣，便可发现他包藏的祸心了。"

阿里巴巴一搜索，发现他贴身佩着的短剑，一时吓得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这个卑鄙的家伙是你的死敌。”马尔基娜说，“请你回忆一下，他正是那个所谓贩油商人，也就是那伙强盗的头子。他说不吃盐，这说明他贼心不死，是存心谋害你的。开头你说他不吃有盐的菜肴时，就引起我的怀疑。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时，便知道他不怀好意，是存心要害你的。赞美伟大的安拉！我所猜想、顾虑的跟事实是相符合的。”

阿里巴巴感谢马尔基娜，重重地赏赐她，说道：“瞧吧！你先后两次从匪头手中救了我的命，我应该报答你救命之恩。”于是他伸手指着马尔基娜的脖子说：“现在我释放你，恢复你的自由，你成为自由民了。为了报酬你的忠诚老实，我为你主持婚事，把你配给我的侄子，使你们成为恩爱夫妻。”

阿里巴巴向马尔基娜表白心愿之后，回头吩咐侄子：“你照我的话去做，必然会兴旺发达起来的。马尔基娜是一个本领高强、性格忠实、可靠的女人。如今你看一看躺在地上这个所谓的盖赫旺吉·哈桑吧，他跟你结交往来，其目的不过是借此寻找机会谋害我。而马尔基娜这个姑娘呀，凭她的智慧机灵，替我们除了一害，使我们转危为安了。”

阿里巴巴高兴地看到侄子接受他的建议，愿与马尔基娜结为夫妻，于是阿里巴巴带侄子、马尔基娜和阿补顿拉，大家同心协力，忙于应付这桩祸事。他们彻夜不眠，小心谨慎地暗中秘密行动，把匪首的尸体挪到后花园，挖个地洞，埋在地下，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从此，他们一个个守口如瓶，始终没让外人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

故事的结束

阿里巴巴既然建议自己的侄子同马尔基娜结婚，为了表示对他俩的关怀，他亲自主持其事。经过准备就绪之后，便择吉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大设筵席，盛宴宾客，并按当时的豪华排场，跳各式各样的舞蹈，奏各种时兴、流行的乐曲。亲戚、朋友、邻居参加宴会的很踊跃，热烈前来庆祝，一片欢乐景象，热闹空前。

阿里巴巴的隐患一旦根除，从此安心经营生意，过安居乐业生活，时运越转越好，前景无限光明、灿烂，眼前展现出广阔天地。

为谨慎起见，并对匪徒有所顾虑，阿里巴巴从把他哥哥高西睦的尸首偷运回来之后，就息了念头，再也不上山洞去。直到消灭匪徒和匪首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他才在一天早晨，骑马进山。他小心观察周围，没有发现人迹，他心中有了把握，才鼓足勇气，走近山洞，下了马，把马拴在树旁，挨至洞前，说了暗语："开门吧，芝麻芝麻！"情况跟过去完全一样，洞门果然应声而开。阿里巴巴进入山洞里，看到所有的金银、财物依然存在，原封不动地堆积在里面。眼看这种情况，他深信所有的强盗都完蛋了。同时，他认为除自己外，没有一个人知道个中的秘密。于是他根据马所能运载的力量，装了一鞍袋金币，运往家中。

后来阿里巴巴把山中宝库的秘密告诉了他的儿子和孙子们，并教他们开、关和进出山洞的方式方法，让他们代代相承，继

续享受宝库中的财富。就这样，阿里巴巴及其子孙后代，一直过着极其富裕的生活，成为这座城市中最富豪的人家。

当初，阿里巴巴原是穷得无立锥之地，靠砍柴为生的一个穷汉。幸亏发现山中的宝藏，便一步登天，财富、名誉、地位一直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

淘气的阿拉丁

相传古时候，在中国的都城中，有一个以缝纫为职业的手艺人，名叫穆司塔发。他处境不好，是个穷人，膝下只有一个独生子，名叫阿拉丁。

阿拉丁生性乖张，从小不爱学好，是个小淘气鬼。

阿拉丁年满十岁时，他父亲一心一意要教他学缝纫，以便将来继承他的工作，以此谋生度日。这是因为穆司塔发向来生计窘迫，没有多余的钱供儿子上学读书，也不可能让他去做生意，或者去当徒工，学一身本领。归根结蒂，他只能把儿子留在铺中，由自己教他缝纫。

但是阿拉丁贪玩成性，总是跑出去找本地区那些贫穷、调皮孩子们游玩鬼混，没有一天安心呆在铺中。他随时等机会，只要他父亲一离开铺子，例如因应付债主等事出去时，他就立刻跑去找调皮、捣蛋的那些小伙伴，一起去逛公园，玩游戏。这种情况，对阿拉丁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劝导鞭打都不管用。因为他既不听父母的话，甘愿继承父亲的职业，也不肯学经营买卖的本领，所以他的前途实在不堪设想。

裁缝穆司塔发眼看儿子这种不成材的行为，大失所望，悲愤交集，终于忧郁成疾，不久便一命呜呼。阿拉丁不但不因父亲之

死改变他那懒惰邪癖的性格，而且依然如故，继续过浪荡生活。他母亲看到自己的老伴已死，儿子又不成器，深感前途茫茫，半点希望也没有，所以迫不得已，索性把裁缝铺和里面的什物，全都卖掉，然后以纺线为业，借此谋生餬口，并养活不务正业的淘气儿子。这时候，阿拉丁觉得父亲死了，自己不再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管教，所以就更加放荡不拘，越发懒散堕落，除了吃饭时候，总是不在家里。而他那可怜不幸的母亲，仅靠一双手从事纺线，还得养活儿子，一直到他年满十五岁。

非洲的魔法师

阿拉丁十五岁那年，恰巧发生了这样一桩事情：有一天，正当阿拉丁照常跟本地区那些调皮懒惰的朋友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被一个外地的修道士看中了。那个所谓的修道士是从非洲远道而来的，是摩洛哥的摩尔族人。此人专搞魔法，精通此术，并且长于占星学。对于这类邪门歪道，他孜孜不倦地钻研，精益求精，终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魔法师。当时他站在一边，若有所思地打量这群孩子们，接着注视阿拉丁，仔细盯着他，细心观察、研究他的相貌和其他孩子们的情况。经过一番观察、思考之后，魔法师暗自说道："真的，这就是我所需要的那个孩子，为了寻找他，我不惜离乡背井才老远地旅行到这儿来的。"于是他拉其中的一个孩子到一旁，向他打听阿拉丁，问道："他是谁的儿子？"

魔法师从那个孩子口中知道阿拉丁的情况，并想法接近他。

魔法师走到阿拉丁身边，把他拉到一旁，说道："我的孩子，也许你是裁缝穆司塔发的儿子吧?"

"不错，老爷。不过我父亲早就死了。"

魔法师听了这个消息，一下子扑向阿拉丁，搂着他的脖子，边吻他，边挥泪。

阿拉丁眼看这个外地人的举动，感到十分诧异，问道："老爷，你哭什么呢?你从哪儿知道我的父亲呀?"

"我的孩子，"魔法师用颤抖的音调说，"你既然告诉我你父亲逝世的消息，怎么还这样来问我呢?因为你父亲是我的异父兄弟啊。我在外长期流浪，如今从老远的外地归来，带着喜悦心情，怀着满腔期望，想和他聚首见面，好借此消除多年以来郁结在心中的忧愁。可是事与愿违，到头来，听了你说他逝世的噩耗。不过人的血统关系是磨灭不了的，比如你在这群儿童中，我一眼就看出你是我的侄子了。因为你具备着你父亲的血缘关系，尽管我跟你父亲分别时，他还没有结婚。"

魔法师借着提到往事的机会，装出一往情深的、无限悲哀的神情，继续说道："我亲爱的侄子阿拉丁啊！你父亲之死，使我大失所望，我所期待同兄弟见面言欢的那种喜悦，现在已烟消云散了。尤其是在我长期流浪他乡，弟兄手足多年不见面的情况下，我一心一念盼望在我去世之前，能见他一面，可是路途遥远，难偿我的宿愿。生离死别给我带来痛苦，这是人生无法避免的事，因为生死有定，一切都是老天爷所注定的。"他说着再一次把阿拉丁紧紧地搂在怀里，表示亲热，并大声说道："亲爱的侄子啊！从今以后，我只能从你身上得到安慰了，你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由你取代了，因为你是他的子嗣，是他的后代嘛。所谓'留下子嗣的人，虽死犹生，'就是这个意思。"

魔法师这样说着，伸手掏出钱袋，拿十枚金币递给阿拉丁，问道："亲爱的侄子，你和你母亲住在什么地方？"

阿拉丁马上带魔法师回家，并把他家的住处指给他看。魔法师一面走一面嘱咐说："亲爱的侄子，你把这些钱交给你母亲，并替我向她问好，让她知道你的伯父已经从外乡回来了。待明天早晨，我上你家去拜望她，问候她，并借机会看一看我弟弟生前的住处和他死后葬身的地方。"

阿拉丁吻了魔法师的手背，然后分手。他怀着满腔愉快心情，终于打破他那非吃饭时不归家的习惯，一口气跑到家中，找到母亲，欢天喜地地大声说："娘，我给你报喜讯来了；我那个多年流浪在外地的伯父回来了，刚才他嘱咐我问候你呢。"

"儿啊！我想你是在嘲弄我吧。你所说的这个伯父，他是谁？你这一辈子哪儿来一个伯父呢？"

"娘，这是怎么说的！如果说我没有伯父，也没有别的亲戚，那末我父亲的这个哥哥，他是哪儿来的呢？真的，他不仅拥抱我，吻我，而且还流着眼泪打发我来问候你呢。"

"儿啊！据我所知，你原是有一个伯父的，但他早已去世了，打那以后，我就不知你还有别的伯父了。"

阿拉丁听了母亲的话，将信将疑，茫然不知所以。

魔法师看中阿拉丁，跟他接触后分手，好不容易过了一夜。次日清早，他急急忙忙出去寻找阿拉丁，因为不见这个孩子的面，他惴惴不安，心绪不宁。他东张西望不停地朝前走，一直来到阿拉丁游玩的地方，见他正同那些淘气的孩子们在一起，便赶快挨过去，把他拉在身边，热情地拥抱他，亲切地吻他，然后递给他两枚金币，说道："你快回家去告诉你母亲，说我要去你家吃晚饭，把两枚金币交给她，让她预备饭菜吧。不过在这之前，你要

带我再去看一看上你家去的那条路线。”

“听明白了，照办就是。”阿拉丁欣然应诺，随即带魔法师朝回家的路上走，边走边指给他看，直到了家门前，二人才分手。

阿拉丁一口气跑到家中，把两枚金币递给母亲，说道：“娘，今天伯父要上我家来吃晚饭，这是他给你做饭菜的钱。”

阿拉丁的母亲很高兴，到市上买了烹调需要的各种食物，并向邻居借来杯盘碗盏，然后精心地开始烹调工作。待饭菜预备妥当，是吃饭的时候了，她才对阿拉丁说：“儿啊！饭菜都做好了，就怕你伯父不知道咱家的住处，所以你须出去和他碰头见面才好。”

“听明白了，照办就是。”阿拉丁听从母亲的指使，正要出去接客的时候，突然听见敲门声。他赶忙出去，开门一看，见魔法师和另一个携带酒和糕点水果的仆人站在门口，阿拉丁喜形于色地迎接了他们。

魔法师带着仆人进到屋里，让仆人放下礼物，把他打发走了，才向阿拉丁的母亲哭哭啼啼地寒暄一番，然后问道：“我兄弟生前，他经常在哪儿起坐？”

阿拉丁的母亲把摆着一条长椅子的地方一指，魔法师便挨过去，伏在地上，边吻地板边喃喃地祈祷，接着痛哭流涕地诉说：“我的兄弟，我的眼珠哟！和你生离死别，连最后见一面的愿望都不能实现，这是我的命运太坏的缘故呀！”他埋怨着抽噎着哭个不止，伤感得差一点昏晕过去。

阿拉丁的母亲眼看这种情景，被他所表现的那种有声有色的情感所迷惑，确信他真是阿拉丁的伯父，由于感动，不由自主地挨了过去，把他从地板上扶了起来，说道：“你即使哭断了气，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处。”她用好言安慰他，请他坐下，并殷勤招

待他。

魔法师坐在席前，受到宾客的款待，身心感到舒适、自在，便同阿拉丁的母亲攀谈起来，说道："弟媳啊！你从来没有见过我，在我兄弟生前，关于我的情况你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中的原因是：四十年前我离开这座城市，开始过流浪生活。我经过印度、信德，进入埃及境内，在壮丽宏伟的城市中，停留过长时间，那是被称为世间奇观之一的一个好地方。最后我旅行到遥远的非洲西部，在摩洛哥境内定居下来，一住就是三十年。

"有一天，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家里，突然心血来潮，一时间想起家乡祖国，想起我的骨肉兄弟，随着这些联想，我向往家乡，渴慕骨肉团聚的思潮突然高涨起来，简直到了无可抑制的境地。我顾影自怜，想到我这个远离家乡祖国的人，情不自禁地哭了。后来，经过一番琢磨，我的渴望终于促使我决心回老家去一趟。我以为回到家乡，便可以同我兄弟重新见面。于是我对自己说：'你这个人呀！你离乡背井，象游牧的阿拉伯人一样所过的流浪生活，到底要延长多久呢？而你只有一个骨肉兄弟，应该立刻起程回老家去，在你去世之前，跟兄弟再见一面。因为世态变动无常，它给人带来的苦难，谁能料想得到呢？现在不早作归计，将来势必身死异地，那时候懊悔就来不及了，就遗恨无穷了。兼之你算是得天独厚，现在手边还算富裕，就该想到兄弟的窘迫情况，多帮助、接济他才对。我想到这里，一骨碌爬起来，积极准备行装。那天恰巧是礼拜五休息日，我就动身。旅途上经历千辛万苦，吃尽各种苦头，全靠老天爷保佑，总算回到家乡来了。昨天我在街上蹓跶，无意间碰见侄子阿拉丁跟一些孩子在一起游玩。由于天然的血缘关系，一见他，我的心就不自主地倾向于

他，我直感到他是我唯一的亲侄子，因此在同他见面的一刹那，我身上的疲劳和内心的苦恼，顿时忘却干净，差一点喜欢得飞跃起来。但是当他提到我的兄弟已经逝世的噩耗时，我悲哀、痛苦，忍不住流泪痛哭。当时我那种极端悲痛的情景，也许阿拉丁对你讲过了。

“在深重痛苦之中，我唯一可以得到慰藉的，只有阿拉丁的形貌了，因为他是我兄弟遗留下来的后代啊。对我兄弟来说，他既留下这个子嗣，那就虽死犹生了。”

魔法师强调了这几句话，随即把视线转移到阿拉丁身上。这是因为他眼看自己的谈话，打动了阿拉丁的母亲，她伤心流泪了。魔法师给她这些慰藉，旨在借此阻止她再提她丈夫生前的事情，以便顺利地实现他的欺骗计划。于是他问阿拉丁：“我的孩子，你是做哪种行业的？在谋生方面，学到什么本领？告诉我吧，你学会一种手艺解决你母子二人的衣食问题了吗？”

阿拉丁无言可答，一时羞得低下了头。这时候，他母亲迫不及待地说道：“事实可不是你想象的这样。指天发誓，他呀，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象他这样粗野的孩子，我可是从来没见过。他整天游手好闲，消磨时间，跟那些顽皮无赖的孩子混在一起，使他父亲悲愤成疾，忧郁死去。现在我自己的境遇也非常悲惨，终日劳苦，从事纺线，一双手白天黑夜不离纺纱杆，靠这每天赚几个面饼，母子二人得以餬口。阿拉丁每天除吃饭时间，他从来不归家见我的面。说真的，我正打算把门锁起来，不让他进家，由他自己去找生活出路，养活他自己。因为我是个老婆子，精力衰退，劳动越来越困难了，要维持过去的局面也不容易了。”

魔法师听了阿拉丁母亲出自内心的话，装出一副同情的神气，对阿拉丁说：“我的孩子，你向来行为不端，放荡不拘，这到底

是什么缘故呢？这种行为，对你来说，实在是丢脸的事。我的孩子，你是个年轻人，出身于诚实正直的人家，却让你母亲这样年老体衰的人辛勤劳动养活你，你说，这不是一件很可耻的事吗？现在你已渐渐长大，对自己的生活应该有个打算，应该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去经营才对。我的孩子，你睁眼看看周围的一切吧。在咱们这座城市里，各式各样手艺的师傅都有，而且人数很多。你可以从各种行业中，随便挑选一种你喜欢的去学，我愿意大力支持你。等你出师时，我的孩子，你便可自立谋生了。原来你父亲的缝纫手艺，如果你不太喜欢，就可以选择你认为理想的手艺去学，你看怎么样？我的孩子，告诉我吧，我做伯父的当全力帮助你。”

魔法师花了心思讲了一通之后，见阿拉丁还是无动于衷，默不作声，觉得这个孩子生性懒惰，只想过浪荡生活，于是又对他说：“我的孩子，我所说的这些话，你懂得而能接受吗？如果你不喜欢学手艺，那末我可以替你开个铺子，准备各种昂贵、豪华的货物，让你去经营生意，在名商大贾中出人头地，掌握交易场中贱买贵卖的赚钱本领，慢慢你就闻名于全城了。”

这时阿拉丁听了伯父的谈话很高兴，对于可以成为名商巨贾，他很乐意，简直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名商巨贾所穿的是丝罗绸缎，既漂亮，又华丽。他抬头望着魔法师抿着嘴笑一笑，然后低着头表现出满意的神情。

魔法师冷静观察一会，见阿拉丁露出的笑容，便知他乐意搞生意，所以趁势引诱他说：“我的孩子，你既然愿意做生意，这证明你是有志做一些大事的，我就替你开设一个铺子，让你成为商界中有名誉有地位的人物吧。明天，我带你上市场，先给你买一套合身的专门为富商巨贾所制备的衣服，然后再为你进行开设

铺子的事,以此实现我的诺言。"

当初,阿拉丁的母亲对这个自称为丈夫的哥哥的摩洛哥人,抱怀疑态度。自从听了他答应为自己的儿子出本钱办货物,开铺子,心中的疑虑便消失了。她产生了另一种信念,认为他确是自己丈夫的亲哥哥,否则,一个外地人是绝不会为自己的儿子做这种好事的。于是她指引儿子回头来走正路,抛弃私心杂念,立志做规规矩矩的人,尤其要以能干的伯父为榜样,把他当父亲来看待,好好听他的话,并教导他要把以往跟那些游手好闲的顽皮孩子在一起所消磨掉的时光弥补过来。

阿拉丁的母亲这样教训了儿子,然后起身摆餐桌,端出饭菜,请魔法师坐首席,母子二人陪他一起吃晚饭。魔法师边吃喝,边跟阿拉丁谈关于做生意的事。他的谈话使阿拉丁听得出神,弄得他通宵不想睡觉。

魔法师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开怀畅饮,喝得醉眼朦胧,天快黑了,才起身告辞。临行,他再一次嘱咐说,明天早晨来带阿拉丁去买商人们穿用的衣服,按计划行事。

次日清晨,阿拉丁的母亲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一开门就见魔法师站在门前。他不肯进屋,只说要带阿拉丁上市场去买东西。阿拉丁欣然来到伯父面前,问候他,吻他的手背。魔法师牵着阿拉丁一块儿去到市场,进入一家服装商店,说要买套华丽的衣服。老板拿出各式各样的上等服装供他选择。他指着那些衣服对阿拉丁说:"我的孩子,你喜欢什么式样的,自己挑选吧。"

阿拉丁听了伯父的话,十分欢喜,于是挑了一套最心爱的衣服。魔法师掏钱付了衣款,然后带阿拉丁上澡堂去洗澡。阿拉丁穿上新衣服,欢欢喜喜地吻伯父的手背,表示十分感谢他。于是伯侄两人坐下,一块儿喝果子汁。

离开澡堂，魔法师不辞劳累，又带阿拉丁去逛集市，指交易场中形形色色的情景给他看，对他说："我的孩子，你要准备跟这些人结识往来，多熟悉他们，尤其要多接触一般的生意人，向他们学习买卖的本领，从而丰富交易的经验。要看到目前他们所进行的这种行业，将来便是你自己的职业。"

逛过集市，魔法师带阿拉丁去逛城中的名胜古迹，参观大寺院中的幽雅别致的景象。带他去上馆子，吃银盘盛着的可口菜肴，两人大吃大喝了一顿。

吃过午饭，魔法师带阿拉丁去娱乐场所中寻乐，并游览古帝王的宫殿和富丽堂皇的大建筑物以及屋中丰富多彩的陈设，借此打开他的眼界，使他感到格外欢喜快乐。

最后，魔法师带阿拉丁到他住宿的专为外地商人开设的那家大旅馆，邀约各行各业的生意人和他见面，大伙在一起吃晚饭，当众宣称阿拉丁是他的侄子。

客商们吃饱喝足，尽欢而散已是天黑时候，魔法师才送阿拉丁回家。

阿拉丁的母亲见儿子身穿漂亮服装，俨然是商人的模样，不禁喜出望外，乐得热泪盈眶。由于虚伪的乱攀亲戚关系的魔法师对阿拉丁无微不至地关怀，并给以施舍，致使她感激万分，激动地致谢说："好兄弟，你对这个孩子如此关怀，做这么多好事，我的感激心情是千言万语说不完的，你的恩情我是终身难忘的。"

"弟媳啊！这不过是我的一点心意罢了，值不得一提，因为这个孩子等于我的亲生儿子。替兄弟抚养、教育他的子嗣，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弟媳不必为此过意不去。"

"求上天保佑，赏哥哥长命百岁！今后，阿拉丁这个孩子，在

你的庇护下，就有希望过好日子了。往后他会听你的话，按你的指示行事的。”

“弟媳啊！阿拉丁出身于善良家庭，快要长大成人了。求上天保佑！但愿他能步他父亲的后尘，立志规规矩矩地做人，以慰他父亲在天之灵，从而弟媳盼子成龙的心也就有了寄托。明天恰巧是礼拜五休息日，商界停业，不能去进行开设铺子的事，实在抱歉得很。必须过了休息日，各行各业才开市照常营业。因此，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到这儿来，带阿拉丁去城外逛公园、名胜，那是他至今还没去过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同那些去游玩的富商名流见面，互相交谈结识，这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魔法师嘱咐毕，告辞回旅馆安歇去了。

阿拉丁在一天之内穿上了新衣服，又进澡堂，吃馆子，游集市、名胜，并跟许多商人见面，他的高兴、快乐情形是难以形容的。想到明天一早他的伯父就来带他出城去游玩，更是兴奋，整夜睁着眼睛，等待天亮。

第二天清晨，魔法师果然按时来到阿拉丁的家门前。阿拉丁一听敲门声，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开门迎接伯父。魔法师一见阿拉丁，便紧紧地拥抱他，亲切地吻他，握着他的手说道：“侄子啊！今天我要带你去的地方，那儿的景致很优美，是你生平没见过的。”他说些逗趣的话，激发他的愉快兴奋情绪。就这样两人说说笑笑离家走出城门，进入公园消遣寻乐。魔法师为使阿拉丁格外喜欢快乐，带着他漫步参观游览，喋喋不休地说这里景致优美，那里楼台、亭榭巍峨。每逢走到一个亭榭或一座高楼、一幢宫殿前，他俩总要仔细欣赏一番，魔法师总是不止一次对阿拉丁说：“侄子，你对这个感兴趣吗？觉得快乐吗？”

阿拉丁面对那些生平没见过的奇迹般的景色和宏伟的建

筑，快活得眉飞色舞。他俩不停地慢步走着，在大自然中寻乐，直跋涉得有些疲劳，最后进入一座美丽的花园。那里空气新鲜，景色秀丽，使人感到心旷神怡。里面有清澈的溪流，围绕着万紫千红的花丛，弯弯曲曲地湍流；还有以金子般的黄铜铸成的狮子，口中喷出清泉，令人看得神往。他俩愉快地面对池塘坐下来休息，有说有笑，如同亲密的父子。魔法师解下腰带，打开盛食物干果的袋子，对阿拉丁说："我的侄子，也许你饿了，快来吃点饮食吧。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好了。"

那时阿拉丁的确很饿，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魔法师也陪着吃。他俩一面吃一面休息，感到十分舒适，满心欢乐。

魔法师看阿拉丁吃喝、休息得差不多，便开口说："侄子，你歇息得好吧，现在咱们该起身了，继续向前再走一程，一直达到这次旅行的最终目的吧。"

阿拉丁听了伯父之言，站了起来，随魔法师慢步向前，从一座花园走到另一座花园，继续不停地走着，越走越远，把所有的园林一概甩在背后，最后来到一座巍峨的童山脚下。

阿拉丁这个孩子，年纪不算太小，却从来没离开过城郭，到目前为止，也从来没象今天这样走这么多的路，因此他有些难色，向魔法师诉苦："伯父，咱们要上哪儿去呢？咱们老远地离开那些庭园，一直来到这个荒芜寂寞的地方。如果要走的路程还远，我可是太疲劳，走不动了，我支持不住快要倒下去了。前面没有其他花园可以游览，倒不如趁早离开这里，快转回家去吧。"

"不，我的孩子，咱们还不能回去，咱们并没走错路，逛花园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咱们前去谋求的事，绝非一般帝王的事业可以同它相提并论的，拿你所见所闻的事跟它比较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你得鼓起勇气，勇往直前地走下去。感谢

老天爷！因为你已经长大了。”魔法师讲了这个道理，接着又说了些温存的话安慰阿拉丁，并讲一些奇怪的故事给他听，借此消除他因走路而感受的疲劳。魔法师利用这种骗术，带着阿拉丁一直往前走到他的目的地。这便是这个西非魔法师不辞远道跋涉，而从日落处的西方，奔到日出处的中国的最终目的。

神　　灯

魔法师非常高兴，带着阿拉丁来到目的地，对他说：“侄子，这就是咱们所追求的目的地。现在你暂且坐下休息吧。待一会，我将指最奇妙的事物给你看。这样的事物人世间是没有谁见过的。你将欣赏的这种奇妙景象，前人是想象不到的，谁也没享受过。不过休息后，要给我捡些碎木片、干树枝放在一起，让我点火燃烧，再告诉你其中的各种迹象。这样一来，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阿拉丁听了魔法师的吩咐，渴望看到伯父所要做的事情，把疲劳忘得干干净净。阿拉丁休息了一会，然后站起来，按魔法师的吩咐，开始捡碎木片和干树枝，直到听见伯父呼唤他时，才带着木片、树枝到魔法师面前。

魔法师把木片、树枝点燃起来，并从胸前的衣袋中掏出一个别致的小匣子，顺手打开，从里面取出些乳香，撒在火焰中，对着冒出来的青烟低声念起咒语来。他念些什么，阿拉丁一句也听不懂。但在浓烟的笼罩下，大地突然震动起来，地面在霹雳巨响中一下子裂开了。

阿拉丁眼看这种恐怖景象，大吃一惊，只想拔脚逃避灾难。魔法师看出他的举止行动，怒不可遏，愤恨到极点。因为没有这个孩子在场，他的全盘计划势必失败，他一心所要盗窃的地下秘密宝藏，除了阿拉丁，别人是不能开启的。所以他一发觉阿拉丁要逃跑，便举起手来，狠狠地一巴掌打在他的头上，打得他晕头转向，痛得昏倒在地。

当阿拉丁慢慢苏醒过来，朦胧见魔法师站在他身边，忍不住伤心哭泣，说道："伯父，我到底犯了什么过失，才受到这样的处罚呀？"

"我的孩子，我是一心一意要培植你成人的，你怎么可以反抗我呢！"魔法师装出一副慈祥怜爱的样子，安慰阿拉丁，"我既是你的伯父，就等于是你的生身父亲，因此，凡是我吩咐你的事，你必须照办。如今我忙着要让你看一件奇妙的事物，当你看到的时候，会很快忘掉你的疲劳的。"

这时候，那裂开的地方逐渐显露出一块长方形的云石，当中系着一个铜环。魔法师面对云石，马上取泥沙占卜一番，然后转向阿拉丁，说道："我的孩子，我要吩咐你的事，如果你全做到，那末，你肯定会一下子变成比一般帝王还富厚的人物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动手打你呀。因为在这个地方的地底下，埋藏着一个宝库，里面的宝物是用你的名义贮存起来的，要不要开启它，这是事先有规定的，必须由你来决定。刚才我为开启宝库，已经祈祷过了。我的孩子，现在你要好生注意，听我告诉你，那块石板下面就是宝藏的所在。你过来，握着石板当中的那个铜环，把石板揭起来，因为除你之外，世间的任何人都弄不动它。你揭开石板，就得走进去，因为这个特殊、奇异的宝藏，原是为你而保存下来的。不过里面的情形，你必须听我解释，照我所说的去

做，切不可疏忽大意。这一切，我的孩子，都是为你自身的利益和幸福着想的。宝藏中的宝物很多，质量很好，帝王们所聚敛的财富都比不上。再就是你还要记住：这个宝藏既是你的，同样也是我的。”

阿拉丁听了魔法师的这番话，顿时把他感到的疲劳、挨打的疼痛和伤心流泪这类倒霉的遭遇都忘了。他哑口无言，头昏眼花，呆呆地望着魔法师。同时，一想到命运将使他成为富人，便感到非常高兴。于是真诚地对魔法师说：“伯父，你觉得该怎么办好，就吩咐吧，我会按照你的话去做的。”

“侄子，你在我的心中，比我亲生的儿子还亲呢。因为你是我兄弟的儿子，除你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亲人了。说实在的，我的孩子，你也是我的继承人哪。”他这样说着，痛吻阿拉丁一回，接着说道：“我这么劳累奔波，到底为谁？老实说，我的孩子，我做这一切完全是为你呀。到头来，我会把你抚育成一个最富豪、最伟大的人物的。至于我吩咐你的，你必须全部照办，不可违拗我的命令。现在你快过来，按我说的办法，握着铜环，把石板揭起来吧。”

“伯父，那石板实在太重，我毕竟年纪小，一个人弄不动，你得给我添把力，咱俩一起动手揭吧。”

“我的侄子，如果我动手帮助你，就糟糕了，事情就失败了。我刚才告诉你，这个宝藏除你之外，别人是不能去碰它的，你只要握着铜环一揭，石板就会被你揭开的。不过当你揭的时候，要不停地叫你自己的姓名，同时也要叫你父母的姓名，这样石板就容易揭开，你不会感觉沉重、吃力的。”

阿拉丁按照伯父的指使，毅然鼓起勇气，紧一紧腰带，走到石板面前，伸手握着铜环，然后边喊他自己和父母的名字，边揭

石板。出乎意料，竟毫不费劲地一下子就揭开了。他一看，原来石板所盖的是一个地道口，有十二级台阶通向地下。

这时候，魔法师赶忙指挥阿拉丁，说道："阿拉丁，集中注意力，按照我的吩咐去做。现在你跨进洞口，小心谨慎地沿台阶走下去。到了底层，那里有四间房子，每间房中摆着四个黄金或白银坛子，坛中装的全是无价珠宝。你要当心，千万不可动它，也别让自己的衣边擦着坛子和墙壁。你只管继续向前走，一会也别停留，否则你难免要遭殃，会变成一个黑石头。你一直走进第四间房子时，会发现屋中另一道关着的房门。你要象揭石板时那样，喊着你自己和你父母的名字去开它，这样便可进入一座花园。园中的果树结满金碧辉煌的各种果实。你沿当中的通道向前走去，大约五十步远的地方，有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大厅的天花板上挂着一盏油灯，厅中还有一架计三十级台阶的梯子。你沿梯子上去，取下油灯，倒掉灯中的油，然后把它装在胸前的衣袋里带回来。那盏油灯不会伤人，你不用害怕。你出来时，花园中树上的果实，你喜欢什么样的，可以随便摘一些带回来。这是因为那盏灯一旦掌握在你手中，整个宝藏中的宝物便全归你所有了。"魔法师嘱咐毕，从手上脱下一个戒指，替阿拉丁戴在食指上，接着说道："我的孩子，告诉你吧，这个戒指将保护你不受任何危害和恐怖的威胁，所以你不用顾虑，但是你要牢牢记住我所嘱咐你的一切。为实现开启宝藏的目的，你勒紧腰带，鼓足勇气，快下去吧。不用害怕，如今你已长大成人，不再是小孩子了。过一会，我的孩子，你将赢得巨大的财富，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豪的人物呢。"

阿拉丁遵循魔法师的命令，进入地洞，按照他的指示走下台阶，进入地道，小心谨慎地通过摆着金银坛子的那四间房子，来

到花园，然后沿着通道向前，一直进入那间富丽堂皇的大厅，爬上梯子，取下吊在天花板上的那盏油灯，吹灭它，倒掉灯中的油，把它装进胸前的衣袋里，然后走下梯子，退出大厅，回到花园中。

现在，阿拉丁不象进来时那样紧张胆寒了，而是从容不迫地漫步园中，欣赏园里的美妙景物。他听见雀鸟婉转清脆的鸣声，看到树枝上结满灿烂的宝石果子，红黄绿白各色都有。每棵树木长得各有特点，结出的果实，也各不相同。那果实发出灿烂耀眼的光芒。那光芒能使午前的太阳变得暗淡失色。尤其特别的，每颗宝石果子的体积之大，不是帝王们拥有的宝石所能比拟的，因为他们的最大宝石，最多只有这里的一半大。

阿拉丁在园中尽情欣赏那些使人感到惊奇迷惑的奇树异景，并仔细观察、思索，眼看这里的树木所结的硕大名贵的珠宝玉石果子，比如绿刚玉、红宝石、尖晶石、翡翠、珍珠等，应有尽有。面对这种瑰丽景色，真令人眼花缭乱，惊叹不置。阿拉丁毕竟还是个孩子，没见过世面，不懂事，缺乏经验阅历，对这样珍贵的珠宝玉石没有识别能力，也不知道其价值。在他看来，这里面的珠宝玉石，不过是玻璃一类的料品罢了。但他理解到这不是一般的水果，象葡萄、无花果和其他水果那样可吃而感到遗憾，因此他把这些东西当玻璃制品来收集，各种果实都摘一些，装在衣袋里，暗自说："我要摘些玻璃果实，带回家去玩。"他摘了不少，除装满每个衣袋外，还解下围巾来包，然后缠在腰间，准备带回家去作装饰品用。他只把这些东西作料器看待，根本没有别的打算。

由于阿拉丁对他那魔法师的伯父已怀有畏惧的心情，便匆匆离开花园，赶快走出迷人的宝藏。他循着进来时的路线，一口

气跑到地道口。他经过那四间房子时，本来可以收集金银坛中的一部分宝物，但是他连看都没看一眼。而当他走上台阶，到达最上一级时，觉得这一级比其余的都高，不容易跨上去。因为他孤零零一个人，身上带的珠宝果实太多，又是往上爬，所以他要求魔法师帮助他：“伯父，伸出手来，把我拉出去吧。”

“我的孩子，快把油灯递给我，减轻你的负担，它似乎要把你给压倒了。”

“不，伯父啊！这盏灯并不重，它压不倒我。你伸出手来，帮我一下，把我拉出去，我再把油灯从衣袋里掏给你好了。”

这个非洲魔法师，不辞远道奔波跋涉，从老远的摩洛哥来到中国，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要盗窃神灯，所以坚持要阿拉丁立刻把神灯递给他。由于阿拉丁先把灯装在胸前的衣袋里，后来又装进不少珠宝果实，把衣袋装得胀鼓鼓的，已经插不进手指去掏灯。其实阿拉丁是纯良的，没有什么坏念头，一心只想走出地道口，就把神灯交给他伯父。可是魔法师不了解这个意思，而是固执地非把神灯弄到手不可。当他再三向阿拉丁索取而无结果时，便怒不可遏地咒骂吵嚷起来。魔法师眼看自己的希望和目的不能实现时，他心一横，索性念起咒语，把乳香往火中一撒，恶狠狠地施出报复的绝招。由于咒语的魔力，他身边的那块石板就动荡起来，慢慢滑到地道口上，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成为地道口的盖子，阿拉丁就这样被埋在宝藏的地道中。

我们所称谓的魔法师这个妖道，原是个外邦人，根本不是阿拉丁的伯父。可是他既善于自我吹嘘，炫耀自己，更会弄虚作假，招摇撞骗，一心想利用阿拉丁这个孩子，弄到神灯，就可以发财致富。最后这个该死的家伙，施出毒辣手段，把阿拉丁埋在地道中，并用沙土将石板掩盖起来，存心把他活活地饿死。

原来这个魔法师是非洲西部地区土生土长的摩尔人，从小就醉心于巫术。他埋头钻研，对每种玄虚道学，都认真进行实验。随着这种邪门歪道的传播，非洲西部的某些城镇居民受到影响，经常发生混乱现象。而这个魔法师继续攻读古籍，吸收各种流派的口授心传，因此他在这方面的阅历日益丰富，终于成为巫术界的能手。他经过四十年的钻研，对咒文的识别和拼写造诣很深，简直到了顶峰。

有一天，魔法师凭魔力的激励，从魔籍中知道中国有一座叫卡拉斯城的郊区某山脚下有一个巨大的宝藏，财富异常丰富，绝非帝王们所聚敛的财宝可以比拟，而宝物中最奇妙的是一盏神灯。谁拥有那盏神灯，便成为不可战胜的万能者，无论地位、财富、权力各方面谁也不能同他比高低、争长短；人世间最权威最强大的帝王，其威力跟神灯的魔力比较，不过沧海一粟。

魔法师根据他的巫术知识，深知那个宝藏，只能在出生于当地某贫民家，名叫阿拉丁的一个孩子到场，才能开启。于是他仔细研究开启宝藏的步骤，希望顺利进行，避免困难。最后他收拾行装，动身作中国之行，在连续跋涉的漫长旅途中，他不停留，不耽搁，终于来到中国，找到阿拉丁，对他施行欺骗手法。魔法师按照计划做了一切，以为能够获得神灯，成为神灯的主人。可是事实出乎意料，他的企图、尝试、希望和目的终于受到挫折；他的奔走、跋涉等于浪费精力和时间，一切成为徒劳。因此，他绝望、生气，决心置阿拉丁于死地。于是他施展魔法，把阿拉丁埋在地道里，让他慢慢死去。他认为采取这个措施，阿拉丁就出不了地道，神灯也就不可能被带出宝藏。由于希望一旦破灭，他痛苦、懊丧到极点。他象做了一个梦，垂头丧气地离开中国，返回非洲老家去了。

阿拉丁被埋在地道中，大声呼唤魔法师，求他伸手拉他一把，让他离开地道，回到地面上。但是不管怎么呼喊、哀求，却始终得不到回答。这时候，阿拉丁逐渐醒悟了，慢慢领悟到魔法师对他施行的奸计，断定他并不是自己的伯父，而是一个惯于撒谎骗人的妖道。他感到没有摆脱危害的办法，没有活命的希望了。他苦恼极了，忍不住伤心哭泣起来，没奈何，只得沿台阶走了下去，指望老天爷给他一条出路，减轻自己的痛苦。到了底层，他转动身子，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但除了一片黑暗，其他什么都看不见。这是因为魔法师用魔法将宝藏中的各道门路全都关起来了，阿拉丁所走过的通道全堵死了，甚至花园门也不例外。阿拉丁打算去花园里走走，寻找一些慰藉，但是通往花园的门路也被堵塞，生路已经断绝。他抑制不住悲哀情绪，哭得声嘶力竭。后来，他无可奈何地转身回到地道的台阶上，绝望地坐下来等死。

幸亏天无绝人之路。原来在阿拉丁还未遇险被困的时候，老天爷已给他安排好一条转危为安的出路。这是当非洲魔法师吩咐阿拉丁进宝藏的地道口时，曾把一个戒指当礼物送给他戴在食指上，作为护身符，还对他说："你进去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这个戒指能使你避免一切祸害，同时还能增加你的胆量和勇气。这样，你就会变危险为平安了。"这一切原是老天爷在冥冥中借魔法师的手和嘴来保护阿拉丁的生命，从而使他摆脱危害的巧妙安排。

当阿拉丁困在地道里，处于绝境，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想着自己的悲惨境遇，呼天抢地也不管用，因此气得不自主地搓手，内心的悲哀、痛苦显露在举动之间，却没想到，他搓手时，无意间擦着食指上的戒指，便有一个直挺挺的巨神出现在他跟前，发出洪亮的声音说道："禀告主人：奴婢奉命赶到你跟前

来了，有什么事要做，只管吩咐，因为我是这个戒指的仆人，谁拥有这个戒指，我便听谁使唤。”

阿拉丁听到说话声，眼看他面前站着一个魁梧的巨神，形貌跟传说中所罗门大帝时代的妖魔一模一样。面对这么可怕的形象，他吓得浑身发抖。幸而巨神又对他说：“你需要什么？只管告诉我。说实在的，我是你的仆人了。因为戴在你手指上的这个戒指，它原是我的主人。现在你既然拥有它，我就该听从你的命令。”

阿拉丁再一次听了巨神的解释，神色才逐渐恢复，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同时想起魔法师给他戴戒指时嘱咐的话，便心中有数，马上勇气十足，高兴地说：“戒指的仆人啊！我要你把我带到地面上去。”

阿拉丁刚说完这句话，大地突然裂开，他本人一下子便出现在地面上，站在宝藏的入口处。由于他呆在黑暗的地道中已整整三天，一下子不适应白昼的阳光，不能睁眼看东西，只好试着把眼皮慢慢微睁微闭，直到眼球对光线的适应能力恢复过来，才睁眼观看周围的各种事物。他感到心情舒畅，同时又觉得惊奇诧异，因为他仔细踏看那个地方的时候，当初魔法师所开启的地下宝藏的门道已经无影无踪，而且周围的地面平坦、光滑如初，什么痕迹都不存在，这种情景，使他茫然不知身在什么地方。后来经过一番思索、观察，他终于明白：原来此地就是当初魔法师焚香、念咒语的那个地方，于是恍然大悟，确信自己还没离开原来的老地方。他转着身子张望一阵，发现较远的地方，便是他逛过的公园和建筑物，并能隐约辨认出那些景象和所走过的道路。他九死一生，摆脱死亡，重新回到大地上，对老天爷给予的恩遇感激不尽。他眼前出现了光明的前途，便满心欢喜地离开那

里，一个人在回城的途中跋涉。沿途的情景，依然跟来时一样，并不陌生。他一口气回到城中，穿过大街小巷，一直回到家中，来到母亲跟前。由于死里得生欢喜过度，也由于受到的恐怖、苦痛太多和饥渴的时间太长，他终于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不知人事。

阿拉丁的母亲，从儿子离家的那天起，便惴惴不安，终日长吁短叹，悲哀哭泣，过着以泪洗面的苦难日子。当看见阿拉丁归来时，她喜出望外，乐不可支，却想不到儿子突然昏倒。她感到惊慌、恐怖，赶忙起身急救，拿水洒在他脸上，向邻居找香料熏他，这才把他救活。

阿拉丁慢慢苏醒过来，有气无力地向他母亲要吃的："娘，我整整三天没吃喝了。"

他母亲赶忙把食物摆在儿子面前，说道："儿啊！你坐起来，吃些东西，慢慢恢复精神。待你吃饱，休息一会，然后把你的情况和遭遇讲给我听。现在我不让你说话，因为你太疲倦了。"

阿拉丁听母亲的话，坐起来吃喝，心情逐渐开朗起来。他躺下静静休息了一会，精神慢慢恢复过来，便对母亲说："娘，我满腹痛苦、冤屈要向你诉说。那个该死的讨厌家伙，他存心置我于死地。他的种种阴谋诡计，原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个曾口口声声说他是我的伯父的坏蛋，我亲眼看见他的凶恶面目，亲身尝到他的毒辣手段，差一点死在他手里。如果不是老天爷保佑，咱母子都要上当。当初他露出的那副慈祥怜爱的面孔和口口声声要替我谋幸福的花言巧语，全是骗人的。其实，他是个恶毒的、弄虚作假、靠妖法招摇撞骗的伪君子。我看他比世界上的任何妖魔鬼怪都该死。娘，这个坏家伙的一切罪恶，我要详细讲给你听，让你看一看这个恶棍如何用他自己的手戳穿他许下为我谋

幸福的诺言，看一看他折磨我的凶残行为，然后让你仔细想一想：他表面上露出对我慈祥怜爱的面孔，骨子里却狠毒得要我的命。他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口是心非，阴一套，阳一套，无非是要牺牲我的性命，而让他的阴谋得逞，以便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于是阿拉丁把他的遭遇：如何随魔法师逛名胜古迹，如何被带往宝藏所在地的童山脚下，魔法师怎样点火焚香，如何祈祷、念咒语等开启宝藏的经过，从头到尾，边哭边谈，最后说道：“随着魔法师喃喃的咒语声和香烟的飘腾，突然一声霹雳，山崩地裂，顿时黑暗笼罩大地，隆隆的雷鸣声滚动不止。我心中充满恐怖，吓得发抖。眼看那种危险景象，打算赶快逃离那个地方。可是魔法师看透我的心情，便破口骂我，一巴掌把我打得昏死过去，不准我逃跑，因为那个地下宝藏，必须由我到场才能开启，而且只有我能够进去，魔法师本人是进不去的。所以他骂我打我之后，又转过脸来说好话安慰我，说什么他能指引我进入那个人们醉心的宝藏中去取宝。首先，他从自己手指上脱下一个戒指，戴在我的食指上，作为保护我的护身符，然后指使我跨进地道口，沿台阶走下去，直到底层，再穿过四间房子，房子里装满金银财宝，多得无法估计。该死的魔法师一再嘱咐不许动那些财宝。后来我去到一座美丽可爱的果园中，里面长着高大的果树，树枝上结满五光十色的玻璃般的果实，放出灿烂的色彩，看去使人眼花缭乱。最后我去到挂着一盏油灯的大厅中，按照魔法师的指使，把那盏灯取了下来，吹灭它，倒掉灯中的油。”阿拉丁说到这里，随即从胸前的衣袋中，掏出神灯，并把他从果园中收集的几袋珠宝玉石，拿给他母亲看。那些东西虽然无比名贵，是一般帝王所没有的，但是阿拉丁却不知其底细，满以为不过是玻璃这一类的玩艺儿。

“娘，”阿拉丁继续叙述下去，“我带着灯和收集的东西，转身退出，回到地道口时，由于携带的东西过重，压得我不能抬腿跨上最高那级台阶，所以我就喊那个该死的伯父，求他拉我一把。可是那个万恶的家伙不肯帮助我，只对我说：‘先把灯递给我吧。’因为灯装在衣袋里，上面填满了玻璃果实，伸不进手去掏灯，我只好对他说：‘伯父，现在掏灯不方便，待我去到外面，再拿灯给你。’而他唯一所需要的是这盏灯，他原是想从我手中把灯夺过去，然后下毒手杀害我，把我埋在地道里。我所说的这一切，便是我的遭遇和经过。”阿拉丁追述时不忘魔法师的阴险毒辣行径，忍不住怒火中烧，说道：“我所依靠的这个所谓的伯父，原是笑里藏刀，十恶不赦的大魔法师！”

阿拉丁的母亲听了儿子的叙述，知道魔法师危害他的始末，气愤地说道：“不错，我的孩子，他的确是专搞异端邪说，利用法术来害人的恶魔。幸亏老天爷保佑，你才没被他害死。这个坏蛋，当初我真把他当作你的伯父了。”

由于阿拉丁在地道中整整三天三夜没睡觉，他困倦得直打盹，急需休息。母亲理解儿子的心情，便让他去睡觉。

阿拉丁疲劳过度，睡的很香甜，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他一睁眼便向他母亲要东西吃。他母亲说：“儿啊！我没有什么可供你吃的了，因为家里的食物，昨天叫你吃光了。你暂且耐心等一会，待我把纺好的一点棉纱拿到市上去卖，再给你买吃的。”

“娘，你纺的纱还是留下来，暂时别卖它。倒不如把我带回的那盏灯拿给我，以便我拿去卖掉，用卖灯的钱买吃的。我相信油灯总比纱值钱些。”

阿拉丁的母亲同意儿子的意见，把灯拿在手里，觉得灯脏，

便对阿拉丁说:“儿啊!灯拿来了,可是很脏,如果洗擦一下,弄干净些,就会多卖几个钱。”于是她抓了一把沙土,刚擦了一下,一个巨神便出现在他面前。那巨神的形貌非常可怕,又高又大,简直是个凶神恶煞。他粗声粗气地对阿拉丁的母亲说:“我应声来了,你要我做什么?只管说吧。我是你的仆人,也是这盏灯主的仆人,是按照你的命令行事的。而且不单是我自己如此,甚至于这神灯的其他的奴婢们,也都是一律遵循你的吩咐的。”

阿拉丁的母亲一见这个可怕的形象,吓得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昏迷不醒人事。阿拉丁一见他母亲这种情形,赶忙跑过来,把灯拿在自己手里,从容地和灯神交谈起来。因为他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当他困在地道中,急得搓手时,突然碰到手指上的戒指,戒指之神便出现在他面前。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由于有了这个经验,所以他并不畏惧,对眼前的巨神说:“灯神啊!我饿了,你弄些可口的食物给我充饥吧。”

灯神听了阿拉丁的吩咐,转眼就不见了。一会儿灯神便端来一席丰盛的饭菜,摆在一个精致名贵的银托盘中,总共十二种美味可口的菜肴,盛在金碟里。其他还有雪白的面饼和透明的醇酒,装在金杯和革制的酒瓶中。灯神摆好饭菜就匆匆隐去。

阿拉丁急忙抢救母亲,拿水洒在她脸上,用香熏她的鼻子,待她慢慢苏醒过来,说道:“娘,起来吃点东西吧,老天爷可怜咱们了。”

阿拉丁的母亲看到那么讲究的银托盘、金杯碟和热气腾腾的丰富菜肴,十分惊奇、诧异,问道:“儿啊!是谁如此宽宏大量、慈悲为怀地关照我们,给我们食物,减轻我们的痛苦?对这种好心人,我们应竭诚感谢他。我看,恐怕是皇帝听说我们太穷,生活太苦,所以产生慈悲心肠,才送这桌筵席来赏赐我们的吧。”

“娘，现在别谈这些，咱母子都快饿死了，快来一块儿吃吧。”他把母亲扶到席前，陪她一起吃喝。由于长期挨饿，如今得到这样的好饭菜，母子便吃起来，食欲格外旺盛，饭量也比平时增加。这一方面是饥饿过度的缘故，另一方面是这样的珍馐美味，显然来自帝王富贵人家，是他母子生平没见过、没吃过的。尤其对那讲究的食具，更不知来自何处，价值多少。

阿拉丁母子吃饱喝足，还剩下一些饭菜，除留作晚饭外，还够第二天食用。母子两人洗过手，然后坐下来谈心。母亲看儿子一眼，说道：“儿啊！告诉我吧：那个自称仆人的巨神，他是怎么对待你的？感谢老天爷！他可怜咱们，恩赏咱们美好充足的饮食，往后不会再饿肚子了，你不用在我面前再叫苦了。”

阿拉丁回答母亲的问话，把她见灯神惊恐过度而昏倒时，他跟灯神打交道的经过，从头到尾叙述一遍。她听了，感到十分诧异，说道：“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鬼神出现在人类面前是常有的事，不过我自己生平没碰过。儿啊！我看这个巨神便是把你从地下宝藏中救出来的那个吧？”

“娘，可不是这个。在你面前出现的巨神，他是神灯的仆从。”

“儿啊！你是凭什么这样肯定的？”

“因为这个巨神的形貌跟那个不一样。那个是戒指的仆从。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你拿在手中那盏神灯的仆从。”

“对，对，那个在我眼前一现身就不见了，差一点吓死我。该诅咒的家伙，他和这盏灯是连在一起的。”

“不错，他是属于神灯的。”阿拉丁同意他母亲的看法。

“儿啊！凭我养育你的恩情，我求你把这盏灯和这个戒指扔掉吧。因为把灯和戒指留在身边，这只会给咱们招引灾祸，我不

愿看到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况且跟妖魔鬼怪交往，是犯禁行为。先贤圣人所告诫我们的，是要小心谨慎，免得发生不测的祸事。”

“娘，你所说的，照理我应当完全同意。不过从实际有利方面着想，我是不肯舍弃神灯和戒指的。理由是：当咱们饿肚子的时候，仆从为咱们所做的好事，你老人家是亲眼看到的。再说那个魔法师，他派我进宝藏去，并不为了获得黄金白银。那四间地下室，全都堆满了金银，他却不要，而他一再嘱咐我的，只是把神灯取给他，其他魔法师都不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仔细研究过的，他深知这盏灯的价值，只不过还未证实它的作用罢了。他忍受种种艰难困苦，不辞辛苦跋涉，离开家乡，老远地旅行到咱们这儿来，所追求的就是这盏神灯。因此，当他没有从我手中捞到而绝望时，就索性把我给埋在地道中。这说明，这盏灯是得之不易的，咱们必须留下它，并且好生保护它，丝毫不能泄露它的秘密。今后咱们是要靠它过生活的，它会使咱们富裕起来的。至于说到这个戒指，咱们也必须重视它，保全它，我要随时戴在手指上。要是没有这个戒指，我不会活着回到你身边，一定死在地下宝藏的地道中了。正因为这样，我怎么可以把这个戒指脱下来呢？万一时运不好，突然发生什么意外，或者一旦灾难临头，如果戒指不在身边，它就不能解救我，不过考虑到你的想法和顾虑，我只好把灯收藏起来。从今以后，不让类似的事情再在你眼前发生，免得你受惊。这就可以两全其美了。”

阿拉丁的母亲听了儿子的解释，明白其中的真实情形，非常高兴，心悦诚服地说：“儿啊！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吧，娘不阻挡你。我只希望不再看见仆从的形貌和那恐怖的情景就行了。”

阿拉丁母子的生活初步安定下来，靠灯神拿来的饮食过日子，一桌筵席，两人享受了两天才吃完。第三天没有食物了，阿

拉丁拿一个盘子往集市变卖，却不知盘子是纯金的。

阿拉丁在集市里，碰到一个卑鄙、讨厌的犹太人，鬼头鬼脑地纠缠着要买那个盘子。他把阿拉丁带到僻静的地方，仔细一再估量，最后确信盘子是纯金的名贵物品，所以决心收买。但是他不知道阿拉丁对盘子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个毛孩子，根本不懂得这些。于是直截了当地对阿拉丁说："我的小主人，这个盘子你打算卖多少钱？"

"值多少钱，你自然是知道的。"阿拉丁简单地回答犹太人。

阿拉丁的回答，似乎是行家的口吻，犹太人便在还价方面暗中盘算，只打算花几个小钱买盘子，他怕阿拉丁真懂盘子的价值，势必要讨大价，便犹豫不定地说："这孩子对生意买卖可能是外行，不一定知道盘子的价值。"他思索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枚金币。阿拉丁看到他手中的金币，感到满意，立即把金币拿到手，然后转身匆匆走了。犹太人一眼看穿阿拉丁的无知和幼稚，相信只要几角或一块钱便可买到盘子。

阿拉丁卖了盘子，毫不耽搁地去到面包店，买了面饼，急忙回到家中，把面饼和剩余的钱交给母亲。"娘，还需要什么？你自己去买吧。"

阿拉丁的母亲果然去到集市，买来日常必需的食物，同儿子一块过生活，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好过起来。几天后，卖盘子的钱花光了，阿拉丁又拿一个卖给那个该诅咒的犹太人。每个金盘一枚金币，这该是便宜的了，可是犹太人仍不满意，还想从中打折扣。不过第一次的价钱既然一枚金币，现在不给这个数目，唯恐这个孩子另找主顾，那就失去这种便宜生意，所以仍然照付一枚金币的代价。

阿拉丁靠卖盘子过生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终于把十二

个金盘卖光，只剩那个银托盘还摆在家中。因为那个银托盘又大又重，不便带往集市，所以索性带犹太商人到家中来看货，以十二枚金币的价钱卖掉它。

阿拉丁母子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需要什么就买什么，直到手中的钱花光了，阿拉丁才把神灯拿出来，擦了一下，灯神便象先前那样出现在他面前。“说吧，我的主人！你要我做什么呢？”

“我饿了。你象前次那样送一桌饭菜来给我吃吧。”

灯神应声隐去。转瞬间，果然象前次那样满足他的愿望，即刻端来一个大托盘，盘中摆着十二个更精致的盘子，盘里盛满各式各样的菜肴，另外还有面饼和几瓶醇酒。

阿拉丁擦灯索取食物，是趁他母亲外出的时候，免得她看见灯神受惊。过了一会，他母亲回到家中，看见大托盘中摆着的各种好菜，嗅到香味，心里感到喜欢，同时又觉得害怕。阿拉丁察觉到这种情景，说道：“娘，你来看一看这盏灯的好处吧。当初你责怪我，教我扔掉它。现在你明白它的可贵的地方了吧。”

“儿啊！但愿老天爷多多赐福灯神，但是我本人却不愿见他出现在我面前。”

阿拉丁和母亲坐在托盘面前，尽量吃饱喝足，然后把剩余的饮食收存起来，留待明天食用。

阿拉丁母子过着舒适的生活，直把灯神送来的饮食吃完之后，他才拿一个盘子塞在衣服下面，溜出去找那个犹太人，要把盘子卖给他。可是说来巧遇。他打一家古老的珠宝店门前经过时，被一个正直的珠宝商看见，便对他说：“我的孩子，你是做什么的？我屡次见你从这儿经过，总是和一个犹太人打交道，跟他做买卖，彼此成了老主顾。我想你现在又去找那个犹太人吧，有什么东西要卖给他似的。告诉你吧，我的孩子，那个犹太人原是

个该诅咒的坏家伙，经常弄虚作假，贱买贵卖，从中渔利，使很多好人吃亏上当。你多次和他打交道，显然已经上他的当了。我的孩子，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要卖，不妨拿给我看看。你别害怕，值多少钱，我会按公道价钱购买，不至于叫你吃亏。"

阿拉丁听了珠宝商的谈话，果然把盘子掏出来。商人接过去仔细打量，并在秤上称过重量，这才问道："这个盘子跟你卖给犹太人的那些是一套吗？"

"不错，都是同一类的。"

"他给你多少钱呢？"

"一枚金币。"

古玩店的老板听了回答，大吃一惊，骂道："这个该死的犹太人，用一枚金币的代价收买一个金盘，这样欺骗孩童，真不怕天打雷霹！"接着他对阿拉丁说："我的孩子，那个诡计多端无恶不作的犹太人，他欺负你了。这种盘子是纯金的，我称过重量，估计它的价值最少该卖七十金币。如果你愿意，就以这个价格卖给我吧。"他说罢，数了七十枚金币兑给阿拉丁。

阿拉丁靠听了古玩店老板的揭发，才知那个犹太歹徒的恶毒，明白自己上了当，非常懊丧。同时，他对古玩店老板的公道和正直，出自衷心的感激，高兴地收下老板付给的金币，告辞归去。

阿拉丁靠卖金盘所得的钱过日子，卖一个金盘所得的钱花完了，又卖一个。他有的是盘子，所以继续不断地拿去卖给古玩店，所有的钱除生活开支外，还有剩余，所以金钱越积越多，情况和境遇日益好转，可是他母子都不随便挥霍浪费，仍然过节俭的生活，保持中等阶级的生活水平，钱该花不该花都有分寸。现在阿拉丁象个成年人，少年时代那种调皮捣蛋的作风已大大改变，不再同那些不三不四、游手好闲的坏人交往。他开始选择正直

诚实的人做朋友，经常同生意场中的大小商人接触，往来频繁，向他们打听经营的诀窍，并学习投资求利的本领。他还经常接近珠宝商和做金银首饰的生意人，观看他们铺中的名贵珠宝玉石，留心他们经营生意的方式方法。他把一切记在心里。他通过社交，经验和阅历逐步增长了，终于弄清楚他从花园中摘来的那几袋果实，并不是玻璃或料器的东西，而是名贵稀罕的珠宝。同时，他感到自己是比帝王还富厚的有钱人了。他暗自估量，认为他自己现有的珠宝，跟古玩店中的比起来，数量虽然只有四分之一，但是质量却好得多。因为古玩店中体积最大的珠宝，只比得上自己的最小的。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

阿拉丁利用每天去市场中，跟生意人打交道、讲交情的办法，获得他们的好感，因而熟悉行情，能识别商品的好坏贵贱，学习买卖的基本知识，一心一意想在生意场中出人头地。

有一天，阿拉丁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照常去市场活动，正走在大街上，听到一个当差的大声对老百姓说，“奉尊严伟大的皇上之命，晓谕绅商庶民：今日因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前往澡堂沐浴熏香，命令城中商贾停业、居民闭户一天。这期间禁止居民外出，违者死罪。”阿拉丁听了皇宫传出的禁令，不禁引起他的极大兴趣，一心要看皇帝的女儿白狄鲁勒·补都鲁一眼。他暗自想道：“朝中大官小员都赞赏公主美丽可爱，这使我太想看到她了。”

阿拉丁为了想看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一眼，决定也上澡堂去，躲在穿堂后面，以便在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一进澡堂大门，就能看见她。他打定主意，毅然赶到澡堂，躲在穿堂后面，耐心等候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到来。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通过主要街道，兜了一个圈子，借参观游览，寻求欢乐，最后在奴婢的簇拥下，姗姗来到澡堂。她一进大门，便取下面纱，迈着轻盈的步子，一直向前。这时候，在阿拉丁眼中便出现了一个窈窕活泼的美女。她的面孔象灿烂的珍珠，眼睛象明亮的太阳，配着两道弯弯的眉毛和一口洁白牙齿。她的美丽可爱，简直象仙女下凡。阿拉丁暗自称赞："都说公主美丽，确实名不虚传。"

阿拉丁对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一见锺情。他的心弦受到撞击，从此公主的形影总是萦绕在他的脑子里，弄得他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他回到家中，变成一个呆头呆脑的痴人。他母亲跟他说话，他不回答，她所说的总是没有反应。

次日清晨，母亲陪他一起吃早饭，照常跟他交谈，说道："儿啊！你碰到了什么事？告诉我，你干吗苦恼？让我知道你受了什么刺激才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过去阿拉丁总认为天下的妇女都象他母亲那样平凡，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虽然他经常听别人说，皇帝的女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是个绝世美人，具有迷人的魅力，但是他并不真正懂得所谓"美丽"、"爱情"是什么。从那天他亲眼看到公主的真面目，便一头栽到爱情里，弄得精神恍惚，不思茶饭，一下子变得前后判若两人。因此，当他母亲一再问他苦恼的原因时，他不耐烦地摇摇头说："你别管我！"

做母亲的总是爱子心切，安慰他，心疼他，要他挨近自己一

块儿吃饭。阿拉丁勉强听从母亲的意思，但对饭菜没有兴趣，难得下咽。后来，他索性躺在床上，夜里经常通宵失眠。这种反常现象，一直延续下去。他母亲感到困惑，弄得毫无办法，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故。她认为儿子害病，便挨近他，说道："儿啊！要是你身上哪里疼痛，或感觉什么地方不舒服，只管对我说，我去请大夫给你治疗。现在有个阿拉伯大夫到咱们城中来行医，皇上曾召他进宫去治病，外面都传说他对脉理很有研究。如果你真是害病，那末让我去请他来瞧瞧吧。"

阿拉丁一听要去请医生来替他治病，便一本正经地说道："娘，我很健康，一点毛病也没有。因为从前我认为天下的妇女都象你这样，是一个模样的，没有多少区别。我的这种看法，直到最近才突然改变。这是因为皇帝的女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上澡堂去沐浴熏香，我有机会见她一眼的缘故。"于是他把那天碰到的事，从头到尾细说一遍，最后他说："那个差官宣布禁令时说，'今天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去澡堂沐浴熏香，故禁令商店开门营业，也不准各色人等出门看热闹。'这个禁令想必你也听到了。尽管宣布了禁令，我可是有幸，趁公主一进澡堂大门卸下面纱的时候就见了她一眼。公主的美丽可爱是绝无仅有的。我一见就情不自禁地锺情于她。我的仰慕恋念是难以形容的，所以苦恼、不安也就随之而来。我决心追求她，想尽办法把她娶到手，否则我是安定不下来的。因为这个缘故，我打算请求皇帝把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嫁给我。"

阿拉丁的母亲不赞成儿子的这种念头，觉得他的想法太天真，太幼稚，说道："儿啊！指天发誓，在我看来，你已经失掉理智了，应该赶快恢复常态才对。你不要象着魔那样狂妄吧。"

"不，我的老母亲！我并没丧失理智，更不是狂人。你刚才

说的，丝毫不能改变我的想法和打算。因为必须把我心爱的美丽的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娶到手，我才能安静下来的。现在我正打算向公主的父亲大皇帝去求亲呢。”

“儿啊！指我的生命起誓，你别这样说吧，免得招人笑话，别人会说你疯了。你千万别再谈这种无聊的话。试问，象这样的事，有谁进行过？让谁去见皇帝？真的，我不能理解。假使你行得通的话，那么，对威严的大皇帝至少也得安排媒人去谒见他，经由媒人代为提出请求，说亲的愿望才可能实现。”

“娘，有了你，我还需要去求谁替我提亲呢？对我来说，还有谁比你更亲密、更可靠的呢？我的婚事，由你替我去说就行了。”

“儿啊！你说什么呀？莫非我象你一样也失掉理智了吗？你快放弃这个念头吧，今后再不要把这种事搁在心上了。我的孩子，不要忘记你是裁缝的儿子。你父亲是这座城中裁缝行里最穷苦的人，我当然也是缺吃少穿的孤苦贫民。咱们一家人这么穷苦，怎么敢娶皇帝的女儿做儿媳妇呢？皇帝当然只愿同帝王将相们结亲，即使去求亲的是官宦人家，如果品级和地位太悬殊，皇帝也不会把公主嫁给那班少爷公子。总要勉强配得上，皇帝才不至于反对的。”

阿拉丁耐心听母亲说完，便说：“娘，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我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这我清楚，但是你所说的可不能改变我的主意。我既是你的儿子，而你又真心实意地爱护我，所以我才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求你同意我的意见，并促成我的愿望。如果你不肯这样做，我就等于毁灭在你手中了。如果我不能同心爱的人结婚，那只有死路一条了。娘，无论怎么说，我总是你的儿子呀。”

阿拉丁的母亲听了儿子发自内心的话，产生了同情怜悯心

情，忍不住伤心哭泣，说道："儿啊！你说得对，我是你的母亲，除了你，我没有别的骨肉。我愿意替你说一门亲事，使你感到满意。不过我所顾虑的是：如果我向跟咱们景况相似的人家提亲，人家首先要问你有多少财产，靠经商或是做手艺来养家餬口等问题时，这叫我怎样回答呢？我的孩子，对普通人家所提的问题，我都穷于应付，叫我有什么勇气向大皇帝去求亲呢？他为人十分高傲，对左右的人，都是看不上眼的，这种情况你应该心中有数。再说，哪个女子甘心嫁给裁缝的儿子做老婆呢？何况我明明知道去向皇帝求亲，不但自讨没趣，而且会惹怒皇帝，会招致杀身之祸呢。儿啊，这事既然与我的性命悠关，我怎么能去冒生命的危险呢？我有什么办法向公主求婚同皇帝接近呢？就算我能进入皇宫，去到皇帝面前，我怎么开口呢？可能皇帝会把我当作狂妇逮捕起来呢。就算皇帝赏脸接见我，我能给威风凛凛的皇帝奉献什么礼物呢？我的孩子，皇帝即使为人宽大温和，对一般有正当理由去仰仗他，求他怜悯、护佑的人，也许不随便拒绝，会慷慨允诺。不过，他的恩惠和赏赐，终归只会落到应该享受者的头上，比如在战场上为他勇敢作战的人，或者老百姓中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可是你呢？我的孩子，你在皇帝面前，在万民眼中，你到底立了什么功劳而能博得他的赏赐呢？再说，你所追求的恩惠，对咱们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来说，是巴望不到的，皇帝是不会让你的希望实现的。因为凡是攀缘皇帝，仰他恩赏的人，必须带着帝王喜爱的礼物去见他，才能实现愿望。因此，我早就向你提出告诫。你既然拿不出适合皇帝享受的贡礼，又何必冒风险去向公主求婚呢？"

"娘，你谈的道理和提醒我的，全是正确的，值得我深思熟虑，牢记在心里。但是，我的娘哟！我钟情于白狄鲁勒·补都鲁

公主，整个心房被爱情占据了，因此，必须把她娶到手，才能安下心来。至于提到礼物这件事，却鼓励我向皇帝求亲的勇气了。尽管你说没有可献奉的礼物，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不但有礼物，而且有最适合做贡礼的礼品呢。这种礼物是帝王所没有的，也是宫中的珍宝所不能媲美的。娘，告诉你吧：当初我从地下宝藏中带回来的、曾被我当作料货的那些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即使最小的一颗宝石，也是皇帝所有的珠宝不能比拟的。近来我经常同珠宝商往来，学到一些知识，知道我装在袋中的那些宝石，全是顶名贵的。这足以宽慰你，你尽管放心好了。记得我家有个钵盂，请母亲找出来，我把宝石装在里面，让你拿去当礼物献给皇帝，这样，你就可以替我在皇帝面前求亲了。我相信凭这样的珍贵礼物，母亲就好办了。如果你不愿为我娶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奔走，那叫我怎么活下去呢！别以为这些昂贵的宝石算不了什么。你要相信我，这是经过多次同珠宝商来往，我逐渐熟悉市上的行情和价格才认识到的。据行家的鉴定和估计，目前市中的珠宝，最好的拿来跟我的比较，其价格只及得我的四分之一。所以我敢说，咱们的宝石是再值钱不过的了。娘，求你按我的要求，快去把钵盂给我拿来，让我装些宝石在里面，以便咱母子仔细欣赏宝石的灿烂光芒，并想妥善的办法处置它吧。”

阿拉丁的母亲去取钵盂，心想：“儿子的话我不太相信，待我找出钵盂来，就可以证实了。”她嘀咕着把钵盂搁在阿拉丁面前。

阿拉丁挑各式各样的宝石摆在钵盂里，经过安排整理，直至装满。母亲站在旁边耐心观看，被钵盂中反射出来的珠光宝色刺得不住地眨眼，强烈的光芒闪电般闪烁着，把她的心神弄糊涂了。她仍怀疑是不是无价之宝，不过她想儿子所说一般帝王也没有类似这种珍宝也许是事实。

“娘，盛在钵中的礼物是最名贵的，它将使你受到皇帝的尊敬，受到热忱的接待。现在请你不要再推卸，振奋起来，抬着这钵宝石，快往皇宫去吧。”

“儿啊！真的，这礼物确是非常值钱的，是宝中之宝。按你的说法是绝无仅有的，无法媲美的。但是谁敢去见皇帝替你向他的女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求婚呢？如果皇帝问我：‘你是来做什么的？’我可不敢说：‘我要你的女儿做儿媳妇。’因为在皇帝面前，我的舌头象被绳子捆绑着，不听我使唤的。就算老天爷帮助，我即使鼓足勇气，大胆地对他说：‘我希望通过我的儿子阿拉丁娶你的女儿白狄鲁勒·补都鲁为妻，而同你结下姻亲的关系’时，毫无疑问，宫中的人肯定会说我是疯人，一定会鄙视我，杀害我，所以我不能去冒生命的危险。因为这不仅给我个人带来悲惨的遭遇，而且会使你受苦受难的。儿啊！为了关心你，促使你的理想实现，不管结果如何，我必须鼓足勇气，赶往皇宫。假使皇帝能接见我，问到这些礼物的价值以及献礼的目的，说明你要娶公主为妻的愿望时，按一般的习惯他要打听你的职业、地位、收入和品质，对这些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

“娘，皇帝的注意力会被光芒夺目的宝物吸引住，他欣赏宝物都来不及，不会有功夫去想别的事情，因而你的顾虑是多余的。现在你只管把珍贵的礼物送到皇帝面前，然后替我向他的女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求婚，别把事情想象得太困难。你早就知道，我的这盏神灯，它会供给咱们生活需要的各种东西。无论我需要多少，只消一开口，它会如数供应的。现在我所考虑的问题是：必须研究一下，万一皇帝果然按你的想象打听我的情况时，应该怎样回答他才好。”

当天夜里，阿拉丁母子通宵达旦，共同商量、研究怎样办好

这桩事情，直到次日清晨。母亲精神很好，显得容光焕发，因为她知道神灯的许多好处。她感到格外高兴的是，神灯是有求必应的，能供给她家所需要的一切。

阿拉丁向他母亲讲了神灯的作用之后，眼看她兴奋、愉快的样子，深怕她同外人聊天时会泄露秘密，故嘱咐她："娘，神灯是咱家最珍贵最重要的宝贝，你要注意，千万不可让外人知道它的价值和用途。在人前千万不可涉及神灯的秘密，否则神灯会被人偷窃或抢夺的。如果真是这样，咱们所享受的这种幸福生活就没有了，我所期待的希望、理想也必然付诸东流。因为咱们的希望和幸福，全是靠这盏神灯供给的。"

"儿啊，这个我知道，你不必顾虑。"她说着用一块最好的帕子，把盛宝石的钵盂包起来，带着上皇宫去了。

她匆匆来到皇宫门前，看见早朝的将相、官吏们络绎不绝。宰相、大臣、官吏、显贵们，一个挨一个地进去，聚集在朝廷上，由宰相率领，向宝座上的皇帝朝拜，行鞠躬礼，然后一个个交叉手臂，贴在胸前，垂头听命，待皇帝示意，他们才各按等级就坐。接着便有朝臣上奏，其余的陪皇帝侧耳细听。早朝毕，皇帝进入后宫，其他臣僚才顺序各自退下。

阿拉丁的母亲清早离家，一口气跑到皇宫，却没人理睬她，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观望等待。早朝完毕，官吏们离廷办公去了，她才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转回家去。

阿拉丁见母亲提着礼物归来，料到她碰到麻烦，但是并不追问缘故。她把礼物放下，把经过叙述一番，然后说道："儿啊！今天我原是勇气十足，坦然地站在一旁，等待谒见皇帝，向他求亲，也想到过跟皇帝说话时，肯定会神情紧张。不过今天求见的人很多，他们象我一样，都没得机会跟皇帝见面、交谈。儿啊！你

应该高兴，不必难过。明天我再上皇宫求见皇帝，替你求亲好了。今天的情况，想必明天不会再发生吧。”

阿拉丁听母亲这么说，感到快慰。固然他很爱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希望同她很快结婚。可是事情这样不顺利，他不得不抑制感情，耐心等待。

次日清晨，阿拉丁的母亲又赶到皇宫，见接待厅的门窗关闭着。她向旁人打听，知道皇帝不是每天都接见老百姓，每周只接见三次。这种情况使她失望得很，只得闷闷不乐地转回家，等接待日再去求见。

阿拉丁的母亲果然按照皇帝规定接见老百姓的日期前往皇宫，按习惯站在接待厅门外，等待进谒时，只见求见的人很多，总是厅门一开，就进去一人，厅门随即闭上，等那人出来，然后再进去一人。由于时间的限制，尽管阿拉丁的母亲每逢接待日都去等候求见，但总是轮不到她就告结束。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后来在月底的某日，轮到阿拉丁的母亲谒见皇帝了，那已是当天接见的最后时刻。可是由于她胆怯犹豫，怕在皇帝面前说不出话，就在这时，厅门关上，宣告接见结束。

皇帝由宰相陪同，离开接待厅，前往后宫。他发觉阿拉丁的母亲每逢接待日都到场，照例站在接待厅门外，因此，他回头对宰相说：“爱卿，近来这六、七次接待日，我见那个老太婆都来求见，老是站在一旁，一动不动，手里提着一包东西，你知道她的情况吗？她有什么意图呢？”

“主上，一般说来，妇女们的头脑不太健全。那个老太婆想必受丈夫的虐待，或许是生家人的气，所以才上这儿来向陛下诉苦叫屈吧。”

宰相的回答显然不能使人满意。皇帝说：“看光景，她会再

来求见的。到那时，你直接带她来见我吧。”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宰相回答。

阿拉丁的母亲，每次接待日都到场，在厅门前等候。为了替儿子求亲，尽管吃苦头，但她始终抑制着苦恼、厌倦的情绪，为了让儿子的愿望得以实现，她任劳任怨地克服种种困难。这天，她照例等候谒见，皇帝抬头一眼看见她，便对宰相说：“这就是那天我对你提过的老太婆。你把她带来，了解一下她的需求，满足她的愿望吧。”

宰相遵命，立刻把阿拉丁的母亲引到皇帝面前。她向皇帝致敬，吻他的指尖，并拿他的指尖摸自己的眉毛，表示无上敬意。接着她祝皇帝万寿无疆，世代荣华富贵，最后拜倒在皇帝脚下，跪着聆听皇帝的吩咐。

“老人家，”皇帝开始跟她说话，“很多的日子里，我见你都上接待厅来，显然你是有话要说的。你需要什么，告诉我吧，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是的，对于皇上的恩赏，我是一直盼望着的。今天，我向陛下陈述情况之前，首先恳求陛下对我的安全给予保障，并允许我一个人独自在御前讲明我的希望和目的。”

皇帝急于要知道她的要求，立刻做出一副温和仁慈的样子，答应她的请求，叫左右的侍从离开，只留宰相一人在旁，才回头说：“现在把你的要求告诉我吧。”

“如果我说错了话，恳求陛下饶恕。”

“有什么话，你只管说。老天爷会饶恕你的。”

“主上，我有个儿子，名叫阿拉丁。有一天他在街上，听见宫中的差官传达圣旨说，皇帝的女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前往澡堂沐浴，命令商人停业一天，并禁止市民自由出入家门。我儿

子听了这个消息，抑制不住感情，一心盼望看公主一眼，便设法溜进澡堂，躲在大门后面窥探她。因此，当公主一进澡堂，他便看见她。他满心欢喜，感到无上荣幸。但是，他从见公主那天起，直到现在，生活失常，终日闷闷不乐，日子很不好过。因为他倾心公主，硬要我前来向陛下求亲，希望结为夫妻。由于他过分钟情于公主，我简直没法打消他的幻想。爱情牢固地控制着他的生命，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曾对我说：'娘，你要知道，假使达不到同公主结婚的目的，我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才冒昧前来求见，恳求宽大仁慈的皇上，体谅我母子的苦衷，饶恕我们犯的罪过吧。"

皇帝听了阿拉丁的母亲的叙述，显出慈祥的面孔，仔细望着她，同时哈哈地笑出声来，接着问道："你手里拿着什么？那块帕子中包着什么东西？"

阿拉丁的母亲看到皇帝的慈颜和笑脸，认为他显然是以笑脸代替怒目，最后难免要怒气冲冲、大发雷霆的。她听了皇帝的询问，只好打开帕子，把一个装宝石的钵盂献上。这时候，整个接待厅一下子闪烁着珠光宝色。皇帝眼看这些稀罕、名贵、体积特大的宝石，感到十分惊诧，情不自禁地大声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宝石。在我的库藏中，找不出一颗能与这些珠宝相比的。"继而他对宰相说："爱卿，你的观感如何？如此稀奇瑰丽的珠宝，你生平见过没有？"

"主上，象这样名贵的珠宝，我的确没见过。我想陛下库藏中的珠宝，能与这钵盂里最小的宝石媲美的，恐怕也是找不到的。"

"这么说，对于贡献这些珠宝的人，应选他做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丈夫了，他娶公主为妻是最适合的人了。"

宰相听了皇帝的话，一时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内心感到痛苦，因为皇帝曾答应将公主嫁给他的儿子做妻子。宰相愣了一回，说道："主上，当初承蒙陛下答应将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嫁给我的儿子，臣不胜光荣，非常感激。臣以为陛下既然有言在先，那么我就冒昧进一言，切望陛下看臣的面，给我儿以三个月的期限，以便我儿筹措一份最名贵的礼物献给陛下，作为娶公主的聘礼。"

皇帝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无论宰相或其他公侯显贵都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出于宽大、仁慈，便接受了宰相的要求，给予三个月的限期。同时，他对阿拉丁的母亲说："回去告诉你的儿子吧，我发誓愿将公主嫁给他；不过现在必须替她预备一份妆奁，以便婚后使用。叫你的儿子要耐心等三个月后，才能举行婚礼。"

阿拉丁的母亲得到皇帝的肯切答复，万分感激，赶忙赞颂皇帝，然后告辞回家。

阿拉丁见母亲眉开眼笑的回来，这显然是吉祥可喜的兆头。他高兴地看到母亲今天没有耽搁就回家来，跟往常迟迟不归的情况大不相同，同时也没有把那包宝石带回来。他问母亲："娘，多谢老天爷，也许你给我带来好消息了，说不定那些珍贵的宝石起了作用，你受到皇帝的亲切接待了？他是不是向你表示谦恭的态度？是否仔细倾听你的陈述？"

阿拉丁的母亲把她进宫的经过：皇帝如何叫宰相引见她，他对那稀罕、珍贵、硕大、灿烂的宝石所表现出来的惊奇羡慕的神态，以及宰相的观感等，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然后说道："皇帝对我许下诺言，愿将公主嫁给你。不过，我的孩子，当时宰相提醒皇帝，把过去皇帝同他私下商议的一件秘密透露出来，并恳

求皇帝履行诺言。之后，皇帝对我许下三月后，替你和公主成亲，这才打发我回家。因此，我担心宰相会从中捣鬼，对这桩婚事进行破坏，从而使皇帝改变主意，那就糟糕了。”

阿拉丁听了母亲的叙述，得知皇帝允许将公主嫁给他，规定三个月后成亲。他听了这个好消息，尽管要等三个月，心里依然充满喜悦，快乐得无法形容，欣然说道：“皇帝既然允许我和公主成亲，三个月的限期固然耐人等待，但是，我心中的快乐仍然是无穷的。”他非常感谢母亲，为他奔波操劳，结果收获很大。接着他对母亲说：“娘，指天发誓，今天以前，我简直是躺在坟中，幸亏你把我救出来，让我起死回生了。感谢上天！我现在醒悟了，我肯定人世间没有比我更幸福的人了。”于是他耐心等待，等限期满的一天，好同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结婚，成为恩爱夫妻。

公主结婚

阿拉丁遵照皇帝的旨意，好不容易才等满了两个月的限期，想不到中途情况发生变化。因为有一天日落时，他母亲上市场去买油，看见铺店都关了门，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整个城市装饰得焕然一新，官吏骑着高头大马，指挥部队站岗、巡逻，烛光和火炬交相辉映，热闹异常。眼看那种反常的景象她非常惊奇，急忙走进一家油店边买油边向油商打听消息：“大叔，指你的生命起誓，请告诉我：今天人们装饰门面，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还有官吏巡逻，士兵站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大娘，恐怕你不是本城居民，而是外乡人吧？”

“不对，我是本城的居民。”

“既然如此，怎么连这样一桩大事也不知道呢？告诉你吧：今天晚上是皇帝的女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同宰相的儿子结婚的吉日。现在宰相的儿子正在澡堂沐浴熏香，那些官吏和士兵奉命为他站岗、巡逻，等他沐浴完毕，护送他进宫去同公主见面，举行隆重的婚礼。”

阿拉丁的母亲听了油商的话，犹如晴天霹雳，弄得六神无主。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阿拉丁。她深知这个可怜的孩子，从得到皇帝的诺言后，便耐心地、一点钟一点钟地煎熬着，等满三个月期满结婚。现在她茫茫然不知该怎样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儿子。她惊慌失措地回到家里，对阿拉丁说：“儿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确切的消息，这会给你带来无限的悲哀和痛苦。这对我也是很痛苦的。”

“你听到什么了？快说吧。”

“真的，皇帝的诺言全然无用，他把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许配给宰相的儿子，并且决定今晚在皇宫举行结婚典礼呢。”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阿拉丁的母亲这才把她上街看见的和听到的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阿拉丁不禁怒火中烧，苦恼到极点，怎么也想不通，但又不甘心。他镇定下来，终于想到神灯，精神便振奋起来，说道：“娘，指你的生命起誓，别以为宰相的儿子会如愿以偿地把公主娶到手。咱们暂不谈这件事。现在你快去做饭，待吃过饭，我将在寝室里休息一会。你放心好了，这件事会有美满的结果的。”

阿拉丁按计划行事，把寝室门关起来，然后取出神灯，用手一擦，灯神便出现在他面前，应声说：“你需要什么，只管吩咐。”

“听我说吧：我曾经向皇帝求亲，要娶他的女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为妻。承蒙皇帝允许，答应三个月后举行婚礼，但是皇帝不守信用，中途变卦，竟把公主嫁给宰相的儿子，今晚在宫中举行婚礼，让新娘新郎初次见面，结成正式夫妻。因此，我吩咐你这位可靠得力的灯神，前往宫中进行监视。待新娘新郎进入洞房上床就寝的时候，你即刻把他俩连床带人一并给我弄到这儿来。这便是我需要你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只管吩咐好了。”

“除了上面所托这件事情之外，目前没有别的事了。”阿拉丁快慰地说。

灯神随着阿拉丁的话音悄然隐退后，阿拉丁才把神灯收藏起来，走出寝室，照常跟他母亲聊天。过了一阵，估计灯神该回来了，便起身进入房内。一会儿，灯神便出现在他面前，并将一对新婚夫妇连同他俩的新床一起搬到他家中来。阿拉丁眼看那情景，喜出望外，踌躇满志地吩咐灯神：“把那个该受绞刑的家伙，给我从这儿弄出去，暂且关在厕所内过夜好了。”

灯神马上把那个新郎弄到厕所里，并向他喷出一股寒气，让他哆嗦着狼狈不堪地呆在那里，然后回到阿拉丁面前，说道：“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告诉我吧。”

“明天早晨你上这儿来，把他俩原样带回宫去。”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灯神应诺着悄然隐退。

阿拉丁站了起来，几乎不相信这件事会有这样圆满的结果。但是当他见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躺在他家里，尽管自己为爱她而吃了不少苦头，可是敬重她的心情，依然没有丝毫改变。他说道：“美丽的公主啊！别以为我把你弄到这儿来是存心毁坏你

的名节吧，绝对不是这样，这是老天爷不允许的。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你，防止坏人玩弄你。另一方面，是因为令尊曾许下诺言，愿把你嫁给我的缘故。现在你只管放心，安安静静地休息吧。”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眼看自己置身于鄙陋不堪、阴晦暗淡的处所，并听了阿拉丁的谈话，感到惶恐不安，颤栗不已，心神陷于恍惚迷离状态，弄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阿拉丁从容脱掉外衣，扔在床上，随即倒在公主身旁睡觉。他很规矩，既没有亵渎的心思，也没有放荡的行为，这是因为他对公主同宰相的儿子结婚这件事没有什么可怕的。再说，这样的处境，对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确太恶劣了，那是她生平仅见的一夜，也是最难度过的一夜。与此同时，对置身于厕所的宰相的儿子来说，其遭遇更糟，他慑于灯神的压力，整夜受惊挨冻，怕得要死。

第二天黎明，灯神遵循主子的指示，不用擦灯召唤，便按时来到阿拉丁面前请示：“我的主人，你有什么事要做，我可以完全办到。”

“去把那个所谓的新郎带到这儿来，然后连同这个所谓的新娘一并送回去吧。”

灯神遵循阿拉丁的命令，转瞬就把这对新婚夫妇送到宫中，放在他俩的洞房里，旁人谁也不知此中底细。但是公主和宰相的儿子察觉自己突然又被送回宫中，彼此面面相觑。由于惊喜过度，双双晕倒，不省人事。

灯神把公主和宰相的儿子安置妥当，悄然归去之后，接着皇帝来看望公主，祝愿女儿新婚之喜。这时，宰相的儿子听见开门声，明知皇帝来到洞房，想下床穿衣服，好迎接岳丈。可是由于

昨夜呆在厕所中冻的太厉害，必须捂在被窝里暖和暖和，因而他力不从心，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皇帝挨到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面前，亲切地吻她的额头，向她问好，并询问她对婚事满意不满意。结果，只见女儿用愤怒的眼光瞪着他，默不作答。皇帝一再重复问话，而公主始终保持沉默，不肯透露昨夜的内情。迫不得已，皇帝只得离开女儿，匆匆返回寝室，把他和公主之间发生的不愉快情景，告诉了皇后。

皇后怕皇帝生公主的气，从中解释说："主上，关于公主的这种情形，对一般刚结婚的妇女来说，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显然是害羞的缘故，主上应多多原谅她。过几天她恢复常态，就谈笑自若了，现在让她保持沉默吧。不过我惦念着她，必须亲自去看一看。"于是她整理一下衣冠，匆匆来到公主的洞房，问她好，吻她的额头。公主无动于衷，默不吭气。因此她暗自说："毫无疑问，显然是发生意外事件，她才变成这个样子的。"于是她问道："儿啊！你怎么了？我来看望你，祝愿你，你却不理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知道其中的实情吧。"

"娘，原谅我吧。"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抬头望着皇后，"你来看我，给我无上的敬意，我应该恭恭敬敬地迎接你，才算尽到作女儿的本分。现在请听我说一说我的境遇以及昨夜度过的苦难日子吧。这并不是我说谎。娘，先是有个来路不明的、我从来不认识的家伙，把我们连床带人一起举了起来，一下子转移到一处阴森、暗淡的所在。"接着公主把昨夜的遭遇：她丈夫如何被带走，只留她一个人孤单寂寞地躺在床上，随后怎样出现另一个青年来代替她丈夫，将衣服摆在她和他之间，然后躺在一旁过夜等等，从头到尾叙述一遍。最后说："直到今天早晨，那个家伙才把我们连床带人一起搬运回来，摆在洞房中，接着父王便驾临。当

时由于我恐怖过度，神魂不定，心绪不宁，有话说不出口，所以没同父王谈话。这是我失礼的地方，惹父王生气。娘，希望你把我的境遇转告父王，求他原谅、饶恕，并体谅我的混乱心情吧。”

皇后听了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叙述，说道：“儿啊！你好生镇静下来。关于发生在你身上的这桩意外的事件，如果泄露出去，会惹人议论的，人们会说‘皇帝的女儿丧失理智了’。而你不让父王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做得对。现在你要小心谨慎，我再嘱咐一遍：你要小心谨慎，别让父王知道这桩事的始末。”

“娘，我跟你讲这件事的经过，身体非常健康，神智也很清醒。我不是发疯，所遭遇的全是事实。你若不信，可以问我丈夫。”

“儿啊！你快起来，抛弃心中的种种疑虑、幻象，换上新装，然后前去参加热闹的婚宴。在宴会中你可听美妙的弹唱音乐，可欣赏歌女、艺人的歌舞。儿啊！人们彩饰城郭，备办丰盛筵席，以热烈庆祝婚礼的方式来尊敬你呢。”

皇后吩咐毕，即刻召唤宫中最老练的侍女，替公主梳妆打扮，准备去参加婚宴；然后她赶忙回到皇帝面前，安慰他，说明公主在新婚之夜，因受到梦魔的折磨，身体不大舒适，最后说：“她失敬的地方，你原谅她，别过于严肃认真。”

后来皇后背地里召见宰相的儿子，私下向他打听：“告诉我吧，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所说的这件事，是真实的吗？”

宰相的儿子怕说出实情，会拆散他和公主的婚姻，因而胡扯道：“回禀母后：关于这样的事情，我可是一点也不知道。”

皇后听了宰相之子的回答，便认为公主做了一个恶梦，昨夜发生的事，是梦中所见的幻境。于是她放下心，高兴地陪公主出

席婚宴。庆祝宴会整整热闹了一天。宴会场中，宾客满座，歌女翩翩起舞，艺人抑扬顿挫地引吭高歌，乐师敲击和吹奏各种乐器，发出铿锵悦耳的声音；这一切交织成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到处充满着快乐的气氛。皇后和宰相父子格外关心公主，一个个自告奋勇，尽情渲染宴会的乐趣，想这样来感染公主，使她触景生情，转忧为喜。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辞辛苦，不嫌麻烦，想尽各种办法，凡是公主感兴趣的事物，全都显露在她眼前。认为这样便可消除公主的烦恼，从而产生愉快情绪。然而他们的努力却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当时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老是愁眉不展，一动也不动地默然坐着，始终被昨夜发生的事情所困惑。

至于宰相之子所遭受的苦痛，整夜被关在厕所里受冻所吃的苦头也是一言难尽的。而他弄虚作假，对昨夜的事情装作满不在乎，好象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有原因的。第一，他怕公开了昨夜的情节，会影响他的婚姻大事，怕崇高的荣誉和人所称羡的身份、地位会受到损害。第二，怕失去为他所锺情的美丽的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

当天阿拉丁也出去看热闹，只见那种做作出来的欢乐，从皇宫一直伸展到城里的每个角落，他只是暗暗发笑。尤其当听见人们对宰相之子发出的赞语、祝愿，他却嗤之以鼻，暗自说："你们这些可怜虫，根本不知道昨夜他的遭遇，所以才这么称赞、羡慕他呢。"

阿拉丁回到家中，若无其事地等待着，直到天黑，是睡觉的时候了，才走进寝室，把神灯拿出来，用手指一擦，灯神便出现在他的面前。于是他吩咐灯神，教他象昨天那样，趁宰相的儿子同公主欢聚之前，就把他俩连床带人一起弄到他家里来。

灯神随即隐退。一会儿他把宰相的儿子和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夫妇带到阿拉丁家中，并象昨晚那样，把所谓的新郎带到厕所中拘禁起来，让他受苦。

阿拉丁眼看灯神完成任务，这才脱下外衣，摆在床铺当中，作为他和公主之间的界线，然后倒在她身旁睡觉。

次日清晨，灯神照例来到阿拉丁面前，按阿拉丁的指示，把宰相的儿子和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一起送到宫中，照原样摆在他俩的洞房里。

皇帝从梦中醒来，一睁眼就想到他的女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决心去看她，看她是否恢复常态。于是他驱散睡意，马上下床，整理一下衣冠，匆匆来到公主的洞房门前，呼唤她。

宰相的儿子吃了一夜苦头，冻得要命。他刚被送到新房中，便听见呼唤声，只得挣扎着下床，趁皇帝进入新房之前，随仆人回相府去了。

皇帝掀起新房的挂毯，挨到床前，向躺着的女儿问好，亲切地吻她的额角，询问她的情况。结果却见她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地怒目瞪着他，露出可怜而又可怕的神情。

皇帝眼看那种情景，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疑心是发生什么祸事了，终于气急败坏地抽出腰刀，厉声说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再不告诉我，我就宰掉你。我好心好意地跟你说话，你却不理睬，这种行为，难道是尊敬我的表示吗？是我所期待的回敬吗？"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眼看皇帝手中明晃晃的腰刀和他非常生气的神情，毅然排除胆怯、畏惧心情，一下子全盘托出，说道："尊敬的父王，请别生我的气，也不必动感情，关于我的事情，父王是会知道的，会让我有辩解余地并受到原谅的。现在请听

我叙述吧。我相信只要讲明过去这两夜里我所受的折磨，你会原谅我的，你的慈祥心情会可怜我的。我作为你的女儿，是应该受到这种恩顾的。”于是公主把两个夜晚所碰到的一切，从头细说一遍，最后说道：“父王，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那末请去问我丈夫好了，他会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你的。至于他本人被带往什么地方，受到什么待遇，这一切，我一点也不知道。”

皇帝听了公主之言，既忧愁，又苦恼，气得直掉眼泪，只得把腰刀插入鞘内，边吻公主，边说道：“儿啊！你干吗不把头天夜里发生的事告诉我呢？如果你早说，我可以保护你，免得第二次又受惊恐和虐待。不过今后不会发生意外事了。现在你起来，抛弃杂念，别再为这件事发愁了。今夜，我派人守夜保护你，不让灾祸再来折磨你。”

皇帝吩咐毕，离开公主的洞房，匆匆回到寝室，马上召宰相进宫，迫不及待地问道：“爱卿，也许令郎告诉你他和公主所碰到的意外事件了吧！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主上，臣下从昨天起还没见到儿子的面呢。”

皇帝只得把公主所遭受的意外磨折，从头叙述一遍，然后说道：“你马上去了解一下令郎在这件事中的实际情况吧，也许公主的恐怖心情，跟她所受的磨难不一定是一回事。但是，我相信公主所说的，是确有其事的。”

宰相立即告辞，急忙回到相府，马上派人唤儿子到跟前，把皇帝所谈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追问究竟，到底是真是假。

在宰相的追问下，他的儿子不敢再弄虚作假，只得老老实实地说：“爹，老天爷不许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说谎，她说的全都是事实。过去的两夜里，我们应该享受的新婚之夜的快乐，叫那意外的灾难破坏了。我自己的遭遇尤其惨痛，不但不能和新娘

同床，而且被禁闭在黑暗可怕发臭的地方，整夜担惊受怕，冻得要死，差一点送了性命。”最后他说：“敬爱的爹爹，恳求你去见皇帝，求他还我自由，解除我和公主的婚约吧。本来么，能娶皇帝的女儿为妻，作为驸马，这的确是再光荣不过的事，尤其我爱公主的程度，已经达到不惜为她牺牲生命的地步。但是现在我已精疲力竭，象前天和昨天晚上那种苦难日子，我再也受不了了。”

宰相听了儿子的叙述，大失所望，忧愁苦恼到极点。他所以同皇帝联姻，目的在于使儿子成为驸马，使他平步青云，乘龙上天。现在宰相听了儿子的遭遇，深感困惑，不知怎么办好。对他来说，婚约无效，的确是一件痛心的事。因为儿子结婚，刚享受至高无上的荣誉、前所未有的快慰，所以对儿子说：“儿啊！你暂且忍耐一时，待我们看一看今晚会发生什么再说吧，我们会派守夜人保护你的。要知道你是唯一获得这种高贵品级和地位的人，别人是巴望不得的，你别轻易抛弃它。”宰相嘱咐一番，随即匆匆前往皇宫，据实向皇帝报告，说明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所说的，都是事实。

“事情既然如此，就不该再拖延下去了。”皇帝斩钉截铁地对宰相说，并马上宣布解除婚约，下令停止庆祝婚典的一切活动。

事情来得这样突然，人们都莫名其妙，尤其对宰相父子那种狼狈可怜相，更感到惊奇。弄得人们纷纷议论，有的说：“突然宣布公主的婚姻无效，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这当中的真实情况，除了追求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阿拉丁外，的确谁也不知道，也只有阿拉丁一个人在暗中发笑。

皇帝一手解除了公主和宰相之子的婚约，但他没有想起他给阿拉丁之母许下的诺言，甚至连细微的迹象都不记得了。阿拉丁只有耐心地等待皇帝给他所规定的期限届满，才能正式同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结婚。

阿拉丁等到满期的那一天，便让他母亲去见皇帝，恳求履行诺言。他母亲果然按计划行事，光明磊落地前往皇宫，等待谒见皇帝。皇帝驾临接待厅，一见阿拉丁之母站在厅外，便想起给她许过的诺言，随即回顾身边的宰相，说道："爱卿，这是曾经给我贡献珍宝的那个老妇人，我们曾对她许下诺言：待三个月的限期到时，便请她进宫来，共同安排公主同她儿子的婚事。现在限期已满，你认为该怎么办呢？"

宰相听了皇帝之言，随即带阿拉丁之母进接待厅，谒见皇帝。

阿拉丁之母跪下向皇帝请安问好，并祝福他荣华富贵，万寿无疆。

皇帝一时高兴，问她前来要求什么。

阿拉丁之母趁机说道："禀告皇上：你规定的三个月，已经满期，现在是让我儿阿拉丁同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结婚的时候了。"

皇帝听了阿拉丁之母的要求，感到震惊、为难，一时陷入迷惘状态，对阿拉丁之母的穷酸、卑微的样子，实在看不顺眼，然而前次她带来的那份礼物，却是非常名贵的，其价值之高，远非他的能力可以酬答。于是他向宰相讨主意："你有什么办法应付这个局面呢？我的确有言在先，答应让她的儿子同公主结婚，因此她的要求是有根据的，不过，她们是穷苦贫贱的人，不是殷实富贵人家。"

宰相本来就嫉妒阿拉丁，恨他恨得要死，又因儿子的婚姻受挫折而忧愁苦恼，所以暗自说："我的儿子丧失了驸马的地位，象这样的一个家伙，怎能让他娶皇帝的女儿做妻子呢？"于是心怀恶意，悄悄地向皇帝耳语："主上，您要摆脱这个坏人并不困难。

象他这样没有一技之长默默无闻的人，陛下本来就不该把高贵的公主许配给他。”

“有什么办法呢？”皇帝不明白宰相的意思，“当初我对老太婆许下诺言，而我对子民所说的话，等于彼此间订下的契约，怎能否认诺言而拒绝这门亲事呢？”

“主上，我的建议是：无妨在索取聘礼方面提高条件，首先要他用四十个金沙制成的大盘，盛满象前次献给陛下的那一类名贵宝石，再由四十名白肤色婢女端着，在四十名黑肤色太监护送下，送进宫来，作为娶公主的聘礼；这样他就无法应付，我们也在不违背诺言的情况下拒绝了他。”

皇帝听了宰相出的点子，非常高兴，说道：“爱卿，指天起誓，你的建议很管用，能解决问题。我们的要求看来他是做不到的，而且用这个办法，我们便取得主动了。”

皇帝和宰相密商妥当，才对阿拉丁的母亲说：“你去告诉你的儿子吧，我对人说话是算数的，有保证的，不过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送的聘礼，要拿四十个纯金盘子，装满四十盘象前次献给我的那种珍贵宝石，由四十名白肤色的婢女捧着，并派四十名黑肤色的太监护卫，一起送进宫来，作为娶公主的礼物。如果你的儿子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做妻子。”

皇帝的要求使阿拉丁之母大失所望，在回家途中不停地摇头叹气，暗自说：“我可怜的孩子到哪儿去弄这样的盘子和宝石呢？让他再上那个魔窟似的地下宝藏去取吧，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事。要是把他带回来的那些宝石拿去充数，可是他又从哪儿去找白使女和黑太监呢？”到了家中，她见阿拉丁正等待着，便说：“儿啊！你的能力根本达不到娶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难道你还不该下决心抛弃你的幻想吗？因为皇帝提出来的那种

条件，咱们这样的人家是一辈子也办不到的。”

“你快说一说新的情况吧。”阿拉丁催促他母亲。

“儿啊！皇帝这次接见我，依然表现出尊敬的神情，看来他对咱们是抱慈善态度的，只是那个讨厌的宰相，显然是你的冤家对头。因为当我按照你的意图对皇帝提出要求说：‘陛下所规定的限期已满，恳求实践诺言，让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同我的儿子阿拉丁结婚吧。’皇帝当面征求宰相的意见，他便悄悄地向皇帝耳语。他们嘀咕一阵之后，皇帝才答复我。”于是她把皇帝提出来的条件，重述一遍，然后说：“儿啊！皇帝等待你赶快回答他，可是在我看来，咱们没有办法回答他呀。”

阿拉丁听了忍不住大笑，说道：“娘，你认为这件事太难，断定咱们没有办法回答皇帝；其实不然，母亲只管放心，不必焦虑，我自有办法应付。现在请你先弄点饭吃，再看我回答他吧，包管你满意。当然啰，皇帝的想法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他所以提出如此苛刻条件，索取聘礼，目的在于拒绝我同他的女儿结婚。我看这份聘礼数量不算大，比我所设想的少得多。总之，你不必忧愁，待我周密计划一番，好让你上皇宫去回话。”

阿拉丁趁母亲上街买东西的时候，赶忙回到寝室，取出神灯一擦，灯神便出现在他的面前，说道：“请吩咐吧，我的主人！你要我做什么？”

“我向皇帝求亲，要娶他的女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为妻。他要我用四十个纯金盘子，每个盘子重十磅，盘中要装满珍贵宝石，并指定要咱们从地下宝藏中所获得的那种类型的，由四十名白肤色的女仆端着，在四十名黑肤色的太监护卫下，一起送进宫去，作为娶公主的聘礼。因此，望你把我所需要的这一切赶快备置齐全吧。”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我的主人，你只管放心，一切照办不误。”灯神答应着悄然隐退。

约莫一小时后，灯神再次出现时，带来了阿拉丁所需要的一切，什么都不短少。他把人和物全部呈献在阿拉丁面前，说道：“这一切全是遵命照办的，还需要什么，再吩咐好了。”

阿拉丁看了非常高兴，说道：“目前不需要什么了，往后要做什么事，我会告诉你呢。”

一会儿，阿拉丁的母亲从菜市归来，一进门就看见黑人和姑娘们，不禁惊喜交集，大声嚷道：“承蒙老天爷恩赐我儿，这一切全是神灯的功劳哪。”

阿拉丁趁他母亲还没脱披巾便说：“娘，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趁皇帝退朝回后宫之前，赶快把他所要求的这一切，由你亲身带领婢仆送进宫去，亲手奉献给皇帝本人；这样一来，他就知道，凡是他所要求的，我全办到了，即使要的再多些也行；同时他会明白自己被宰相作弄、欺骗了；再就是让皇帝和宰相都明白，他们君臣两人要为难我，阻挠我，都是徒劳的。”

阿拉丁打开大门，让他母亲带领婢仆们送聘礼进宫。

阿拉丁的母亲走在前面，婢女们顶着金盘，一个个跟在后头，每个婢女身旁伴随着一名太监，大伙慢慢地走向皇宫。经过闹市时，行人都停步，观看那种惊人的、奇迹般的场面，欣赏美丽的婢女们。她们穿戴的那种镶金嵌玉的、价值千金的锦缎衣裙，尤其惹人注目。人们也看到了盛在金盘中的珍贵宝石，虽然有精致的绣花帕子覆盖着，却同样放射出比太阳光还强烈的光芒。

阿拉丁之母率领婢仆，以整齐的队形和步伐迈步向前，一路上，吸引着众多的看热闹的人，人们同声称赞婢女们的美丽可爱。

阿拉丁之母带领婢仆进入宫内，宫中的护卫和内侍们，一见

那种情景，都感到惊奇，婢女们的姿色尤其吸引人，简直象下凡的仙女，即使隐士、教徒见了，也会羡慕惊叹不已，甚至王公、贵胄、富豪以及他们的子女见了，其感受也不例外。婢女们的华丽服饰和她们顶在头上那金盘中辉煌、灿烂的宝石放射出来的光芒十分强烈，刺得他们无法睁眼细看。

护卫官赶忙向皇帝报告送礼队的情景。皇帝听了大为欢喜，吩咐即刻引客入见。阿拉丁之母率领婢仆们，随护卫官到接待厅，在皇帝面前一起跪下，同声祝福他世代荣华，万寿无疆。婢女们把顶在头上盛满宝石的金盘拿下来，顺序摆在皇帝脚下，并揭开覆在盘上的丝帕，然后将两手交叉在胸前，默然退到一旁，规规矩矩地站着听候吩咐。

皇帝眼看婢女们苗条的身段和美丽的容貌，激动得几乎发狂。他打量着金盘中满盈的宝石，五光十色，灿烂炫目，一时被弄得心神恍惚，呆若木人。

皇帝碰到这样意外的事，不知怎样应付，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他意识到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求婚者居然能够收集这样多的宝物，实在有本领。这使他万分惊奇。

皇帝在惊喜交集的心情支配下，欣然接收了聘礼，吩咐婢女将礼品送进后宫，献给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阿拉丁之母乘机毕恭毕敬地对皇帝说："启禀主上：我儿阿拉丁呈献的这份薄礼，跟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那高贵、体面的身份比起来，未免太不相称了。论公主的身价，应该接受比这个多几倍的彩礼呢。"

皇帝听了老太婆的一番谦虚话，回头望宰相一眼，问道："爱卿，你怎么说呢？在几点钟时间内筹措这样一笔财富的人，难道不该被选为驸马吗？"

宰相对这份彩礼比皇帝还要惊奇、羡慕，但是他要陷害阿拉

丁的嫉妒心也迅速膨胀起来。因此，当他看到皇帝满足于彩礼，婚姻已成定局时，他不好正面反对，只得含糊其词地说："这是不太合宜的。"他以极卑鄙的手段，破坏阿拉丁和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婚姻，大言不惭地说："主上，宇宙间的珍宝，全都收集起来，也不能买公主的一片指甲。可是主上重视聘礼的程度，比起公主本身来，实在相差太远了。"

皇帝听了心里明白宰相唱出这种高调，显然是出于过分的嫉妒，所以不屑理睬，便对阿拉丁之母说："老人家，你回去告诉令郎吧：我收下聘礼，同意让公主做他的妻子，决心选他为驸马，告诉他马上进宫来吧，他已经是我的眷属了。今后我会尽量尊重他，照顾他，而且决定今晚替他和公主举行结婚仪式。你要照我的吩咐办，教他赶快进宫来，千万别耽搁。"

阿拉丁之母非常快乐，欣然告辞出来，在回家的路上，迈步似箭，一心要痛痛快快地祝贺儿子一番。她想到儿子就要同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心里快乐得难以形容。

皇帝把阿拉丁之母打发走了，在侍从的护卫下，转回后宫，一直去到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闺房中，吩咐婢女们将聘礼拿给公主过目。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看了聘礼，感到震惊，高声说："在我看来，人世间的珍宝，没有一颗能同这些宝石媲美的。"她环顾婢女们，对她们苗条美丽的形貌和伶俐活泼的举止，感到高兴。她知道婢女们和一盘盘的珍宝，都是她的新丈夫送来的聘礼，顿时感到心旷神怡，虽然她曾一度为其前夫宰相的儿子受了挫折而悲伤、苦恼过。婢女们讨人喜欢的容貌和举止，为她增添了乐趣和慰藉。她眉开眼笑，精神焕发，前后判若两人。

皇帝看到公主的忧郁苦恼情绪已烟消云散，因而感到快慰，

心中的顾虑也消逝了，于是兴高采烈地对公主说："儿啊！这些聘礼，你感兴趣吗？博得你的欢心吗？老实说，我认为今日向你求婚的这个人，他比宰相的儿子更适于做你的丈夫。你这头婚事是美满的，你和丈夫的夫妻生活肯定是幸福的。"

阿拉丁之母踌躇满志，急忙奔回家中。阿拉丁一见母亲眉开眼笑，满面春风，意识到这是个好兆头，便不自主地大声说："谢天谢地！但愿娘带来的全都符合我的期望。"

"儿啊！高兴吧，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你的希望即将实现，你尽情快乐吧。告诉你，你让我送去的聘礼，皇帝赏脸收下了。现在公主已正式成为你的未婚妻，今晚就要举行婚礼，让你同她初次见面。皇帝亲口对我说，他选你做驸马这件事，即将正式公布。皇帝还嘱咐我：'叫你儿子赶快进宫来，让我当眷属看待他，往后我会格外关心他，照顾他的。'儿啊！迄今我对你的婚事尽了最大努力，今后如果再有什么事情，责任在你肩上，你自己担当吧。"

阿拉丁高兴得跳起来，亲切地吻他母亲的手背，说了很多感谢的话，然后走进寝室，取出神灯一擦，灯神便出现在他面前。他吩咐说："我要你把我带往人世罕见的一座澡堂中去沐浴、熏香，并给我预备一套很讲究的御用衣冠。这套衣冠必须是古今的帝王所没见过的。"

灯神回答一声，随即带阿拉丁飞到一座无比富丽堂皇的、连波斯国王也没见过的澡堂里。这座澡堂是用雪花石和红玉髓建成的，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大厅的墙壁上镶嵌着各种名贵的宝石，真象人间天堂。澡堂寂静无人，只在阿拉丁到来时，才有一个神仆前来招待他，替他擦背、冲洗。

阿拉丁沐浴毕，来到大厅休息，来时所穿的那身衣服已不

见，眼前摆着的是一套极其阔气的御用衣冠。这是灯神按他的意图准备的。这时，神仆端出果子汁和混龙涎香的咖啡供他享受。待他吃喝、休息之后，便有一队黑肤色仆人来服侍他，替他穿衣整冠，并用香烟熏沐他，把他打扮得整整齐齐。他容光焕发，一下变成了仪表出众的人物。现在人们再不把他当穷裁缝的儿子看待了，因为他娶皇帝的女儿为妻，成为驸马，跻身皇亲国戚了。

阿拉丁穿戴齐全，是回家的时候了，灯神又出现在他面前，随即带他一起飞回家去，说道："我的主人，你还需要什么？告诉我吧。"

"不错，还要你给我弄四十八名仆人来做我的卫队，其中二十四人作前卫，走在我前面；二十四人作为后卫，走在我后面。他们的服装必须整齐，装备齐全。他们的佩戴和座骑的鞍辔必须是稀罕的，为帝王库藏中所没有的。还需要给我备一匹适合波斯国王骑用的高头骏马，鞍辔必须是金银制成并嵌满珠宝玉石的。还要给我预备四万八千枚金币，以便每个侍从携带一千金币。现在是我去见皇帝的时候了，你不要耽搁，快去备办这几件事吧。因为必须这几件事备办齐全，我才能进宫去谒见皇帝呢。此外还要预备十二名美丽的婢女，让她们陪我母亲一道上皇宫去。她们的衣裙、首饰必须是最讲究的，适合皇后穿戴的。"

"听明白了。"灯神回答一声，立刻隐退。一会儿，当他再次出现时，便带来阿拉丁所要求的一切。他牵着一匹高头大马，那是闻名于世的阿拉伯骏马都不能与之媲美的。骏马配着金鞍银辔，鞍垫是用顶名贵的锦缎制成的，镶满金片，放射出一道道灿烂夺目的光芒。

阿拉丁马上把御用衣服给他母亲穿上，并打发她率领十二名美丽的婢女，排队径往皇宫。接着又派一名神仆去打听皇帝

的举止，看他在做什么。神仆遵命转瞬就不见了。继而他以同样的速度完成任务归来，说道：“禀告主人：皇帝正等候你呢。”

阿拉丁骑上座骑，卫队分为前后两部分，排成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护卫他上皇宫去。他们的威武、整齐的排场和装束，非常惹人注目，街上的行人都停下来看热闹，他们既惊羡，又赞叹。阿拉丁本人在卫队中显得非常突出。他相貌漂亮，举止大方，使人肃然起敬。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卫队一把一把地把金币撒向人群，那种派头和气势，观众一看便知是王孙公子在出巡。阿拉丁所以有今天，全是那盏神灯所起的作用。这就是谁拥有神灯，谁就成为荣华富贵的幸运人。阿拉丁既是神灯的主人，所以他的慷慨性格，漂亮形貌，庄重态度，全都受到人们的夸奖。在众口同声称赞的情况下，人们虽然知道阿拉丁出自贫穷人家，是裁缝的儿子，但是没有谁嫉妒他。相反，人们却说他是时来运转，应该享受他应得的幸福，并替他祈求福寿。

皇帝对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同阿拉丁的婚事非常重视，下令召集文武百官和缙绅耆宿进宫，当他们的面谈他给阿拉丁许下的诺言，告诉他们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同他结婚的喜讯，命令他们等候新郎到时，一起迎接他，祝福他。文武百官和缙绅耆宿遵循皇帝的命令，按自己身份地位的高低，排列在皇宫门前，等候新郎的到来。

阿拉丁在威武的卫队护卫下，来到皇宫门前，正要下马进宫的时候，那位受皇帝吩咐主持迎宾的贵族，赶忙趋前阻止，说道：“我的主人啊！皇上有令，命你骑马进宫，直至殿前下马。”于是文武朝臣一齐迎接阿拉丁，引导他进宫。到了迎宾殿，他们便争先恐后地扶他下马。继而文武朝臣们鱼贯地带他进入迎宾殿，并请他坐在御用椅上。

这时候皇帝站起来，离开宝座，走近阿拉丁，不但免他下跪、磕头，而且紧紧地拥抱他，吻他，让他在右边坐下，亲密地和他交谈。阿拉丁按皇帝的指示行事，举止、动作、应酬、对答，都认真对待，完全符合官礼。他向皇帝行礼、祝愿，说道："皇上，我们的主人啊！陛下本着宽宏大量的德行，允许我和公主白狄鲁勒·补都鲁结婚，成为夫妻；陛下赏赐的这种恩典，对我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宠幸呢。今后，我一定作为一个谦恭、卑顺的奴婢，忠心伺候陛下，祝愿陛下万寿无疆，国泰民安。陛下恩深如海，所赏赐的恩惠是无法衡量的，我的感激心情不是言语能表达的。现在切望陛下恩上加恩，赏我一块土地，让我替公主建筑一幢适于她居住的宫室，借此表示我对她的敬仰爱慕心情。"

皇帝看了阿拉丁的穿戴全是御用服饰，而且容貌映丽，随身有威武的卫队伺候，情况很不平常，因之产生钦佩的心情。同样，当阿拉丁的母亲穿戴着极其华丽的衣裙，打扮得象皇后一样，在十二名婢女小心翼翼地簇拥下到宫中参加婚礼。她的穿戴、打扮，皇帝见了非常惊羡。阿拉丁雄辩的口才和他应用的文雅优美的词藻，也给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不仅皇帝本人觉得奇怪，就是在场的文武朝臣也都钦佩，只有宰相例外；他嫉妒阿拉丁，内心燃烧着忿恨的火焰。皇帝一时乐得抑制不住激情，把阿拉丁紧紧地抱在怀里，边吻边说："我的孩子，你的举止言谈使我极为高兴，这种愉快的心情，是我生平第一次感触的。"宰相看到这种情景更加仇恨阿拉丁，他的嫉妒心已经达到快要爆炸的程度。

皇帝亲切地接待阿拉丁，显出高兴满意的神情，亲自吩咐奏乐，带阿拉丁和朝臣们前往宴会厅。那里宦官、婢仆们已经摆下丰盛的筵席。皇帝让阿拉丁坐在他的右边，其余文武朝臣和缙绅

耆宿，则按官阶大小地位高低，顺序入座。在热闹的鼓乐声中，一场阔气的、气派极大的婚宴典礼开始了。

席间，皇帝对阿拉丁十分慈祥亲切，用和颜悦色的态度跟他谈话。阿拉丁有问必答，彬彬有礼，殷勤谦恭，好象出自帝王之家，是公子王孙一类的人物，或者从小就生活在宫廷中，熟悉各种礼节。他很健谈，同皇帝、朝臣们谈得头头是道。皇帝听了阿拉丁滔滔不绝的言谈和出口成章的祝词、赞语，感到无限的快慰。

宴会毕，撤了杯盘碗盏，皇帝随即召法官和证婚人，参加订婚仪式，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和阿拉丁写结婚证书。证婚的时候，阿拉丁突然离席，朝外走去。皇帝见此行动，立即制止，说道："我的孩子，你要上哪儿去？现在正在进行订婚仪式呢，下一步便要举行结婚典礼，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启禀皇上，我决心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建一幢适合她那崇高地位和尊贵身份居住的宫室，以此表示我对她的爱慕和诚意。不完成这桩心愿，我是不同她见面的。不过，靠老天的力量，在陛下的关怀和我自己努力下，宫室是可以在最短期内建成的。当然，为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一辈子过幸福的生活，我必须努力去做，目前应该是我开始为公主做事的时候了。首先建筑一幢宫殿，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

"我的孩子，你自己去踏看吧。"皇帝说，"你认为哪儿最适宜，就决定在哪儿建屋。我看皇宫前面那片广阔平坦的空地，倒是一块好基地，如果你认为不错，就在那儿建筑宫殿吧。"

"很好。"阿拉丁说，"在皇宫附近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建筑住宅，这是我所希望的。"他说着向皇帝告辞，跨上坐骑，在卫队的护卫下，离开皇宫。他的果断言行，博得众人称赞，都说他正直善良，不愧为堂堂的驸马。

阿拉丁回到家中，走进卧室，取出神灯一擦，灯神便出现在他面前，应声说道："我的主人啊！说吧，你需要什么？"

"现在有一桩紧急、重要的事要你去做，必须尽快完成。我要你在皇宫前面那块广阔的平地上，以最快的速度，为我建筑一幢非常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面的设备，如家具和贮藏物等要应有尽有，而且必须是名贵的御用之物。"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灯神应诺着悄然隐退。

翌日清晨，灯神出现在阿拉丁面前，说道："禀告主人，宫殿已经按照你的指示和设想建筑完工了，请随我一块儿去检查吧。"

阿拉丁欣然随灯神去看新建筑的宫室。于是灯神背着他飞腾起来，一会儿便来到新宫室的所在地。

阿拉丁举目观看那巍峨壮丽的建筑物，使他非常满意。整幢宫室都是用碧玉、雪花石和云石等名贵材料，经过精雕细凿建成的。他随灯神进入宫殿，仔细观看每一部分的装饰和陈设。首先在贮藏室中，他看到了堆积如山的黄金白银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名贵珠宝，数量之多，质量之好是无法估计的。在餐厅里，他看见餐桌、餐具，如杯盘碗盏刀叉匙筷等食具一概俱全，都是金制的，非常稀罕名贵。在厨房中，他看见了厨师，在他们旁边是所需用的全套炊具，金银般发射出灿烂的光芒。在储藏室里，摆满大大小小的箱子、柜子、盒子，箱柜中装着各种御用衣服和名贵的丝绸锦缎衣料，其中织锦、天鹅绒一类的衣料是中国、印度的产品。在一间间布置成套的寝室里，摆着堂皇的卧具、富丽的陈设和稀罕的装饰品。在马房里，饲养着高头骏马，远非一般帝王拥有的骡马可以比拟。在马具室里，摆着华丽的镶珠宝的金鞍子银辔头，墙壁上挂着讲究

的、嵌珠玉的马衣、鞍褥等服饰品。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晚上创造出来的。如此壮丽、宏伟的建筑和丰富多彩的陈设，即使人世间最权威的帝王也办不到，因此阿拉丁感到十分惊诧。除了大量财物之外，在这幢新落成的宫殿中，还有大批供使唤的宦官、奴仆。其中婢女们一个个苗条美丽，十分惹人爱，即使虔诚的圣徒见了，也会神魂颠倒。而在这幢宫殿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楼上那个有二十四扇格子窗的望景亭。每道窗子都是用各种名贵的宝石组成的。但其中的一扇还未完工，这是为给阿拉丁有机会考验皇帝的能力，故意作这样安排的。

阿拉丁仔细查看整幢宫殿，感到快慰。他看了灯神一眼，说道："还有一件事要你去做，先前我忘了告诉你了。"

"说吧，我的主人！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一张混金丝编织的、质量最佳的、又宽又长的织锦地毯，好把它从我的新屋一直铺到皇宫，以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从皇宫到这儿来时，从地毯上走过，免得她的尊足踩着地面。"

灯神应诺着悄悄隐去，转瞬间再次出现在阿拉丁面前，说道："我的主人，你所吩咐的事，已经办妥了。"于是灯神带阿拉丁走出宫殿，指铺在两宫之间令人惊叹的地毯给他看，博得他的赏识，这才送他回家。

当天清晨，皇帝从梦中醒来，披衣下床，推开窗子，朝外一望，只见皇宫对面，出现一幢宏伟壮丽的宫殿。他揉一揉自己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仔细观察，证实映入他眼帘中的，确是一幢非常富丽堂皇的大建筑物。而当他看到铺在两座宫殿之间那床稀罕的地毯时，简直惊得目瞪口呆，还有那宫殿的门房、仆役的装束打扮，俨然跟皇宫里的婢仆无异，显示出庄重、严肃的景象。

这天清晨，宰相进宫早朝，看见皇宫对面骤然出现的崭新大

厦和铺在两宫之间的讲究地毯，感到茫然，万分惊诧。他匆匆进宫，谒见皇帝，君臣两人便围绕这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谈论起来，对这种惹人注目吸引人心的景象，都感到震惊。最后君臣异口同声地说道："老实说，象这样的宫殿，断然不是帝王能够建造的。"皇帝洋洋得意地对宰相说："现在你该承认阿拉丁够资格做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丈夫了吧？他那幢巍峨壮观的宫殿，其富丽堂皇的程度，是人们想象不到的，你亲眼看见了吧？"

宰相始终怀着嫉妒阿拉丁的心情，所以他回答皇帝说："陛下，这么巍峨富丽的大建筑，只有魔法师才弄得出来；在人世间即使最有钱的大富翁和最有权势的帝王，都不可能在一夜间建成的。"

"你老是噜苏，诽谤阿拉丁，这使我觉得奇怪。我看显然是你的嫉妒心、猜疑心在作祟。阿拉丁需要一块地基，打算盖一幢宫殿供我女儿居住，我赏赐他那块地基，你是知道的。总之，一个既然能把帝王所没有的名贵珍宝作为聘礼，献给公主的人，他难道不能建筑这样一幢宫殿吗？"

宰相听了，知道皇帝很爱阿拉丁，更激起他的嫉妒和怨恨情绪。他没有其他办法，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对抗年轻的阿拉丁，所以只得忍气吞声，不再吭气。他表面上唯唯诺诺，装出惟命是听，十分依顺的样子，并勉强振作精神，跟随皇帝及文臣武将，在宦官、宫女簇拥下，等待着热烈庆祝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婚礼。

这天清晨，阿拉丁从梦中醒来，一睁眼便想到这是他同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结婚的喜庆吉日，一会儿就要上皇宫去举行庄严隆重的结婚大典，心中感到无限快慰。他一起床，把神灯取出来一擦，灯神便出现在他面前，说道："我的主人，要做什么事？

我等候你的吩咐哪。”

“今天是我结婚的吉日，马上就上皇宫去举行婚礼。现在你快去弄一万金币供我使用。”

灯神应声悄悄隐去，转瞬便带来一万金币。于是阿拉丁骑着高头大马，由侍从分前后两班护卫，前往皇宫。一路上，他不停地把金币一把一把地撒向人群，充分显出慷慨豪爽派头，博得人们的称赞和爱戴，无形中他的地位声望显得更高贵更尊严了。

阿拉丁率领侍从浩浩荡荡来到皇宫门前，文武百官赶忙趋前迎接，并立即向皇帝报告驸马莅临的消息。皇帝离开宝座，步出厅外迎接驸马，热烈地拥抱阿拉丁，亲切地吻他，然后牵着他的手一起进入客厅，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于是装饰得焕然一新的皇宫和整座城市便开始欢庆公主的婚姻大典，乐师们吹奏起响亮热闹的乐曲，艺人们一队队翩翩起舞，跳各式各样的舞蹈，歌舞融成一片，到处都是悦耳畅怀的乐声和使人眼花缭乱的舞姿，欢声笑语，响彻云霄，宫内宫外欢声雷动，一直欢跃到正午，皇帝才吩咐摆宴。

宦官遵循命令，指挥婢仆们迅速安排桌椅，端出饭菜，大宴宾客。于是皇帝带阿拉丁、朝中文臣武将以及绅耆、富商、名流鱼贯进入宴会厅，各按官阶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顺序坐下，然后无拘无束地随便吃喝，开怀畅饮。婚宴席上的肴馔非常丰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应邀赴宴的宾客济济一堂；还有京畿的地方官吏和庶民，不辞跋涉，远道前来庆贺的，看热闹的，络绎不绝；皇宫和阿拉丁新建的壮丽宫殿内外，门庭若市，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排场之大，欢乐之盛，从皇宫和京城的历史来看，都是空前的。在这一片欢腾中，皇帝的记忆里突然闪现出当初阿拉丁的母亲前来求见时那副褴褛畏缩的形状，以及她儿子无声无臭、穷

酸可怜的境遇，前后一比较，感慨就多了。前来看热闹的庶民，在皇宫前流连忘返。尤其面对阿拉丁一夜间建成的那幢非常巍峨富丽的新宫殿，大家赞不绝口，惊羡得五体投地，众口同声祝福他，说道："他得天独厚，少年得志，天官赐福，天长地久，应当世代享受荣华富贵。"

宴会毕，阿拉丁起身向皇帝告辞，然后跨上骏马，在侍从的护卫下，转回他自己的宫殿，以便安排一切，好迎接新娘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过门。一路上人们欢呼祝福他，众口同声地贼道："老天爷喜爱你，增加你的荣誉，赏赐你长命百岁！"在欢庆声中，人们越聚越多，欢声也越呼越高，大家追随侍从们，挤得水泄不通。在从皇宫前往新宫殿这段路上，阿拉丁不停地把金币撒给人群，表示感谢。

到达新宫殿门前，阿拉丁下马，步入客厅，坐下休息。侍从排成整齐行列，把手臂交叉着贴在胸前，小心翼翼地伺候他，阵容非常严肃。一会儿，婢仆端来果子汁伺候他。阿拉丁喝了，随即吩咐宫中的奴婢、宦官和各色人等，大家分头准备，届时迎接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到新宫殿中举行结婚典礼。

过了正午，太阳逐渐西偏，温度慢慢下降，皇帝便吩咐武官、公侯和宰相骑马陪他到宫前的广场，观看骑术、武艺表演。

同样，阿拉丁也带领他的侍卫，骑着一匹为阿拉伯骏马所不及的高头大马，到广场参加表演。他在竞技场中，大显身手，表演他的骑术，同样还拿棕榈木标枪，表演各种高超武艺。

当时，阿拉丁的未婚妻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坐在闺房的阳台上，穿过格子窗，俯视广场，一眼看见阿拉丁的英俊漂亮形貌，抑制不住爱慕的激情，直看得发愣，满意得几乎跳了起来。

参加表演骑术、武艺的人，各显身手，认真表演后，随着铃声

各自归队,听候评比。结果阿拉丁的骑术、武艺比谁都好，公认为出类拔萃的优胜者。表演告一段落,皇帝率领亲信臣僚,高高兴兴地回宫。阿拉丁也在侍从的簇拥下,胜利转回新宫殿。

黄昏时候，皇帝的大臣和贵族陪新郎阿拉丁前往皇家澡堂洗澡。阿拉丁沐浴、熏香毕,穿戴华丽衣冠,跨上骏马,同官吏、贵族排成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转回新宫殿。有四个骑兵,手持宝剑,在阿拉丁的前后左右,严加保护。本城和外地的人群,为了欢呼庆贺,抬着蜡烛,敲着铜鼓,吹奏着各式各样的管弦乐器,排队走在前头,直把阿拉丁和陪随他的官吏、贵族引到新宫殿门前。

阿拉丁请陪伴他的官吏、贵族进入客厅,陪他们坐下。婢仆端来果子露和糖浆一类的饮料,招待他们,也款待前来欢呼祝愿的人群。新宫殿内外挤满了人，盛况空前。阿拉丁面对那样的欢腾景象,感到无比快慰,吩咐侍从站在宫殿门前，拿金币撒给他们,表示竭诚感谢。

皇帝观看骑术、武艺表演之后，回到宫中,即刻吩咐皇亲贵戚中的男妇老幼,为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出阁组成送亲班子,先在宫中举行各种传统的礼节和仪式，然后热热闹闹地送公主前往丈夫宫中去行结婚仪式。皇帝最亲信的文臣武官也奉命参加送亲队伍。宫娥彩女和宦官婢仆手持蜡烛走在前头，接着是文武官吏、大公、贵人和他们的妻妾，最后是当初阿拉丁打发她们送聘礼给公主的那四十名婢女。她们每人手中握着一只插在嵌宝石的金蜡台上、散发出樟脑和龙涎香气味的大蜡烛。这个送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出阁的皇家送亲队伍,浩浩荡荡,走向阿拉丁的宫殿,形成壮观的场面，直把公主送到她丈夫的宫殿,进入楼上的洞房中。妇女们忙着替公主重新梳妆打扮，给她戴上凤冠,穿上霞帔,陪她到堂上行礼，新郎新娘会面,共拜天地,

正式匹配成夫妻。这时候阿拉丁的母亲站在新娘身旁，待新郎伸手揭下新娘的面罩，老太太便目不转睛地仔细观看，认为公主的确是绝世佳人。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环视周围，见屋内灯火辉煌，一盏盏各式各样的大分枝烛台都是贵金制成的，嵌满了绿宝石、红宝石。她暗自说："从前我以为皇帝的宫室是最富丽堂皇的，可是现在我才知道，这幢宫殿才是独一无二的，它远远超过古今所有帝王的宫殿了。我相信波斯帝国各王朝中即使最权威的帝王，在当时他也没有这样的宫殿。同样我相信，即使集中全人类的力量，也是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建成这样一幢宫殿的。"除了宫内的装潢陈设之外，整幢宫殿的雄伟壮丽的外观，也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赞叹不止。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正沉思之时，欢宴送亲队的筵席已经摆开，大家入席吃喝，满堂都是欢声笑语。正当大家开怀畅饮，尽情欢乐时，有八十名手持管弦乐器的歌女来到席间，站在宾客面前，轻举玉指一弹，管弦便发出和谐悦耳的音乐，大家都被优美的音乐所陶醉。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听了抑扬顿挫的音乐，非常感动，暗自感叹："这样美妙动听的音乐，我生平还没听过呢。"她索性不吃不喝，聚精会神地欣赏起音乐来。

宴会持续不停，宾客开怀畅饮，音乐和欢笑融成一片，直热闹到夜阑人静。最后新郎阿拉丁站起来，亲手斟一杯酒，递给新娘。公主接过去，一饮而尽。这样一来，宾客们高兴快乐的程度达到极点，大家认为这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夜。这样的快乐，就是赫赫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世时，也不曾享受过。

阿拉丁和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待宾客尽欢席散后，才双双并肩进入洞房，共度鱼水之欢。

翌日清晨，阿拉丁刚起床，管库的便给他送来一袭极其华丽、讲究的御用宫服。吃过早点，喝了混龙涎香煮的咖啡，阿拉丁吩咐备马。于是在侍从前呼后拥下，骑马上皇宫去。他刚进入皇宫庭院，宦官便急忙奔进后宫，向皇帝报告阿拉丁莅临的消息。

皇帝听说阿拉丁驾临，即刻起身出迎。他一见阿拉丁，便象对待亲生儿子那样，热烈地拥抱他，亲切地吻他，让他坐在自己右边。阿拉丁刚坐定，便按照宰相、朝臣、大公、贵族们的惯例，开始祝福皇帝，替他祈祷。皇帝喜不自禁，吩咐侍从端出饮食招待驸马。侍从即刻端来菜肴，于是翁婿共进早餐。吃喝毕，撤去杯盘桌椅，阿拉丁才面向皇帝，说道："皇上我的主人，今天陛下可否在满朝文臣武将和大公贵族陪随下，前往令嫒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家中，吃一顿午饭？"

"我的孩子，你可真够慷慨大方呀。"皇帝高兴地接受阿拉丁的邀请。

皇帝率领应邀的文武朝臣和大公贵族，同阿拉丁并辔离开皇宫，一直来到阿拉丁为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建筑的新宫殿里。他举目环顾，欣赏宫殿的建筑，见其结构非常别致、结实，所用的材料全是碧玉、红玉髓等名贵的宝石。在这壮观宏伟的建筑物中，他感觉眼花缭乱，惊奇得难以形容。他回头对宰相说："你怎么说呢？告诉我吧：用如此丰富的金银、宝石所建成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在古今最有权势的帝王中，你这一辈子到底见谁这样做过？"

"皇上，我的主人啊！这固然是一幢富丽堂皇的宫殿，可它不是亚当的子孙中最有权势的帝王所能建造的，即使集中全人类的力量也不可能建造这样的宫殿。不，象这样的建筑物，也是建筑人员无能为力的。因此，臣对陛下说过，类似这样的事物，只

有应用魔法、巫术，才会出现的。”

宰相的这通议论，在皇帝看来，显然是他仇恨、嫉妒阿拉丁的缘故。对朝臣、贵族们来说，这些言谈，只会使他们相信这样辉煌的成就，并非出自人类的创建，而是属于魔法、妖术的产物。因此，皇帝直截了当地对宰相说：“我的宰相哟！你说了这么多话该满足了吧。即使你不再说别的，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

阿拉丁带着皇帝及其僚属参观宫殿，直把他们引到最高层，来到望景亭前。他们举目眺望，见亭榭的门窗，全是用祖母绿石、红宝石和其他贵重珠宝玉石嵌镶而成，美观华丽的程度为世间罕有、无可比拟的。面对那样的景象，皇帝心神恍惚，好象置身于仙境之中；同时他内心乐滋滋地感到无比快慰。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慢步绕着亭榭兜圈子，仔细观赏，尽情陶醉在快乐的气氛中。但是出于意外，他无意间发现一道窗子还未完工，那原是阿拉丁故意如此安排的。皇帝认为这扇窗子不象其他窗子那样完整无缺，便大惊小怪地感叹起来，对阿拉丁说：“啊呀！这可糟了，对你来说，这是美中不足，实在太不妙了。”接着他回头问宰相：“这扇窗子还有局部未完工的地方，其中原因你知道吗？”

“主上，据我设想，这扇窗子之所以还未完工，是因为陛下催阿拉丁赶办婚事，他没有闲工夫，才来不及完成的。”

阿拉丁趁皇帝同宰相谈话的时候，抽空下楼去到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房中，告诉她皇帝驾临的消息。而在他再次回到皇帝面前时，皇帝便问他：“我的孩子，这望景亭的窗子，未完工的部分是什么原因？”

“皇上我的主人，鉴于婚期迫在眉睫，我太忙碌，一时来不及物色巧匠、大师，才留下部分工程未完工。”

“这扇窗子未竣工的地方，我打算用我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它。”皇帝许下愿心。

“果能如此，不但老天爷会使陛下留芳百世，而且陛下的恩泽，必将在令嫒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宫中永存不朽。”

皇帝既决心以他自己的力量来完成那扇窗子的部分工程，就马上下一道命令，召集一批宝石商和五金工匠，并供给必需的金银、宝石和名贵矿石，责成他们全力完成那扇窗子的工程。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姗姗前来接待皇帝，眉开眼笑地一直挨到皇帝身边。皇帝看见公主满面春风，热烈地拥抱她，亲切地吻她的额角。他带领僚属，跟随公主，一起下楼，进入餐厅。皇帝坐在为他设置的首席，左右有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和阿拉丁驸马陪同，朝臣、大公、贵族和内侍的头目，则顺序坐在另为他们布置的席间，一起共进午餐。皇帝刚动手吃喝，便觉得菜肴格外芳香，味道特别可口，是他生平未尝过的。他对烹调的高超技术和豪华的餐具，羡慕到极点。席前，有八十名歌女排队站在宾客前面奏乐助兴。她们轻举玉指弹奏，乐器便发出抑扬顿挫、动人心弦的美妙乐声。皇帝听了演奏，心旷神怡，乐不可支，在极为惬意的时刻里，他抑制不住奔腾澎湃的激情，叹道：“真的，一切事物都不在一般国王和波斯大帝的权力范围之内了。”

皇帝和僚属们一个个无拘无束，大吃丰富的菜肴，直至吃饱喝足，洗过手，才转到客厅休息、谈天，吃各种各样的糖食和水果。在愉快的气氛中，皇帝仍念念不忘宝石商和五金工匠的工作。他站起来亲身前去察看，走上最高层，来到工匠跟前，发觉工作进度很慢，离完工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而且他们的技艺，跟原来的工程技术比起来，也太逊色。

宝石商和五金工匠禀告皇帝，说放在小库藏中的宝石已全数搬来供他们使用，但是跟实际需要比较，还很不够。皇帝听了，

即刻下令开启宫中的大库藏，取出其中的宝石，按工匠的需要供给，并且说，如果还不够，可以把阿拉丁贡献的那份宝石也拿来使用。

工匠们小心翼翼地从皇宫中取来全部宝石，努力埋头工作。但是出乎意外，工程还没做完一半，宝石就用完了。

为了应急起见，不得已，皇帝下命征用宰相和朝臣们私人的宝石。人们虽然按皇帝的命令来办，可是宝石的数量仍然差得很多。

次日，阿拉丁一早去检查工匠们的工作，发现只完成一半。他一气之下，索性命令他们立刻停工，不要再做下去，并吩咐他们把宝石归还原主。

工匠们按照阿拉丁的指示，赶忙摘卸用上的宝石，归并在一起，分别归还物主。皇帝的归皇帝，宰相、朝臣的也归还本人。工匠们觐见皇帝，报告他们奉阿拉丁的命令停工的经过。皇帝听了，问道："这是什么缘故？干吗不叫你们继续工作下去？为什么要中途停工呢？"

"禀告主上：除了他命令我们将已完成的部分工程拆卸外，其他的事，奴婢们一点也不知道。"

皇帝立刻吩咐侍从备马，跨上坐骑离开皇宫，上阿拉丁的宫殿中去，以便亲自了解个中真实情况。

阿拉丁命令宝石商和五金工匠停工，把他们打发走了，才回到自己房中，取出神灯一擦，灯神便出现在他面前，说道："有什么吩咐，你只管说吧。"

"我的希望是，望景亭中那扇未完工的窗子，由你去完成它吧。"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灯神应诺着悄悄隐退。

一会儿，灯神再次出现在阿拉丁面前，说道："我的主人，你吩咐我做的事，已经做完了。"

阿拉丁高兴地去到最高层的望景亭，见那扇窗子已修理完整，跟其他的窗子一样，毫无差别。当他聚精会神地打量那扇刚完工的窗子时，一个宦官急急忙忙跑到他面前，说道："禀告主人：皇帝骑着御马前来看你，已到院落中了。"

阿拉丁听了，赶忙下楼迎接。皇帝一见阿拉丁便说："我的孩子，你干吗这样做呢？你不让匠人们做完那扇窗子的工程，而使宫殿中留下残缺不全的地方，这是什么缘故呢？"

"主上，撇下那扇窗子的部分工程，这是我原定的计划。并不是我无能为力，也不是存心在陛下驾临参观时，使陛下看到一幢有缺点的宫殿。我的目的只是要陛下自己察觉：不是我不能完成它，而是让陛下跟我一起上去；可以亲自看到当中还有缺点，还应该添补一些什么罢了。"

皇帝同阿拉丁交谈之后，再次随阿拉丁进入望景亭，把所有的窗户仔细看了一遍，终于认为每扇窗子都完整无缺，全都一个模样，挑剔不出丝毫缺点。他骇然震惊，激动得热烈地拥抱阿拉丁，亲切地吻他，说道："我的孩子，这种非凡独特的技艺，你是从哪儿学来的？你在一晚上所做成的事，宝石商和五金工匠花几个月工夫也完成不了。指天起誓！象你这样能干的人，世上是找不出来的，至于能同你匹敌的对手，那更谈不上了。"

"承蒙主上夸奖，我可不该受此赞扬。但愿老天爷赏赐陛下长命百岁，万寿无疆！"

"指天起誓，我的孩子，你的技艺是百工望尘莫及的，因此，你对所有的赞扬是当之无愧的。"

皇帝和阿拉丁彼此谦虚，互相恭维着一起下楼，来到白狄鲁

勒·补都鲁公主房中。公主赶忙迎接，让父王休息，自己在一旁小心伺候。皇帝眼看公主生活在豪华、宏伟的宫殿中，过着极其安乐、舒适的生活，内心感到无限快慰。他亲热地和女儿交谈一会，才踌躇满志地回宫。

阿拉丁新婚之后，过着自由自在的安定生活。他每天总要骑马，在侍从们前呼后拥下，去城中走走，借看热闹消遣的机会做好事，沿途总是把金币一把一把撒给街道两旁的人群，用这样的办法广施博济。因此无论本地人或外乡人，无论近处或远方，都称赞他善良、慷慨，博得众人的拥护和爱戴。此外他对一般孤苦无告的穷苦人、修道士、乞丐尤其关怀，亲手给他们很多的施舍、救济。由于他的乐善好施，他的名声越传越远，声誉超过王侯将相。他的交游也日广，公侯将相、大公贵族都成为他的座上客，彼此过往很亲密。

阿拉丁的声誉、地位虽然日益显赫，但他的本来面目未改，始终保持着过去的生活习惯，依然同旧相知交游如初，并坚持骑马，经常驰骋于宫前的广场，参加皇帝主持的骑术比赛。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活泼伶俐，爱热闹，好嬉戏。她每见阿拉丁骑马的英武姿态和熟练的骑术不但感到高兴，而且越发爱慕。她深切感到老天爷为她所安排的恩遇是很多的。比如当初她一度跟宰相的儿子发生纠缠的时候，便有她的真正的丈夫阿拉丁来保护她，使她的处女性免遭蹂躏。这便是老天爷无上恩赏的例证。

阿拉丁的声誉越传越远，不仅皇帝、朝臣们爱护和信任他的心情日益增加，而且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他已成为伟大非凡的人物，博得朝野的拥护和爱戴。就在这样美满的日子里，突然发生外敌入侵的祸事。皇帝即刻调兵遣将，命令阿拉丁挂帅，率领全副武装的部队，开往前线御敌。阿拉丁遵命，统率部队，马

不停蹄，日以继夜地奔赴战场，与强敌对垒。他在战火纷飞的阵地中，身先士卒，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战斗越打越激烈，伤亡的将士与时俱增，刀枪剑戟的碰撞声，人吼马嘶的喧闹声融为一片，汇成悲壮惨烈的景象。最后阿拉丁大显身手，冲破敌阵，杀得敌人弃甲曳兵，抱头鼠窜。阿拉丁大获全胜，夺得很多的战利品。

阿拉丁战胜入侵敌人的捷报传来，全城欢腾，为了热烈庆祝胜利，人们张灯结彩，京城被装饰得焕然一新。当他凯旋时，皇帝亲自出城迎接，亲切地拥抱他，吻他，老百姓也争先恐后地出来迎接、庆贺，整个城市都笼罩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

皇帝和阿拉丁翁婿二人，喜气洋洋地并辔进城。在皇帝的陪同下，阿拉丁回到他自己的宫殿中。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早已等着迎接他，满心欢喜地吻他的额角，殷勤地让他和皇帝休息，并吩咐婢仆端出果汁、糕点，陪他俩吃喝。

阿拉丁歼敌有功，博得朝野的钦佩和爱戴；为了庆贺他的凯旋，皇帝发布圣旨，命令全国各城市张灯结彩，欢庆胜利。这样一来，阿拉丁一鸣惊人，扬名天下，上自官吏、部队，下至老百姓都另眼看待他。在众人心目中，都留下'上有天帝，下有阿拉丁'的印象。由于阿拉丁为人慷慨，本来就受人们拥护、爱戴，再加上他高超的骑术，以及捍卫社稷歼灭敌人的功勋，更使人们格外崇敬。这时他的幸运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非洲魔法师重返中国

非洲魔法师回故乡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老是耿耿于怀，

想着为谋取神灯所经受的跋涉、劳累而终日悲叹、苦恼。尤其每逢想起快到手的神灯却不翼而飞的情景，深感自己所吃的苦头等于白费精力和时间。他对自己的遭遇，既悲伤又生气。他咒骂阿拉丁违拗命令，给他造成终身遗恨。他有时抑制不住悲愤情绪而狂叫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那个小杂种死在地道中，我可心满意足了。反正我可以另找机会谋取神灯，它会安然保存在地下宝藏中的。"

非洲魔法师的心中还有一线希望，决心再接再厉地行动起来。有一天，他取出沙盘，仔细检查并作好一切准备，以便卜问阿拉丁的下场和神灯的去向。他摊平沙粒，布成平整的轮廓，并星罗棋布地弄出小点子，才开始占卜，然后将呈现在沙面上的形迹，仔细转移到纸片上，聚精会神地观察、研究，结果却不见什么反应，没达到预期的目的。息了一会，他重新布置一番，把盘中沙粒的体形按主要和次要的秩序，更精确地固定下来，再作第二次卜卦，再观察、推算，结果仍不知神灯的去向，使他大失所望，怒火中烧。他为探听阿拉丁的下场，不得不耐着性子继续卜第三卦，知道阿拉丁并未葬身在那个宝藏的地道中，这使他非常惊诧，愤怒到极点。经过仔细观察研究之后，算把阿拉丁的去向弄清楚了。原来这个小家伙已经溜出地道，还活在人间，而且他为人机警、活跃，已成为神灯的主人。他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他自怨自艾地说："为了寻求神灯，我遭逢的艰难困苦和所吃的苦头，是别人忍受不了的。可是那个该死的小杂种，却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到底是谁告诉他神灯的秘密，让他一跃而为世间最有钱的人物呢？"

非洲魔法师通过卜卦，知道阿拉丁没遭到致命的打击，已经逃脱性命，而且享受神灯的实惠。他咬牙切齿地说："只有把他

置之死地，我才解恨呢。”于是他换用泥盘又占卜一卦，从显露的迹象中，知道阿拉丁不仅富厚，而且已同皇帝的女儿结婚，成为驸马。因此他愤怒到极点，气得发抖。为要达到报复和夺取神灯的目的，他振奋起来，准备行装，随即起程，作重返中国之行。

魔法师怀着希望和仇恨的心情，风尘仆仆，经过漫长的旅程，饱经风霜，终于到达中国，进入阿拉丁所居住的京城，在一家旅店中住下。他换了一身衣服，出旅店上大街蹓跶。他挨到人丛中，侧耳细听他们谈话。有的人赞美新建宫殿的宏伟、壮丽，有的人夸赞阿拉丁的慷慨、慈良；有的人推崇其高尚操行，有的欣赏其堂堂仪表。魔法师走进一家茶馆，见人们一群群喝茶谈天，有低头细语的，有高谈阔论的，真是五花八门。魔法师挤到一个正在夸赞阿拉丁的年轻人身旁坐下，插嘴说：“小伙子，你所夸奖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老人家，显见得你是外路人，从远方刚到这儿来的吧。就算是这样，怎么会听不到赫赫有名的阿拉丁的大名呢？他那幢富丽堂皇的宫殿已经驰名于天下，成为世上的奇迹了。他的荣誉和享受，几乎超过咱们的皇帝了。他的这种名声，你一点也没听说吗？”

“我最大的愿望是想亲眼看一看那幢宫殿，劳你的驾，带我去看一看吧？”

“听明白了，我带你去。”年轻人答应魔法师的要求，走在前头，带魔法师一直去到阿拉丁的宫殿所在地。

魔法师仔细打量、观看一番，意识到这幢宫殿的建成，全是神灯起的作用。他痛心得暗自嘀咕：“啊！这个该死的家伙，这个裁缝的儿子，他原是一个连一餐晚饭都挣不到手的穷小子，我非挖个陷阱弄死他不可。如果命运之神暗中支援我，那么，我是能

置他于死地的，我也能叫他妈重新去摇她的纺车的。”魔法师露出一副凄切、悲痛的形象，垂头丧气地回到旅店，心中燃烧着愤怒、嫉妒的火焰。

魔法师取出天文历表和沙盘，卜了一卦，寻找神灯的所在，发现神灯摆在新宫殿中，不在阿拉丁身边，因此喜不自禁，大声说：“现在有办法了，我能够轻而易举地杀死他，并把神灯弄到手了。”他打定主意，急急忙忙走出旅店，找到一个铜匠，对他说：“你替我做几盏油灯吧，我愿多给你工钱，只要你赶快把灯做出来就行了。”

铜匠同意替魔法师做灯，并且马上动手，日以继夜地埋头工作，果然把灯赶做出来了。

魔法师付了一笔工钱，把灯带回旅店，装在一个篮子里。他提着一篮油灯，走出旅店，串大街，走小巷，过集市。一边高喊道：“呵！谁有旧灯？快拿来换新灯啰！”人们听他这么叫喊，都嘲笑、奚落他：“这人一定是着魔了，不然，他怎么肯拿新灯换旧灯呢？”因此围着他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小孩尤其好奇，老是跟在后面嘲弄他，一步也不放松。魔法师本人却若无其事，既不阻拦他们，对侮辱性的言行也不在乎，只是一股劲地朝前走，终于来到阿拉丁的宫殿前。他把叫唤声提得更高，孩子们也跟着放开嗓门大声嚷：“老疯子……”

说来凑巧，当时恰好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坐在望景亭中眺望景致，突然听见一阵阵叫喊的嘈杂声，便从窗户朝下看，见那种景象很奇怪，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便打发女仆下去了解情况。

女仆立即下楼，走出大门一看，便听见有人在喊：“呵！谁有旧灯？愿意拿来换新灯吗？”同时一群孩子在后面，闹得非常厉

害。女仆赶忙回去告诉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公主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婢女们七嘴八舌地同公主议论开了。其中有人说："我相信这人所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公主，我看见咱们主人房中有一盏旧灯。"另一个婢女说，"倒不如咱们拿去换一盏新的吧，这便知道他所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了。"这原是由于阿拉丁一时疏忽大意，竟忘记把神灯收锁起来，才被那个婢女看见的缘故。

关于神灯的特点和价值，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一点也不知道，同时她也不知道阿拉丁一步登天而同她结婚，成为皇帝的快婿，当上了驸马，这一切的名利地位，全是这盏神灯所给予的。因此，她同意婢女的建议，说道："好的，去把你主人房中的那盏旧灯给我拿来吧。"她所以这样，仅仅是为了证实那个叫唤者是否真能以旧灯换新灯这个目的罢了。

婢女即刻把神灯拿来，递给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公主跟其他所有的人对非洲魔法师的狡猾和诡谲，都是毫不知悉的。于是她打发一个宦官把旧灯拿下去换新灯。宦官遵命，带着神灯向魔法师换了一盏新灯，拿到楼上，小心翼翼地放在公主面前。公主仔细看了换来的果然是一盏全新的，所以对叫唤者的所为越发不理解，只落得捧腹大笑不止。

非洲魔法师分辨出换到的旧灯，确是从地下宝藏中取出来的那盏令人心醉的神灯，万分高兴，立刻把它塞在胸前的衣袋里，扔掉作为交易使用的那些剩余的新灯，急忙拔脚溜走，摆脱孩子们，远远离开城市，一直跑到郊外，然后放慢脚步，继续向前，到了荒无人烟一望无际的原野，耐心等到夜幕降临，周围寂静无声的时候，才掏出神灯一擦，灯神随即出现在他面前，说道："主人，奴婢应声到你面前来了，你要我做什么？只管吩咐吧。"

"我的愿望是："魔法师说，"让你把阿拉丁的那幢宫殿，连同里面所有的一切人和物，全都给我搬到我的家乡非洲去，把它安置在城外的一座花园中。我居住的城市，你是知道的，可别忘了连我本人也一起带走。"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你先闭上眼睛，等你再睁眼时，便可看到你自己连同宫殿一起都在你的家乡了。"

果然在转瞬之间，魔法师和阿拉丁的宫殿连同其中的一切，全都被灯神搬到非洲。

阿拉丁被捕

皇帝一向关心、爱护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所以每天清晨醒来，首先打开窗户，朝前观望女儿的宫殿。在阿拉丁的宫殿被搬走的第二天清晨，皇帝照常起得很早，开窗朝前看时，却不见阿拉丁的宫殿，只剩空旷、平坦的一块基地，已成为人们往来的通道，跟先前的景象大不相同，建筑物的踪影不存在了。他非常吃惊，恐怖到极点。他揉一揉眼睛，仔细观察了半天，终于证明他没有看错，前面的确不存在宫殿的影子。他不知究竟是为什么，建筑物消失到哪儿去了。他搓着手掌，泪水从腮颊流下，浸湿了络腮胡。因为不知道女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遭遇和下落，他忍不住痛哭流涕，赶忙着人召宰相进宫。

宰相谒见皇帝，一眼看到皇帝哭哭啼啼的可怜相，暗自吃惊，说道："请饶恕我，皇帝陛下！求老天爷护佑，使陛下免除每件灾祸。今天陛下如此悲痛，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你还不知道我的遭遇吧？”

“主上，指天起誓，臣一点也不知道。”

“那末，今天你显然是没看见阿拉丁的宫殿啰？”

“主上，臣果真没看到那幢宫殿。想必是关锁着还未开门吧。”

“你既然没看到，那末你站起来，从窗户里往外看一看。你怎么说它关锁着还未开门呢？”

宰相走近窗前，朝外一望，果然什么也没看见，既无宫殿，也无住宅，一时感到茫然，默不作声地回到皇帝面前。皇帝问他：“现在你知道我悲痛的原因了吧？你看到那幢还关锁着的宫殿了吧？”

“主上，前些时，臣曾一再提醒陛下，指出那幢宫殿和其他的事物，全是凭魔法、巫术弄出来的。”

皇帝听了，火冒三丈，狂叫起来：“阿拉丁哪儿去了？”

“他上山打猎去了。”宰相不轻不重地回答一句。

皇帝急忙下一道命令，派亲信侍从一齐出发，前去逮捕阿拉丁。

卫队、侍从一齐出动，上山寻找，直至猎区找到了阿拉丁，诚恳地对他说：“阿拉丁，我们的主人啊！求你宽恕，别责怪我们。因为我们是奉皇上的命令来逮捕你的，他叫我们给你戴上枷锁镣铐，把你押进宫去治罪。皇上的命令，我们怎敢违拗呢！”

阿拉丁骤然听了卫士的话，不知其中缘故，大吃一惊，吓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慢慢镇静下来，望着他们说：“关于皇帝下圣旨逮捕我的原因，你们知道吗？我相信我自己没有犯罪，我的灵魂是清白的。因为我一没触犯皇帝，二没叛国。”

“我们的主人啊！这当中的缘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阿拉丁滚鞍下马，坦率地对卫士们说："好吧，既是皇帝的圣旨，你们就按皇帝的吩咐做吧。"

卫士们给阿拉丁戴上枷锁、镣铐，反绑着手臂，押解进城。人们见阿拉丁被捕，觉得奇怪，知道会被皇帝杀头，都替他担心受怕。由于阿拉丁平时为人慷慨、慈良，一贯同情穷苦人，所以博得他们拥护爱戴。他被捕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人们闻风而出，越集越多，流着同情的眼泪，怀着愤怒的心情，大家跟着卫士看他们如何对待阿拉丁。其中有的卫士也同情阿拉丁，打算问皇帝生气的原因，准备替他求情。卫士们把阿拉丁押到宫中，向皇帝报告逮捕的经过。皇帝不问青红皂白，悍然命令砍阿拉丁的头。

刽子手奉命，赶忙铺下皮垫子，让阿拉丁跪在上面，用布条蒙住他的眼睛，然后抽出宝剑，围绕着他兜圈子，等皇帝最后的处决令一下，便动手行刑。

皇帝处决阿拉丁的命令刚一传出，人们听了，一窝蜂地拥进宫去，堵住各道门路，并派人去见皇帝，陈述他们的意见："假若阿拉丁稍微受到一点危害，我们即刻夷平你的宫殿，把你和其他的人，通通埋葬在里面。"

由于人们对皇帝提出警告，宰相便及时进谏皇帝，奏道："陛下，你的这道命令会很快毁掉我们的生命。现在宽恕你的女婿，收回成命是最适当的时候了，否则，人们的莽撞行为，就给大家带来灾难了。因为他们爱戴阿拉丁的程度，远远超过拥护我们的程度，这当中有很大的差别呢。"

皇帝从窗户朝外一望，见庶民都行动起来。人越来越多，来势汹汹，潮涌般势不可挡，颇有推倒宫墙之势。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有所顾忌，被迫不得不立刻收回成命。于是他一方面吩咐刽

子手释放阿拉丁，另一方面赶忙着差役向人群宣布宽恕驸马，恢复他的自由的赦免令，这才使人群的骚动平息下去。

阿拉丁死里得生，获得自由，感到十分高兴。他抬头见皇帝坐在宝座上，便走近御前，说道："主上，承蒙陛下开恩，赏我活命，我永生难忘。现在能否让我明白一下：我到底什么地方触犯了陛下，犯了什么罪过？"

"叛贼！"皇帝吼了一声，"你犯了什么罪过，我也说不清楚。"他望宰相一眼，说道："你带他过去，从窗户里指给他看，再叫他告诉我们，他的宫殿哪儿去了？"

宰相遵命照办。阿拉丁朝外一望，见前面一片空旷平地，成为通衢大路，宫殿已经不翼而飞，连痕迹都不存在。眼看这种景象，他自己也感到震惊，不知道发生什么变故。他恍恍惚惚地回到皇帝面前，听皇帝质问道："你的宫殿呢？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公主是我的心肝，我一生就这么一个女儿呀！"

"主上，我不知道宫殿和公主的去向，就连发生什么事故，我也一无所知。"

"阿拉丁，你要知道，我所以饶恕你，只是为了让你赶快去查访这件事的究竟，好把有关我女儿的事打听清楚。只有找到公主，才允许你再来见我。指我的头颅起誓，万一你不把公主给我找回来，我非砍你的头不可。"

"听明白了，不过恳求陛下给我一个期限，并把期限规定为四十天。要是过了限期还找不到公主，那就随陛下的便，砍头或别的处分都行。"

"我答应你要求的期限，你可别想逃出我的手掌。你即使离开地球逃到天上，我也要把你抓回来。"

"皇上，我的主人啊！如限期届满还找不到公主，我会回来自

首，承担砍头的处分。”

人们眼看阿拉丁受到饶恕，恢复了自由，感到无限快慰。可是阿拉丁本人，因为受了虐待而感到羞耻，嫉妒者的幸灾乐祸，使他在亲戚朋友和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离开皇宫，走在街道中，恍恍惚惚地漫游着，对自身的境遇以及所发生的事件，茫然不知所措。他迷迷糊糊地在城中游荡了两天，不知道该怎么去寻找妻子和宫殿。这期间，各式各样的人都同情他，怜悯他，悄悄地送饮食给他充饥度日。

阿拉丁复仇

阿拉丁经过两天的徘徊、流浪，索性离开城市，溜到郊外，无目的地走向寂寥、荒凉地区，结果被命运带到一条河边。由于失望过度，感到没有生存的余地，一度产生投河自杀的念头。他站在河岸上，面对滔滔的流水，突然想起当年埋在地道中那种九死一生的遭遇。当时他没丧生，终于闯出来了，现在怎能轻生呢？他恍然如梦初醒，理智慢慢恢复过来。他蹲下去用河水洗脸，刚捧水在手中，左右手开始一搓，便擦着指上的戒指，戒指神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说道：“我的主人，奴婢到你跟前来了，要我做什么？请吩咐吧。”

阿拉丁一见戒指神，喜得大声吼叫起来，说道：“我要你把我的宫殿和我的妻子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以及宫中所有的一切，都给我搬到这儿来。”

“主人啊！你要我做的这件事太困难了，我实在无能为力。因

为这是灯神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我不敢去尝试。”

“这件事你既然不能胜任，我不勉强你。不过，最低限度你得把我送到宫殿的所在地。无论宫殿在什么地方，都非去不可。”

“遵命就是。”戒指神背着阿拉丁腾入高空，转瞬就把他送到他的宫殿面前。而他落脚的地点，正对着他妻子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寝室。当时正是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一眼看去，不容易辨认自己的住室，但是他满腔的忧愁，都消逝了。他确信这是老天爷让他重见妻子的安排，因此，满怀感激的心情，同时回顾自身的遭遇，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危急情况下，戒指神却及时前来救援。显然这是天意，给予生存的希望。于是他满腔的苦恼情绪，终于烟消云散了。

阿拉丁遭受沉重的打击，苦恼到极点，整整四天没睡觉，此刻他疲劳不堪，当他走到宫殿左边的一棵树下时刚坐定就睡着了。

阿拉丁既是一个被视为犯了杀头的罪，曾等待处决的犯人，照理是睡不着觉的，但由于太疲倦，一睡就到天亮。当他被树上小鸟啾啾声吵醒时，太阳已经照在他脸上。他伸个懒腰，一骨碌爬起来，走到小河边洗手洗脸，然后合掌祈祷，求老天爷暗中援助他顺利地救出妻子。他来到宫殿前，仔细打量一番，然后靠墙坐下，想办法闯进宫去跟妻子见面。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受了非洲魔法师的欺骗，跌在陷阱中，因为离别丈夫和父亲，感到万分痛苦，吃不下饭，喝不下茶，觉也睡不着，只是日夜悲哀哭泣。她的亲信使女非常可怜她，按时进房问候她，照顾她。恰巧这天清晨，在命运的驱策下，婢女伺候公主时，随手打开窗户，让公主看一看树木、溪流，以便触

景生情，获得一些慰藉。她刚打开窗户，便一眼看见阿拉丁坐在屋下。她急不及待地嚷道："公主呀，公主！这是我的主人阿拉丁，他坐在墙脚下呢。"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一骨碌站起来，走到窗前一望，果然看见阿拉丁。同时阿拉丁抬头也看见了她，于是两人的目光连成一线，彼此问好，顿时乐得几乎飞腾起来。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对阿拉丁说："你站起来，打侧门进来吧。那个该死的家伙现在不在屋里。"她立即打发婢女下去给他开门。

阿拉丁来到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面前，夫妻重逢，互相拥抱、接吻，两人高兴得热泪盈眶。阿拉丁说道："公主啊！首先我要问你一件事：当初我把一盏旧油灯摆在我的房间里，你知道它的去向吗？"

公主听了丈夫的询问，长叹一声，说道："亲爱的，原来就是那盏旧灯把我们拖到灾难中呀。"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阿拉丁莫名其妙。

公主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尤其把旧灯调换新灯的经过说得更详细，最后说："第二天我发觉我被安置到这里，就意识到我们彼此难见面了。那个欺骗我们，用交易办法拿走旧灯的人，他说他干这种勾当，是凭其魔力和那盏旧灯的作用的。他是非洲的摩尔人。现在我们就在他的家乡呢。"

"告诉我吧：这个该死的家伙，他跟你说过什么？对你抱什么意图？是怎样对待你的？"

"他每天到这儿跟我见一次面，向我求婚，叫我忘掉你，不要为离开你而苦恼，叫我自重自慰。他还说，我父亲已经杀掉你，说你的父母是穷苦人，你是靠他发财致富的。此外他还说许多好话安慰我。可是我始终悲哀、哭泣，一直没对他说一句好话。"

“告诉我：他把那盏灯放在什么地方？”

“他随时把灯带在身边，一刻也不离开它。有一天他问我对你还抱什么念头时，从胸前的衣袋中掏出灯来，让我看了一眼。”

阿拉丁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说道：“公主，你注意听我说：我将暂时离开这里，换掉我这套衣服，然后再来见你。当你见我改装时，不要惊奇。望你派个女仆守住侧门，以便见我时开门，让我进来，用计谋宰掉这个该死的蠢贼。”他交代毕，立即溜出宫殿，迈开脚步，不停地朝前走。中途他碰见一个农夫，便对他说：“喂！庄户人，把你的衣服脱给我，换穿我的吧。”农夫不懂他的意思，表示拒绝。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动手硬把农夫的衣衫脱下来，拿自己的新衣当礼物送给农夫。他穿着农夫的衣服，扮成庄稼人，去到附近的城市，花了两枚金币，从集市里买了一瓶烈性麻醉剂，揣在怀里，然后急急忙忙，一口气奔到宫殿门前，守门的女仆赶忙开门让他进去。

阿拉丁扮成农夫，回到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面前，说道：“听我说吧：你打扮一番，穿上最华丽的衣裙，装成眉开眼笑的样子，显出落落大方、一切都不在乎的神气；待那个该死的摩尔人来看你时，便笑脸相迎，装得非常亲切、热情，陪他一起吃喝；这样一来，他以为你把心爱的丈夫和尊贵的父亲都忘了。总之，你要在他面前用各种方式惹他欢喜，表示对他无比的钟情，并意味深长地举杯大喝一口，以此祝贺他延年益寿、万事顺利。当你满满灌他几杯，趁他漫不经心的时候，拿这瓶麻醉剂滴几点在他杯中，再斟酒给他喝。只要这杯酒一下肚，他就会死人般毫无知觉地倒下去的。”

“要我这样做，是一桩很痛苦的事。但为了摆脱这个坏蛋的玷污、亵渎，我必须这样做。这个该死的家伙，虐待我，折磨

我，割断我的亲骨肉。他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的，宰掉他是合理合法的，是他咎由自取的。”

阿拉丁同妻子商量停当，一起吃了一点饮食，便匆匆和她分手，溜出宫殿藏起来。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随即唤亲信婢女替她梳妆，穿上最华丽的衣裙，打扮得花枝招展，象下凡的仙女一样美丽。这时候，该死的非洲魔法师来了，她便笑容可掬地迎接他。

魔法师见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梳妆打扮得这么漂亮，一反惯例，用和颜悦色的态度待他，使他喜不自胜，求爱之心和占有欲随之而扩大了。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从容大方，让魔法师坐在自己身边，说道：“亲爱的人儿啊！如果你愿意，今晚到我这儿来，陪我喝几杯吧。这几天我苦恼极了，过孤单寂寞、度日如年的日子。阿拉丁不会从坟墓中来见我了，我相信你昨天的谈话，家父为我而忧愁痛苦，所以一气之下杀了阿拉丁。如果说我今天改变态度，和以往大不相同，这你别奇怪。我决心以你为友，让你代替阿拉丁，做我的终身伴侣。事到如今，我没有其他可依靠的人，所以望你今晚上这儿来，咱们一块儿吃饭，痛痛快快地干杯，希望你给我尝一尝这里的美酒，据说非洲酒是再好不过的。我这儿有酒，但都是家乡产品。现在我想喝本地的名酒呢。”

魔法师眼看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钟情于他，她那忧郁、苦闷的愁容，已变得眉开眼笑，因而认为她抛弃原有的念头，不再寄希望于阿拉丁，所以感到高兴，欣然说道：“亲爱的公主，你所希望的和吩咐的，一切都能办到。我家里有一坛本地酿的醇酒，保存得很好，一直埋在地下，已经八年了。现在我回家取酒去，很快便转回来。”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善于交际，长于应付，于是她进一步玩弄魔法师，说道："亲爱的，你别去，免得我孤单寂寞。倒不如打发一个宦官去取，以便你留在我身边，让我从你的言谈中感到慰藉。"

"公主啊！那坛酒埋在什么地方，除我之外，别人是不知道的。我去一会就来，不会耽搁的。"魔法师说着走了。

不多一会，魔法师果然带着酒回到公主身边。公主表示感激，说道："亲爱的，你为我不怕麻烦，太辛苦了，我实在过意不去。"

"我的眼珠啊！一点也不麻烦。能伺候你，我是引以为荣的。"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和魔法师客气一番，坐在桌前，预备开怀畅饮。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显出要喝酒的神情。当女仆斟一杯酒给她，同时也斟一杯给魔法师时，她便举杯为祝他长寿，一饮而尽，同样魔法师也举杯为她的长寿干杯。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显出健谈、雄辩姿态，一面谈情说爱，一面举杯同魔法师对饮。她所以装样作态，旨在使他更加迷恋。魔法师不懂得这是为他张下的一张罗网，却认为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真的屈服、顺从他了，所以他狂妄、得意的了不得。面对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音容笑貌，竟一往情深，飘飘然不知所以，几乎把宇宙间的一切都不放在眼下。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始终陪随魔法师吃喝，当他有几分醉意时，公主说："我们那儿，全国各地有一种风俗习惯，不知你们这儿是否也如此？"

"那是什么样的风俗习惯呀？"

"就是在吃晚饭后，相爱的双方，彼此交换酒杯，各干一杯，表示尽欢的意思。"说罢，她拿起魔法师的酒杯，斟了一杯酒摆在

自己面前，并把她自己的杯子递给女仆，让她按事先的布置，斟一杯有麻醉剂的药酒，递给魔法师。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摇摆着窈窕的身子，显出婀娜的姿态，并握着魔法师的手，娇声娇气的说："亲爱的，这是你喝过的酒杯，那是我喝过的酒杯，现在咱们交换，各干一杯吧。"她说罢，举杯一饮而尽。

魔法师听了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亲密言谈，看了她爽快的喝酒举止，满以为这是一种钟情的表示，他飘飘然以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大帝自居，欣然学着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举止，举起她的酒杯，也一口把酒喝了。不想酒一下肚，他便头晕眼花，昏迷不知人事，死人般倒了下去。这时候，女仆们立即奔下楼去，开了侧门让主人阿拉丁走了进来。

阿拉丁急忙奔到楼上，见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坐在桌旁，已经把非洲魔法师置于死地，因而满怀感激的心情 热烈地拥抱她，吻她，快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说道："公主，你同婢女们暂时退入内室，让我一个人在这儿，以便妥当地处置这件事。"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立刻和婢女们进入内室。阿拉丁抖擞精神，把房门关锁起来，然后挨到魔法师身边，伸手从他的衣袋里掏出神灯，这才拔出腰刀，结果了魔法师的性命。他马上擦一下神灯，灯神便出现在他面前，说道："我的主人，你要我做什么？请吩咐吧。"

"我要你把我的宫殿从这个地方搬回中国去，仍然把它摆在皇宫前面的那个老地方。"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灯神答应着隐退下去。

阿拉丁乘此机会进入内室，搂着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脖子，亲切地吻她。夫妻相亲相爱，并肩坐在一起谈心，并吩咐婢仆摆出饮食，安心地吃喝，愉快地交谈，直喝得有几分醉意，才

从容上床，安安静静地进入梦乡。

翌日清晨，阿拉丁从梦中醒来，唤醒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一起洗脸穿衣；婢女替公主梳妆、佩戴首饰，换穿华丽衣裙，打扮得非常漂亮。同时阿拉丁也穿戴整齐。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显得格外活泼可爱，因为就要同皇帝见面，简直抑制不住沸腾的欢乐情绪。

皇帝释放阿拉丁之后，对失去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这件事，始终忧愁苦恼，忐忑不安，心情一直静不下来，每天呆呆地坐着，象妇孺一样悲哀哭泣，因为公主是他的独生女儿，除公主外，没有别的子女了。他每天清晨醒来，总是先打开窗户，望着先前阿拉丁的宫殿所在的方向伤心、哭泣，直哭得无泪可挥，眼皮红肿。当阿拉丁夫妇平安归来的那天早晨，他按老习惯眺望窗外时，却见前面出现一幢高楼大厦。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背揉了一下，然后怀着惊奇的心情仔细审视，终于看出那确实是他女婿的宫殿。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吩咐侍从赶快备马，亲身前去踏看。

阿拉丁看见皇帝骑马向他的宫殿跑来，急忙出门迎接。他俩中途相遇，阿拉丁便搀扶岳父走进宫殿。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听说父王驾临，满腔激情地奔到楼下迎接，父女彼此见面。皇帝将公主搂在怀里，不停地吻她，由于欢喜过度，竟抱头痛哭起来。阿拉丁夫妻共同搀扶皇帝，慢步上楼。到了公主房中，皇帝询问她的情况和遭遇。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开始向皇帝叙述她的遭难：“父王啊！从昨天同我丈夫见面时，我的生命才算得救；是他把我从那个非洲魔法师的魔爪中拯救出来的。那个该死的魔法师，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大坏蛋，没有比他更坏的人了。假若不是我心爱的

丈夫赶来营救，那就逃不出那坏蛋的魔爪，你老人家也不会再见我的面了。那时候，眼看我失掉父亲和丈夫，我忧愁苦痛到极点。谢天谢地，阿拉丁把我从恶毒的魔法师手中救出来了，在他的庇护下，我可以安全地活这辈子了。"接着公主把遭难的经过：如何受魔法师以新灯换旧灯的伪装所蒙蔽，如何让婢仆拿旧灯向他换取新灯，如何企图借换灯这件事来证实他的愚蠢行为等等，详细说了一遍，接着说："可是刚做了那些事情的第二天，我和婢仆以及整幢宫殿便全被搬到非洲。从此流落异乡，如坐针毡，度日如年，过着苦难的日子。直至我丈夫赶到那里，同我见面，才想出脱身之计。如果阿拉丁不及时赶去营救，我难免要受那该死的魔法师糟踏、蹂躏的。"继而公主叙述用药酒灌醉非洲魔法师的经过，最后说："我丈夫终于把我带回来了。至于他怎样带我回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我们总算从非洲转移到这儿来了。"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叙述毕，接着阿拉丁把他怎样再次进宫殿去见魔法师死人般醉倒的情景，怎样打发妻子和婢女离开污染的地方躲进内室，怎样从魔法师衣袋中掏出神灯，怎样用腰刀结果坏蛋的性命，怎样命令灯神将宫殿搬回来摆在老地方的经过，详细叙述一遍。最后说道："关于我所谈的这些经历，陛下如果不相信，那末请玉驾跟我去看一看非洲魔法师的尸首吧。"

皇帝果然随阿拉丁去看非洲魔法师丧命的地方，并吩咐把死尸搬走，放火烧掉，把骨灰撒在空中。至此，皇帝若有所悟，把阿拉丁紧紧搂在怀里，亲切地吻他，说道："孩子，原谅我吧！在该死的魔法师胡做非为的时候，我几乎害了你的性命。我的孩子，我相信你是能原谅我的。当时我那么对待你，是因为失去可怜

的独生女儿，对我来说比失去江山还痛苦呢。父母爱怜子女的心情，你是应该理解的。”

“主上，你老人家给我作出那样的处分，并不违背王法；我自己也不曾违抗你的命令而犯罪。这中间所发生的灾难和痛苦，全是非洲魔法师那个坏家伙一手弄出来的。”

皇帝听了阿拉丁的解释，欣然如释重负。于是马上下令装饰城郭，大摆筵席，把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和驸马阿拉丁的平安归来，作为大典庆祝，派人四出传达圣旨。全国各地官民遵循皇帝的命令，大张旗鼓地群起热烈祝贺，整整热闹了一个月。

魔法师的同胞弟兄

阿拉丁报了仇，夺回妻子和宫殿，但他还没有永远地摆脱非洲魔法师的危害。虽然非洲魔法师的尸体被烧毁，骨灰撒在大气中，可是他还有一个更坏的魔法更精的同胞哥哥。那是一个本领高超，精通各种占卦的大魔法师。古谚说：“一个豆掰成两瓣”，正是他们兄弟的写照。他们分居两个地区，各自玩弄其妖法、邪术，从而利用权术干伤天害理的事，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作为弟弟的非洲魔法师恶贯满盈，遭到杀身的下场之后，有一天，这个作为哥哥的大魔法师忽然心血来潮，想起他的弟弟，为要了解其境遇，便取出沙盘，摊平沙粒，打出小点子，然后卜了一卦，根据反应出来的迹象，仔细观察研究之后，知道他寻求的人，已经过世。这噩耗使他无限悲哀、苦恼。为要探听弟弟死亡的情况和葬身的地区，他又卜了一卦，知道弟弟是在中国

被杀丧生，死在一个叫阿拉丁的年轻人手中。

非洲大魔法师明了这个情况之后，急于要替弟弟报仇。他预备了行装，随即动身出发，不辞跋涉，横穿平原、荒野，跨过戈壁、高原，继续跋涉了几个月，才到达中国的京城，也就是杀他弟弟那个凶手居住的城市。他在一家旅馆中租了一间小房间，躲在里面稍事休息，然后走出旅馆，上街蹓跶，借此识别方向，熟悉路途，以便顺利地替他弟弟报仇雪恨。

有一天，非洲大魔法师进入一家茶馆，那是在闹市中非常讲究的一座茶楼。里面挤满人群，有的打牌，有的下棋，有的听说书，各种娱乐都有，五花八门，热闹得很。他在人丛中坐下，细听别人闲谈。那些人谈到道姑法图美的道德品行，以及她所做的种种奇迹般的事情。他了解到道姑法图美住在城外一个僻静的地方，终日呆在简陋的修道室中，埋头修功悟道，每月只进城两次施医。她不但廉洁、虔诚，而且神通广大，治病有着手回春的功效。她尤其乐意救助不幸的无依无靠的可怜人。

非洲大魔法师听了众人称赞道姑法图美的德行，非常欢喜，暗自说："我所寻求的，很快就要获得了。谢天谢地！从这个老婆子身上，我的目的很快便可达到了。"于是他跟其中的一人拉起话来："老伯，刚才听你们几位谈道姑法图美的道行，实在令人钦佩，但不知她是谁？住在什么地方？"

"奇怪，奇怪！"被问的人一声惊叫起来，"你住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关于道姑法图美的神奇事迹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怜的朋友！显然你是外路人，所以对她那清心寡欲的节操、虔诚廉洁的品性、勤修苦练的道行却一点也没听到。"

"不错，我的主人啊！我是外路人，昨天夜里刚到这儿，因此听了这样的事感到惊奇，希望你把那位道姑的事迹全都告诉我，

让我知道她的住处，以便专程前去拜访她。因为我是幻尘中罹难而有罪在身的人，要去求她救援，替我祈祷，用她的慈航，把我渡出患难的苦海，这就终生有幸，感激不尽了。”

老头子被大魔法师的一席话所感动，顿生慈悲心肠，果然把道姑法图美的道德品行和所作所为，极其详尽地叙述一遍，并告诉他道姑法图美住在丘陵的窑洞中，然后牵着他的手，带他到城外，把去道姑法图美居室的道路指给他看。大魔法师说了许多好听话夸赞老头的为人，对他的好心肠，一再表示衷心感谢。

大魔法师怀着喜悦心情回到旅馆，作了认真的计划，决心从道姑那里替弟弟报仇。第二天一早，他打算上丘陵去窥探道姑法图美的住室。由于命运的支配，当天恰巧是道姑法图美进城施医之日。在出城的路上，他看见人群密集在一起，拥挤得很。他出于好奇心，便走过去看热闹，却发现道姑法图美在人群当中，被人们团团围住。那些人都是患病或身有痼疾的，大家要求她替他们祈祷、治疗。为满足人们的愿望，她有求必应，忙得不可开交。

大魔法师中途遇见道姑法图美，便站在一旁冷眼瞅着，一步也不放松地跟踪她，直跟到她走进窑洞，才满有把握地返回旅馆。他耐心等到日落，然后溜出旅馆，进一家酒馆，喝了一碗酒，才迈步出城，急急忙忙奔到道姑法图美居住的窑洞前，蹑手蹑脚地进入窑洞，见她平坦地仰卧在一张席子上，便纵身跳上床，骑在她身上，随即拔出匕首，呼唤她。

道姑法图美一下子惊醒，睁眼见一个大汉拿着锋利的匕首骑在她身上，好象立刻就要杀她。她感到十分恐怖。大魔法师趁机威胁她：“听我说吧！你若出声叫唤或胆敢说话，我就马上杀死你。现在我让你起来，按我的吩咐去做。”他赌咒说，只要她服从命令，尽力做完所吩咐的事，就不杀她。大魔法师说毕，从道

姑法图美身上站了起来，让她有动弹、起身的自由。

“把你的衣服脱给我，换上我的衣服吧！”

道姑法图美只好把衣裳脱给魔法师，还把头巾、面纱和披肩都给他。

大魔法师脱下自己的衣服，扔给道姑法图美，并拿她的衣裳、披肩、面纱和头巾穿戴起来，伪装成道姑法图美，然后说：“你必须用油脂一类的化妆品，把我的脸孔粉饰得跟你的面色差不多。”

道姑法图美按照吩咐，挨至修道室的角落，取出一个陶罐，拿油膏给魔法师脸上连涂带抹，把他的面色涂染得跟她自己的十分相似，然后拿长念珠给他戴在脖子上，又把拐杖递给他拄着，最后拿一面镜子给他照一照，说道：“你看一看，现在你的模样跟我一样了。”

大魔法师从镜子中看到自己跟道姑法图美果然一个样子了，非常满意。可是卑鄙的他获得所需要的一切之后，居然翻脸违反誓言。他先向道姑索取一根绳子，然后下毒手捉住她，用绳子勒死了她。他把尸首拖出洞外，扔到深坑里，然后转回窑洞，在里面睡了一宿。

翌日清晨，大魔法师离开道姑法图美的修道室，赶忙进城，来到阿拉丁的宫殿附近，站在一堵墙下。人们见他的装束打扮，认为他是道姑法图美，便朝她走来，有的求她祈祷，有的求她治疗。他模仿道姑法图美的举止动作，装出有求必应的姿态，一会摸着这个病人的头替他医病，一会念念有词地替那个遭难者祈祷，一时忙得不可开交。人们越聚越多，嘈杂声逐渐扩大，一阵一阵传到阿拉丁的宫殿中。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听了突如其来的喧哗声，对婢女说：“你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婢女匆匆出去，看了一眼，随即回到公主面前，说道：“公主，

刚才的吵闹声是从那些求道姑法图美给他们祈祷、治病的人群中发出来的。如果你愿意见她的面，我便带她进来，你可以趁机会请她祈祷。”

“好的，你去带她进来吧。很久以前听说她的道行，我就想见她一面，求她替我祈祷，因为她所表现的神通和奇迹，那是有口皆碑，为人们所乐道的。”

婢女按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指示，把穿着道姑法图美衣服的非洲大魔法师请进宫殿。当他来到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面前时，便滔滔不绝地讲出一些祈求、祷告的术语祝福她，再加上他那道貌岸然的谦虚庄重形象，竟然使在场的人毫不怀疑他真是道姑法图美本人。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赶忙起身迎接，亲切地问候他，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说道：“尊贵的法图美老人家，让你长期同我住在一起，这是我生平的愿望呢。因为同你在一起，通过你的祈祷，我不仅可以蒙受天恩，而且可以模仿你的方式进行修炼，并以你的虔诚性格和廉洁行为作为范例，以期达到济困扶危的最终目的。”

显然非洲大魔法师的卑劣奸计已经得售，但他要进一步完成其全盘诡计，所以不得不继续欺骗，说道：“公主啊！奴家本是埋头修道的一个可怜老婆子。象我这样的人，只能在荒凉偏僻的地方勤修苦炼，是不该来皇家的宫殿中过享福生活的。”

“法图美老人家，你不必顾虑，我会替你安排一间清静的小屋子，供你居住，让你一个人在里面静静地修炼，谁也不会干扰你。这样，你在我宫里，就比你在修道室更合适了。”

“那就遵命了。公主既然打算这样给我安排，那我就同意了。因为帝王子女所说的话，就如圣旨，是不可违拗的。这里我

只希望吃饭、喝水和休息都在我自己的卧室里，以此保持我爱寂静的老习惯。我不要求你给我预备丰富可口的饮食，只望每餐打发使女送给我几块面饼和少量凉水，供我充饥就行了。”大魔法师强调要一个人躲在卧室里吃喝的目的，是避免暴露他的真面目。因为同别人在一起用餐，怕掀面纱时，会被同桌的人发现他脸上的络腮胡，那就露出真面目，他的阴谋诡计就不能得逞了。

“法图美老人家，你放心吧！”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安慰他，“一切我都按照你的愿望去安排。现在你跟我来，我把准备给你居住的寝室指给你看。”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把冒充道姑法图美的大魔法师一直带到一间小巧别致的厢房，指着说：“法图美老人家，这便是我准备给你居住的小房间。以后你一个人住在这里面，让你清静修道，安稳养息，欢度你乐天安命的一生吧。往后我还要以你的大名给这间屋子命名呢。”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这种善男信女特有的虔诚言行，尤其她那善良的性格，博得大魔法师的赞赏，因而现身说法地替她祈求、祷告。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给这冒充道姑的大魔法师安排了住室后，还带他参观壮丽的宫殿，一直把他引到最高层，来到那有二十四扇宝石窗户的望景亭，指辉煌富丽的楼阁给他看。她洋洋得意地说道：“法图美老人家，这宫中楼台亭阁的结构、装饰，你觉得怎么样？还可以吧？”

“指天起誓，我的女儿啊！宫中楼台亭阁的结构、装饰都非常美观，实在惹人羡慕，我相信能同这幢宫殿媲美的建筑，宇宙间是找不到的。然而美中不足，这当中还缺少一件东西，所以在装潢点缀方面，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的。”

“法图美老人家，不足的是什么地方？还缺少什么东西？告诉我吧。我相信我们可以弥补当中的缺陷而使它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呢。”

“我觉得这里面还缺少一个稀罕、名贵的神鹰蛋，拿它来挂在屋顶的正中央，使屋内锦上添花，使整幢宫殿成为举世无双的人间乐园。”

“神鹰是什么鸟呀？我们上哪儿去找它的蛋呢？”

“公主啊！神鹰是一种很大的飞禽，能把骆驼、大象抓在爪中带去吃掉。这种飞禽，主要是栖息在戈府山中。这幢宫殿的建筑师，他是能找到神鹰蛋的。”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带着冒充法图美的大魔法师边参观宫殿，边闲谈，不知不觉已是正午吃中饭的时候，婢仆摆出饭菜，公主请魔法师和她同席。但他不接受邀请，推故断然拒绝。公主不便强求，只得让他回小屋去休息，并打发婢女送饭菜到他屋里，满足他的愿望。

当天黄昏时候，阿拉丁打猎归来，同妻子见面，彼此寒暄，互相问好。阿拉丁把公主搂在怀里，亲切地吻她，发现她面带愁容，跟平时眉开眼笑的情形大不相同，因而问道：“公主，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我，你干吗发愁？”

“什么事都没发生。”公主回答，“不过在我看来，咱们这幢宫殿还不算尽善尽美，美中还有不足的地方。我的眼珠阿拉丁哟！假若在屋顶的正中央，挂上一个神鹰蛋，那么咱们的宫殿便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了。”

“看来就是因为这么一件小事才使你苦闷吧。其实这件事，在我看来是轻而易举的。你放心、快乐地过你的生活，不必自寻烦恼。今后无论你要什么，只管告诉我，我能满足你的愿望。”

阿拉丁宽慰公主一番，才进入自己的房间，取出神灯一擦，灯神便出现在他面前。

“我要你给我找一个神鹰蛋，把它挂在屋顶的正中央，作装饰点缀之用。”

灯神听了阿拉丁的要求，顿时怒形于色，扯开洪亮、恐怖的嗓音大吼起来，说道：“你这个不知感恩的家伙！我和神灯的其他奴仆都伺候你，可是你不知满足，为了消遣、娱乐，却要我去取我们王后的蛋来供你夫妇玩耍、取乐。指天起誓！你夫妇是罪大恶极的人，应该受到严厉惩罚，我即使把你俩弄成齑粉撒在空中，也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不过由于你夫妇对此事无知，不明白其中真实情形，算是天真无邪，我可以原谅你们。至于真正作孽作怪的，却是那个该死的非洲魔法师的同胞哥哥。因为他勒死道姑法图美，拿她的衣服首饰穿戴起来，伪装成她本人，混到你家中，伺机暗杀你，其目的是要替他弟弟报仇。你的妻子便是受他挑唆，才让你来向我要神鹰蛋呢。”灯神讲明原委，随即悄然隐退。

阿拉丁听了灯神的吼叫和由衷之言，感到头晕目眩，筋肉痉挛，全身发抖，可是他勉强抑制着恐怖心情，慢慢镇静下来。他知道法图美是以善于治病闻名的，所以他装成头痛的模样去见妻子。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见丈夫两手托着脑袋呻吟，便问他叫苦的原因。阿拉丁说：“不知为了什么，我的脑袋痛得要命。”她一听丈夫头痛，便打发婢女去请道姑法图美来替他治疗。阿拉丁问道：“谁是法图美呀？”公主这才把道姑法图美对治病的神通本领以及接她来宫中居住的经过，详细告诉阿拉丁。接着伪装为道姑法图美的大魔法师应邀随婢女来到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的房中。阿拉丁佯作不知内情，立即站起来迎接，把他当

作道姑法图美本人那样的尊敬、问候，并吻他的袖口，表示竭诚欢迎，并恳挚地请求她："法图美老人家啊！我头痛极了，求你大发慈悲，替我祈祷、治疗吧。因为我知道你的脉理很好，经你治疗是手到病除的。"

非洲大魔法师几乎不相信他会听到这样恳挚的赞语，而这个正是他所巴望的。于是他摆出道姑法图美的举止动作，用左手抚摩阿拉丁的脑袋，替他祈祷治病，同时将右手暗中伸进长袍拔出藏在腰间的匕首，以便趁机刺杀他。

阿拉丁心中有数，沉住气，冷眼注视大魔法师的举止动静，待他刚抽匕首时，便先下手为强，以猛不可挡之势，迅速扭住魔法师的手臂，夺过匕首，并一刀扎进大魔法师的心窝，当场结果他的性命。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看到阿拉丁的动作，吓得大声吼叫起来，说道："这位德高望重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姑，她到底犯了什么过失，你竟这样残暴地杀害她？善良虔诚的道姑法图美，她的道行远近驰名，是众人拥护、爱戴的；你胆敢杀害她，难道不怕受天诛地灭的报应么？"

"不，"阿拉丁回答，"我没杀害道姑法图美。我所杀的是谋杀道姑法图美的那个凶手。他也是用巫术把你连同我的宫殿一古脑儿搬到非洲的那个魔法师的哥哥。这个该死的坏种窜到咱们这里来，设下阴谋诡计，先下毒手勒死道姑法图美，从而伪装为道姑法图美本人，模仿她的言行，欺骗别人，并处心积虑地找机会谋杀我，以此达到替他弟弟报仇的目的。同样，教唆你向我要神鹰蛋的也是他，因为索取神鹰蛋足以置我于死地嘛。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这些事实，请过来仔细看一看被我杀死的这个人吧。"阿拉丁说罢，伸手扯下摩尔人的面纱。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见躺在地上的是个陌生男人，腮帮上长满络腮胡，不禁大吃一惊，如大梦初醒，明白事情的真相，说道："亲爱的人儿哟！这是我第二次把你推向死亡的边缘了。"

"好公主，这不碍事，你别难过。指你这双幸福、多情的眼睛发誓！凡是你做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是乐意承受的。"

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听了阿拉丁安慰她的话，非常感激，欣然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边吻边说道："亲爱的，只因我太爱你而不明白这件事的底细，所以惹出这桩不幸的祸事，我真后悔。而你临危不惧，当机立断，毫无怨言，你的宽大使我感激不尽。从此我更加珍惜你我之间的爱情了。"

阿拉丁听了公主的谈话，也深为感动，同样紧紧地拥抱着她，不停地吻她。夫妻二人互敬互爱，彼此间的了解加深了，夫妻的爱情也日益巩固，真正达到了同甘共苦的地步。

这时候皇帝前来看望公主，突然出现在阿拉丁夫妇面前。两口子便将发生的危险事件，从头说了一遍，并指摩尔人的尸体给他看。

皇帝知道祸事的来历，看了摩尔人的尸体，感到心有余悸，便按照前次处置非洲魔法师的办法，将其尸体拿去烧毁，并把骨灰撒在空中。

阿拉丁战胜两个强敌，粉碎了非洲魔法师两弟兄的阴谋诡计，摆脱了危害，从此同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开始过无忧无患的快乐幸福生活。几年之后，皇帝逝世，阿拉丁和白狄鲁勒·补都鲁公主夫妻两人继承帝业，做了皇帝和皇后。他们秉公正直，安邦治国，博得老百姓的拥护、爱戴。在阿拉丁当政的年代里，老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生活。阿拉丁和白狄鲁勒·补都鲁夫妻彼此相亲相爱，直至白发千古。

乌木马的故事

相传古代有个非常有权势的国王，膝下有一男三女。太子生得标致漂亮，如同月儿一般；公主们花枝招展，如花似玉，非常美丽可爱。有一天，国王照例坐在宝座上治理国事，突然有三个哲人进宫来求见。他们中的一个手中拿着金乌鸦，一个手中拿着铜喇叭，一个手中抬着乌木马。国王见了，问道："这是些什么东西？它们有什么用途？"

金乌鸦的主人向前回道："这是一只金乌鸦，无论白天黑夜，每过一个钟头，它便振翅长啼，报告时辰。"继而铜喇叭的主人向前回道："把这支铜喇叭放在城门下面，可以当卫兵使用；遇有敌人临城，它能发出警报，敌人可以唾手被擒。"最后乌木马的主人向前说道："主上，这匹乌木马，它能带着骑它的人飞向他要去的地方。"

国王听了哲人们的叙述，说道："如此说来，让我试验之后，再赏赐你们吧。"于是先试验金乌鸦，亲眼看见乌鸦的作用，和它主人所说的完全符合；继而试验铜喇叭，它的作用和主人所说的也没有两样。试验的结果，非常满意，国王便对金乌鸦和铜喇叭的主人说："你们希望我赏你们什么呢？告诉我吧！"

"希望主上把公主匹配给我们做妻室。"

国王应许他们的要求，果然把两个公主分别匹配给两个哲人为妻。当时乌木马的主人向前，跪下去吻了地面，说道："恳求

陛下象赏赐我的朋友那样赏赐我吧。”

“待我试过你的马儿再说。”

当时太子在侧，自告奋勇，对国王说：“父王，让我来骑这匹马儿，亲身试验一回，再来把它的用途报告父王吧。”

“儿啊，你愿意试验它，就去试验好了。”

得了国王的许可，太子一跃骑上乌木马，摇动着两脚，马儿却站着一动也不动。他嚷道：“哲人！你夸口说马儿能带着骑它的人飞跑，可是它怎么一动也不动呀？”

哲人听了太子质问，迅速走过去，指着马身上一颗突出的钉子给他看，说道：“捏着它吧。”太子伸手一捏钉子，马儿便震动起来，带着他向上飞腾，继续不停地升到高空，一直高到看不见地面，他这才惊惶、迷离，懊悔不该轻举妄动，随便试验。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是哲人阴谋危害我啊！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了。”

他转着眼睛仔细观察马身，看来看去，终于发现马肩下左右各突出公鸡头似的一颗枢纽。他暗自想道：“除了这两个突出的枢纽外，没有其他别的东西。”于是伸手捏住右面的枢纽，只见马儿飞得更高更快，便立刻撤手。接着试验左面的枢纽，出乎意料之外，才捏住枢纽，马儿飞行的速度便逐渐减低，慢慢向下降落，致使他的生命有了保障。

经过危险的试验，太子懂得马儿的用途，高兴快乐，欢喜若狂，衷心感谢安拉保佑他安全脱险，免于危亡。可是原先马儿飞得太快太高，飞越的路程很远，必须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落到地面。因此他趁马儿下降的时候，拨着马头，作了一番试验，自由如意地驾驶着，时而向上升，时而向下落。经过一番试验，最后驶近地面，注目一看，已经到达一处从来不曾到过的所在：绿草

如茵，树林茂密，河水缓流，一片宽阔的平原中，出现一座巍峨美丽的城市。他眼望着这种情景，失声叹道："哟！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但愿我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那该有多好啊！"

这时太阳已经西偏，已近傍晚，他驾驶着马儿在暮色中沿城兜着圈子，左右前后打量着，暗自想道："去城中寄宿一夜，这是再好没有的。暂且过一夜，待明日一早驾马飞回家去，把我的经历和亲眼看见的事物禀告父王。"于是他注意寻找一处对自身和马儿的安全有保障而不被人看见的所在，作为暂时栖息的地方。这时候，他忽然发现城中央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宫殿，周围矗立着高大、宽阔的围墙，形式非常牢固、庄严。"这地方好极了！"他赞叹着，伸手扭动枢纽，马儿便慢慢落在那座宫殿的平顶上。

太子跳下马来，赞美安拉一番，绕着马儿，仔细打量，自言自语地说道："指安拉起誓，制造这匹马儿的人真算得是个聪明能干的哲人学士；要是安拉延长我的寿岁，让我平安转回家园，和父王母后见面言欢，那时节我一定要优待那位哲人学士，加倍赏赐他。"

太子待在屋顶上，饥肠辘辘，渴得要命，因为自从骑马离家之后就一直没有吃喝。他耐心地等着，直到人们睡了，这才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么富丽堂皇的宫殿中，想必不致于没有饮食吧。"于是他撇下马儿，摸索着预备去寻找食物充饥。他找到楼梯，走了下去，见庭院中镶着云石。他眼望着坚固别致的建筑和富丽堂皇的陈设，感到惊羡。可是屋中既无人迹，也没有声响，因而他感到彷徨、迷离，转着恐怖的目光东张西望，不知该向哪儿去找饮食。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算了吧，最好我还是上屋顶去和马儿在一起过夜，明天一早再驾马飞回家去。"正当他站着

这样斟酌、打算回屋顶去的一刹那，蓦然发现一线隐约可见的火光，向他站立的地方移动。他仔细打量，看见一个月儿般美丽的绝世佳人，被一群婢女簇拥而来。

这个窈窕美丽的女郎，原来是公主，国王爱她如掌上明珠。国王十分宠爱她，特意给她建筑这座行宫，供她消遣解闷。因此公主每当感觉疲倦或不高兴的时候，便率领婢仆到宫中小住一二日，多则住上几天，借以消愁解闷。那天晚上，她照例带着宫娥彩女们来宫中消遣寻乐，并有一个男仆持剑保护。

到了宫中，她们一齐动手布置，点上香炉，接着一起游戏玩耍。大家正在热热闹闹，玩得高兴快乐的时候，太子趁机袭击，一拳打倒仆人，夺过宝剑，进而追击那些陪随公主的宫娥彩女，把她们赶得东逃西窜，一时混乱起来。其中只有公主从容不迫，挺身说道："也许你是昨天向我求婚而被父王拒绝的那位太子吧。父王说你相貌奇丑；指安拉起誓，父王说这种话，显然是撒谎呀！"

原来印度国的太子曾向公主求婚，因为他相貌奇丑，遭到国王拒绝，所以当事件突然发生的时候，公主疑心太子就是向她求婚遭到拒绝的印度太子。这时候一个宫女在侧说道："公主，这不是向你求婚的人。因为那个人的相貌非常丑陋，而这个人是标致漂亮的。老实说，向你求婚而遭拒绝的那个人，只够资格做他的仆人。公主，你仔细瞧，这位青年英气勃勃，他不是平常人呀！"

宫女说罢，走到被打的仆人面前，把他唤醒。仆人蒙眬苏醒，惊惶失措，纵身跳将起来，赶快寻找宝剑。宫女对他说："那个打倒你，抢走你的宝剑的人，正和公主坐在一起谈话呢。"他原是奉国王的命令，负责保卫公主，不让发生意外的。因此一听宫

女的话，便赶快跑进大厅，果然看见公主和太子坐在一起谈话。他走到太子面前，问道："我的主人，你到底是人还是神？"

"你这个该死的坏奴才！胆敢把波斯国的太子当为鬼神看待吗？我揍死你！"他说着拿起宝剑，"我是驸马，国王已经把公主匹配给我了。"

"我的主人呀！照你说，你既然是人类，贵为太子，那么跟我们公主匹配成夫妻，这是再适宜不过的了。"

仆人急急忙忙离开行宫，撕破身上的衣服，抓灰土撒在头上，哭哭啼啼大喊大叫地跑回王宫去见国王。国王听了哭喊声，惊惶失措，问道："什么事情？你吓我一跳，赶快告诉我吧，说简单些。"

"主上，快救公主去！她被一个扮成人形，冒充太子的魔鬼缠住了！陛下赶快去驱逐他去。"

听了仆人的报告，国王骇然震惊，决心杀死他，喝道："奴才！你为什么疏忽大意到这步田地，致使魔鬼敢来缠扰公主？"于是他蹒跚奔到行宫，见宫娥彩女们齐齐整整地排班站着，便向她们打听情况，问道："公主怎么样了？"

"启禀主上，我们陪公主一起到宫里来，不知不觉间，那个月儿般的青年突然跳出来袭击我们；他手里握着明晃晃的宝剑，人倒生得很漂亮，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们问他是干什么的，他造谣说主上已经把公主匹配给他。关于他的事情我们就是知道这一点点，分不清他到底是人还是神。不过他文质彬彬，很有礼貌，不见有什么卑鄙龌龊的行为。"

听了宫女的叙述，国王心中的怒火才算熄灭。继而他见太子和公主坐在一起谈得很亲密，仔细一看，人果然生得漂亮，面如满月，十分可爱。可是他抑止不住为保护公主而产生的忿恨

情绪，便不顾一切，抽出宝剑，恶魔般冲进大厅，袭击太子。太子见了，忙问公主："这是你父亲吗？"

"不错，他就是父王。"

太子跃身起来，紧握着宝剑，霹雳似地咆哮一声，威胁着说要用宝剑挑起国王。国王慑于对方的凶暴，知道年青人比自己强壮、有力，迫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把宝剑轻轻地插在鞘中，和颜悦色地走近太子，说道："年轻人，你是人还是神？"

"要不是为了保全你和公主的尊严，我非让你流血不可。我是波斯国的王子，你怎么敢说我是鬼是神？我父亲波斯王有无上的威权，要是他高兴，可以开大兵来，踏平你的河山，消灭你的王国。"

听了太子的谈话，国王心中不免惊惶、恐怖，说道："照你说，你既是王子，可是为什么不经我的同意便闯进我的宫里来？又为什么造谣说我把公主匹配给你呢？你要知道：许多王孙公子前来向公主求婚，都被我杀掉。谁能保证你不死在我手里呢？我只要开声口，仆从们立刻可以冲进来杀死你，试问有谁能够援救你呢？"

"你的见识如此浅薄，眼光这样短小，这真是令我惊奇而不可理解的地方。莫非你企图把女儿嫁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婿吗？我问你，比我更健壮、更勇敢、更慷慨、更有权、更有势的人，你生平见过没有？"

"不，指安拉起誓，象你这样的人物，我从来没有见过。不过你既然要娶亲，就该请三媒六证前来正式求婚，我是可以把女儿许配给你为妻的；要是无名无义，偷偷摸摸就想娶走我的女儿，你就是侮辱我，败坏我的门风了。"

"你说的对，很有道理。不过按你刚才夸口的那样，要是命

令你的仆从和军队前来杀我，这就是你的耻辱了，同时也是教人对你发生疑惑的原因。现在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得到你的同意。”

“什么建议？你说吧！”

“我建议现在你来和我比武，作一次单独的决斗；谁杀掉对方，谁就称霸为王。否则今夜你就离开我，暂且归去；明天再召集兵马、仆从，前来和我比武，决个雌雄。你可以出动多少兵马？告诉我吧！”

“不算仆从，单是正式军队，可以出动四万人马。”

“好吧，明天清晨开出所有的人马，告诉他们：我是来向公主求婚的，以对抗全体官兵为条件；说我夸口能击败他们，而他们却不能制服我。然后让他们和我比武，我要是被他们杀死，则万事皆休，你的秘密也能保全而不会泄漏；要是我击败他们，那么象我这样的人，当然最应该被选为驸马了。”

太子夸夸其谈，话里带着夸张、威胁、恫吓的口气。国王听了，认为他的话还是不错，慨然赞同他的意见，于是陪他坐谈，继而吩咐侍从通知宰相，教他立刻命令官员，集合全体官兵，武装起来，枕戈待旦，准备和太子比武。

国王和太子对坐谈心，听了太子的谈话，十分钦佩他的谈吐和为人。两人越谈越起劲，不知不觉，已是黎明时候，国王这才起身回宫，吩咐兵马整队出发，准备和太子比武。同时他选择一匹骏马，配上最好的鞍辔，借给太子作为比武时的坐骑。太子却不接受，说道：“主上，我暂且不要骑马，让我先到军中，看看他们的阵容再说吧。”

“你要看，请随便去看好了。”

国王引太子去到阵前，让他看过军队的阵容，和人马的数量，随即当面宣布：“众三军，现在有个青年王子来向公主求婚，

我看他人生得挺漂亮，英勇过人，本领很好。他夸口说，他匹马单刀，一个人可以战败你们全体，即使你们有十万之众，在他看来也微不足道。他如此大言不惭，在比武的时候，你们必须好生对付他，把他挑在你们的刀尖上吧。”接着国王回头对太子说："我的孩子，现在是比武的时候了，如何比法，你自己出去向他们显显你的身手吧。”

“主上，你这么办未免太不公允了；他们都骑在战马上，我却步行，这怎么能和他们对比呢？”

“我曾经给你预备一匹战马，你却不愿意骑它。好吧，你喜欢骑哪匹，你自己选择好了。”

“你的马没有一匹我看得上眼的，我只愿意骑我自己带来的那匹。”

“你的马在哪儿？”

“在你行宫里。”

“在我行宫里的什么地方？”

“在行宫的屋顶上。”

“在屋顶上！这是你失败的第一步了。该死的家伙哟！马怎么能在屋顶上呢？现在，你的虚伪和荒谬全都暴露出来了。”

国王惊奇地回头看了侍从一眼，吩咐道："你们进宫去，瞧瞧屋顶上有什么东西，赶快给我带了下来。”当时人们感到十分惊奇，面面相觑，纷纷议论，说道："马儿怎么能从那么高的楼梯上走下来？这真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奇谈哩！”

侍从遵循国王的命令，迅速去到行宫的屋顶上，果然发现一匹无比美好的骏马站在上面，非常雄壮可爱。他们走过去仔细观看，发现是用象牙和乌木制造的，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道："那个小子所说的，原来是这样的一匹马儿呀。他或许疯了！等着

看吧，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呢，也许他有什么作为也说不定。"于是他们抬起马儿，小心翼翼地把它从屋顶上一直搬到城外，规规矩矩地放在国王面前。人们好奇地涌过来围着观看。马儿的雄壮姿态和新奇美观的鞍辔不仅引起一般人的钦佩赞扬，而且国王本人望着也称羡不已。他问道："孩子，这就是你的马儿吗？"

"不错，陛下，它的作用一会儿你就可以看到。"

"既然是你的马儿，你拿去骑吧。"

"除非你的士兵远远地离开它，我是不肯骑的。"

国王命令周围的士兵离开太子，退到相距一箭之远的地方，太子这才欣然说道："主上，现在我要骑我的马儿了。我预备袭击你的兵马，准教他们胆颤心惊，吓得东奔西逃，抱头鼠窜。"

"好吧，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你可别让步，须知我的人马是不会宽容你的。"

太子从从容容一跃跨上乌木马，勒转马头，预备冲锋陷阵。国王的兵马也趁机摆好阵势，准备临阵对敌。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待这小子进入阵地，咱们拿枪挑起他来。"有人说："遭殃哪！这么标致漂亮的青年，咱们怎么忍心杀他？"有人说："指安拉起誓，不经过极大的困难，咱们是不能打败他的。如果他不是精明强干、英勇过人的杰出人物，他不致于这么逞能了。"

太子骑在马上，正襟坐着，在万眼盯着他注视他的时候，伸手开动了升腾的枢纽，马儿便震动蹦跳起来，一会儿，腹中充满空气，便向上升腾，一直飞入云霄。国王看见太子骑着马儿飞到高空，惊惶失措，吓得面无人色，大声叫道："捉住他，该死的家伙！别让他动手，先抓住他。"

宰相和朝臣们眼看这种情景，莫名其妙，赶快安慰国王，说

道："主上，世间难道有人能够赶得上飞鸟吗？此人显然是个大魔术家。幸蒙安拉保佑，陛下平安无恙；赞美安拉护佑陛下，不曾受那个小子危害。"

看了太子的行动，国王闷闷不乐地转回宫去，走到公主面前，对她讲了比武场上的见闻。他见公主因离开太子而心情十分悲伤苦恼，已经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医药无效。国王忧心如焚，把女儿搂在怀中，吻她的眉心，说道："儿啊！安拉保佑我们不受那个魔术家的危害，让我们赞美感谢他吧。"他屡次对女儿叙述太子骑马飞向空中的情景，她却听而不闻，终日长吁短叹，痛哭流涕，暗自说道："指安拉起誓，我从此绝食吧！不到和他聚首见面的时候，我绝不吃喝。"国王感到十分忧愁苦闷，但他始终抑制苦恼情绪，温存地好言安慰她；然而他的安慰，却反而增加她对太子的相思和恋念。

太子驾马飞到空中，摆脱了危险；可是他对公主仍然念念不忘，心坎里还存在着一线希望和慰藉。因为他在和国王谈话时，问过公主和国王的姓名，已经知道他是萨乃奥五国王，因此怡然自得，安心地加速马力，一直飞回波斯。他到了京城，在空中绕了几个圈子，就降落在王宫的平顶上，随即下马，匆匆跑进内宫，谒见国王；见国王正因和他分离而感到忧愁苦闷。

国王一见太子，立刻起身，亲切地搂着他，眉飞色舞，欣喜若狂。父子见面之后，太子向国王打听制造乌木马的那个哲人的下落。国王说道："儿啊，那个坏家伙，愿他一辈子没有好道路可走；他是使咱父子分别离散的原因，我已经把他监禁起来了。"

太子在国王面前替哲人说情，要求恢复他的自由。最后国王释放了他，重加赏赐，当上宾款待；可是国王始终不肯践约把公主许配给他，因此引起他的怨恨，对泄漏驾马的秘密这件事尤

其懊恼不置，但处在淫威之下，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后来国王对太子说："儿啊，经过这回冒险，从此你别再骑那匹马儿了；你不明白马的真情实况，难免是要受害的。"太子把在萨乃奥五和公主邂逅相遇，以及和国王交谈、斗智的经过对国王叙述一遍；国王说道："如果国王要杀你，他早就杀掉你了，这不过是你还不到死期罢了。"

太子想念萨乃奥五国王的女儿，老是忘记不了，无法抑制追求的欲望。于是他偷偷摸摸去到屋顶，跨上乌木马，开动升腾的枢纽，驾着飞腾起来，前去寻找公主。

次日清晨，国王不见太子，十分惊惶，立刻上屋顶去寻找。他一看不见了乌木马，知道他骑马飞走了，顿时感到离愁之苦，百般懊悔当初不把马儿收藏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道："指安拉起誓，待我儿这次归来，我可要把马儿收藏起来，不让他骑，免得我为他的安全而担心。"他说罢，垂头丧气，长吁短叹，伤心饮泣。

太子驾着马在空中继续不停地飞行，一直飞到萨乃奥五，降落在第一次降落的地方，跳下马儿，蹑手蹑脚地去到公主游息的大厅里，四面一看，却寂然不见一个人影；公主不在那里，宫娥彩女和保护她的仆人也不在那里。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大失所望。于是他摸索着寻找，在宫中转来转去，最后终于找到公主的卧室，见她卧病不起，床前有宫娥彩女侍候。他不顾一切，蓦然闯了进去，问候她们。公主听见他的声音，挣扎着坐起来，对他表示尊敬。他一声喊道："哟！我的人儿呀！这些日子你可把我寂寞够了。"

"不，你才真是使我寂寞的人呢。"

"公主，我和国王之间的纠葛以及他对待我的情况，你觉得怎么样？说真的，要不为看重你，我一定要杀死他，把他作为后

人的警戒呢。不过因为你的缘故，我很敬爱他。”

“你为什么扔下我扬长而去？没有你，难道我还有好日子过吗？”

“你顺从我，愿意听我说吗？”

“要说什么，尽管说吧。你无论吩咐我什么，我都依从你，一点也不违背你。”

“那么来吧，随我到我的家乡去。”

“好的，我愿意极了。”

太子听了公主的答复，喜笑颜开，欢喜若狂，握着她的手，对天盟誓，随即带她去到屋顶上，让她骑在自己前面，伸手开动升腾的枢纽，两人双双飞上天空。当时宫娥彩女惊惶失措，一哄跑进王宫报告消息。国王和王后听了公主出走的消息，赶忙跑出宫门，抬头观看。只见太子和公主骑着乌木马在高空飞行，感到十分惶恐，不自主地哀求道：“王子呀！看安拉的情面，求你可怜我和我的老伴，别叫我们的女儿离开我们吧。”

太子不顾一切，带着公主逃跑。在旅途中，他怀疑公主是否惜别、懊悔，不愿分别父母，便问道：“你不愿离开父母，要我送你回家吗？”

“我的主人，指安拉起誓，我不要回去；我愿意跟随你，永远和你生活在一起。”

太子听了公主果断的回答，感到十分欢喜快慰，为了体贴她，免得她感受恐怖疲劳，便减低飞行速度，缓慢地继续向前。在归途中，他们路经一处绿草如茵，清泉潺流的地区，便落在那里休息、吃喝。继而他拿带子绑住公主，加意保卫，避免发生意外，然后轻松愉快地继续起飞，一直回到京城。当时他满心欢喜，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并且存心在公主面前显示国王的威风地位，教

她知道他父亲比她父亲更权威，更伟大，因此他不直接回城，而降落在城外国王经常在那儿消遣游息的御花园中，把公主让进屋去，说道："你暂且在这儿休息，我先进城去谒见父王，给你预备宫室，然后差人前来接你，让你亲眼看看我们的威风。"

听了太子的吩咐，公主衷心欢喜，说道："好的，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她以为这样一来，她总会在威严、热闹而且非常适合自己身份的仪式下被迎接进城去。

太子撇下公主，匆匆进城入宫，谒见父王。国王见太子平安归来，喜笑颜开，喜出望外，立刻起身迎接。太子说道："父王，我已经把对你说过的那位国王的女儿带来了。我让她暂时住在城外御花园中；现在我前来报告，以便父王准备仪仗，前去迎接她，让她看看陛下的军威和仪仗。"

"好极了，准备迎接她就是。"国王应诺着立刻命令老百姓打扫装饰城郭，吩咐文武大臣和大小官员士兵全都穿戴配备齐全，预备前去迎接公主。太子也慎重其事地忙着搬出宫中历年收集珍藏的首饰、珍珠、宝贝、金玉等装饰品，以及各种彩色的绫罗绸缎和各种富丽堂皇的摆设，布置了一座宫殿，预备给公主居住；他还选择了印度、希腊、埃塞俄比亚等国籍的姑娘充作宫娥彩女。一切预备齐全，才匆匆出城，先赶到御花园中迎接公主。

他到了御花园中，走进公主先前休息的屋子一看，却不见她的踪影；再去看乌木马，也不翼而飞。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失望到极顶，气得批自己的面颊，撕身上的衣服，昏头昏脑地在园中打转。过了好一阵，他的神志才逐渐恢复过来，自言自语地说道："我没有告诉她，她怎么知道马儿的秘密呢？也许是那个造马的哲人无意间在此看见了她，为了报复才把她和马儿一起带走的吧。"于是他找到园丁，向他们打听消息，问道："你们看见有人进

花园来没有?""别的人我们没有看见,"园丁回答,"只是那个哲人来园中采集标本。"他听了园丁的话,证实带走公主的就是那个哲人。

说来事属巧遇。当太子把公主安置在园中回城之后,那个制造乌木马的哲人来到御花园中采集标本,蓦然闻到一股麝香的芬芳香味,那是从公主身上发散出来的。他随着香味找去,在屋前发现他亲手制造的那匹乌木马。他十分高兴快乐,欣喜若狂;因为马儿被驾走之后,他感受过很大的痛苦、绝望。他赶快走过去,仔细检查,发现机件全都完整,没有损坏。他打算立刻骑马逃走,可忽然犹疑起来,暗自想道:"我非看看太子带来的东西不可。"于是他撇下马儿,闯到屋里,看见一个象晴空中的太阳一般美丽的女郎坐在里面。他一见便知道她不是普通人,准是太子领到这儿小住,预备迎接她进城的。于是他灵机一动,忙趋前跪下去吻了地面。公主举目见他生得奇丑,形状令人讨厌,便问道:"你是谁?"

"公主,我是太子的差人,奉命前来迎接你,带你上城郭附近的那座花园中去。"

"太子在哪儿?"

"他在国王御前,马上就要来隆重地迎接你了。"

"哟!难道除你之外,太子就没有别的差人可使吗?"

哲人哈哈大笑,说道:"公主,别教我的丑陋欺骗你吧。你若以貌取人,那你就错了。你若象太子了解我那样地认识我,你一定会称赞我的。他利用我的丑陋派我前来接你,这是具有特殊用意的;否则,他宫里有的是婢仆、侍从,成千上万,人数多得数不清。"他的话打动了公主;她信以为真,毫不怀疑,立刻起身,伸手给他,说道:"老伯,我们怎么去?你带牲口来给我骑吗?"

“公主，先前带你到这儿来的那匹乌木马，现在你同样可以骑它嘛。”

“我自己不能驾驶它呀！”

哲人抿着嘴笑了一笑，知道计策已售，已经战胜了她，说道：“来吧！我代你驾驶好了。”于是跨上乌木马，让公主骑在后面，用带子紧紧地绑起来，伸手一开升腾的枢纽，马腹中迅速充满空气，随即震动起来，升上天空，继续不停地飞行。公主茫然不知他的诡计，直至飞到高空，已经看不见大地时，她才开口问道：“喂！你说太子派你来接我，太子到底在哪儿呢？”

“太子是个卑鄙下流的家伙，愿安拉丑化他。”

“你这个该死的奴才！为什么你敢违背主子的命令？”

“他不是我的主子。你知道我是谁吗？”

“除了你对我所说的那些话外，关于你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先前我是撒谎欺骗你的。为了我们骑的这匹马儿，我终身感到遗恨，因为这匹马是我亲手制造的，可是被太子抢走了。现在我算是把它夺回来了，并且把你也弄到手里；我可以借此报复，象他烧我的心那样烧一烧他的心了；从今以后，他休想再得到这匹马了。你安心自如，欢喜快乐吧！我会加倍奉承你，比太子待你更好呢。”

“倒霉哪！我上不能侍奉父母，中途又和爱人分离失散！”公主批着自己的面颊，痛哭流涕。

哲人驾着乌木马，一直飞到希腊境内，在一处树林丛生、河渠湍流的平原地带降落。这地方距城市不远；恰巧那天希腊国王率领人马出外打猎消遣，从这儿经过。他一眼看见哲人、公主和他的乌木马，立刻吩咐随从前去逮捕。哲人没有防备被擒，和

公主一起押到国王面前。国王见他相貌奇丑难看，又见公主非常标致漂亮，因而问道："小姐，你和这个老头子是什么关系？""她是我的妻子！"哲人不待公主开口，抢着回答。公主当面否认，说道："不，主上，指安拉起誓，他不是我的丈夫，我并不认识他；是他强迫着把我骗到这儿来的。"

听了公主的控诉，国王下令拷打。随从一齐动手，把哲人摔倒，一顿好打，几乎结果了他的性命。之后国王吩咐把他押进牢狱，监禁起来，并把乌木马和公主一起带回宫去，可是他不知道这匹马的用途，也不会驾驶它。

公主失踪后，太子悲哀苦恼，决心出去寻找。于是他换上旅行服装，带着途中需要的银钱什物，抑制着苦恼颓丧心情，踏上征程，作长途旅行。他不辞跋涉之苦，经历许多村庄、城镇，打听公主的下落。一路之上，每到一个地方，便探听乌木马的消息。人们听了乌木马，都感觉新鲜奇怪，谁也不相信他。他却不气馁，不灰心，一直坚持着决心寻找到底。他经过漫长的时日，耗费许多精力，吃了不少苦头，问来问去，始终打听不到半点消息。后来他旅行到萨乃奥五，继续寻找探听，可是不但不见她的踪影，反而看见国王因公主失踪而忧愁苦闷，徒增一重痛苦。没奈何，他毅然离开萨乃奥五，到了希腊，打听公主和乌木马的下落，抱着不达到目的，誓不回头的决心。

他住宿在旅店中，看见一伙客商在一起促膝谈心，便靠近他们坐下，听见他们中有人说："伙伴们，我看见一桩稀奇古怪的事情了。"

"什么事？告诉我们吧。"其余的人问。

"我路过京城时，听到当地的人传出一件奇闻，是这样的：有一天，国王率领人马出去打猎消遣，在郊外树林丛生的地方，发

现一个相貌奇丑的老头子，身边带着一个非常标致漂亮的妙龄女郎和一匹形状灵活、结构精巧的乌木马。”

“国王怎么办呢？”

“国王吩咐随从擒住老头子，向女郎打听情况。老头欺骗国王，冒充是女郎的丈夫，可是女郎断然否认，说她不是他的妻室。国王命随从把老头子痛打一顿，然后监禁起来。至于那位女郎和那匹乌木马的下落，这我就不清楚了。”

听了商人的谈话，太子走到他面前，谦逊地和他交谈，向他打听国王的姓名和去京城的方向。他知道后，心情顿时开朗，感到欢欣快慰，胸中的忧郁，霎时烟消云散；当夜他安安逸逸地睡了一夜。

次日清晨，太子动身，踏上旅程，继续不停地跋涉，直赶到京城。可是他准备进城的时候，却被守城的士兵拦住，要带他进宫去，让国王询问他的籍贯、职业和到京城来的原因。这是希腊的习惯，对旅客必须经过审问、登记，才准在城中居留。那天太子赶到京城，为时太晚，国王已经退朝，无从办理居留手续。不得已，守城的士兵只好带他到监狱中，暂时看管一夜。由于他生得标致漂亮，容貌不凡，狱卒不忍心让他在监中受苦，照顾他跟他们一块儿坐在狱门外面，请他和他们一块儿吃喝。饭后大家坐在一起谈心，都围着他说长道短，问道：“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从波斯国来的。”

大家听了波斯国这个名称，都哈哈大笑，其中有人说：“小波斯人，关于波斯的传说，我听过许多，懂得不少波斯人的风俗习惯，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过比我们狱中那个老波斯人更荒唐无稽的了。”接着又有人说：“象他那样奇丑下流的人，我从来也没见过。”

“何以见得他荒唐无稽呢?”太子问。

“他是国王出猎时在郊外森林中发现而被擒回来的;他冒充哲人方士;当时他身边带着一个美丽的妙龄女郎和一匹无比精致的乌木马。那位美丽的姑娘被接进宫去,受到国王的宠爱,可惜她疯了,国王非常关心她,请医生替她医治,一心要医好她的疾病。那个老波斯人照他的说法如果真是哲人方士,那一定可以医治姑娘的疾病了。那匹乌木马现在还原样保存在国王的库藏中。这个监禁在狱中的波斯老头终日长吁短叹,伤心哭泣,尤其是夜深人静时,吵得我们不能安安静静地睡觉。”

听了狱卒的谈论,太子知道哲人失败悲哀的情况,突然心中产生了一个可以设法达到希望目的的念头。后来狱卒们预备睡觉,吩咐他进狱去暂宿一夜,接着便锁上狱门。太子去到狱中,听见那个哲人打着波斯语言叹道:“哟!该死的我,欺骗太子,抢夺姑娘,真是自作孽啊!我不肯放弃她,没有达到希望目的,这一切都怪我失算;因为我不自量力,一心追求不适于自身享受的事物,这才一败涂地。谁不自量力,妄自追求非分的事物,他一定会蹈我的复辙呢。”

听见哲人呻吟哭泣,太子在旁问道:“你要到什么时候才止住悲哀哭泣呢?你以为你的遭遇别人没有遭遇过吗?”听了太子的质问,哲人恍然有所领悟,认为他是患难知心,同病相怜;于是把自己的身世和所碰到的苦难对他尽情吐露,企图博得暂时的慰藉。

次日,守城的士兵到狱中去见太子,带他进宫谒见国王,报告昨天他到时已经散朝,无从求见的理由。国王听了问道:“你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叫哈勒者图,是波斯人,从事学术工作,精通医学,专门

替人医治各种疾病。因此我周游列国，观察各地风土人情，借以增进自己的知识学问。在我游历期间，赶上哪儿有害病的，便替病人治疗。我干的就是这个。”

听了太子的回答，国王感到十分高兴快乐，说道：“尊贵的医生啊！你来得真是时候，我们正需要你呢。”于是对他叙述女郎害病的情况，最后说道：“如果你能医好她的疯病，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愿安拉增加陛下的威望，我愿意尽力医治她的疾病。我恳求陛下告诉我：她几时害的疯病？她和哲人、马儿是怎样被发现的？”

国王从头到尾叙述当日发现他们的经过，最后说道：“那个哲人现在还关在监狱里呢。”

“他们带来的那匹马儿，陛下是怎么处置它的？”

“我把它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一座宫殿里。”

太子暗自想道：“既然如此，我打算先看看马儿，在行动之前，必须检查清楚；要是马儿安然没有发生意外，我要做的事，便可以一帆风顺地达到希望目的。万一它的构造受到损坏，我就得另想办法援救公主。”主意打定之后，他回头对国王说：“主上，刚才提到的那匹马儿，我打算先去看一看，也许能从它身上发现医疗疾病的征兆呢。”

“好的，欢迎你去察看。”国王满口应允，立刻起身，牵着太子的手去到藏马的宫中。太子四面观看一番，仔细检查，发现各部分的机件全都完整，毫无损坏，因而十分高兴快乐。他对国王说：“愿安拉增加陛下的威望！现在我该去看女郎，开始替她治病了。若是安拉意愿，希望我能借此一手医好她的疾病。”继而他建议国王注意保全马儿，然后随国王前往公主养病的地方。到

了室内，抬头一看，见她蓬头垢面，摇摇摆摆，癫癫狂狂地吵闹着，胡言乱语地叫嚣着。其实她不是真害病而是装疯，她这样做全是维护自身的一种策略。太子看了这种情形，对她说："没有关系，这是不碍事的。"于是温存耐心地和她谈话，安慰她，慢慢地让她认识他自己。公主认清了太子，过分喜欢，狂叫一声，晕了过去，昏迷不省人事。国王以为她所以狂叫，是因为害怕他的缘故，因此立刻退了出去。太子趁机把嘴凑到她的耳边，悄悄地说道："在目前这个紧急关头，你多多忍耐，好生保全我们的生命。这时候，我们应该抑制感情，耐心地想出办法来对付这个暴君，逃脱他的羁绊。我将要出去告诉他，说你是着了魔，向他保证医好你的疾病，并提出解掉你的镣铐作为医治条件。待他进来，你花言巧语地敷衍他，让他看到你的疾病在我治疗下已经有了起色；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达到希望和目的了。"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公主欣然应诺。

太子从容走出病室，喜笑颜开地对国王说："主上，凭着陛下的福气，我已经替她诊断医治过，刚着手就有成效，算是替陛下救活了一条生命。现在劳驾进去瞧瞧，好言安慰她，让她高兴快乐吧。从此陛下的目的已经达到，我祝贺陛下了。"

国王走进病室，公主一见便起身迎接，跪下去吻了地面。国王欢喜若狂，吩咐婢仆好生服侍她，陪她进澡堂沐浴、熏香，给她预备衣服、首饰。婢仆们遵循命令，大家前去祝福她侍候她，拿宫服和首饰给她穿戴起来，然后侍候她进澡堂沐浴、熏香，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满圆的月儿一般美丽可爱。之后，她被宫娥彩女簇拥着去到国王面前，跪下去祝福他。国王十分高兴快乐，对太子说："这全是你的功劳，上帝为你的医药而恩赏我们了！"

“主上，你如果要她完全恢复健康，旧病不再复发，还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呢。那就是请陛下统率文武百官和部队，带着那匹乌木马，一起去到那天陛下出猎碰到他们的地方，让我在那儿把妖魔收来斩掉，不准他再在人世间作祟，就可以保护女郎永久安全无恙了。”

“好极了，就这么办吧。”国王满口应允，随即下令军中，准备全体出发，并吩咐抬出乌木马，然后率领人马，开往郊外，去到捕获哲人的地方。太子指挥人马排队站在一旁，并指定乌木马和公主在一起，立于距国王和队伍隐约可见的地方。一切布置妥帖，便对国王说：“恳求陛下准我焚香，恭念咒语，把妖魔收禁起来，不让他再来缠扰女郎。我收了妖魔，跨上马儿，让女郎骑在后面，它便活跃起来，向前行进；待它行到御前，一切手续便算完结。”

国王十分信任太子，满心欢喜快乐，率领人马听他摆布，大家眼睁睁地等着看他收妖。太子趁机跨上乌木马，让公主骑在前面，用带紧束起来，然后伸手开动升腾的枢纽，马儿便升腾起来，越飞越高，扬长遁去。国王和部下等了半天，始终不见他飞回，这才大失所望，懊悔不迭，垂头丧气地带领人马回城，悄然躲在宫中，痛定思痛，越想越懊恼。宰相和朝臣们知道国王因为姑娘被劫而忧愁苦恼，大家约着进宫，竭力安慰劝解，说道：“那个抢夺姑娘的家伙，原来是个大魔法师。赞美上帝，他保佑主上摆脱了魔法师的阴谋和危害。”

太子救了公主，驾着乌木马，洋洋得意，开足马力，继续不停地赶路，一直飞回波斯，降落在自己预备的那座宫殿里。他安全地让公主住定，这才进宫，谒见父王母后，祝福一番，然后报告救回公主的消息和经过。国王和王后十分欢喜快乐，吩咐办理筵

席，替太子和公主举行婚礼，欢宴宾客和庶民，整整热闹欢庆了一个月。

国王爱子心切，为了避免发生其他意外，毁了乌木马，断绝后患。新婚之后，太子的希望目的既已达到，十分欢喜快乐，即时预备厚礼并致书萨乃奥五国王，报告他和公主结婚和彼此健康的消息。使臣星夜赶到萨乃奥五，呈上书信和礼物。国王读了书信，知道公主安然无恙，感到高兴快乐，优待使臣，并预备珍贵礼物，托使臣回送太子。

使臣带着礼物回到波斯，报告经过，呈上礼物；太子听了大喜。从此波斯与萨乃奥五两国之间书信礼物往来频繁，每年必有报聘，邦交日益亲善。后来波斯国王驾崩，太子登极为王，继承老王遗教，秉公正直，锐意兴革，国泰民安，与民同乐，过着升平日子，直至白发千古。

艾奈斯和王丽都的故事

古代有个非常有权威的国王，他的宰相叫伊补拉欣，向来博得国王的信任看重。宰相的女儿王丽都·斐勒·艾咯玛米，生得窈窕美丽，活泼伶俐，而且聪明过人，爱读诗书。因为她知书识礼，文雅稳重，博得国王的赏识器重，常被邀到宫中陪国王、王后和公主们一块儿吃喝、游玩。

按照传统的习惯，国王每年都召集部下和庶民在一起作球艺比赛。比赛那天，人们从各地赶来看热闹，越集越多，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宰相的女儿王丽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也坐在窗前看热闹。正当选手们比赛得精彩热闹的时候，她发现一个出类拔萃的青年军官，满面笑容，长臂阔肩，英气勃勃，非常标致漂亮，因此她一见倾心，偷偷地看他几眼，忍不住对她的保姆说："军中那个出众的漂亮青年叫什么名字？"

"哟！小姐，他们全都生得漂亮，你说的到底是谁？"

"等一会我指给你看吧。"

王丽都拿起一个苹果一抛，落在那个青年身上。他抬头一看，见宰相的女儿坐在窗前，好象夜空中的月儿那么美丽可爱；因此也一见锺情，顿时感到心神不定，六神无主。

比赛结束后，王丽都念念不忘，向保姆打听那个青年的消息，问道："我指给你看的那个青年，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艾奈斯·伍珠德。”

王丽都听了保姆的回答，摇摇头，长吁短叹几声，心有所感，执笔写了一首抒情诗，很珍惜地用绣花丝帕包起来，放在枕下。她的这种反常举止叫保姆发觉了，因此她就陪她谈天，安慰她，催她早睡。保姆待她睡熟，悄悄地偷出枕下的诗一看，知道她爱上艾奈斯，有意做他的妻室。之后，她仍然把诗放在枕下，待她一觉醒来，这才好言劝慰她，说道：“小姐，我疼你、爱你，因此我要劝告你：你要知道，有心事不吐露出来，这会使人忧郁成疾的呢。坦坦白白地把心事说出来，这算不了什么，不会惹人非议、责备的。”

“亲爱的妈妈，我害着心病，这是无药可治的。”

“凭着安拉的旨意，我替你医治好了。”

听了保姆体贴入微的温存劝慰，王丽都感到无限的快慰，可是她仍然忸忸怩怩，不肯吐露真情实话。她怀着听其自然，静观后果的念头，暗自想道：“这桩秘密事，谁都不知道；对于这个老妇人，非经过考验，我是不能轻易告诉她的。”

后来老保姆对她说：“小姐，我在梦中好象听见有人对我说：‘你们小姐看中了艾奈斯·伍珠德，有意和他匹配成夫妻；这桩事情，你应当深思熟虑，努力奔走斡旋，从中鼎力协助，促成她的心愿，并且须要好生保守秘密，这你就功德无量了。’喂！小姐，我不嫌冒昧，把梦中的见闻告诉你了；该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吧。”

听了保姆的话，王丽都取出藏在枕下的诗，递给保姆，嘱咐道：“这封信你送去交给艾奈斯·伍珠德，并打他那儿捎个回信来。”

保姆收下信，带到艾奈斯家中，吻他的手，极其能事地颂扬

一番，然后递上书信。艾奈斯接过去一看，知道里面的寓意，喜不自胜，立刻在原信背面，热情地恳挚地写上几行回信，折叠起来，交给保姆，说道："有劳伯母捎给你们小姐，希望你好生安慰她。"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保姆回答着，匆匆回到相府，交给小姐。王丽都接过去吻一吻，放在头上顶一顶，这才打开阅读。她知道里面的意思，随即在下端写了回话，折叠起来，交给保姆，教她前去送信。保姆带着信离开王丽都的闺房，预备前去送信，可是刚到大门口，碰到巡哨的问道："你上哪儿去？"

"上澡堂沐浴去。"她心中有事，猛吃一惊，过分地慌张、恐惧，无意间竟把小姐的情书遗失在门口。刚好有个当差的打门前经过，捡起那封情书，带到宰相面前，说道："报告相爷，我打门前经过，看见这张字纸落在地上，被我捡起来了。"宰相接过去打开一看，知道里面的意思，仔细斟酌，看出是王丽都的笔迹，气得痛哭流涕，胡须都被眼泪流湿了，于是赶忙去见夫人。夫人见他伤心流泪，问道："老爷，你为何伤心哭泣？"

"这儿有一封信，你拿去看去。"

宰相的夫人看了信，知道是女儿王丽都和艾奈斯两人之间往来的情书，当时气得几乎哭出声来，可是她竭力抑制感情，忍住眼泪，对宰相说："老爷，哭也无用，关于这种败坏门风的丑事，我们只好含垢忍辱，把它隐藏起来，免得遭人耻笑。"于是她温存地安慰宰相，减轻他的忧愁苦闷。

听了夫人的劝慰，宰相平静下来，说道："我替我们的女儿担忧着呢。莫非你不知道，艾奈斯在国王面前是受宠得势的红人。这桩事情我所以觉得害怕，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从我自身这方面说，她是我的女儿；第二，从国王那方面说，艾奈斯是他看重

的亲信；因此，这桩事可能扩大，演出不测的祸事，那怎么得了！你说吧，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老爷暂且忍耐一会，让我祷告一番再说。”

宰相夫人埋头祈求、祷告之后，对宰相说：“在枯诺兹海中有个叫瑟克辽的孤岛；上那儿去的路程极为险阻，必须经过艰难困苦，才能去到岛上。还不如把女儿送到岛上去躲避。”

宰相同意夫人的想法，决心在岛上建筑一幢坚固结实的屋子，预备丰富的粮食和使唤的婢仆，作为女儿避难的处所，让她在岛上过清静的快乐生活。主意打定之后，他迅速招集工程师、木匠和泥水匠，送到瑟克辽岛上，破土动工，建成了一幢无比坚固美观的山庄。建筑落成之后，宰相准备行李、盘缠，吩咐女儿连夜出发。王丽都走出闺房，望着杂乱的行李，忍不住伤心哭泣。她仓卒间不能和艾奈斯见面，但又必须让他知道自己的遭遇，便匆匆在大门上写道：

屋子呀！
指安拉起誓，
待明日清晨，
爱人到此暗示着向我致意的时候，
劳你把馨香、无上的敬意转寄一寄；
因为他们鬼鬼祟祟，
逼我仓卒成行，
不知今夜将投宿何地。
从今后，
天涯海角，
不知将流落到什么地域。

黑夜里，
林中栖息的鸟儿
引颈长啼，
向我洒下同情的眼泪。
时代的口舌
也忍不住呻吟、叹息，
说道："惨矣！
　　一对情侣，
　　生离死别。"
当初每见离散之杯被斟满、
时日任意摧残我们的时候，
我能吞声忍气、
卑躬屈节地和它周旋；
可是今日已到最后关头，
已矣！
往事不堪回首，
我怎么能把你忘记？

宰相吩咐护送的人，教他们把小姐和伺候她的婢仆们送往岛上，好生安置在新建的山庄里，然后从速回来报告；登陆后，必须把船只全都捣毁，避免发生后患。护送的人唯命是从，趁黑夜里起程，护送小姐成行。他们整天整夜跋涉，经过阳关大道、平原、漠野，也绕遍了崎岖的羊肠小径，最后来到枯诺兹海滨，张起帐篷供小姐和侍从休息，并迅速准备一只大船。一切预备妥帖，这才遵照宰相的命令，伺候小姐和随从上船，小心翼翼地渡海去到瑟克辽岛上，把他们安置在新建的山庄里，然后返棹归岸，捣

毁船只。

艾奈斯清晨从梦中醒来，盥洗晨祷后，骑马径往王宫，照例打相府门前经过，找机会暗中向王丽都表示对她的热爱和敬意；可是他刚到门前，一眼看见门上的诗，受了莫大刺激，突然觉得天昏地暗，整个身心似乎都不存在。继而他慢慢恢复神志，勒转马头，返回家去；从此一种无名的烦恼和不安缠绕着他，郁结苦闷，整日惴惴不安，无从抑制情绪，直到黑夜降临，他还是缄默不语，始终不肯吐露真情。他黯然走出家门，漫无目的地去到郊外，继续不停地整整摸索、跋涉了一夜。次日天明，他仍然向前迈进，在如火的太阳光下，山岳都被晒得快要燃烧起来；他感到十分饥渴，已经到了日暮途穷，无法可想，快就失去性命的时候，忽然发现前面有树林，树下的沟渠中流着清水。他急忙奔过去，坐在树荫下乘凉，喝水解渴；可是他饥渴过度，觉得淡而无味，毫不济事。当时他筋疲力竭，形容枯槁憔悴，面无人色，一双脚走得又肿又痛，眼望前途茫茫，忍不住惨然落下伤心的眼泪。

他伤心哭泣一阵，别无办法，最后还是勉为其难地挣扎着向前，一个人孤单单地在原野中跋涉。他一路上冒着生命的危险，每遇毒蛇猛兽当道，便沉着应付，竭力回避，真是虎口余生，历尽千辛万苦，才穿过荆棘丛生的危险地带，越过高山，去到一处一望无际的漠野。他无意间发现沙漠上留下的足迹，知道那是护送王丽都出走的人们遗留下来的脚印，于是精神抖擞，怀着缥缈的希冀，不顾一切地向前迈进。他继续跋涉了几昼夜，终于来到波涛汹涌的海滨，一看沙上的脚印没了，知道王丽都已乘船破浪而去，从此心头上的一线希望也就消灭，只好呆呆地望洋兴叹，吟道：

前途迢迢，

我已受不了煎熬。

他们乘风破浪去了，

教我如何前去追找？

眼泪不断地淌流，

浸蚀了我的眼睛；

忍耐的兵马一败涂地，

在后面落荒逃去。

艾奈斯吟罢，痛哭流涕，悲伤过度，一时晕厥，倒在海滨，昏迷不省人事。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苏醒过来，抬头左右观看，不见一个人影，一时心惊胆颤，怕遭野兽袭击，不得已爬到山巅去躲避。正当他徘徊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听见空谷人声，侧耳静听，知道是个虔心诚意的信徒，离开尘世，躲在山洞中，避世修行。他三次敲门，隐士都闭而不纳，因而他伤心哭泣，吟道：

灾难斲丧了我青春的心灵，

一昼夜使我变成了白头。

该怎么样我才能摆脱忧愁、疲备，

一帆风顺地达到希望、目的？

这是大难临头的日期，

我去到她的屋前，

看见门上留下的字迹。

我悲哀、哭泣，

用泪水灌溉大地，

把忧愁、苦闷牢牢地埋藏在心头，

不向路人和亲戚吐露半点真情。

他刚吟罢，山洞之门豁然洞开，传出赞叹之声；他钻进去，向隐士问好。隐士回答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艾奈斯·伍珠德。"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艾奈斯把自己的身世和前后的遭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隐士听了，洒下同情的眼泪，说道："艾奈斯，告诉你吧：我在这儿避世修行已经二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影。可是昨天突然听得哭泣之声，我赶忙朝着声音所在的方向观看，发现人群张篷住在海滨，正在装备一只大船；人们陆续上船，划着径向海中驶去；之后，有几个同去的人划着那只大船回来，捣毁大船，然后扬长而去。那些乘船去了不曾回来的人，我想恐怕就是你所要寻找的对象。如此说来，艾奈斯呀！你的忧愁、苦恼可就大了！"隐士说着走到他面前，拥抱他，两人同声痛哭，哭声震动山岳，越哭越伤心，最后声嘶力竭，双双地晕倒，昏迷不省人事。过了好一阵，才慢慢苏醒过来，在荒山空谷中，两人相对失声，彼此指天为誓，愿结为知心朋友。隐士安慰他，说道："你别忧愁，今夜里我虔心诚意地替你祈祷，恳求安拉救援你，在暗中帮助你，使你达到希望目的。"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

王丽都被护送的人送上孤岛，安置在新建的山庄里。她举目望着山色和别致的建筑，忍不住伤心哭泣，自言自语地叹道："指安拉起誓，这是最理想不过的好地方，只是缺少爱人的形影，这是美中不足的遗憾呢。"后来她发现岛上有各种鸣禽，便吩咐随从结网捕了几只善于歌唱的美丽小鸟关于笼中，养在山庄里，

听它们歌唱，借此消愁解闷，聊以自悦。可是每当黑夜降临，万籁俱寂的时候，她便感觉悲哀、苦恼，吟道：

我心里烧起熊熊的火焰，
烈焰灼伤我的肝肺。
分别之日不能向他告别，
我衷心感到忧愁懊悔。
只要他知道我的遭遇，
我就甘心忍受命运的规定。
良宵啊！
求你向我的爱人致意，
证明我和你在一起不曾安眠。

艾奈斯在荒山空谷中和隐士结识，彼此情投意合，很是亲密。有一天隐士对他说：“你到谷中去，收些枣树皮带来给我。”他听从吩咐，果然去到谷中，收集许多枣树皮，带往山洞中。隐士拿起枣树皮，一面搓一面编织，做成一只浮筏，然后对他说：“去吧，谷中有的是葫芦，现在已经干了。你去采集一些系在这个枣皮筏上，把它扔在海中，乘着前去寻找你的爱人。这样也许你会达到希望目的。人不冒险，不吃苦头，那是不容易成功的。”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他回答着，向隐士告辞，预备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临行隐士替他祈祷，祝他成功。于是他一直去到谷中，采集葫芦，系在枣筏上，带往海滨，扔在水里，跃身乘上浮筏，接着一阵海风掠过，浮筏如飞地被吹到海中，在波浪中起伏荡漾。经过三天的漂流生活，看见许多奇怪景物，经历无数风浪危险，最后他终于被命运驱使，到了瑟克辽孤岛上。当时他头晕

眼花，疲惫不堪，饥渴得要命。幸亏那儿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果树成林。他采果子充饥，喝泉水解渴，休息一会，慢慢恢复精神，便起身向前走动。蓦然他发现远方出现一片白色，迎着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幢坚固结实的建筑，大门紧闭着，毫无声响。没办法，他走投无路，只得在门前坐下。到了第三天，大门忽然洞开，屋里出来一个仆人，见艾奈斯坐在门前，问道："你打哪儿来？是谁带你上这儿来的？"

"我是打艾斯摆汉来的。我原是携带货物航海旅行，从事做生意买卖的；可是中途遇险，落在海中，被风浪吹打到这儿来了。"

仆人流下同情的眼泪，搂着他说道："安拉延长你的寿命了，我可爱的人呀！提起艾斯摆汉，它是我的家乡呀，我的父母还在那儿呢！只是我幼年时代，当地的一个大族战胜我们，把我当作他们的俘虏，被卖为奴隶，直到今天，依然故我，过着牛马生活。"他说罢，问候他，祝福他，并领他走进大门。

艾奈斯去到院落中，举目看见一个大池，周围岸上长着茂密的树木，枝头挂着金质银门的雀笼，笼中的鸣鸟清脆地歌唱着。他走到第一个雀笼面前仔细看了看，见里面关着一只金丝雀，正抬高嗓子，越唱越起劲。他心有所感，说道："慈祥的小鸟哟！"接着便晕倒，昏迷不省人事。之后他慢慢苏醒过来，忍不住伤心哭泣，自言自语地叹道："慷慨多情的金丝雀呀！你唱得这么清脆、响亮，象我这样的人难道也蒙你错看吗？我的情况只有唯一的主宰清楚明白，你去向他打听吧。从今以后，纵然粉身碎骨，我也是不能忘记她的。"

艾奈斯怀着满腔情愁，慢步走到第二个雀笼面前，见里面关着一只唱鸽，正抖擞精神，引颈长鸣，好象十分喜欢他的样子。他

触景伤情，说道：“我永久感谢你的盛情。”说着忍不住痛哭流涕，自言自语地叹道：“你这只活泼的唱鸽，这样兴高采烈地欢迎我；可是你不知道我胸中正燃烧着烈火，血泪象山洪般不断地从腮上流过；然而悲欢离合是人生避免不了的灾祸，我应当逆来顺受，静候安拉的安排，等候着和爱人团圆聚首。那时候，我要拿自己的金钱赒济穷苦黎民，我要开笼放鸟，让它们尽情地自由地飞翔，并把我自己心头的遗恨扫除净尽，痛痛快快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

他叹息着慢步走到第三第四个雀笼面前，听了笼中的夜莺和画眉的婉转、哀艳的歌唱，心有所感，留下深刻的印象，想着失踪的爱人，伤心的眼泪不断地从腮上流下，苦闷到极点，已经不能抑制自己。他回头望着同乡问道：“这所房子是干什么用的？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谁建筑的？”

“这所房子是宰相伊补拉欣给他的千金小姐王丽都建筑的；为了保护小姐不遭天灾人祸，所以让她和侍从住在这儿。我们奉宰相的命令，每年等大陆上送生活必需的物品来时，才准开门一次。”

艾奈斯听了同乡的叙述，暗自想道：“目的已经达到了，可还需要一段长时间才能和她见面呢。”

王丽都被禁锢在孤岛的山庄里，虽然婢仆成群，住着高楼大厦，可是起居饮食却很不安定，惴惴不安。她走遍整座宫室，无隙可乘，没有逃走的地方，气得眼泪直流。后来她拿几件衣服连结起来，去到屋顶上，一端系在雉堞上，一端垂向屋外，冒险顺着滑了下去，逃出牢笼。当时她身上穿着华丽的丝绸细软，头上戴着珍贵的珍珠、宝贝首饰，不顾一切地在荒岛上跋涉，一直走到海滨，见一个渔翁驾着小船在海中打鱼；后来小船被海风吹到岸

边，渔翁抬头见她站在岸上，大吃一惊，划着小船逃跑。她边打手势，边喊道："渔父，你别害怕，我是人哪！请你慈悲为怀，发善心救救我吧！我是为了爱情才流离失散，落得无家可归的啊。"

听了王丽都苦苦哀求，渔翁心有所感，洒下同情的眼泪，触景伤情，蓦然忆起自己童年的遭遇，长叹两声，毅然撑船拢岸，说道："上船来吧！要上哪儿我送你去好了。"

王丽都急急忙忙上得船去，渔翁划着向前航行。一会儿大风突起，推着小船破浪前进；渔翁茫然不知该向何方航行，因而索性顺着风向，任船自由漂流。小船在大风中如飞地破浪前进，经过三天的航行，最后来到一座近海的城市附近，预备在那儿靠岸登陆。

那座城市原来是一个王国的京城，国王叫丹尔巴斯，权势很大。当时国王和太子在宫中，正向临海的窗户眺望海景，偶然看见那只小船，仔细一看，发现里面坐着一个月儿般美丽的女郎，耳上垂着风信子石的耳环，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一看就知道是王侯的千金小姐。于是他赶忙离开宫殿，走出后门，见小船靠在岸边，渔翁忙着系缆，女郎却酣睡在船中。他走过去唤醒她，问道："你打哪儿来？你是谁的女儿？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是伊补拉欣的女儿，"王丽都哭哭啼啼地说，"家父是国王沙敏虎的宰相。我上这儿来的原因稀奇古怪着哪。"于是她把自己的遭遇从头到尾，原原本本，毫不掩饰，全都告诉了国王。她说罢伤心哭泣。国王听了，心有所感，发生同情、怜悯心肠，说道："你可以达到希望目的了，从此不必忧愁顾虑了，我一定帮助你，你要上哪儿我一定送你去。我准备打发使臣把金银、麝香、绸缎送去献给国王沙敏虎，并写信和他联络，敦睦邦交，促成你

的婚姻大事。今日我竭力帮助别人，只希望将来我能事事顺利罢了。”他说罢，立刻宣宰相上殿，给他许多金银礼物，叫他带去送给国王沙敏虎，嘱咐道：“此去必须把国王御前一个叫艾奈斯的军官带来，并禀告国王，我有心和他结秦晋之好，愿将公主匹配给他的随从艾奈斯为妻室，希望打发他和你前来缔结婚约。”于是他执笔修书，说明他的希望目的，交给宰相，再三吩咐道：“此去要是不把艾奈斯带来，我是要罢免你的职位的呢。”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宰相唯命是遵，满口应诺，匆匆起程，诚惶诚恐地兼程赶到国王沙敏虎御前，向他致意，呈上国王的书信和礼物。国王读了信，见里面提到艾奈斯，忍不住痛哭流涕，对使臣说：“艾奈斯·伍珠德在哪儿？从他走后我们就不知他的去向。你如果能把他带来，我照你带来的礼物加倍赏赐你。”他说罢，长吁短叹，伤心饮泣；继而又对使臣说：“请你回去禀告贵国王，艾奈斯出走一年多了，我不知他的去向，始终没有听到他的信息。”

“主上，我奉命前来迎接艾奈斯，临行敝国王一再嘱咐：‘此去要不把人带来，我要罢免你的职位，你也别回来见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敢空着手去见敝国王呢？”

“你带领人马陪使臣到各地方去寻找艾奈斯吧。”国王吩咐他的宰相伊补拉欣。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宰相伊补拉欣遵从国王的命令，带领人马，陪国王丹尔巴斯的宰相起程周游各地，寻找艾奈斯。他们每经过一个村庄或到一个城镇，便认真访察，问当地的人：“可有一个叫艾奈斯·伍珠德的打你们这儿经过？他的形貌如此这般……”人家总是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了完成使命，不辞跋涉辛苦，从乡村到城镇，从城镇经过平原、漠野，一直去到海

滨，然后乘船渡海，去到瑟克辽孤岛上。国王丹尔巴斯的宰相问道：“怎么把这个孤岛叫瑟克辽① 呢？”

“据说古代有个女神，从老远的中国迁居于此，和人类结了婚，在孤岛上过了很长的时间，生下几个子女。当时每当船只从此经过，商旅总是听到孩子的哭啼声，宛如丧子的妇人在哀泣，人们便问：‘这儿有丧子之妇吗？’因此这个孤岛便得了瑟克辽的名称。”

宰相伊补拉欣的话，引起使臣的惊诧。于是他们登陆，一直去到宰相伊补拉欣给他的女儿王丽都建筑的那幢山庄面前敲门。仆人开门，见是宰相，赶忙吻他的手，迎接进去。去到院里，宰相见穷酸的艾奈斯混在仆人队中，问道：“这个人是打哪儿来的？”“他原是个生意人，”仆人们回答，“可是在海中遇险，财货全部淹没，只剩一条生命，因此我们才把他救到这儿来的。”

宰相伊补拉欣撇下艾奈斯，匆匆去到室内，却不见王丽都的踪影，忙向婢女打听。婢女们回道：“小姐跟我们在一起住了不久，往后就无影无踪地不见了；她怎么走的，我们也不知道。”宰相听了，眼泪簌簌地从腮上流下，自言自语地说道：“但愿我知道我的心肝到哪儿去了！这样的一幢屋子，鸟语花香，陈设富丽堂皇，铺垫都是丝绸细软，而且门墙很高，可是它的主人哪儿去了呢！”他叹息着伤心哭泣，说道：“命运注定了，这是无法避免的。”于是他顺便走到屋顶的平台上，发现几件巴尔勒拌克衣服结在一起，系在雉堞上，直垂到墙外。他眼看着这种情景，知道女儿从这里溜走了；象迷途的狂恋者，不顾一切地扬长去了。他转着眼珠仔细端详，见那里栖息着一只乌鸦和一只猫头鹰，认为

① “瑟克辽”：丧子之妇。

是倒霉的兆头，忍不住伤心流泪，吟道：

我来到爱女的屋子里，
希望借此泼灭心中忧愁、苦闷的火焰。
可是屋中不见我的爱女，
却迎头碰上倒霉的乌鸦和猫头鹰，
并听到时代的口舌宣布说：
“你太残忍，
须在泪泉、烈焰中，
苦恼地度此残生。”

他吟罢，垂头丧气地走下平台，吩咐仆人分头去山中寻找小姐。仆人们遵循命令，四面八方，找遍整个孤岛，始终不见她的踪影。

艾奈斯听了王丽都失踪的消息，大失所望，气得糊里糊涂，昏迷不省人事，一病不起，气息奄奄，情况异常凄惨。人们都认为他神经失常，已经不可救药，非常可怜、同情他的遭遇。当时宰相伊补拉欣因女儿失踪感到悲观、失望，垂头丧气，一筹莫展，痛苦到极顶。同时国王丹尔巴斯的宰相经过跋山涉水，不曾找到艾奈斯·伍珠德，也心灰意懒。他虽然达不到目的，销不了差事，可是不愿再消耗精力，牺牲时日，决心收拾回国。他向宰相伊补拉欣告辞，说道：“我存心行个阴功，打算带走这个无依无靠的可怜青年，替他治病。他的家乡艾斯白汉距我国不远，待他的病痊愈，我就打发他回家去。我做这桩好事，也许安拉能救援我，使我获得敝国王的饶恕。”

“好的，你打算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宰相伊补拉欣欣然同意。于是国王丹尔巴斯的宰相带着昏迷不省人事的艾奈斯同宰

相伊补拉欣分手，回国去了。

他们离开瑟克辽孤岛，行了三天之后，艾奈斯慢慢苏醒过来，睁眼问道："我在什么地方呀？""你现在和国王丹尔巴斯的宰相在一起呢。"随从回答着赶忙把他苏醒的情况报告宰相。宰相吩咐拿糕和蔷薇水给他吃喝，嘱咐好生伺候、安慰他，并催促人马继续跋涉，兼程行进，直赶到京城附近。消息传到宫中，国王打发差人送信给宰相，对他说："如果没有找到艾奈斯·伍珠德，就别进城见我。"宰相得到国王的信，如闻霹雳，顿觉进退两难。当时他并不知道王丽都在皇宫里，也不知道派他寻找艾奈斯的原因，也不知道国王为什么要结那头亲事，更不知道身边的那个青年就是艾奈斯。同样，艾奈斯也不知道他们要带他上什么地方去，不知道宰相是国王丹尔巴斯派来寻找他的使臣。正当徘徊歧途，进退两难的时候，宰相见艾奈斯苏醒过来，神志清爽，便和他闲谈起来，说道："此次我奉命出差，没有完成任务；国王听说我回国，派人送来命令，如果没有完成任务，不准我进城去见他。"

"国王派你什么任务？"

宰相把情况从头到尾叙述一遍。艾奈斯听了，说道："既然如此，相爷不必顾虑，请带我去见国王，我保证替你找到艾奈斯·伍珠德。"

"这是真的？"宰相欢喜若狂。

"是真的。"

宰相跨马，昂然进城，带艾奈斯去到宫中，谒见国王。国王问道："艾奈斯·伍珠德在哪儿？"

"启禀主上，我知道艾奈斯·伍珠德居住的地方。"艾奈斯说。

"他在什么地方？"国王走到艾奈斯面前。

"离此很近；陛下为什么要找他？告诉我吧，我马上去唤他来。"

"好极了！不过此事需要保密。"于是斥退左右，带他去到后宫，把故事从头对他叙述一遍。艾奈斯听完之后，说道："给我一套华丽的衣服穿起来吧，我马上去找艾奈斯。"国王果然给他拿来一套华丽衣服。艾奈斯穿戴起来，说道："我就是艾奈斯·伍珠德。"随即吟道：

背地里提说爱人的消息，
给我带来慰藉，
驱散我们之间的距离、沉寂。
我仅有一双盈盈泪眼，
流下来的眼泪，
清洗了我的忧心。
由于别恨离愁，
致使我身体瘦损，
形容憔悴。
我纵然哭坏了眼皮，
也无法制止血泪奔流。
我束手无策，
颠沛迷离，
满腔绝望、忧郁，
历尽千辛万苦，
遭尽人间艰危。
头发白了，
心血干了，

一直打不通穷途颠危。
他们存心隔离我们，
可是他们的企图却反而替我们打开聚首的门路。
谁知道别离之后，
时日又教我们重相会，
而且把执行过的判决书卷起，
用快慰驱除我心版上的忧愁顾虑！

艾奈斯吟罢，国王欣然说道："指安拉起誓，你们是一对真诚的情人，象空中灿烂的两颗明星；你们的遭遇也是最离奇古怪的。"于是他开诚布公，从头对他叙述王丽都的际遇。艾奈斯听了，问道："主上，王丽都在哪儿？"

"她就在我宫里。"国王回答着，吩咐邀请法官和证人，替他俩缔结婚约。他十分尊重他们，当上宾招待，同时派使臣报聘国王沙敏虎，告诉他艾奈斯和王丽都邂逅相遇和缔结婚约的消息。国王沙敏虎听了，十分欢喜，立刻回书，希望他们回国在他宫里举行婚礼，并预备了驼、马，打发使臣前来迎接。

国王丹尔巴斯读了国王沙敏虎的回信，赏艾奈斯和王丽都许多钱财衣物，并派一队人马沿途护送。他们到了京城，人们都出来看热闹，车水马龙，轰动一时，十分热闹。国王宫中设下丰盛的筵席，大宴宾客，并召集国中有名的艺人，弹唱、歌舞，整整热闹了七天。在七天的欢庆期间，国王每天都赏赐庶民衣服，招待饮食，与民同乐。在欢呼庆祝声中，艾奈斯和王丽都欢喜快乐得热泪盈眶。王丽都心有所感，吟道：

快乐骤然降临，
驱散苦难、忧愁，

让我们聚首谈心，
教嫉妒者苦恼、忧郁。
相会的和风吹散满天瘴气、乌云，
复活了我们的身体，
滋养了我们的心灵。
人们脸上闪出同情、愉快的表情，
内心里还奏着报喜的乐曲。
别以为我们因忧虑而哭泣，
只为快慰之极而感激涕零。
数不尽的恐怖我们亲眼看见，
说不完的苦楚我们亲身经历。
我们忍苦耐劳，
尝尽蹂躏、侮蔑，
可到了最后关头，
一刹那的见面、欢欣，
教我忘记种种厉害的恐怖、忧愁。

王丽都吟罢，艾奈斯和道：

幸福给我们树起大旗，
让我们畅饮快乐清亮之杯。
我们团圆聚首，
互道别后相思、离愁，
回忆失眠之夜的滋味。
愿今后忘记过去的一切，
尽情享受现在和将来的欢欣。

艾奈斯和王丽都吟罢，当宾客的面，衷心感谢国王沙敏虎，并把国王丹尔巴斯赏赐的钱财衣物分送给庶民，然后告辞，回到自己家中。从此一对青年恩爱夫妻，相敬如宾，过着快乐舒适的幸福生活，直至白发千古。

脚夫和巴格达三个女人的故事

古代巴格达城里住着一个孤苦伶仃的脚夫。有一天他去到市场中，坐在路旁，靠着篮子等生意。不觉之间，发现一个头戴卯隋里丝面纱、身着细纱衫、腰结飘带、脚穿绣花鞋的妙龄女郎，姗姗来到他面前，看他一眼，用甜蜜、清脆的音调说道："带着篮子跟我来吧。"

脚夫一听女郎吩咐，即刻带着篮子就走，嘴里嚷道："幸运的日子啊！"于是一直随女郎去到一家商店门前。她敲门，出来一个基督教徒。她向他买了一枚金币的橄榄，放在篮子里，吩咐脚夫："带着跟我来吧。"这时脚夫自言自语地说道："今天是吉利、幸福的日子哪！"于是把篮子顶在头上，边走边唠叨着，一直去到一家水果店。女郎买了叙利亚苹果、土耳其榅桲、阿曼梅子、哈勒白素馨花、大马士革睡莲、伊格拉密胡瓜、埃及柠檬、撒尔他尼橙子，此外还买了桃金娘、指甲花、甘菊、白头翁、紫罗兰、石榴和蔷薇等花果，一齐放在篮子里，吩咐脚夫："带着走吧。"脚夫顶着篮子随她走到一家肉店。女郎对屠户说："给我割十磅肉吧。"屠户照她的吩咐割了十磅肉递给她；她兑了钱，把肉包在芭蕉叶中，放在篮里，吩咐脚夫："带着走吧，脚夫。"

脚夫顶着篮子，随她走到干果铺；她买了阿月浑子仁、葡萄干、杏仁，然后吩咐脚夫："带着跟我来吧。"脚夫顶着篮子，随她走到糕饼铺。她买了一大盘各种各样的甜食，放在篮子里，吩咐

脚夫带着走。这时脚夫对她说："要是事前你说一声，我一定会牵匹小毛驴来替你驮这些东西哩。"女郎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别噜嗦！快走吧。若是安拉意愿，你的脚钱是预备好了的，一文也不短少。"于是脚夫跟她去到香水店；她买了玫瑰、睡莲、垂柳等十种香花制成的香水，并买了用麝香、乳香、沉香、龙涎香精制的装在喷瓶中的香水精，以及亚历山大的蜡烛等物，放在篮子里，吩咐脚夫："带着跟我来吧。"

脚夫顶着篮子，跟女郎走到一所高大、整齐、美观的屋子门前，两扇大门是黑檀镶红金的。女郎站在门前，整一整面纱，然后轻轻地敲门。一会儿，随着敲门的声音，大门开处，出现一个慈祥、窈窕的女郎，说道："进来吧，虎实卡舍。快让这可怜的脚夫放下篮子吧。"

脚夫随虎实卡舍跨进大门，一块儿走进宽敞的屋里，一看，是一所构造结实、雕刻精致、陈设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里面拱廊、楼台、亭榭应有尽有，门窗上挂着帘幕，院落中的池塘里，水面上浮着小艇。大厅的上方摆着一张镶金玉、挂珠帐的杜松床，床上坐着一位笑容可掬、举止活泼大方的女郎，她似乎是天空闪闪发光的明星，正是：

她启齿微笑的时候，
象一串均匀的珠玉，
象一阵透明的冰雹，
也象芬芳的甘菊。
她的头发仿佛是漆黑的夜；
她的容颜竟然羞退了晨曦。

这位女主人下床来，慢步走到她的两位姊妹面前，站在大厅

中央，说道："你们怎么站着不动？赶快协助这个可怜的脚夫放下篮子吧。"于是虎实卡舍从前面，管门的女郎从后面，女主人从侧面，姊妹三人同心协力，帮助脚夫卸下篮子，并取出篮中之物，一件一件摆在适当的地方，然后给脚夫两个金币，说道："去你的吧，脚夫。"

脚夫望着三个女郎和那许多馨香扑鼻的花果以及各式各样丰盛的食物，感到万分羡慕、惊异，简直看呆了。这时候女主人问道："你怎么着？为什么不走？你好象嫌脚钱给少了？"于是回头看她的姊妹一眼，说道："再给他一枚金币好了。""我不是嫌脚钱少，公主，"脚夫说，"我的脚钱还不值两个银币呢；不过我心里有些想不通，为什么这里只是你们几位女流，却没有一个男性陪伴安慰你们？你们是知道的：一张桌子，必须有四条腿才能摆得起来；可是你们只有三个人呀！诗人说得好：

歌唱演奏的时候，
须有铙钹、琵琶、竖琴和笛子四种乐器；
如同配香的时候，
免不了玫瑰、桃金娘、丁香、百合四类花卉；
如此良夜，
要是没有醇酒、鲜花、歌唱和园地，
那就不能称为齐备。

现在你们只有三个人，这还需要一个聪明、活泼、智慧而能保守秘密的男性陪伴你们呢。"

听了脚夫的一席话，她们感到惊异，望着脚夫笑了一阵，然后说："谁替我们去找这样的人呢？我们不敢把秘密告诉不守信用的人呀。诗人艾博·努瓦士说得好：'把自己的秘密泄露出去

的人，应该受到烙印的惩罚。’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脚夫道：“指你们的生活起誓，我是个忠实、敏感、知书、识礼的人，举凡历史书、诗文，无不知晓。正是：

人间只有忠信的人，
能够保守秘密。
秘密在我心房里，
好象禁锢在屋子中；
屋门不但加上锁，
贴上封皮，
而且门锁的钥匙已经丢失了。”

女郎们听了脚夫朗诵的诗，看了他的举止，说道：“我们不能留你和我们一块儿起坐，除非你接受一个条件：这就是你必须有礼貌，言语行动要庄重严肃，不随便探听与你无关的事情，否则，我们不但要驱逐你，而且要打你呢。”脚夫道：“我用自己的头颅和眼睛向你们保证，甘愿接受这个条件，你们瞧，现在我是等于没有舌头的人了。”

虎实卡舍站了起来，系上围腰，清洗酒罐，澄清醇酒，备办殽馔和蔬菜以及各种必需的食品，满满地摆了一桌，然后请她的姊妹和脚夫围桌坐下。于是她自斟自饮，喝了第三杯，这才开始斟给她的两个姊妹，最后斟给脚夫，说道：“敬你这杯，你痛痛快快地喝吧，这是可以医治疾病的。”脚夫端起酒杯，谢谢她，一饮而尽，吟道：

一

要陪随身世清白、品德高尚的兄弟们，

你才可以痛饮几杯；
因为酒味正象空气，
风刮起来的时候，
经过鲜花，
它带来香甜的气味；
掠过粪堆时，
难免要染上恶臭。

二

血液中的一点一滴，
都在禁饮之列，
喝它的人便是作恶、不义；
只有葡萄的血呀，
它是例外了；
饮它不算是犯禁。

虎实卡舍斟满一杯递给管门的女郎；她谢谢，接过去饮了。继而她斟给女主人，最后斟给脚夫。脚夫谢谢，端起来，边饮边吟道：

拿来吧，
指安拉起誓，
满满地斟给我一杯；
因为这是生命的泉源，
请尽情地灌我几杯。

继而他站起来，走到主人面前，吟道：

你奴婢中的一人，
站在门前侍候；
你的慷慨、施舍，
永久铭刻在他的心头。

主人顿时高兴快乐起来，说道：“指安拉起誓，我非吻你不可；你安心愉快地继续饮吧。”脚夫果然举杯，津津有味地一饮而尽，随即斟满一杯，递给主人，高声唱道：

我认识清楚了：
她仿佛是光辉灿烂的明灯；
她的光辉，
好象火把中燃烧出来的火焰。

主人接过去，一饮而尽，然后坐下来，陪着她的两个姊妹和脚夫，开怀地吃喝、吟咏、欢笑、歌唱，不断地嬉戏作乐。等到吃饱、喝足、尽欢之后，脚夫才进一步要求女郎们把他收留下来当她们的仆人使唤。

“你要做我们的仆人可以，但是需要服从我们的命令，关于我们的事情，你什么都不能过问。这个条件你能接受吗？”

“是，我能接受。”

“那么你起来，走过去看一看写在那道门上的字条吧。”

脚夫走了过去，看见门上用金墨写着：“别谈与你自身无关的事情，否则你要听到不如意的语言。”他回到席间，对她们说：“你们可以见证，凡是与我自己无关的事情，我绝对不闻不问。”

虎实卡舍站起来，添了酒殽，点上灯烛，于是在灿烂的灯光下，芬芳的龙涎香气氛中，一面喝酒，一面谈古论今。继而洗盏

更酌，另换一种娱乐方式，重新摆上新鲜果品，继续吃喝、谈笑、吟唱，一直消遣到夜阑人静。可是好景不长，正当她们陶醉的时候，突然听见敲门的声音。这时候，管门的女郎起身去到门前，问了一番，然后转进去对她的姊妹说："今夜我们的宴饮到此告结束吧。"

"这是为什么呢？"

"门前来了三个僧人，头发、胡子、眉毛剃得光秃秃的，而且巧得很，都是瞎了左眼的外乡人。他们风尘仆仆，似乎刚到巴格达，初次旅行到此；因为找不到住处，所以前来敲门借宿。他们说：'或许这里的房主人会把马房的钥匙交给我们，让我们在那里面，或者什么空旷的地方暂时过一夜吧。'现在更深夜静，他们是异乡人，当然没有相识的人可以去投宿。姊妹们，他们每个人的模样和面貌都是令人好笑的。"

"让他们进来好了，不过告诉他们，教他们别谈和他们自己无关的事情，免得听到不如意的语言。"

管门的女郎兴高采烈地跑了出去，把三个僧人引了进来。他们向女郎们问候一声，随即退到后面站着；女郎们站起来迎接，问候他们，请他们坐下。僧人们看看摆满蔬菜、殽馔、鲜果、美酒，点着灯烛，焚着乳香的洁净、雅致的所在，以及彬彬有礼的女郎们，便不约而同地齐声赞道："指安拉起誓，这是个好地方啊！"继而他们回头看见脚夫那副洋洋得意而带着醉意的疲乏形象，仔细打量一番，认为是他们的同道，便说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是僧人；但不知他是外乡人呢，还是本地人。"脚夫听了他们的谈话，睁大眼睛，瞪着他们说："你们规规矩矩地坐着吧，别多嘴多舌的！难道你们不曾看见写在门上的字条吗？你们这些穷光蛋，刚到这儿来，就谈论起我们来了！""我们的头颅掌握在你这

个穷小子手里，”僧人们说，“因此我们祈求安拉保护我们。”

女郎们笑了一笑，站起来在僧人和脚夫之间劝解一番，然后端出饮食招待他们，请他们坐下喝酒，管门的女郎殷勤地替他们斟满杯子。脚夫突然问道：“弟兄们，你们有什么故事或稀奇的见闻讲给我们听吗？”这时候暖意在僧人们的身内蠕动起来，他们感到高兴，便向女郎索取乐器。管门的女郎给他们拿来一面卯隋里铃鼓、一把伊拉克琵琶、一副波斯铙钹。于是他们站了起来，每人操着一种乐器，调了弦，随即演奏歌唱起来。女郎们也兴奋得引吭高歌。正当鼓乐喧天，唱得热烈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人敲门，管门的女郎匆匆出去探听消息。

原来那天夜里，哈里发① 何鲁纳·拉施德照他的惯例，随身带宰相张尔蕃、掌刑官马师伦，扮成商人模样，去到民间巡查私访。他们从这所屋子门前经过时，听到里面奏乐歌唱的声音，哈里发便对张尔蕃说：“我要进去听唱歌，看一看主人是谁。”

“穆民的领袖啊！这班老百姓，现在喝得酩酊大醉，我们进去恐怕会吃他们的亏呢。”

“非进去不可，你给我想办法吧。”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张尔蕃回答着，不得已前去敲门。

管门的女郎闻声出来开了大门。张尔蕃迎上去说道：“小姐，我们是陀白勒的生意人，到巴格达已经十天了，住在旅店里。我们卖了货物，今晚应一位商人的邀请，前去赴宴。饭后我们坐着闲谈了一小时才告辞出来。因为我们是外乡人，黑夜里迷了路，找不到住宿的那个旅店。你们能够行行好，让我们在你们家里借宿一夜，这对你们会有好报酬的。”

---

① 哈里发在阿拉伯文中是王位继承人的意思，后遂成为阿拉伯国王的通称。

管门的女郎一看，见他们穿着长袍，是商人的打扮。于是她转进去，把张尔蕃的谈话说给她的两个姊妹听。她的话博得她俩的同情和怜悯，便对她说："让他们进来好了。"她出去开门迎接他们。他们见她开门，说道："凭你们的许可，我们可以进去吗？"

"你们进来好了。"

哈里发、张尔蕃和马师伦一直走进屋里，女郎们站起来迎接，殷勤招待，请他们坐下，说道："我们衷心欢迎客人们，不过我们需要向几位提出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希望你们在这里别谈与你们自身无关的事情，免得你们听到不如意的语言。"

"好的，我们接受这个条件了。"

于是他们坐下来吃喝、闲谈。哈里发打量三个僧人，发现他们全都瞎了左眼，心中感到奇怪。他打量三个女郎，见她们一个个生得既美丽而又慈祥，这使他越发感到迷惑、惊奇。她们斟酒递给哈里发，说道："你喝这杯吧。"

"我决心要去圣地朝觐，因此不便再喝酒了。"

管门的女郎知道他不喝酒，马上拿来一条绣花食巾，铺在他面前，给他预备一缸用柳花水加冰和糖制成的果子露，供他解渴。哈里发谢谢她，心里想："她这样优待我，明早我一定厚赏她。"

他们继续饮的饮，谈的谈，直至大家都有几分醉意的时候，女主人这才站起来，拉着虎实卡舍的手说："姊妹们，让我们来偿付孽债吧。"

"好的，来吧。"两姊妹回答着，一齐动手收拾，弃了果皮，扫了堂屋，擦了地板，换了乳香，让三位僧人排成一行站在大厅的

一边，哈里发、张尔蕃、马师伦也排成一行，站在另一边；接着高声对脚夫说："你是自己家中的人，干吗这样冷酷无情？难道你是客人不成！"脚夫忙束起腰带，问道："要我做什么呢？""站在那里等着吧。"她吩咐。

这时候虎实卡舍搬来一张椅子，放在堂屋里，继而打开一间密室，然后吩咐脚夫："你来协助我，把两条黑狗牵出来。"脚夫抬头，看见两条脖上套着链子的黑狗。他听从吩咐，把两条黑狗牵了出来。女主人卷起袖口，拿起鞭子，然后吩咐脚夫："牵一条过来吧。"脚夫牵狗过去。她就举鞭打在狗头上，把狗打得狂叫不已。她继续不断地鞭打，直至打得手臂痠软，才撇下鞭子，亲昵地把狗搂在怀里，替它拭泪，亲切地吻它的头。继而她又吩咐脚夫："带走这条，把那条牵过来吧。"

脚夫牵第二条狗过去，她便象打第一条那样地打它。这时候哈里发心里着急，闷闷不乐，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急于要知道两条黑狗的情况，便扯扯张尔蕃的衣边。张尔蕃回头向他示意，教他静默。

这时候女主人回头看管门的女郎和虎实卡舍一眼，说道："起来，执行你们的任务吧。"于是慢步走了过去，坐在那张镶金银的杜松床上。管门的女郎听从主人的吩咐，走过去，坐在床前的椅上；同时虎实卡舍走进一间密室，拿来一个镶着金片、垂着绿缨的缎匣，站在床前，打开匣子，取出里面的琵琶，调了弦，随即弹着唱道：

请把掳去的睡意还给我的眼睛，
并告诉我它在哪里？
我知道当我同爱情起居的时候，

睦睡便恼恨我的眼睛。

管门的女郎听了歌唱，便“唉哟！唉哟”地呻吟几声，撕破自己的衣服，倒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虎实卡舍忙取水洒在她脸上，把她救醒，并给她换上一件衣服。

管门的女郎昏倒的时候，哈里发发现她遍体鳞伤，感到十分惊奇，其余的人看了这种情况，同样也感觉到纳闷，对于她们的情形，莫名其妙，一点也不清楚。于是哈里发对张尔蕃说：“关于这个女郎的情况，你的看法如何？这些伤痕是哪里来的？我忍不住了。这个女郎和两条黑狗的真实情况，非调查清楚不可。”

“主上，人家曾经给我们提过条件，教我们别谈与我们无关的事情，免得我们听到不如意的语言。”

息了一会，女主人说道：“我的姊妹哟！指安拉起誓，你践约再奏一曲吧。”虎实卡舍回道：“好的，我愿意极了。”于是拿起琵琶，抱在怀里，轻舒玉指，弹着唱道：

若是我们诉说我们隔得太远，
那我们有什么话可言？
如果我们要表达彼此间的思念，
那该用什么方法？
或者派个使者去解释吧，
不见得他会把彼此的情意清楚地传达。
眼前摆着的是遗恨、忧愁，
泪珠流向腮颊。
离开我的视线而远行的人呀！
你的形影永久寄宿在我的心头。

你可曾知道我的约言，
天长地久，
永不改变？

管门的女郎听了歌唱，说道："指安拉起誓，这好极了！"随即大叫一声，倒在地上，第二次昏晕过去。虎实卡舍赶忙洒水在她脸上，把她救醒。接着她对虎实卡舍说道："你践约再演唱一曲吧，现在只剩最后一次演唱了。"虎实卡舍抱起琵琶，弹着唱道：

我流了足够的眼泪，
可不知此中的阻塞几时才能畅遂？
如果说是嫉妒者从中作祟，
这惨状应该使他感到满意；
其实是你自己存心拖延聚首的日期。

管门的女郎听了歌唱，大叫一声，倒在地上，第三次昏晕过去，露出遍体的伤痕。僧人们看了这种情景，感到惊奇难过，说道："早知如此，我们宁可在粪堆上睡一夜，也不要进这屋里来；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把我们给弄糊涂了！"

"这是为了什么呢？"哈里发掉头望着他们问。

"因为这种事情使我们苦恼极了。"

"难道你们不是这间屋子里面的人吗？"

"不，我们看到这种情景，还是第一次呢。"

"跟你们在一起的这一位，他能知道她们的情况吧？"哈里发说着，向脚夫使个眼色，然后向他打听她们的情况。脚夫回道："我和你们一样，全然不知不晓；我生长在巴格达城中，可是生平不曾到过这里，今天到这里来还是第一次哩。"

“原先我们把你看成是她们家里的人，原来你和我们一样都是陌生人。”僧人们说。

“我们总共是七个男人，”哈里发说，“她们不过是三个女流，再没有第四人了。现在你们问一问她们的实况吧；要是她们不肯说，我们就强迫她们。”

哈里发的提议，博得大家的同意，其中只有张尔蕃例外。他说：“我可不同意这样做，我们也不应该干涉人家；我们在这里是人家的客人，当初人家给我们提出条件，我们已经完全接受，这是大家都清楚的：第一是不过问这些与我们无关的事情。再说，不多一会儿就天亮了，那时候我们各人走自己的路好了。”继而他向哈里发使个眼色，悄悄地对他说：“再等一个钟头天就亮了；明天把她们召进宫去，再打听她们的情况吧。”

哈里发抬起头来，怒形于色地望着张尔蕃，大声叫道：“我急于要知道她们的情况，没法忍耐下去了！你教僧人去问她们吧。”张尔蕃回道：“我可不愿意这样做。”

于是他们议论纷纷，对于谁先开口去问她们这个问题，意见分歧。最后他们才一致地说：“叫脚夫去问吧。”这时候女主人问道：“喂！各位客人们，你们为什么忽然骚扰起来？这到底为了什么？”女主人发问以后，脚夫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说道：“我的主人，这些客人们希望你把两条黑狗的故事告诉他们：你为什么鞭挞那两条黑狗，并把它们搂在怀里流泪亲吻？同时他们还要求你把你姊妹的境遇和她身上那些伤痕的来源告诉他们。这便是他们的要求。祝你安宁。”

“他所说的这个是事实吗？”女主人问。

“不错。”他们回答，其中只是张尔蕃默然不语。

“指安拉起誓，客人们，你们未免过分干扰我们了，我们曾经

向你们提出条件，要你们别谈与自身无关的事情，免得听到不如意的语言。我们让你们进屋里来，用饮食招待你们，这还不能满足你们的愿望吗？可是这倒不能怪你们，应该怪那个放你们进来的人。”她说着把袖口卷了起来，用手掌在地板上拍了三下，喊道：“你们快快出来吧！”随着她的贼声，一间密室的门砰地开了，里面跑出七个奴仆，每人手中都握着明晃晃的宝剑。于是主人吩咐他们：“这些多嘴多舌的人，把他们给我绑起来！把他们通通绑在一起好了。”奴仆遵从主人的吩咐，把他们捆绑起来，然后向主人请示：“太太，我们砍掉他们的脑袋吗？”

“稍微等一会，待我问过他们的情况之后再砍不迟。”

“指安拉起誓，我的女主人哟！”脚夫哀求，“你千万别因他人的罪过而误杀我。他们犯了错误，有了过失，我可是无罪的呀。指安拉起誓，这班僧人到什么地方就能把人烟稠密的城市毁掉，要是他们不来扰乱我们，我们这一夜准是过得挺美满的。”于是怅然吟道：

从权威者手中施舍出来的饶恕，
尤其对孤苦无告的人说来，
它是多么高尚可贵！
指我们友谊的情分起誓，
求你别因后来者而误杀先到的人。

主人听了脚夫的吟诵，转怒为喜，嫣然一笑，随即转脸对在座的人说：“不须一个钟头的工夫，你们的生命就完结了；趁此机会，快把你们的情况告诉我吧。你们如果不是高贵的头目、领袖或行政长官，那一定不敢如此大胆冒险的。”

听了主人的吩咐，哈里发对张尔蕃说：“唉！该死的张尔蕃

哟！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她吧，免得她误杀我们。在祸患临头之前，对她讲个清楚明白，这是必要的。”

“这是我们罪有应得的惩罚哩！”

“玩笑有玩笑的时候，张尔蕃！”哈里发一声嚷叫起来，“现在是做正经事的时候哪。”

这时，女主人走到僧人面前，问道：“喂！你们是弟兄手足吧？”

“不，我们不是弟兄，我们是异乡的穷苦人。”

“你生来就瞎了一只眼睛吗？”她问其中的一个僧人。

“不，我这只眼睛是经过奇奇怪怪的遭遇之后才被人挖掉的。我生平的遭遇奇怪得很，如果记录下来，是可以劝戒后人的。”

继而她又问第二个僧人和第三个僧人的情况，所得到的回答，和第一个僧人说的相似。最后他们说：“主人，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每人都出生在帝王之家，不是王子，也是王孙呢。”主人转着眼睛看他们一眼，说道：“你们每个人对我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和到我们家里来的原因，然后摸摸自己的头，各走各的路吧。”

听了主人的吩咐，其中自告奋勇，首先出来说话的是脚夫。他说道：“女主人，我是一个脚夫，这位虎实卡舍小姐雇我替她搬东西。她带我从酒店到肉店，从肉店到水果店，从水果店到干果店，再到糕饼铺、香水铺，最后来到这里，然后跟你们在一起过夜，直到现在。这是我自己的故事。祝你平安。”

女主人笑一笑，说：“摸摸你自己的头，然后去你的吧。”

“我不去；我要听一听这些朋友们的故事才去呢。”

第一个僧人的故事

我剃了胡须，瞎掉一只眼睛的原因是这样的：先父是个国王，他的弟弟也被分封出去做了国王。事情说来凑巧，在我出生的那天，同时也是叔父的儿子诞生的日子。过了一些年头，我和叔父的儿子都长大成人。我间或去看望叔父，每去一次，总要跟他们在一起住几个月。有一次我的堂兄弟格外尊敬我，备酒杀羊款待我。等到彼此同桌共饮，喝得有些醉意的时候，他对我说："哥哥，我有一件重要事请求你，希望得到你的同情和协助。"

"什么事，你说吧，"我说，"我愿尽力帮助你。"

经我对他赌过咒，他才相信我，于是起身匆匆去了一会，随即带来一个穿着华丽衣服、佩着珍贵首饰的女郎，双双地站在我面前，说道："你带她先往X家坟地去吧。"经他解释以后，我便知道坟地的所在。继而他说："你带她进坟地去，在那里等我。"

由于我对他发过誓，所以不可能违背他，也不能拒绝他的要求，于是我带那个女人，一直去到坟地里。我们在那里刚坐定，堂弟就带着一桶水、一袋石灰、一把锄头赶到。他走到坟地中央的一座古墓前，用锄头掘了坟石，摆在一旁，再刨开土块，掘起约莫一扇小门那么大小的一个铁盖，下面便现出梯级。他回头指着地穴对女郎说："按照你自己的选择行事吧。"他说罢，那女郎便沿梯级走了下去。之后他看我一眼，说道："哥哥，待我下去之后，你用铁盖把洞门掩盖起来，并照原样把土块和石头挪来，堆在铁盖之上。再把这个袋中的石灰和那只桶里的水混在一起，

照原样涂在墓石之间，别让人看出被掘的痕迹。这样一来，你对我行好就算行到底了。关于这件事情，我整整计划了一个年头，除了安拉之外，谁也不知个中的秘密。这就是我要求你替我做的事情。哥哥啊！”他接着说，“愿安拉不使你因我而感到寂寞。”说罢，他沿着梯级走下去了。

他下去以后，我拿铁盖掩盖地穴，并把土块、石头挪到铁盖上堆砌起来，照他的吩咐恢复古墓的原状，然后头昏脑胀，醉汉般踉踉跄跄回到宫中。当时叔父出猎还未归来。我糊里糊涂地睡了一夜。次日清晨醒来，想起昨天替弟弟做的事情和他的行为，感到十分懊悔；悔恨当初我不该替他做这件事，也不该听从他的吩咐，可是懊悔已不济事。当时我幻想他在睡觉，因而向宫中的人打听他的消息，可是无人告诉我他的下落。我上坟地里去寻找那座古墓，却又茫然分辨不清。我在坟地里打转，一座一座地踏看，从早到晚，始终找不到。我回到宫中，茶饭不思，因为找不到堂弟的踪影，心中着实苦闷。由于过度的忧愁苦恼，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通宵不能入睡。次日我第二次到坟地里，想着我替弟弟所做的事情，百般懊悔，悔恨当初不该听他的吩咐。我在坟地里转来转去，把所有的坟墓都转遍了，却一直找不到那座坟墓。我这样周转、寻找，继续过了七天，始终没有结果。我的忧愁、苦闷越来越厉害，差一点就发疯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转回故乡，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再犹豫，立刻动身回国。可是刚到京城，就被城下的一群官吏逮捕，把我捆绑起来。我是太子，他们都是我父亲的臣仆，竟然闹出这样的事件，这使我万分惊奇。继而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无限的恐怖，心想：“难道父亲遭到什么意外吗？”我向他们追问绑我的原因，他们可不答复。过了一会，那些人中的一

个，他原是在宫中伺候我的仆人，对我说：“你父亲时运不好，部队叛变，宰相弑了他，把帝位给篡夺了。我们就是奉宰相的命令等在这里逮捕你的。”听了父亲的噩耗，我心绪纷乱，差点儿昏死过去。

他们逮捕我，是因为我和宰相之间有着宿怨的缘故。原因是这样的：原来我喜欢射弩，有一天我站在王宫的平台上面，见一只鸟儿落在相府的阳台上；我举弩射那只鸟儿，当时宰相正站在阳台上，被弹丸误伤了他的一只眼睛。正是：

一

任命运去做它要做的事情，
它的所作所为尽可置之不提。
别因某一事件过分欢喜或忧虑，
因为任何事件不会永恒不变。

二

命运替我们安排的路线，
我们按步前进。
凡是命运规定要经历的途径，
必须按步实践。
被规定在这里瞑目长逝的生灵，
他不会往另一个区域去安息。

宰相的眼睛被我射瞎了一只，当时他没有什么话敢说，因为先父是国王的缘故。但是我和他之间已经结下了宿怨。因此，当我被押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便下令处我死刑。我问道：“凭什么罪过你要处我死刑？”

“还有什么罪过比这个更大的？”他指着自己的那只瞎眼说。

“这是我误伤了你呀。”

“如果说你是误伤了我，我却是有意要杀害你了。”

继而他吩咐侍从：“把他押过来吧！”侍从把我押到他面前，他就用手指挖了我的左眼。从那时起，我便瞎了一只眼睛，如你们现在所见的这样。尔后，他给我戴上镣铐，禁锢在一个木箱里，然后吩咐刽子手：“拔出你的宝剑，把他带到郊外去，杀死他，扔给禽兽吃掉。”

刽子手执行命令，把我带到郊外，从木箱里放了出来，预备用带子蒙上我的眼睛，然后杀我。当时我悲哀地哭泣着，刽子手受了感动，流下同情的眼泪。我对着他吟道：

一

我把你们当做坚固的铠甲，
作为抵御箭镞的槊靶；
然而你们却是敌人向我射出的箭镞。
在危急存亡的关头，
右手需要左手协助的时候，
我对你们怀着莫大的需求。
别向我谈论责备者的事情，
请让开敌人向我进击的路径。
你们即便不愿保护我，
只希望你们静默着，
不要伤害我，
也不要助敌作恶，
请站个中立的地步。

二

许多弟兄们，
被我指为坚固的铠甲，
铠甲虽然坚固，
却披在敌人的身上。
许多弟兄们，
被我称为锐利的箭镞，
箭镞虽然锐利，
却射在我的心头。

那个刽子手，他原来是先父的掌刑官，因此我们之间彼此还有旧情。听了我的吟诵，他对我说："我的主人哟！我是奉命来行刑的，这叫我怎么办呢？你快逃走吧。今后你不要再到这个地方来，免得你自己受害，而且还要连累我呢。正是：

你若听到威胁的语气，
即刻拔脚逃命，
宁可撇下居室，
让建筑者去凭吊哀怜。
因为宇宙间到处有栖息的地域，
可是你的身躯仅仅只有这一具。
我对那株守陋室者的行径，
感到无限的惊异；
大地上无边的荒地，
他们不肯去经营。
别差使者去处理重要事情，

因为除了自己的本身，
世间找不到忠实的代理人。
狮子的脖子那么壮健，
是不怕劳苦、辛勤锻炼出来的。”

我吻他的手，表示感谢。我真想不到自己还能活命，虽然牺牲了一只眼睛，幸而却保得一条生命。于是我动身起程，离开本国，一直去到叔父国中，把先父的遭遇和我自己被挖掉眼睛的经过对他叙述一遍。他听了痛哭流涕，说道：“如今你把一重新愁加在我的旧愁上了。因为你的弟弟已经失踪，我不知道他的遭遇如何，这么多天以来没有人告诉我他的下落。”他悲伤过度，晕过去了。他的情况使我更加伤心、苦闷。后来叔父预备给我的眼睛敷药，看见我的左眼被挖得象一个空胡桃，便感叹地说：“儿啊！你的眼睛是瞎定了，可是这不影响你的生命。”这时候，关于弟弟的事，我不可能再缄默，于是把前后的经过全都告诉他。叔父听了儿子的消息，感到十分高兴，说道：“来吧，带我看那座古墓去。”

“叔父，那座古墓我认不清楚了；因为事件发生以后，我曾经几次去到坟地里，走遍各处，可是始终没有把那座古墓辨别出来。”

我带叔父去到坟地中，转着头左右前后仔细打量，最后把那座古墓辨认出来了。我和叔父皆大欢喜，于是走了过去，刨开石土，揭起铁盖，沿梯级走了进去。下了五十级，到达最后一级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全被里面冒出来的烟雾蒙蔽了。当时叔父叹道：“毫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拯救了。”我们继续向前，走到一间室内，见里面储藏着面粉、粮食和其他食用物品。当中摆着

一张床，床上挂着帐子。叔父仔细打量，见他的儿子和他带来的那个女郎一起睡在床上，已经变成两具焦炭，象丢在火坑里烧过一样。当时叔父向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骂道："瘟猪！你是该受这种惩罚的呀。这不过是现世的惩罚罢了，来世更厉害的惩罚还等待着你呢。"继而他脱下靴子，打在儿子的尸骸上。他的举止使我惊惧，兼之弟弟和那个女郎的变相，尤其使我悲伤苦恼，因此我对叔父说："指安拉起誓，叔叔，你别生气。如今我的情绪非常混乱；弟弟的遭遇，他和这个女人变相的事件，使我格外忧愁、苦闷；他们的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够可怜，你还要拿靴子打他吗？"

"侄儿，我的这个儿子，幼年时他恋爱他的妹妹，我严厉禁止他，当时我说：'他俩是小孩子，可以原谅他们。'待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便隔离他们，严密地防止他接近他的妹妹。我对他说：'对于过去的行为你应该加倍检点，别弄出秽亵丑恶的事情，免得声张出去，会使我们帝王之家遗臭万年的。今后要是再发生什么不正当的行为，我就恼恨你，杀掉你。'从那时起，我毫不放松地把两人隔开；可是他妹妹这个坏东西却同样恋念着他，离不了他，就这么样任魔鬼怂恿、摆布，助长他们的暧昧行为。他看我防备紧严，才设法掘开这座古墓，储备粮食，趁我去打猎的时候，偷偷摸摸地躲到这里来，如你亲眼所见这样。归根结蒂，他们难逃安拉的法网，终于被焚毁了。而且来世的惩罚，比这个更厉害哩。"他说罢，伤心哭泣，我也陪着他流泪。继而他看我一眼，说道："他死了，你代替他做我的儿子吧。"

当时我感到宇宙间的各种事物变化无常，一想起宰相弑我父亲，篡夺帝位，挖掉我的眼睛和弟弟的奇怪遭遇等事件，忍不住伤心流泪，叔侄二人相对泣不成声。

我们从坟中出来，盖上铁盖，用土石掩埋起来，恢复了古墓的原状，然后转回宫去。到了宫中，我们刚坐定，便听到鼓声、号角声、笛声、枪刀碰撞声、马嚼铁的铮铮声和马嘶声混成一片；接着马蹄踏起来的灰尘弥漫了天空。我们被这种景象吓得目瞪口呆，茫然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变。经过打听，便有人对我说："篡夺你父亲王位的那个宰相调兵遣将，在阿拉伯人的援助下，带领沙一般骁勇无敌的兵马，突然偷袭我国。城中的人仓卒无备，不能抵抗，已经开城投降了。"

叔父听了噩耗，吓得木然不能动弹。我却仓皇逃避，心里想："我要是落在他手里，一定会被他杀掉。"当时各种忧愁顾虑，集中在我心头；我想到父亲和叔父的遭遇和各种不测的祸患；如果我一露面，城中的人和父亲部下的人谁都知道我，这是自投罗网，会遭他们杀害，因此唯一可以逃生的方法，只有乔装的一途。于是我剃了胡须，换了衣服，离开祖国，逃到这座城市里。我希望有人引我去见哈里发，把我的遭遇和事变报告他，求他主持公道。

我今天夜里来到这座城中，正当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与这位僧人邂逅相遇。我对他说："我是异乡人。"他说："我也是一个外路人。"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同道中的这第三位僧人不期而然地赶到了。他向我们打招呼，说道："我是异乡人，"我们说："我们两个也是外路人。"于是我们在黑夜里摸索，结果叫命运把我们引到你们这儿来了。这便是我剃了胡须和挖掉眼珠的原因和经过。

女主人听了第一个僧人的故事，对他说："摸摸你的头，然后去你的吧。"

"不，我要听一听别人的故事才去呢。"

当时在座的人听了第一个僧人的故事，大家都感到惊奇。哈里发对张尔蕃说："指安拉起誓，象这个僧人这样离奇古怪的遭遇，我生平还是第一次听到的。"

接着第二个僧人站起来，跪在主人面前，吻了地面，然后叙述他的故事：

第二个僧人的故事

我出生时，并不是瞎子。我的遭遇离奇古怪，如果把它记录下来，是可以劝戒后人的。我父亲是国王，我是太子。我从小学习《古兰经》，懂得《古兰经》的七种读法。此外我还跟许多学者学习，精通天文和诗歌散文，并且埋头钻研各种学术，因此在当代学术界中，我的学识和书法是超群出众的，所以我的名声传遍了各地。

印度国王听了我的名声，派使臣携带贵重礼物，不辞跋涉，来到我国访问，聘我去印度讲学。我父亲特别为我预备六艘大船，准备许多礼物和驼、马，于是我们起程，在海洋中整整航行了一个月，然后登陆，牵出驼、马，卸下礼物，装成十驮用骆驼驮着，我和随从骑马向印度前进。我们在旅途中行了不久，旷野中突起飓风，灰尘飞扬，弥漫天空。后来风停尘落，旷野中出现五十个身披铠甲的英勇骑士。我们仔细打量，原来他们是一群阿拉伯的强盗。因为我们人数不多，身边还带着十驮送印度国王的礼物，所以遭到他们抢劫。在他们的枪刀围攻之下，我对他们

说："我们是朝拜印度国王的使臣，你们不得伤害我们。"

"我们不在他的国土之内，他管不着我们。"他们一边说一边动起枪刀。我的随从死的死，逃的逃，我自己身负重伤，幸而当时强盗忙着抢劫财物，不曾注意我的行动。在逃亡的时候，我想到自己是个高贵享福的人，一旦落魄，惊惶失措，茫然不知怎样应付，向什么地方去找归宿。我在仓卒忙乱之间狼狈逃窜，跑到一个山洞中躲藏起来。次日离开山洞，急急忙忙向前逃窜，最后奔波到一座人烟稠密的城市里。那城市显出一片日暖风和的美丽景象：残冬卷着严寒去了，春天带着玫瑰归来，香花开放争艳，悠悠的流水和着宛转的鸟语，正是：

一座安居乐业的城镇，
没有丝毫扰攘的气氛，
安宁是它的本来面目，
它似乎是一座点缀齐全的乐园，
在居民的面前，
显出艳丽的姿态。

我到了城市里，心中感到无限的快慰。当时我走得精疲力尽，由于过度的恐怖，我变得面黄肌瘦，狼狈不堪，茫然不知该向哪里去找归宿。我拖着沉重的两腿，经过一间裁缝铺，向裁缝打招呼。裁缝欢迎我，安慰我，问我离乡别井的原因。我把途中遭遇，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他听了我的经历，不自主地替我担忧起来，说道："年轻人，你千万别暴露自己，我替你担心着呢。因为我们的国王，是你父亲的仇人，彼此间有宿怨，他会拿你复仇的呢。"继而他给我预备饮食，陪我吃喝，然后坐在一起谈到深夜。他让我在一间侧室里住宿，给我预备被褥和其他物

件。我在裁缝家里住了三天之后，他便问我："你不懂得一种谋生的手艺吗？"

"我是法学家，是读书人，写得一手好字，会计算账目。"

"你的这种技能在我们地方上是不管用的。这里的人，除了经商谋利之外，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知识学问。"

"指安拉起誓，除了我说过的几种技能之外，别的手艺我是不懂得的。"

"你束起腰带，带着斧头和绳子，到山中去砍柴，暂时维持生活，静候安拉的解救吧。你只要不暴露自己，就不至于被人杀害了。"

他给我买了一把斧头和一根绳子，并领我去见樵夫，把我托付给他们。于是我随樵夫们去到山中，砍了一天的柴，用绳索捆绑起来，顶到城里，卖得半枚金币，用一部分维持生活，其余一部分积蓄起来。从此我便过樵夫生活，继续了一年。

第二年开始的时候，我照常出去砍柴。有一天我深入山中，发现一片森林，里面干柴很多。其中有棵粗大的枯树，我沿着树根挖掘，刨开土块，无意间斧子碰在一个铜环上。我把泥土全都挪开，仔细一看，发现那铜环钉在一个木盖上。我揭起木盖，下面便出现阶梯。沿阶梯下去，发现前面有门。跨门进去，眼前便出现一幢结构精巧、建筑美观的居室，室中住着一个珍珠般美丽的女郎。我看见那个女郎，便跪下去叩头，表示我对造物主的钦佩，因为他创造了这样的美女。女郎看我一眼，问道："你是谁？是人，还是鬼？"

"我是人。"

"是谁带你到这儿来的？我在此住了整整二十五个年头，却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影。"

我把自己的遭遇从头到尾叙述一遍。她听了，可怜我的境遇，流下同情的眼泪，说道："我也要对你谈谈我自己的遭遇。你要知道：我是国王艾维陀睦斯的女儿，他是艾滿奴斯岛的主人。我和叔父的儿子结婚，但不幸新婚之夜，我被魔鬼哲尔基斯夺走。他是勒基睦斯的儿子，伊补律斯的孙子。他带着我一直飞到这个地方来；从那时起，凡我需要的衣服、首饰、布匹、财物、饮食和各种东西，都由他供给。他每隔十天到这儿来住一夜。他跟我约定，不管什么时候，我需要什么东西，只要伸手一摸写在圆屋顶上的这两行字迹，他立刻便出现在我面前。四天前他还在这儿，再过六天他要到这儿来的。你愿不愿在这儿住五天，在他来的头一天离开这儿呢？"我说："我很愿意。"她听了很高兴，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跨过一道拱门，来到一间小巧别致的浴室里。她坐在一个褥垫上，教我坐在她的身旁，拿麝香糖水喂我，并摆出许多水果供我享受。我和她一面吃一面闲谈。她说："你疲倦了，躺下去睡一会吧。"

我安安静静地睡了一觉，所遭遇的颠危全都忘得干干净净。我从梦中醒来，见她安详地替我按摩两腿。继而我和她一块儿吃喝谈笑。她说："指安拉起誓，我孤单单地一个人住在这所地下室里，二十五年以来，没有一个人和我谈话，我寂寞苦闷极了。赞美安拉，是他差你到这儿来安慰我呀。"我感谢她对我的热情和款待。我和她在一起，感到无限的快慰，因为我从来还没见过象她那样漂亮的女子。就那么样我陪她吃喝谈笑，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地过了一夜。

次日，我和她依然情投意合，非常愉快。她问我："喂！你喜欢喝酒吗？"我回道："好的，给我酒喝吧。"她去贮藏室里，取来一瓶酒，并摆上蔬菜和殽馔，吟道：

倘若知道你们要光临，
我们必须洒下心血和眼泪，
为欢迎你们且铺下我们的腮颊，
让你们从我的眼皮上走过。

我赞美她的才情，谢谢她对我的好意，快乐地陪她饮酒。喝到半酣的时候，我对她说："来，让我带你出去，摆脱魔鬼的束缚吧。"她笑一笑说："唉！这谈何容易！不过从今以后每十天之内，其中的一天属于魔鬼享受，剩余的九天都归你占有好了。"这时候我已喝得酩酊大醉，昏头昏脑，一摇一晃地站了起来，坚持着要完全占有她，说道："现在我要毁掉穹顶上的字迹，让魔鬼到这儿来，我要杀死他。我是惯于斩妖的。"听了我的话，她吓得面无人色，说道："指安拉起誓，你千万不可莽撞，免得做出有害的事情，须注意保卫自己。"随即吟道：

离别的马儿争先奔腾的时候，
要求分袂的人呀，
你尽可能地慢行。
因为时日是善于骗人的，
结交的终点便是生离、死别。

我不听她的劝止，一脚踢破穹顶，接着宇宙就黑暗起来，在闪闪的电光、隆隆的雷声中，地面震动不已。这时我才清醒过来，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魔鬼赶来了。当初我不是警告你，教你别莽撞吗？指安拉起誓，你带累我了，你快从原来的地方逃走吧。"

我惊惶失措，拔脚逃跑，忘了鞋子和斧头。我跑到阶梯上，

回头一看，见地面裂开，一个面貌狰狞的魔鬼从地里钻了出来，问她："你干吗这样惊扰我？你遭到什么灾难了？"

"什么灾难也没有。不过我心中一时烦闷，因而喝酒解闷；可是我喝醉了，头昏眼花，站不住脚，这才碰在穹顶上呢。"

"坏家伙，你扯谎骗我呀！"他摆着头左右观看。他看见我的鞋子和斧头，便指着说："这是人类使用的东西；到底是谁到这儿来了？"

"我现在才看见这个呢，这好象是你刚才卷进来的吧。"

"你胡说八道！"他骂着脱掉她的衣服，把她的手脚绑在四根木桩上，无情地虐打她，逼她招认。我不忍心听她哭泣、呻吟，怀着恐惧心情，哆嗦着踉踉跄跄地逃了出来，把木盖照原样盖上，并拨土掩埋起来。当时我百般懊悔，不该莽撞。于是想着那美丽多情的女郎受到魔鬼蹂躏，想着她在囚禁二十五年后，因我而遭受虐刑，想着我父亲和他的王位，想着我自己落魄而变为樵夫的经过，感到生活每况愈下，前途茫茫，十分悲观失望，因此忍不住伤心哭泣，吟道：

> 命运带来患难的时候，
> 你应当回忆过去。
> 在一些日子里你看见光明，
> 在一些日子里你碰到颠危，
> 你应当借回忆过去安慰自己。

我急急忙忙离开森林，一直回到裁缝朋友家中。当时他正在等候我，局促不安，如同坐在火锅上，一见我便说："昨晚我整夜替你担忧，惟恐你在山中碰到野兽或发生意外；赞美安拉，现在你平安归来了。"我谢谢他的关怀，回到房中，一个人躲在里

面，想着山中的经历，埋怨我自己鲁莽多事，平白地去踢穹顶而惹出祸事。我正在懊恼不置的时候，裁缝朋友忽然推门进来，对我说："青年朋友，有个外乡老人带着你的鞋子和斧头来找你。他曾经带着鞋子和斧头去找樵夫们，对他们说，他黎明前听了招祷声，往清真寺去做礼拜，在途中捡到鞋子和斧头，但不知物主是谁，请他们告诉他。樵夫们知道是你的，便告诉了他。因此他带着鞋子和斧头来找你。他在铺里等候你，你出去谢谢他，收下鞋子和斧头吧。"

我听了裁缝的话，一怔，脸色立刻变了，心绪一时混乱起来。这时候，地面突然裂开，由里面钻出一个外乡人。我仔细打量，原来他就是蹂躏女郎的那个魔鬼。他百般拷打女郎，她却不肯招认，于是他拿着鞋子和斧头，说道："我既是哲尔基斯，伊补律斯的孙子，你等我把鞋子和斧头的主人捉来吧！"为了这个目的，他去访问樵夫，然后找到我的住处。他毫不迟疑，把我抓在魔爪中，飞向空中，越飞越高，最后落下来，钻进我去过的那间地下室里。我慢慢苏醒过来，见女郎仍然被绑着，钉在地上，身上显出斑斑的血迹。魔鬼伸出魔爪抓住她说："这不是到这儿来的那个人吗？"

女郎看我一眼，回道："我不认识这个人，我这是第一次看见他。"

"你为他而受了惩罚，还不肯招认吗？"

"我从来没见过他，怎么能说谎呢！安拉是不容许说谎的。"

"你既然不认识他，拿这把宝剑砍掉他的头吧。"

她拿起宝剑，走了过来，站在我面前。我哭哭啼啼地使着眼色向她传情示意，她懂得我的意思，悄悄地说道："这些祸患是你闯出来的。"我暗示着向她说："现在是你饶恕我的时候呢。"随即

吟道：

眼睛替我的舌头翻译，
向她报告我心中的秘密。
我们相逢的时候，
热泪夺眶而流。
我哑然不能说话的时候，
眼睛代我诉说衷情。
她举目使个眼色，
我懂得她的指示。
我用指头比个手势，
她明了我的心事。
我们缄默着让爱情自己叙述，
因为眉目能满足彼此间的需求。

女郎明白我的旨意，丢下手中的宝剑，说道："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他，他也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杀他呢？再说这种事是宗教不许可的。"她说着往后退了几步。魔鬼说道："你不轻易杀他，也不肯招认，这是同类互相袒护的缘故。"于是他偏头望我一眼，说道："人呀，你不认识这个女人吗？"

"这个女人是谁？我现在刚看见她呢。"

"拿这把宝剑杀死她，我便放你走，我也相信你是从来不认识她的。"

"好的。"我回答着拿起宝剑，神气十足地走到女郎面前，举起宝剑要杀她的时候，她使个眼色暗示着对我说："我不曾慢待你，你却要这样对付我吗？"我明白她的意思，使着眼色回答她说："我牺牲自己替你赎身。"于是吟道：

好沉默的人呀！
用她的眼睛向情人谈心。
多么灵活的秋波，
多么美丽的容颜！
这个拿眼睑速写，
那个用眼球快读。

我心里充满感伤，两眼流出同情的眼泪，丢了手中的宝剑，说道："严厉而勇猛的魔王呀，一个理智和宗教认识都不健全的妇道人家，她还不肯杀我，而我是一个男子汉，和她素昧生平，怎么忍心杀她呢？纵然粉身碎骨，我也是不干这个的。"

"你们两人是有感情的。"魔鬼说着拿起宝剑，接连砍了四剑，砍断女郎的两手和两脚。我眼看那种暴行，相信自己是非死不可的了。当时女郎凝视着我，是离别的最后一瞥了。继而魔鬼一剑砍断她的脖子，结果了她的性命，然后回头瞪我一眼，说道："人呀，我非杀你不可；你有什么要求，对我说吧。"

"叫我要求什么呢？"

"告诉我吧：你希望我用魔法把你变成个什么东西，狗吗？驴吗？猴子吗？"

"指安拉起誓，如果你饶恕我，那么为你饶恕一个没有冒犯你的穆民，安拉会饶恕你呢。"我希望得到他的饶恕，百般向他表示谦恭，苦苦哀求。我说："我是受冤枉的人。"

"你少说废话，马上就要杀你，这不过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罢了。"

"魔王，饶恕我吧！这对你来说，是再适宜不过的了。求你象被嫉妒的人饶恕嫉妒者那样饶恕我吧。"

“那是怎么一回事情？告诉我吧。”

嫉妒者和被嫉妒者的故事

古代有个德高望重的好人，住在一座城市里，过着舒适幸福的生活。可是他隔壁的一个邻居，对他的幸福生活由羡慕而变为嫉妒。后来嫉妒者的嫉妒心逐渐滋长，越来越厉害，竟然见诸行动，向那好人进行破坏和危害，弄得他自己庸人自扰，不能安适地睡觉，也不能有滋味地吃饮食。至于那个德高望重的好人，他的情况却是蒸蒸日上，生活越来越好。后来他为了避免邻居的嫉妒和危害，毅然决然地离乡背井，迁到别个城市去居住。当时他叹息说：“哟！指安拉起誓，为了他，我得离开地面，逃往星球里去了。”

他在城中买了一块空地，新建了房屋，置备了家具什物，并在原来地基上的一眼枯井附近盖了一个小礼拜堂，在里面埋头修道，乐善好施地过舒服安静的生活。一般虔诚可怜的信徒经常和他往来，甚至于有许多人不辞跋涉，从很远的地方去拜望他，和他结交，因此他的名声越传越远。那个原来嫉妒他的邻居听了，也混在人丛中去到小礼拜堂中看他。他殷勤地接待他们。那个嫉妒者趁机对他说：“我老远地跑来看你，因为有重要话对你说，要给你报个喜讯。你来吧，我们到屋外去。”他信以为真，站起来，牵着嫉妒者的手，慢步边走边谈，一直来到那眼枯井旁边。嫉妒者趁他不提防的时候，猛力一推，把他推下井去。这时候四下无人，谁也不知道，嫉妒者认为已经结果他的性命，拔脚一溜烟走了。

原来那眼枯井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他跌进去的时候，被神

仙们接在手里，把他放在一块大石板上，因此他丝毫不曾受伤。当时一个神仙问道："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我们不知道。"其余的回答。

"这是从嫉妒者手中逃出来的那位好人呀。他迁到我们城中来居住，建了这座小礼拜堂，在里面修道。他每天对安拉的赞颂和朗诵《古兰经》的声音给予我们慰藉。今天他的邻居来看他，用诡计把他推下井来，存心害死他。他的名声可传到宫中去了，国王为公主的事，明天要来拜望他呢。"

"公主怎么着？"

"公主着了魔，这位好人如果知道一个单方，他便可以医治公主的病，其实这个单方是非常容易找到的。"

"她应该吃什么药呢？"

"这位虔诚的信徒养着一只黑猫，它尾巴上有一块一文钱大的白斑。如果从白斑上拔下七根白毛，把它们燃着向公主一熏，她的病可以立刻痊愈，恶魔从此也就不再来纠缠她了。"

他把神仙的谈话听在心里。次日清晨他从井中出来，捉住黑猫，从尾巴的白斑上拔下七根白毛，预备替公主医病。太阳刚从东方升起，国王便率领朝臣和卫队来他家里拜访他。他毕恭毕敬地迎接国王，慢步走到国王面前，说道："我可以猜一猜主上驾临寒舍的目的吗？"

"可以的，廉洁的老人，你猜吧。"

"主上驾临寒舍，是要向我询问有关公主的事。"

"对，廉洁的老人，教你猜中了。"

"请主上派人去把公主接来，若是安拉意愿，我马上医好她的疾病。"

国王感到无限的高兴，派侍从把被铐着手脚的公主接来。廉

洁的老人让她坐下，用布把她遮盖起来，拿出白毛燃着向她一熏，恶魔被撵走，她的理智逐渐恢复正常，慢慢清醒过来，捂着自己的脸说："这是什么事情？是谁带我到这儿来的？"国王高兴快乐到极点，吻了公主的眼睛，然后又吻廉洁者的手，继而回头望着朝臣们，问道："告诉我吧，治好公主的人应该得到什么报酬？"

"他应该娶公主为妻室。"

"不错，你们说得对。"于是国王果然把公主匹配给他。他一跃而成为驸马。过了不久，宰相死了，国王征求朝臣的意见，问道："我们选谁担任宰相的职务？""选驸马担任吧。"群臣齐声回答。结果他果然做了宰相。过了不久，国王驾崩，朝臣们商讨善后，问道："选谁做我们的国王呢？""选宰相吧。"朝臣齐声回答。结果他由宰相的职位，一跃而为国王。他励精图治，爱民如子，成为一个英明强干的君王。

有一天，国王乘车出巡，在文武百官和侍卫簇拥下，盛况空前。他忽然看见嫉妒他的那个家伙也在人丛中看热闹，便吩咐宰相："去把那个人带来见我，可别吓唬他。"宰相遵从命令，把嫉妒者带到国王面前，国王吩咐宰相："把我库里的钱取一千金币，并预备十驮货物一并赏给他，派人送他回去。"之后，他和和气气地向他话别，对他过去的行为毫不追究。

"魔王，你看那位好人的德行吧。他的邻居当初百般嫉妒他，危害他，破坏他的幸福生活。他被迫迁往别的城市，仍然避免不了迫害，终于被嫉妒者推下井去，存心危害他；他却不记旧仇，对他的邻居不但不报复，而且饶恕他，还赏他金钱货物。"我在魔鬼面前，讲了好人和嫉妒者的故事，无微不至地苦苦哀告，求他饶恕。我吟道：

聪明慷慨的人，
不愿斤斤计较别人的言行。
犯人造下的罪孽，
他一向慎重处理。
我身上积聚着一切罪行，
愿你从美丽的史册中全部勾去。
因为希冀上峰原谅者
应该饶恕手下的人。

魔鬼听了我的哀求，说道："别噜苏了！不必怕我杀你，也别希望我饶恕你；我只是要把魔法施在你身上罢了。"于是他一把抓着我飞往空中。当时我俯视大地，地球象浮在水面上的碗一般。之后，我被带到一座山顶上，魔鬼抓起一把沙土，喃喃地念了咒语，撒在我身上，说道："从这个形象变成一个猴子吧。"从那时起，我就变成了一个一百岁的猴子。变成丑恶的猴子以后，我想着自己的身世悲哀哭泣；但是没有办法，对这种残酷的遭遇只好逆来顺受，因为我知道不测的祸患是避免不了的。我下到山麓，发现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我在平原中跋涉了一个月，来到茫无边际的海滨。我在那里呆了一会，突然发现风平浪静的海中漂着一只木船，向岸边驶来。我立刻躲在一个大石后面，等船靠了岸，这才跃身而出，跳到船中。当时一个乘客说："把那个不吉利的东西撵出去。"另一个人说："我们杀死它，"第三个说："拿这把宝剑砍吧，"我紧紧地扯着船长的衣边，淌着眼泪哭泣。船长可怜我，说道："商人们，这个猴子向我求援，我愿意救护它；今后它在我的保护之下，你们不要逗弄它，也别虐待它。"船长优待我，他说什么，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要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我

小心谨慎地侍奉他，博得他的爱护。

船在海中风平浪静地航行了五十天，到达一座大城附近停泊，据说城中人口很多。船刚拢岸，国王的钦差大臣到船上向商人们祝贺，说道：“敝国王祝你们一路平安。他吩咐我把这纸卷送到船上，请你们每人在纸上写一行字。这是因为国王的书写大臣过世了，国王赌过咒，必须找书法与他类似的人继承他的职位。”商人们把那张宽一尺长一丈的纸卷接过去，于是凡是会写字的人都写过了。末了，我猴模猴样地走过去，把纸卷夺在手里；他们怕我撕破纸卷，严加制止。我向他们表示我要写字，于是船长说：“你们让它写吧；它要是弄污或损毁了纸卷，我们把它撵走；如果它写得好，我便收它为儿子；因为象它这样聪明的猴子我还从来没见过呢。”于是我执笔蘸墨，用各种字体写了下面的诗：

一

在过去的岁月里，你慷慨的美德曾被记录，
到现在你的恩惠还难尽述。
愿安拉不要因为你而使人变成孤苦，
因为你是贫穷人的父母。

二

他的笔把恩惠传遍各处，
他的签署使人们普遍享受幸福。
他的手指好比五道河流，
从他的指头流出的水，可以灌溉各洲。

三

每个文人都要瞑目长逝，
他的翰墨却永远被人保留。
你不可随便挥笔漫写，
必须写下在复活日使你悦目畅怀的东西。

四

离别的消息刚传到我们耳里，
沧桑便给我们批下判语。
让我们去到墨水瓶的口边，
借笔的喉舌倾诉离愁。

五

江山不是某姓的专利品，
否则那第一位君主如今他在哪里？
在一切美好的事业中，你应该从事植林，
因为你被免职的时候树木却屹立不移。

六

当你打开豪华、富丽的墨盒的时候，
让墨汁发挥它慷慨、大度的品性。
可能时你尽量写下美好的品德，
以便你的人格和笔墨辉映生色。

我写完之后，使臣收回纸卷，带到宫中，呈献给国王。国王看了，很赏识我的书法，吩咐使臣们："你们预备鼓乐，并携带华

丽的衣服和骡子去，用盛大的仪式把这位书法家接来见我。”使臣们听了国王的吩咐，一个个抿着嘴笑。国王生气，骂道：“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是不是因为我吩咐你们这桩事情，你们就奚落我吗？”

“主上，我们的笑是有缘故的。”

“有什么缘故？”

“陛下命我们去接那位书法家，其实这些字并不是人写的，而是跟船长在一起的一个猴子写的。”

“你们说的这个是真的吗？”

“真的，指安拉起誓，这是真的。”

国王感到惊奇、兴奋，说道：“我要向船长买下那个猴子。”于是派使臣携带乐器、衣服和骡子去船中迎接我，并嘱咐他们：“你们必须给它穿上这套衣服，让它骑在骡子背上，小心翼翼地把它接进宫来。”

使臣们来到船中，征得船长的同意，给我穿上衣服，让我骑着骡子，带我往王宫去。人们大惊小怪，争先恐后地出来看热闹，整个城市都欢腾起来。到了国王面前，我跪下去吻了三次地面。他请我坐，我便长跪在地上。在场的人看了我的礼貌，大伙感到惊奇，国王也觉得非常诧异。

国王屏退侍从，只留一个太监和一个仆童在侧侍候。继而设宴款待我，饭菜非常丰富，有山中蹦跳的走兽，有空中翱翔的飞禽，有笼中好斗的家禽，以及其他山珍海味。国王示意，要我陪他同席。我跪下去吻了地面，然后入座吃喝。饭后我站起来，洗了七次手，然后执笔写一首诗夸赞筵席，博得国王的赏识，他叹道：“多奇怪呀！一个猴子居然写出这样的绝句，还能写这样一笔好字！指安拉起誓，这是最奇怪的事情哪。”仆人把盛在玻

璃杯中的醇酒献给国王，他喝了一口之后递给我，我接着跪下去吻了地面，一饮而尽，随即执笔写了下面的诗句：

一

他们把我放在火上审讯，
发现我甘受委屈，能够忍受。
因此人们把我端在手里，
让我和王公亲嘴。

二

黎明在召唤黑暗，
请将败德的烈酒灌我一杯。
我原是不辨清浊的，
是酒在杯中，还是杯在酒里？

国王读了我的诗，感到惊奇，说道："这样的诗要是出自人类之手，那么作者一定是当代超群出众的文豪呢。"继而国王拿来象棋，问道："你愿意和我对弈吗？"我点头表示愿意。于是我坐下去和国王对弈。下了两局，国王都败在我手下，他大为吃惊。下罢棋，我执笔在棋盘上写了下面的诗：

两支军队终日对垒，
战斗的情况越来越猛烈；
直到黑夜降临，
才钻进一床被窝里停战休息。

国王读了诗，感到惊奇、兴奋，心情十分愉快。他吩咐仆童："去请公主到这儿来。告诉她是我唤她来看这个猴子的。"仆童

去了一会，带着公主出来。可是她一见我，便把脸面遮盖起来，说道："父王，为什么唤女儿出来给外人观看呢？"

"儿啊，这里除了一个仆童和侍候你的一个太监之外，没有别的外人，我是你的父亲，你为什么把脸面遮掩起来呢？"

"这个猴子原来是个年青的王子，他父亲叫艾夫帖玛罗斯，是艾补奴斯岛的主人。魔鬼哲尔基斯把魔法施在他身上，并杀死自己的老婆——艾维陀睦斯的女儿。这个猴子原是一位博学聪明的学者，由于着了魔，才变成猴子呢。"

听了公主的话，国王感到惊异，回头看我一眼，问道："她所说的是事实吗？"我点头表示说："不错。"于是我忍不住伤心哭泣。国王问公主："你怎么知道他是着魔的呢？"

"父王，我幼年时代，有个精通魔术的老太婆教我魔术。我仔细研究那种法术，懂得其中的一百七十套法门；其中的几套，我可以借它的威力，把您国中的石头挪到地球之外，把陆地变为海洋，或把人畜变为鱼鳖呢。"

"儿啊，指我的生命起誓，你把这个青年解救出来，以便我委他做我的宰相，他是一个活泼、伶俐、多才多艺的青年呢。"

"好的，我很愿意解救他。"

公主拿一把刀，在地板上画了一个圆圈，并在圈内写了一些咒语和符咒，然后聚精会神地思索、研究，口中念念有词。她念的词句中有的听得清楚，有的令人茫然不知。她念了约莫一点钟，天地便逐渐黑暗起来，接着那个魔鬼就原形毕露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那桠杈似的手、桅杆似的腿、灯笼似的眼睛，可怕极了。公主对他说："不受欢迎的东西！"于是魔鬼变成了狮子，说道："你这个奸诈的家伙！我们不是订过互不侵犯的誓约吗？为什么你要违背盟约呢？"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你的盟约是靠不住的。”

“那么你招架着吧。”

狮子张牙舞爪，向公主扑来。公主心灵手快，迅速拔下一根头发，摇摆着念了咒语，头发立刻变成一把锋利的宝剑。她举剑挥去，狮子被她一剑砍成两截。可是狮子的头刚落地就变成一个蝎子。公主也随着摇身一变，变成一条大蛇，追赶蝎子，激烈战斗一场。继而前者变成大鹫，后者变为兀鹰；兀鹰向鹫追逐一阵之后，鹫又变为黑猫，兀鹰变为狼，在宫中斗了约莫一点钟。黑猫招架不住，摇身变成一个大而红的石榴，落在喷水池里；狼跟踪追去，石榴逐渐升到空中，随即落在地上，砸得粉碎，石榴子撒在地上。狼摇身变为雄鸡，啄食石榴子，把石榴子全都啄光，一粒也不剩。这时候雄鸡振翅长啼，摆着嘴向我们示意，我们可不明白它说什么。之后它大叫一声，震耳如雷，好象宫殿已经塌下来，压在我们身上似的。它转着寻找，最后发现有一粒石榴子隐在池边，便奔了过去，预备啄食。但是这粒石榴子落在水中，变为一尾小鱼，游到池底去了。雄鸡立刻变为一尾大鱼，跟踪追了下去。过了一会，突然一声咆哮，吓得我们人人发抖；只见魔鬼火把似地窜了出来。它一张口，嘴、鼻和眼里都冒出烟火。随后公主也火球似地出现在他后面，彼此用火对攻，双方的火力在一起燃烧起来，宫中弥漫着火和烟。我们感到恐怖，唯恐被火烧死，想跳进水池里去躲避。当时国王叹道：“毫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拯救了。我们是属于安拉的，我们都要归宿到安拉御前去。早知如此，我不该教她解救这个猴子，免得她和这个无敌于鬼神的魔鬼搏斗而遭到莫大的困难。但愿我们没有见到这个猴子，那该有多好啊！它是个不吉利的东西，是有害的家伙。我们从慈悲出发，为人道而解救它，可是自身却受苦受难了。”

我结结巴巴地不能说话安慰他。后来那魔鬼叫嚣着窜到我们面前，把火焰喷在我们脸上。公主追在后面进攻，我们被双方的火焰所包围；但公主的火焰不伤我们，只是魔鬼的火焰烧瞎了我的眼睛，烧焦了国王的脸颊、胡须、嘴唇和牙床。有一股火焰落在太监的胸部，把他活活烧死。那时候我们失望到极点，认为非死不可了。正当危急存亡的时候，突然有股声音喊道："安拉最伟大！安拉最伟大！他援助我们克服邪恶了。"随着声音的出现，魔鬼被公主的火焰烧死，霎时变为一堆灰烬。公主来到我们面前，说道："给我一碗水吧。"于是她端起水，喃喃地念了咒语，把水洒在我身上，说道："凭安拉的权力和他的大名，恢复你的原形吧。"

公主说罢，我的身体一颤动，霎时变成了人，恢复了原形。但是美中不足，我的一只眼睛已被魔鬼的火焰烧瞎。继而公主说："父王，我快要死了，这是因为我不惯于斩妖的缘故。倘若他是人，那么我可以很快消灭他。我之所以感受困难，是石榴子散在地上，我啄食的时候，把魔魂寄存在里面的那粒石榴子忘了；我要是啄食了它，魔鬼会立刻被消灭的。但是在命运的安排和操纵下，他再次出现，和我对抗，在地面、空中和水里，跟我作猛烈的搏斗；每当我施出一种法门的时候，他也同样抬出一种法门和我对抗，最后他居然使用火术来对付我。使用火术而不战胜对方的，实在不多；幸而命运照顾我，让我首先把他烧死了。不过我眼前就要死了，我的缺位，安拉会给你补上的。"公主说罢，便有一股黑焰烧到她的胸前，逐渐蔓延到脸部。这时候她感伤、流泪，说道："我证实安拉是唯一的主宰，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徒。"她说罢，霎时被火烧死，变为一堆灰烬。

眼看着这种情况，我们感到无限的忧愁和苦恼。我的确不

忍心看解救我的那位美丽公主被焚为灰烬，我愿意代替她死。我虽然有这个愿望，可是安拉的法令却无法规避。国王见公主被焚为灰烬，气得拔剩余的胡须，打自己的耳光，撕身上的衣服，嚎啕痛哭；我也效法国王的举动，表示悲哀。当时国王的侍从和朝臣闻声赶到，见国王临近死亡的状态和两堆灰烬，吓得惊惶失措，赶忙围着他进行施救。

国王慢慢苏醒过来，把公主和魔鬼搏斗的经过告诉他们。他们认为祸事惨重，婢仆和群臣，都悲哀哭泣。继而举行丧葬，追荐了七天。国王吩咐替公主建筑高大的陵墓，点上辉煌的灯烛，并下令把魔鬼的骨灰撒在空中，随风四散，不让留下一些遗迹。丧葬完毕之后，国王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几乎丧了性命。

国王整整病了一个月才恢复健康，被烧的胡须也长出来了。他唤我去到床前，对我说："青年人，你未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一向是过得舒服安静的。但愿我们不曾看见你，那是再好没有的了。我们的情况如今变得如此凄惨，这全是为了你。第一，我牺牲了比男子还强百倍的女儿；第二，被火烧落了我的牙齿，烧死了我的太监。我们为你付出这么大的一笔代价，可是自始至终，我们没有得到你的半点好处。不过安拉的这种规定要在你和我们之间实现，这是无法避免的。总之，我的女儿牺牲她自己而解救了你，这是我应当赞美安拉的。孩子，现在你走吧，离开我的国土吧。为了你而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些事件，尽够我们忍受的了。愿你平平安安地出去，从此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我会处你死刑的。"

我辞别国王，离开宫殿，走投无路，相信是活不下去了，也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当时往事一件件涌上心头：从强盗手里逃走以后，我跋涉了一个月的路程去到城中遇着裁缝；在山中地下

室里与女郎相会，差一点被魔鬼杀害……总之，我一生的境遇，从头到尾，全部涌上心头。最后我赞美安拉，叹道：“牺牲了一只眼睛，却留得一条生命。”我出城之前，先进澡堂沐浴，并剃了胡须，换上道袍，从此天天悲哀、哭泣，一心打算往圣地去朝觐，作最后的归宿。

我翻山越岭，沿途经过许多城镇，最后来到巴格达，心想也许我能够谒见哈里发，向他报告我自己的经历。我是今天晚上进入巴格达的，在大街上碰到这位弟兄徘徊街头。我对他说：“你好，弟兄。”正当我和他谈话的时候，这第二位弟兄突然来到，对我们说：“你们好，弟兄们，我是个异乡人。”我们说：“我们也是异乡人，今晚才到这儿来的。”于是我们三人同行，谁也不知谁的底细。继而我们被命运驱使到你们门前，最后终于来到你们屋里。这便是我剃了胡须，瞎了眼睛的经过和原因。

女主人听了第二个僧人的叙述，说道：“你的故事很奇怪；摸摸你的头，去你的吧。”

“不，”第二个僧人说，“我要听一听这些朋友的故事才去呢。”

接着第三个僧人站起来，向女主人叙述他的故事：

第三个僧人的故事

我的故事和他们两位的不同；比较起来，我的经历和遭遇是最离奇古怪的。因为他们两位的遭遇是命运招致来的，而我剃

了胡须、瞎了眼睛的原因，可以说是我自寻烦恼，一手制造出来的。

我原来是一个王子；父亲过世以后，我继承王位，正直无私，公平地对待百姓。那时候我喜欢航海旅行，因为我的国家建立在海岛上，广阔的海洋中散布着许多岛屿。我自己拥有五十艘商船，五十艘救生艇，一百五十艘战舰。为要周游群岛，我预备一个月的粮食，率领人员分乘十艘大船出发。在海中航行了二十天以后，夜里飓风突起，波涛汹涌。我们遇到葬身鱼腹的危险，都感到绝望。当时我说："既遭此危险，即使不死，也不是好兆头呀！"于是大家虔诚祈祷，求安拉救援。飓风继续不断地刮着，船在浪涛中漂荡了一夜，到次日太阳出来时，才风平浪静。我们在附近的岛上停泊登陆，煮饭充饥，休息了两天，然后开航。行了二十天之后，发现海水变了，到了什么地方，船长也莫名其妙，只是感觉诧异。我们对探海的说："你去观察一番吧。"他爬上桅杆看了一会，然后对船长说："报告船长：在右边的水面上，浮着一尾大鱼；前面的海中，却是一片黑暗，最远的地方时而闪出光芒，时而又暗淡下去。"船长听了报告，摔掉缠头，拔着自己的胡须，说道："告诉你们吧：我们全都完了，谁都逃不了这个灾难。"他说罢，悲伤哭泣；我们也都为自己的生命而伤心流泪。我对船长说："船长，探海的看见了什么，你把情况给我们解释一番吧。"

"我的主人哟！你要知道：当飓风突起，波涛汹涌的那天，我们过了一夜，次日风平浪静，在岛上休息两天才继续航行。但是我们迷失了方向，至今行了十一天的航程；现在不顺风，我们无法向目的地航行。明天下午我们就可以到黑石山，又叫磁石山。船被风浪推到山下，那时候船上的每颗钉子都飞上山去，紧紧地

贴在山上，船便解体；因为磁石有一种吸铁的特性，因此那座磁石山上的铁是数不清的，从古至今不知在那里损坏了多少过往的船只。据说山上有一幢建在十根粗大柱子上的黄铜圆顶建筑，顶塔上有个铜质的骑士骑在一匹铜马上；骑士手中握着铜箭，胸前挂着一块铅牌，牌上刻着神秘的符咒。其实作怪的就是那个骑士。非等那个骑士从铜马上倒了下来，人们的船只是不会安全的。”

船长说罢，痛哭流涕；我们也确信没有挽救的余地，非牺牲不可。因此人人忙于处理自己的善后，互相告辞，作最后的话别。通宵达旦，谁也不曾睡觉。次日清晨，船在风浪的吹打下，逐渐靠近磁石山。最后到达山麓，受了磁石的吸引，船上的钉子和金属，全都飞上山去，船身渐渐支离破碎。我们落在海中，有的淹死，有的围着破船挣扎。傍晚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淹死了，少数人虽然脱险，可是随着飓风逆浪，东漂西流，四处漂散，谁也不知谁的去向。我自己幸蒙安拉护佑，摆脱危险，这是安拉要我活着受苦受难，多过些倒霉日子的缘故。当时我攀伏在一块木板上，被浪涛打到岸边。我爬到岸上，发现一条凿成梯级通往山顶的曲径。

我喊着安拉祷告一番，趁风停易行的时候，沿曲径攀缘而上，一直爬到山顶，举目一望，那里除了一幢圆顶的建筑，什么也没有。我能平安去到那里，感到十分快慰。为了感谢安拉，我诚心诚意地做了祷告，然后倒身在穹顶下睡觉。在睡梦中听见有人对我说："海绥补的儿子啊，你睡觉的地方埋着一张铜弓、三支刻有符咒的铅箭；你醒来时，把弓箭刨出来，用它射落屋顶上的骑士，替过往的行人除掉这个祸害吧。因为你向骑士一射，他便跌到海里，它的铜弓也就落在你面前。你拾起铜弓，把它埋在

铜马下面。在你这样进行的时候，海水逐渐上涨，直到山顶；这时候另一个铜人划着一只小船来到你面前。你默然乘上小船，它会渡你脱险，十天之后，它能把你渡往安全地带；到了那里，便有人等着送你回家。沿途你只要缄默着不念安拉的大名，便可一帆风顺了。”

我从梦中醒来，振奋精神，按照梦中听到的指示去做。我找到弓箭向骑士一射，它便跌进海里，它的铜弓落在地上；我拾起铜弓，把它一埋，海水果然上涨，和山顶一般高。我等了一会，看见一只小船，从远方向我驶来。我边赞颂安拉，边静静地等待。小船驶到我面前时，我见船中有个铜人，胸前挂着一块铅牌，牌上刻着一些符咒。我默然上了小船，被铜人划着向前航行。一天，两天，三天，继续航行了十天之后，发现前面有个海岛。我一时高兴快乐，不自主地喊着安拉的大名赞颂起来：“安拉是唯一的主宰，安拉最伟大……”

当我这么赞颂的时候，小船翻了，我落到海里。幸而我会游泳，在水中和波涛搏斗，从白天到黑夜，弄得臂痠腿痛，疲惫不堪。最后我精疲力尽，认为非淹死不可了，这才开始忏悔，预备葬身鱼腹。正当危急存亡的时候，忽然飓风骤起，掀起堡垒似的波涛，终于把我推打到海滩上。我撑持着站起来，脱了衣服，拧掉水，晾在地上，然后倒在沙滩上睡觉。

次日清晨，我穿起衣服，然后考虑向哪方面去找出路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一片树林，便走过去，绕着一看，才知道我已经置身在一个小岛之上，四面围绕着汪洋大海。我望洋兴叹，说道：“嘿！我刚摆脱一重危险，接着又跌到更严重的灾难中了。”我回想自己的境遇，前途茫茫，真令人悲观失望。正当我感觉苦恼，徘徊不知所措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一只小船，从远方驶来。我赶

忙爬到树上，躲着窥探。那只小船靠岸以后，船里出来十个奴隶。他们携带锄头，来到岛上，挖开地面，掘起一块木板，然后一齐回到船中，把运来的馍馍、面粉、奶油、蜂蜜、羊肉和其他生活起居必需的器皿什物搬到地窖里。他们不歇地来来往往，上上下下，把船中的物件全都搬完。最后一次，他们搬出最华丽的衣物，并簇拥着一个年长的老人登陆。看模样那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物，衰老得只剩下一架骨头，已经是风前的残烛了。他被一个活泼而漂亮的少年搀扶着，慢慢地走进洞去。

他们在洞中逗留了约莫一点多钟，老人和奴隶便从地窖里出来，只是不见那个少年。他们盖上木板，并掘土把木板掩盖起来，然后乘船归去。他们走后，我从树上溜下来，去到地窖面前，鼓起勇气，把土刨开，揭起木板一看，发现下面有梯级。我怀着惊奇心情，沿梯级走了下去，原来内部是一间整洁的地下室，陈设都是丝绸细软；那个孩子手持扇子，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一张高脚椅上，靠在垫子上面，周围弥漫着芬芳的香味。

他一见我，脸色吓得发白。我问候他，说道："你安静吧，别害怕。我是一个王子，和你一样，彼此都是人类，不过命运把我驱使到这儿来安慰你的寂寞罢了。你的情况如何？为什么一个人住在地下室里？"当他证实我和他是同类的时候，便感到高兴快乐，恢复了脸色，叫我走近他，说道："弟兄，我的故事奇怪着哪。家父是珠宝商人，他的生意兴隆，手下养着许多仆从，替他往海外经营生意。他的资本雄厚，交易很广，可是美中不足，膝下没有子嗣。有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要生一个短命儿子，醒来时想着悲哀哭泣。后来我母亲果然怀孕，妊娠期满，便生下我。家父老年得子，喜出望外，于是广施博济，赈救一般孤苦无告的穷人，并大摆筵席，招待亲戚朋友。赴宴的客人中有绅耆、头目、

学士、文人和星相家。当时星相家就庆祝诞辰的机会，替我算了命，然后对家父说：‘你的儿子活到十五岁那年要遇一次生命的危险。如能平安渡过这道难关，他便可以长命百岁。他遇险的原因是：在死海中有座磁石山，山上有个骑士和一匹铜马，骑士的胸前挂着一块铅牌。几时骑士从马上跌到海中的第五十天，便是你儿子殒命的日期。杀他的是射倒骑士名叫尔基补的一个青年人，他是国王海绥补的儿子。’家父郁郁不乐，百般忧愁苦闷。他费了千辛万苦，孜孜不倦地才把我抚养教育成人，现在我已经十五岁了。可是十天以前家父听得磁石山上的骑士跌到海中的消息，怕我遇害，因此送我到这儿来躲避。据说射倒骑士的就是国王海绥补的儿子尔基补。这便是我的故事，也就是我一个人住在地下室里的原因。”

听了他的叙述，我感到惊奇，心里想：“我就是国王海绥补的儿子尔基补，骑士是被我射倒的。但是指安拉起誓，我绝对不会伤害他。”继而我对他说：“灾害会远远地离开你，若是安拉意愿，你是不会忧愁苦闷的。现在我暂且留在这儿服侍你，安慰你。等过些日子，我随你去见你父亲，求他派仆人送我回我的故乡去。”我陪他坐谈到天黑，这才燃上灯烛，摆出饭菜，一块儿吃喝。饭后，又吃甜食，我和他一面吃，一面谈天，直谈到深夜，待他睡下，替他盖上被，我自己才睡觉。次日清晨我先起床，烧些热水，轻轻地唤醒他，并端水给他洗脸。他对我说：“愿安拉多多回报你，青年人。指安拉起誓，待我摆脱危险，免除尔基补的危害时，我必须请求家父报酬你。万一不幸，我果然被人杀死，那也希望你平安无恙。”

“不，未来的日子绝不会给你带来灾难。愿安拉把我的死期排在你的前面。”

我端出饮食，陪他吃喝，继而焚了乳香，摆上棋盘，在芬芳的气氛中和他对弈。当天除了休息和吃喝的时间外，我和他一直在下棋。到天黑时，我点着灯烛，端出饭菜，陪他一块儿吃喝。饭后，坐着谈到深夜，待他睡下，替他盖上被，我自己才安息。就这样我陪他一天天过下去，彼此之间发生了感情，他在我心中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使我忘了一切忧愁苦闷。我想道："那些星相家说谎骗人，指安拉起誓，我决不会杀害他。"我一直侍候他，陪伴他，和他谈心，继续过了三十九天。到了第四十天的晚上，他感到高兴快乐，对我说："弟兄，赞美安拉，他使我免于死难了。这是凭你的福分和光临而实现的，我恳求安拉赏你平平安安地转回家去。现在烦你烧些热水给我洗澡吧。"

"好的，我乐意极了。"

我给他烧了许多热水，让他洗澡，帮助他擦背。洗毕，我替他换衣服、铺床铺，让他睡下休息。当时他对我说："弟兄，你剖个西瓜，放些糖在里面，拿来我们吃吧。"我去贮藏室里，拣个好西瓜摆在盘中，端到他面前，问道："主人，这儿没有刀吗？"

"有，在我头上面的搁板上。"

我赶忙爬上去，取了刀，握在手里，然后转身下来。但脚一滑，便跌在他身上，手里的刀凭着命运的驱使，竟刺入他的胸口，他立刻便死了。他死后，我知道是我杀了他，忍不住痛哭流涕，打自己的耳光，撕自己的衣服，叹道："我们是属于安拉的，我们都要归宿到安拉御前去。这个少年呀，他在星相家所说的危险中安然过了四十天以后，终于死在我手里了。但愿我早日死掉，不给他剖西瓜，这不就无事了吗？无疑的，这是惨痛的灾难啊！我主，这是您安排的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您要什么，全都实现出来吧。"

当我确信是我亲手杀死少年时，便离开地下室，沿梯级走了出来，拉拢木板，盖上土，然后抬头眺望。我看见一只小船破浪而来，不觉大吃一惊，想道："他们到这儿来，发现孩子已经被杀，如果知道是我杀他，毫无疑问，一定要拿我抵命。"于是我爬到树上，隐避在枝叶中。我刚躲好，那群仆人和少年的父亲已经离舟登陆，径向地下室的所在走去。他们去到那个地方，刨开土，揭起木板，沿梯级走了进去，发现少年的脸面洗得干干净净，身上穿着洁净的衣服，胸上插着刀僵然躺在床上，便一齐哭喊起来，边打自己的面颊，边不住地悲哀、哭泣；尤其那个老人，晕过去很长的时间。眼看着这种情况，他们认为儿子之死，是老人家的致命伤。

他们用衣服包裹少年的尸骸，盖上一床丝被，把他抬到船中；那位老人随他们刚走出地下室，便跌倒，抓土染污自己的头，打自己的脸，拔自己的胡须，老泪滂沱、气喘吁吁地伤心得昏晕过去。奴仆们拿来被褥，让老人安静地躺着，然后一个个围着他默默地坐下。当时我躲在树上，居高临下，眼看这种惨状，忧愁苦闷到发未白而心先衰的境地。

傍晚，老人慢慢苏醒过来，望着儿子的下场，想着自身的境遇，打着脸面悲哀哭泣一阵，最后竟喘息着气绝身死。奴仆们见主子惨死，惨痛地哭了一阵，然后把他的尸体搬到船中，放在小主人旁边，张帆归去。我从树上溜下来，去到地下室中，看见里面遗物狼藉，想到少年的遭遇，忍不住伤心落泪，吟道：

看见他的遗物引起我的悼念，
我用热泪洒遍他的故居。
恳求操纵离散的权威者，

请行行好，准他回来一天。

从此我流落在孤岛上，白天在外面流浪，夜里到地下室过夜，这样的生活，整整过了一月。那个期间，我发现西面的海岸线，由于海水逐渐低落，陆地向外伸展，逐渐突出水面。在一个月的沧桑变化之后，西面的海水差不多退干了。眼看这种情景，我喜不自胜，相信有出路了。我试探着涉到水中，跨过剩余的沼地，去到对岸的陆地上，发现一堆堆疏松而能陷没驼腿的沙滩。我鼓起勇气，越过沙漠地带，忽然发现遥远的地方闪耀着强烈的火光。我怀着寻求出路的希望，向火光的所在走去，吟道：

也许命运会悬崖勒马，
捎来一些好消息，
实现我的希冀，满足我的需求，
在各种演变之后表演一幕喜剧。

我去到火光附近，抬头一看，原来那里矗立着一幢巍峨的宫殿，两扇黄铜大门，在日光照耀下，反映出灿烂的光芒，从远方望去，好象炽烈的火焰。

我看见这幢建筑，喜出望外，便在大门的对面坐下休息。我刚坐定，便有一位老人带着十个衣冠楚楚的青年走来。我一看，见青年们都是瞎了左眼的。他们的形象和眼睛瞎得这般整齐，使我感到十分诧异。

他们见我坐在那里，便向我打招呼，问我的情况。我把自己的遭遇和经历告诉他们。他们听了感到惊奇，带我去到他们屋里。屋中摆着十张床铺，床上的被褥都是蓝色的。在十张床铺中间，摆着一张小床，上面的被褥也是蓝色的。青年们各人坐在

自己的床上，那位老人站在中央的小床面前对我说：“请你在我们这儿住下吧，青年人！不过希望你别问我们的情况和失明的原因。”说罢，他端出饮食分给青年们，同时也给我一份。饭后大家坐着谈天，他们问我的情况，我把自己的境遇对他们叙述，一直谈到深夜。当时青年们对老人说：“时候到了，老人家，把我们的酬劳拿给我们吧。”

“好，我马上拿给你们。”

老人说着，去到一间内室，顶出十个盖着蓝巾的盘子，每个青年分给一盘，并燃了十支蜡烛，每个盘中插一支。继而他取去蓝巾，盘中的沙土、炭渣和锅烟子便露出来。青年们卷起袖口，一面抓泥土涂自己的脸面，一面悲哀哭泣，并撕身上的衣服，打自己的脸，捶自己的胸，叹道：“这是我们懒惰好奇的结果呀。”他们狂妄地一直闹到黎明时候，老人才给他们预备热水，让他们洗脸，并更换衣服。

看了这种情景，我的理智飞了，一时糊涂起来，满腔的郁结，竟然忘了自己的遭遇，情绪沸腾到无从抑制，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我问道：“我们快活、疲劳之余，何需来此一套呢？这是疯人的举动嘛！赞美安拉，你们是理智完备的人；我问你们，你们的眼睛为什么瞎了？为什么你们要拿泥土污染脸面？我恳切地请求你们回答我。”

“青年人，”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说，“别教你的青春欺骗了你；你还是别过问这些事吧。”

继而老人端出饮食，我陪他们一块儿吃喝。饭后，收拾完毕，大家坐在一起交谈。天黑了，老人点上灯烛，端出饮食。饭毕，大家继续坐谈，直到更残夜静，青年们才对老人说：“睡觉的时候到了，老人家，把我们的酬劳拿给我们吧。”

老人起身，给他们端来盛满污泥的盘子，他们便跟头夜那样疯狂地行动起来。我跟他们在一起整整待了一个月，他们每天夜里都拿污泥涂脸，然后用水洗净，更换衣服。他们的行为使我感到十分诧异，心中的苦闷日积月累，竟然达到不思茶饭的地步。于是我对他们说："青年们，你们要是不把你们涂脸的原因告诉我，消除我胸中的忧愁苦闷，那我只好向你们告别了。"

"保守我们的秘密，是一桩最重要的事情呢。"他们说。

关于他们的事情，我不知底细，莫名其妙，弄得恍惚迷离，终于拒绝吃饮食。最后我对他们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非请你们告诉我不可。"

"这种事对你绝对有害无益；告诉了你，会给你带来痛苦，使你成为一个象我们这样残缺不全的废人呢。"

"你们必须告诉我；否则，让我离开你们，不要再看这种情景了。俗话说得好：'眼不见，则心不烦。'"

之后，他们弄来一只绵羊，宰了它，剥下皮，然后给我一把刀，说道："拿着刀，睡下去，让我们把你缝在羊皮里。因为这样一来，便有一只叫神鹰的大鸟飞来把你攫去，带到一座山顶上。那时候，你用刀割破羊皮钻出来；大鸟见你，吓得落荒而遁。往后你向前约莫行半天路程，便发现一座巍峨的宫殿。你走进去，便可达到希望目的了。我们也是进了那幢宫殿而变成这样涂脸和失明的。如果要细谈，话就长了；因为我们失明的经过情况，彼此是不同的。"

我乐意那么做，他们就按所说的手续把我缝在羊皮里，结果我被大鸟攫着飞到山顶；我从羊皮里钻出来，向前一直去到那幢宫殿里。宫中有四十个月儿般美丽的姑娘；她们一见我，便齐声说道："欢迎你，竭诚欢迎我们的主人。"随即请我坐在首席，端出

饮食，大家一起吃喝。饭后，她们中有五个人起身预备筵席，铺下席子，焚上香火，摆出酒殽、果品，让大家围着享受。饮宴时，她们有的弹琵琶，有的歌唱，有的翩翩起舞，杯盘不停地传递着，大家开怀畅饮。我陶醉在快乐的氛围中，把世间的苦痛忘得一干二净。

我和姑娘们在宫中一块儿过快乐如意的生活；可惜好景不长，新年元旦日，她们一个个都伤心流泪，对我说："但愿我们不认识你，那该是多好啊！如果你能接受我们的忠告，这对你是再好没有的。"我觉得奇怪，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都是公主，几年以来大家相聚于此，过吃喝享受、逍遥作乐的生活，每当新年我们要离开这里四十天，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打算嘱咐你一桩事情，只怕我们走后你会违反我们的忠告。这是宫殿的钥匙，我们把它交给你。宫里有四十间宝库，其中的三十九间，你可以进去参观、游览，只是那第四十间宝库，千万不可开启；你必须牢牢记住，否则，会造成我们之间的分别、离散，彼此会永远不能见面的。"

"好的，我不去开它就是。"我接受了她们的忠告。

我们彼此话别之后，她们离开宫殿，各自高飞远走，只剩我一个人孤单单地留在宫中。傍晚时候，我打开第一间宝库，走进去抬头一看，这俨然是一座人间天堂，花园中的绿树枝上结着成熟的果实，鸟儿在枝头歌唱，清泉潺潺地流泻；清新幽雅的景致，使人感觉舒畅。我徘徊在树丛中，闻着花香，听着鸟语，流连忘返。我看见苹果的颜色，红绿相间，闻到榅桲的气味，跟麝香、龙涎香没有区别，正是：

榅桲集合人间的美丽，

比任何果子都显贵。
它的滋味象征快乐，
气味犹如麝香，
颜色好似金子，
形状如满圆的月亮。

还有杏树上的杏子，宝石般灿烂夺目。我欣赏够了，转身走出，把门原封关锁起来。次日，我打开第二间宝藏，走了进去，只见一望无际的旷野，长着高大的枣树，淌着曲折的河流，遍地开满了玫瑰、素馨、蔷薇、水仙、罂粟。微风拂过，满天的芬芳，馨香扑鼻，令人陶醉。我欣赏够了，转身出来，把门照旧关锁起来。

第三天我打开第三间宝藏，进去一看，是间宽敞的大厅，地上铺着彩色云石，门窗户壁上装饰着贵重金属和珍珠宝贝，里面挂着檀木雀笼，笼中有夜莺、唱鸽、山乌、雉鸠、金丝雀等各式各样的鸣禽，唱着悦耳的歌曲。我忘记世间的苦恼，沉醉在大厅中，一觉酣睡到天明。之后，我打开第四间宝藏，是一幢宽大的建筑物，分为四室，里面藏着无数的珍珠、蓝宝石、橄榄石、绿翡翠和其他各种名贵的珠宝玉器，琳琅满室，数不胜数，令人惊羡、赞叹不置。我自言自语地叹道："啊，这种名贵的宝物，即使帝王们的库藏中也是没有的。"我感到无限的快乐、兴奋，胸中的忧愁顾虑，已经烟消云散，丝毫都不存在了。我说道："我是当今的帝王了，这些宝物全都是我的财产了。"

我在宫中不停地走动着，从一间宝库串到另一间宝库，在三十九天之内，除了姑娘们禁止开启的第四十间宝库外，其他三十九间我都进去参观游览过。只是对那第四十间宝库，老是念念不能忘怀。我经不起魔鬼的怂恿，兼之再过一天，便是姑娘们

回宫的日期，因此我抑制不住欲望而不能不去开门。

我贸然开门闯进去，首先闻到一股从来不曾闻过的馨香气味，把我熏得昏迷不省人事。过了约莫一小时的工夫，我慢慢苏醒过来，鼓起勇气站起来，抬头一看，见地上铺满了蕃红花，当中挂着一盏金质灯，火焰辉煌灿烂；旁边摆着两个大香炉，里面的麝香和龙涎香，泛着馨香气味，弥漫了整个屋子。还有一匹夜一般黑的乌骓，两个水晶马槽，一个盛着剥净的胡麻，一个盛着蔷薇水。骏马背上佩着赤金鞍子，头上套着白银辔头。我看着感到惊异，想道："这匹马儿一定有大用处。"我经不起魔鬼的怂恿，冒昧把它牵出宝库，跃身跨上马背，可是它却不动；我捶它的胸，它还是不动；最后我举鞭一抽，它这才迅雷似地狂嘶一声，张开两翼，飞向空中。它越飞越高，在高空翱翔了一小时后落在山顶上，把我掀倒，摔着尾巴打我的脸，打落我的左眼珠，我便成为独眼。我狼狈逃到山下，找着那十个瞎了左眼的青年。他们对我说："不欢迎你，也不接待你了。"

"喂！现在我成为你们的同类了，希望你们收留我，让我跟你们生活在一起，给我一个盘子涂染我的脸面吧。"

"指安拉起誓，不许你留在这儿，快滚出去吧。"

我被他们驱逐出来，穷途末路，无计可施，回忆着往事，哭哭啼啼地叹道："过了这么长的时期，我还是摆脱不了灾难呀！"于是剃了胡须，周游各地。幸蒙安拉保佑，今晚安然来到巴格达。我在街上和这两位僧人邂逅相遇，向他们问好，说道："我是个异乡人。"他们说，"我们也是异乡人。"于是我们三个左眼失明的僧人便聚会在一起。我的女主人呀！这便是我剃了胡须，瞎了左眼的原因和经过。

听了第三个僧人的故事，女主人对他说："摸摸你的头，去你的吧。""不，"僧人说，"指安拉起誓，我要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才去呢。"

女主人回头瞅哈里发、张尔蕃和马师伦一眼，说道："讲你们的故事给我听吧。"张尔蕃站起来，走过去，把来时对管门女郎说过的话重说一遍。女主人听了，说道："我饶恕你们了，去你们的吧。"

他们告辞出来，一起走进一条狭巷里。哈里发说道："天还未亮，僧人们！现在你们打算上哪儿去？"

"指安拉起誓，我们的主人，到哪儿去，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来吧，到我们家里暂过一夜吧。"哈里发说完就嘱咐张尔蕃："现在你领他们去安息，到明天再带他们进宫来记录他们的经历吧。"

张尔蕃遵从命令，带走僧人，哈里发这才回宫休息。由于过分兴奋，他通宵达旦，始终没有睡熟。

次日清晨，哈里发临朝听政，文武百官朝拜之后，他坐在宝座上，吩咐张尔蕃："去把那家三姊妹、两条黑狗和三个僧人都带来见我。"

张尔蕃遵循命令，立刻把他们带进宫去，吩咐三姊妹退到帷幕后面，对她们说："昨晚承蒙你们款待，实在感激不尽。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吧：那位便是阿巴斯的后裔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在他面前，你们要老老实实地说真话才对。"

听了张尔蕃提到哈里发的大名，三姊妹中的女主人便诚惶诚恐地匆匆走到哈里发面前，说道："主上，您请听吧，我一生的经历非常离奇古怪，如果记录下来，是足以劝戒后人的。"

第一个巴格达女人的故事

我的故事离奇古怪得很。这两条黑狗原来是我的姐姐，我们一共是三个同胞姊妹。至于其余的这两位姑娘，一位叫虎实卡舍，另一位就是身上有鳞伤的，都是异母所生的姊妹。先父死后，我们每人继承一份遗产。后来母亲也去世了，遗下三千金币，我们三姊妹，各得一千金。当时，两位姐姐比我年长，因此她俩准备一番，和两个男人结了婚，分别有了家庭，各自料理家务去了。

过了一些时候，两位姐夫预备货物，带着妻室和钱财，撇下我旅行去了。他们去了五年，花完钱财，把两位姐姐抛在异乡不管。五年后，大姐一路乞食归来，穿着肮脏褴褛的衣履，落魄得狼狈不堪，完全不象人样，连我自己都认不出她了。

“你怎么到了这步田地呢?”我看清楚以后，问她。

“命运如此，说也无益。”她说。

我让她去澡堂沐浴，给她衣服穿，对她说：“姐姐，你是父亲母亲的继承人；父母亲遗留给我的那份财产，蒙安拉的恩顾，获得了一些利润，因此我的境遇较为优越；你我不是外人，今后你和我在一块儿共同享受好了。”于是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款待她，姊妹俩在一起快快活活地过了一年。当时我们的生活很舒适，只是对二姐的下落不明，时常惦念她，替她担忧。幸而过了不久，二姐终于也象大姐那样落魄狼狈地归来了。我照顾她，款待她，比对大姐还周到；从此三姊妹团圆聚首，在一块儿过生活。

可是过了一些日子，两位姐姐对我说："妹妹，我们还是要结婚；没有丈夫，我们生活不了。"

"我眼珠般的姐姐呀！结婚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说，"如今的世道，好人实在不多，因此我认为你们的想法不太恰当；用不着多说，你们是亲身经历过的了。"

她们不听我的劝告，终于违反我的意思，坚持己见，决心去嫁人。我拿自己的钱给她们每人预备一份妆奁。婚后，两个姐夫跟她们过了不久，玩弄、享受一番，就捞着财物，撇下她俩，不辞而走。她俩穷途末路，没有办法，只好回来找我，向我赔礼，说道："别责备我们吧，妹妹，你虽然年纪比我们轻，但是你的看法却比我们周到；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提结婚的事了。现在请你把我们当使女一样收留下来，给我们衣食过活吧。"

"欢迎你们，亲爱的姐姐。你们两位是我最敬爱不过的人儿呢。"

我接受她们的要求，格外尊重她们；于是姊妹三人重新聚首，在一起过团圆生活，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年。后来我打算去巴士拉经营生意，预备一只大船，装上货物和旅途中需要的物品，准备航行。当时我对姐姐们说："姐姐，你们愿意留在家中等候我呢，还是愿意跟我一块儿出去旅行？"

"我们愿意跟你一块儿去；我们不能够离开你。"

我把现款分为两份，一份藏在家中，一份带在身边，心里想道："这次旅行，万一途中遇险而能够留得一条生命归来，我就可以拿留在家中的钱维持生活呢。"于是我带着姐姐们上船，开始航海旅行。我们在海中行了几昼夜，船走错了航线，连船长也辨不清楚方向，任船向与目的地相反的方向航行。真实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清楚，不过当时倒也一帆风顺地行了十天。后来探

海的爬到桅杆上去观察，喊道：“给诸位报喜讯了！”他欢天喜地地溜了下来，说道：“我隐约看见一座城市的影子，象一只鸽子一样。”听了消息，大家非常快乐。船继续航行了一小时后，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城市。我们问船长：“这城市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船长说，“这座城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因为我生平不曾到这里航行过。不过我们既然平平安安地来到这个地方，也只好靠岸登陆，进城去做一趟买卖。如果行情好，大家卖掉货物，城中有什么货色，不管好坏，收它一些。要是不上算，这就不必交易，我们在城中休息两天，预备些粮食，再启程航行好了。”

船靠岸后，船长登陆进城去了。一点钟后，他回到船上，对我们说：“去吧，你们进城去看看人类的遭遇，大家虔诚地祈求安拉别教我们遭受这种灾难吧。”

听了船长的吩咐，我们登陆往城中去。走到城门口，看见人们拄着拐杖站在门前。我们走了过去，这才发现他们都变了原质，化为黑石。我们进得城去，见里面的一切，全都化为黑石，任何房屋里都不见一个人影，也没有一缕炊烟。眼看这种情景，我们感到惊愕、感叹。我们穿过大街，见铺中的货物和金银财帛，都原封原样地摆在里面。大家觉得快慰，说道：“也许我们能从这里找到门路呢。”于是大家分散开来，各走一方，寻找交易的主顾。

我自己一直向前走，慢慢去到一座堡垒中，仔细打量一番，知道那是一所法院。继而我去到王宫里，见里面的陈设全是金的，银的。国王身穿光彩夺目的华丽宫服坐在宝座上，左右有朝臣和宰相陪随。他的宝座镶满珍珠宝贝，星球似的闪着灿烂的光芒，周围站着五十名侍卫，穿着丝绸衣服，手中握着明晃晃的

宝剑。那种森严的威风，令人感到恐惧。

我继续向前，去到内宫，见室内门窗上挂着绣花的丝帘，王后睡在床上，身着绣花衣服，头戴珠冠，脖上系着珍珠项链，一切装饰和陈设都保存原状，只是王后本人却化为黑石。

通过寝宫，经过七级石阶，我去到一间镶花砖、铺绒毯的寝室中；里面摆着一张镶珠宝和翡翠的杜松床，床上挂着绣花绸帐，光芒从帐中射了出来。我走过去仔细打量，看见一颗鹅卵大的钻石，陈列在一张小椅上，蜡烛似地闪出光芒；床上的被褥和装饰，全是鲜艳的丝绸制作的。看了这种奢华的场面，我感到无限的惊奇。随后我发现室中燃剩的一支残烛，便想道："这儿一定有人点了这支蜡烛照明。"于是我继续深入，一路走一路仔细观看，被种种稀奇古怪的景象吸引着，把自身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沉在思索中，越想越渺茫，不知不觉便到天黑时候。我要离宫回船去，却分辨不清门路，徘徊观望一阵，仍然回到那间有蜡烛的房里，朗诵几节《古兰经》，然后倒在床上，拉被盖着睡觉。我希望好好地安息，可是心神却惴惴不安，始终睡不熟。到了半夜，突然听见朗诵《古兰经》的悠扬之声，我欣喜若狂，赶忙随着声音的所在寻去，找到一间密室。密室里面挂着灯，燃着烛，铺着礼拜毯，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人正襟坐在里面，面前摆着一个书台，聚精会神地朗诵《古兰经》。当时我奇怪他怎么一个人安然活着而不曾和城中人一起遭殃。我走进去，问候他。他抬头看我一眼，然后回问我。我对他说："指你朗诵的这部《古兰经》起誓，我要向你打听这里的情况，千万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对他叙述自己的情况，他感到惊奇。我问他关于城市变化的经过，他便对我说："姊妹，请你稍微等一等。"随即合上《古

兰经》，把它装在一个丝袋里，然后让我坐在他身旁。我仔细打量，见他笑容可掬，象满圆的月亮，身材端正标致，性情温和，人品高尚。一见他的形象，我就一千遍地赞叹，对他产生爱慕心情。我催促他："我的主人呀！快回答我吧。"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他说，"你要知道：这座城市是先父的京城。他是国王，你曾见他坐在宝座之上，已经化成黑石了。至于睡在帐中那个王后，她是我的母亲。城中的居民原来全都是祆教徒，他们膜拜火、光、影、热和行星绕日的轨道。先父原来没有子嗣，到晚年才生我。在他认真的教育下，一直把我抚养成人。幸而我的命运好，当时宫中有个年迈的保姆，她信的虽然是伊斯兰教，可不敢明目张胆地表示，外观总是跟祆教徒完全一样。由于她忠厚、廉洁，因而先父尊敬而信任她，认为她是一个虔诚的祆教徒。待我长大时，先父把我托付给她，并嘱咐她：'你带他去，好生教育他，把我们祆教的知识灌输给他。你必须好生管教他，不得疏忽大意。'

"那位老保姆，灌输我伊斯兰教的道理，教我沐浴、礼拜，并给我解释《古兰经》的意义。她嘱咐我：'除了安拉，你什么都不要崇拜。'待我学会伊斯兰教的道理，她便嘱咐我：'我的孩子，你须保守秘密，别让你父亲知道，免得他杀害你。'

"我听从老保姆的嘱咐，一直保守秘密，坚持下去。过了一些日子，老保姆死了，祆教徒的异端邪说越来越嚣张。有一天，忽然有一阵迅雷似的吼声，远近人们都听到了。那声音说道：'城里的人们！回头是岸，撇掉火，膜拜仁慈的安拉吧。'人们听了警告，惊惶失措，奔到宫中，聚集在先父面前，问道：'这股令人听了感到万分恐怖的声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主上，告诉我们吧。'国王回道：'别教那种声音吓坏你们；你们不可轻信谣传而作践

自己的宗教。'

"人们遵从先父的嘱咐，依然继续拜火，而且变本加厉地宣传异端邪说。整整过了一年之后，他们第二次听到那股警告的呼声；第三年开始的时候，他们第三次又听到那股声音。三年以来，他们每年听到一次警告，可是他们听而不闻，结果触怒上苍，因此在一天黎明时候，天灾从空中降下来，城中的人畜全部变质，一概化为黑石，满城生灵，只是我一个人免于灾难。自从那天起，我获得信仰自由，就从事礼拜、斋戒，朗诵《古兰经》；至今已习以为常。虽然孤独寂寞，无人作伴，但自己却能乐天安命。"

听了青年的一席话，我很受感动，被他吸引住了，说道："青年人，你愿意随我往巴格达去吗？在那儿，你可以同一般学者往来结交，向他们学习各种学术，增加你的学问。你要知道，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是发号施令的一家之长，家中婢仆成群，非常富厚，我自己还拥有一艘商船，远载货物到此经营生意。这次萍水相逢，被命运驱使到这儿来，亲眼看见城中的沧桑世变，并和你邂逅相遇，这一切都是前生注定了的。"我竭力怂恿、劝导他，最后他同意跟我同行。

那天晚上我在宫中过夜，快乐得竟然不敢相信自己所处的境地。次日清晨，我们去到国库中，挑选易于携带而贵重值钱的财物带在身边，然后离开宫殿，去到城里。我们在街上碰见仆人和船长正在找我，彼此碰头见面，欣喜若狂。我把自己的见闻、青年的故事和城市化石的原因及经过讲给他们听；他们听了惊奇不已。

我的两个姐姐——即这两条黑狗，见我和青年在一起，因羡成嫉，怀恨在心，暗中酝酿阴谋诡计。后来我们快快活活地上船去，由于获得了丰富的财物，大家高兴得几乎飞腾起来。我们在

船里待到顺风时，才扬帆启程。在归途中，两位姐姐和我们在一起，大家说说笑笑，倒也快乐。当时两位姐姐问我："妹妹，你打算跟这位漂亮青年做什么呢？"

"我有意选他做我的丈夫。"于是回头对青年说："先生，有一件事我要跟你商量，你别违反我的意思。待回到我们的家乡巴格达时，我和你正式结婚，配成夫妇，你做我的丈夫，我做你的妻室；这样好吗？"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青年同意了。继而我对姐姐们说："我有这位青年就满足了，其他的财物全都属于你二人所有。"

"你处理得太好了。"两位姐姐说。

两位姐姐虽然如此说，可是内心里早已怀着敌意。我们一帆风顺地在海中航行，离开危险地带，进入安全地区，行了没有几天工夫，已经靠近巴士拉，看得见城郭了。可是当天夜里两位姐姐趁我和青年熟睡的时候，悄悄地抬起我的床铺，把我连人带床一齐投在海中，而且把青年也同样抛在海里。那青年不会游泳，淹死在海中了。我自己如果当时和他同时淹死，这倒是我的愿望；然而命运注定我不该死，所以当我落水的时候，发现身边浮着一块木板。于是我伏在木板上，逐渐被波浪打到岸边而得救。我连夜在海岛上摸索着跋涉，清晨发现一条通往陆地的狭窄地峡。

太阳出来了，我脱下衣服，铺在阳光下面晒干，然后一路走向陆地。我继续跋涉，行至还剩两小时的旅程便可到达城市的地方，突然看见一条枣树般粗长的大蛇，左右摇摆着向我奔来。它奔到我面前时，我见它的舌头垂了出来，约莫一虎口长；它身后的沙土，被刮出和它身体同样宽的一条痕迹。在它后面，紧跟着一条细而长的毒蛇，咬着它的尾巴不放。大蛇流着眼泪，垂着

舌头，显出恐怖可怜的形状。我看了这种情景，心有所感，发生怜悯心肠，随手拾起一个石头抛过去，打中毒蛇的头，把它打死。这时那条被追的大蛇张开翅膀，向高空飞去。当时我不明白是何道理，坐在那里越想越惊异。由于疲劳过度，我支持不住倒在地上睡熟了。约莫一小时后，我醒过来，看见我的脚前坐着一个姑娘，身边带着两条黑狗，她正在替我捏腿。我觉得惭愧，立刻坐起来，问道："你是谁，姊妹？"

"你把我忘记得好快呀！"她说，"你是我的大恩人，刚才你打死毒蛇，救了我的生命。我是仙类，那条毒蛇是一个邪魔，经常和我作对；没有你的援助，我是不能脱险的。因此当我脱险之后，立刻飞到你姐姐们乘坐的那只船中，把里面的财物搬到你的家里，然后弄沉大船，并用法术施在你的两个姐姐身上，把她们变为两条黑狗。她们怎样危害你的情形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所以应该这样惩罚她们。至于那个青年，已经淹死，来不及拯救了。"

她说罢，带我和两条黑狗飞到城中，把我们放在屋顶上。我回到屋里，见那些原是在船中的财物，全都堆在屋里，丝毫没有损失。后来她嘱咐我："指大圣苏里曼戒指上的文字起誓，从今以后，如果你每天不打每只黑狗三百鞭，我会来把你变成它们的同类呢。""听明白了，遵命就是，"我说。于是从那时起，我便鞭打两条黑狗。我固然可怜她们，但也没有办法，同时她们也明白这不是我的本意而能原谅我。这便是我自己的经历和故事。

哈里发听了第一个女人的故事，感到惊奇。他回头对第二个女人问道："你呢？你身上的伤痕是怎么来的呢？"

第二个巴格达女人的故事

我父亲是个富翁。他死后，遗下许多财产。我继承那份遗产，与当代最享福的一个男子结婚。但不幸，我们之间的夫妻生活才过了一年，他便死了。根据法律的规定，我继承八万金币的遗产，成为当时最享福的富人，因此我的名声越传越远。当时我花了一万金币置备十套最华丽的服装，每套衣服值一千金币，过着最豪华的享福生活。

有一天，我家里忽然来了一个奇形怪状的老太婆。她面容憔悴，身材瘦削，白发苍苍，睫毛垂着，眼睛眯着，牙齿缺着，眼角斜着，口水流着，那副蓬头垢面的模样，一眼看去，人不象人，鬼不象鬼。正是：

一个老妖妇，
魔鬼碰见她，
便跟她学骗人的方法。
凭着狡猾的手段，
一千只蹦跳的骡子，
被她用一根蛛丝拴住。

那个老太婆走到我面前，问候一声，然后跪下去，吻一吻地面，说道："我有一个孤女儿，今天是她结婚的日期。我们是异乡人，城里没有亲戚，因此想着伤心苦恼。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前来求夫人可怜我们，劳驾前去参加婚礼，以便其他的妇女

听得夫人大驾光临，她们也前来参加；这样一来，我们的缺陷就被您弥补起来了。”她说罢，哭哭啼啼不住地吻我的脚。吟道：

你的光临，
给我们无上荣幸，
我们必须感谢。
你若是不肯光临，
我们就找不到替换者，
更没有代替的人。

她的言行感动我，使我发生怜悯心肠，说道：“你的话我听清楚了，我答应你前去参加婚礼就是。”随后我又对她说：“看安拉的情面，我要为她行好，把我的衣服首饰送给她，让她高兴高兴。”

老太婆非常欢喜，低下头，不住地吻我的脚，说道：“愿安拉报答您，使您快活如意，如同您使我快乐一样。不过现在时候还早，夫人不必忙，稍等一会，到晚餐时，我来迎接您。”她说罢，吻我的手，然后匆匆归去。

老太婆走后，我预备一番，穿戴打扮起来，不一会，老太婆也就赶到，说道：“夫人，城中的许多太太小姐都到齐了，我告诉她们您要去参加婚礼，她们非常高兴，都等候您呢。”

我带着女仆，随老太婆前去参加婚礼。走了一阵，进入一条打扫得干干净净、泼过水、散布着香味的巷道，来到一幢用云石砌成圆顶的建筑物前。老太婆向前敲门，我随她进去，经过一道长廊，地下铺着砖，上面张灯结彩；我们一直进入一间大厅，里面摆着精致的陈设，挂着灯，燃着烛，非常富丽堂皇。厅中摆着一张镶珠宝的杜松床，床上挂着绸帐。就在这时候，帐中闪出一个

月儿般窈窕美丽的姑娘，正是：

她的头发垂在额前，
如同忧愁的残夜，
偎依着欢笑的黎明。

那个花枝招展的女郎下得床来，向前迎接我们，说道："欢迎，欢迎，一千遍地欢迎尊贵高尚的姊妹。"随即吟道：

倘若这屋宇知道贵人大驾光临，
它一定高兴、快慰，
不但要吻客人踩过的地面，
还须根据现实的情景高呼：
"欢迎，欢迎！
竭诚欢迎德高望重的贵宾。"

女郎让我们一块儿坐下，并对我说："我的姊妹，我有个哥哥，他在宴会场中，几次见你的面；他是个美男子，比我生得漂亮；他衷心爱慕你，因为你不但仁慈、尊贵，据说还是名门闺秀。我哥哥也是我们族中的头目；为了彼此门当户对，所以他爱你，打算跟你举行婚礼，结为夫妻。有媒有证，正式结婚，这不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吧？"

我听了女郎的谈话，回顾自己孤单一人，深入人家屋中，面临着威胁，没奈何，只得勉强回道："听明白了，遵命就是。"女郎听了我的回话，喜形于色，举起两手一拍，屋门应声而开，走出一个衣冠楚楚，生得眉清目秀非常漂亮的青年。正是：

他显着美丽的形象出现，

赞美安拉塑造他的绝妙技艺；
因为他在他身上汇集了所有的美丽，
使看见他的人感到彷徨、迷离；
此外美丽本身还在他额角上写道：
"我证明：
世间没有别的美男子，
美男子只有他一人。"

我一见倾心，非常爱他，和他约莫对谈了一小时。之后女郎第二次拍掌，贮藏室的门突然开了，里面出来一个法官和四个证人。他们向我们打个招呼，随即坐下，替我和青年写了婚书，然后从容归去。这时青年回头对我说："这是幸福的一夜啊！"继而他又说："夫人，我向你提出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我的主人？你提吧。"我说。

他站起来，把《古兰经》拿来递给我，说道："向我宣誓说，从今以后你矢志忠心于我，永不变心。"

我听从他的吩咐，果然向他起誓；他感到十分高兴。继而摆出筵席，我们尽情吃喝、享受，从此开始夫妻生活，欢欢喜喜地度过了蜜月。有一天，我打算上街去买衣料，征得丈夫的同意，便收拾打扮起来，带着女仆和那个老太婆去到市中，走进老太婆认识的一家商店。她对我说："这个年青的生意人，他父亲去世以后，给他留下许多财产，因此他的本钱多，货物齐备，你无论要什么东西，他这里应有尽有，而且货色也比别人的好。"继而她对老板说："请你把上好的丝绸拿给我们太太看吧。"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老板说。

老太婆唠唠叨叨，不息地夸赞商店老板。我对她说："我们

向他买了衣料便回去，何须你这样夸赞他呢？”

老板拿出丝绸，我们选了需要的衣料，然后付款，他却不接受，说道：“今天你们是我的贵宾，这衣料代表我对你们的敬意吧。”我对老太婆说：“他要是不收款，把衣料还他好了。”

“钱我不收你的，衣料送给你，作为吻你一次的报酬吧。”

“求安拉保佑，我不干这种坏事。”

他见我断然拒绝，勃然大怒，打我一个耳光，并鲁莽地吻我，弄破了我的腮角。我当场晕倒，被老太婆搂在怀中。待我慢慢苏醒过来，商人却关锁铺门，早已溜走了。当时我血流满面，痛不可支，老太婆也非常着急。她说：“我们回家去吧；到了家里，你装病躺在床上，我替你盖上被，再找药给你敷搽，不消几天工夫，伤口就会好的。”

息了一会，我勉强支持着站起来，怀着满腔忧愁，一面思索，一面慢慢地回到家中，装病躺在床上。当天夜里，我丈夫进房来，问道：“你怎么了，我的太太？白天出去遇见什么不如意的事吗？”

“我不舒服，觉得头痛。”

他看我一眼，燃了一支蜡烛，挨到我面前，仔细打量一番，问道：“你腮上的创伤是因何而来的？”

“今天征得你的同意出去买衣料，城中街道窄狭，一个樵夫挤过来，我的面幂被柴棒拉破，因而腮角也被划破，如你所见的这样。”

“明天我去见省长，要他把城中的樵夫全都绞死。”

“指安拉起誓，你千万不要冤枉别人；这是我骑驴子，它蹦跳的时候，我跌在地上被柴棒划破的。”

“明天我去见张尔蕃，告诉他事情的经过，要他把城中赶驴

的人全都处死。”

“为了我，你太把人不当人了。我的这种遭遇，其实是命运注定了的。”

“非这样做不可……”

他神气十足地缠着我说长道短，我可心绪不宁，很不耐烦，一时出言不慎，冒犯了他，因而他怀疑我，说道：“你违背誓约！”随即高声一喊，房门开处，出来七个黑奴。他吩咐他们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摔在堂屋里，命他们中的一人握着我的臂膀，坐在我的头上；一个坐在我的膝上，按着我的腿；其中第三人握着明晃晃的宝剑，向主子请示：“主人，要我一剑把她砍成两截，再把她的尸首扔在底格里斯河中去喂鱼吗？这是违约者咎有应得的处罚呢。”当时我丈夫怒不可遏，吟道：

有人同我分享爱情的时节，
我便约束自己的魂灵，
教它舍弃恋爱的念头，
保全自身的名誉。
我对它说：
“灵魂呀！
你慨然摆脱一切，
宁可光明磊落地牺牲自己；
因为追求虚伪的爱情，
终归是徒劳无益。”

他吟罢，吩咐奴仆：“揍她，撒尔德。”仆人得了命令，一屁股坐在我身上，说道：“太太！你念一念信仰箴言吧；你还有没有遗嘱，对我们说吧，这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刻了。”

“好奴婢，”我说，“你等一会，让我嘱咐你。”

我低头看一看自己，觉得不多一会竟变得如此卑贱，忍不住伤心、流泪、嚎啕痛哭。继而我又抬头看我丈夫一眼，吟道：

你抛弃爱情，
使我徬徨、留恋，
你自己却恬然自娱。
你把我弄得忧郁失眠，
你自己却尽情酣睡。
你的居室建筑在我的心、眼之间，
我的心不曾把你忘记，
眼泪也不掩饰我对你的留恋。
你曾山盟海誓，
决心守约到底；
可是当你征服我的时节，
却表现出欺骗的行为。
我的留恋、呻吟得不到你的怜惜，
难道你能保证殃祸不会降临？
我以安拉的名义要求你：
若是我一朝命归黄泉，
请在我的墓碑上刻下
“这是爱情的奴隶”一句；
说不定一个深知此中滋味的失恋者，
偶然走过我的坟前，
会洒下一掬同情的眼泪。

我吟罢，痛哭流涕。我丈夫听了我的吟诵，见我伤心哭泣，

他的忿怒有增无减，吟道：

我毅然抛弃爱情，
不是出自我的心愿，
而是犯罪者的行为，
使我打消爱情的痴念。
因为她找别人来跟我共享爱情，
我的信念不许我做这种事情。

听了他的吟诵，我依然伤心哭泣，向他苦苦哀求，想道："让我在他面前认错，说软话吧，也许他能饶恕我。只要他不杀我，即使牺牲所有的财物也不要紧。"于是我向他诉苦，吟道：

你若是公正廉明，
就不该判我死刑；
然而这当中的处决，
显然还缺少公平。
你把爱情的重担放在我个人肩上，
累得我疲劳不堪，
无从担负一件汗衫的重量。
灵魂的消灭，
不足以引起我的怜惜，
然而你去后，
教人怎样认识我的身体，
这倒是使我惶惑的一件事情。

我吟罢，痛哭流涕。我丈夫看我一眼，破口大骂一阵，随即吟道：

你舍弃我恋爱别人，
割断我们之间的情谊。
我抱着容忍的决心，
效法你的行径，
向你宣布离异。
你既然变节，
我也可以决裂；
这中间的责任，
你自己应该负起。

他吟罢，悍然吩咐奴仆："一刀劈掉她，让我们休息吧。让这样的家伙活着，是没有好处的。"

我吟诗辩论时，自信已无生存的余地，悲观绝望到极点，没奈何只好把自身的一切托付给安拉。当时那个老太婆突然赶到，倒身跪在我丈夫的脚下，哭哭啼啼地说道："孩子，看我抚育你服侍你的情面，饶了她吧；她没有应受这种处罚的过错呀。你还年轻，我怕你会遭到诅咒的报应呢。俗话说得好：'杀人者死。'你应该知道，世间还有谁比我更爱你呢？"

"好，我饶她就是。不过定要给她身上留些痕迹，教她消灭不了。"

之后，他吩咐奴仆把我摔倒，按在地上，然后亲手用榅桲棍不住地打在我的胸背和肋巴上，打得我昏晕过去。当时我痛不可支，感到绝望，以为非活活地被打死不可。最后他吩咐奴仆，叫他们在夜里找老太婆带路，把我送回老家去。

奴仆们遵从主子的命令，当天夜里，把我送回老家，抛在地上，然后扬长而去。那晚上，我通宵在昏迷状态中，至次日清晨

才苏醒过来。我用药膏敷搽创伤，吃药调理。那个期间，我疲弱不堪，整整卧床四个月，创伤才痊愈，但遍体的伤痕却无法消灭了。

我的健康恢复以后，曾往发生事变、身遭毒打的那所屋子去过一趟，打算看个究竟。可是那幢建筑已经倒塌，变为废墟，小巷也阻塞不能通行，个中的变故，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走投无路，这才去找这位异母所生的姐姐，在她屋中看见这两条黑狗。我问候她，详细叙述我的遭遇。她对我说："妹妹，这个年头，谁免得了不遭患难的？赞美安拉，他使你活着归来了。须知人生不过如是而已，逆来顺受吧；环境越是恶劣的时候，我们应该更耐心地等候好的转机。"

姐姐对我叙述她的经历和两条黑狗的遭遇；我们姊妹同病相怜；从那回以后，就躲在家里，规规矩矩地做人，绝口不敢再提婚姻问题。我们姊妹几人，相依为命，一块儿过生活。这位叫虎实卡舍的姑娘，她担任采买的职务，每天出去购买日常生活必需的日用物品。昨天她照例出去采买，由于雇脚夫搬东西和三个僧人突然光临的缘故，我们的情况就有了改变。当时我问明他们的来历，让他们进屋去，当宾客招待，大家在一起吃喝。可是过了不久的工夫，又有三个陀白勒商人接踵而到，说明他们的来意。经过交谈，他们愿意遵守我们提出的条件，这才收容他们，尽东道之谊。然而他们中途违约，不得已我们才根据他们所犯的错误强迫他们叙述他们的经历和遭遇，然后饶恕了他们，把他们打发走了。可是到了今天，我们什么也不明白，莫名其妙地被人带进宫来了。

哈里发听了她们的故事，感到惊奇，吩咐朝臣把她们所谈的

详细记录下来，作为史料保存。之后，他问第一个女人："把魔法施在你姐姐身上的那个女仙的消息，现在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主上。"她回答，"当时她曾给我一束头发，对我说：'你几时要我，只消燃着一根头发，即使你远在戈府山后面，我也可以立刻赶到你面前呢。'"

"把头发拿来给我吧。"

她回去把头发取来，交给哈里发。哈里发收下头发，点火燃着一根，随着烟火的出现，宫廷便震动起来，迅雷似的隆隆之声响个不止。继而一个女仙出现在他们面前，对哈里发说："愿您平安，安拉的代理人。"

"你好，愿安拉怜悯你。"哈里发回答。

"主上知道吧：这位女子给我做过一桩好事，这是我无法报答她的。她替我除了我的敌人，救了我的生命，因此当我知道她是被两个姐姐谋害时，便决心替她报复。当初我有意弄死她的两个姐姐，可是怕她生气，这才施用法术，把她们变成两条黑狗。如今主上如果要挽救她俩，那么为了尊重主上的意志，我解救她俩就是。"

"你先解救她俩，然后我们再办理那个打得遍体鳞伤的女人的事吧。要是真相揭露出来，有了真凭实据，我一定要替她伸冤报仇呢。"

"主上，让我先解救这两个，然后把虐待她和抢她财物的人告诉您吧。不过，他是您的一个亲人呢。"

女仙取一碗水，喃喃地念了咒语，然后洒在两条狗头上，说道："恢复你们原来的人形吧。"霎时间，两条黑狗果然恢复原状，变成人类。继而她对哈里发说："主上，虐待这个女人的不是别人，而是您的儿子艾敏。当初他听得这个女人贤德美丽，因而暗中

设计，明媒正娶，跟她结婚。他虽然打她，可是他却无罪，因为结婚时他向她提出条件，她也曾宣誓，对他不怀二心。后来他怀疑她违背誓言，决心要杀她，可是惟恐受到安拉的惩罚，所以才把她毒打一顿，然后送回家去。”

哈里发听了女神的叙述，明了个中情节，感到十分惊奇，说道：“赞美伟大的安拉，他借我的手解救了那两个女子，使她们摆脱灾难，并使我知道这个受虐待者的真情。指安拉起誓，我一定要做一桩惊人的事情，让后人传为美谈呢。”于是传太子艾敏进宫，亲自问他那个女人的事情。艾敏把过去跟她结婚的经过，照实招供出来。哈里发毫不犹豫，马上召集法官和证人，共聚一堂，随即宣布把三个同胞姊妹匹配给三个自称为王子的僧人为妻室，并任他们为侍臣，住在宫中，按月发给薪俸，供给一切费用；继而又命艾敏跟他的妻子复婚，破镜重圆，另换婚书，赏给许多钱财，建筑一幢堂皇的宫殿供他们夫妇居住。最后，哈里发娶虎实卡舍为妃子，让她住在宫里，派婢仆侍候，过幸福生活，直至白发千古。

鸟兽和木匠的故事

古代有一对孔雀，住在近海滨的地方；那里有森林，有河渠，环境很好；可是美中不足，林中栖息着各种动物，其中还有猛兽，因此孔雀夫妇随时存有戒心；为了防备猛兽的侵袭，便在一棵树顶上做窝，白天双双地飞出去觅食。在这种惶惶不安的情况下，生活愈来愈不安定，恐怖与日俱增；迫不得已，它们便决心迁居，另觅安全的栖身之所。于是它们毅然决然舍弃旧居，高飞远走；在海空上盘旋的时候，它们发现一个树林茂密，清泉潺流的岛屿，便毫不迟疑地在岛上卜居，吃树上的果子充饥，喝泉水解渴，生活倒也安静舒适。

一天，有一只母鸭惊惶失措地奔到孔雀夫妇栖息的大树下面。孔雀夫妇见鸭子这般惊慌，认为其中必有缘故，因而向它打听它的情况和恐怖的原因。鸭子回道："由于受到人的威胁，我忧愁恐怖得害病了！对于人的危害，必须十分小心，加倍提防。"

"你既然来到我们这儿，就用不着害怕了。"雄孔雀安慰母鸭。

"赞美安拉！由于接近你们，我心中的忧愁苦闷消除了。今后，我希望同你们结为最亲密的好朋友。"

"欢迎你，竭诚地欢迎你，"雌孔雀边说边下树来，"从此你可以安心了；我们住在岛上，四面八方有汪洋围绕，人从哪里到这儿来呢？从陆地、从海里他们都不可能到这儿来的。现在告诉

我们吧：人是怎样危害你的？”

“你要知道，孔雀太太，我有生以来，一年四季安安静静地在岛上过活，从来没见什么讨厌的事情；可是有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看见一个人的形象，便和他交谈起来，继而听到一股声音对我说：‘鸭子！你好生提防，别教人的言语欺骗了你；因为人是诡计多端、花言巧语的动物，他会象狐狸一样地欺骗你；因此，你需要提高警惕，加倍提防。你要知道：人有种种办法，能从海中捕捉鲸鱼，从陆上捉住大象，从空中射落飞鸟；人对动物的危害向来是不轻易放松的，无论空中的飞禽，陆上的走兽，全在他的危害范围之内。这些就是我所听到的关于人类的欺骗行为，我全都告诉你了。’

“听了警告以后，我战战兢兢地从梦中醒来，担心自身会受到人的迫害，希望不中人的诡计，不跌在他的网罗之中。因此我郁郁不乐，心胸一直不能开朗，总共还不到一天的工夫，健康便受到影响，身体软弱无力，精神颓废不振，一直感到悲观厌世。傍晚时候，我肚中饥渴，不得不提心吊胆地出去觅食。我去到山中，在山洞前碰到一只黄毛小狮。小狮一见我，十分欢喜，对我的形状和毛色觉得非常惊奇，因而大声叫道：‘到我这儿来吧。’我到它面前的时候，它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属于哪一类的？’

“‘我叫鸭子，属于鸟类。你这时候为什么还坐在这儿？’

“‘这是因为我在梦中看见了人，因此几天以来父王屡次警告我，教我小心提防人类。’于是它把梦中所见与我刚才对你所谈相仿佛的一种情况告诉了我。听了它的叙述，我对它说：‘狮子！为了除掉人类，我才前来投奔你呢；关于除他的事，请你下个决心吧。为我自己的安全，对于人类我是感到十分恐怖的，而且

为你的安全着想，这又给我增加了一倍的恐怖了；因为你是王子啊。'我竭力怂恿狮子，教它去杀人除害。之后，它一骨碌爬起来，把尾巴摔在脊背上，一直往前走，我追随在它后面，一直走到三岔路口。我们在途中发现前面的灰尘飞扬起来，一会儿灰尘开处，出现一匹逃跑的毛驴，战战兢兢，没命地向前奔跑，时而腾空急奔，时而睡在地上打滚。狮子见了，出声一喊，毛驴便俯首帖耳地走到狮子面前。

"'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为什么跑到这儿来？'狮子问。

"'王子，我是驴类；为了躲避人的危害，我才逃到这儿来的。'

"'你怕人杀你吗？'

"'不，王子；我怕他役使我，怕他来骑我，因为他有一种叫鞍子的东西，用来架在我的背上；一种叫肚带的东西，用来绑住我的肚子；一种叫鞦的东西，用来放在我的尾下；一种叫嚼铁的东西，用来卡在我的嘴里；此外，还给我造了一种马刺，用来刺我，逼我出乎能力范围以外地奔跑；我一失足或出声一叫，就挨一顿臭骂。到我年迈力衰不能快跑的时候，就把我交给卖水的人，带往河边去驮水囊，来来往往，一直在劳碌、卑贱、苦痛中累到老死；死后，这具残尸还被扔在山坡上喂狗。嘿！世间还有什么忧愁比这个更苦闷的？什么灾难比这个更厉害的？'

"孔雀太太，我听了毛驴的叙述，吓得魂不附体，对于人类感到全身颤栗，因而对狮子说：'王子！毛驴的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同情、怜悯它。它的谈话又给我增加一重恐怖了。'

"'现在你打算上哪儿去？'狮子问。

"'今天黎明时候，我见有人从远方来，便拔脚逃跑。现在我

要走了；因为人类十分可畏，我打算不停地向前走，也许我会去到一处能够摆脱人类的危害而可以安身的地方。'

"驴对狮子谈了最后一句话，然后向我们告辞，预备动身的时候，路上的灰尘忽然飞扬起来，驴大叫一声，睁大眼睛呆呆地注视着。一会儿灰尘开处，出现一匹黑马，额上的白点象金钱一般，是一匹身体健壮，声音洪亮的骏马；它一直跑到狮子面前。狮子见了，非常看重它，问道：'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伟大的动物啊！你为什么在旷野中如此奔跑？'

"'我是马，王子，属马类。为了躲避人类的危害，所以我没命地逃跑。'

"'别这样说吧！'狮子显出惊奇的态度，'说这种话，这是你的耻辱。你的身体又长又粗，跑得又快，怎么会怕人呢？我身体虽然矮小，我可决心去碰一碰人，打算摔死他，吃他的肉，以便安定这个可怜的鸭子，让她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安居乐业。不过你这一来，我的决心可给你的话粉碎了，把我先前的念头打消了；因为你的个子这样魁梧、庞大，一脚可以踢死人，而人却不怕你，还能降服你，那么象我个子这样矮小的动物，对他更是没有办法了。'

"'王子！'马听了狮子之言，笑了一笑说，'要战胜人类，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我的个子虽然庞大，身体虽然粗长，奈何人是诡计多端，计谋百出的。他用枣纤和鬃毛给我编成一种叫绊脚索的东西，缚住我的手足；把我拴在高桩上，让我终日站着，不能起坐，也不能睡觉；要骑我的时候，把一种叫鞍子的东西架在我背上，并用两根带子将它紧紧地从我的腋下绑起来；又把一种叫嚼子的东西卡在我的嘴里，并用一种叫缰绳的东西系在嚼子上；此外还替他的脚做了两个叫镫的东西，系在马鞍上；于是当他骑在

我身上的时候，手握缰绳，操纵着驾驭我，脚套在镫里不住地用马刺刮我的肚皮，有时刺得鲜血直流。总而言之，人对我的残暴、摧残，王子！你不必过问了。到我年长衰弱，不能快跑的时候，便把我卖给磨坊主人带去推磨，让我整天整夜在磨坊中兜圈子，直至衰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才把我转卖给屠户拿去宰杀，剥我的皮，卖我的肉，炼我的油，并拔我的尾，把毛卖给匠人编织箩筛。'

"'你几时离开人的？'狮子愈发感到忧愁忿怒。

"'正午时候离开的；他在我后面追来了。'

"狮子和马谈话的时候，大路上的灰尘突然飞扬起来；一会儿灰尘开处，出现了一只骆驼，喘着粗气，蹦蹦跳跳地奔到我们面前。狮子见骆驼又粗又大，认为它就是人，要去扑它。我对它说：'王子，这是骆驼，它不是人，它仿佛是逃避人类而来的。'我刚说完，骆驼走近狮子，问候它。狮子回敬一声，接着问道：'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逃避人的危害呗。'

"'你个子这么魁梧粗大，一脚踢得死人，为什么害怕他呢？'

"'你要知道，王子！人有无比的智慧，对抗他，结果只能自寻灭亡。因为他把一种叫穿鼻绳的东西穿在我的鼻子里，把辔头套在我的头上，然后把缰绳递给他的小儿子，于是我这个庞然大物便被一个小孩子牵着走，并教我驮沉重的货物作长途旅行，不分昼夜地役使我做笨重活计。到我年衰力弱的时候，却不念旧情，而把我卖给屠户。屠户宰了我，把我的皮卖给皮匠去制革，肉卖给厨子去烹调。总之，人对我的残酷，真是不堪与闻的。'

"'你几时离开人的？'

"'傍晚时候，我走后他不见我，我想他一定要来追赶。王子，让我趁早逃往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吧。'

"'稍微等一会吧，骆驼！让你看一看我如何捉住他，拿他的肉喂你；如何弄碎他的骨头，喝他的血。'

"'王子，这便叫我替你担忧了；因为人，他诡计多端，是最长于欺骗的。诗人说得好：

灾祸降临的时候，
生灵应当拔脚逃避。'

"骆驼刚念完诗，途中的灰尘突然飞扬起来；一会儿灰尘开处，出现一个短小瘦削的木匠，肩上扛着一个篮子，篮内盛着工具，头上顶着八块木板，手中牵着一个小孩子，蹒跚而来，一直走到狮子面前。我一见他，感到无限的恐怖，可是狮子却昂然过去和他碰头。木匠喜笑颜开，亲切地对它说：'伟大的王子啊！愿安拉赏你吉庆，增加你的勇敢和威力。现在我向你呼吁、求救；有一个追赶我、迫害我的人，请你挡住他吧；你是我唯一的救星呢。'他说罢，站在狮子面前哭泣、叹气、诉苦。

"'我保护你；虐待你的究竟是谁？形象比你更好看，口才比你更流利的动物我生平不曾见过。你到底是哪一类？是干什么的？'

"'王子，我是一个木匠；至于虐待我的，他是人。明天清晨他要在这儿和你见面的。'

"狮子听了木匠之言，脸色霎时变黑，喘着粗气，眼里冒着火花，咆哮如雷地说道：'指安拉起誓，我一定要熬夜到天亮；如果目的不达到，不见父王之面。'它回头看木匠一眼又说：'我是有义气的，不至于使你失望。你的脚步很短，看来你是不能象野兽

那样行动的。告诉我吧，你打算上哪儿去?'

"'我是去见令尊的宰相老豹子的;你要知道:老豹子听说有人到这儿来，心中感到十分恐怖，因此派了一个使臣去请我，要我给它造间小屋子，让它住在里面，保护自己的身体，免受敌人的危害。使臣既然来找到我，我就携带这几块木板，预备给宰相去造屋子。'

"狮子听了木匠的一席话，对豹子油然发生嫉妒心理，便对木匠说:'指我的生命起誓，你非用这几块木板先替我造一间屋子不可;待我的屋子造好，豹子要什么你再替它造好了。'

"'王子，我必须先满足豹子的需要，然后才能转来为你服务，替你造屋子保护你。'

"'指安拉起誓，你要用这几块木板替我造了屋子，我才放你走。'狮子对木匠有了好感，跳到他面前去逗弄他，拍他的背，伸爪一拉他肩上的篮子就把他拖倒，跌在地上。'该死的木匠啊!'它说，'你很弱，身上没有劲;既然如此，你害怕人，这该原谅你了。'

"木匠跌了一跤，心中十分恼恨，但慑于狮子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息了一会，他爬起来，端端正正地坐着，喜笑颜开地说道:'好，现在我就替你造屋子吧。'于是用身边的木板和钉子比着狮子的身体给它造了一间木箱式的屋子，敞开着屋门，沿门边钻上许多钉眼，装上钉子，让钉头露在外面，然后对狮子说:'来吧，从门口钻进屋去，让我比着你的身体量一量屋子的大小。'

"狮子非常欢喜，走到门前一看，觉得屋门太窄。木匠对它说:'蹲伏下去，缩着四脚爬进去吧。'狮子听从木匠的吩咐，果然蹲伏着爬到屋里，只剩一根尾巴露在外面。刚进去，狮子就打算缩着退出来，木匠便对它说:'且慢，稍微忍耐一会，让我看这间屋子到底能不能容纳你的尾巴。'

“狮子听从木匠的吩咐，安静地卧在里面。木匠把它的尾巴卷起来，塞在箱中，然后迅速合上板门，把钉子敲进去，牢固地钉了起来。狮子叫道：‘木匠！你给我造的这间屋子怎么如此狭窄啊？快让我出来吧。’

“‘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对失败的事，懊悔是不济事的；现在你是不能够出来的了。’木匠哈哈大笑，‘最腌臜的野兽呀！如今你跌在牢笼中，要想摆脱这个狭窄的牢笼，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弟兄！你对我说这些话，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知道，野兽！你已经跌在你所畏惧的罗网中了，已经给命运摔倒了；提防也是不中用的。’

“狮子听了木匠的话，恍然大悟，知道他就是它父亲日日夜夜替它所担心着的人类。当时我自己也毫无疑问地证实他是人类，心中感到十分恐怖，远远地退在一旁，看他怎样对付狮子。只见他就地挖了一个地坑，然后把木箱推到坑里，扔下柴块，纵火烧了狮子。看了这种情景，孔雀太太，我的恐惧越发厉害了，因为害怕人，我整整逃了两天的路程了。”

听了鸭子的叙述，雌孔雀感到无限的惊奇，说道：“鸭妹妹，如今你处在安全地带了；因为我们住在海中的一个岛上，这儿是没有人迹的。你暂时跟我们一块儿住下，静候安拉解救我们吧。”

“不过我怕人祸突然找到我头上来啊！因为命运是无法逃避的。”

“象一家人一样，你留下来吧。”

“姐姐，我的急躁你是明白的；要不在此地和你碰头，我是不会留下来的。”

“好的，我们住在一起，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彼此想法应付好了。不过死期要是一旦轮到我们头上，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任何生物，除非享尽衣禄、寿岁，它是不会轻易丧命的。”

孔雀和鸭子彼此交谈的时候，忽然前方扬起一阵灰尘，鸭子惊惶失措，高声叫道：“好生提防！好生提防！纵然不能逃避命运的手掌，我们也要加倍提防。”它说着跳到水中去了。一会儿灰尘开处，出现了一只小羚羊；鸭子和孔雀看清楚以后，才安定下来。于是孔雀对鸭子说：“妹妹，你所看见而加以提防的原来是一只小羚羊。看，它向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和它在一起是不要紧的；因为小羚羊虽属兽类，可它是吃草的动物，跟你属于禽类相仿佛。这回你可以安定下来，别忧愁苦闷了；过于忧愁会影响健康的呢。”

孔雀刚说完，羚羊已来到树下歇凉。它一见孔雀和鸭子，便问候它们，说道：“我今天刚来到岛上，发现这儿的水草最丰富，非常适于居住呢。”于是恳求孔雀、鸭子和它结交，彼此成为要好的朋友。孔雀和鸭子见羚羊的一番诚意，便接受它的请求，乐意跟它结交往来；于是互相信任，结为盟友，彼此开诚布公，诚心相待，从此大家一块儿吃喝，一块儿栖息，过快乐安定的生活。

有一天，一只迷失方向的船儿从孔雀们居住的地方经过，便停泊登陆；从此人迹散布在岛上，而且发现羚羊、孔雀和鸭子的住处，就向它们进行围捕。

孔雀见人逼近，展翅飞到树上，继而向空中飞遁；羚羊也没命地从陆地逃窜，只剩鸭子打不起主意，呆然站着不动，结果被人捕获，带往船中。当时鸭子伤心、哭泣，叹道：“人的危害不是提防可以避免得了的……”

孔雀眼看鸭子被人捕去，不胜今昔之感，叹道：“看来每个生

物随时随地都受着患难的监视呢！要不为这只船儿，我和鸭妹妹怎么会离群失散呢？它是我们中最好的一个伙伴哪！”它叹息着飞去找到羚羊，问候它，祝它脱难之喜。羚羊打听鸭子的下落，孔雀说道：“仇人把它带走了；鸭妹妹牺牲掉，我也不愿再在这儿呆下去了。”说罢，呜呜地痛哭流涕。

羚羊怀着满腔的忧愁苦闷，竭力安慰孔雀，劝它打消去意。孔雀勉为其难地留下来，和羚羊一起继续生活。一天羚羊对孔雀说：“姐姐，你已经知道了：那些乘船而来的人，他们是使我们离散和危害鸭妹妹的原因呢。今后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对人类的危害，好生提防，加倍警惕才对。”说罢，不禁凄然落泪。

牧羊人的故事

相传古代有一个虔诚、聪明、廉洁的伊斯兰教信徒，赶着一群绵羊去深山老林中放牧，并长期隐居在山中，摒弃红尘。他一方面辛勤地放牧羊群，挤羊奶充饥，剪羊毛纺线、织布、做御寒；一面却珍惜时间，虔心虔意地埋头修功悟道，热衷于修身养性的修行生活。他隐居的那座山岭，森林茂密，是凶禽猛兽栖息出入的场所；可是他的绵羊和他自身，从来没有受到禽兽侵袭和扰害。于是他洁身自好，孤芳自赏，越发感到那种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别具人生乐趣。

似水流年。牧人在山中过了多年放牧、修炼的隐居生活。有一次他身患重病，睡在山洞中动弹不得。幸亏他的绵羊逐渐习惯成性：它们白昼在野外吃草，傍晚会自动回到山洞息宿，不必牧人操心。只是事出意料之外，正当牧人病得神智昏迷的时候，他却受到一场严重的考验。这是因为无恶不作的魔群中有一个妖怪，摇身变成美女，存心用女色迷惑牧人，拉他下水，毁坏他多年修炼的成就，叫他声名狼藉，从而变成一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

那时候，牧人突然发觉一个窈窕美丽的绝世佳人走进山洞，安详、温顺地坐在他身旁，不禁愕然震惊，顿时不寒而栗，吓得全身发抖。没奈何，他只好正颜厉色地说道："你这个娘儿呀！我跟你不沾亲不带戚，彼此素昧生平，你根本不该到这儿来呀。我

没有接近你的必要，你怎么上这儿来呢？”

“你这位可敬的人儿呀！我这么窈窕美丽的容貌和满身馨香扑鼻的气味，莫非你没看见闻到吗？莫非你不知道男人需要跟女子在一起生活吗？我乐意亲近你，主动找到你头上来，你干吗要拒绝我呢？我服服帖帖地前来依顺你，你我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应该顾虑的事情，因此你是不该断然拒绝我的。我打算陪你长期住在山里，终身侍奉你，安慰你。因为你需要一个女子陪随，我才前来以身许你的。如果你和我生活在一起，你的疾病会很快痊愈的，你的健康也会逐渐恢复过来的。这样一来，对于以往你不接近妇女的那种生活方式，你会越想越懊悔而遗憾终身的。我苦口婆心地规劝你，请你接受我的忠言，跟我结成眷属吧。”

“你这个欺骗成性的娘儿！你的花言巧语我是不会听信的。我根本不需要跟你结交往来，你赶快滚出去吧！你是灾星、祸水，跟你接近来往的人，终归是要倒霉的。只有那辈贪享红尘的公子哥儿才跟你往来的。我向来隐居深山老林中，专为来世修身养性，说什么我也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

“迷失方向、走错途径的人儿哟，你向我转过脸来吧！象过去的哲人学士们所作所为那样，你正视我的美貌，紧紧靠拢我，好生享受人生的乐趣吧！须知：已往的一辈辈哲人学士，他们的阅历比你还丰富，他们的见解比你还正确，他们可不象你这样一味拒绝妇女，不象你这样放弃现实的恩典；相反的，他们却是勇往直前地结识、亲近妇女，尽情享受人生乐趣。他们的行径既无害于宗教信仰，又能顾全生存利益，两者之间并无抵触，而是两全其美的。如此说来，你不该固执己见，必须赶快回头，将来你才会有可喜的结局呢。”

“你的花言巧语，我不仅不相信，而且觉得非常讨厌。你所宣扬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在被忌禁之列。你只会欺世害人，毫无信义可言。试问你那美丽的面孔内部，掩盖着多少丑陋不堪设想的恶毒事情？试问多少个纯洁善良的苍生曾被你引诱得堕落犯罪；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到头来只落得一个个懊悔不及。你这个损人利己的家伙，快滚蛋吧！”牧羊人怒目责骂一番，伸手扯他的羊毛布斗篷捂起头来，不看那个娘儿的姿色，并虔心虔意地赞颂安拉，躲避娘儿的诱惑，保全自身高尚廉洁的德行。

妖怪眼看牧羊人意志坚决，信仰坚定，无隙可乘，便索然败兴而去。

就在牧羊人隐居的那座山麓附近的一个小村寨里，同样住着一个善良纯洁的信徒，向来不知牧羊人的行踪，也不知道他隐居的处所；可是某天夜里，在梦中仿佛听见有人对他说：“在附近的山林里隐居着一位廉洁的牧羊人，你快去见他，尽可能给他一些方便吧！”

次日清晨，村里的信徒从梦中醒来，毫不迟疑，欣然入山寻找牧羊人。他行了一程又一程，这里寻，那边找，始终不见牧羊人的踪影。到了正午，天气炎热，他感觉疲劳困倦，便坐在一眼泉水旁边的大树荫下乘凉休息。当时，山中的飞禽走兽按它们的惯例前来喝泉水解渴。可是一见坐在井边的人影，便有所顾虑，只得纷纷逃避，不敢前来喝水。

村里的信徒见到此景，喟然叹道：“我在这儿休息，只会给禽兽带来灾星，显然是损人利己的行为。”于是他立刻起身，边走边自我责备，说道：“今天我坐在这儿休息，损害了禽兽的利益；它们都是为我才纷纷离开饮水、游息的处所的；这叫我怎好在养育我的主宰面前去辩解、求饶呢？我的罪孽深重，将来总清算的日

子到来，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安拉呢？何况那时节，没角羊所受的亏枉，安拉都要替它向有角羊清算一番呢。”

他越想越难受，终于忍不住痛哭流涕，凄然吟道：

指安拉起誓！
可不是吗：
人们如果充分认识自身被创造的目的，
他们一定不至于如此昏庸、贪睡。
人活一世的结局，
不外乎死亡、复生、总清算场合中一次聚讼的大相会，
继之便是公道的判决、定罪，
再就是严格执行种种痛苦恐怖的酷刑。
今日安拉命令我们循规蹈矩，
禁止我们为非作孽。
言犹在耳，
可我们中大多数人听而不闻，
视若无睹，
终日昏昏沉沉，
恰象洞中的伴侣们那样长眠酣睡不醒。

他战战兢兢，边伤心哭泣，边茫然彳亍向前，不知不觉来到牧羊人隐居的山洞门前。他毫不迟疑，一直走进洞去，终于见到牧羊人，达到入山的目的。于是亲切地问候牧羊人，热情地拥抱他，而且喜极而悲，落下欢乐的眼泪。

他和牧羊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彼此亲如同胞手足。尤其牧羊人久居洞中，与世隔绝，卧病不起，一旦与同道中人见面，不禁心旷神怡，感到无限的温暖、慰藉。他抖擞精神，怀着惊奇的

心情，问道："这个地区，从来没有外人的足迹，到底是谁引你上这儿来的？"

"说来事属巧遇，"村里的信士说，"昨夜里在梦中，有人告诉我，说你隐居在此深山中，让我前来拜访你，帮助你。喏！我遵从命令，已经找到你了。"

牧羊人兴高采烈地表示竭诚欢迎。从此两个虔诚、廉洁守本的信士邂逅相遇，相依为命，一块儿隐居在山中，从事牧羊，专靠羊奶羊毛和羊肉维持生活，但求温饱，不图闻达、享受，借此长期修身养性，虔心虔意赞颂、膜拜安拉，过隐居修行生活，直至白发千古。

阿里·沙琳和祖曼绿蒂的故事

阿里·沙琳诞生及其父母之死

相传古时候，虎拉萨地方，有个富商，名叫麦基顿丁。他的钱财很多，婢仆成群，过着丰衣足食、吃不完、用不尽的享福、舒适生活。只是美中不足，他已年满花甲，膝下还没子嗣。眼看他毕生经营积蓄下来的一笔很大的财产，将无人继承，因而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一向感慨嘘唏，忧心如焚。这种令人最不愉快的晚年生活，一直延长到他六十寿辰的时候，才有所转变，因为他突然老蚌生珠了。麦基顿丁老年得子，欢喜若狂，爱子如掌上明珠，给他取名阿里·沙琳。

阿里·沙琳生得眉清目秀，象十五晚上满圆的月亮那样美丽可爱，而且生长在极其优越的环境中，在父母无微不至的抚养、培育下，他的年龄和学行相应逐渐成长、丰富起来，到了成年阶段，知书识礼，品行学问以及待人接物的本领都有成就。这时候，他父亲麦基顿丁已是风前残烛，气息奄奄，长年卧病不起，显然大去之日近在眼前。因而他把儿子阿里·沙琳唤到床前，说道："儿啊，为父我归真返原的日期就快到了；在我瞑目长逝之前，我需要嘱咐你几句话呢。"

"父亲有什么话要嘱咐的？请说吧。"阿里·沙琳准备聆听他父亲的遗言。

"我嘱咐你：别把任何人都当知己去结交；凡是足以遭灾引祸的事情，必须提高警惕，多加防避；至于为非作恶之辈，千万不可随便接近他们，因为那种坏人的情形跟铁匠没有区别。和铁匠在一起，即使不被火星灼伤身体，也会叫烟子熏坏眼睛。诗人吟得好：

一

你想得到一个人的友谊，
在目前这个时代里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遭灾罹祸的时候，
更难找到守信践约的忠实朋友。
这是我对你的嘱咐，
足够引起你的注意。
从此你应该索然独处，
断然息交绝游。

二

人是潜伏着的一种痼疾，
只消仔细观察、注意，
便知他们传播欺哄、诈骗的病菌，
你千万不可随便和他们亲近。

三

交际场中只会听到一派胡言乱语，
不可能收获切身利益。
除非探讨学术、改善境遇，

你最好抛掉交游念头。

四

人类的行为受到某智者的初步检验，
我对他们的本性也曾经亲身体会。
原来所谓的情谊只不过是阴谋、欺骗，
他们的信仰更离不开矫饰、虚应的范围。"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阿里·沙琳规规矩矩地回答父亲，"此外我应该做什么呢？"

"在力量来得及的时候，你应该甘心情愿地多做些好事情；对人必须经常保持和蔼可亲、慷慨为怀的德性，勇往直前地广施博济；因为慈善事业，并不是任何时候想干就可以干得了的。诗人吟得好：

从事好善乐施的慈善事业，
并非任何时候都可以如意。
必须在可能范围内力求见诸实践，
免得他日懊悔，噬脐莫及。"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阿里·沙琳唯命是从地答应遵循老父的嘱咐，"其他我还该做什么呢？"

"儿啊，你必须随时随地记得安拉，才能得到他的关心、照应。你要爱惜金钱，不可浪费，因为你手中的钱财一旦挥霍殆尽，势必低声下气地仰求他人鼻息。须知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原是凭据他手中的金钱来确定的。诗人吟得好：

我的钱财少，

亲友不睬我。
我的钱财多，
人人亲近我。
几许仇敌辈，
为钱结交我。
一旦金钱尽，
朋辈仇恨我。”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阿里·沙琳表示言听计从，“此外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儿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必先三思而后行，不可操之过急。事无大小巨细，应该先和年长的人商议，向他们讨个主意。如果你能体恤可怜人的处境，那末比你高强者就会向你表示同情、怜悯心情。你不可存心亏枉、压迫别人，否则安拉对你的暴行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他会派人来惩罚你呢。诗人吟得好：

一

个人意见不会有两人见解全面，
做事应该与人商议征求他们的意见。
你用一面镜子可以照出自己的脸面，
要看脑杓子就得再加镜子一面。

二

做事必须镇静，不可操之过急，
待人宽大为怀别人才能同样待你。
安拉的腕力高于一切，

任何成大事者的手段都望尘莫及。
大凡一个暴徒横行霸道的时候，
更恶毒的强敌势必应时而出同他作对。

三

你千万不可仗势欺人，
因为作恶是招仇引恨的根源。
深夜里你固然可以埋头熟睡，
可受害者却辗转不能成眠。
他控诉、咒骂你的时分，
安拉却眼睁睁地洗耳恭听。

酒是万恶之首，它损坏人的健康，磨灭人的智慧，应该绝对戒禁。诗人吟得好：

我和酒向来绝缘，
因而灵魂与肉体、意识与言语之间的联系能够长期保全。
除了头脑清醒的人我生平不与酒鬼交游，
所以毕生不曾视酒如命，烂醉如泥。

以上几桩事情，我一向耿耿于怀，今日才和盘托出，谆谆嘱咐你，作为诀别赠言。希望你牢牢记在心头，好自为之。从今以后，我把你托付给安拉了。”

麦基顿丁谆谆嘱咐阿里·沙琳之后，有气无力地呼喘了一会便晕厥，昏迷不省人事。过了一会，他慢慢苏醒过来，虔心虔意地忏悔、祷告一番，并喃喃地读了《作证言》：“我证明安拉是唯一的，我也证明穆罕默德是他的使徒。”接着他气喘吁吁地寿终

正寝，与世长别。

阿里·沙琳眼看父亲气绝身死，瞑目长逝，不禁悲从衷来，忍不住伤心落泪，痛哭流涕。继而他节哀顺变，振作起来准备善后，预备举行隆重的葬礼。人们听了麦基顿丁的噩耗，不分尊卑老幼，都来凭吊，参加殡礼。基于慎终追远的信念，阿里·沙琳不辞辛劳，不惜多花钱财，凡是丧仪所需要的东西都备办齐全，应有尽有，于是在亲戚朋友们参与的场合下，隆重地举行丧葬仪式。他们洗过麦基顿丁的尸体，装敛起来，围着朗诵了《古兰经》，循序办完各种传统仪式，然后送往茔地安葬，还在墓碑上刻了下面的诗句：

你是从土地里被创造成人类的一员，
而且学会使用流利的语言发表意见。
通过人生历程你回到土壤里变成僵硬的尸体，
似乎你一直留在土里不曾来到人间。

阿里·沙琳办完父亲的丧事，按照风俗习惯，躲在家中守孝，终日悲哀哭泣，为父亲之死，感到无限忧愁痛苦。就在这种苦难的日子里，所谓祸不单行，他的老母又相继而亡。没办法，他只得忍气吞声地替母亲料理丧事，象葬送父亲那样举行了隆重的殡仪，然后躲在家中过悲哀苦闷的守孝生活。守满孝期，他才振作起来，来到他父亲开设的商店中，从事经营买卖，自己主持一切，并且遵循父亲临终时的遗言，不与人交际、往来，克勤克苦、循规蹈矩地经营生意买卖，继承父亲的遗业，继续埋头苦干了一年。

阿里·沙琳和祖曼绿蒂

阿里·沙琳初次出来做事的时候，牢牢记住父亲的遗嘱，小心翼翼、勤勤恳恳地待在铺中，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做生意买卖，早出晚归，过了一年简单、朴实的苦干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时过境迁，从事生意买卖的阿里·沙琳，少年得志，手中有的是金钱，人们都另眼看待他，很多放荡不羁、不务正业的坏青年都想结识他，企图从中沾他的便宜，想出种种方法接近他，包围、引诱他。阿里·沙琳本人在生意场中与同行打了一年的交道，经验阅历日益丰富，而且人大心大，慢慢把父亲临危时的遗言逐渐遗忘了，终于受到那帮坏家伙的包围，跟他们交往、结识起来。他经不起坏青年们怂恿、引诱，终于丢了正业，跟他们同流合污，学着喝酒、赌博，茶铺进，酒馆出，净从坏处发展，染得满身的坏嗜好，性格、行为前后判若两人，他自己却毫不知觉，反而洋洋自得地说："先父给我积下这笔产业，我现在不趁早使用它，还待留给谁来享受呢？诗人吟得好：

如果你竭尽平生精力积下一笔产业，
试问你打算几时拿它享受？

不错，我应该按照诗人的指示，尽情享受先父遗留下来的产业呢。"

阿里·沙琳既打定要过享乐生活的主意，所以日日夜夜和那帮纨袴子弟、酒肉朋友打堆，挥金如土，奢华浪费无度，一直过

着吃喝玩乐的糜烂堕落生活。这样一来，他坐吃山空，没有多久，他父亲遗留下来的金钱，被他挥霍殆尽。慢慢他感到手头不便，索性拍卖房屋、铺面，继而衣服什物也在典当拍卖之例，最后一贫如洗，生活无着，整个家当败得仅剩身上的一套衣服，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这时候，他才如大梦初醒，痛定思痛，懊悔已来不及。从此他吃早饭没晚餐，过着穷苦无告的窘迫生活。有一天他没早饭吃，到午后还饿着肚子。饥肠辘辘，饥饿难耐，便异想天开自言自语地说道："让我去找一找那帮花我的钱在一起吃喝享乐的朋友们，也许他们中会有人招待我吃顿便饭也说不定。"

阿里·沙琳抱着满腔热望，兴致勃勃地去找往日交游、过往甚亲的那帮酒肉朋友。他走遍全城，敲过每个朋友的大门，可是人家闭门坐视不理，躲着不肯露面。他奔波了大半天，没捞到一顿饭吃，饥肠辘辘，饿得要命，初次尝到世态炎凉的滋味。他大失所望，愤慨达于极点。没奈何，他走投无路，拖着疲惫不堪的两条腿，慢步向前，不知不觉从市场经过，发现人群围成一个圆圈，集会在那里，挤得水泄不通。他被好奇心吸引，自言自语地说道："好奇怪！人们干吗都挤在那里？指安拉起誓，我必须走过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嘀咕着一直走到人群里，抬头一看，见人群围着的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少女。揆情她是被人当奇货拿来市上陈列，预备待价而沽的。她的面颊闪着玫瑰色的红颜，她的身段既窈窕，形貌又昳丽，人品十全十美，显然是当代女流中绝无仅有的美女。诗人的赞誉，对她来说是恰如其分的：

她是按照美学原理拿标准模型铸成的一个美女，

体态轻盈适中，个子高矮得宜。
她的美妙体形激发人们羡慕、追求的念头，
同时也惹得傲慢、骄矜者产生嫉妒、忿恨心理。
满盈的月亮是她的脸面，
招展的花枝是她窈窕、柔荑的肢体，
麝香是她口中喷射出来的芬芳气味，
举世无人和她争艳、媲美。
她的身体似乎涂满珠液，
每一部分精致的肢体上都悬着一轮晶亮的明月。

阿里·沙琳眼看姑娘超群出众的姿色，非常吃惊、羡慕，暗自说道："指安拉发誓！我暂不离开这里，等着看一看，到底她的身价值多少钱，同时也让我知道，究竟是谁把她买到手。"于是他走到人群里，跟他们站在一起。当时商人们认为他是上市场来竞买姑娘的，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富家子弟，继承了他父母遗下的很大一笔产业。

在人们聚得够多的时候，一个经纪人从从容容走到姑娘面前，指着她对在场的人说道："各位巨商大贾，各位富翁财主，现在开始出卖这个叫祖曼绿蒂的姑娘了。她生得象一颗宝贵的独珍珠，也象一块蕴藏无价的绿翡翠。她在妇女中，有如星辰里的明月，是寻欢求乐者的鹄的。你们谁肯出来给她开盘出个价钱？买卖是不压头的，最先开盘出价的人，不管价钱出得多高或多低，他总是不会受到谴责和埋怨的。各位只管放心，生意买卖是自由进行的，谁都不能干预谁的言行，大家请随便竞买吧。"

"我出五百金，"经纪人刚说罢，果然有个商人开盘出价。

"五百一十金，"另一个商人增加十金竞买。

“六百金，”一个面貌丑陋不堪、名叫赖施顿丁的老头子，鼓起一双蓝眼睛，一下子便增加九十金竞买。

“六百零十金，”另一个商人又增十金竞买。

“一千金，”那个叫赖施顿丁的老头毫不迟疑地喊出这个高价，企图借此压倒其他竞买的商人。果然人们听了这个数字，便噤若寒蝉，一个个都住嘴不再增价竞买。

商人们既然停止竞买，显然一千金已是最高的价格。经纪人这才转向姑娘的主子，征求他的意见。姑娘的主人说道：“当初我发过誓言，我要把她卖给谁的时候，必须征求她的同意。我既然许过愿心，还得劳你和她商议商议，看她是否同意。”

经纪人果然回到祖曼绿蒂面前，说道：“月儿般的小姑娘，这位商人出一千金的身价，想把你买到手。现在征求你的意见，你是否同意？”

祖曼绿蒂侧目看赖施顿丁一眼，见他面貌奇丑，瞪着一双蓝眼睛，顿时产生讨厌念头，因而她断然拒绝，剀切说道：“这个老头子白发苍苍，衰朽到如此恶劣境地，奴身可不愿卖到这样老朽之人的手里。诗人应该受到安拉奖励，因为他吟了下面的诗句：

那天我苦苦哀求希望亲她一个嘴，
虽然上了年纪我可是有金钱和各种物质享受。
她瞅着我的白发断然拒绝：
‘不，指人类的创造者发誓，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我的头发胡子白了就没谈情说爱的权利，
莫不是我还活着便在我嘴里塞上一团棉絮？”

经纪人听了祖曼绿蒂由衷之言和她举出的诗例，非常同情、怜惜她的处境，说道：“指安拉起誓，你的苦衷应该受到人们的谅

解和体恤。你的身价不仅值区区的一千金，老实说，喊一万金也不为贵，你是值这个价钱的。”他说毕，随即转到祖曼绿蒂的主子面前，说明她本人不愿卖给那个老头子的理由。主人听了，吩咐经纪人：“既然如此，你跟她协商，另选别的买主吧。”

赖施顿丁想用强迫手段占有祖曼绿蒂，可是她本人不愿意，交易不成。这当儿，另一个主顾走到经纪人面前，说道：“照那位老人所出的价格，我愿出一千金买她。劳你征求她的同意，把她卖给我吧。”

祖曼绿蒂冷眼看那个顾客一眼，见他的苍白胡须是染黑了的，不觉大吃一惊，感到那种伪装作假的面貌卑鄙、可耻到极点，实在令人讨厌，因而哨然吟道：

我眼前出现一个奇形怪状的人形，
他生就一根适用鞋底挞伐的粗硬项颈。
蚊蚋在他蓬垢的胡须里营巢栖息，
他突兀的额头恰似拴牲口的一根木橛。

这个因我的姿色、身段而陶醉、入迷的魔鬼，
恬不知耻地惯于要阴谋、作祟。
为达到欺骗的目的他把白发染得漆黑一片，
借以掩蔽他不可告人的密谋。
居家之时、出门之际他经常应用不同颜色的两套
　须胡，
俨然是魔法师变化出来的一个丑角。

她吟罢，叹道：“诗人对这种人的批评，真是言之成理：

她说：‘我发觉你染黑了白头。’

我回道：'只为逃避你的视、听。'
她笑笑说：'这真是一桩滑稽、可笑事情，
因为你长于欺骗，所以连头发也随着诡辩、作祟。'"

经纪人听了祖曼绿蒂的吟诵和举的例证，表示信服，说道："指安拉起誓，你说的真对。"

顾客莫名其妙，瞠目问道："她说的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经纪人把祖曼绿蒂的诗重吟一遍，并解释给他听。染须发的老头听了咒骂他的诗，自知形秽，便打消竞买念头。接着另一个生意人来到经纪人面前，说道："请你同她商议，我愿拿人家出过的一千金这个价钱买她。不知她是否同意。"

经纪人果然同祖曼绿蒂商议。她回头看那个顾客一眼，见他瞎了一只眼睛，心里颇不高兴，说道："此人只有一只眼睛，诗人曾经给这号人下过判语：

谨防独眼龙从中作祟、渔利，
即使一天的工夫也别和他交往、接近。
如果独眼龙身上有半点利益可取，
安拉不至于叫他瞎了眼睛。"

祖曼绿蒂看不上独眼龙，生意不能成交。经纪人指着另一个顾客问道："姑娘，你愿不愿和这位顾客谈交易？"

祖曼绿蒂抬头看那顾客一眼，见他是个矮子，一口长胡须垂到腰际，形貌丑陋，令人一见生气。她看不顺眼，鄙然说道："此人个子既矮小，相貌又丑陋，诗人对他的写照真是丝毫不苟：

我有一个腮帮子长满胡须的朋友，

他的胡须长得令人讨厌，
恰象冬天里的黑夜，
既长且黑而又阴森可畏。”

经纪人听了祖曼绿蒂的言谈和她举出的诗例，知道她看不起矮个子，所以免谈交易，并且觉得替她找顾主颇不容易，因而剀切地对她说：“姑娘，从这帮前来竞买的生意买卖人中，你自己物色一个比较称心如意的人儿吧。你看中谁，再告诉我，让我和他接头，然后把你卖给他好了。”

祖曼绿蒂抬起头来，环顾周围的人群，一个个仔细打量一番，可是谁都看不上眼，直至她的视线落在阿里·沙琳身上，这才一见倾心，百般惊羡他的标致漂亮的体态和潇洒活泼的仪表。于是她毫不犹豫，坦率地说道：“这个标致漂亮的年轻人，面容光滑红润，头发卷曲美丽，仪表不凡，风度严肃，应为诗人文豪赏识、注意，是有情人的知音，可以从他的甜言蜜语里寻求慰藉，因此诗人对他作过如下的赞誉：

一

他们让你漂亮的脸面赤裸裸地显露在人前，
但那为你而神魂颠倒、入迷的人却要遭受他们的埋怨。
如果他们要我保持心地平静、安宁，
还请他们权且掩蔽一下你这美丽可爱的面颜。

二

他口中流出来的津液醇酒般甘美，
他呼出的气息带着一股麝香气味。
李子旺索性让他离开乐园，

惟恐那帮仙女一时为他失检、变节。
人们经常挑剔、埋怨他微不足道的一点傲慢性情，
其实当空的皓月即使略带些许缺陷那有什么关系！

三

和一个羚羊般可爱的人儿见面时他慨然许下诺言，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眼睁睁等他履行诺言。
他眉目传情充分表现出真情实意，
可是眼皮已经破裂他怎能保证诺言？

四

他们说：‘他腮上露出一条条皱纹，
　　　　你怎么同这样的人谈情？’
我回道：‘请你免开尊口，少说几句无稽调言。
　　　　他脸上纵有皱纹也不过是伪装的遗痕。
　　　　跟他亲嘴等于跨进乐园，
　　　　他唇里流出的口液象仙河之水一样甜蜜。’
老实说，我只愿和这样的人谈交易。”

经纪人听了祖曼绿蒂为赞美阿里·沙琳而背诵的诗，眼看她表现在言词之间不可抑制的高兴快乐情绪，认为买卖有成交的可能，因而顿觉心旷神怡，于是赶忙转向她的主人，商讨交易问题，并夸奖她聪明伶俐，对她诵诗的本领表示惊奇、钦佩。

“她聪明伶俐、能背诵诗文，这不是她唯一的特长，不足为奇。”祖曼绿蒂的主人对经纪人说，“此外她还懂得《古兰经》的七

种读法，会写七种书法，对《圣训》有高深的造诣，能正确说出历代传述者的姓名，并精通各种学艺。她的一双纤手比黄金白银还值钱，因为她善于描绣丝绸门帘，每八日完成一个，可卖五十金币。”

“这样多才多艺的能手，她落在谁手里，准会给他带来无穷的幸运。”经纪人赞不绝口。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才让她自己选择顾主呢。现在你跟她看中的那个主顾进行交易吧。”

经纪人听从她主子的吩咐，来到阿里·沙琳面前，亲切地吻他的手，说道：“这个姑娘从稠人广众中看上了你，选你做她的主顾。你就买下她吧。”接着他把祖曼绿蒂多才多艺知书识礼的特殊情况详细叙述一遍。最后说道：“这是安拉赏赐你的无上恩惠。能把这样的人儿买到手，她会给你造福呢，我预先向你祝福、道喜了。”

阿里·沙琳听了经纪人的花言巧语，低头沉默不语，内心里却暗自讥笑自己，想道：“如今我两手空空，穷到连早饭都吃不上口。不过我总觉得惭愧，在生意人面前不好意思说我囊空如洗，没钱收买奴隶。”因此他故作镇静，对经纪人的怂恿、鼓励，不置可否。

祖曼绿蒂见阿里·沙琳漫不经心，低头不言不语，致使她站在一旁干着急。她急不可待，对经纪人说道：“请你搀我过去，让我把自身呈现在他眼前，并亲自怂恿、鼓励他完成这项交易，因为我一心一意只希望此身卖到他手里。”

经纪人果然牵着祖曼绿蒂的手，带她走到阿里·沙琳面前，再一次征求他的意见。阿里·沙琳仍不作答。祖曼绿蒂便自告奋勇，直接和阿里·沙琳交谈起来，说道：“我可敬爱的先生哟，

你干吗不肯成交这宗买卖呢？你随便拿点钱出来收买我吧，将来我会成为你过幸福日子的原因呢。”

阿里·沙琳抬头瞅着祖曼绿蒂，说道：“你的身价高到一千金币，难道非逼人出此高价买你不成？”

“那请你出九百金买我好了。”

“不成。”阿里·沙琳断然拒绝。

“出八百金吧。”

“也不成。”阿里·沙琳仍然拒绝。

祖曼绿蒂急于要把自身卖到阿里·沙琳手里，所以屡次减低身价，但始终得不到阿里·沙琳的同意。最后她说：“好了，出一百金买我该可以了吧。”

“我可没有一百金这个整数呀。”

祖曼绿蒂嫣然一笑，问道：“到底短多少呢？”

“指安拉起誓，目前我遭时不遇，不但一百金，就是比一百金再少的数字我都没有。老实说，现在我的处境不仅谈不上黄金白银，即使铜钱，我手中也是一个子儿没有的。请你别开生路，另找主顾吧。”

祖曼绿蒂一看阿里·沙琳那副赌咒发誓的可怜相，知道他手中无钱，便对他说：“这样罢：你牵我离开人群，到僻静地方去，让我替你想办法好了。”

阿里·沙琳听她吩咐，果然带她来到路旁。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她赶忙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递给阿里·沙琳，说道：“这里有一千金。你拿九百金兑给经纪人，作为买我的身价银子，其余一百金暂时保存起来，作为生活方面临时开支的费用好了。”

阿里·沙琳听从祖曼绿蒂的吩咐，果然从那个钱袋中数九

百金，兑给经纪人，买下祖曼绿蒂，并带她回家。

祖曼绿蒂自己选择了主顾，欢欣鼓舞地来到阿里·沙琳家中，举目一望，只见一片凄凉、寂寞景象，整个屋子空空洞洞，一贫如洗，家具、摆设什么都没有，只好再掏腰包，另给他一千金，吩咐道："你上街去跑一趟，拿三百金买一套家具什物拿来应用，并买三个金币的饮食来充饥，此外还须给我买一块帷幕一般大的绸布，并买些金线、银线和刺绣用的七色丝线，拿来供我作绣制门帘之用。"

阿里·沙琳按照祖曼绿蒂的吩咐，去到市中，买了家具什物和饮食并制作门帘用的绸布和丝线，一古脑儿带到家里。祖曼绿蒂打起精神来，把家具什物有条不紊地布置、摆设妥帖，然后燃上灯烛，这才坐下来陪阿里·沙琳吃喝。从此天生一对恩爱伴侣，彼此情投意合，心满意足，开始过同甘共苦的夫妻生活。他俩边谈笑边吃喝，直至吃饱喝足，才手牵手地双双进房去安歇。他俩鱼水的结合和如意的生活，诗人曾作如下的描绘：

好生和你心爱的人儿紧密联系，
嫉妒者的笑骂、诬蔑尽可置之不理。
对爱情来说，
他们的言行只会有害无益。

梦寐中我见你躺在我身边，
并从你温柔的口唇间吮吸最甜蜜的醴泉。
我所见的都是真实可靠的事情，
出乎嫉妒者的企求我将一帆风顺地达到目的。

一对情投意合的恩爱伴侣，
躺在一张床上共枕同席，
胸膛紧密贴合在一起，
互相枕着对方的手肘，
沉浸在甜蜜的美梦里。
这样一幅美妙可爱的图景，
人们从来不曾看见。

爱神把两颗火热的心灵天衣无缝地编织在一起，
嫉妒者要破坏这场爱情，
他们耍阴谋到头来也是徒劳无益；
显然是胡乱拿起一块冷铁，
企图把它打造成适用的器皿。

请向幸灾乐祸的坏蛋进句忠言：
你向来埋怨、否认爱情，
处心积虑地糟蹋恋爱者的名誉，
试问你能否治疗受伤者的心病？

奉劝投身情场的青年：
一旦发现真诚爱你的情侣，
尽可抛弃世间的一切，
但不可不把这唯一的人儿作为最终目的去追求。

阿里·沙琳和白尔苏睦

阿里·沙琳和祖曼绿蒂安安静静地欢度了一夜。次日清晨，从梦中醒来，祖曼绿蒂收拾打扮一番，然后安心地坐下来，拿起绸布，剪裁成门帘子，并在上面自出心裁地描绘出各种飞禽走兽和奇花异卉，再用金、银线和彩色丝线聚精会神地从事刺绣。先后花了八天工夫，制成一个锦绣灿烂、无比美观华丽的绣花门帘子。上面的花卉鸟兽，绣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显然是艺术价值极高的一件美术品。她得意洋洋地封卷起来，交给阿里·沙琳，嘱咐道："这个门帘子，你拿到市场去，以五十金的价钱卖掉它。可你得注意，千万别与来往的过境人打交道，否则会造成你我之间失群离散的悲剧呢。原因是当今之世，幸灾乐祸、包藏祸心的坏人太多；他们随时随地用仇视的眼光窥探我们的行业，一点也不放松，企图趁隙掀风播浪，非拆散我们的幸福家庭生活，他们是不甘休的。"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阿里·沙琳满口应诺，表示对她的嘱咐言听计从。于是他果然把绣花门帘带到市场，按照祖曼绿蒂的吩咐，以五十金的代价，卖给坐商。继而他买了绸布、彩色丝线和生活需要的食品，拿到家中吃喝、使用，并把卖门帘子剩余的钱，交祖曼绿蒂保存。就这么样，阿里·沙琳和祖曼绿蒂在一起，过着夫唱妇随、自给自足的快乐幸福生活。

祖曼绿蒂勤勤恳恳，埋头描绘、刺绣，按照她的习性，每八天的工夫制成一个艺术价值极高的绣花门帘，让阿里·沙琳拿往

市场售卖。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也就过了一个年头。这期间，阿里·沙琳与祖曼绿蒂一对青年恩爱夫妻，相敬如宾，感情非常融洽，生活也格外安定，而且日有积蓄，前途光明无量。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刚开始，阿里·沙琳照例上市场做交易，把绣花门帘交给经纪人，托他转手出卖。经纪人替他找到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过境顾客。顾客看中货物，一开口便出六十金。阿里·沙琳不愿跟基督教徒谈交易。但是顾客别有用心，通过经纪人，不断地加价，最后索性出一百金收买门帘，并以十金的代价贿赂经纪人。经纪人再一次和阿里·沙琳商量，征求他的同意，说明顾客所出的价格，并竭力怂恿他以那样的高价把门帘卖给基督教徒，说道："我的主人啊，你不必害怕基督教徒，他对你不会怎么样的。"同时别的生意人也异口同声地鼓励、催促他完成此项交易。

阿里·沙琳碍于情面，终于勉强卖掉门帘，拿着货款，惴惴不安地离开市场。在回家的路上，他发觉那个基督教顾客老是追随着他，引起他的疑虑。迫不得已，他只好开口问道："你干吗老跟着我？"

"我有事要上对面胡同口去。放心吧，上帝保佑，你是不会短少什么的。"基督教徒扯谎回答阿里·沙琳的质问。

阿里·沙琳刚回到自家门前，只见那个基督教徒同时也寸步不离地跟踪出现在他后面。他心里生气，破口骂道："你这个鬼祟家伙！我上哪儿，你跟到哪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口渴呀，请看上帝的情面，给我一杯水喝吧。"

阿里·沙琳暗自好笑，心里想道："这是一个下流无耻的贪嘴家伙。他追随我跑一大半天，原是为讨一杯水喝。指安拉起誓，我可不能拒绝他。"于是急急忙忙回到家中，端一杯水，预备

拿出去满足基督教徒的要求。这当儿，祖曼绿蒂见阿里·沙琳回来，关切地问道："亲爱的，门帘卖了没有？"

"卖了。"阿里·沙琳简单地回答一句。

"是卖在商人手里呢，还是跟过客打的交道？我要问明情形，这是因为我惴惴不安，突然感觉心绪不宁，似乎离散的兆头已经出现在我眼前了。"

"我向来只和商人打交道，门帘自然是卖在生意人手里的。"

"希望你告诉我真实情形，让我预先有个准备。我来问你：你端这杯水是做什么用的？"

"满足经纪人的要求，是拿给他去喝的。"

"全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了！"祖曼绿蒂长叹一声，凄然吟道：

寻求离散的人儿哟！
请你慢些，
不可过于性急，
别叫爱人的拥抱把你诱惑、欺骗。

希望你理智些，
别感情用事，
因为时运是惯于欺诈、作祟的，
须知聚合一终止离散便继之而开始。

祖曼绿蒂的惊恐情绪和感伤的呻吟，一点引不起阿里·沙琳注意。他只顾端着水往外走，见那个基督教徒已经进入前院，心里很不高兴，骂道："你到这儿来干吗，狗崽子？不得我的许可，你怎么能随便闯到我家里？"

"少爷，你别生气。在我看来，在门前和门堂里等你都是一样的，当中没有丝毫分别。总而言之，到此为止，我再不迈步向前走，你只管放心。你出自积善之家，慈善、慷慨成性。你的恩惠我是感激不尽的。"基督教徒巧言令色地支吾着，从阿里·沙琳手中接过杯子，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递还阿里·沙琳。

阿里·沙琳拿着杯子，等他出去；可他死乞白赖，坐着不动。不得已，阿里·沙琳只好板着面孔来下逐客令："你干吗坐着不动？快站起来，去你的吧！"

"少爷，我已喝过你的凉水，可我还希望得到你家里的一点食物充饥，即使给我一点残葱碎饼，对我来说都是急需而可贵的。你既然做了好事情，就不该斤斤计较功绩，免得流入沽名钓誉者的行列。诗人对这样的人曾作如下的描绘：

> 惜乎那辈名副其实的正人君子一去不复返矣。
> 你若站在他们门前告急，
> 他们仗义疏财的行为堪称慈祥、慷慨的典型。
>
> 可叹继往开来的都是虚情假意之流。
> 如果你因故仰求他们的鼻息，
> 他们连凉水都不肯赏你一杯。"

"别跟我噜苏！去你的吧。我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阿里·沙琳断然拒绝。

"少爷，如果你家里没有现成的食物，那我这儿有的是钱，你拿一百金去市中买吧。哪怕买一个麦饼来给我充饥也是好的，这会促使我们成为盐、饼之交呢。所谓饥不择食，我现在饿得要命，急需一点食物充饥，以救燃眉之急，即使一根葱一个饼，对我

来说，都是极可贵的。总而言之，凡是可以充饥的都是好食品，不一定要求珍馐海味。诗人吟得好：

一个干面饼足以消灭饥火，填塞胃口，
我何苦战战兢兢终日愁眉苦脸？
对待帝王和悲惨的贫民方面，
死神历来是公正无私一视同仁的。”

阿里·沙琳听了基督教徒似是而非的谈话，一下子愣住了，暗自想道：“这个基督教徒疯了。让我拿他一百金，随便买点值两块钱的食物来敷衍他一下，借此机会奚落、取笑他吧。”他打定主意，便喜笑颜开地表示接受对方的要求，说道：“既然如此，你在这儿待一会，我锁好屋门，再上市场给你买吃的去吧。”

“听明白了，遵命等你就是。”基督教徒满心欢喜。

阿里·沙琳拿把挂锁把屋门关锁起来，带着钥匙，去到市中，买了煎乳酪、白蜂蜜、香蕉和面饼，一古脑儿拿回来递给基督教徒，供他吃喝，满足他的要求。

“少爷，你买这么多食物，够十个人吃了。”基督教徒露出笑容，“我一个人吃不了，也许你会陪我一块儿吃吧。”

“我饱着哪，你快吃吧。”阿里·沙琳断然拒绝。

“俗话说：‘不与客人同席，属于野种脾气。’你我既处宾主地位，应该一块儿吃喝才对。”基督教徒拿话激励阿里·沙琳陪他吃喝。

阿里·沙琳听了基督教徒带讽刺兼鼓励的言语，不便再推辞，只好坐下来敷衍塞责，随便吃了一点就息下来，不肯再吃。这当儿，基督教徒眼亮手快，马上拿起一个香蕉，剥掉皮，掰为两截，暗地里把混有鸦片的、足以麻痹大象的一块烈性麻醉剂，往

一截香蕉里一塞，然后蘸上蜂蜜，递给阿里·沙琳，说道："指贵教发誓，我的少爷，请尝一尝这个吧。"

基督教徒既然发誓表示亲热，阿里·沙琳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勉强接过去，胡乱塞在嘴里，随便嚼一嚼便咽下肚去。接着药性发作，阿里·沙琳一头栽倒，昏迷不省人事，跟长年酣睡的梦中人毫无差别。

祖曼绿蒂遭劫

基督教徒眼看阿里·沙琳失去知觉，睡梦沉沉，人事不知，这才一骨碌爬了起来，得意忘形地突然露出狰狞面孔，活象一只脱毛的野狼。他洋洋自得，似乎是战败命运的胜利者，毫不迟疑地把阿里·沙琳身上的钥匙偷到手，撇下躺在地上的阿里·沙琳，扬长找他哥哥报捷去了。

这个基督教徒处心积虑、鬼鬼祟祟地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因是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徒，名叫白尔苏睦，是个诡计多端、招摇撞骗成性的大坏蛋。他哥哥原来就是取名赖施顿丁、冒充穆斯林的那个年满花甲的老头子。一年前，他曾在市中出一千金的高价竞买祖曼绿蒂不成功，反而被她臭骂一顿，因而他怀恨在心，恼羞成怒，并在他弟弟白尔苏睦面前诉苦、叫屈。白尔苏睦听了他哥哥的诉苦，颇不受用，怀着打抱不平的决心，安慰他哥哥说："别为这桩事情苦恼、着急；我会想办法把她弄到你手里，保证不花一金一元。"于是他千方百计，想尽各种办法，终于借买门帘之故，纠缠着阿里·

沙琳不放。最后下毒手麻醉他，夺取他身上的钥匙，一口气跑到他哥哥赖施顿丁家中，报告经过情况。

老头赖施顿丁从他弟弟白尔苏睦口中，知道阿里·沙琳的下场，喜不自胜，顿觉心旷神怡，随即跨上骑骡，带领家丁、奴仆，跟随他弟弟白尔苏睦一哄而出。事先他还特意准备一千金，带在身边，预备万一发生意外，碰到官吏时，好拿它作为贿赂之用。

赖施顿丁率领仆从，跟随白尔苏睦，马不停蹄，匆匆忙忙赶到阿里·沙琳门前。白尔苏睦掏出钥匙，开门进去，指使仆从们袭击祖曼绿蒂，威胁她不准出声喊叫，否则就要她的命。就这样他们把祖曼绿蒂绑架起来，拖出门外，再照原样锁起大门，捽下钥匙，然后带着祖曼绿蒂逃跑。

赖施顿丁带领仆从抢着祖曼绿蒂回到家中，把她打在丫头使女行中，以示报复、侮辱，并恶狠狠地骂道："小娼妇哟！去年在市中出一千金收买你的就是老汉我呀。当时你不愿意跟咱谈交易，还恶言相对，骂得我哑口无言。今天不花一金一元，我可把你弄到手了。"

祖曼绿蒂伤心饮泣，眼眶里噙满热泪，反抗道："你这阴险恶毒的强盗！害得我们夫妻生离死别。你所作的罪孽，总有一天安拉会替我清算呢。"

"你这个放肆、淫荡成性的小娼妇！我马上就给你点厉害看看。指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起誓，你若不改奉基督教，事事听从我的命令，我就用各种刑法惩治你。"赖施顿丁下定决心，非压服祖曼绿蒂不可。

"指安拉起誓，你即使把我的身体割得四分五裂，我崇奉伊斯兰教的信仰始终不变。安拉是为所欲为的，也许短时期内我会蒙受他的拯救。古人说得好：'身体有遇险、罹难之忧，正教无

遭灾、受劫之虞。'这是千真万确的名言。你应该从这里得到教训。"

赖施顿丁见祖曼绿蒂毫不畏惧，敢于和他争辩，因而恼火到极点，一时暴跳如雷，喝令婢仆："你们快给我把她推翻、拖倒，让我来惩治她吧。"

婢仆们听从命令，一齐动身，推的推，拽的拽，终于把祖曼绿蒂推倒，按在地上，叫她动弹不得。赖施顿丁这才拿起手杖，不住地鞭挞。手杖雨点般落在祖曼绿蒂身上，打得她遍体鳞伤。她哀哭求救，可一直没人伸出援救之手。她绝望之余，只好忍气吞声，默默地祈求安拉搭救她。她边呻吟边悄悄地说道："反正有安拉主持公道，这就够了。"她把脱难的希望寄托在安拉身上。她呻吟了一会便昏晕过去，人事不知。

赖施顿丁眼看祖曼绿蒂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已经不象人样，这才心满意足，感到无比快慰，于是喝令婢仆们："你们拽着她的两只脚，把她拖进厨房去，关在那儿，不给饭吃。"

赖施顿丁吩咐毕，洋洋自得，安安逸逸地过了一夜。次日清晨，他心血来潮，吩咐婢仆们把祖曼绿蒂从厨房中带出来，继续鞭挞、折磨，直打得她皮开肉绽，这才喝令婢仆们把她拖进厨房监管起来。

祖曼绿蒂叫赖施顿丁打得皮破血流、遍体鳞伤，躺在厨房里气息奄奄，动弹不得。她呻吟着喃喃地说道："安拉是唯一的主宰，穆罕默德是他的使徒。有安拉在，这就够了。托他保佑，这是最可靠不过的。"

阿里·沙琳和邻妇

阿里·沙琳吃了麻醉剂，一时昏倒，失去知觉，象死人一样，昏昏沉沉地躺在地上，直到第二天，药性逐渐失效之后，他才蒙眬醒来，睁眼喊道："祖曼绿蒂！"却没人回答他。他急急忙忙奔到屋里，一看，只见屋内阴森森地寂然无声，祖曼绿蒂的踪影都不见了。他仔细思量一番，这才慢慢觉察到：发生这样的事件，毫无疑问，全是那个基督教徒弄鬼，一手制造出来的。他知道上当，痛定思痛，气得叹息、哭泣，凄然吟道：

一

爱情消逝得不留一点痕迹，
我的灵魂因之而彷徨、迷离。
落魄之后我更显得卑微、下贱，
正需求夫人多方怜悯、体恤。

我的遭遇恰象弓手在狭道上碰着仇敌，
他张弓搭箭准备致敌死命。
想不到弓弦戛然断为两截，
这怎么还能和敌人对垒？

患难日积月累，
忧愁、苦恼的事件没有个止境，

叫我如何回避命运？
往哪儿去寻找安全的栖身之地？

原指望百年偕老、永不分离，
为此目的我早作预防、准备。
无奈厄运突然降临，
我的眼睛便随之而失明。

二

她把帐篷扔在沙地里，
让一个可怜人望着她的遗迹悲哀、哭泣。
临行她频频回头瞻望故居，
眼看着东倒西歪的断墙残檐伤心饮泣。
她停下来探听个中情节，
山中的回声答复她提出的问题：
“相逢聚首的机会一去不复返矣！”
这仿佛是划破天空的一道闪电，
转瞬便消逝得无踪无影，
一直没告诉她重逢的信息。

阿里·沙琳百般懊悔自己太粗心大意，不听祖曼绿蒂的嘱咐。可是后悔已来不及，结果越哭越伤心，越想越着急，气得撕破衣服，迷迷糊糊地每只手攥着一个石头，不住地捶自己的胸膛，喊着祖曼绿蒂的名字，一刻不停地在城中兜圈子，惹得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围着他看热闹，都叫他：“疯子！疯子！”认识他的人见了那种情形，都觉得惊奇诧异，都流下同情的眼泪，叹道：“这是阿里·沙琳呀！怎么他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了？”

阿里·沙琳一直叫嚷着在城中兜圈子，不停地捶打自己，到天黑才倒在胡同中人家的墙脚下露宿。次日早晨，他蒙眬醒来，仍然攥着两个石头，边狂叫边捶打自己，不停地在城中流浪，直至天黑时候，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东倒西歪地回到自家门前。这时候，邻居的一个善良的老太婆，忽然发现他那潦倒、狼狈的模样，大吃一惊，赶忙走到他面前，亲切地说道："哟！我的孩子啊，愿安拉救拔你；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患的疯病呀？"

阿里·沙琳听了邻居老大娘关心同情的慰问，慨然吟道：

他们说："为了爱情你终于疯癫得不成人形。"
我回道："最甜蜜的生活气味只有疯人才能享受。
请别再提疯狂这桩事情，
只管把致我疾病的人儿找回。
如果她能治疗我的疾病、保全我的生命，
你们就别谴责、埋怨我的行径。"

邻居老大娘听了阿里·沙琳的吟诵，知道他是为丢失爱人而失望过度，因而导致他的神经错乱，于是她怀着满腔同情怜悯心肠，说道："全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拯救了。我的孩子，究竟发生什么意外事件，才使你一下子落寞到这步田地呀！我希望知道此中原因，也许我可以稍尽微薄之力，助你一臂之力，解决困难问题。"

阿里·沙琳果然把基督教徒白尔苏睦欺骗他的前因后果，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老大娘听了叙述，知道他的遭遇，忍不住洒下同情的眼泪，安慰道："我的孩子，这可不能责怪你。"接着她凄然吟道：

恋爱者今生受够了种种折腾，

这种苦难远远超过来世地狱中的火刑。
他们宁可为爱情而牺牲的纯洁精神,
足以证明上面的判断并非虚言。

老大娘吟罢,抖擞精神,决心帮助阿里·沙琳解决困难问题,终于提出自己的办法,对阿里·沙琳说:"我的孩子,你别吝惜金钱,快拿出一笔本钱来,去买个银匠用的那种篾笼子,并买一些手镯、戒指、项圈、耳环等妇女用的簪环首饰,摆在篾笼中,拿来给我,让我扮成小商贩模样,顶着笼子去各处兜售,借贩卖首饰的机会,往人家里去打听祖曼绿蒂的消息。若是安拉意愿,我会找到她的下落呢。"

阿里·沙琳听了老大娘的建议,不禁喜出望外,亲切地吻她的手,表示感谢,并振奋起来,立刻跑到市中,按照老大娘的要求,买了一个篾笼和一些簪环首饰,一古脑儿带回家来,交给老大娘。

邻家老大娘换身补丁衣服穿着,罩上一方蜜黄色的面纱,扮成一个零售流动商贩,拄着拐杖,顶着篾笼,去到家家户户门前叫卖。她不辞辛苦劳瘁,耐心地以贩卖首饰为幌子,到处探听祖曼绿蒂的下落。她经过大街,通过小巷,大凡人家居住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迹。她不停地奔走,几乎走遍城中的每一个角落。

所谓有志者事竟成。有一天邻居老大娘终于来到那个冒充穆斯林、取名赖施顿丁的老鬼门前,隐约听见屋内传出一股凄惨的呻吟、哭泣声。她觉得奇怪,站着仔细听了一会,然后走过去,壮着胆子敲门。

随着敲门声,一个丫头出来开了门,和颜悦色地跟老大娘打招呼。老大娘赶忙和她交谈起来,说道:"我带这些银首饰来找

主顾，你们家里的太太小姐有要买首饰的吗？”

“有的是，请进来吧。”丫头回答着引老大娘走进屋子，让她跟同伴们坐在一起。

丫头们围着老大娘，每人从篋篓中剔选几件心爱的首饰，预备买下来留着佩戴。这时候，老大娘露出一副慈祥和蔼的面孔，热情地和她们打交道，有意识地降低首饰的价钱，给她们多占些便宜，以便她们感到快乐，从而博取她们的欢心、好感。她趁她们忙着选买首饰的时候，边跟她们交谈，边转着眼珠朝发出悲叹、呻吟声的那个方向窥探。她看见祖曼绿蒂被捆绑着躺在地上，动弹不得，情况非常凄惨可怜。她忍不住淌下同情的眼泪，但只好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故意指着她问丫头们：“孩子们，那个小姑娘干吗躺在地上不起来？”

经她一问，丫头们七嘴八舌，毫无顾忌，把祖曼绿蒂的遭遇详细讲给她听。最后她们推卸责任，表明态度，说道：“这样虐待她，原非我们的本意。不过老爷如此吩咐，我们不敢违悖他的命令，幸亏如今老爷出门旅行去了。”

“孩子们，你们老爷既不在家，我就要替你们出个主意了：希望你们解掉这个可怜人身上的绳子，暂时恢复她的自由，让她喘口气。等你们老爷快回家时，再拿绳子原样把她捆绑起来也不嫌迟。这样做对你们来说是不碍事的。总而言之，你们行些阴功，将来安拉会恩赏你们呢。”

“你的意见很好，我们照办就是。”丫头们欣然接受老大娘的建议，果然解掉祖曼绿蒂身上的束缚，并给她饮食吃喝。

老大娘的计谋得售，眼看祖曼绿蒂暂时得到自由，心里感到快慰；可她仍然抑制着欢喜的心情，故意显出悲天悯人的面孔，一味埋怨自己，叹道：“但愿我断了两条腿，也不要到你们家里

来，看见这种惨无人道、伤天害理的悲惨事情！”她自怨自艾地感叹着慢步去到祖曼绿蒂面前，低声说道：“我的孩子，安拉保佑你，很快他会救你脱险的。”接着她暗中告诉祖曼绿蒂，她是替阿里·沙琳出来打听她的下落，预备救她脱险的，叫她好生注意外面的动静，准备夜里逃走。最后她嘱咐道：“今天晚上，你的主人阿里·沙琳要上这儿来救你。到时候，他吹口哨暗示你。听见口哨声，你同样吹口哨回应他，然后从窗户里抛下一根绳子，再拽着绳子滑出去。这样一来，他就带你逃出虎口了。”

老大娘交代清楚，安排妥帖，随即告辞，匆匆来到阿里·沙琳家中，告诉他找到祖曼绿蒂的消息，并详细叙述彼此见面和定计逃走的经过情形，同时还把赖施顿丁住宅所在的街道巷名和周围的环境状况详细解释、说明，最后才嘱咐道：“今晚半夜时候你上那儿去，站在屋外面，吹一声口哨和祖曼绿蒂暗中联系。听见你的口哨声，她会应声打窗户里逃出来的。这样一来，你要上哪儿去，就可带她一块儿去了。”

阿里·沙琳听到祖曼绿蒂的消息，喜不自胜，对老大娘表示十分感激，同时他喜极而悲，挥着清泪，凄然吟道：

一

责难者不再风言风语，
暂且停止攻击、责备；
但我处在被遗弃的苦难地位，
身体折磨得只剩一架骨头，
心脏疲弱得差一点停止呼吸，
眼泪不断地淌流。
情窦未开的人儿哟！

你不明白失爱后我所尝到的滋味。
请暂别打听我的消息，
免得增加你的顾虑。
一个形似温良、夸夸其谈的情敌，
用甜言蜜语打伤我的心灵，
从而肆无忌惮地进行抢劫，
造成我们之间的离愁别恨，
害得我辗转为侧、通宵不能成寐，
心地没有平静的机缘，
再挣扎也达不到忍耐的目的，
一直停留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
老在埋怨与责难者之间徬徨、迷离，
只是一往情深的恋念心情始终不渝，
从来没产生过息交忘旧的念头。
因为除了你，
人世间谁也不可能占据我的心灵。

二

基于安拉的启迪蒙你光临、报喜，
随身带来悦耳畅怀的好消息。
我这颗因离散而破碎的心永久忘不了你的恩情，
仅以身上这件故衣聊充酬谢的礼品。

阿里·沙琳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依从老大娘的指引，耐心等到日落天黑，这才走出去。经过大街小巷，按照老大娘的指示，一直来到赖施顿丁的住宅所在地，朝前一看，便清楚明白地

认识赖施顿丁的房屋，周围环境跟老大娘所说的情况完全相符。于是他趁天黑人静时，蹑手蹑脚地走到走廊下，悄悄地坐在墙凳上，以便到时候吹口哨行事。然而事情竟然出人意料之外。由于发生事变之后，他过分急躁，接连几夜失眠，疲惫不堪，经不起瞌睡袭击，不知不觉便呼呼地进入梦乡，酣睡得象醉汉一样。

祖曼绿蒂第二次遭劫

那天夜里，有一个匪徒进城来偷东西。他在赖施顿丁屋子周围转来转去，始终找不到一个爬进去的缺口，只是无意间发现阿里·沙琳睡在门前的墙凳上，便悄悄偷了阿里·沙琳的缠头，正要溜走的时候，可巧他的身影已被祖曼绿蒂看见。

原因是这样的：祖曼绿蒂从和邻居老大娘见面，明了个中真情实况之后，便依从老大娘的吩咐，预备了绳子，还弄得一袋金钱带在身上，耐心地等机会逃走。深更半夜已经是约定逃走的时候，她急不可待，打窗户里探头向外一望，可巧朦胧看见那个窃贼的身影，满以为他就是阿里·沙琳，于是胡乱吹了一声口哨，作为呼应，随即毫不迟疑地拽着绳子，打窗户里滑了下来。这当儿，那个窃贼回头往哨声方面望过去，见有人从屋里溜出来，觉得事情很凑巧，暗自说："这桩事奇怪极了，当中一定有个稀奇古怪的缘故呢。"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把祖曼绿蒂和她带出来的一袋金钱，一古脑儿扛了起来，风驰电掣般没命地跑了。

祖曼绿蒂从赖施顿丁家中逃了出来，跌在匪徒手里，还以为

是阿里·沙琳带着她逃走，满心欢喜，情不自禁地聊起天来，说道："亲爱的！据邻居老大娘说，从我遭劫之后，你过于悲哀、着急，因而影响健康，害得你憔悴瘦损、精疲力竭，已经到了一蹶不振的境地。可是现在你带着我跑得这么快，显然你的精力比一匹骏马还旺盛呢。"

匪徒一声不响，只顾扛着人没命地逃跑。祖曼绿蒂不见他答话，心里怀疑，伸手一摸，发觉他满腮刺手的胡子，象澡堂中的扫帚那样又粗又硬。她这一惊非同小可，赶忙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不瞒你这个小娼妇，"匪徒开口了，"我叫赭旺·库尔迪，是艾哈默德·戴乃孚的党羽。我们总共四十个弟兄凑合在一起，专靠偷窃维持生计。今夜里，我们每个人都要轮流着跟你睡觉呢。"

祖曼绿蒂听了赭旺·库尔迪的脏话，知道命运跟她作对，活该自己倒霉，气得边哭泣，边打自己的面颊。可是哭泣、挣扎又管什么用呢！她思前想后，觉得除了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自己是毫无办法的。于是她镇静下来，决心把自身的一切交给安拉，忍受着眼前的灾难，耐心等候安拉伸出援救之手，并自解自叹地说道："安拉是唯一的救世主！我们刚摆脱一重危险，接着又跌在更严重的灾难里。这有什么办法呢？除非安拉伸出援救之手，我们是无法摆脱灾难的。"

匪徒赭旺黑夜里来到赖施顿丁屋前，预备进去偷窃，无意间把祖曼绿蒂夺到手，说起来，这当中是有来龙去脉的。原来匪首艾哈默德·戴乃孚笼络着的四十个扒手，当天正计划天黑时怎样分头进乡村城镇去偷窃、抢夺的时候，小喽罗赭旺自告奋勇，向匪首艾哈默德·戴乃孚献计，说道："我在那个城市里呆过，情况比较熟悉。据我所知，城外有一个山洞，又深又大，四十个人

躲避在里面是容纳得下的。现在我打算在你们之前，早动身一步，先把我母亲送往洞中，再进城去偷些饮食、财物什么的，摆在洞里，等你们来时，就把你们当宾客招待吧。”

“你要怎么办，照你的计划行事好了。”匪首艾哈默德·戴乃孚同意赭旺的想法。

匪徒赭旺的计划既然得到匪首的赞同，他便先行出动，一直去到山洞中，让他妈坐镇在里面，然后急急忙忙离开山洞，预备进城去偷窃。可巧在进城的途中，他发现一个骑兵睡在路旁打尖，一匹战马拴在左近的树上。他趁骑兵酣睡不醒，便见财起意，抽出刀来，结果了他的性命，掳着他的武器、衣服连同战马，回到山洞里，交给他妈看管起来，这才从从容容地离开山洞，一口气奔到城中，想方设法、一心一意要完成偷窃计划。

他在基督教徒赖施顿丁的屋子周围兜了几个圈子，存心爬进去偷窃，无奈门墙高大，无路可入，结果他顺手牵羊，偷了阿里·沙琳的缠头，接着趁祖曼绿蒂仓皇逃难、措手不及的时候，抢了她没命地逃跑，一直回到山洞中，把人交给他妈，嘱咐道：“娘，你好生看管她吧。我有事还要出去，明天赶早回来。”他说着扬长去了。

祖曼绿蒂被匪徒赭旺抢到山洞中，跟他妈过了一夜的俘虏生活。次日清晨，她摆头东张西望，把洞中的情景看在眼里，觉得处境既然糟糕到这步田地，怨天尤人、悲哀哭泣都不管用。想到这里，她振作起来，暗自说：“我干吗一味悲观失望，不想办法逃出虎口，挽救自己的生命呢？难道我必须坐而待亡，等那四十个禽兽回来糟蹋、蹂躏我吗？让他们把我当漏水的破船炮制吗？”她越想越兴奋，睁大眼睛望着赭旺他妈，亲切地说道：“老大娘，你不要带我到洞外去坐坐吗？我可以在温暖的阳光下替你老人

家篦一篦头呢。”

“是呀，我的孩子！指安拉起誓，我是需要梳一下头发的。因为这群瘟猪带着我东奔西走，终日忙忙碌碌，到哪儿都住不长，所以长期以来我没上澡堂去洗澡、理发，因此这个头乱得太不象样了。”

匪徒赭旺他妈欣然赞成祖曼绿蒂的建议，老老实实毫不猜疑地和她一起走出山洞，坐在外面晒太阳。祖曼绿蒂借此难逢的好机会，向老婆子献殷勤，耐心细致地替她梳头，拿篦子一边篦，一边掐死寄生在她头上的虱子。这样一来，正搔着老婆子的痒处。她感觉舒服、愉快，不知不觉便呼呼地睡熟了。

趁老婆子睡得正香甜的时候，祖曼绿蒂赶忙跑进山洞，把被赭旺杀害的那个骑兵的衣服缠头拿出来穿戴起来，并佩上他的宝剑，一下子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子汉，这才带着她从赖施顿丁家中弄出来的那袋金钱，跨上战马，准备逃出虎口。临走，她虔心虔意地祈祷道：“善于保佑人类的安拉啊！恳求您看先知穆罕默德的情面，保护我安全逃脱危险，保全性命吧。”

祖曼绿蒂快马加鞭，匆匆离开山洞。在归途中，她突然犹豫、踟蹰起来，暗自想：“如果我径直回城去，也许会叫那个被害骑兵的家属发现，这必然带来麻烦，对我是不利的。”于是她勒转马头，决心高飞远走，往他乡去死里逃生。

因祸得福祖曼绿蒂一跃而为国王

祖曼绿蒂一旦逃出虎口，身心得到自由，顿觉前途光明，感

到无限的快慰。她骑着战马，随身带着大批金钱，抱定高飞远走、往他乡去求生的决心，毫无后顾之忧，因而她随心所欲，不计较跋涉之苦，只驱策战马，一直勇往直前，不停地在荒郊野外迈步前进。在旅途中，她摘野果充饥，喝泉水解渴，整整跋涉了十天的路程，一直没碰到一个人影，也没看见一个乡村。第十一天的旅程开始以后，她才渐入佳境，逐步跨上世外桃园的境地。朝前一望，一座人烟稠密的城市隐约映入眼帘。那时候正当阳春时节，大地上潺潺的流水、怒放争妍的奇花异卉、枝头上的鸟语果香，这一切大自然景象已经把这里的天地变成一座安静的人间乐园，令人一见便向往、陶醉在这似锦的景象里。她怀着兴奋、快乐心情，快马加鞭，一口气奔到城下。抬头一望，只见满城文武官员、部队和老百姓都集会在城门外面，象煞有介事似的。眼看那种情景，她感到惊奇诧异，暗自说："人们都挤在城门外面，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缘故吧。"于是她大胆走近人群。

出乎意料之外。祖曼绿蒂走过去的时候，部队便迎面涌来，跪下去欢迎她，齐声呼道："国王万岁！但愿安拉匡助你！"同样文武官员也毕恭毕敬地排成两行，夹道迎接她，异口同声地说道："陛下一旦驾临，给敝邑的穆斯林带来光明、幸福了。"于是他们率领黎民替她祈福求寿，高呼国王万岁。

碰到这样的情景，祖曼绿蒂莫名其妙，以为他们错认了人，因而坦率地说道："各位官绅父老们，你们都把我当国王欢迎、看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这是安拉慨然赏你崇高的地位，让你来做我们的首脑，主持国家大事的一种迹象。"一位朝臣回答了祖曼绿蒂的问话，"告诉你吧：我们国内有这样的一种传统风俗：如果国王没有子嗣，而他一旦驾崩的时候，满朝文武官员必须率领部队、黎民，到城

外等候三天，静听天命替我们解决继承王位的问题。在三天的期限之内，凡是从你刚才经过的那条路途上这儿来的人，不论是谁，我们都得请他做我们的国王。赞美安拉，是他派你这位漂亮的土耳其人来做我们的国王的。老实说，假若来者是个不如你的人，我们还是要请他做我们的国王呢。”

祖曼绿蒂原是个非常聪明、机警的人。她听了朝臣的解释，恍然大悟，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于是她顺水推舟，以假作真地说道：“你们别以为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土耳其人而已，其实我原是出身名门贵胄的。不过我不满意那种养尊处优的家庭生活，才毅然离开家人出来周游寻乐呢。你们看吧，这是我随身带来的一袋金钱，预备在旅途中拿它作扶危济贫之用的。”

人们听了，都相信她，越发欢喜、爱戴她，同样她也表示格外爱护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满心欢喜，暗自说：“安拉是为所欲为的，也许他会让阿里·沙琳到这儿来和我相会呢。”

之后，祖曼绿蒂在文武官员和部队陪同、簇拥下进城，一直去到王宫门前下马。接着朝臣们左右前后搀扶、簇拥她进宫，让她坐在宝座上，然后一齐跪下去行礼，表示绝对服从她的命令。

祖曼绿蒂因祸得福，一跃而为国王，掌握一国的大权。她执政之后，第一件所做的好事便是打开国库，既犒赏三军，又对国内穷苦无告的老百姓广施博济。因此她的名望一下子就传遍全国各地，博得军民的拥护爱戴，赞美歌颂之声，不绝于道。接着她下令取消苛捐杂税，大赦天下，关心庶民疾苦，为民除害，秉公正直，赏罚分明，因而军民对她既崇拜敬仰又怀着畏惧心情。总之从她执政以来，逐渐造成国泰民安的局面，百姓安居乐业，她的名望地位也日益显赫。而美中不足的，只是她经常为想念阿里·沙琳而悲哀哭泣，总是沉思默祷，恳求安拉冥冥中帮助她，

让她和阿里·沙琳有重相会的机会。有一天夜里，夜阑人静，万籁俱寂，祖曼绿蒂辗转不能成寐，想着往昔跟阿里·沙琳生活在一起的美满幸福日子，忍不住痛哭流涕。她越哭越伤心，凄然吟道：

惦念你的心情长期不变，
它不受时空的限定。
泪水冲破我的眼睑，
裂口逐渐扩张到不可愈合的境地。
我顾影自怜、伤心饮泣，
且为爱情的厄运悲叹、流泪。
夫和妻好比影和形须臾不可分离，
离散对他们说来是最残酷的极刑。

她痛定思痛，哭得筋疲力竭，至深更半夜，才擦干眼泪，感到怨天尤人、悲哀哭泣都不管用，必须抑制激情，平心静气地安下心来，等有机会时，再作打算。因而她决心改变态度和生活方式，作一劳永逸的长期打算。于是她给宫中的婢仆规定了津贴，划分了职责范围，责成他们和她们各守职位，并宣布她要利用公余时间，一个人静静地埋头修功悟道，严格履行宗教仪式，不准人妨碍、扰乱她。

从那回以后，她果真实行计划，每当公务完毕，便离开华丽的宫室，摒弃一切，选一间僻静的侧室，悄悄地躲在里面，从事斋戒、祷告，身边只留两个小太监使唤。她利用这种办法，一方面修身养性，一方面耐心打听阿里·沙琳的消息。她的举止行为，博得满朝文武官员钦佩、景仰，异口同声地公认她是信仰诚笃、操守严肃的忠实信徒。

赴国宴白尔苏睦自投罗网

光阴荏苒。祖曼绿蒂当权执政以来，屈指已届周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白昼她临朝视事，发号施令，勤勤恳恳，视国事为己任；夜间则静坐斗室，持斋念主，虔心虔意地在修养方面下工夫，指望最后能与阿里·沙琳碰头聚首。然而理想与事实竟然背道而驰。在整整一年的期限里，她不但不知道阿里·沙琳的下落，而且连他的消息也听不到一点。因此她忧心忡忡，大失所望，苦恼、不安的心情，迫使她无法再耐心等待下去。从经验里她得到教训，显然坐待其成的办法是不中用的，因而她觉得必须另想办法，别开生路。于是她再接再厉，急起直追，召集宰相和朝臣，吩咐他们替她物色一批工程师和建筑工人，赶快在王宫前面开辟一个尽可能宽大的广场。宰相和朝臣们遵循命令，诚惶诚恐地招募工匠，并督促匠人大兴土木，在短期内完成建筑广场的任务。国王祖曼绿蒂亲自到广场内视察，并指定在广场的一端，建筑一座圆顶高耸的堂皇富丽的礼台，摆上御用的椅凳，供国王和朝臣们起坐之用。

建筑落成之日，国王祖曼绿蒂吩咐备办丰盛的筵席，招待文武百官，在广场中设宴。待大家吃饱喝足，是尽欢而散的时候了，她才向他们宣布：“从今以后，我打算每个月在这里和老百姓见面一次，招待他们吃喝，表示与民同乐的意思。希望你们每当新月初升之日，给我预备各种丰富的饮食，一桌一桌地摆在广场中，并且通知城中的庶民，叫他们停业一天，关起门户，都来参加

国宴。凡违拗命令的人，就在他的门前绞死。”

从此以后，国王祖曼绿蒂的命令便形成惯例。朝臣遵循命令，执行任务，每到新月初升之日，便预先准备各种丰富饮食，并即时通知城中的居民，招唤他们前来参加国王的宴会。老百姓响应号召，按时关门闭铺，成群结队地欣然前来广场中赴宴。国王祖曼绿蒂坐在礼台的首席，指挥朝臣招待庶民。朝臣们殷勤接待庶民，让他们顺序围桌坐下，嘱咐道：“各位来宾不必客气，大家只管尽量吃喝。你们要多吃多饮，国王才喜欢呢。”老百姓围着丰富可口的饮食，果然开怀吃喝起来。他们边大吃大喝，边侧目悄悄地偷看国王。偷看以后，人们都产生同样的感觉，每个人都暗自说：“哟！国王只是注意我自己的举止行动呀。”因而他们怀着喜惧参半的心情，听从朝臣们的嘱咐，只顾埋头吃喝。他们都吃饱喝足了，这才替国王祈福求寿，高呼国王万岁，祝国王万寿无疆，然后尽欢而散。在归途中，人们念念不忘国王的恩惠，继续歌颂国王，说道：“这样关心、爱护老百姓的君王，我们生平还没遇见过呢。”

宴会结束，国王祖曼绿蒂欣然转回王宫，觉得自己的布置、办法满有意思，暗自说：“若是安拉意愿，我可以在这样的场合里获得阿里·沙琳的信息。”于是安静下来，耐心等待好消息降临。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第二个月也就到来。朝臣们认真执行任务，趁新月还未出现，便早日准备，备办了极其丰富的饮食，按期举行宴会，投合国王的情趣。到了新月初升之日，广场中便摆满筵席。国王祖曼绿蒂照例驾临，坐在礼台上的首席，一方面指挥朝臣们热情接待宾客，一方面暗中仔细观察、注意每个来宾的举止行动。全城的老百姓接受邀请，响应号召，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前来赴会。来宾按照先后秩序，一个个入席围桌

坐下，开始吃喝起来。正当人们津津有味，吃喝得非常起劲的时候，国王祖曼绿蒂移动着的目光，一下子停留在白尔苏睦身上了。她仔细定眼一看，便认识他是借向阿里·沙琳买门帘之故趁机抢夺她的那个基督教徒。她这一喜非同小可，暗自说：“这是第一件喜事哪！我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无恶不作的基督教徒白尔苏睦，到处招摇撞骗，无远弗届。活该他要倒霉。今天他也混在人群中前来参加宴会，叫国王祖曼绿蒂一眼看穿他的真面目。他可茫然不知自己的命运，只顾贪馋，恨不得一口吞下一桌筵席。他嘴里嚼着，眼里看着，饕餮面目暴露无遗。席间原有一盘糖饭，表皮上净是糖粉，一看便知是挺香甜可口的珍贵食品。白尔苏睦眼望着那盘糖饭馋涎欲滴，恨不得拿来一口吞下肚，才满他的愿望。可是那盘糖饭老远地摆在他的对面，所以他不能如愿以偿。然而他厚颜无耻，硬推挤着同席的人，伸长胳膊，把那盘糖饭挪到自己面前，企图独自享受。他的行为可鄙，坐在他身边的同席者提意见说：“你干吗不吃摆在你面前的饮食？这对你来说不是很可耻吗？你硬要伸手去拿摆在别人面前的食物，这是什么道理？你不觉得害臊吗？”

“我只是喜欢吃这种甜食呀！”白尔苏睦满不在乎地强调他的嗜好。

“你爱吃，只管吃吧！只怕你吃了不好消化。”

“让他吃吧！他吃剩的有我来接受。”同席的一个大烟鬼也嘀咕着凑热闹。

“你这个卑鄙龌龊的大烟鬼！告诉你吧：你们是不配吃这种饮食的。因为这是御用食品，你们不得随便动用它，还是留待撤回宫去，让它物归原主的好。”

白尔苏睦不听警告，伸手向盘中抓糖饭塞在嘴里，大嚼特嚼，胡乱咽在肚中，接着又第二次伸手去抓。这当儿，国王祖曼绿蒂指着他吩咐侍从："你们快去把那个吃糖饭的家伙给我带来，别让他再吃下去。"

四个武装卫兵即时跑到白尔苏睦面前，打落他手中的糖饭，摔倒他，然后七手八脚地把他拖往礼台。宴会场中突然发生这样的事件，人们不知道是何缘故，顿时停止吃喝，大家窃窃私语，伸长脖子看热闹。当时和他同席的人感受比较深，有人议论说："指安拉起誓，他净拣好的享受，不肯吃普通饮食，这是他贪馋、不对的地方！"有人说："我可是喝点摆在我面前的麦片粥也就够了。"接着那个大烟鬼也欣然说道："我本来一心一意等着吃他剩下的这盘糖饭的，可是谁知他才吃了一口就出事了。赞美安拉，幸亏他阻止我抢吃糖饭，才免遭杀身之祸哩。"其余的人也议论纷纷地说道："我们都静下来，等着看他的下场吧！"

白尔苏睦被卫兵拖到礼台下面。国王祖曼绿蒂瞪他一眼，严厉地审问道："该死的蓝眼人哟！你姓甚名谁？你到我国来干吗？"

白尔苏睦头戴缠头，身著阿拉伯服装，不肯说实话，只想瞒骗国王，因而胡乱回道："我叫阿里，原是一个织工。为经营生意买卖，我才到这座城市里来的。"

国王祖曼绿蒂不跟他辨别是非，只是吩咐左右的侍从："你们快给我拿沙盘、铜笔来吧！"

侍从遵循命令，立刻取来一个沙盘和一只铜笔。国王祖曼绿蒂拿起沙盘、铜笔，比手画脚地占卜起来，随便在沙盘上画了一个猴子模样的图形，然后抬起头来，瞅着白尔苏睦仔细上下打量一回，才声色俱厉地说道："狗东西！你胆敢撒谎欺骗国王吗？

难道你不是一个基督教徒吗？你不是叫白尔苏睦吗？你不是存心到这儿来干坏事吗？现在你还是从实招认的好，否则，指主宰的荣誉起誓，我非宰你不可。”

经国王一审问，白尔苏睦一下愣住了，嗫嚅着说不出话来，显得异常尴尬、狼狈。朝臣和在场的人都钦佩国王的本领，异口同声地说道：“国王陛下精通占卜学呢。赞美安拉！他有这种本领，算是得天独厚了。”

“趁早给我从实招认吧！”国王厉声说，“否则我就要你的狗命。”

“大国王啊！奴婢真是一个基督教徒，陛下的卜算非常准确，恳求陛下饶恕我的罪过。”白尔苏睦果然低头认罪。

真相大白之后，在场的人，包括朝臣和来宾，对国王卜算的正确性，越发感到惊奇诧异，都钦佩她的本领，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国王还是一位杰出的星相家呢，象他这样的人物，当今是绝无仅有的。”

国王祖曼绿蒂抱定报仇雪恨、除害安良的决心，毅然判白尔苏睦死刑，下命令剥下他的皮，填以稻草，当尸体挂在广场门前示众，并吩咐在城外挖个坑，把他的肌肉、骨头抛在坑里烧成灰烬，然后与粪便之类的肮脏污垢之物混在一起埋葬。

当差的听了国王的吩咐，齐声回道：“听明白了，遵命就是。”于是他们遵循命令，即刻带走白尔苏睦，按照国王的指示执行任务。

人们眼看白尔苏睦的下场，大家感叹不已，议论纷纷，有的说：“他的这种报应是恰如其分的；错吃一口饮食，赔了一条命，这该是多倒霉的事啊！”有人说：“从今以后，我可是一辈子不吃糖饭了。”尤其那个大烟鬼怀着幸运的心情叹道：“赞美安拉！幸

亏有他护佑，我没吃到糖饭，所以才免踏这个家伙的覆辙而保全性命哩。”

从那回以后，人们对糖饭印象很深，认为是不吉利的象征，人人怀着戒心，对它不但不感兴趣，而且避之惟恐不速。

施卜计赭旺伏诛

时间过得很快。自从国王祖曼绿蒂规定每月设席宴会庶民以来，不知不觉也就过了两月。当第三个月开始的时候，朝臣们执行命令，照例备办了极其丰富可口的筵席，摆在广场中，按时邀请城中的老百姓前来参加宴会。当日，国王祖曼绿蒂驾到广场中，坐在礼台的首席，指挥朝臣们殷勤招待宾客；一帮武装侍卫人员形影不离、小心翼翼地在国王周围保卫、侍奉，排场非常庄重严肃。参加宴会的老百姓络绎不绝，陆续进入广场，顺序围桌坐下。不过大家都有戒心，不敢坐靠近糖饭的坐位，并主张不吃糖饭，免遭杀身之祸。当时来宾中有两个亲朋碰在一起，一见面便打招呼，作了如下的交谈：

甲：“喂，哈只赫勒辅。”

乙：“唉！哈只哈利德。”

甲：“你千万别吃糖饭啊！宁可坐远些，不然，你会挨吊呢。”

经过上次的教训，人们心中有数，大家围桌坐下。广场中的每一桌筵席都坐满人，真是席无虚位。于是宴会开始，谁都拣自己爱吃的饮食吃喝。国王祖曼绿蒂趁人们吃得香甜、起劲的时候，摆着头聚精会神地观察每个客人的举止动静。就在这个节骨眼

上，有个不速之客踉踉跄跄地突然闯进广场，前来赴宴。他的慌张行为非常惹人注目。国王祖曼绿蒂定眼仔细一看，立刻就认识清楚，原来这个不速之客就是抢夺她本人而且还杀害一个骑兵、名叫赭旺·库尔迪的那个强盗。

匪徒赭旺一旦出现在广场中，自投罗网，这当中是有原因的。原来那天夜里，他把祖曼绿蒂抢到山洞中，交给他妈看管着，然后赶忙去见他们的头子和匪党，告诉他们说："昨天晚上我的生意很好，轻易赚了一笔大财。我不但杀死一个当兵的，夺下他的战马和武器，而且还弄到手一个姑娘和一袋金银。叫我说，那个姑娘呀，她比那袋金银还值钱呢。现在人马和财物都藏在城外的山洞里，有我娘在那儿看管着，这回咱们可以痛快地享受一下了。"

听了匪徒赭旺的报喜，匪首和喽罗们都为此感到欢喜快乐。当天傍晚，匪党约伙成群地随赭旺一古脑儿去到山洞里。赭旺得意忘形，一心一意要把抢到的赃物拿出来邀功，供大家享受。然而事出意料之外，他进得山洞来一看，只见里面空空洞洞，他抢来的人马和财物，不翼而飞了。他忙向他妈打听，才知道个中实情，气得咬手，懊丧到极点，尖声嚷道："指安拉起誓，这个小娼妇，我非去找她不可；即使她躲到阿月浑子①壳里，我也得把她弄到手，才能泄我心头之恨。"

匪徒赭旺既然发下誓愿，因而怀着寻找祖曼绿蒂的野心，不辞跋涉，从一个地方溜到另一个地方，不断地奔波，走遍了许多乡村城镇，最后来到祖曼绿蒂执政掌权的这个王国里。恰巧他进城那天是国王祖曼绿蒂欢宴庶民的日子，城中关门闭铺，不见

① 一种干果。

一个人影。他抬着头东张西望，看见窗户里的妇女，便向她们打听城中人的去向。有人告诉他每逢月初国王设席欢宴庶民，人们前去参加宴会的情形，并指示他宴会的地点。于是他急急忙忙奔向广场，企图混在人群中，饱餐一顿。他进入广场，抬头一看，人们都围桌大吃大喝，真是席无虚位，只见上月白尔苏睦参加宴会时所坐的那张桌子，靠近摆糖饭的一个座位还空着，于是他不顾一切，一屁股坐了下去，饥不择食，伸手去抓糖饭。同桌的人同声惊叫起来，问道："我们的弟兄手足哟！你打算干什么呀？"

"我要吃这盘糖饭充饥果腹呢。"赭旺满不在乎地说。

"你一吃这种饮食，准会被人绞死。"有人警告他。

"请你免开尊口，不要胡言乱语。"赭旺不听警告，反而伸手把糖饭索性挪到他自己面前。

这当儿，在他身旁坐着的那个大烟鬼见他挪动糖饭，吓得突然从烟醉中清醒过来，惊惶失措地跳将起来，边离开座位，边嘀咕道："咱干吗需要这盘饮食呀！"

赭旺伸出鸦爪般的手掌，从盘中抓了一把糖饭握在掌中。他那只抓饭的手掌刚离开盘子，立刻就变了形状，好象骆驼蹄子一般。他挤动着手指，把掌中的糖饭捏成甘橘似的一个大饭团，然后塞在嘴里，也不咀嚼，便狼吞虎咽地吃下肚去。他一咽，便发出霹雳般的响声。他的粗鲁、莽撞行为，惹得同桌的人感到惊奇、恐怖。那盘糖饭被他抓了一把，盘底就露出来。他左近的一个食客眼看那种情形，喟然叹道："赞美安拉，是他叫你一把抓掉大半盘糖饭呀。现在盘中的糖饭所剩无几，看来它不至于贻害我们了。"

"让他吃吧！在我心目中，他显然是被绞死的一具僵尸呀。"

大烟鬼趁热闹凑趣两句，随即转向赭旺，骂道："你只管吃吧！只怕你吃了不好消化。"

赫旺第二次伸手，从盘中又抓了一把糖饭，握在掌中，象第一次那样，正挤动手指捏饭团的时候，国王祖曼绿蒂大声喝令侍从："快去把那个吃糖饭的家伙给我逮起来，别让他再吃第二口。"

侍从遵循命令，迈步跑了过去，趁对方冷不提防，一个措手不及，立刻把虎视着糖饭盘的赭旺逮捕起来，带到国王面前。这当儿，同桌的人都幸灾乐祸起来，议论纷纷，马上谈论开了。有人下结论说："我们忠告过他，可是他不听忠言，所以落得这个下场；这对他来说，是罪有应得、理所当然的；显见得，坐这个位子的人，活该是要倒霉的；吃这盘糖饭的人，注定是要丧命的。"

"你姓甚名谁？是做什么的？到我国来干么？"国王祖曼绿蒂开始审问赭旺。

"禀告大国王陛下：小的叫鄂斯曼，向来在花园中替人管理花木，因为丢失东西，所以我才出来寻找。"匪徒赭旺撒谎欺骗国王，企图逃避罪责。

"给我拿沙盘和铜笔来！"国王祖曼绿蒂吩咐侍从们。

侍从遵循命令，立刻拿来沙盘和铜笔。国王祖曼绿蒂拿起铜笔，在沙盘中又写又画，一本正经地占卜起来。写画之后，仔细观察、盘算一回，然后抬起头来，瞅着赭旺，说道："你这个该死的肮脏家伙！干吗撒谎欺骗国王？根据占卜，我知道你叫赭旺·库尔迪，是一个强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国王祖曼绿蒂当场说明他的底细，随即声色俱厉地骂道："你这个瘟猪！如果再不从实招供，我非割你的头不可。"

赭旺听了国王的审断，吓得面无人色，磕着牙齿，浑身发抖，

知道已无抵赖、逃避罪责的余地，倒是从实招认罪过，或许可以免受惩罚而能苟全性命。想到这里，他不得不低头认罪，坦然说道："国王陛下的审断千真万确，当中没有丝毫差错。小的作恶多端，罪该万死。不过我现在诚心忏悔，决心痛改前非，虔心虔意地皈依安拉，恳求主上饶恕我吧。"

"对不起，你象瘟疫一样，为患人间，已有日矣，至今恶贯满盈，咎由自取，我可是不让你再危害穆斯林了。"国王祖曼绿蒂简单地对匪徒赭旺作了判决，随即吩咐侍从："你们带他下去，先处以绞刑，然后按照上月处置白尔苏睦那样，如法炮制他的尸首。"

侍从遵循命令，立刻带走匪徒赭旺。人们眼看那种情景，惊喜参半，面面相觑，尤其那个大烟鬼感慨最深，对糖饭抱着讨厌、仇恨心情。他边转身背向着那盘糖饭，边嘀咕道："从今以后，如果我再面对面地看你一眼，这就算我犯了最大的禁忌。"

匪徒赭旺被判处死刑，被侍从带走，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宴会继续进行，宾客大吃大喝，直至大家吃饱喝足，才尽欢而散。国王祖曼绿蒂也率领朝臣和侍从，洋洋得意地各自回宫去休息。

宴宾客赖施顿丁落网

时间过得很快。自从国王祖曼绿蒂规定按月摆宴招待庶民以来，不知不觉也就过了三个月。第四个月开始的时候，朝臣执行命令，照常备办筵席，按期邀请城中居民前来参加宴会。人们应邀，成群结队，按时陆续来到广场中，围桌坐下，静候国王驾临。开餐时间一到，国王祖曼绿蒂随即驾临，坐在礼台上的首席，指

挥朝臣们殷勤招待宾客，并宣布宴会开始，人们便动手吃喝起来。国王祖曼绿蒂坐在礼台中央，居高临下，面对整个广场中的宾客，注意观察他们的举止动静。无意之间，她发觉先前白尔苏睦、赭旺坐过的那桌席间，靠摆糖饭的那方面，足以容纳四个客人那么宽的地方还空着无人坐，心里觉得奇怪。可巧就在这时候，一个不速之客闯进广场大门，踉踉跄跄地奔到没人敢坐的那个空位坐下，伸手去抓食物，企图饱餐一顿。他的举止动作很引人注意。国王祖曼绿蒂定眼仔细一看，顿时就认识清楚。原来这个不速之客，就是自称名叫赖施顿丁的那个该死的基督教徒。所谓仇人相逢分外眼红。国王祖曼绿蒂发觉此中秘密，不禁喜出望外，暗自盘算："这个万恶的异教徒已经自投罗网了，这该是多么吉利而可贵的宴会啊！"

这个叫赖施顿丁的基督教徒，突然来到这个城市，自寻死路，这当中却有一个奇怪的原因呢。当初他把祖曼绿蒂抢到手，自鸣得意，接着便因事出门去了。待他旅行归来，家里人才告诉他：祖曼绿蒂失踪了，同样家里还丢了一袋金银。他听了这种不好消息，大发雷霆，气得撕身上的衣服，打自己的面颊，拔自己的胡须。他越想越恼火，感到人财两空，损失太大，非想办法弥补不可。于是他打发他弟弟白尔苏睦出去寻找祖曼绿蒂，可是白尔苏睦一去不返，杳无音信，日子久了，他等得不耐烦，便亲自出马，野心勃勃地到处打听白尔苏睦的去向，并寻找祖曼绿蒂的下落。他走遍许多城镇乡村，越走越远，终于被命运带到祖曼绿蒂当权、执政的这个王国里。他进城那天，恰巧是月初，正碰上国王宴会黎民，街上不见行人，商店都关门闭户。他觉得奇怪，向从窗户里往外探头的妇女打听人们的去向。有人告诉他："每当月初，国王设席欢宴老百姓，现在人们都去参加宴会去了。逢

到宴会之期，男人都应邀前去参加宴会，谁都不可呆在家中或商店里。"她们还指示他宴会的地点，因此他急急忙忙前来参加宴会，打算混在人丛中饱餐一顿。

他踉踉跄跄地闯进广场大门，抬头一看，只见人们正吃得热闹，每桌筵席都满坐，真是席无虚位，只是白尔苏睦和赭旺先后坐过那桌席间靠摆糖饭的地方还空着，他便走过去，一屁股坐下，动手吃喝起来。这时候，国王祖曼绿蒂毫无顾虑，大声喝令侍从："你们快去把那个吃糖饭的家伙给我逮过来！"

根据经验、习惯，侍从们一看便知国王所要逮捕的就是赖施顿丁。于是他们跑过去，逮住他，即时把他带到国王面前受审。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你姓甚名谁？是做什么的？到我们这儿来干吗？"国王祖曼绿蒂开始审问。

"回禀大国王陛下：小的叫卢斯图，没有正当职业，仅仅是个贫僧而已。"赖施顿丁撒谎欺骗国王。

国王祖曼绿蒂暂不跟他辩别是非曲直，只管吩咐侍从："给我拿沙盘和铜笔来！"

侍从遵循命令，照例拿来沙盘和铜笔。国王祖曼绿蒂拿起笔，从从容容地在沙盘上连写带画，一本正经地只顾占卜，并盯着沙盘细心观察、思考一番，然后抬起头来，瞪着赖施顿丁说道："狗东西！你干吗撒谎欺骗国王？我可是卜算出来了：你叫赖施顿丁，是个基督教徒，却冒充穆斯林，专门拐骗穆斯林妇女，一向逍遥法外，无恶不作；至今你恶贯满盈，是伏法认罪的时候了。现在你从实招供吧！如果你再抵赖，不肯伏罪，我就要你的命。"

赖施顿丁听了国王指出他的罪状，无法抵赖，只得低头认罪，结结巴巴地说道："回禀大国王：陛下审断的都是事实，小的罪该万死。"

国王祖曼绿蒂吩咐侍从摔倒赖施顿丁，当场处罚他，每只大腿打一百大板，并鞭身一千鞭，然后判处死刑，叫带下去立刻执法，象处置白尔苏睦和赭旺那样，如法炮制。

审判结束，罪犯被带走，国王祖曼绿蒂指示朝臣们好生招待老百姓，叫他们安心吃喝，不必顾虑。于是宴会继续下去，人们果真泰然自若地开怀吃喝，直至吃饱喝足，才尽欢而散。国王祖曼绿蒂满心欢喜，欣然回到宫中，怀着感恩的心情说道："赞美安拉！因为这班危害我虐待我的恶徒先后落网、伏法，使我感到无限的慰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接着她欣然吟道：

他们独断专行，
一时猖狂、霸道到极点。
霎时间随着时过境迁的转变，
他们的不法行为也就消声匿迹，
人世间仿佛没发生过那样的事情。
如果他们得势期间稍微具备一点公平合理的常情，
到头来人们自然会报以敬重的同情心理。
只因他们暴虐成性、恶贯满盈，
时日才执法清洗他们的罪行。
他们刚一倒头，
舆论便发布声明：
"这个后果来自那个前因，
显然是自作孽不可活的结局，
可不能埋怨时日无情。"

阿里·沙琳和祖曼绿蒂不期而遇

国王祖曼绿蒂吟罢，思今追昔，回忆着她和阿里·沙琳之间的离散遭遇，不禁悲从衷来。她痛哭流涕，借此消除胸中的郁结，然后竭力抑制激情，慢慢镇静下来，逐渐恢复常态，这才心平气和、自言自语地说道："也许叫我轻易消灭敌人的安拉，会恩上加恩，在短时期内，让我和心爱的人儿重相聚首。"于是她虔心虔意地祈祷，恳求安拉宽恕、默助她，说道："安拉是万能的，为所欲为的，也是最了解最疼顾奴婢不过的；在最近期内，也许他会让我和阿里·沙琳在这里碰头、见面。"她不停地感赞安拉，诚诚恳恳地祈求宽恕、默助。她深信每一桩事情既有开始，必有终结的道理，因而她泰然自若地等待命运给予最后判决，欣然吟道：

一

待人接物应抱达观、放任态度，
因为各种事物须经安拉一手规划过；
何况你碰到的不尽是糟糕透顶的坏事情，
称心如意的好事情倒也不见得完全和你绝缘。

二

应该把往事和过去的日子全都卷起，
当心别再跨进忧愁苦恼的屋宇。

也许锐意追求的某种事情一时难于达到目的，
可是机会一旦来临，问题便迎刃而解。

三

遭时不遇的时候你要耐心忍受，
灾难临头之际也须逆来顺受。
在岁月里黑夜处于大腹便便、接近分娩的孕育境地，
到临盆、坐蓐时它会产下各种稀奇古怪的生命。

四

忍耐些，不可过于任性！
在忍耐的前提下必然会出现美满的结局。
如果你深知忍耐方面的秘密，
便可泰然自若地摆脱忧愁顾虑。
须知眼前即使你不甘心自动忍受，
到头来也难免不在命运的威胁下被迫低头。

祖曼绿蒂吟罢，竭力抑制情绪，努力振奋起来，一直保持常态，白天临朝发号施令，处理国家大事，夜里躲着修功悟道，继续祷告、祈求，并想着阿里·沙琳经常悲哀哭泣。在这样情况下，她坚持了一个月。到下月开始，她吩咐朝臣准备筵席，照例邀请城中居民前来参加宴会。

宴会之日，人们成群结队来到广场中，围桌坐下，鸦雀无声地等待国王宣布开餐时间。国王祖曼绿蒂坐在礼台上的首席，居高临下，坐在席间等候开餐的宾客都映入她的眼帘，尤其显眼的是摆糖饭的那个地方，还空着没人去坐。有时候她把视线移

向广场大门，看一看陆续走进来的每一个客人，同时她还暗中祈祷："让约瑟夫回到雅各膝前、替昂幽补消除忧患的主宰呀！您是最伟大的，为所欲为的，恳求您行行好，让阿里·沙琳快回到我面前来吧！纠正偏差、倾听呼吁、应答要求的全宇宙的主宰呀，恳求您应答我的祈求吧！"

她边祈祷，边注视陆续进广场来参加宴会的客人。这当儿，走进广场大门的恰巧是个讨人爱的小伙子。他生得标致漂亮，文质彬彬，举止大方稳重，在人群中，象鹤立鸡群似的，只是美中不足，他显得面容憔悴，身体瘦弱，好象大病初愈似的。他从容走到席前，只见席无虚位，便走到摆糖饭那个地方的空位上坐下。

祖曼绿蒂一见那个青年，似乎有些面熟，心弦顿时震动起来。待他坐定，仔细斟酌一番，这才辨别清楚：原来这个漂亮青年就是阿里·沙琳本人。她欢喜若狂，乐得几乎喊叫起来。幸亏她竭力抑制澎湃的激情，惟恐在大庭广众中泄漏秘密，惹人笑话，所以尽管她的五脏六腑激动得快要跳出口来，却不得不用最大的毅力抑制感情，不动声色地维持常态，好生把自身的真情实感掩蔽起来。

阿里·沙琳突然出现在宴会场中，说来话长。原来那天夜里他按照计划去援救祖曼绿蒂，却糊里糊涂地在赖施顿丁门前的墙凳上睡熟。在他酣睡不醒的时候，发生了遗失缠头和祖曼绿蒂被赭旺·库尔迪抢走等一系列不幸事件。待他蒙眬醒来，发觉缠头被偷，才感到有人给他捣鬼、作对，而且周遭什么动静没有，说明情况有了变化，援救的计划已成泡影。他懊悔不已，噬脐莫及，唉声叹气地说道："我们是属于安拉的，我们都要归宿到安拉御前去。"

当时阿里·沙琳大失所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别无办法，只得垂头丧气、悲观绝望地去敲邻居的大门。那位告诉他祖曼绿蒂的下落，并替他计划援救祖曼绿蒂的邻居老大娘听见敲门声，赶忙出来了解情况。阿里·沙琳一见老大娘，忍不住伤心哭泣，气得死去活来。最后他哭哭啼啼地把昨夜里的遭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老大娘非常生气、着急，埋怨他粗心大意，狠狠地责备他不以事为事，喟然叹道："你的灾难、痛苦，是你自己找来的。"老大娘一直埋怨、责备他，骂得他哑口无言。他痛定思痛，直气得鼻孔流血，昏倒在地上，人事不知。

过了一会，阿里·沙琳慢慢苏醒过来，睁眼见老大娘为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伤心、着急，越发感到心烦意乱，凄然吟道：

悲莫悲兮生离死别，
乐莫乐兮重逢聚首。
安拉惯于消除有情人之间的距离，
在逐鹿场中他能助我一臂之力。

老大娘非常同情、可怜阿里·沙琳的遭遇和处境，决心帮忙到底，尽力替他解决困难问题，吩咐道："你待在这儿，等我替你去打听消息。我去一会，很快就回来。"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阿里·沙琳把希望寄托在老大娘身上。

老大娘抖擞精神，任劳任怨地出去替阿里·沙琳奔走张罗，直到正午才回家。她一见阿里·沙琳，便失望地对他说："唉，阿里哟！这回我认为你非忧郁而送命不可了，你要和祖曼绿蒂见面只能等来世了。这是因为今天早晨，那个基督教徒家里的人发现他家朝花园那方面的窗户给弄坏了，祖曼绿蒂也失踪了。

据说同时还丢失了一袋金银呢。我上那儿去打听的时候，正碰上省长带领一群官员在他家门前查办这事件呢。事情糟到这步田地，全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拯救了。"

阿里·沙琳听了老大娘的叙述，脸色霎时变得暗淡无光，悲观绝望到极点，眼前只有死路一条，相信非送命不可，忍不住哭得死去活来。从此他伤感过度，害了一场大病，整整卧床一年。幸亏邻居老大娘把他当亲人看待，替他延医治疗，并抬汤送药，长期周到地关心、调理他，才算把他从死亡中救活。

阿里·沙琳死中得活，追怀往事，不胜其悲痛，凄然吟道：

> 悲愁围着我的身体越积越多，
> 和爱人碰头聚首的日期越发渺茫不定。
> 泪水持续不断地从腮颊上滚流，
> 心脏火焚般痛得无法忍受。
> 恋念、渴望、惶恐一直折腾着我的身心，
> 磨得我心绪惶恐不宁，身体瘦削、憔悴得不堪回首。
> 我主！
> 假若世间有什么仙丹妙药可以医治我的疾病，
> 恳求在一息尚存之际，尽快给我享受那种恩惠。

阿里·沙琳的健康有了起色，邻居老大娘感到高兴，亲切地开导、鼓励他："孩子，一年以来你卧病不起，终日悲哀哭泣，处境是够凄惨的了。可是你再吃苦下去，也不会把你的妻室换回来的。现在你振作起来，到各地方去走走，也许在旅途中你能打听到她的消息，最后会达到和她团圆的目的。"她始终不渝地怂恿、鼓励他，并送他去澡堂沐浴，宰鸡做滋补的饮食给他吃喝。经过一个月的调理，他的健康恢复了，便听从老大娘的指示，从此开

始旅行生活。

阿里·沙琳抱着寻找祖曼绿蒂的目的，不辞跋涉，作长途旅行，经过无数乡村城市，终于来到祖曼绿蒂执掌政权的这个王国里。他到京城那天，恰巧碰上国王宴飨黎民，便作了不速之客，前来参加宴会。他走进广场，找到那个空位坐下，饥不择食，伸手去拿摆在身边的糖饭吃。同席的人都替他担忧，劝阻他："小伙子，别吃这盘糖饭吧！因为凡吃这盘饮食的人，没有不遭杀身之祸的。"

"你们别管我，让我吃吧。"阿里·沙琳拒听人家劝阻。"他们要怎么对待我，让他们对待吧。反正我活厌烦了，即使遭到杀身之祸，也许我会因此摆脱苦恼生活而获得长期的安息呢。"于是他不顾一切，拿起糖饭就吃。

阿里·沙琳刚吃了第一口，国王祖曼绿蒂便想唤他来问话，可是考虑到他饥肠辘辘，正是需要吃喝的时候，所以打消唤他的念头，暗自说："我不忙唤他，让他吃饱了再说吧。"

阿里·沙琳一口接一口，只顾吃喝。同席的人被他的举止吓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地等着看他的下场。国王祖曼绿蒂坐在礼台上耐心等着，冷眼看他吃饱喝足了，这才吩咐侍从："你们去请吃糖饭的那个青年来吧！必须轻言慢语、和颜悦色地告诉他，我有话对他说。"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侍从们齐声应诺，随即来到阿里·沙琳面前，彬彬有礼、非常和气地对他说："客人，国王有话对你说，你放宽心随我们去见国王吧！"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阿里·沙琳应诺着从容随侍卫去见国王。

同席的人眼看那种情景都感到惊奇，一下子议论开了。有

人说："全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拯救了。你们看国王会拿他怎么办呀？"有人说："放心吧！国王是会优待他的。如果国王存心处罚他，那不让他吃饱就动手了。"

阿里·沙琳来到国王祖曼绿蒂面前，毕恭毕敬地问安、致敬，并跪下去吻了地面。国王和蔼可亲地回问他一声，然后打听他的情况，问道："你姓甚名谁？是做什么的？到这儿来干吗？"

"回禀国王陛下：小的叫阿里·沙琳，是生意买卖人家的子弟，家住在虎拉萨。因为寻找失散了的一个女仆，我才流浪到贵国来的。那个女仆，在我心目中，比我自己的眼珠还可贵呢。从她失踪以后，我始终惦念着她，一直没有安定过。"阿里·沙琳老老实实地向国王说了真情实话。但由于旧事重提，一时触动他满腔激情，忍不住痛哭流涕，感伤得昏迷不省人事。

国王祖曼绿蒂吩咐拿玫瑰水洒在他脸上，等他慢慢苏醒过来，这才吩咐侍从拿来沙盘和铜笔，然后执笔在沙盘中写画起来，并仔细观察、思考一回，随即抬头对阿里·沙琳说："你所说的都是事实，一点也不虚假。在最近期内，安拉会让你和她见面的；从此你别忧愁苦闷了吧！"

国王祖曼绿蒂安慰阿里·沙琳几句，吩咐侍从带他去澡堂沐浴熏香，叫预备考究的宫服给他穿，牵御马供他骑，并在当天晚上带他进宫去安息。侍从遵循命令，即刻带走阿里·沙琳。这时候，人们议论纷纷地又谈开了。有人说："国王这么诚恳、和气地对待那个青年人，这到底是什么原故呢？"有人说："我不是说过国王不会处罚他吗？从他耐心等小伙子饱吃饱喝这方面看，我就料到这种情况了。这是因为他生得漂亮而不是坏人呀。"人们把这桩新鲜事作为谈话资料，边吃喝边谈论；人们的主张、见地不同，各说其说，各是其是，一时议论纷纭，直到大家吃饱喝

足，才尽欢而散。

国王祖曼绿蒂在宴会席间和阿里·沙琳邂逅相遇，她心中的欢喜快慰，真是无法形容。席罢，她跟庶民一样，尽欢回到宫中。从遭难以来，在她心目中，从来不知道还会有这么一天，她和心爱的人儿能够在一起聚首谈心。而今天出乎意料之外，她终于和阿里·沙琳邂逅相遇，今夜里就要跟他团圆聚首，她怎么能不欢喜快乐呢？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她便显出睡眼蒙眬的样子，提前来到卧室里，准备在那里和阿里·沙琳见面谈心。她向来习惯一个人独寝，卧室里仅留两个小仆人伺候。她正襟危坐在龙床上，床头和床尾都燃着蜡烛，挂在室中的金灯，象初升的太阳，射出明亮的光泽。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这才打发仆人去请阿里·沙琳。

宫中的人听得国王召见阿里·沙琳，都感到惊奇，认为国王另眼看待那个青年，是史无前例的大事情，因此，各人有不同的见解和说法，一下子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互相谈得很热闹。有人竟然下判语："总而言之，主上如此宠遇、眷顾这个青年，明天准会命他统兵挂帅呢。"

阿里·沙琳应邀来到国王祖曼绿蒂的寝室里，跪下去吻了地面，毕恭毕敬地替她祈福求寿。国王祖曼绿蒂暗自说："我暂且不告诉他真实情形，必须逢场作戏，先跟他戏耍一回。"于是她问阿里·沙琳："阿里，你上澡堂洗过澡吗？"

"是的，主上，我去洗过了。"阿里·沙琳如实回答。

"你累了吧！我这儿备有鸡、肉食物和甜蜜的果子汁，你快去吃喝。等你吃饱喝足，再来和我谈心吧。"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阿里·沙琳回答着来到桌前，放宽心地吃喝起来。直至吃饱喝足，才走到国王祖曼绿蒂的床前。

“你上床来，替我按摩按摩我的脚腿吧！”国王祖曼绿蒂吩咐阿里。

阿里·沙琳勉为其难地上床去，开始替她按摩。他的手刚接触她的脚和腿，便觉得她的皮肤比丝绸还光滑、细腻。

“你继续从下至上地替我按摩全身吧！”国王祖曼绿蒂吩咐阿里·沙琳。

“恕过吧，主上！奴婢只能替陛下按摩脚杆，超过膝盖范围，这是使不得的。再说要我往上按摩，这是什么意思呢？”阿里·沙琳恳求国王收回成命。

“你违拗我的命令吗？这样做对你是不吉利的，你的性命是难保的。”国王威胁阿里·沙琳几句，随即利诱道：“照理说，你应该依从我，听我的吩咐，先往上替我按摩一回，然后脱掉衣裳裤子，和我同衾共枕，安睡一夜，这便是我要你往上摩的用意。这样一来，我不但把你当作最亲信的伴侣，而且还要加官进爵，委你为朝臣呢。”

“回禀主上，这类事情是我生平没做过的。如果陛下硬要逼迫我，将来总清算之日，我会在安拉面前控诉您呢。现在恳求陛下饶恕我，尽可把赏赐我的贵重衣物全都收回去，然后放我一条生路，让我走吧。”阿里·沙琳婉言拒绝国王的要求，表示分庭抗礼。同时他感觉处境不妙，左右为难，忍不住边叹气边流泪。

国王祖曼绿蒂眼看阿里·沙琳那股临危不苟的认真劲头，噗哧一声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她笑够了，才一本正经地说道：“阿里呀，瞧你健忘到这步田地，竟然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我跟你面对面说笑、戏谑了半天，你到底还没认识我吗？”

“主上，您是谁呀？”阿里·沙琳感到迷惘。

“我是您的丫头祖曼绿蒂呀。”国王这才说出她的姓名。

阿里·沙琳定眼仔细一看，认识在他面前的国王，果真是祖曼绿蒂，当中不容存在丝毫疑虑。这时候，他猛狮扑羊般，一下子把她搂在怀里，不住地痛吻。阿里·沙琳与祖曼绿蒂邂逅相遇，夫妻团圆聚首；所谓新婚不如久别，彼此畅叙别后相思离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地过了一夜。

次日清晨，国王祖曼绿蒂临朝视政，趁早朝之便向文臣武将宣布："我要随这个青年去他的家乡作一次旅行。在我旅行期间，你们推选一个人出来代理国王执掌政权吧。"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文武百官异口同声地回答国王，表示惟国王的命令是听。

国王祖曼绿蒂归心似箭，去志已决，因而赶着准备行李，用驼、骡驮着粮食和金银财宝，偕阿里·沙琳踏上旅程，双飞双宿地跋山越岭，通过戈壁平原，满载而归，终于回到自己家里。从此他俩夫唱妇随，相敬如宾，不但生男育女，而且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争着做慈善事宜，过着愉快幸福生活，直至白发千古。

戴藜兰和载玉乃白母女的故事

相传以前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执政期间，有两个非常狡猾、诡谲的大骗子。一个叫艾哈默德·戴乃孚，另一个叫哈桑·舒曼。他俩的行骗手腕非常离奇、狡猾，博得哈里发的钦佩、赏识，因而不惜高价收买，把两个骗子笼络来做自己的护卫。他赏艾哈默德·戴乃孚一套名贵衣服，任命他为禁卫军的右队长；也赏哈桑·舒曼一套名贵衣服，委他为禁卫军的左队长，并规定每人每月的薪俸为一千金；左、右两队的人马各为四十名壮汉，而且指定艾哈默德·戴乃孚兼负宫外的治安责任。

艾哈默德·戴乃孚和哈桑·舒曼骑马率领部下，在省长霍利德的陪同下，走马上任，喝道的大声晓谕庶民："哈里发的圣谕下：敕命艾哈默德·戴乃孚和哈桑·舒曼为禁卫军右、左队长，绅商庶民必须竭诚拥戴，惟他二人之命是听。"

当时巴格达居民中有一家母女两人，母亲被人称为狡猾的戴藜兰，女儿叫骗子载玉乃白。她俩听了艾哈默德·戴乃孚和哈桑·舒曼被任命为禁卫军右、左队长的消息愤愤不平。载玉乃白说："娘！你瞧，这个被埃及人撵出来的艾哈默德·戴乃孚，他到巴格达城中来行骗、弄巧，居然爬到哈里发跟前，一跃当上禁卫军的右队长；而癞痢头哈桑·舒曼也当上了禁卫军的左队长。他俩每人一个月有一千金的薪俸，每餐都吃上好的饭菜，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可咱母女失业呆在家中，既无地位，也没人

抬举，从来没人过问咱们。娘！现在是你大显身手、出头露面的时候了，你想个办法，要一要花招，玩一玩手段吧。说不定咱母女会因此而扬名于世的，也许会因此而领到先父的薪俸也说不定。”

戴黎兰原是个善于欺骗、长于弄巧作弊的老婆子。她的欺骗手腕能使狐狸上当，向为妖魔鬼怪所效法。她丈夫也是巴格达的大官吏，曾任禁卫军队长，继任宫廷的饲鸽官，每月拿一千金的薪俸。他一手驯饲的信鸽有特殊的性能，可应急需之用，被哈里发当作宝贝，认为一只信鸽比一个王子还可贵。他死后遗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叫艾哈默德·勒勾图；二女儿便是待字闺中的载玉乃白。

戴黎兰老婆子听了女儿的怂恿、激励，欣然说道：“儿啊！指你的生命起誓，我一定要在巴格达城中大露一手，显示一下我的本领。我的花招一定要耍得比艾哈默德·戴乃乎和哈桑·舒曼的骗术更出色哩。”她说着站了起来，戴上面纱，穿一件齐踵的粗毛长衫，外罩一件毛线袍子，腰中结一条宽腰带，然后拿个水壶灌满水，摆三枚金币在壶嘴里，用树皮塞起来带在身边；此外还象负薪一样戴着一串又大又重的念珠，并拿着红黄破布做成的旗帜，才道貌岸然、一本正经地走出家门。她居心叵测，边数念珠边喃喃地念叨着安拉的大名，前往城中施展招摇撞骗的伎俩。

戴黎兰诱骗警官太太

戴黎兰老婆子穿过大街小巷，来到一条胡同里，发现巷内打

扫得干干净净，洒过水，地面铺着云石。她走近一幢官邸门前，抬头一看，见大门是弓形的，门槛是用方解石砌成的，站在门前守门的是一个马格里布人。这幢官邸的主人原是宫中的巡警总监，人们管他叫黑道哈桑。这个诨名的来历，只为他行事不问青红皂白，动辄就动手打人的缘故。他不但享受厚禄，而且还置有田产地业。他娶一个非常钟情的美丽姑娘为妻。新婚之夜，他被迫向老婆起誓："从今以后我不再娶女人，不在外面过夜。"表示对妻子的恩爱、忠顺。可是结婚之后，两口子一直没有生男育女。哈桑按时进宫去办公，见官员们每人都有一个或两个儿子，触景生情，总是觉得纳闷。继而他上澡堂去洗澡，从镜中看见嘴皮上出现了几根白胡须，不禁触目惊心，喟然长叹之后又自言自语地问道："莫不是拿走你父亲的主宰，不赏你生个儿子吗？"于是他愁眉苦脸、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

"您好！"他的妻室一见面便趋前向他请安问好。

"你给我走开吧！打我跟你见面那天起，我就没安好过了。"他把满肚子的怨气发泄在老婆头上。

"这是为什么呢？"老婆莫名其妙地问他。

"我们结婚那天晚上，你叫我起誓不再娶妻。今天我进宫去，见每位官员都有一个或两个儿子，使我顿时想到我离死不远了，可是膝下还没一男半女。没有子嗣的人，是不会受人提念的。这便是我忧愁苦恼的原因。总而言之你是个不会生育的娘儿，所以始终不能受孕。"

"你不惧怕安拉，却血口喷人，我为捣羊毛舂药材，先后舂破了几个石臼，这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其实咱们不生育的责任应该由你负担，因为你是一匹扁鼻骡，你的精液象水一样稀薄，所以才不能结胎、生育嘛。"

"等我旅行归来，我另娶一个老婆好了。"

"我的福分自有安拉定夺。"老婆毫不示弱地顶撞一句。

哈桑同老婆吵了一架，怀着满腔悔恨情绪，一古脑儿走了。他老婆独坐窗前，闷闷不乐，悔不该跟丈夫闹别扭。这时候戴藜兰老婆子一眼看见她收拾打扮得新娘子似的，衣着首饰都非常名贵、讲究，顿时感到心旷神怡，情不自禁地暗自说："戴藜兰呀！除非你把这个小娘子从她丈夫家中骗出来，扒掉她的衣服首饰，弄她一个精光，别的骗局是没有的。"她边决心下毒手骗人，边"安拉啊！安拉啊"地大声赞颂起来，装出无比虔诚、慈祥的模样。哈桑的老婆闻声低头，一眼看见戴藜兰站在窗下，身穿白色粗毛道袍，好象一幢闪烁发光的圆顶建筑物，口中念念有词地说道："上人们！安拉的朋友们！请引见我吧。"随着她的呼唤声，胡同中的妇女纷纷开窗眺望，一个个都赞叹说："这位女长者给我们带来安拉的福泽了。看吧！她的面孔闪出耀眼的光芒呢。"

哈桑的老婆霍图妮看了戴藜兰的道貌岸然，听了妇女们的赞叹声，一时感动得声泪俱下，即时吩咐她的使女："你下楼去吻一吻门房艾补·阿里的手，叫他让那位女长者进屋来，以便咱们沾她的光得享天恩吧。"

使女遵命，急急忙忙来到大门前，亲切地吻了艾补·阿里的手，对他说："太太吩咐：叫你让这位女长者进屋去见她，以便太太沾她的光得享天恩。请执行命令吧！也许她的福泽会因此普及到你我头上呢。"

门房艾补·阿里赶忙去到戴藜兰面前，预备吻她的手，表示欢迎、尊敬她。可是她断然拒绝，对他说："你给我站远些，免得破坏我的小净。告诉你吧！艾补·阿里，你是最后受到上人、圣

贤们提拔、保护的人，安拉要把你从这个奴役地位拯救出去呢。”

艾补·阿里是个可怜的老头，受雇在哈桑家当差守门，已经有三个月领不到工资，因而生活格外艰难困苦，简直无法摆脱哈桑的奴役、剥削。这时候他怀着满腔希望，对戴藜兰说：“老大娘！求你给我一口水喝，以便我沾你的光从而得享天恩吧。”

戴藜兰从肩膀上取下水壶，拿在手中不停地摇晃，直把塞壶嘴的棕皮纤和壶嘴里的三枚金币摇落在地上。艾补·阿里见壶嘴里掉下三枚金币，赶忙趋前拾起来，暗自嘀咕：“任何事物都归属于安拉！这个老太婆原是一位上人兼财主呢。她明察隐微，洞鉴我的真情，知道我需要钱花，才凭空弄三枚金币来救济我呀。”他说着把拾起来的三枚金币递给戴藜兰，说道：“伯母，请收下从你壶中掉出来的这三枚金币吧。”

“你拿走它吧，我可不是贪享红尘的人。这金币是给你的，把它当总监欠你工资的补偿，拿去使用吧。”

“感谢安拉！她做的事显然是天启的。”艾补·阿里心悦诚服地赞不绝口。

使女趋前毕恭毕敬地吻了戴藜兰老太婆的手，然后引她进屋，一直带她来到太太面前。她一见女主人，就象一旦识破一个宝藏的秘密符咒，而终于把它打开了似的，满心欢喜快乐。女主人霍图妮竭诚欢迎她，亲切地吻她的手。她说道：“我的女儿！我是奉了默示才上你这儿来的。”

女主人拿饮食款待她。她却说：“我的女儿啊！我长年四季坚持斋戒，每年只开戒五天；除了天堂中的食物，我是不随便吃喝的。不过我看你的心情很不愉快，告诉我吧，你干吗气愤、着急？”

“伯母！这是因为我结婚那天夜里，叫我丈夫向我发誓以后

不再娶别的妻妾。后来他看见别人的儿女，因而望子心切，责怪我是不会生育的娘儿，我也骂他是不会生育的骡子。他一怒之下，走了。临走时他说：'等我旅行归来，另娶老婆好了。'伯母，我怕他果真休掉我，另娶老婆，那就糟了。因为他有很多田产地业，收入很多，而且俸禄也不少。要是他果真另娶老婆，生出几个儿女来，那我就会被人取而代之，我在这个家中的地位、享受就都完了。"

"我的女儿啊！莫非你不认识那位叫艾补·何姆辽图的长老吗？凡是欠债的人去拜望他，安拉就替他们解决债务问题。要是一个不生育的妇女去拜望他，她也会因此而怀孕、生育的。"

"伯母，从结婚之日起，我没出家门一步，任何生丧娶嫁的红白事都没参加过。"

"我的女儿啊！我带你去拜望艾补·何姆辽图，让你把肩上的担子扔给他，并向他许下愿心。这样一来，说不定你丈夫旅行归来和你过夜之后，你就受孕了。但你生下来的无论是女是男，总得让他去做艾补·何姆辽图的门徒，立志终身做个修行的人。"

女主人霍图妮被戴藜兰老婆子的甜言蜜语所迷惑，欣然接受她的建议，即时站起来，换一身最华丽的衣服，戴上全部簪环首饰，然后吩咐丫头："好生看管屋子！"这才跟戴藜兰老婆子一起下楼，来到门前。

守门的艾补·阿里赶忙趋前照拂女主人，问道："太太要上哪儿去？"

"去拜望艾补·何姆辽图长老。"女主人回答守门的。

"太太，我应该封一年的长斋呢。"艾补·阿里对女主人说明他的愿心，"因为这位老人家是大上人兼大施主哩。一见面她便

知道我的真情实况；还不待我开口乞讨，她便慨然赏我三枚金币，一下子把我的困难给解除了。”

戴藜兰老婆子带着黑道哈桑的老婆霍图妮走出大门，对她说：“我的女儿啊！若是安拉意愿，等你拜望艾补·何姆辽图长老之后，心情就会愉快起来的，凭主的许诺，你就会怀孕生育的，并托那位长老的福分，你丈夫会爱怜你的，从此以后，他不至于再说使你伤心的话了。”

“不瞒你说，伯母！我原是怀着这种愿望才随你老人家去拜望艾补·何姆辽图长老的。”霍图妮表明她的心情。

戴藜兰老婆子边走边揣度：“一路之上，人们来的来，往的往，叫我上哪儿去扒她的衣服首饰呢？”她暗自寻思一阵，才对霍图妮说：“我的女儿啊！此去拜望长老，你在可以看见我的距离之外跟着我走吧。这是因为我肩上的负担太重了，凡是有负担的人，都把担子卸在我肩上，而且凡是许愿的人，都托付我，一见面就吻我的手的缘故。”

霍图妮唯命是听，果然落后几步，一摇一摆地跟着戴藜兰老婆子向前走。她每迈一步，头上的簪环首饰和踝上的脚镯，便发出叮叮当当的悦耳声。她俩一前一后地慢步进入市区，打从一家铺子门前路过时，年轻漂亮的商店老板赛义德·哈桑一见霍图妮，便睁大眼睛呆呆地瞅着她。戴藜兰老婆子发现这种情景，回头向霍图妮使个眼色，对她说：“你在这家铺前坐下等一等，我一会便来。”

霍图妮遵从老婆子的指示，果然在商店门前坐下。而商店老板对她的一瞥，终于招致了千古的遗恨。

商人和染匠一并受骗

戴藜兰老婆子叫霍图妮在商店门前坐定，这才从容走进商店，向商店老板问好，说道："你是商人木哈省努的儿子赛义德·哈桑吗?"

"不错，我就是赛义德·哈桑。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的?"老板觉得奇怪。

"是上人指点我的。你要知道：门前这个丫头是我的闺女。她父亲原来也是做生意买卖的。他去世后，给女儿遗下很多的财产。现在她已到结婚的年龄了。她向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今天我总算第一次带她出来。这是为了遵循前人关于'宁可为女选婿，不须替子择偶'的遗训，并依从神灵的启示，我才存心把闺女领来给你为妻。如果你手中拮据，我可以给你本钱，替你开两个铺子，让你安心经营好了。"

商人赛义德·哈桑听了老婆子的一席话，暗自说："当初我切望安拉赏我娶到一个如意的妻子，现在他可把钱财、地位、衣服全都恩赏我了。"他回忆之后，对老婆子说："伯母，你给我的指点实在太好了。关于我的婚姻问题，家母曾经屡次要给我娶亲，我都不同意，始终坚持要婚姻自主，非自己选择不可。"

"那你跟我来吧，我带你相亲去，我会叫她抛头露面地站在你面前，让你看个清楚明白的。"

商人赛义德·哈桑同意老婆子的办法，愿随她去相亲。临行他暗自说："此去也许需要买什么东西，或先须缴订婚手续费

也难说。”于是他预备一千金带在身边，然后跟老婆子一起走出铺子，把门关锁起来，欣然前去相亲。

戴藜兰老婆子眼看商人赛义德·哈桑的举止，心里想："这个商人已经把铺门关锁起来，这叫我把他和这个小娘子带往哪儿去收拾呢？"她寻思着对商人赛义德·哈桑说："来吧！你在可以看得见她的距离外，随着她跟我走吧。"于是她行在前面，霍图妮跟随着她，商人赛义德·哈桑追随着霍图妮，三个人前的前，后的后，默然只顾朝前走，一直来到一间染坊门前。

染坊中的大师傅叫哈只穆罕默德，是个声名狼藉的人，活象一柄削芋刀，好吃无花果和石榴。他听见脚镯铃的叮当声，抬头一眼看见霍图妮和赛义德·哈桑一前一后地走了过来，同时发觉戴藜兰老婆子早已站在他身边，并先向他问好，然后说："你是大师傅哈只穆罕默德吗？"

"不错，我是哈只穆罕默德。你有什么事？"

"我是依从好心人的指点才来找你呢，这个美丽的丫头是我的闺女，那个漂亮的小伙子是我的儿子。我千辛万苦，花了很多钱财才把他俩抚养成人的。你要知道，我居住的那幢屋子很高大，但破旧不堪，倾斜的地方是用木头支撑着的。最近一位工程师对我说："这屋子有坍塌的可能，你应该暂时迁出去，免得屋子垮下来压死你们，等屋子修缮之后，你再搬进来好啦。"因此我出来找一处暂时住宿的地方。幸蒙好心人指点，叫我来找你。现在我打算让我的闺女和儿子在你家里寄住一些时候，你同意吗？"

染匠哈只穆罕默德听了老婆子的一席话，暗自高兴，心里想："这回呀，涂着鲜奶油的油煎饼送到我手里了，真是锦上添花哩！"继而他对老婆子说："我家里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和一间楼房；客厅和楼房虽然空着，可是我需要用来招待客人和种蓝靛

的庄稼人呢。"

"大师傅，我们最多在你家里寄居一两个月，等屋子修缮毕就搬回去。请看我们是异乡人，让我们在你的客厅中住一住吧。指你的生命起誓，如果有客人来，就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挤一挤，我们会把你的客人当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的，会欢迎他们跟我们同食同住的。"

染匠慨然答应老婆子的要求，递给他一串钥匙，当中有一把大的，一把小的，一把弯的，并对她说："大钥匙是开大门用的，弯钥匙是开客厅门用的，小钥匙是开楼房门用的。"他说着指明屋子的所在地。

戴藜兰老婆子拿着钥匙，带着霍图妮和赛义德·哈桑，前前后后地走进一条胡同，来到染匠哈只穆罕默德的屋子门前，用大钥匙开了大门，闯了进去，接着霍图妮也跟踪进来。老婆子指着客厅对她说："我的女儿啊！这便是艾补·何姆辽图长老的居室。现在你先上楼卸妆去，我一会就来。"

霍图妮听从老婆子的吩咐，刚上楼去，赛义德·哈桑也便跟着赶到。老婆子迎向前去，对他说："你快进客厅去坐着等一等，我这就叫闺女来和你见面。"她吩咐着让赛义德·哈桑进入客厅，然后转身上楼。霍图妮一见老婆子便说："我希望在别人之前，先拜望艾补·何姆辽图长者呢。"

"我的女儿啊！这可叫我们替你担心哩。"

"这是为什么呢？"霍图妮不明白老婆子的意思。

"因为这儿有我的一个傻小子，经常赤裸裸地一丝不挂，连冬夏都分辨不清。可他是艾补·何姆辽图的代理人，每见象你这样的大家闺秀前来拜望长老，便掠夺人家的耳环，甚至于把人家的耳朵和身上的丝绸衣服都扯破、撕碎。因此我劝你还是把

簪环首饰和细软衣服脱下来，让我替你保存着，然后安安全全地去拜望老人家吧。”

霍图妮果然百依百顺地把簪环首饰和细软衣服脱下来，递给老婆子代为保管。老婆子收下衣物，对她说：“待我把你的衣物拿去放在艾补·何姆辽图长老的帷幕中，以便你借此沾到老人家的余光。”于是拿着衣服首饰下楼，把衣物藏在楼梯下面，然后转入客厅，只见赛义德·哈桑耐心地坐着等待相亲。一见面他便急不可待地问道：“你的女儿在哪里？快让我看看她吧！”

戴藜兰老婆子默然不言语，只装模作样地老捶胸膛。赛义德·哈桑觉得奇怪，问到：“你怎么了？”

“但愿那些嫉妒成性的坏邻居们都不得好死！”老婆子怨天尤人地说，“刚才他们见我带你进屋来，便问我你是谁。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这是我替女儿选择的姑爷。’因而他们发生嫉妒心情，纷纷对我的女儿说：‘莫非你妈不管你的健康，才要把你嫁给麻疯病人吗？’他们的流言蜚语可把我的女儿给吓坏了。这样一来，我只得向她发誓，非叫你赤身露体地让她看一看你不可了。”

“求安拉保佑我不受这帮嫉妒家伙的诬蔑。”赛义德·哈桑愤慨地卷起袖管，坦然露出手臂。

戴藜兰老婆子一看，见他的手臂光滑得象银子一样，便安慰他：“不用害怕！这样一来，我非叫你和她彼此都赤身露体地看一看对方不可了。”

“请你去带她来看我吧！”赛义德·哈桑脱掉黑貂皮外衣，解了腰带和匕首，一古脑儿把身上的衣服都脱光，把盛着一千金的钱袋跟衣物摆在一起。

“把衣物交给我，让我替你保管起来吧。”老婆子拿着衣物匆

匆走出客厅，露出要去带女儿的神情。就这样她把赛义德·哈桑的衣物和霍图妮的衣服首饰并在一起，带着悄然溜出来，把大门一锁，逍遥自在地走了。

戴藜兰老婆子赶忙去到一家香水铺中，把骗到手的衣物借存在她所认识的老板处，然后轻松愉快地转到染坊中，只见染匠正坐着等她。一见面染匠便嚷着说："若是安拉意愿，你对我的屋子会感到满意的。"

"你屋子里的福分大着呢。现在我要去雇几个脚夫，把被盖什物搬进去。我的女儿和儿子饿极了，你拿这枚金币买些肉食，拿回家去烹调出来，跟他俩一块儿吃喝吧。"

"谁看管染坊呢？这里面全是人家的衣服布帛呢。"染匠说明他走不开的理由。

"叫小伙计看着就行了。"老婆子给染匠出了个主意。

"对，就这么办吧。"染匠拿着钵头，匆匆走出染坊，预备食物去了。

驴夫也在被骗之列

戴藜兰老婆子骗走染匠哈只穆罕默德，这才赶忙回到香水铺中，取出借存的衣物，再一次回到染坊中，对染匠的小伙计说："你赶快去追大师傅吧！我在这儿等着，待你们吃完饭回来，我再走好了。"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小伙计听从老婆子指使，果然追染匠去了。

戴藜兰老婆子使走小伙计，这才忙着收集染坊中的衣服布帛，预备掳着潜逃。恰好一个赶驴的大烟鬼从染坊门前经过，整整一个星期没人向他雇脚了。老婆子一见便唤他："赶驴的，你来！"驴夫应声来到她面前。她便问他："你认识我的儿子大师傅吗？"

"我认识他。"驴夫毫不迟疑地回答一句。

"这个可怜虫，他破产了。他浑身是债，无法赔偿。他每次因债务被关进班房，我总得想法把他给救出来。这回我们可不希望见他再受债务之累，所以我要把染坊中的衣服布帛送还原主去，打算雇你的驴运载这些布帛。这枚金币是给你的脚钱，你收起来吧。待我走后，你拿锯子锯破染缸，弄空它们，再把所有的染缸和瓦瓮通通给砸碎，让法官派来检查的人什么也得不到。"

"大师傅一向尊重我，为了主人的欢喜，我该做这桩事呢。"驴夫接受老婆子的指使。

戴藜兰老婆子把弄到手的东西一概拿给毛驴驮着，用布盖起来，一帆风顺地运到家中。她的女儿载玉乃白一见她便说："娘！我一直替你担心着呢；这回你用诈术骗回什么来了？"

"老娘用过四种诈术，骗了四个家伙。他们是商人赛义德·哈桑、总监的太太霍图妮、染匠哈只穆罕默德和一个赶驴的。我把他们的钱财什物，用驴夫的毛驴，全都给你驮回来了。"

"娘！从此你可不能再出门去抛头露面了，因为你既然骗了总监太太、商人、染匠和驴夫，拐走他们的财物，应该顾虑到他们会向你报复呢。"

"呃！我的女儿呀，除了那个驴夫，其余的人我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因为只有他认识我呀。"老婆子在女儿面前表示出

满不在乎的样子。

染匠哈只穆罕默德买了肉食，盛在钵中，给小伙计顶在头上，师徒二人有说有笑地预备回家去烹调出来享受。但路过染坊的时候，发现驴夫正在起劲地破坏染缸，里面的衣物布帛也不翼而飞，整个染坊空空荡荡，破烂不堪。眼看这种情形，他象做了一个恶梦，非常惊恐，赶忙喝令驴夫："赶驴的！你快给我住手。"

驴夫闻声，即时停止破坏，欣然对染匠说："感谢安拉！他保佑你平安无事了。大师傅啊！我可是一直替你担着心呢。"

"你干吗替我担心？我怎么了？"染匠质问驴夫。

"因为你已经破产，人们向法院告发你了。"

"是谁对你这么说的？"

"是你妈告诉我的。她还吩咐我砸破染缸，并清除瓦瓮中的一切，以便法官派来调查的人，什么都捞不到手。"

"我母亲早就过世了。但愿安拉惩罚为非作歹的坏蛋们！"染匠痛心疾首地回答驴夫一句，随即边捶胸膛，边哭哭啼啼地嚷道："哎哟！多倒霉啊！我的家当给捣毁了，连同别人的布帛也都完蛋了。"

"哟！这么说，我的毛驴也完蛋了。"驴夫一声哭叫起来，"大师傅，叫你妈赔还我的毛驴吧。"

染匠一把抓住驴夫，边打他，边说道："你给我把老婆子快找来。"

"你给我把毛驴找回来吧！"驴夫也向染匠要他的毛驴。

染匠和驴夫争打起来，过路的人都围着他俩看热闹。其中有人问道："大师傅穆罕默德，你们争吵什么呢？"

"让我把情况告诉你们吧。"驴夫不待染匠开口便抢先跟问

话的人答白起来。于是把碰见老婆子和听她吩咐的始末，详细叙述一遍，然后说道："当初我满以为大师傅会感激我，可是他却捶着胸膛说：'我母亲早就过世了。'现在我要他把毛驴赔还我，因为是他用奸计欺骗我，才使我丢失毛驴的。"

"大师傅穆罕默德，"看热闹的人说，"你既然放心那个老婆子呆在染坊中，这就证明你是认识她的。"

"我并不认识那个老婆子。"染匠矢口否认，"可她是今天才带姑娘和儿子到我家去寄宿的。"

"叫我说，"另一个旁观者说，"大师傅对驴夫应该负赔偿的责任。"

"为什么呢？"另一个旁观者不服气。

"因为驴夫是看见大师傅让老婆子呆在染坊中，才放心把毛驴雇给她使用的。"

"大师傅，"另一个旁观者说，"你既然让老婆子寄宿在你家里，就该你去把驴夫的毛驴给牵回来嘛。"

染匠接受旁观者的意见，和驴夫一起匆匆赶回家去。

商人赛义德·哈桑坐在客厅中，耐心等待老婆子带女儿来和他见面，可始终盼不到她母女的踪影。霍图妮也同样坐在楼房中，等老婆子来带她去拜望艾补·何姆辽图长老，但等了大半天，仍不见老婆子转来。她惴惴不安、迫不可待地独自下楼，预备一个人去见长老。她来到客厅前，毅然推门走了进去。

"你妈上哪儿去了？"赛义德·哈桑一见霍图妮便向她打听老婆子的去向，"是她带我上这儿来和你见面，并要我跟你结婚的。"

"我妈早就过世了。你是她的儿子吗？是荣任艾补·何姆辽图长老的代理人的她的那个小儿子吧？"

“这个老婆子不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大骗子。她用欺骗手法，把我的衣物和一千金给骗走了。”

“我也叫她给骗了。她用带我来拜望艾补·何姆辽图长老的骗术，把我扒得精光呢。”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会问你赔还我的衣物和一千金币。”

“我也只会向你索取我的衣服首饰。快给我找你妈来吧！”

赛义德·哈桑和霍图妮两人正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染匠穆罕默德突然赶到家里，冲进客室，一眼看见商人和小娘子都赤身裸体地一丝不挂，赶忙问道：“你二人怎么着？你俩的娘哪儿去了？”

霍图妮和赛义德·哈桑先后把各自的遭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染匠听了，喟然叹道：“嗨！我的家当和别人的布帛也全给骗走了。”

“我的毛驴同样也给骗走了。”驴夫跟着嚷起来，“大师傅，把毛驴赔还我吧！”

“这个老婆子是个大骗子。你们都给我滚！我要锁门了。”染匠气得悍然下逐客令。

“我们穿得齐齐整整地进你家来，现在叫我们赤裸裸地走出你的家门，这样的事对你来说，恐怕不大体面吧。”赛义德·哈桑提出抗议。

染匠觉得过意不去，只好给赛义德·哈桑和霍图妮每人一套衣服，作为暂时蔽体之用，好言劝走霍图妮，然后关锁屋门，并对赛义德·哈桑说：“你跟我来吧！咱们去找老婆子，好把她逮去见官问罪。”于是在商人和驴夫的陪同下，一起前往省政府去诉苦。

省长接见他们，问道：“你们上这儿来有什么事？”

他们把被骗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省长听了，对他们说："城中的老婆子多着呢，究竟谁是她呢？还是你们出去找吧。找到时，把她抓来，待我替你们严刑拷问她。"

染匠、商人和驴夫听从省长的指使，垂头丧气地走出省府，前去寻找老婆子。

戴藜兰拐带商人的儿子

戴藜兰老婆子贪得无厌，兴致勃勃地对她的女儿载玉乃白说："儿啊！我打算趁兴再出去行骗一趟。"

"娘！我替你担心受怕着呢。"载玉乃白不同意她再冒风险。

"你妈我象落在地上的蚕豆，是经得起水泡火烤的。"她满有信心地行动起来，弄一套仆人衣服穿在身上，打扮成有钱人家的使女，从容走出大门，东张西望地找机会行骗。

她走进一条胡同，见一家门外铺着地毯，门上挂着灯笼，屋里传出欢腾的鼓乐和歌唱声，门前站着一个使女，手里抱着一个男娃娃，他头戴一顶镶珍珠的红毡帽，身穿一套饰银带的华丽衣裤，脖上挂着嵌珠宝的金项圈，外披一件丝绒斗篷，打扮得非常阔气、漂亮。原来这幢房子是巴格达城中商界头目人的居室，那个男娃娃是他的儿子，他还有一个成年的女儿，今天正是女儿订婚的日子。女主人忙于招待女宾、照应歌女，每一出入，孩子总要纠缠她。她不胜其烦，才吩咐丫头："你把小少爷抱出去玩，别叫他在屋中吵闹。"使女遵循命令，抱娃娃刚出门来，便碰见戴藜兰老婆子。她走过去问使女："你的女主人今天干吗办喜事？"

“大小姐订婚了，太太给她办喜事，还请来一班歌女弹唱歌舞呢。”

老婆子听了使女的谈话，暗自说：“戴黎兰啊！从丫头手中诱拐这个娃娃，是你行骗的好机会呢。”继而她唉声叹气地说：“唷！真该丢脸、倒霉啊。”随即从衣袋中掏出一枚形如金币的黄铜片，递给那个傻丫头，对她说：“你把这枚金币拿给太太，告诉她：是莪姆·亥依尔送来的，聊表爱戴、庆贺心情。等大小姐结婚之日，我要带着女儿前来恭贺，当新娘的老妈子，替她梳头、更衣。”

“老伯母，小少爷一见太太，就缠着她不放，因此我不敢进屋去。”使女说明她的苦衷。

“让小少爷跟我在一起吧，你先把钱送进去，再来抱他好了。”老婆子给使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

使女拿着伪币进屋去了，戴黎兰老婆子这才拐带着娃娃溜之大吉。

珠宝商人受骗

戴黎兰老婆子拐带着商人的儿子，一溜烟跑到另一条胡同中，从容脱下孩子身上的衣服和脖上的金项圈，仍觉得不满足，因而她望着孩子自言自语地说：“戴黎兰啊！假若你不象从丫头手中拐骗这个孩子那样，把他拿去另骗一千金币，那你的骗术还是不算到家呀。”她鼓励着自己，一口气去到珠宝市中，见一个犹太商人，身前摆着一个笼子，里面摆满了金银首饰。她先打听那个商人的姓名，然后暗中对自己说：“除非你把孩子拿去当给犹

太商人，骗他价值千金的一批首饰，你才算精明呢。"她嘀咕着从容走到犹太商人面前。

这个犹太商人是珠宝市中顶有钱的，而且嫉妒心大，每见同行有生意买卖，他总是气不忿，只想自己生意好，多赚钱。他看见戴藜兰老婆子怀中的孩子，知道他是商界头目人的儿子，便以生托熟地跟她交谈起来，问道："老太太，你要买什么？"

"你是犹太富商尔子勒图吧？"老婆子表示认识他的样子。

"不错，我就是尔子勒图。"

"这个孩子的姐姐，是商界头目人的女儿，今天行订婚礼，府中宴会庆祝，她需要买几种首饰。请给我们挑选一双脚镯、一双手镯、一双珍珠耳环、一条腰带、一柄匕首和一个戒指吧。"

犹太商人毫不迟疑，果然按照老婆子的要求，选出价值一千金的一批首饰。老婆子斟酌看了一回，才对商人说："我把这些首饰先带回去给老爷太太和小姐过目，如果他们看得上眼，我再给你送款来。现在我暂且把孩子留在你这儿好了。"

"行，依你的办法行事吧。"犹太商人慨然同意老婆子的办法，让她带走首饰。

戴藜兰老婆子拐带着价值千金的首饰，一溜烟回到自己家中。载玉乃白一见她，便问道："娘，你骗到什么东西了？"

"我耍手段，把商界头目人的儿子拐到手，扒掉他的衣服，再把他当给犹太商人，从他手中骗到价值千金的一批名贵首饰哩。"老婆子洋洋得意地显示她的欺骗本领。

"娘，从此你可不能再到城中去了。"载玉乃白对她抱着无限的忧虑。

商界头目人家的女仆听从戴藜兰老婆子的指使，进屋去对女主人说："太太，莪姆·亥依尔问你好，给你道喜。她说待大小

姐结婚之日，她要带着女儿来贺喜，并给用人们撒喜钱呢。”

“小少爷呢？”太太问女仆。

“我怕带少爷进来他会纠缠着你不放，所以暂时把他交给我姆·亥依尔。这儿有一枚金币，是她让我拿来赏给乐队的。”

太太即时对乐队的领队说：“收下给你的赏钱吧！”领队的欣然接过赏钱一看，发现所谓的赏钱却是一个铜片。太太大吃一惊，喝令女仆：“小娼妇！快出去看小少爷去。”使女急急忙忙奔出大门，一看，少爷和老婆子都不见了，顿时吓得狂叫一声，一跟头栽倒，昏迷不省人事。就这样屋中的欢乐景象，一下子蒙上了忧愁气氛。女主人惴惴不安，正感到无法可施的时候，幸亏商界的头目突然回来了。女主人赶忙把发生的事件告诉丈夫。

商界的头目听了儿子被拐带的消息，即时和其他的商人，分头出去寻找。他不停留地到处寻找，一直来到市中，见他的儿子在犹太商人铺中，穿戴都被脱了。他走过去，指着儿子对商人说：“这是我的儿子。”

“对，我知道他是你的儿子。”犹太商人说。

商界的头目一时喜出望外，赶忙把儿子接过来抱在怀中，顾不及追问他的穿戴的去向。

犹太商人见头目人抱着他的儿子要走，便拉着他说：“上帝会帮助哈里发对付你呢！”

商界的头目人听了犹太商人的怨言，莫名其妙，问道：“犹太人！你怎么了？”

“老婆子拿这个孩子摆在这儿作质，从我手里替你的女儿取去价值千金的一批首饰；只因她肯拿孩子作抵押，我才让她带走首饰的；由于我知道这个娃娃是你的儿子，所以我信任她嘛。”

“我的女儿并不需要首饰，把孩子的衣服赔还我吧。”商界的

头目反而倒打一耙。

“穆斯林们！快来主张公道吧。”犹太商人气得只会呼吁求救。

这时候，受戴藜兰老婆子骗过的驴夫、染匠和商人赛义德·哈桑为寻找她打从市中经过，来到犹太商人铺前，见他和商界的头目发生纠葛，便围过来看热闹，问他俩争吵的原因。他俩把发生的事从头叙述一遍。他们听了，说道：“这个老婆子是个大骗子。她在骗你俩之前，就把我们几人给骗了。”于是他们把各人受老婆子拐骗的经过，全都告诉他俩。商界的头目听了他们的遭遇，剀切地说：“我既然找到了儿子，他的一身穿戴，就当作一笔赎金吧。等老婆子落网时，我再问她索取不迟。”他说罢欢天喜地地抱着儿子回家去了。

驴夫和剃头匠一起受骗

犹太商人眼看商界的头目抱着儿子扬长而去，大失所望，一筹莫展，苦恼得要死。继而他问染匠、驴夫和商人赛义德·哈桑：“现在你们打算上哪儿去？”

“我们要去找那个骗子婆。”

“让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你们中有谁认识她吗？”

“我认识她。”驴夫回答犹太商人。

“如果咱们一道去找她，目标太大，她一见我们就会逃跑，不容易逮住她。倒不如分道扬镳，各走一途，最后咱们上那个叫哈只麦斯武德的剃头匠门前碰头见面吧。”

犹太商人的意见，博得大伙的同意。于是他们果然各走一途，分道扬镳地前去寻找骗子婆。这时候，贪得无厌的戴黎兰老婆子，再接再厉地又出来拐骗，终于叫驴夫看见了。他仔细斟酌，看清楚果然是她，便一把抓住她不放，骂道："该死的家伙！你还能长期搞各种勾当吗？"

"你怎么着？"老婆子装糊涂。

"我的毛驴呢？把它赔还我。"驴夫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

"我的孩子，快把安拉所掩蔽的事情给掩蔽起来吧。你是找你的毛驴，不过问别人的东西吧？"老婆子试探驴夫的口气。

"我只问你索取我的毛驴。"驴夫说明他的希望。

"我看你是个穷小子，所以我把毛驴替你寄存在那个马格里布人的剃头铺中。你远远地站在这儿，待我去跟他接头，嘱咐他把牲口还给你。"老婆子说着走进剃头铺，边吻马格里布人的手，边伤心哭泣。

"你怎么了？"剃头匠问老婆子。

"孩子，你看！"她指着门外的驴夫说，"那是我的儿子，他害病了。因为他乱谈恋爱，所以着迷、发狂，脑筋不管用了。他原是靠饲驴过生活的，因而从发狂后，无论是坐着站着和走起路来，总是不住口地喊'我的毛驴啊，我的毛驴啊！'据大夫说，他的神经错乱，须拔掉两颗臼齿，并在两腮颊上各烙烧一次，才能恢复常态。你收下这枚金币，然后叫他过来吧。你只消对他说：'你的毛驴在我这儿呢，'他就过来了。"

"我一定要把他的毛驴交在他手里，否则我就该吃一年长斋呢，"马格里布人欣然收下一枚金币，愿意替驴夫拔牙、烙腮。于是他赶忙布置，吩咐他的两个雇工之一，快去烧红两颗钉子。接着他本人走出铺外，把驴夫叫到跟前，对他说："你的毛驴在我这

儿，可怜虫啊！你来牵走它吧。指我的生命起誓，我一定要把它亲自交在你手里。”于是引驴夫进入剃头铺，来到一间黑房中，一拳把他打倒，并在雇工的协助下，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趁他昏迷不醒的时候，拔了他的两颗臼齿，并用烧红的铁钉，在他的腮帮上烙了两条烙印，这才松绑放他站起来。

驴夫痛得要命，一骨碌爬了起来，冲着马格里布人说：“剃头匠！你干吗这样炮制我？”

“这是因为你妈告诉我，你的神经错乱，是因色迷而发狂的，所以你坐着时喊毛驴，站着时也喊毛驴，走起路来也迷迷糊糊地只会喊毛驴。喏！这便是你的毛驴呀。”

“为你替我拔了臼齿，这回你可以去见安拉了。”

“我这是遵从你妈的吩咐替你治病嘛。”马格里布人说着把老婆子对他所说的话重述了一遍。

“愿安拉惩罚她！”驴夫咒骂着老婆子跟剃头匠争吵起来。他紧紧地抓着剃头匠，把他拖到铺外，吵闹着非去找人评理不可。

戴蕠兰出卖染匠、驴夫、赛义德·哈桑、犹太商人和剃头匠

戴蔾兰老婆子眼看驴夫和剃头匠争吵着走了之后，便偷偷摸摸地闯进剃头铺，掳着里面的衣服什物，然后急急忙忙地溜之大吉。她一口气回到家中，洋洋得意地向栽玉乃白叙述她骗取驴夫和剃头匠的经过。

剃头匠被驴夫纠缠得没办法，只好跟他一起回到铺中，预备

把铺门关锁起来，然后再去找人评理，解决纠纷。可他一进铺子，发现衣服什物不翼而飞，认为是被老婆子偷走，一下子气得晕头转向，别无办法，只能责备驴夫，因而一把抓住他，说道："快把你妈给我找来！"

"她不是我妈，而是一个大骗子。受她拐骗的人多着呢。我的毛驴就是被她拐走的。"

剃头匠和驴夫正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染匠、犹太商人和赛义德·哈桑已按预定计划来到马格里布人的剃头铺前碰头见面。他们见剃头匠揪着驴夫争吵，还发现驴夫腮上留着两条烙印，便齐声问道："赶驴的，你怎么了？"

驴夫无可奈何地把他刚才的遭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同样剃头匠也把他受骗的经过说给他们听。他们听了剃头匠的叙述，对他说："这个老婆子是个大骗子，我们都被她骗过。"继而他们分别把每个人受骗的情况讲给他听。

剃头匠听了他们的遭遇，颇有同病相怜之感，毅然关锁铺门，跟他们一道上省府去起诉，向省长呼吁求援。他们来到省府，陈述他们被骗的经过之后，大伙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恳求省长大人替我们作主。"

"巴格达城中有好多的老婆子啊！"省长喟然长叹一声，"告诉我吧：你们中有谁认识她？"

"我认识她，"驴夫自告奋勇地说，"不过大人须派十名衙役跟我们一起去，才能逮捕她。"

省长满足驴夫的要求，果然派十名衙役跟他们一起去缉捕犯人。驴夫带着衙役和其余受骗的人，走出省府，到处寻找。他们不辞辛苦跋涉，经过大街，穿过小巷，不停留地走动着，终于碰见戴蓉兰老婆子鬼鬼祟祟地迎面走来。驴夫赶忙趋前揪住她，

接着衙役们涌过去把她包围起来。戴黎兰老婆子垂手被捕，被押进省府，让她坐在窗户下，等待省长出来发落她。

衙役们由于当差熬夜，疲惫不堪，经不起瞌睡袭击，一个个打起盹来。戴黎兰老婆子眼见此情，灵机一动，便假装睡觉。驴夫和其他受骗的人，因为寻找老婆子，疲于奔命，累得睁不开眼睛，也都呼呼地睡熟了。戴黎兰老婆子趁机潜逃，蹑手蹑脚地离开监视的人，悄悄溜进省长夫人房中，亲切地吻她的手，然后问道："省长在哪儿？"

"他睡觉呢，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丈夫是买卖奴隶的，如今他出门去了。他走前交给我五个奴隶，要我卖掉他们。我碰见省长，他出一千金的价格收买他们，答应给我二百金的赚头，并吩咐我把奴隶带到省府来。现在我把他们带来了。"

省长夫人听了戴黎兰老婆子的谈话，深信不疑，这是因为省长曾把一千金的一笔现款交给她，并嘱咐说："你暂且收存起来，待我拿它去买奴隶。"因此她听了老婆子的谈话，相信省长真买奴隶了。于是她问老婆子："奴隶在哪儿？"

"太太，他们在窗户下面睡觉呢。"

太太伸头向窗外一看，见马格里布人穿着奴仆衣服，其余的赛义德·哈桑、染匠、驴夫和犹太商人一个个都是剃了胡须的奴隶，喜不自禁，暗自说："这批奴隶，每个值一千多金币哩。"于是即时打开箱子，取出那一千金币，递给戴黎兰老婆子，说道："你暂且回去吧，其余两百金的赚头，等省长醒来，我再问他要给你。"

"太太，其中的一百金应该归之于你，作为我喝你那瓦罐中的凉水的酬谢吧。至于剩余的一百金，请你代为保存，待我下次来取。现在求太太指示我从后门出去吧。"

省长太太答应戴藜兰老婆子的要求，果然送她走出后门，因此她安全地摆脱衙役，一溜烟潜逃回家。她的女儿载玉乃白一见她，欣然问道："娘！你做了些什么事呀？"

"儿啊！我耍手段，从省长太太手中弄到一千金，把驴夫、犹太商人、染匠、剃头匠和赛义德·哈桑当奴隶卖给她了。儿啊！现在使我最苦恼的是那个赶驴的，因为只有他认识我呀。"

"娘！你该静坐下来了，你干的已经够多了，瓦罐不是每次碰不破的。"载玉乃白劝她妈洗手做人。

次日，省长醒来，太太趋前向他报喜说："给你报个喜信吧：你向牙子婆买的五个奴隶已经送来了。"

"什么奴隶呀？"省长莫名其妙。

"你干吗不信任我？若是安拉意愿，他们会象你这样变成有地位的人呢。"太太满以为自己做的对。

"指我的生命起誓，我根本没买奴隶。这是谁说的？"

"是你跟她讲价钱的那个牙子婆说的。你出一千金买他们，还答应给她两百金的赚头哩。"

"你付款给她没有？"

"付过了。我曾亲眼看见奴隶们，每人穿着一套价值千金的衣服。我还叫丫头去吩咐守卫的好生看管他们呢。"

省长急急忙忙走了出来，一眼看见犹太商人、驴夫、剃头匠、染匠和赛义德·哈桑呆在窗下，便问衙役们："当差的，我们出了一千金向老婆子买来的那五个奴隶在哪儿？"

"这儿除了这五个人外，没有其他的奴隶。他们是逮捕那个老婆子，然后跟我们一起带她到这儿来等大人发落的。但是我们都打瞌睡，她就不见了。只是太太的丫头出来问我们：'牙子婆带来的五个奴隶都在你们这儿吗？'我们说：'是的，都在这

儿。'"

省长听了衙役的回答，喟然叹道："指安拉起誓，这个老婆子是个大骗子呀！"

"我们只会问你索取我们的财物。"五个被骗的人一齐同省长理论起来。

"告诉你们吧："省长说，"跟你们一伙的那个骗子头，她以一千金的代价，把你们当奴隶卖给我了。"

"这是安拉所不许可的，我们都是自由民，不该让人当奴隶买卖。我们要进宫去向哈里发告你。"

"老婆子本来不会进省府来，而是你们带她到这儿来行骗的。现在我没别的办法，只得把你们每人作价二百金币，通通卖给西洋人。"

省长和受骗的五个人正争吵不休的时候，那个绰号叫黑道哈桑的巡警总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是因为他旅行归来，他老婆霍图妮哭哭啼啼地把戴藜兰老婆子拐骗她的衣服首饰的经过，详细说给他听。他听了老婆之言，怒形于色地说："发生这种事情，省长应该负责。"于是他怒气冲冲地一口气跑到省府。一见面他便责问省长："你怎么不管那些老婆子，让他们在城中招摇撞骗，任意拐骗别人的财物？保护良民的生命财产，是你应尽的责任。我妻室的衣服首饰叫人给骗走了，我只会问你赔偿。"他说着回头问跟省长吵架的五人："你们怎么着？跟他吵什么？"他们把被戴藜兰老婆子拐骗的情况，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黑道哈桑听了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可怜他们，说道："你们都是受害的人。"接着他回头质问省长："你干吗拘禁他们？"

"那个老婆子本来不会到我家来，而是这五个人带她进来行骗的，因此她拿走我的一千金，把他们卖给拙荆了。"省长振振有

词地说明拘禁他们的理由。

“大老爷！”受骗的五人异口同声地呼吁哈桑，“关于这桩案件，我们只能望你替我们主持公道了。”

省长眼看这种情景，不得不改变态度。于是他对总监说：“哈桑阁下，尊夫人的衣服首饰，由我负责赔偿，同时我保证把那个骗子婆逮捕归案。不过你们中有谁认识她吗？”他说着问在场的人。

“我们都认识她，请派十名衙役跟我们一道去逮她吧。”在场的五个受骗者同声要求省长。

省长答应他们的要求，果然派了十名衙役，协助他们前去逮捕犯人。驴夫喜不自禁，大声说：“大伙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捉骗子婆。我即使瞎了眼睛，也能识别她。”于是他们五个受骗的人和十名衙役一起离开省府，前去缉捕逍遥法外的戴黎兰老婆子。

乡下佬受骗

驴夫等五个受骗的人和十名衙役在一起，大伙群策群力地前去缉捕犯人。他们过大街，穿小巷，到处寻找骗子婆戴黎兰，终于发现她从一条小胡同中走出来，便涌过去逮住她，把她押进省府去发落。

“你把别人的财物骗到哪儿去了？”省长亲自审问戴黎兰老婆子。

“我没骗人，也没看见他们的财物。”戴黎兰老婆子矢口否认

她的拐骗行为。

“把她带进牢狱监禁一夜，等明天再审问她。”省长吩咐狱吏。

“我可不敢带她去，惟恐中她的诡计而出什么岔子，那我才吃罪不起呢，”狱吏毅然拒绝拘禁戴藜兰老婆子。

省长感到戴藜兰老婆子狡猾、可怕，便骑马带着衙役和受骗的人，把戴藜兰老婆子押出城，去到底格里斯河畔，吩咐点灯的更夫，用她的头发把她吊起来。更夫遵循命令，果然把戴藜兰的头发结在滑轮上，吊起她来。省长眼看戴藜兰不可能逃跑，这才派十名衙役在场看守，然后安心回城安息。

天黑以后，看守戴藜兰老婆子的衙役们，一个个打起瞌睡来，继而他们全都睡熟。这时候，有个乡下人听见两个过路人谈话。其中的一个说：“感谢安拉保佑你平安！今天不见你面，你上哪儿去了？”另一个回答说：“今天我进巴格达城去，还吃了浇蜜油煎饼呢。”乡下人听了过路人提说浇蜜油煎饼，不禁馋涎欲滴。因为他生平没见过浇蜜油煎饼，也从来没到巴格达城中去过，所以下决心说：“这回我非进巴格达城去吃浇蜜油煎饼不可。”于是他骑马径往巴格达，口中念念有词地说道：“酥油煎饼是最美好不过的食品。指阿拉伯人的恩德起誓，我一心一念只想吃到浇蜜油煎饼。”他重复着这句话从底格里斯河畔路过，来到戴藜兰老婆子被吊的地方，一眼看见她，惊而问道：“你是谁？”

戴藜兰老婆子已经听见乡下人要吃浇蜜油煎饼的嘀咕声，所以趁机向他求救，说道：“老人家，求你救救我吧。”

“安拉保佑你！你为什么被人吊在这里？”

“这是一个卖油煎饼的油商跟我作对的结果呀。因为我去买油煎饼的时候，我咳嗽吐痰，痰落在油煎饼上，油商便扭我告

到官厅，法官就判处我吊刑。他吩咐当差的：‘我命令你们拿十磅浇蜜油煎饼，让她在吊架上去吃。如果她能吃完，就放走她，否则就一直吊死她。’无奈我的胃口不好，不爱吃甜食，所以一直被吊在这儿。”

“指阿拉伯人的恩德起誓，我之所以离开帐篷，就是为了要吃浇蜜油煎饼，让我代替你吃吧。”

“这些油煎饼，只让被吊在我这个地方的人吃它，”戴藜兰老婆子临机应变地要手段骗乡下人，叫他把她放了下来。接着她脱掉乡下人的衣服，并把他吊起来，这才拿他的缠头、衣服穿戴起来，骑着他的马溜之大吉。

戴藜兰老婆子急急忙忙逃到家中。她的女儿载玉乃白见她的奇异妆束和狼狈情况，问道：“娘！你怎么了？”

“他们把我吊了起来。”戴藜兰老婆子回答了一句，接着把被捕的经过和骗乡下人做替身的始末，详细说给女儿听。

黎明时，看守戴藜兰老婆子的衙役中的一人朦胧醒来，赶忙唤醒其余的人。这已是天亮时候，一个衙役抬头望着吊架喊道：“戴藜兰！”但只听乡下人应声说：“指安拉起誓，我整夜没吃到浇蜜油煎饼，现在你们给我拿来了吗？”

“这是一个乡下人呀！”一个衙役惊叫起来。

“乡下佬！戴藜兰老婆子哪儿去了？是谁放走她？”另一个衙役问。

“是我放走她，她可没吃浇蜜油煎饼，因为她不爱吃甜食哇。”乡下人答非所问地说了一串。

衙役们知道乡下人不明白戴藜兰老婆子的情况，反而受她欺骗，因此他们对他无可奈何，大伙面面相觑，彼此商议，说道：“咱们逃走呢，还是继续呆下来，等着承受安拉给我们所规定的

一切吗？”

衙役们正商讨善后的时候，省长和受骗的人们已经来到河畔。省长吩咐衙役们：“你们把戴藜兰老婆子放下来吧！”乡下人却莫名其妙地应声说：“昨夜里我们没吃到浇蜜油煎饼，今天你们给带来了吗？”

省长闻声抬头一看，见吊架上的乡下人，便问衙役们：“这是怎么一回事？”

“恳求省长大人饶命。”衙役们同声求饶。

“发生什么事情了？快告诉我吧。”省长大吃一惊。

“昨天晚上我们熬夜看守犯人，困得要命，因此我们认为戴藜兰既然被吊起来，不会再出岔子，所以我们漫不经心地睡熟了。可是今早醒来，却发现这个乡下人吊在吊架上。我们罪该万死，恳求大人从轻发落。”

“那个老婆子是个大骗子，这不能责怪你们。安拉会保佑你们呢。”

衙役们出乎意外地欢喜，赶忙把乡下人从吊架上放了下来。可他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扯着省长说：“安拉会帮助哈里发惩罚你呢。我只会问你赔偿我的马和衣服。”

省长耐心问乡下人的来历，他才把戴藜兰老婆子欺骗他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省长听了，大为吃惊，责问道：“你干吗放走她？”

“因为我不知道她是大骗子嘛。”

“省长大人！我们只会问他赔偿我们的财物。”其余受骗的人同声责问省长，“因为我们好不容易逮住戴藜兰老婆子，才把她交给你拘禁起来的。现在我们随你进宫去，求哈里发裁处好了。”

省长无法拒绝受骗者的要求，只得和他们一起进宫去求哈里发裁处。他们站在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跟前，异口同声地申冤说："我们是受害者。"

"是谁虐待、亏枉你们？"哈里发问申冤的人们。

于是他们每人把被拐骗的经过，详细申说一遍，甚至于省长也最后申述道："众穆民的领袖，连我也被那个老婆子骗了。她曾以一千金的代价，把这五个自由民当奴隶卖给我呢。"

"你们所损失的财物，通通由我负责赔偿。"哈里发安慰受骗的人，接着他吩咐省长："现在我命令你去逮捕那个骗子婆。"

省长拽一拽衣领，回道："我可担负不起这个任务，因为我已经把她吊起来了，她却同样要骗术叫这个乡下人放掉她，从而她拿乡下人做替身，把他吊在吊架上，然后拐着他的衣服、马匹又逃走掉。"

"你不负逮捕任务，那叫谁去呢？"哈里发反问一句。

"让艾哈默德·戴乃孚去吧，因为他每月领着一千金的厚禄，而且指挥着四十名卫士，每人每月吃着一百金的饷银哩。"

"禁卫军右队长艾哈默德·戴乃孚前来听令。"哈里发大声呼唤起来。

艾哈默德·戴乃孚闻声跑到哈里发面前，毕恭毕敬地说道："众穆民的领袖，您有何吩咐？"

"我命令你去缉捕那个骗子婆。"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保证把她逮来归案。"艾哈默德·戴乃孚回答着退了下去。

哈里发吩咐侍从带走乡下人和其余的五个受骗者，暂时看管起来。

载玉乃白诱骗艾哈默德·戴乃孚和他的部下

禁卫军右队长艾哈默德·戴乃孚奉了逮捕戴藜兰老婆子的使命，急急忙忙回到队部，先同左队长哈桑·舒曼打招呼，希望他协助完成任务，然后通知部下，叫他们准备出发。卫士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城中的老婆子多着呢，这叫咱们怎么逮捕那个骗子婆呀？"其中有个叫阿里·凯铁夫·赭麦尔的埋怨队长艾哈默德·戴乃孚："你干吗跟哈桑·舒曼商量？难道他是了不起的人物吗？"

"阿里，你干吗小视我？指安拉起誓，这次我不跟你们一起去。"哈桑·舒曼说着怒气冲冲地走了。

艾哈默德·戴乃孚布置一番，对部下讲明缉捕的方法和集合的地点，然后下令说："弟兄们，咱们每十人分为一班，由班长率领，分头去各街巷逮捕骗子婆，最后大家在指定的地点集合吧。"于是全队人马遵命出发，到城中去逮捕犯人。

艾哈默德·戴乃孚奉命率领部下缉捕戴藜兰骗子婆的消息，一下子在城中传开了。消息传到戴藜兰和载玉乃白母女耳中，载玉乃白便对她妈说："娘，如果你真是一个精悍的大骗手，那就趁此机会去骗一骗艾哈默德·戴乃孚和他的部下吧。"

"儿啊！除了哈桑·舒曼之外，我是从来不怕谁的。"

"指我的鬓发起誓，我一定要为你去扒掉他们四十一人的衣服呢。"载玉乃白说着整整齐齐地穿戴起来，罩上面纱，匆匆去到香水铺中，向老板问好，递一枚金币给他，说道："请你把那间有两

道门的大厅租给我用一天吧,傍晚就腾还你,这是给你的租金。”

老板欣然同意,收下租金,然后把钥匙交给载玉乃白。她带着钥匙,赶忙回家去,用驴夫的毛驴,驮来一驮家常日用什物,把大厅布置为酒肆,摆下几桌酒肴,然后抛头露面地站在门外。恰巧阿里·剀铁夫·赭麦尔和他率领的卫士们打那儿经过。载玉乃白赶忙趋前,吻阿里的手。阿里见她是个妙龄女郎,很爱她,问道:“你要做什么?”

“请问你是禁卫军的右队长艾哈默德·戴乃孚吗?”

“不,我不是艾哈默德·戴乃孚,我是他的部下。我叫阿里·剀铁夫·赭麦尔。”

“你们要上哪儿去?”

“我们奉命出来捉拿一个骗子婆,她骗了很多人的财物,要把她逮去法办。你是谁?是做什么的?”

“先父原是在卯隋里开酒店的,他死后给我留下一大笔财产。我初次到巴格达,人地生疏,只怕受权贵欺侮,因此我曾向人打听有谁可以保护我。他们都说,只有艾哈默德·戴乃孚可以保护我。”

“今天你可以碰见他。”阿里率领的卫士们齐声说。

“那请你们进来吃一点菜喝一杯酒,让我感到高兴快乐吧。”她说着引他们进去,殷勤款待。

他们开怀畅饮,大吃大喝,直喝得醉眼朦胧的时候,载玉乃白才趁机掺迷药在酒里,把他们一个个灌得昏迷不醒,然后扒光他们的衣服,解除他们的武装。继而她又如法炮制另外的三批人,终于如愿以偿地把禁卫军的右队人马一网打尽了。

艾哈默德·戴乃孚东奔西跑,到处寻找戴黎兰,企图很快逮到她,可是事与愿违,既找不到戴黎兰的踪影,连他的部下也一

个个不知去向。他惶惶然从载玉乃白的临时酒肆门前路过。载玉乃白迅速趋前吻他的手，问道："你是禁卫军的右队长艾哈默德·戴乃乎吗？"

他一见载玉乃白，便钟情于她，回道："不错，我就是艾哈默德·戴乃乎。你是谁？"

"我是一个异乡人，刚从卯隋里迁移到巴格达。先父原是开酒馆的，他死后给我遗下很多钱财。我初到这里，人地生疏，惟恐受权贵欺侮、歧视。我开设这间酒肆，省长要我缴纳捐税。我可是指望受你保护，认为由你征收税款比较最合适。"

"竭诚欢迎你！税款你别交给省长。"

"你进去喝一杯，让我高兴快乐吧。"

艾哈默德·戴乃乎溺于酒色，果然随她进去，大吃大喝，终于喝得酩酊大醉。载玉乃白再用一杯药酒把他灌得昏迷不省人事，这才动手解除他的武装，扒光他的衣服，然后用乡下人的马和驴夫的毛驴驮着什物和他们的衣物，满载而归地溜回家去。

阿里·凯铁夫·赭麦尔慢慢苏醒过来，发觉自身赤裸裸地一丝不挂，同时也看见队长艾哈默德·戴乃乎和部下也都赤身裸体地躺在一起，便拿解迷药救醒他们。他们一个个慢慢苏醒过来，睁眼一看，见每个人都赤条条地光着身子，不禁大为惊恐，彼此面面相觑，啼笑皆非。艾哈默德·戴乃乎喟然叹道："弟兄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咱们奉命出来缉捕那个骗子婆，如今反而叫这个小娼妇把咱们给逮捕了。碰到这种倒霉事情，会使哈桑·舒曼感到多么愉快啊！现在别的办法没有，只能等天黑时，悄悄地溜回去呗。"

黄昏时候，禁卫军左队长哈桑·舒曼倦游归来，不见他的同事艾哈默德·戴乃乎和他的部下，觉得奇怪，正打听他们的去向

时，恰巧艾哈默德·戴乃孚和部下已狼狈归来。他抬头见他们一个个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大吃一惊，慨然吟道：

人们固然有类似的目的，
但每个人的结局却千差万别。
人类中存在着上智下愚的等级，
恰象空中的星辰有光明和暗淡的区别。

哈桑·舒曼吟罢，问道："是谁作弄你们？你们的衣服叫谁扒走的？"

"我们奉命出去缉捕骗子婆，跑遍全城没碰见她，反而叫一个美丽的小娘子把我们的衣物全骗走了。"

"好厉害！她对付你们的办法多巧妙啊。"哈桑·舒曼大为惬意。

"哈桑，你认识她吧？"他们齐声问他。

"我不但认识她，而且也认识那个老婆子。"

"你说吧，哈桑，这叫我们怎么向哈里发交差呢？"他们向哈桑求教。

"艾哈默德·戴乃孚，叫我说，你干脆在哈里发面前卸下你的佩戴吧。如果他问你：'干吗没逮到骗子婆？'你就推故说：'我不认识她，恳求主上派哈桑·舒曼去逮她吧。'要是他真派我，我准能逮到她。"

哈桑·舒曼替戴藜兰说情

当天夜里，艾哈默德·戴乃孚深思熟虑地考虑哈桑·舒曼的建议，觉得只有此路可行。第二天清晨，他率领部下去向哈里发交差，大伙跪下去吻了地面。哈里发问道："队长艾哈默德，骗子婆在哪儿?"

艾哈默德·戴乃孚默不作答，只顾卸下脖上的佩戴。

"你这是为什么呢?"哈里发不明白他的意思。

"因为我不认识那个骗子婆，完成不了任务。恳求主上派哈桑·舒曼去缉捕她吧，因为他认识那个骗子婆和她的女儿呢。"

哈桑·舒曼趁艾哈默德·戴乃孚推荐他的时候，便张罗着替戴藜兰老婆子说情，推心置腹地向哈里发解释道："那个老婆子之所以招摇撞骗，倒不是为了贪图掠夺别人的财物，而是借此显示她和她女儿在诈骗方面的精悍本领，其目的不过是希望陛下委她继承她丈夫的职位，并让她女儿继承她父亲的职位罢了。因此之故，如果主上能赦免她死罪，我可以去带她来见陛下。"

"指我的祖先起誓，要是她把骗走的财物拿来归还原主，我可以看你的情面，对她不咎既往。"

"众穆民的领袖，请给我保证物吧。"

哈里发果然给哈桑·舒曼一条手帕，作为不杀戴藜兰的保证物。哈桑·舒曼带着手帕，急急忙忙去到戴藜兰家中，大声一喊，她的女儿载玉乃白应声出来。他问道："你母亲在哪儿?"

"我妈在楼上。"

“告诉她快把别人的财物拿出来，然后跟我进宫去见哈里发吧，我已经替她讲过情，给她带来免罪的保证物了。要是她还不领受这样的眷顾，那就等于自暴自弃，让她将来自怨自艾吧。”

戴藜兰老婆子的脖上系着围巾，从容大方地走下楼来，并把骗到手的财物全搬出来，用乡下人的马和驴夫的毛驴驮着，预备跟哈桑·舒曼一起送去赔还物主。哈桑·舒曼仔细打量一番，然后对她说：“还有队长艾哈默德·戴乃孚的衣物和他的弟兄们的衣物不在数。”

“指安拉起誓，他们的衣物可不是被我骗走的。”戴藜兰老婆子表示不负赔偿责任。

“不错，你说得对，不过他们的衣物是叫你的女儿载玉乃白骗走的，这算得是她配合你干得妙的一手啊。”哈桑·舒曼一言道出其中的破绽。

哈桑·舒曼带着戴藜兰老婆子和财物进入王宫，来到哈里发面前。哈里发一见戴藜兰老婆子，便怒形于色地吩咐刽子手把她推到血毯上，要处她死刑。戴藜兰吓得面无人色，赶忙向哈桑·舒曼求救：“哈桑·舒曼，我是相信你的保证才随你进宫来的。”

哈桑·舒曼挨到哈里发面前，吻了他的双手，然后讲情说：“众穆民的领袖，请宽恕她吧。因为陛下曾叫我把免罪的保证手帕带给她看过了。”

“行，看在你的情面，我饶恕她。”哈里发慨然接受哈桑·舒曼的说情，并呼唤戴藜兰：“老婆子，你过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戴藜兰。”

“你向来狡猾、诡诈成性，所以被人称为骗子婆。我来问你：你干这种拐骗勾当，扰乱治安，使人惶惑不安，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招摇撞骗的目的，倒不是专为掠夺、霸占别人的财物，只因我听说艾哈默德·戴乃孚和哈桑·舒曼在巴格达城中要拐骗手段而成名，继之高官得做，厚禄得享，所以我才决心象他俩那样要手段，想借拐骗而继他俩之后又一个成为名利双收的人。现在我可是把骗到手的财物全都拿来赔还了。”

驴夫听了戴藜兰的陈述，站起来当众人的面说：“我切望安拉按教法替我惩罚这个老婆子。因为她不仅拐骗了我的毛驴，而且还把我交给剃头匠拔掉我的两颗臼齿，并在我的腮帮上烙了两个烙印。”驴夫说罢，不禁潸然落泪。

哈里发眼看驴夫伤心哭泣，顿生恻隐之心，慨然吩咐侍从取来两百金币，赏驴夫和染匠各一百金币，并嘱咐染匠：“拿这笔款去修复你的染坊吧。”驴夫和染匠得到补偿，欣然替哈里发祈福求寿，表示衷心感激。其余被骗的人也领取失物各自归去，其中只有那个乡下人牵着他的坐骑，临走时愤然发誓说：“从今以后，进巴格达城和吃浇蜜油煎饼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是违法犯禁行为了。”

戴藜兰和载玉乃白母女受到封赏

戴藜兰老婆子把骗到手的财物送进宫去，被骗的人各自领取失物走后，最后只剩她一个人留在宫中。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对她说：“戴藜兰，告诉我吧，你希望我赏你什么？”

“先父原是陛下的臣僚，在宫中任训鸽官。当年我曾帮助他饲养幼鸽，倒也学得一些经验、本领。至于先夫，也是陛下的一

名忠臣，曾负责维持巴格达城中的治安。由于我们属于官宦世家，所以我一心一念望想继承先父的俸禄，以尽绵薄，效忠陛下。我的女儿载玉乃白，也眼巴巴地指望继承她父亲的爵禄，以效犬马之劳。”戴藜兰老婆子剀切陈述她的希望和目的。

哈里发当面首肯，答应满足她母女的要求之后，她接着说：“恳求主上派我去做皇家旅舍的看门人吧。”

戴藜兰老婆子所谓的皇家旅舍，原是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经营的一幢三层楼客栈，专供一般来巴格达城中经营生意的商人住宿。客栈中服役的仆人计四十人之多，还养着四十条看家狗，并专门设一名厨师替仆人们烧饭和喂狗。那四十条看家狗，原是哈里发罢黜苏里曼尼亚国王后，从废王宫中弄来的，并给每条狗戴上一个颈圈。

哈里发慨然答应戴藜兰的要求，当面嘱咐她：“我下令派你去管理旅舍，如果丢失什么东西，该由你负责赔偿。”

“遵命不误。”戴藜兰欣然接受哈里发的条件，“不过恳求陛下准许我的女儿搬到旅舍的门楼上去住，因为门楼的屋顶上有宽广平坦的阳台，是最适于饲养信鸽的好地方。”

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实践诺言，果然委派戴藜兰负责兼管皇家旅舍，责成客栈中的四十名仆役听她指挥，服从她的命令。戴藜兰老婆子终于一帆风顺地以拐骗手腕达到希望目的，便吩咐女儿载玉乃白搬进客栈，住在门楼里，并把四十只信鸽交给她饲养。她本人则事事以身作则，兢兢业业地管理内务。她经常坐在客栈的门堂里发号施令，而且每天照例进宫去听令，以便哈里发要发信时，便即时供应信鸽，而且经常要等到天黑时，才转回客栈。夜间，她命仆人放掉四十条看家狗，利用它们协助看守客栈。从此母女二人过着有权有势的如意生活，傲岸不可一世。

阿里·栽依白谷·密斯里的故事

阿里·密斯里和水夫不期而遇

相传从前埃及有个大骗子，人们管他叫阿里·密斯里，为患甚大。当时在王宫中任警官职务的萨辽哈·密斯里吩咐他手下的四十名巡捕，挖个陷阱捕捉阿里·密斯里，打算为民除害。可是到预定的时候去陷阱中逮人，才发现阿里·密斯里象水银泻地，早已溜得无影无踪，因此他们在他的姓名中加上水银二字，从此管他叫阿里·栽依白谷·密斯里。

大骗子阿里·密斯里逃脱缉捕，躲在巢穴里。有一天管家的人见他闷闷不乐、愁眉苦脸、一动不动地呆坐着，便对他说："我的主人啊！你怎么了？如果你感觉忧愁苦恼，那就到城中去走走吧。因为上街去溜达溜达，心中的苦闷会慢慢消散的。"

阿里·密斯里果然起身出去，在开罗城中散步、消遣。走过几条大街小巷，老觉得胸中的苦恼情绪反而有增无减。他从一个酒馆门前路过，心里想："咱进酒馆去，喝他几杯，借酒浇愁呗。"他嘀咕着走进酒馆，见里面的酒客坐满了七排位子。他唤酒保，对他说："我只想找个地方，一个人独坐自饮。"

酒保招待阿里·密斯里独坐一席，并端出大量的酒肴。于是他开怀畅饮，直喝得醉眼蒙胧，才起身走出酒馆，一摇一摆地在街上流荡，终于走进了艾哈麦鲁街。路上的行人一见他，惟恐

闯祸，都忙着给他让路。他洋洋自得地边走边东张西望，一眼看见一个挎着皮水囊，手里拿着碗和壶的卖水老头，跌跌撞撞地迎面走过来，口中喃喃地叫道："饮料中最好喝的是葡萄酒，交往中最惬意的是和情人幽会，言语中最有利益的是同正人君子起坐谈心。"

阿里·密斯里听了卖水老人的叫卖，便出声喊他："喂！卖水的，你过来，给我一杯水喝。"

卖水老人闻声走到阿里·密斯里跟前，看他一眼，然后灌一杯水递给他。阿里·密斯里接过水杯，注目看了一眼，摇晃一下，随即把水倾在地上。卖水的问道："你不喝吗？"

"我喝，另给我灌一杯吧。"

水夫果然另灌一杯递给他。他接过去，摇晃一下，同样把水倾在地上，接着又向水夫要水。水夫第三次给他灌了一杯，但同样又叫他给泼掉。没奈何，水夫对他说："你不喝，我可是要走了。"

"另灌一杯给我喝吧！"

水夫耐心地再灌一杯递给阿里·密斯里。他接过去，一口喝掉，然后掏一枚金币给水夫。水夫嫌钱少，瞪阿里·密斯里一眼，说道："愿你幸福，我的孩子，祝你永久幸运。你是本民族中的一个小子，可比别民族中的大人还管用呢。"

阿里·密斯里听了水夫的讽刺，勃然大怒，拔剑相向，一把抓住水夫的衣领，要杀死他。当时阿里·密斯里的行为，跟诗人的吟咏颇有近似的地方：

用你的短剑治恶人于死命，
除却造物主的权力不必有何畏惧。

必须避免歪风邪气，

千万不可不顾道德、信义。

阿里·密斯里威胁水夫："老头子！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可以开诚布公地对我讲。你的皮水囊只值三块钱；我泼掉你的三杯水，充其量也不过斤把重呀。"

"你说得对。"水夫感觉畏惧。

"我赏你一枚金币的报酬，你干吗还小视我？难道你见过比我更勇敢更慷慨的人吗？"

"比你更勇敢更慷慨的人，我见过了。老实说，当世界上妇女们还生育着的这个时期，根本指不出谁是最勇敢最慷慨的人呀。"

"你说吧：比我更勇敢更慷慨的人到底是谁？"

"你要知道，我曾经亲身碰到一桩奇异事情。是这样的：先父原是开罗城中卖饮水者的头目人。他去世时，给我遗下五头骆驼、一匹骡子、一所住房和一个铺子。不过穷人一般说是不敢妄图财富的，因为巴到财富时，他已不在人世了。因此，我心里想：'咱索性去麦加朝觐的好。'于是我变卖房屋牲畜，预备了盘缠，毅然动身作麦加之行。可朝觐毕，我不仅花光自己的钱财，而且还欠下五百金币的债。当时我想：'如果我转回埃及去，会被债主告发，少不了要坐班房。'因此我跟叙利亚的哈只们一起旅行到哈勒白，并从哈勒白前往巴格达。我打听巴格达城中卖饮水者的头目人。根据人们的指示，我拜访那位头目人，当他的面朗诵《古兰经》首章，并祝福他。他问我的情况。我如实告诉他我的际遇，博得他的同情、照顾，慨然腾出一间铺子让我居住，并给我一个皮水囊和一套杯壶，使我重理旧业，是谋生的出路。

次日黎明，我怀着托庇安拉的坚强信心，起个早，挎着皮水囊，开始出去做生意。我不停地在大街小巷中走着，预备让来往的行人喝水解渴。我灌一杯水递给一个行人，满以为他需要喝水。可他一声吼叫起来：'我还没吃东西，不需要喝水。这是因为今天有个吝啬家伙请我吃饭，但是他只摆两个水罐在我面前，我气不过意，生气说：'吝啬鬼！莫不是你给我食物吃过，这才要我喝水吗？水夫，你先走吧，等我吃过饭，你再拿水给我喝好了？'继而我又灌一杯水，送给另一个行人，他却婉言谢绝，说：'愿安拉给你预备衣食。'就这样，我在城中流动到正午，始终没捞到一个子儿。我懊悔说：'但愿我不到巴格达来，那才好呢。'正当我懊丧不置的时候，街上的行人突然没命地奔跑起来。我跟随人群跑过去，看见一队威风凛凛的骑兵，排成双行，列队迤逦通过大街。他们全副武装，一个个头戴缠头，身穿带头巾的外衣，腰仗宝剑，手握长矛，排场非常威严。我向身边的行人打听：'这是谁的队伍？'行人说：'是艾哈默德·戴乃孚的。'我又问：'他是什么位职？'他说：'是禁卫军队长，兼任巴格达城中的警官，也负责维持城外的治安。他本人每月拿一千金的薪俸。现在他们从宫中出来，要回营房去。'

"我和那个行人正在一问一答地谈话时，不想叫艾哈默德·戴乃孚看见了。当时他唤我到他跟前，对我说：'给我一杯水喝吧！'我即时灌一杯水递给他。他接过去，摇晃一下，随即把水泼在地上。我第二次给他灌满一杯，同样叫他给泼了。我第三次又给他灌满一杯，他接过去，象你刚才这样地随便喝了一口，然后问我：'水夫，你是哪里人？'我说：'是埃及人。'他说：'愿安拉保佑埃及和埃及的老百姓。你干吗到这座城里来？'

"我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他，让他知道我是负债的人，为躲债

才流落到异乡的。他同情我的窘况，说：'欢迎你。'随即赏我五个金币，并对他的部下说：'为了敬爱安拉，你们来救济这个可怜人吧。'他的部下果然每人赏我一枚金币。最后他对我说：'老人家，你住在巴格达时期内，每逢你给我们水喝，我们都这样照顾你。'

"从那回之后，我经常跟他们接触、往来，得到他们的许多好处。过了一些时候，我计算一下收入，先后已经积蓄了一千金币。我心里想：'打回老家去才是正路哩。'我决定动身回埃及之前，去营房中拜访艾哈默德·戴乃孚，亲亲热热地吻他的手。他问我：'你需要什么？'我说：'我打算动身回埃及去。现在有一队商旅正要起程前往埃及，我要跟他们同路回老家去。'当时我心有所感，故吟诗寄意：

出门人在异乡寄人篱下的处境，
跟建筑在空中的楼阁毫无区别。
空中楼阁迟早会被大风吹倒、夷平，
因此流浪人决心打回老家去。

"艾哈默德·戴乃孚知我归心似箭，体谅我的心情，慨然给我一匹骑骡和一百金币，并对我说：'老人家，你熟识开罗人吗？我们打算就你回乡之便，托你做一桩事。'我说：'行，开罗人我认识的不少。'于是他写封信交给我，嘱咐道：'烦你把这封信捎去开罗，交给阿里·栽依白谷·密斯里，并代我向他问好。还请你告诉他，我在哈里发宫中任禁卫军队长职务。'

"我收下艾哈默德·戴乃孚的信，跟客商同路回到开罗，和债主们碰头见面，清还了债务，然后仍理卖水的旧业。可是我始终不知道阿里·栽依白谷·密斯里的住所，直到现在还没把艾

哈默德·戴乃孚的信送到他手里。真是遗憾之至。”

阿里·密斯里听了水夫的谈话，剀切地说：“老人家，你高兴快乐吧，我就是阿里·密斯里。最早追随艾哈默德·戴乃孚的也是我。你把信给我吧。”

水夫果然把信掏出来递给阿里·密斯里。他把信接过去，打开一看，见上面写道：

我给爱打扮的你写了一页书简，
因风寄去一点消息。
如果我能飞翔，
一定会飞到你的身旁。
无奈鸟儿被斩断了翅膀，
它怎能腾空飞翔？

艾哈默德·戴乃孚致书阿里·密斯里：

我要告诉你的是，在开罗时，我耍手段愚弄、欺骗萨辽哈丁，终于活埋了他，并收揽他的部下，其中有个叫阿里·剀铁夫·赫麦尔的好小子。如今我在哈里发宫中服务，兼任巴格达城中的警官，负责维持城内外的治安。如果你有心履行我们之间的约言，便可前来巴格达找我，以便借机施展骗术，从而博取哈里发的重视、信任，即可望达到进宫为官受禄的目的。这是我对你的一线希冀。顺祝康宁。

阿里·密斯里读过艾哈默德·戴乃孚的来信，亲切地吻一吻，并把它摆在头上顶过，这才掏出十个金币，作为报喜钱赏给水夫。

阿里·密斯里前往巴格达

阿里·密斯里急急忙忙回到寓所，欣然把收信的消息告诉弟兄们，并对他们说："现在我把你们的事交给你们自己了。"于是开始收拾行李，换一身衣服，披一件斗篷，戴一顶红毡帽，并把装在匣子中可以折叠的全长二丈四的长矛取了出来，预备随身带走。他的副手见他行色匆匆的神情，便对他说："咱们的库藏都用空了，现在你要走吗？"

"我到叙利亚后，会把够用的钱给你们寄来的。"他说罢跟弟兄们告别，走了出去，找到一个整装待发的商队，便从旁打听消息，知道那个商队中，除了一个为首的商界头目外，其他还有四十个大小商人。而大小商人们的货驮都绑扎妥帖，只剩头目人的还没弄停当。头目请来替他管理货物兼带路的是个叙利亚人。他正张罗着呼唤骡夫们："喂！你们来几个人帮一下忙吧。"骡夫们瞟他一眼，不仅不动手帮忙，反而叽叽咕咕地咒骂他。阿里·密斯里眼看那种情景，心里想："我跟这个带路人同路旅行，这倒是顶不错的。他想着走到带路人跟前，向他问好。带路人见阿里·密斯里是个漂亮小伙子，便喜形于色地表示欢迎，问道："你要做什么？"

"大叔，我看你一个人管理四十驮货物，这太累了。你干吗不雇几个人帮忙呢？"

"孩子，我已经雇了两个年轻人，既发给他俩衣服，又在每人的衣袋中装进两百金币。可是刚到霍尼凯突，他俩便中途潜逃

了。”

“你们是上哪儿去经营的？”

“去哈勒白。”

“那我来帮你忙好了。”阿里·密斯里说着帮带路人一起捆绑货驮。

货驮捆绑妥帖后，牲口驮着驮子，商界的头目跨上高头骡子，和其余大小商人的马匹一起动身起程。一路之上倒也热闹。在旅途中，那个带路的叙利亚人很喜欢阿里·密斯里，随时随地表示跟他亲昵要好。日落天黑时，商队住下来过夜。大家吃饱喝足，便各自忙着安息。阿里·密斯里疲惫不堪，躺在地上睡觉。他发觉那个带路人也挨近他身边来睡觉，便悄然起来，去到帐篷门前，直坐着不动。半夜时候，带路人伸手去抱阿里，才发觉他不在身旁，心里想：“也许他跟别人有约在先，叫人给带走了。其实，最应该占有他的是我。来夜我非缠住他不可。”

阿里·密斯里在帐篷门前直熬夜到快黎明才回到原地方躺下。清晨带路人醒来，睁眼看见阿里，心里想：“如果我问他昨夜上哪儿去，他会撇下我拔脚走掉。”因此只得缄默不谈此事，从而一直虚虚伪伪地说好话哄骗他，继续在旅途中跋涉，直到达一处猛兽为患的森林地带。商旅从此地经过，往往被栖息在林中的猛狮吃掉。因此商旅来到此地，总是裹足不前，但又非通过此关不可，所以只好用抽签的办法，在旅客中抽出一人来做牺牲品，把他抛给狮子去果腹，然后借机通过险隘。此次的商队同样用抽签的老办法找牺牲品。他们抽签的结果，显示出被抽中的恰恰是商界的头目。这时候，那只猛狮已张牙舞爪地出现在路口，等着吃人。商界的头目无法逃避，忧愁苦闷到极点，哭丧着脸埋怨带路人：“该倒霉、失败的家伙啊！现在让我嘱咐你几句话

吧：我死后，你须负责把我的财货如数交到我的子嗣手里。”

阿里·密斯里眼看那种情景，觉得奇怪，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人们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听了，说：“你们干吗逃避野兽？我保证替你们杀死它，除掉此害。”

带路人听了阿里·密斯里的豪言壮语，赶忙报告他的老板。商界的头目听了说：“如果他能杀死野兽，我愿赏他一千金。”其余的大小商人也纷纷许下诺言，一个个都说：“我们也同样酬谢他。”

阿里·密斯里即时脱下斗篷，腰中的钢剑便显露出来。他抽出宝剑，呐喊着勇往直前地冲向路口。那狮子也张牙舞爪地向他猛扑过来。他举起宝剑，对准狮头，一剑劈了下去，把它破成两半，终于结果了狮子的性命。商界的头目和其余的商人亲眼看见阿里·密斯里勇敢杀狮的情景，万分钦佩、感激他。阿里·密斯里从容回到商队里，对带路人说：“大叔，这回你用不着害怕了。”

“我的孩子，我这一辈子应该做你的仆人呢。”带路人表示钦佩他的英勇行为。

商界的头目奔到阿里·密斯里跟前，热烈地拥抱他，亲切地吻他的额角，并履行诺言，给他一千金的报酬。其余的大小商人，也纷纷解囊，每人给他二十个金币。阿里·密斯里把所得的报酬全部交给头目人代为保存，然后随商队安全通过森林地带，继续跋涉到日落天黑，才住下来安息过夜。

次日清晨，商队动身起程，向巴格达迈进。可是到达狮子林、野狗堑时，突告遇匪，被一股强盗拦住去路。那伙强盗的头子是个恶棍惯贼，经常率众族出没于林、堑之中，拦路抢劫商队，声势浩大，恶名远扬。商界的头目一听遇匪噩耗，绝望地失声叹

道："这么一来，我的货物都完蛋了。"其余大小商人也闻风弃货而逃。当此紧急关头，幸亏阿里·密斯里挺身而出，挡住匪徒。他身穿一件系满响铃的皮衣，手执二丈四的长枪，并从匪徒中夺到一匹战马，跃身跨在马背上，才直冲到匪首面前，厉声向他挑战说："请来同我交锋吧。"他边说边摇身上的响铃，趁匪首的坐骑惊跃时，一下打断他的枪杆，然后一个措手不及，拔剑一刀砍掉他的头颅。匪徒们见匪首被杀，群起涌来包围阿里·密斯里。他却不动声色地说："安拉最伟大！"随即从容应战，终于一鼓作气地战胜匪徒，撵走他们，然后把匪首的头颅挂在枪尖上，凯旋回到商队里。

阿里　米斯里找到艾哈麦德　戴奈夫

阿里·密斯里杀死匪首，驱散他的喽罗，保全了商队的生命财物，博得商人们的钦佩、感激，大家慷慨解囊，凑钱酬劳他。

经过一番风险之后，商队继续跋涉，最后到达巴格达。阿里·密斯里向商界的头目人索回他们给他的酬金，转手如数交给带路人，对他说："劳神将这笔钱带往开罗，如数交给我的副手。"

阿里·密斯里找到艾哈默德·戴乃孚

阿里·密斯里初到巴格达，安睡了一宿。次日清晨进城去，在街上溜达着打听艾哈默德·戴乃孚的住所，可是因为他的形色、打扮不同，谁都不告诉他。他不停地流动着，慢慢来到诺符祖广场，见一群儿童在那里玩耍。看着孩子们，阿里·密斯里自言自语地说："阿里啊！除非从他们的孩子口中，你是打听不到他

们的消息的。”他嘀咕着摆头看见一个卖糖果的商贩，便临机应变，向商贩买了一些糖果，拿着呼唤孩子们。那些儿童中有个叫艾哈默德·勒勾图①的，比较年长懂事。他听了阿里·密斯里的呼唤，即时撵走伙伴们，他自己一个人走到阿里·密斯里跟前，问道：“你要做什么？”

“我原来有个儿子，可不幸他死了。昨天夜里在睡梦中，见他向我要糖果吃。我醒来后想念他，因此我现在买些糖果，打算分给你们吃。”阿里·密斯里胡扯着递一块糖给艾哈默德·勒勾图。

艾哈默德·勒勾图接过去一看，见糖上粘着一枚金币，便生气说：“去你的吧！我不是娈童。你不信，可以向别人打听一下。”

“孩子，非强干的人是捞不到这报酬的，同样非精悍的人是不肯出些酬劳的。今天我到处寻找艾哈默德·戴乃乎的住所，可没人告诉我。这枚金币是给你的报酬，只要你告诉我艾哈默德·戴乃乎的住所就成了。”

“那我在前面跑，你跟我来吧。等跑到那里的时候，我用脚趾夹个石子抛向大门，你便知道他的住所了。”艾哈默德·勒勾图说罢拔脚就跑。

艾哈默德·勒勾图带着阿里·密斯里一直向前，直跑到艾哈默德·戴乃乎的住所附近，才站定，用脚趾夹个石子抛向大门。阿里·密斯里从暗示知道艾哈默德的住所。这时候，他拉住艾哈默德·勒勾图，企图索回那枚金币。艾哈默德·勒勾图却坚持不肯退还，他这才无可奈何地说：“去吧！你是应该受敬

① 艾哈默德·勒勾图是戴黎兰的外孙。

重的，因为你是个聪明、机警、勇敢的孩子。若是安拉意愿，等我做官时，再收你做我的部下。”

阿里·密斯里使走艾哈默德·勒勾图，然后前去敲门。艾哈默德·戴乃孚听见敲门声，吩咐管门的：“你快去开门吧，这是阿里·载依白谷·密斯里找我来了。”

阿里·密斯里进屋去，向艾哈默德·戴乃孚问好。艾哈默德·戴乃孚用拥抱的方式迎接他，他部下的四十个弟兄也亲热地问候他。艾哈默德·戴乃孚拿一套衣服给阿里·密斯里，对他说：“这是哈里发委我任队长时发给部下的，我特意给你留下这一套。”于是让他坐在首席，其余的弟兄们围他坐下，然后端出饮食，大吃大喝起来，直热闹、欢乐到天明。

次日，艾哈默德·戴乃孚嘱咐阿里·密斯里：“你好生呆在屋里，别出去串街。”

“干吗不让我出去？莫非我是到这儿来坐牢的吗？老实说，我是为了玩耍才上这儿来的。”

“我的孩子，你别以为巴格达象开罗一样。须知这儿是哈里发所在的京畿地方，城中的骗子、诈徒，象田地里的草芥，到处都是。你可得小心些。”

阿里·密斯里在屋里呆了三天。艾哈默德·戴乃孚对他说：“我预备带你去见哈里发。以便他委你一官半职。不过这桩事要等有机会才好进行。”

阿里·密斯里和载玉乃白

阿里·密斯里在屋里呆了几天，直闷得发慌，自言自语地说："走吧，上街去溜达溜达，借此消愁解闷。"他嘀咕着果然走了出去，通过几条街巷，来到闹市中，一时感觉饥饿，便进一家食馆，饱餐了一顿，然后站起来洗手。这时候恰巧戴藜兰率领她的四十名仆从，由王宫转回皇家客栈，打从那家食馆门前路过。阿里·密斯里赶忙走出来看热闹，见仆从们头戴毡帽，腰仗弯刀，排成双行队伍往前走，在他们后面压队的是身穿锁子铠，头戴镀金盔，骑着骡子的戴藜兰。她无意间看见阿里·密斯里，仔细一打量：见他穿一件连头巾的毛外衣，外披斗篷，腰仗钢剑，个子的高矮、块头的胖瘦跟艾哈默德·戴乃孚差不离，而且眼神炯炯发光，一派英勇气概，实在给人以美好的观感。戴藜兰一见之下，心内留着深刻的印象回到客栈，来至女儿载玉乃白跟前，即时取出沙盘，替他占了一卦，从而得知他叫阿里·密斯里，并察知他的命运，远非她母女可以望尘。

"娘，你干吗占卦？结果如何？"载玉乃白问戴藜兰占卦的因果。

"今天我看见一个小伙子，形貌跟艾哈默德·戴乃孚差不多。我想他是跟艾哈默德·戴乃孚住在一起的，因此我很担心，生怕他知道你骗过艾哈默德·戴乃孚和他的部下，他会为替他们报仇而混进客栈来欺骗咱们。"

"有这等事情？我认为你的估计是非常正确的。"载玉乃白说

着即时收拾打扮一番，换一身最华丽的衣服，然后匆匆走出门楼，去到街上。她的妖艳美态，惹得行人为之神魂颠倒。一路之上，她内心里许愿心，发誓语；外表则借袅娜步履卖弄风情，侧耳、瞬目察听四面八方的动静。她穿过一条条大街小巷，不停地向前走，直碰见阿里·密斯里迎面走来时，才趁机挤过去，使胳膊撞他一下，然后回头佯为道歉："对不起，愿安拉让有辨别力的人长命百岁！"

"呵！多美丽的小娘子，你的主人是谁？"阿里·密斯里一下子愣住了。

"是一个象你一样的花花公子。"

"你是有夫之妇？或者还待字闺中？"

"我结过婚了。"

"上我家去耍？或者到你家去玩？"

"不瞒你说，家兄是个大商人，我丈夫也是做买卖的。我生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今天算是第一次出街来了。这是因为我煮好饭菜，预备吃喝，可是寂然没人陪伴我，所以咽不下去。幸亏我一见你，便钟情于你。现在你能上我家去，陪我吃顿饭，让我感到快乐吗？"

"蒙你不嫌弃，我是应该接受邀请的。"阿里·密斯里欣然接受邀请。于是跟随载玉乃白，穿过几条大街小巷，正朝前走的时候，他忽然心血来潮，心里想："我是外乡人，人地生疏，这该怎么办呢？据说在异乡通奸的人，是难免一败涂地的。现在只好婉言谢绝她了。"想到这里，他鼓足勇气，对载玉乃白说："请你收下这枚金币，给我另约一个时间，咱们下次再见面吧。"

"指安拉起誓，你非现在上我家去，让我推心置腹地奉承你不可。"载玉乃白说着带阿里·密斯里来到一幢大厦门前。那屋

子有高大的门廊，两扇大门上吊着一把大锁。

"你去开门吧！"载玉乃白吩咐阿里·密斯里。

"钥匙呢？"

"钥匙叫我给丢了。"

"不用钥匙去开门，这是偷盗行为，要受法律处分的。何况没有钥匙，我是不知怎样开锁的。"阿里·密斯里断然拒绝。

载玉乃白当阿里·密斯里的面揭下面纱，预备开锁。阿里·密斯里面对面地看了她的容颜一眼，而这一眼，至少给他带来了一千次的悔恨。

载玉乃白从容不迫，拿面纱盖着锁，喃喃地念诵了圣母玛利亚的名字几遍，终于不用钥匙就开了锁，并带阿里·密斯里走进屋去。阿里·密斯里见壁上挂着宝剑和各种武器，情景异常森严、可畏。载玉乃白放下面纱，泰然陪阿里·密斯里坐在一起。阿里·密斯里怡然自得，暗自说："让我全盘接受安拉给我规定的这份享受吧。"他想着偏头过去吻载玉乃白。她用手捂着腮帮子说："这种事夜里做才有意思呢。"她说着起身端来饭菜酒肴，陪阿里·密斯里吃饱喝足，才拿个壶，从井中汲壶水，亲手浇着让阿里·密斯里洗手。正盥洗的时候，载玉乃白突然攥起拳头，边捶自己的胸膛，边对阿里·密斯里说："我丈夫有个嵌宝石的图章戒指，原是别人拿来以五百金币抵押在他面下的。我戴那戒指稍微大一点，所以用蜡把它填窄些，然后勉强可戴。但是刚才我拿桶去汲水，不想戒指竟脱指落到井中去了。现在你把脸转向大门方面，让我脱掉衣服，好下井去捞戒指。"

"有我在场还要让你去下井，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呢。因此，只该我下井去替你捞戒指。"阿里说着即时脱掉衣服，用桶索系在身上，让载玉乃白放他下井。由于井深水旺，所以载玉乃

白借故说："桶索太短，没可放的了。倒不如你解掉绳子，索性下水去吧。"

阿里·密斯里听从载玉乃白，果然解掉系在身上的绳子，下到水中。可是水淹没头顶，他还没落到井底。载玉乃白赶忙回到屋中，戴上面纱，掳着阿里·密斯里的衣物，然后溜之大吉，一口气回到皇家客栈的门楼里，欣然向戴藜兰报喜："娘！阿里·密斯里叫我骗到手了，我已经把他弄到巡警总监哈桑家的水井中去了。他要想逃出来，那谈何容易啊。"

那个外号黑道哈桑的巡警总监办公回来，见屋门敞开着，便责问马夫："你干吗不锁大门？"

"主人，出门时，我亲手锁过大门了。"

"指我的头颅起誓，我家里失盗了。"他惊叫着急急忙忙奔进屋去察看。他找遍每一个角落，却不见一个人影，这才放下心来，吩咐马夫："快去灌壶水给我做小净吧。"

马夫拿壶到井边去灌水。他把水桶放在井中，汲满一桶水往上拽时，觉得太沉重，因而低头仔细一看，发现桶上有个黑影，吓得他胆战心惊，扔掉桶索，边跑边狂叫："主人哟！井里闹鬼了。"

"你快去给我找四位懂教法的学者来，请他们朗诵《古兰经》驱鬼。"主人吩咐马夫。

马夫遵循命令，赶忙跑出去，很快请来四位法学大师。主人对他们说："请各位围着这眼井朗诵《古兰经》，替我驱逐里面的妖魔吧。"

马夫和仆人趁法学大师们念经的时候，试探着把桶放在井中去汲水。阿里·密斯里趁机握着水桶，缩藏在水桶下面，直等到被拽进井栏时，才纵身跳了出来，走到法学大师们身边。他的

举动吓得他们晕头转向，边尖声喊："鬼！鬼！"边互相打起耳光来，闹得一塌糊涂。主人哈桑眼看阿里·密斯里是个聪俊的小伙子，问道："你是小偷吗？"

"不。我不是小偷。"阿里·密斯里回答主人。

"那你干吗下井去呢？"

"昨夜里我梦遗，因而今天去底格里斯河中洗个澡。可是我潜水的时候，不知不觉被卷入河底，结果竟被冲到这眼井中来了。"

"这不可能；你还是说实话的好。"哈桑威胁他一句。

不得已，阿里·密斯里只好老老实实地把被载玉乃白诱骗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了一遍。哈桑听了他的遭遇，觉得情有可原，因而赏他一套旧衣服暂时蔽体，然后撵走他。

载玉乃白受到阿里·密斯里的报复

阿里·密斯里狼狈回到寓所，向艾哈默德·戴乃孚叙述被诱骗的经过。艾哈默德·戴乃孚埋怨道："巴格达城中有一班专门愚弄男子的妇女，这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同样阿里·剀铁夫·赭麦尔也在旁边打趣说："指安拉起誓，阿里·密斯里，请你告诉我：在开罗城中，你是那班小跳哥的头子，怎么反而叫一个小姑娘给骗了？"阿里·密斯里既难过，又懊悔。艾哈默德·戴乃孚只得再发给他一套衣服。

"阿里·密斯里，你知道诱骗你的那个小姑娘是谁吗？"哈桑·舒曼冷不提防地问阿里·密斯里一句。

“不知道。”

“她叫载玉乃白，是皇家客栈的门卫戴藜兰的女儿。阿里，你不是落在她网中吗?”

“也许是。”

“这个姑娘可厉害了。你的领袖艾哈默德·戴乃孚和他部下全体人员都叫她拐骗过;他们身上的衣服被她扒得精光。”

“发生这类事情，对你们来说，真是奇耻大辱。”阿里·密斯里表示愤慨。

“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娶载玉乃白做我的老婆。”

“这谈何容易！劝你打消这个念头吧。”

“哈桑·舒曼，你说吧：我该用什么手段才能把她娶到手?”

“如果你肯听我的话，服从我的指挥，那我是乐意帮助你，并使你达到希望目的的。”

“行，我一定照你的指示办事。”

“那你脱掉衣服吧!”哈桑·舒曼吩咐着拿一口锅，放一些柏油似的东西在里面，摆在火上熬一熬，然后用它涂在阿里·密斯里的皮肤上，并用褐色染他的腮角、嘴唇和眼皮，再给他一套奴隶衣服穿起来。这样一来，阿里·密斯里一下子就变成黑奴模样。最后还给他预备了烤羊肉和啤酒，然后对他说：“皇家客栈里有个厨师，现在你变得跟他一模一样了。那个厨师专门替戴藜兰母女和栈中的四十名奴仆烧饭做菜，并负责喂狗，而且还得上街买肉买菜。现在你可以去找他，打着奴仆的口语，亲亲热热地去跟他打交道。见面时你问候他，对他说：‘咱们好久不在一起吃喝了，现在让咱俩来干几杯，吃点烤羊肉吧。’并随他进屋去，拿酒灌醉他，然后打听他烧饭、做菜和喂狗的情况，并弄

清厨房、伙食房钥匙的放置地点。所谓酒醉吐真言，这些平时不说的心里话，醉后他会全盘讲给你听。往后你用迷蒙药麻醉他，拿他的衣服穿起来，并把他的两把刀子别在腰带上，然后带箩筐上市去买肉和蔬菜，拿回厨房去烹调出来，放些迷蒙药在里面，然后端给戴黎兰母女和奴仆们去吃，并拿它喂狗。待他们一个个被麻醉失去知觉后，你再闯进门楼，携走里面的全部衣物。如果你真想要载玉乃白为妻，那顺便把她负责饲养的四十只信鸽一并带回来”。

阿里·密斯里听从哈桑·舒曼的指示，携带酒肴，去到皇家客栈中，找到里面的厨师，向他问好，并说："咱们好久不在酒店中碰头了。"

"我太忙，肩上的担子很重。"厨师说，"因为我每天得替戴黎兰母女和四十个仆人煮两顿饭，此外还要喂狗，并上市去买菜，所以没工夫去酒店喝酒。"

"现在咱俩偷空干几杯，吃点烤羊肉吧。"阿里·密斯里说着跟厨师一起吃喝起来。他左一杯又一杯地斟给厨师，一直把他灌醉，然后问他："你每天给他们烧几个饭菜？"

"午餐烧五个，晚膳也同样烧五个。昨天他们还要求增添两个；其中一个是蜜稀饭，另一个是煮石榴子。"

"开饭的次序，你是怎样安排的？"

"我先端饭菜伺候载玉乃白，然后奉承戴黎兰，第三照顾仆人们，最后才去喂狗，让它们一个个吃饱，每条狗最少要吃一磅肉。"

阿里·密斯里忘了打听钥匙的情况，便仓促给厨师迷蒙药吃，把他麻醉得昏迷不省人事，才脱下他的衣服，拿它穿在自己身上，并把他的两把刀也别在腰带上，然后带着箩筐，匆匆上市

去买了肉和蔬菜，欣然转回客栈。可他刚进门便看见戴藜兰坐在门堂里，虎视眈眈地监视着出入的人。她身边还站着全副武装的奴仆们，戒备非常森严。他不管这些，壮着胆一直往前走。

戴藜兰一眼看见阿里·密斯里，觉得他形迹可疑，便一声吼叫起来："匪徒！给我转回来。你打算进栈中来愚弄我们吗？"

"总管，您说什么呢？"阿里·密斯里回头问她。

"你是如何炮制厨师的？告诉我：你杀了他呢，还是把他给麻醉了？"

"哪个厨师呀？莫非除我之外，栈中还有别的厨师吗？"阿里·密斯里反问一句。

"胡说八道！你是阿里·载依白谷·密斯里呀。"

"总管啊！"阿里·密斯里压低嗓音，卑躬屈节地说，"阿里·密斯里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奴婢我可一直是在栈中替你们服役的呀。"

"伊补努奥姆诺①，你怎么了？"奴仆中有人惊奇地问阿里·密斯里。

"此人不是伊补努奥姆因②；他是阿里·载依白谷·密斯里。伊补努奥姆因好象被他麻醉或者给害死了。"戴藜兰说。

"明摆着他是伊补努奥姆诺厨师撒尔顿拉哇。"奴仆们坚持他们的看法。

"他并不是伊补努奥姆因，而是染黑了身体的阿里·密斯里。"戴藜兰仍坚持她的说法。

"谁是阿里？我明明是撒尔顿拉嘛。"阿里·密斯里硬硬地顶着。

---

① "伊补努奥姆诺"：我们的叔父（或伯父）的儿子。

② "伊补努奥姆因"：你们的叔伯父的儿子。

“我有的是去色油。”戴黎兰说罢，即时拿来一种油质，涂些在阿里·密斯里的前臂上，并使劲擦它，但始终擦不掉皮肤上的黑色。奴仆们眼看戴黎兰不成功，便要求说：“让他给我们煮饭烧菜去吧。”

“如果他真是伊补努奥姆困，他一定知道昨天你们要他给你们烧什么饭菜，也一定知道每餐吃几个菜。现在你们问他每天他所烧的是几个菜，并问他昨晚你们要求他增烧什么菜吧。”

奴仆们听从戴黎兰的指示一问阿里·密斯里，他便如数家珍地说：“每天午餐晚餐所烧的都是五个，其中有扁豆、米饭、肉汤、葱头烧肉和玫瑰露等。昨天要我增烧的两个是蜜稀饭和煮石榴子。”

“他说得都对。”奴仆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跟他一起进去看：假若他认识厨房、伙食房的方向、地点，那他就是伊补努奥姆困，否则你们只管杀死他。”

奴仆们听从戴黎兰的吩咐，大家随阿里·密斯里一起往里走，这时候有只猫突然蹦到阿里·密斯里的肩膀上。原来那只猫是厨师撒尔顿拉养着的，经常守在厨房门前，每见厨师到厨房烧饭，便跟着他进去，有时蹦到他肩膀上。这次它误认阿里·密斯里为它的主人，便照例蹦到他肩膀上。阿里·密斯里不知此情，却把猫扔在地上。这时候，那只猫蹦蹦跳跳地跑到厨房门前。阿里·密斯里眼看这种情景，意识到猫是经常进厨房找食吃的，于是他挨到门前去取钥匙开门。他见挂在门前的几把钥匙，但不知哪一把是开厨房门的；幸亏当中一把的柄上沾着一丝羽毛，便知那是开厨房门的钥匙，所以毅然拿它开了厨房门，走进去放下箩筐，然后转了出来，预备上伙食房去。这时候，那只猫又在他前面奔跑起来。他跟着来到伙食房门前，知道那

是贮藏食物的库房，便伸手取钥匙开门。他见当中的一把钥匙上有油腻，知道它是开伙食房门的，所以毅然拿它开了伙食房门。

奴仆们跟在阿里·密斯里后面，仔细观察他的举止行动之后，对戴藜兰说："总管啊！假若他是陌生人，那是不会知道厨房和伙食房的方向、位置的，也辨别不出开厨房和伙食房的钥匙的。现在事实证明，他的确是伊补努奥姆诺撒尔顿拉呀。"

"不。"戴藜兰断然否认奴仆们的判断，"他是借猫的行动而认识厨房和伙食房的方向、位置的，同样他是凭迹象而辨别出厨房和伙食房的钥匙的。这种事是瞒不过我的。"她强调着打算另想办法证实她的怀疑。

阿里·密斯里依然镇静着从容回到厨房里，一本正经地烧火做饭。他把烧好了的饭菜先送给载玉乃白，见她房中挂着很多衣物。继而顺序让戴藜兰和奴仆们开饭，然后喂狗。午餐如此，晚膳也不例外，只是把喂狗的时间推迟些。他预先把迷蒙药摆在菜里，这才顺序端给载玉乃白、戴藜兰和奴仆们吃过，然后根据客栈日出开门和日落关门的老规矩，高声对宿客们说："旅客们，现在守夜的时间开始，我们已经放狗了。谁要自由行动，那由他自己负安全责任吧。"接着他拿掺过毒药的肉喂狗，把它们毒死，并趁戴藜兰母女和奴仆们被麻醉得人事不知的时候，闯入门楼，掳着室内的衣物和四十只信鸽，明目张胆地开了客栈大门，迅速回到艾哈默德·戴乃乎的寓所。

哈桑·舒曼见阿里·密斯里回来，便问他："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他把混进客栈诈骗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哈桑·舒曼听了，感到无限的快慰，立刻替他脱衣服，并熬一锅药草水，替他洗掉皮肤上的染色。阿里·密斯里一下子恢复原

状，皮肤变白了，才急急忙忙再一次去到皇家客栈，送衣服还厨师撒尔顿拉，替他穿著起来，并拿解迷药给他闻过，然后抽身溜之大吉。厨师撒尔顿拉睡眼蒙眬地苏醒过来，伸个懒腰，打着呵欠站了起来，带着箩筐上菜市去买菜。

阿里·密斯里窃夺狙赖依革的金钱

次日清晨，住在客栈中的一个商人从梦中醒来，走出房门，发现大门洞开，奴仆们一个个昏迷得象死人，所有的看门狗也死僵了。他大吃一惊，赶忙去找门卫戴藜兰，但发现她也昏迷不知人事地躺着，脖上摆着一张字条，头前有一块沾满解迷药的海绵。他赶忙拿海绵蒙住她的鼻子。一会儿戴藜兰蒙眬醒来，茫然问道："哟！我是在什么地方呀？"

"今早我下楼去，"商人说，"见大门敞开着，奴仆们一个个被麻醉得东倒西卧，昏迷不省人事，看门狗也全都被毒死，因此我前来向你报告，但见你也同样被麻醉得昏迷不醒。"

戴藜兰拿起字条一看，见上面写着："做此事者阿里·密斯里也"一句简单的话。这时候她恍然大悟，明白个中底细；没奈何只得赶忙起身，用解迷药给载玉乃白和奴仆们闻过，慢慢救醒他们，然后痛定思痛地埋怨道："我不曾对你们说，那个家伙是阿里·载依白谷·密斯里吗？"继而她嘱咐奴仆们："客栈中既然发生这类丑事，你们就该保持缄默，不许声张出去。"随后，她又跟载玉乃白说："我曾多次对你讲，阿里·密斯里不会轻易放弃报复念头。显然这是针对你前次对他的诱骗才搞出这种报复行为

来的。今后他还能对你施展别种阴谋诡计。不过为了重义气、求彼此之间的和睦起见，敢情他会暂时敛手也说不定。”她说罢，卸了男装，换一身女人衣服穿起来，并围上脖巾，匆匆走出客栈，径往艾哈默德·戴乃孚的寓所去办交涉。

阿里·密斯里从皇家客栈中掳回衣物、信鸽，博得众弟兄的钦佩，大家都欢喜快乐。哈桑·舒曼掏腰包付一笔钱给管家，买下四十只信鸽，并叫他拿去宰了煮出来给弟兄们打牙祭。他们在屋中正欢腾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听见敲门声。艾哈默德·戴乃孚说：“这是戴莉兰老婆子找我们来了，快开门让她进来吧。”

管家听从吩咐，赶忙出去开门，并带戴莉兰进屋去。哈桑·舒曼一见戴莉兰，便怒气冲冲地责问她：“坏老婆子！你跟你兄弟那个卖鱼的组赖依革是一鼻孔出气的。现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队长，我有错。如今我的生命掌握在你手中了。”戴莉兰向艾哈默德·戴乃孚赔罪，“不过请你告诉我，此次上客栈去拐骗我的那个小伙子，他是你部下的谁呀？”

“他是我部下的第一名弟兄。”

“请看安拉的情面，叫他把信鸽和衣物赔还我，作为你给我的恩赏吧。”

哈桑·舒曼在一旁听了戴莉兰的哀求，开口责问阿里·密斯里：“阿里，你这个该受安拉惩罚的家伙，你干吗把那些鸽子宰掉呢？”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信鸽呀。”阿里·密斯里推故说。

“喂！你给我们拿鸽子肉来吃吧。”艾哈默德·戴乃孚吩咐管家。

管家遵命，即时端来一钵鸽子肉。戴黎兰伸手拿一块肉，咬一口尝了一尝，随即摇头说："这不是信鸽肉，因为我是用混麝香的谷粒饲养信鸽的。如果这是真的信鸽肉，它应该有麝香味才对。"

"如果你想要收回信鸽，那你就满足阿里·密斯里的愿望吧。"哈桑·舒曼向戴黎兰提出条件。

"他的愿望是什么？"

"他希望你把令嫒字他为妻。"

"女儿的婚姻大事，我可做不了主，最多我只能从旁婉言劝说她。"戴黎兰表示模棱两可的态度。

"阿里·密斯里，"哈桑·舒曼呼唤阿里·密斯里，"你把鸽子拿来赔还她吧。"

阿里·密斯里听从哈桑·舒曼的指示，果然把信鸽拿来交给戴黎兰。她获得信鸽，满心欢喜、快乐。哈桑·舒曼却嘱咐她："关于结亲的事，你可是非负全责回复我们不可。"

"如果阿里·密斯里要达到娶载玉乃白的目的，那他此次的拐骗手段还算不得太高明。假若他真够得上骗子手的称号，那叫他去向载玉乃白的舅父组赖依革求婚好了，因为他是小女的保护人。组赖依革如今改行卖鱼为生，经常把二千金币盛在钱袋中，挂在铺子里，喋喋不休地叫卖说：'鱼肉两个"贾低督①"一斤。'"戴黎兰夸夸其谈地胡扯一通，随即起身要走。

在坐的人听了戴黎兰的夸口之谈，气冲冲地站起来，质问她："老娼妇！你说这个干吗？显然你是存心叫我们失去我们的弟兄阿里·密斯里呀。"

---

① "贾低督"：土耳其钱币的单位。

戴藜兰老婆子带着信鸽，匆匆回到皇家客栈，对女儿载玉乃白说："阿里·密斯里有意同你结为夫妻，他已经正式向我提亲了。"

载玉乃白听了母亲之言，衷心欢喜、快乐，因为她觉得阿里·密斯里对她表示克制、忍让，所以无形中对他产生了爱慕心情。继而她问母亲前去交涉的结果。戴藜兰把交涉的经过，从头叙述一遍，最后说："至于求婚的事，我提出一个条件，叫他去征求你舅父的同意。我这是给他指出死路哇。"

阿里·密斯里待戴藜兰老婆子走后，才莫名其妙地回头问弟兄们："组赖依革是谁呀？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原是伊拉克地区内的骗子头。"弟兄们告诉他，"他的名声很大，有钻山、摘星和掠夺眼皮上的黛膏的本领；在巧夺狡骗方面，他的手段是空前绝后、无人可比的。不过他已改邪归正，洗心作人。现在他开个铺子，靠卖鱼谋生。他把卖鱼赚来的两千金币装在一个钱袋中，系以一条丝绳，挂在铺里。那条丝绳的另一端，拴在房中的一根木桩上，丝绳上还系着一些响铃。他每天开铺时，先挂好钱袋，然后望着它得意忘形地说：'埃及的窃贼、伊拉克的骗子、波斯的小偷啊！你们都躲到哪儿去了？我把钱袋挂在铺中，让自夸是骗子的人来夺取；任何人不管用什么方法取下它，金币就归他享用吧。'因此之故，很多贪得无厌的窃贼、骗子，生方设法，前去盗窃钱袋，都不成功。原因是组赖依革在铺中生火煎鱼时，总是把铅饼摆在脚下，每遇窃贼、骗子去巧骗、急夺时，便拿它砸过去；结果不是当场被砸死，也得变成残废。阿里·密斯里啊！你如果去骗他，这就象一个人突然参加在送葬的行列中，却茫然不知死者是谁一样。你不是他的对手，我们怕你吃亏、上当，结果只会得不偿失，所以说你是没有必要

跟载玉乃白结婚的。俗话说得好：'扔掉不必要的东西，生活同样过得如意。'就是这个意思。"

"弟兄们，你们的说法是不光彩、不体面的，我可是非去把那个钱袋骗来不可。不过希望你们助我一臂之力，给我预备一套女人衣服吧。"阿里·密斯里对劝他的人表示决心。

弟兄们果然给阿里·密斯里弄来一套女人衣服。他自己动手宰了一只绵羊，取出肠胃，清洗一番，灌入血液，然后拿它缠在屁股和大腿下面，并用两个鸡嗉子，装满奶汁，束在胸前，作成两个突出的乳房，再用棉花和涂上淀粉的棉布裹在肚子上，然后穿起女人衣服和靴子，并戴上面纱，染红手掌，打扮成一个大腹便便的娘儿，扭扭捏捏地走了出去。街上的行人，谁见了他，都咋舌称羡说："呵，好肥硕的大臀呀！"他走着，见迎面过来一个驴夫，便给他一枚金币，雇他的毛驴，骑着去到组赖依革的铺前，抬头见挂在铺中被金币撑得圆鼓鼓的钱袋，同时也看见组赖依革正坐在铺中炸鱼，便佯为不知地问驴夫："赶驴的，这是哪儿来的香味呀？"

"喏！是从组赖依革铺中冒出来的炸鱼味哇。"

"我是一个孕妇，闻到这种香味，快要馋死了；你去弄块鱼肉给我吃吧。"

驴夫赶忙走进铺去，用埋怨的口吻对组赖依革说：'你这不是存心散布香味逗弄孕妇吗？刚才黑道哈桑的太太骑我的毛驴打这儿路过。她是个孕妇，一旦闻到香味，馋得要命，因而胎儿在肚中动弹不止；你快给她一块肉吃吧。求安拉保佑，但愿别出岔儿才好呢。"

组赖依革拿块鱼肉，预备炸给驴夫，可是炉火灭了，便进里屋去点火。阿里·密斯里趁机下驴，坐在铺前，伸手掏断缠在太

腿上的羊肠，让肠内的血液流了出来，这才唉声叹气地哼道："哟！我的腰肢我的背子啊，痛死我罗。"驴夫闻声回头过来，见她下身流血，赶忙问道："太太！你怎么了？"

"我小产了。"阿里·密斯里简单地回他一句。

组赖依革抬头向外一望，看见流血的情景，吓得退进里屋。驴夫追了进去，责备他："组赖依革，你要受安拉惩罚的；这个娘儿已经流产了，你可不是她丈夫的对手呀。你干吗非散布香味不可呢？我叫你给她一块鱼吃，你却不愿意。"驴夫埋怨几句，转身出来，牵着毛驴各自走他的大路。

阿里·密斯里趁组赖依革呆在里屋，一骨碌爬起来，伸手去取钱袋。可他的手刚接触钱袋，丝绳上的响铃便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组赖依革闻声奔出来，厉声说："该上绞架的家伙哟！你的阴谋诡计全暴露出来了。莫非你扮成娘儿前来拐骗我吗？现在请接受你应得的报酬吧！"他说着拿铅饼砸向阿里·密斯里。阿里·密斯里闪身一躲，不曾击中。组赖依革伸手拿起另一个铅饼，正追击阿里·密斯里的时候，邻居围过来劝阻，问道："你是做生意呢，还是存心惹是生非？如果你真是生意人，那快收起钱袋，别挂着再害人了。"组赖依革听了人们的埋怨，只好诺诺连声地说："行。指安拉起誓，我照办就是。"

阿里·密斯里一口气跑回寓所。哈桑·舒曼问他："阿里，你干得怎么样了？"他把拐骗失败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最后说："舒曼，给我预备一套马夫穿的衣服吧。"他说罢，脱掉身上的女人衣服，换上马夫服装，扮成仆人模样，然后带个盘子和五块钱，径往组赖依革铺中。组赖依革一见他便笑脸相迎，问道："顾客，你要买什么？"阿里·密斯里露出手中的钱。组赖依革见钱，知道他是来买鱼的，便伸手取大盘中的鱼肉卖给他。

阿里·密斯里拒绝说："我可是只要热的。"

组赖依革拿鱼肉放在锅中，预备给他热一热，可炉火灭了，便进里屋去点火。阿里·密斯里趁机伸手去取钱袋，但手刚接触钱袋，丝绳上的铃铛便叮叮当当地发出响声。组赖依革闻声跑出来，说道："你的诡计是骗不了我的，虽然你打扮成马夫模样，可是从你紧握钱和盘的姿势，我便认清楚你了。"他说着拿铅饼砸阿里。阿里闪身躲避，铅饼落到盛肉的瓦盆上，把它砸得粉碎。当时碰巧一个法官打那里路过，盆中的油汤溅他一身，吓得他一声惊叫起来："是谁在此捣鬼、作祟呀？把老子的衣服给弄污了。"

"老爷，"附近的人赶忙围过来向法官解释，"这是一个儿童扔石子玩，无意间打破了瓦盆，致使盆中的油汤溅在您身上。老爷请息怒吧！安拉注定了的事情，都是不会有错的。"他们劝走了法官，然后仔细打量被砸破的瓦盆，发现铅饼跟破盆在一起，知道是组赖依革抛出来打人的，因而大家去规劝他："组赖依革，你这种胡作非为的行为是安拉所不容许的，劝你还是把钱袋收起来的好。"

"行。若是安拉意愿，我一定把它解下来。"组赖依革诺诺连声地回答他们。

阿里·密斯里溜回寓所。弟兄们见他回来，欣然问道："钱袋弄到手了吗？"他把失败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大伙听了，失望地说："你的狡计已经作废掉三分之二了。"

阿里·密斯里可不甘心失败，立刻脱掉马夫衣服，换上一身商人服装，急急忙忙走了出去，赶巧碰到一个耍长蛇的，带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两条长蛇，还有一个行囊，盛着零星器皿。因而他在耍蛇者身上打主意，对他说："耍蛇的，你跟我来，上我家

去耍一回蛇给孩子们看，我会多报酬你呢。”于是带耍蛇的回到寓所，先拿饮食款待他，暗中放迷蒙药在食物里麻醉他，这才脱下他的衣服，穿戴起来，然后带着装蛇的袋子和行囊，一变而为耍蛇者，去到组赖依革铺中行骗，在铺前吹奏牧笛。组赖依革听了吹奏，便祝愿他：“愿安拉赏赐你衣食！”

阿里·密斯里趁组赖依革不注意的时候，把蛇从袋中掏出来，扔在他面前，吓得他奔进里屋去躲避。阿里赶忙把蛇捡起来，放在袋内，然后伸手去取钱袋。可他的手刚接触钱袋，丝绳上的铃铛便叮叮当当地发出响声。组赖依革闻声跑出来，骂道：“你还不死心，非扮成耍蛇的人来骗我不可吗？”他边骂边扔铅饼砸阿里·密斯里。阿里·密斯里闪身躲避。碰巧一个骑士带着他的仆人打从铺前路过，铅饼击中仆人，打破他的头皮。骑士生气，问道：“是谁打破他的头皮？”

“是屋顶上落下来的石头砸伤他的。”一个邻居随口回答一句。骑士信以为真，带着仆人走了。这时候，人们过去看热闹，见是铅饼砸伤过路人，大家才去规劝组赖依革：“你把钱袋解下来吧，别再惹祸了。”

“行。若是安拉意愿，今晚我一定解下它。”组赖依革诺诺连声地回答他们。

阿里·密斯里溜回寓所，把衣服什物赔还耍蛇者，并给他一些报酬。他先后耍了三次阴谋诡计，都节节失败，始终没把组赖依革的钱袋拐骗到手，可他仍不甘心失败。当天傍晚，他悄悄溜进组赖依革铺中，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今晚如果我把钱袋摆在铺里，他会撬壁洞进来把钱给偷走，因此我还是把钱随身带回家去比较安全。”他打定主意，于是把钱袋揣在怀里，锁上铺门，慢步走回家去。阿里·密斯里暗地里跟随着组赖依革，直到他

家门前。组赖依革听见鼓乐声，知道邻居办喜事，心里想："待我回家去，把钱交给老婆，换身衣服，再来参加婚礼。"他想着走进家门。阿里·密斯里也悄然随他溜了进去。

组赖依革的老婆原是宰相张尔蕃释放了的一个黑女奴，已经替组赖依革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补顿拉。他屡次跟老婆商量，要用钱袋中的金币好生抚育儿子，替他娶亲，办喜事。当天组赖依革愁眉不展地回到家里。老婆一见便问他："你干吗不痛快？"

"安拉叫一个骗子来折腾我，一日之内，曾经三次施展骗术，一心一念要拐骗我钱袋中的金币，可都不成功。"

"把钱袋给我吧，让我替你保存起来，以便将来给咱们的儿子办喜事。"

组赖依革果然把钱袋交给老婆，然后脱换衣服，预备去参加邻居的婚礼。临走时，他嘱咐老婆："阿补顿拉他妈！你好生收藏钱袋，我要去参加邻居的婚礼。"

"忙什么呢？你睡一会再去也不迟。"

组赖依革听从老婆劝告，倒身躺在床上睡觉。阿里·密斯里侧耳倾听组赖依革夫妇的谈话，并注目看清楚他俩的行动之后，才蹑手蹑脚地从掩蔽的地方走出来，悄然偷着钱袋，然后溜到隔壁办喜事的人家去看热闹。

组赖依革睡梦中见钱袋被一只飞鸟攫走，吓了一跳，顿时从梦中惊醒，赶忙呼唤老婆："阿补顿拉他妈，你快去看一看钱袋吧。"

他老婆闻声一骨碌爬起来，奔到藏钱袋的地方一看，发觉钱袋不翼而飞，气得边打自己的面颊，边唉声叹气地说："阿补顿拉的娘哟！你多么倒霉呀，钱袋叫骗子给偷走了。"

“指安拉起誓，”组赖依革说，“偷窃钱袋的，准是骗子阿里·密斯里，别人是拿不走它的。我可是非把钱袋夺回来不可。”

“如果你不把钱袋找回来，我就不给你开门，让你在巷中过夜。”

组赖依革去到办喜事的邻居家，见骗子阿里·密斯里在里面看热闹，便暗自说：“偷钱袋的就是此人，他是跟艾哈默德·戴乃孚住在一起的。”他说着转身退了出去，直奔向艾哈默德·戴乃孚的寓所。黑夜里，他越墙进去，见人们都睡熟了。不一会，阿里·密斯里回来敲门。组赖依革挨到门前，问道：“谁敲门呀？”

“阿里·密斯里啊。”阿里回答，

“钱袋弄到手了吗？”

“弄到手了，你快开门吧。”阿里·密斯里认为是哈桑·舒曼跟他谈话。

“不见钱袋，我可不能开门，因为我跟你的队长打过赌了。”

“那你伸手来接着吧。”

组赖依革从门臼下面的缝隙中伸手出去，接着阿里·密斯里递给他的钱袋，然后悄然从原来的地方，越墙溜走，一直回到邻居家去参加婚礼。

阿里·密斯里把钱袋递进去之后，站在门前等了好半天，却不见开门。他等急了，便使劲捶门。紧张的敲门声惊醒了弟兄们，大伙嚷着说：“是阿里·密斯里敲门呢。”

哈桑·舒曼赶忙起床，开门让阿里·密斯里进去，问道：“钱袋弄到手了吗？”

“舒曼啊！玩笑可开够了。钱袋不是从门缝里递给你了吗？我第一次敲门时，你对我说：‘我向你起誓，非让我看见钱袋，我

是不给你开门的。’”

“指安拉起誓，我可没拿你的钱袋，可能是俎赖依革把它接走了。”

“我非去把钱袋夺回来不可。”阿里·密斯里说着转身就走，一口气奔到俎赖依革的邻居家中，听见演唱者说：“阿补顿拉他爸，为你父子将来的幸福，您行个好，给几个赏钱吧。”阿里·密斯里听了演唱者的祝愿，暗自说：“我才是幸福的主人呢。”于是转身退出，并越墙进入俎赖依革家中，见女主人已经睡熟，便用迷蒙药麻醉她，然后脱她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然后抱着她的儿子阿补顿拉，在室内走动着到处察看，突然发现一个棕叶箩，里面盛着糖饼，是俎赖依革过节舍不得吃节省下来的。这时候，碰巧俎赖依革回来敲门。阿里·密斯里冒充女主人，应声说：“谁敲门呀？”

“阿补顿拉他爸我回来了。”

“我向你发过誓，你不找回钱袋，我是不给你开门的。”

“钱袋已经找到了。”

“那先给我钱袋，我再给你开门好了。”

“好的。你把棕叶箩放下来，让我把钱袋摆在里面吧。”

阿里·密斯里果然放下棕叶箩，让俎赖依革把钱袋摆在箩中，才迅速提收上去，把钱袋弄到手里，然后用迷蒙药麻醉孩子，并拿解迷药给孩子的妈闻过，最后从原来的地方越墙溜走，一口气跑回寓所，拿拐骗来的钱袋和孩子给弟兄们看，并分糖饼给他们吃。弟兄们边吃糖饼，边夸赞、感激阿里·密斯里。阿里·密斯里对哈桑·舒曼说：“舒曼，这个娃娃是俎赖依革的儿子，把他拿去藏起来吧。”

哈桑·舒曼把孩子收藏起来，然后宰只羊羔，叫管家整个烧

烤出来，再用布帛象殓尸一样把它包裹起来。

组赖依革站在门前等老婆给他开门，但好一阵都没动静。他迫不及待，便使劲捶门。老婆闻声挨至门前，问道："你把钱袋找回来了吗？"

"我不是把钱袋放在棕叶箩中，让你提上去了吗？"组赖依革反问一句。

"我根本没放下棕叶箩，也没看见钱袋，怎么说我把它提上去了呢！"

"指安拉起誓，这是骗子阿里·密斯里先我赶到这里，又把钱袋给骗走了。"他嘀咕着环视室内，发现糖饼和孩子都不见了。他这一惊非同小可，顿时吓得惊叫起来："啊呀！我的儿子也丢了。"

他老婆听说儿子丢了，气得捶胸打脸，哭哭啼啼地说："来吧，我跟你一块见宰相去，杀害孩子的不是别人，一定是同你斗骗术的那个骗子。这种祸事，都是你惹出来的。"

"你别哭，我保证把孩子找回来。"组赖依革说着，拿求和的手帕围在脖子上，一口气奔到艾哈默德·戴乃孚的寓所去敲门。管家的开门让他进去。哈桑·舒曼问他："你到这儿来干吗？"

"恳求你们劝阿里·密斯里把孩子还我。至于钱袋中的金币，我不要了，由他留着用吧。"

哈桑·舒曼听了组赖依革的哀求，厉声责问阿里·密斯里："阿里，你这个该受安拉惩罚的家伙，你干吗不告诉我那个孩子是他的儿子呀？"

"孩子怎么样了？"组赖依革听了哈桑·舒曼的怨言，大吃一惊。

"我们喂孩子葡萄干，不幸他因噎丧命。喏！这是他的尸

体。"哈桑·舒曼指用布包裹着的烤羊羔说。

"我可怜的儿子呀！这叫我怎么对他妈说呢？"组赖依革边哭边挨过去，解开尸衣一看，见里面裹着的是一只烤羊羔，这才转忧为喜，说道："阿里呀！你拿我开玩笑呢。"

哈桑·舒曼抱阿补顿拉出来，把他递给组赖依革。他找到儿子，不禁喜出望外。这时候，艾哈默德·戴乃孚对他说："组赖依革，你把钱袋挂在铺中，招人去骗取，并宣称：哪个骗子能取下钱袋，里面的金币就归他享受。阿里·密斯里既然把钱袋弄到手，金币该归他享用了吧。"

"对，我把金币送给他好了。"组赖依革表示实践诺言。

"为你外甥女载玉乃白的终身大事，还请你收回这袋金币吧。"阿里·密斯里向组赖依革建议。

"我收回它也可以。"组赖依革欣然接受建议。

"那我们替阿里·密斯里通过你向载玉乃白求婚，请你作主，让载玉乃白同阿里·密斯里结为夫妇吧。"弟兄们向组赖依革提出要求。

"她的婚姻大事，我作不了主，最多我只能从旁婉言征求她的同意。"组赖依革抱着儿子，拿着钱袋要走。

"如此说来，你同意载玉乃白同阿里·密斯里结婚了？"哈桑·舒曼最后重问一句。

"我同意载玉乃白同能按她的意图交付聘礼的人结婚。"

"她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聘礼呢？"

"载玉乃白发过誓愿，她这一辈子只希望同一个能替她夺取犹太人尔孜勒图的女儿改麦伦的衣服、王冠、腰带和金拖鞋的人结婚。"组赖依革说罢，扬长而去。

"如果我今晚不把改麦伦的衣物弄到手，那就没资格向载玉

乃白求婚了。”阿里·密斯里下决心要去骗取改麦伦的衣物。

“阿里，如果你敢去骗取改麦伦，那只有死路一条。”弟兄们警告他。

“为什么呢？”阿里·密斯里不服气。

“因为改麦伦的父亲尔孜勒图是个非常刁狡而借助鬼神的魔法师。在城外他有一幢宫殿，是用金砖银砖建成的。他住在里面的时候，那宫殿同一般的住宅无异。可他不在家时，那幢宫殿便隐得无影无踪。他有个独生女儿，名叫改麦伦。他从一个宝藏中给女儿弄来那套衣冠，摆在一个金托盘中，然后打开窗户，洋洋得意地夸口说：‘埃及的骗子、伊拉克的窃贼、波斯的强盗们上哪儿去了？告诉他们吧：谁能拐骗这套衣服，算他有造化，衣服归他享用好了。’因此之故，一般年轻骗子都千方设法地去骗取衣服，可是没有一人成功，反而受到魔法师的惩罚，一个个被他施用魔法，变成猴子或毛驴。”

“我非把那套衣服夺来，拿它装饰戴黎兰的女儿载玉乃白不可。”阿里·密斯里下决心要去骗取改麦伦的衣物。

阿里·密斯里和尔孜勒图

阿里·密斯里去到犹太人尔孜勒图的铺前，仔细一看，显见得他是个粗暴、强悍的怪人。他铺中摆着天秤、法码、金子、银子和钳子等物，铺外还拴着一匹骑骡。继而他把金子银子盛在两个钱袋中，再装入鞍袋内，然后拿到外面，锁上铺门，把鞍袋搭在骡背上，这才骑着骡子出城。阿里·密斯里暗自跟随着窥探他

的举止、行动。只见他从袋中抓出一把沙土，喃喃地念过咒语，随即往空中一撒，霎时间前面便出现一幢无比美丽、壮观的宫殿。他骑着骡子沿台阶走进宫殿，然后下马，并从骡背上取下鞍袋，那匹骡子便悄然不知去向。原来这匹骑骡就是供犹太人役使的一个鬼神。

阿里·密斯里躲在后面，仔细窥探犹太人的行动。只见他拿一根金杖竖了起来，并用一条金链系个金托盘在金杖上，再把一套衣服摆在托盘中，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埃及的骗子、伊拉克的窃贼、波斯的强盗们在哪儿？凡是能用巧计取下这套衣服的，就让他去穿它吧。"他说罢，喃喃地念了咒语，眼前便出现一桌筵席。他开始大嚼起来，直待吃饱之后，筵席便自动撤退。继而他再一次念咒语，酒肴便出现在他面前，于是他自斟自饮起来。

阿里·密斯里暗自嘀咕："阿里啊！你要把衣服弄到手，除非等他喝醉了酒。"他说着抽出钢剑，从犹太人后面走了过去，预备杀他。犹太人回头念了咒语，然后指着阿里·密斯里的手说："握剑的手止住！"随着他的喝令声，阿里·密斯里的右手果然僵硬在空间，动弹不得。他伸左手去拿宝剑，但也象右手那样悬在空间，动弹不得。同时他的右脚也翘了起来，悬在空间，只剩左脚着地，支撑着身体，一下子失却活动能力。过了一会，犹太人才慢慢消除阿里·密斯里身上的法术，恢复他的原状。魔法师拿沙盘占了一卦，从而知道他的名字叫阿里·载依白谷·密斯里，便回头对他说："过来告诉我吧！你是谁？干吗到这儿来？"

"我叫阿里·密斯里，是艾哈默德·戴乃孚的弟子。我曾向戴黎兰的女儿载玉乃白求婚，可她家里的人要我拿令嫒的衣服去做聘礼。如果你要平安无事，那请把衣服给我，而且你本人须改奉伊斯兰教。"

"这样的事，等你死后再说吧。为了骗取这套衣服，很多人曾生方设法，向我耍过无数阴谋、手段，都不能拿走它。如果你愿接受我的忠告，便可平安无事。须知他们问你要这套衣服的目的，显然是叫你走死路。要是我不看见你的命运比我的强，那我非砍你的头不可。"

阿里·密斯里听了犹太人说他的命运强过对方的，大为惬意，毅然对他说："我一定要拿走这套衣服，而且你非改奉伊斯兰教不可。"

"这是你的意图吗？非这样做不可吗？"

"是的，我一定要这样做。"阿里表示决心。

犹太人拿个碗，盛满水，喃喃地念了咒语，然后边洒水在阿里·密斯里身上，边说："你离开人形，变成一匹毛驴吧！"

阿里·密斯里中了魔法，一下子变成一匹长耳朵毛驴，不但具备了蹄子，而且声音也同驴叫差不离。犹太人还对着他比着画了一个圆圈，随即出现一堵围墙，把他圈在里面，才醉眼蒙眬地倒身一觉睡到天明。

次日清晨，犹太人尔孜勒图醒来，对变成毛驴的阿里·密斯里说："今天我骑你进城去，让骡子休息好了。"于是他把衣服、金托盘、金杖和金链子通通收藏在箱柜中，然后来到阿里·密斯里跟前一念咒语，他便驯顺地跟着犹太人走。犹太人把鞍袋搭在他背上，再念一次咒语，待宫殿隐没起来，这才骑着阿里·密斯里，一直进城来到铺中，把金子银子倒在炉膛中，然后埋头铸造起来。

阿里·密斯里被拴在铺子门前，能听人谈话，也理解人们说些什么，只是哑口不会说话。这时候，有个久经恶运折磨的穷小子，因找不到轻便的工作谋生，只得干担水的笨重活路度日。因

此他拿老婆的手镯到犹太人铺中变卖，对他说："老板，你买下这双手镯吧，以便我拿卖手镯的钱去买匹毛驴用。"

"你要买毛驴做什么用？"

"老师傅，我打算买匹驴去河中驮水，运到城中来卖，好赚几个钱糊口。"

"那你买我这匹毛驴去用好了。"犹太人给卖手镯的人出了主意，居然获得对方的同意，于是买下手镯，扣去驴价，才把余款兑给他，让他牵走变成毛驴的阿里·密斯里。

阿里·密斯里听见犹太人跟水夫讲生意卖他的话，气得要死，心里想："几时水夫把鞍子架在我背上，每天让我驮着皮水囊走一、二十里路，不消多久，我的健康就完蛋了，非活活地被折磨死掉不可。"他想着被水夫牵回家去。女主人拿饲料来喂他，他一头把主人撞得仰卧在地上，并趁势爬在她身上乱压乱踩，直把她压踏得大声呼吁求救。邻居闻声赶来救命，使劲打阿里·密斯里，从女主人身上推开他，才把她救了起来。继而水夫回家时，他老婆恶狠狠地对他说："你把我给休了吧，要不然你就该把这匹毛驴退还它的原主去。"

"出什么事了？"水夫莫名其妙地问老婆。

"这是一个形似毛驴的恶魔。刚才它把我撞倒，爬到我身上来，要是邻居不赶来把它从我身上推开掉，那我一定叫它给奸污了。"

水夫一怒之下，果然牵阿里·密斯里到犹太人铺中去退货。犹太人问他："你牵毛驴来干吗？"

"它干丑事侮辱我老婆，我可不能买它。"水夫说明来意。

没奈何，犹太人只得退款收回阿里·密斯里。待水夫走后，他回头看阿里·密斯里一眼，骂道："倒霉家伙！你用狡计叫买

主把你退回来吗？你既然不甘心做毛驴，我可是非把你弄成老人小孩们的玩物不可。"他说罢，关锁铺门，骑着阿里·密斯里出城，去到郊外，掏出一把沙土，念过咒语，往空中一撒，宫殿便出现在他眼前。他进入宫殿，取下阿里·密斯里背上的鞍袋，然后打开箱柜，取出摆在金托盘中的衣物，拿它挂在金杖上，并照往常的习惯说："各地方的强盗、窃贼、骗子们哪儿去了？谁能夺取这套衣服呢？"继而他照例念了咒语，唤来筵席，饱餐了一顿，然后再念咒语，唤来酒肴，开怀畅饮，直喝得醉眼蒙胧，才拿一碗水，念过咒语，然后边洒水在阿里·密斯里身上，边对他说："从这种形象恢复你的原形吧！"随着他的现身说法，阿里·密斯里果然一下子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犹太人一本正经地劝戒阿里·密斯里："阿里，听我的劝告，你别再惹我了吧。你要同载玉乃白结婚，这是不必要的，兼之骗取我女儿的衣服，对你来说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趁早抛弃贪婪念头，对你只会有益无害，否则，我就把你变成老熊或猴子，或者叫神把你抛到戈府山后。"

"尔孜勒图，我决心要取下这套衣服，非把它弄到手不可。劝你赶快改奉伊斯兰教的好，否则，我就要你的命。"

"阿里，你好象一个胡桃，不敲破它是不能吃的。"他说罢，取来一碗水，念过咒语，然后边向阿里·密斯里身上洒水，边说道："变成一个老熊吧！"

阿里·密斯里果然一下子变成了老熊。尔孜勒图拿个铁环套住它的脖子，再用链子把他拴在铁桩上，然后慢条斯理地坐下来吃喝，直至吃饱喝足，才扔残骨剩饭给老熊吃。

次日清晨，尔孜勒图把衣服收藏起来，念过咒语，阿里·密斯里便驯服地随他进城，去到铺中。他把老熊拴起来，然后倒金

银在炉膛中，埋头做他的冶炼勾当。

阿里·密斯里虽然变成老熊，但他同样能听人说话，有理解能力，只是哑口不能说话。这时候，有个商人来到尔孜勒图铺中，对他说："老师傅，请把这个老熊卖给我吧，因为我老婆害病，据说须吃熊肉、抹熊油，疾病才能治愈的缘故。"

尔孜勒图大为欢喜，心里想："我把他卖给商人，让他宰掉他，从此我们就平安无事了。"他打定了主意，便对商人说："你既然需要老熊治病，我索性把它送给你好了。"

阿里·密斯里听了尔孜勒图和商人的谈话，暗自叹道："指安拉起誓，此人是要把我拿去宰吃的，现在只有安拉可以拯救我了。"

商人牵着阿里·密斯里往屠户门前路过，对屠户说："喂！请你带着工具跟我来吧。"屠户果然拿着屠刀，随商人去到他家中，把阿里·密斯里捆绑起来，磨一磨屠刀，正预备动手宰老熊。阿里·密斯里见屠户拿刀来宰他，使劲挣扎，突然腾空飞翔起来，越飞越高，一直飞到尔孜勒图的宫殿里。

阿里·密斯里突然飞腾起来的原因是这样的：当犹太人尔孜勒图把他送给商人牵走，然后关锁铺门，回到家中的时候，他的女儿改麦伦打听阿里·密斯里的去向，他便对女儿叙述个中底细。改麦伦说："这桩拐骗勾当，到底是阿里·密斯里本人干的呢，或者是别人做的？应该叫个鬼神来，打听清楚。"尔孜勒图念了咒语，唤来一个鬼神，问道："这是阿里·密斯里搞的拐骗勾当呢，或者是别人干的？""请主人稍等一会。"鬼神说着摇身飞到商人家中，夺着阿里·密斯里，即时转回宫殿，对尔孜勒图说："这是阿里·密斯里本人，拐骗勾当是他干的。刚才屠户把他捆绑起来，正磨刀预备宰他，可巧我即时赶到，把他夺回来了。"

尔孜勒图拿碗水，念过咒语，然后边洒水在阿里·密斯里身上，边对他说："恢复你的原形吧！"随着他的说法，阿里·密斯里果然即时回复了原形。尔孜勒图的女儿改麦伦见他是个漂亮小伙子，便一见倾心。同样的，阿里·密斯里对改麦伦也一见钟情。

"倒霉的家伙哟！你存心拐骗我的衣服，致使家父如此对付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改麦伦羞答答地质问阿里·密斯里。

"我下定决心要把衣服弄到手，好送给载玉乃白，当聘礼娶她为妻。"

"别人向家父耍过种种阴谋、手段，企图拐骗这套衣服，可始终达不到目的。劝你还是抛弃贪婪念头的好。"

"我一定要把衣服弄到手，你父亲也非改奉伊斯兰教不可，否则我便杀死他。"

"儿啊！"尔孜勒图对改麦伦说，"你看这个倒霉家伙吧，他是自寻死亡的呢。"接着他对阿里·密斯里说："现在让老子把你变成一只狗吧。"他说罢，拿碗水，念过咒语，然后边洒水在阿里·密斯里身上，边对他说："你变成一只狗吧！"随着尔孜勒图的说法，阿里·密斯里果然即时变成了狗，他父女这才安心坐下来吃喝。

次日清晨，尔孜勒图把衣物收藏起来，并向阿里·密斯里念过咒语，然后骑着骡子进城，阿里·密斯里驯顺地跟随在后面，沿途却惹得群狗追着他狂吠。路过一个旧货铺时，老板出来撵走群狗，阿里·密斯里便躺在旧货铺门前不动。尔孜勒图回头不见阿里·密斯里，懒得追究，索性扬长而去。后来旧货铺主人关锁铺门回家的时候，阿里·密斯里不声不响地随他去到他家里。他的女儿一见阿里·密斯里，便捂着脸埋怨她父亲："爹！你干吗带陌生男人到家中来呀？"

"儿啊！这是一只狗哇。"

“不。这是阿里·密斯里，叫那个犹太人施魔法把他变成狗了。”

“你是阿里·密斯里吗?”商人回头问阿里·密斯里。

“是。”阿里·密斯里点头示意。

“犹太人干吗施他魔法呢?”商人问女儿。

“为保护他女儿改麦伦的那套衣服不被他拐走。我可以解救他呢。”

“如果你能解救他，那现在正是做好事的时候哩。”

“要是他愿意跟我结婚，我才解救他。”商人的女儿提出一个条件。

阿里·密斯里听了商人父女的谈话，点点头，表示愿意跟她结婚。于是她取碗水来，念过咒语，正预备解救阿里·密斯里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声狂叫，吓她一跳，手中的碗也随之落到地上。她回头一看，见是她父亲的女仆在吼叫，并当面质问她：“小姐，你这种做法，算得是守信用吗？这种玩艺是我教会你的。当初你不是同意要做什么事，必须同我商量吗？不是同意跟你结婚的人，也娶我为妾，咱俩每人同他共床一夜吗?”

“不错，事实的确是这样的。”商人的女儿直言不讳。

商人听了女儿和女仆的谈话，便问女儿：“是谁教她魔法的?”

“爹，你问她自己吧。”

商人果然转问女仆是从哪儿学来的魔法。女仆说：“老爷，当初我在犹太人家中伺候尔孜勒图的时候，经常窥探他的行止。他念咒语的时候，我侧耳倾听。他去铺中做买卖的时候，我悄悄地翻他的书籍，仔细阅读，慢慢懂得犹太人的神秘哲学。有一天尔孜勒图喝醉酒，要我跟他同床睡觉，我拒绝说：‘我不干这种事，

除非你改奉伊斯兰教。’可他坚持不肯改教，我才对他说：‘按法律办事，你卖掉我吧。’结果我被他卖到你手里。我来到你家中，教会小姐魔法，并向她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她要施魔法时，必先和我商量；第二，同她结婚的人，必须娶我为妾，并每人轮流跟丈夫过夜。”她说毕，取碗水，念过咒语，然后边洒水在狗身上，边对它说：“恢复你的原形吧！”

随着女仆的说法，阿里·密斯里果然回复原形，摇身变成了人。商人问候他，并问他中魔法的原因。阿里·密斯里把事件的始末，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商人听了阿里·密斯里的叙述，问道：“同我的女儿和丫头结婚，你该满足了吧？”

“不，我非娶载玉乃白不可。”阿里·密斯里坚持原意。

正当他们谈论之际，突然发现敲门声。女仆问道：“谁敲门呀？”

“是我，尔孜勒图的女儿改麦伦呀。请问阿里·密斯里在你家吗？”犹太人尔孜勒图的女儿改麦伦在门外回答。

“犹太人的女儿哟！如果他在我家，你要对他怎么样呢。”小姐回问一句，随即吩咐女仆：“喂！你去开门，让她进来吧。”

女仆遵命，开门带改麦伦进屋。阿里·密斯里一见她便生气，骂道：“狗养的！你到这儿来干吗？”

“我证实：安拉是唯一的主宰，穆罕默德是主的使徒。”改麦伦当阿里·密斯里的面朗诵了《箴信言》，表明她皈依伊斯兰教了。接着她问阿里·密斯里：“按伊斯兰教法的规定，结婚时，是男方给女方聘礼呢，还是女方给男方聘礼？”

“应该是男方给女方聘礼。”阿里·密斯里回答。

“现在我亲自来向你求婚，并把我的衣物和我父亲的脑袋给你拿来当聘礼。”改麦伦说罢，把尔孜勒图的头颅扔在阿里·密

斯里脚下："喏！这是我父亲的脑袋，他是你的仇人，也是安拉的仇人。"

阿里·密斯里和艾哈默德·勒勾图

改麦伦杀她父亲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尔孜勒图施魔法变阿里·密斯里为狗的那天夜里，改麦伦在梦中看见有人对她说教，劝她改奉伊斯兰教，她毅然接受规劝，果然皈依伊斯兰教，一变而为穆斯林。次日，她从梦中醒来，兴致勃勃地去劝她父亲改奉伊斯兰教。可尔孜勒图断然拒绝，不肯背叛犹太教，她便用迷蒙药先麻醉他，然后杀死他，这才携带衣物和尔孜勒图的头前来投奔阿里·密斯里。

阿里·密斯里收下改麦伦送来的衣物，欣然对她和商人说："明天咱们上哈里发的王宫中去会面，预备在那里办理订婚手续。"他说毕，带着衣物告辞出来，兴高采烈地回寓所的时候，忽然碰见一个卖糖果的商贩，拍着手巴掌，气急败坏地嚷道："全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拯救了。当今的世道呀，辛勤劳作的人反而有罪，人们都好逸恶劳，欺诈、拐骗已经成为风气了。"那商贩吼叫着走到阿里·密斯里跟前，说道："我以安拉的名义恳求你尝一尝这种糖吧。"他说着递块糖给阿里·密斯里。

阿里·密斯里把糖接过去放在嘴里，刚吃下肚，便一下子晕倒。原来糖中混有迷蒙药，因此他一时被麻醉得昏迷不省人事。卖糖果的商贩趁阿里·密斯里昏倒，便夺取他带在身边的衣物，塞在糖果箱中，赶忙带着逃跑。可是他刚走了几步，便碰见一位

法官，对他说："喂！卖糖果的，你到这儿来吧。"

卖糖果的小贩闻声走到法官面前，放下糖果箱，并把装糖果的盘子摆在箱上，然后从容问道："你要什么？"

"要糖果和包皮糖。"法官说着从盘中拣了糖果和包皮糖，摊在掌中看了一眼，说："这两种糖都是仿造的伪货。"他说罢，从衣袋中掏出一块糖，递给商贩说："你看这种糖多好！你尝一尝，往后做这样的糖卖吧。"

商贩把法官给他的糖接过去，刚吃下肚，便一跟头栽倒，昏迷不省人事。原因是糖中同样混有迷蒙药，所以把他给麻醉了。法官趁商贩昏迷不省人事，即时肩起他，并捞着糖果箱和里面的衣物，迅速溜到艾哈默德·戴乃乎的寓所。

这个所谓的法官，原来是哈桑·舒曼伪装成的。这是因为阿里·密斯里出去拐骗改麦伦的衣物之后，一直没有消息，艾哈默德·戴乃乎深感不安，怕发生意外，便对部下说："弟兄们！阿里·密斯里一去不返，下落不明，恐怕发生意外。现在你们分头出去，到各处打听他的去向吧！"因此他们听从指示，分头出去寻找阿里·密斯里。当中哈桑·舒曼扮成法官出巡，在街上碰见卖糖果的商贩，知道他是艾哈默德·勒勾图，便将计就计地用迷蒙药麻醉他，并把他连同糖果箱和里面的衣物，一齐带回寓所。至于其余四十名弟兄们，也同样出去寻找阿里·密斯里。那天阿里·凯铁夫·赭麦尔离开伙伴们，跑到人群拥挤的地方一看，发现阿里·密斯里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惹得人们围着他看热闹。他赶忙拿解迷药给阿里·密斯里闻，救醒了他。阿里·密斯里蒙眬醒来，见人群围绕着他，茫然问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呀？"

"阿里，你快醒过来吧。"阿里·凯铁夫·赭麦尔说，"我们见

你被麻醉得昏迷不省人事，但不知是谁麻醉你。”

“是一个卖糖果的商贩麻醉我，并拿走了我弄到手的衣物。他往哪儿去了？”

“我们没看见任何人。你快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回家去吧。”于是弟兄们陪阿里·密斯里回到寓所，大伙向队长艾哈默德·戴乃乎问好。

艾哈默德·戴乃乎见阿里·密斯里回来，喜不自禁，问道：“阿里，你把衣服弄来了吗？”

“我不仅把衣服弄到手，而且还把犹太人尔孜勒图的脑袋也一并带了回来；可不幸中途碰到一个卖糖果的商贩……”他把衣物被商贩骗走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最后愤慨地说：“如果再碰到那个扮成商贩的骗子，我一定要狠狠地惩罚他。”他刚说毕，哈桑·舒曼突然从密室中蹦了出来，问道：“阿里，衣服弄到手没有？”

“衣服和尔孜勒图的脑袋都弄到手了，可是我带着回来的时候，中途遇见一个卖糖果的商贩，他拿迷蒙药麻醉我，并把衣物夺走。我不知他逃往何处，假若我知道他的住处，一定要杀死他，才能消我心头之恨。舒曼，你知道那个商贩的去向吗？”

“我知道他的住处。”哈桑·舒曼回答着带阿里·密斯里走进密室，指昏迷不醒的商贩给他看，并用解迷药弄醒他。

糖果商贩蒙胧醒来，睁眼见阿里·密斯里站在他身旁，吓得狂叫起来，茫然问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呀？是谁逮住我的？”

“是我逮住你的。”哈桑·舒曼说。

“你这个奸诈家伙！胆敢干此坏事？竟然骗到我头上来了。”阿里·密斯里咒骂着要杀商贩。

“住手！此人，是你的姻亲呢。”哈桑·舒曼制止阿里。

“他是我的姻亲？这是从何而来的？”阿里迷惑不解。

“他叫艾哈默德·勒勾图，是载玉乃白的侄子。”

“勒勾图！你干这种勾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我外祖母戴黎兰教我做的。她之所以指使我来做这桩事，只因我舅祖父组赖依革指点她说：‘阿里·密斯里是个精悍、出色的骗子，犹太人尔孜勒图难免不死在他手里，改麦伦的衣物也非落到他手里不可。到那步田地，他跟载玉乃白的婚姻问题就难办了。’我外祖母认为他的想法对头，因而找我说：‘你认识阿里·密斯里吗？’我说：‘我认识他。他初到巴格达时，不知艾哈默德·戴乃孚的住处，还是我指点他呢。’她说：‘那末，你去骗他吧！要是他捞到改麦伦的衣物，你就想办法把它夺过来。’从此我天天在街巷中流荡，到处寻找你。有一天碰到一个卖糖果的小商贩，便以十个金币买下他的衣服、糖果和箱子，把我自己扮成商贩，借此行骗。后来终于碰见你，并把衣物骗到手，可是接着也就出了岔子。”

“现在你快去见你外祖母和你舅祖父组赖依革吧！告诉他们，说我把改麦伦的衣物和尔孜勒图的脑袋都弄到手了，叫他们明天上王宫去，我当哈里发的面，把给载玉乃白的聘礼交到他俩手里。”

艾哈默德·勒勾图听从阿里·密斯里的吩咐，诺诺连声地告辞归去。这时候，艾哈默德·戴乃孚怡然自得地对阿里·密斯里说：“阿里，我们培植、抚育你，可不算是白费心血呀。”

阿里·密斯里在哈里发面前

次日清晨，阿里·密斯里带着改麦伦的衣物，并把尔孜勒图的脑袋挂在长矛头上，随艾哈默德·戴乃孚及其部下一起去到王宫中，大伙在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面前跪下，吻了地面，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在两旁。哈里发一眼看见英俊的阿里·密斯里，便问他是谁。艾哈默德·戴乃孚答道："启禀众穆民的领袖：这个小伙子叫阿里·载依白谷·密斯里，是我的得意门徒，他也是开罗城中那班年轻伙伴的首脑。"

哈里发仔细打量一番，见他的眼睛炯炯发光，闪出英勇的光芒，在在给人以美好的观感和印象，因而对他顿生怜爱心情。这时候阿里·密斯里挨近哈里发，把尔孜勒图的头扔在地上，指着它说："众穆民的领袖啊！这是你的仇人呢。"

"这是谁的脑袋？"哈里发问。

"是犹太人尔孜勒图的。"

"是谁杀死他？"

阿里·密斯里把尔孜勒图作恶被杀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哈里发听了阿里·密斯里的叙述，将信将疑，说道："尔孜勒图是个魔法师，我可不相信你能杀死他。"

"众穆民的领袖啊！这是在安拉的默助下，我才有力量杀死他的。"

哈里发派省长前往犹太人家中踏看，发现尔孜勒图没头没脑地躺在地上，便把他的尸体装在木箱中，抬进王宫。哈里发亲

眼看见尸体，证实尔孜勒图果然被杀，便下令焚尸。这时候，改麦伦匆匆赶进宫来，跪在哈里发面前，吻了地面，然后站起来，宣称她是尔孜勒图的亲生女儿，已经改奉伊斯兰教，并当哈里发的面重念《箴信言》，最后才要求说："众穆民的领袖啊！恳求陛下作主，让阿里·密斯里跟我结婚吧。"

哈里发接受改麦伦的请求，果然充当月下老人，撮合她跟阿里·密斯里的婚姻，让阿里·密斯里继承她父亲的产业，并对阿里·密斯里说："此外你还需要我赏你什么？只管说吧！"

"我所希望的，是能站在陛下的地毯上，并吃喝宫中的饮食。"

"阿里，你有班底吗？"

"我有四十个年轻弟兄，他们都在开罗城中。"

"你写信叫他们上巴格达来吧。如果他们来到此地，你有地方收留他们吗？"

"没有。"

"众穆民的领袖啊！"哈桑·舒曼插嘴说，"我的屋子可以腾出来给阿里·密斯里的弟兄们住。"

"哈桑，你的屋子应该归你使用。"哈里发说着下一道命令，由国库拨一万金，建一幢包括四十间卧室的屋子，供阿里·密斯里使用。最后哈里发对阿里·密斯里说："阿里，还有别的事需要我替你安排吗？"

"恳求主上劝戴黎兰把她的女儿载玉乃白字我为妻，以便我拿改麦伦的衣物当聘礼娶她吧。"

哈里发答应阿里·密斯里的要求，果然替他向戴黎兰提亲。戴黎兰满口应诺，欣然收下衣物。于是在哈里发的主持下，即时举行订婚仪式，替阿里·密斯里和载玉乃白写了婚书，同时还促

成他与商人的女儿和使女之间，以及和兹麦伦之间的婚姻，分别替她们各写了一份婚书。此外哈里发正式委阿里·密斯里在宫中任职，规定了俸禄，并派人每天给他预备早晚饭。

阿里·密斯里达到封官受禄的目的后，一方面忙着预备一切，以便择日结婚；一方面写信给开罗的弟兄们，叙述他在宫中任职，博得哈里发重视的情况，并透露他将跟四个姑娘结婚的消息，希望他们尽快赶来参加婚礼。

发信后不久，他的弟兄们如期赶到巴格达。阿里·密斯里让他们住在新建的屋子里，无微不至地优待、照顾他们，并带他们进宫觐见哈里发，受到哈里发的重赏，并领取他发给的衣服、粮秣、武器和其他生活必需的物品。

阿里·密斯里先后准备了三十天，然后正式举行婚礼。洞房花烛之夜，伺候新娘的老妈子拿阿里·密斯里从犹太人手中夺来的那套衣服给载玉乃白穿起来，然后带她去见阿里·密斯里。新郎新娘彼此见面言欢，乐不可支。阿里·密斯里发觉载玉乃白是一颗未钻孔的珍珠，也是一匹没人骑过的牝驹。继而他先后跟其余的三个新娘喝合卺酒，觉得她们花枝招展，一个比一个更美丽可爱。

有一天轮到阿里·密斯里在宫中值班守夜，哈里发便对他说："阿里，把你到巴格达以来所碰到的惊险、奇异事件，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讲给我听吧。"

阿里·载依白谷·密斯里一时受宠若惊，欣然把他先后跟戴黎兰、载玉乃白和组赖依革之间，彼此斗智竞骗、互争雄长的经过，振振有词、不厌其详地从头叙述了一遍。

哈里发听得入神，很感兴趣，并吩咐史官将阿里·密斯里所谈的详细记录下来，作为史料，保存在秘库中，俾流传后世。

阿补顿拉·法兹里和两个哥哥的故事

相传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执政期间，有一天，他亲自检查当年各地方缴纳赋税的情况，见各地区的赋税已全数上缴，存入国库，只是巴士拉的还没解到，因此他召集大臣，开会讨论。在会议上，他首先对宰相张尔蕃说："各地区的赋税都已上缴入库，只是巴士拉这个地区的，至今还没解到。这是什么缘故呢？"

"众穆民的领袖啊！也许是巴士拉地区发生什么意外，致使执政官把上缴赋税这件事忘记了。"

"上缴赋税的期限规定为二十天。在这期间，巴士拉的官吏既不缴纳赋税，也不上报延期理由，这成什么体统呢？"

"众穆民的领袖啊！如果陛下允许，臣派个使臣上巴士拉去催一催。"

"这么说，你派艾博·伊斯哈格·卯隋理亚·乃底睦去办这件事吧。"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

宰相张尔蕃领旨，退朝回到相府，即时给巴士拉省长写了手谕，随即召见艾博·伊斯哈格·卯隋理亚·乃底睦，交给他手谕，吩咐道："我奉旨派你上巴士拉去见省长阿补顿拉·本·法兹里，问他为什么忘了上缴今年的地方赋税？并由你负责验收当地应纳的赋税，从速解京入库，不得有误。因为哈里发曾经检查各地缴纳赋税的情况，发现各地应缴的赋税已如数上缴，只是巴士拉

地区的还没到。你上那儿去看，如果赋税还未准备齐全，其中必有缘故，他总会把理由告诉你的；你就把个中缘故带回来，以便如实向哈里发呈报可也。”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艾博·伊斯哈格接受了任务。

艾博·伊斯哈格发现阿补顿拉的秘密

艾博·伊斯哈格·乃底睦带领宰相派给他的五千人马，前往巴士拉执行催收赋税的使命。当他到达巴士拉时，巴士拉省长阿补顿拉·本·法兹里赶忙率领人马，出城迎接，彼此见面言欢。于是阿补顿拉陪艾博·伊斯哈格进入省府，并吩咐僚属好生招待驻在城外帐篷中的人马，供给粮秣和各种食用物品。

艾博·伊斯哈格来到省府，进入省长办公厅内，坐在首席的交椅上，阿补顿拉靠他身边坐在一旁，其余属僚按等级的高低顺序坐在周围。宾主互相问候、寒暄之后，阿补顿拉说道：“阁下光临敝邑，必然是负有使命的吧？”

“不错，我是奉命来催收赋税的，因为哈里发曾经询问此事，而规定上缴赋税的时间已经逾期了。”

“但愿阁下不经这番跋涉、劳累，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应缴的赋税，我已如数准备妥帖，原是决定明日起解上缴的。不过阁下既然莅临，在你三天的作客期后，我将全部赋税奉交给你。就是说，到第四天，保证把应缴的赋税全部集中在你面前，不至有误。皇上和阁下对我们关怀、恩顾备至，我们应当奉献一点礼物，以示感戴之忱。”

"这是不碍事的。"

阿补顿拉尽东道主的义务，把艾博·伊斯哈格及其亲信随从迎到官邸，在极其考究的客厅里，大摆筵席，热情招待他们。于是大家无拘无束地随便吃喝，尽情享受，宾主流露出异常快乐的情绪。待大家吃饱、喝足，撤去狼藉的杯盘，他们才起身洗手，然后坐下来，边喝咖啡、果汁，边促膝谈心，说古道今，直热闹到三更时分，才尽欢而散。

阿补顿拉吩咐侍从，把一张嵌黄金的灿烂夺目的象牙床铺设起来，供艾博·伊斯哈格作安歇之用，他自己却在侧面的另一张床上睡觉。

熄灯后，哈里发的钦差大臣艾博·伊斯哈格失眠，翻来覆去，始终睡不熟。不得已，只好在诗的韵律方面，深入思考、琢磨。因为他是哈里发御前最得宠而专陪哈里发吃喝、寻乐的亲信朋友，能说会道，能诗能文，善于编写滑稽、有趣故事，是供给哈里发笑料的权威。所以一有空，他便在诗韵方面下工夫，精益求精。

正当他埋头思索之际，忽然发觉阿补顿拉从床上爬起来，束紧腰带，打开衣柜，由里面取出一根皮鞭，然后举着明亮的蜡烛，蹑手蹑脚地走出寝室。当时他满以为艾博·伊斯哈格在睡梦中，不会知道他的行动的。

艾博·伊斯哈格见阿补顿拉深夜离开寝室，觉得奇怪，暗自说道："阿补顿拉带着皮鞭上哪儿去呢？也许他要惩罚谁吧。我得跟踪出去，看一看他今晚要做什么事情。"

艾博·伊斯哈格被好奇心驱使，果然起床走出寝室，在不让阿补顿拉发觉他的情况下，悄然轻脚慢步地跟随在后面。首先他见阿补顿拉打开一间贮藏室，从室里抬出一托盘饮食，当中有

四盘饭菜和一罐水。他带着食物向前走，一直走进一间大厅里。艾博·伊斯哈格仍悄悄跟随；到大厅门前，从门缝向里一望，原来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厅内的陈设非常富丽堂皇。正中央摆着一张镀金象牙床，光辉灿烂。床上有两条狗被金链子拴锁着。阿补顿拉放下食物，卷起手袖，伸手解开第一条狗脖子上的链子，随即扭着狗脖子，把它的头按在地板上，弄得它象跪在他自己面前叩头、求饶似的。这时那条狗被折腾得叫出微弱的轻吠声。接着阿补顿拉把狗捆绑起来，摔在地上，抽出皮鞭，然后狠心地、不停地、一鞭接一鞭地打在狗身上，把狗打得痛不可支，一直挣扎、蜷曲着经受没完没了的折腾。阿补顿拉继续鞭挞，直至狗的哼声停止而丧失知觉，这才把它重拴在原来的地方。继而他转向第二条狗，象对待第一条狗那样地鞭挞它，把它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他掏出手帕，替两条狗拭泪，并安慰道："原谅我吧。指安拉起誓，这可不是我自愿的，我的处境很困难。也许安拉会替你俩从这困境中开辟一条出路呢。"说毕，他替两条狗祈祷一番，然后把托盘端到狗面前，拿食物给狗吃，亲手喂它俩，直至喂饱，并替两条狗拭过嘴唇，这才拿水罐中的水给狗喝。待两条狗吃饱喝足，他才收拾碗盘，携带水罐，持烛准备离开大厅。

艾博·伊斯哈格站在大厅门外，从门缝里向内窥探，亲眼看见阿补顿拉的举动，亲耳听见他的言语，内心感到无限惊奇、诧异。他把那样的怪事，从头到尾看在眼里，直至阿补顿拉要退出大厅时，他才抢先一步，赶忙转身，奔回寝室，睡在床上，致使阿补顿拉没看见他，所以不知道跟踪他、窥探他的秘密这件事情。接着阿补顿拉也回到寝室里。他先打开衣柜，把皮鞭原样放在柜中，收藏起来，然后解衣就寝。

艾博·伊斯哈格躺在床上，想着这件事情，越想觉得越奇怪

而不可思议。因为事情太离奇，所以他毫无睡意，整个下半夜都醒着。他暗自说道："奇怪！这到底是件什么样的案子呢？"他始终觉得诧异，直到天亮才起床，同阿补顿拉一起做晨祷，接着进早餐，喝咖啡，然后一起上省府去办公。

当天，艾博·伊斯哈格整日在思考这桩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只把它隐藏在心里，并不向阿补顿拉打听个中的真情实况。

这天夜里，阿补顿拉象昨夜那样折腾那两条狗，鞭挞之后，又好言安慰，并给饮食吃喝。当夜，艾博·伊斯哈格仍然跟踪他，见他所做所说的，跟昨夜的言行全都一个样，而且第三天夜里也都如此。这一切全都叫艾博·伊斯哈格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阿补顿拉奉召进京

哈里发的钦差大臣艾博·伊斯哈格·乃底睦在巴士拉为客三天期满，第四天阿补顿拉·法兹里如约将全部赋税交给他。于是他不动声色地携带赋税动身起程，继续跋涉，直赶回巴格达交差。哈里发询问延期解缴赋税的原因。艾博·伊斯哈格答道："启禀众穆民的领袖：据我所见，当地的官吏已经收齐赋税，准备起解上缴。假若我迟去一天，那会在途中碰到的。不过臣此行，在阿补顿拉·法兹里本人方面，看见一种奇怪行为，这是我生平没见过的。"

"那是什么行为呢？"

艾博·伊斯哈格把阿补顿拉·法兹里折腾两条狗的情况，在哈里发御前全盘托出，最后解释道："他的这种行为，我是接连三夜里亲眼看见的。他鞭挞了两条狗，又表示和解，出言安慰，并供给饮食吃喝。这一切，我是背着他暗地里亲眼看见的。"

"这是什么原因？你问他没有？"

"不。众穆民的领袖啊！指陛下的生命起誓，我可没问他。"

"艾博·伊斯哈格，你再上巴士拉去一趟，把阿补顿拉和两条狗给我带来。"

"众穆民的领袖啊！别让我去做这件事吧。因为阿补顿拉待我以上宾之礼，敬重有加，我是无意间偶然看见他的那种情况而把它向陛下透露出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好意思再去见他而把他给带来呢？我若再上巴士拉去，我内心的确有愧，实在没有脸面去见他。因此恳求陛下写个手谕，派别人去带他和两条狗进京，这样做才恰当呢。"

"我若派别人去，他可能矢口否认此事，会说他没有狗。而你去么，可以说是你亲眼看见的，他就无法否认了。因此，必须派你去把他和狗一起给我带来。你若违命，我非处你死刑不可。"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安拉会默助我们，他是最好的信赖者。所谓'祸从口出'这句话，的确是金石良言。而我向陛下泄漏秘密，这是我自作孽呀。但求陛下写给一个手谕，俾我带着前往巴士拉，去带阿补顿拉来见陛下。"

哈里发果然写了派艾博·伊斯哈格前往巴士拉带阿补顿拉·法兹里进京的手谕。艾博·伊斯哈格捧着圣旨，诚惶诚恐

地再次旅行到巴士拉。巴士拉省长阿补顿拉一见艾博·伊斯哈格之面，感到奇怪，说道："恳求安拉保护我们，避免发生意外事件。艾博·伊斯哈格，你才归去不久，怎么很快就返回来呢？莫不是赋税的数量不足，哈里发才拒绝验收吧？"

"阁下，我此次重访贵邑，并非赋税短缺；其实赋税的数量是足够的，哈里发已验收了。不过有一件事，希望你原谅我，因为对你来说，我做了一件错事。这是前生注定了的，可不是我存心这样做呀。"

"艾博·伊斯哈格，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我吧。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不会责怪你的。"

"你晓得：我在你家作客期间，每天晚上半夜时候，你都起床，出去把狗折磨一通，再回寝室就寝。接连三夜里我跟随在你后面，暗中窥探这件秘密。我为此事感到惊奇，可是不好意思向你打听个中原故。后来我回到巴格达，在偶然的情况下，无意间把你的秘密向哈里发透露出来了，所以他责令我赶快回到你这儿来。这是他的手谕。假若我知道事情会演变到这步田地，那我是不会对他谈这件事的。但是命运注定，懊悔也不管用。"他一再向阿补顿拉托词、道歉。

"你既然把事件告诉了哈里发，我就该在他面前替你作证，免得他怀疑你在撒谎，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嘛。假若是别人透露此中秘密，我必然要否认，说他是造谣。如今我准备带着两条狗随你去见哈里发。虽然此去凶多吉少，但是即使送了这条老命，也是事在必行的。"

"象你在哈里发御前顾全我的面子那样，安拉会顾全你的面子呢。"艾博·伊斯哈格替阿补顿拉祈祷，表示感谢。

哈里发查问两条狗的来历

巴士拉省长阿补顿拉·法兹里决心应召进京，于是即时准备了适于哈里发享受的名贵礼物，同时准备了两条金锁链，把狗拴锁起来，每条狗用一匹骆驼驮着，然后动身起程，不辞劳瘁，继续跋涉到巴格达，随即进宫谒见哈里发。

阿补顿拉跪在哈里发御前，吻了地面，然后按哈里发的吩咐坐下，并把两条狗牵到哈里发御前。哈里发见了问道："阿补顿拉，这两条狗是做什么用的？"

哈里发刚追问狗的来历时，两条狗便扑下去吻地面，并摇尾巴，流眼泪，好象向哈里发诉苦、伸冤似的。哈里发看着狗的举动，感到惊奇，回头对阿补顿拉说："告诉我这两条狗的来历吧。你干吗打狗？为什么打了之后又向狗表示敬重、怜爱心情？"

"众穆民的领袖啊！这两条狗其实并不是狗，而是面貌清秀、体态标致的两个年轻人，原是我的同胞兄弟，是先父先母遗下的两个子嗣呢。"

"他俩既然属于人类，现在怎么变成狗了呢？"

"众穆民的领袖啊！如果陛下容许，我是能讲明事情的真相的。"

"告诉我个中的真相吧。你可别撒谎，因为伪君子才撒谎呢。你应该说实话，因为诚实是得救者的渡船，也是公正者的性格呢。"

"启禀众穆民的领袖：我向陛下陈述两条狗的真实情况时，

这两条狗便是我的见证人。我若说谎，有它俩证明我的虚伪。如果我说的是老实话，它俩会证明我的诚实的。”

“这两条狗是畜生，既不会说话，问它俩什么也不会回答，这怎能证明你的诚实或虚伪呢？”

阿补顿拉听了哈里发的疑问，回头对两条狗说道：“哥哥啊！如果我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你俩抬起头来，睁大眼睛，瞪着我，以此揭露我的虚伪。如果我说的是老实话，你俩就低下头，闭上眼，以此证明我的诚实吧。”他嘱咐毕，便在哈里发御前，开始叙述两条狗的来历。

阿补顿拉叙述两条狗的来历

启禀众穆民的领袖：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原是一父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先父名叫法兹里①。我祖父之所以给我父亲取这个名字，原因是我祖母生我父亲时，原来生的是一对双生子；可是刚生下来，我父亲的双生兄弟便死了，只是我父亲活着，所以我祖父才给他取这个名字。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祖父很爱我父亲，认真抚养、教育，直至长大成人，替他娶了亲才逝世。

我母亲总共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曼稣尔，二儿子叫纳绥尔。我是老三，叫阿补顿拉。我们弟兄三人在父母的教养下长大成人，我父亲才逝世。他给我们留下的财产，有一所房屋，一爿铺子；铺中的货物，全是印度、罗马、呼罗珊等地出产的各种

① “法兹里”：剩余的，或余存的。

彩色匹头。此外还遗下六千金的现款。

我父亲死后，我们洗涤、装敛其尸体，举行隆重葬礼，并在四十日内，为他诵经追悼，且施财替他在天之灵祈求超脱，以尽人子之道。待服丧期满，我设盛大筵席，款待商界中的同行和一般知名人士。等大家吃过饭，我才对他们说："贵客们，今生是暂时的，是要毁灭的，只有来世才是永久、长存的。赞美安拉！请问各位：在今天这个吉日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邀请大家来赴宴吗？"

"赞美安拉！只有他能知未见的事。"

"我父亲逝世了，他曾遗下一笔财产。在借贷、抵押或其他方面，我怕他对别人还有未了的手续，所以我打算替他补办债务手续。如果他欠你们钱，请讲明个中情节，由我替他赔偿，以尽我为子的职责。"

"今生的德行，对来世说是必需的，而我们都不是坏人。好与坏、合理与非法，这一切我们是能分辨的，我们都是畏惧安拉的。对于孤儿的财物，我们是避免染指的。愿安拉慈怜令尊在天之灵！据我们所知，令尊在世时，经常有人向他借钱，他自己却不欠债。他经常说：'对别人的财帛我是有顾惧的。'他时常祈祷说：'主啊！我的信赖和希望全都寄托在你身上，求你别叫我在欠债期间死亡吧。'他待人宽，责己严。他欠债时，不须债主催促，总是尽快赔还。别人向他借贷时，他不但不催促，而且还对借贷人说：'慢慢赔还，不用着急。'如果欠债的是穷苦人，他总是斟酌情况行事，该宽容的便宽容，该豁免的便豁免。假若欠债的不是穷人而一旦死了，他总是说：'他欠我的债，愿安拉宽容他。'现在我们在座的全体出面作证：令尊并不欠别人债务。"

"愿安拉祝福各位！"我替客人们祈祷，表示感谢他们。继而

我回头对我的这两位哥哥说："哥哥啊！父亲生前并没向人借贷，他死后却给我们遗留下现款、布帛、房屋和铺子。咱们是三弟兄，每人应继承遗产的三分之一。现在咱们是否暂不分家，让财物依然合在一起，共同经营、使用，彼此同食同住，生活在一起呢？或者咱们把布帛、现款分为三份，每人各取其份额呢？"

我提出的两种意见，只是后者被采纳。两个哥哥都主张分家，不肯合作。

——阿补顿拉谈到这里，回头对两条狗问道："哥哥啊！事情是这样进行的吧？"两条狗听了，即刻低头，闭眼，好象回答说"是的"。

两个哥哥既然一致主张分家，所以我邀请几位法官来主持分家的事。他们把房屋、铺子分给我，并由现款、布帛中我应得的份额抽出一部分，搭配给两位哥哥，作为房屋、铺子的补偿，而两位哥哥则多分金钱和布帛。这种办法，当时咱们三弟兄是一致同意而心满意足的。

分家后，我照常开铺子经营生意，把分得的布帛摆在铺中，并用分得的现款购买匹头，铺中摆满了货物。从此我坐在铺中，经营生意。我的两个哥哥则用分得的钱买了大批布帛，然后搭船载运着往海外经营去了。当时我说："愿安拉默助他俩。我自己只会就地谋生、餬口，而贪图安闲是无代价的。"于是我在铺中，继续经营了一个年头。承蒙安拉开解，我的生意兴隆，盈利很多，情况日益好转，竟然变得跟先父在世时的情况一模一样。

有一天，我照常在铺中经营生意，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天气严寒。我穿着两件皮衣御寒，一件是黑貂皮的，另一件是兔皮

的。就在那个时候，我的两个哥哥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他俩身上只穿着一件破衬衫，冻得嘴唇发白，身体直打哆嗦。

眼看两个哥哥那副寒酸、狼狈象，我难过极了，不自主地为他俩而忧愁、苦恼，理智从我脑海里消逝了。我站起来迎接、拥抱他俩，为他俩的窘境伤心流泪，把两件皮衣脱下来，分给每人一件，并带他俩进澡堂沐浴，给每人预备一套富商常穿的昂贵衣服。待他俩沐浴、穿戴齐全，我才带他俩回家。当时我见他俩饿得要死，便赶忙端出饭菜，陪他俩吃喝，亲切接待他俩，不惮其烦地安慰他俩。

——阿补顿拉谈到这里，回头对两条狗说："哥哥啊！事实是这样的吧？"两条狗听了，即刻低头、闭眼，似乎回答说"是这样的"。

我热情接待两个哥哥，让他俩吃饱肚子，穿得暖和和的，这才开始促膝谈心。我问道："你俩遇到什么灾难了？你俩的钱财、货物哪儿去了？"

"当初我们在海上航行，首先去到一座叫库发的城市里。在那儿，我们把带去的布帛，以一本二十利的价钱卖掉，赚了很多的钱。后来我们收购一批价廉物美的波斯绸缎，估计每十金币的货物，运到巴士拉，可卖四十金。后来我们去到另一座叫克尔哈的城市里，在那儿做了一场买卖，发了大财，手中的钱越来越多。"

他俩滔滔不息地叙述经过的城市和做买卖赚钱的盛况，谈得津津有味。我听了觉得奇怪而不太理解，便插嘴问道："你俩既然有那么好的运气，曾经历、参观了偌大市场，做了偌大生意

买卖，可是怎么你两人却空着两手、赤身裸体地回来了呢？”

他俩长叹不已，说道：“老弟，我俩的遭遇，实为嫉妒者所欣幸，而长途旅行也是不太安全的。此次出去经营之后，我们把本钱和赚得的赢益以及收买的货物，全都收拾装在船中，然后启程，向巴士拉航行。在归途中，我们一帆风顺地航行了三天；到第四天，气候变了，飓风突起，波涛汹涌澎湃，海水时而高升，时而低落；船随着海水忽起忽落，叫波浪打得东飘西荡；波涛碰撞出来的浪花，象炽烈的火焰。在飓风的围攻下，船终于被推到礁石上撞碎，船中人和钱财货物，全都沉在海里。我们跟海水搏斗，挣扎了一昼夜。幸亏在安拉的差遣下，另一只船打那儿经过，才把我们打捞起来。从此我们跟随别人继续旅行，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靠乞讨活命，吃尽苦头。为了维持生命，最后把身边的东西连衣服也脱下来卖光了。一路上，我们吃尽千辛万苦，才回到巴士拉。假若我们不遭灾难而能携带原有的钱财、货物平安归来，那末我们的富裕就跟王公们一样了。但是命运注定如此，这有什么办法呢？”

“两位兄长不必为此忧愁苦闷，因为你俩牺牲了财物，却留得性命，那财物就等于赎身的银子。你俩能安全脱险，就等于获得了战利品。安拉既然保佑你俩脱离危险，这就是最终的期望。贫与富，充其量不过是梦寐中的幻影幻象罢了。诗人吟得好：

当头目人从危殆中保全性命，
他会视金钱如剪下的爪片。

我们假定说父亲是今天才逝世的，而我手边所有的钱财都是他留下的遗产，那末我是心甘情愿地把它在咱弟兄手足间平均分享的。”我说罢，随即邀请一位法官，把全部现款拿出来，由他主

持着分为三份，我们每人各取其中的一份。

我把钱分给两个哥哥，并嘱咐道："哥哥啊！人在本地方勤劳谋生，安拉会祝福他而给以出路的。现在你俩应该各开一个铺子，坐在铺中经营生意。因为凡是命运注定该有的东西，到时候必然会出现的。"

我为他俩奔走，弄了两间铺子，摆满了货物。待一切布置妥当之后，才吩咐他俩："你俩呆在铺中，从事买卖吧。往后赚得的盈馀都积蓄起来，积攒做本钱。凡吃喝及其他生活必需的费用，通统由我替你俩负担，我全都承揽下来。"从此我一直尊敬他俩，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俩。他俩白天在铺中做买卖，晚上在我家过夜。我从来不让他俩花赚得的钱，一心只望他俩多积蓄些本钱，好把生意做大些。每当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俩总是夸奖外乡，重提它的可取之处，不停地叙述他俩在外地经营、致富的情况，从而竭力怂恿、鼓励我同他俩一起去外地经营生意。

——阿补顿拉谈到这里，回头对两条狗说："哥哥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吧？"两条狗听了，即刻低头、闭眼，以此证明他说的是事实。

后来，两个哥哥继续鼓励、怂恿我，不停地在我面前提说往外乡做买卖赚钱多、容易致富的种种好处，进而缠绵着要我跟他俩同往外地经营、求财。最后我答应他俩的要求，说道："为了满足你俩的愿望，我非同你俩一块儿出去经营不可。"于是我和两个哥哥合起伙来，预备了大批各式各样名贵匹头以及旅途中所需要的物品，租只船载运着，从巴士拉出发，在波涛汹涌、入死出生的海洋中继续航行了几昼夜，去到一座城市，在那里进行交

易。我们销售带去的匹头，并收购当地的特产，一下子赚了很多钱。继而我们离开那座城市，往别的地方去经营。就这样我们继续航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凡所经过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交易，所获利润非常可观。我们继续经营，盈余日益增加，手边的钱越积越多。后来我们打一座山前经过，船长下令抛锚、停泊，对我们说："乘客们，我们都上岸去，回避一下今天可能发生的意外吧。希望大家分头去寻水，也许咱们能找到水解渴呢。"

乘客响应船长的号召，都舍舟登陆。我自己也跟随大伙一起上岸，分道扬镳，前往各处寻水。我沿山路慢慢向前走，快到山顶时，忽然看见一条白蛇没命地朝前奔逃，后面紧跟着一条形状丑恶、体积粗巨的黑蛇在追逐它。一会儿黑蛇赶上白蛇，咬着它的头，用尾巴缠着它，粗暴地压迫、虐待它，把它折磨得叫喊起来。我眼看那种情景，知道白蛇受欺凌、袭击，觉得可怜，便拾起一块约莫五斤多重的花岗石，向黑蛇砸过去，碰巧砸中头颅，一下子把它砸碎了。这当儿，在我不知不觉间，那条白蛇摇身一变，就在我面前出现一个月儿般窈窕美丽的妙龄女郎。她眉开眼笑地迎向我，吻我的手，欣然说道："愿安拉保佑你，用双重帷幕掩蔽你；其中的一重是今生掩蔽你免遭耻辱，另一重是来世总清算之日，掩蔽你免受火刑。因为在那个日子里，除虔心信仰安拉者外，其他金钱、子女都是不管用的。"女郎替我祈祷、解释一番，接着说道："人呀！你保护了我的体面、荣誉，我蒙受了你的恩惠，应该报答你呢。"她说罢，伸手一指地面，地面便随之而裂开。接着她跳入地内，那裂开的地面便随之而合拢，恢复了原状。我眼看那种情景，知道她是神类。继而我回头见那条黑蛇身上冒出火焰，终于被烧成一堆灰烬。我怀着惊奇心情回到同

伴中，告诉他们所见的一切。当天晚上，我们便在山麓过夜。

次日清晨，船长分派船员们起锚的起锚，张帆的张帆，解缆的解缆，待一切准备妥帖，然后开船，继续航行。我们在海洋中整漂流了二十天，一直没碰到一块陆地，没看见一只雀鸟，喝的水用完了。船长对大家说："乘客们，我们喝的淡水用完了，这该怎么办呢？"

"让咱们拢岸登陆吧，也许咱们能找到水喝呢。"

"指安拉起誓，我可迷失方向了。该向哪个方向去着陆呢？我自己识别不清了。"

连船长都无把握，我们大失所望，忧愁苦恼到极点。大家边哭泣边祈祷，恳求安拉开解，指引出路。当天夜里，我们的处境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诗人吟得好：

多少凄凉、失眠的夜晚我辗转熬煎！
其苦楚差一点叫吃奶娃娃变成皓首白须。
可是一旦天亮日出，
接踵降临的却是来自安拉的援助。

好不容易度过漫长、愁惨的一夜之后，到次日清晨，太阳刚从东方升起，一座高山便映入我们的眼帘。一见那架山岳，我们喜不自胜，互相奔告、报喜。接着船便靠近山麓停泊。船长说道："乘客们，大家上岸，分头去找水吧。"

我们约着舍舟登陆，分道寻找水源，却没达到目的。由于缺水，我们越发感受困难了。我一直朝前走，直去到山顶。我抬头观望，见山后面出现一片广阔的圆形地带，其直径约有一小时或更多的行程。我喜出望外，大声呼唤同伴们。他们闻声赶到我面前。我说道："看山后面这块圆形地带吧！我仿佛看见远方有

一座大城市，城中有巍峨的宫殿、堡垒，有高楼大厦，城外还有广阔的丘陵、牧场。毫无疑义，那儿是不会缺水的，是有可取之物的。走吧，咱们上城中取水去，顺便买些粮食、肉类和水果等生活必需的食物，带到船中，以便沿途食用。”

“我们怕城中的人是跟我们作对的邪教徒，会把我们当俘虏逮捕起来，甚至会下毒手杀害我们。这样一来，咱们就等于自投罗网、自寻死亡了。傲慢、自负的人是值不得赞扬的，因为他是拿生命冒险呀。诗人吟得好：

> 大凡天还是天地还是地的时候，
> 冒险者即使摆脱危险也不该受人称羡。

因此种种，我们可不愿拿生命去冒险。”

“同伴们，我无权强迫你们，但我可以带两个哥哥和我一起上那座城市去。”

“我俩也害怕这类的事情，所以不愿跟你一块儿去。”我的两个哥哥当面提出反对意见。

“你俩不去也罢，我可是决心要往城里去。我托靠安拉了；安拉给我所规定的一切，我都甘心接受。你俩等着吧，我去一趟就回来。”

我撇下两个哥哥，迈步朝前走，直去到城门下。我抬头一看，见城墙很高，建筑物的设计、结构显得异常灵巧、稀奇；城堡、楼阁非常坚固、巍峨；城门是用中国铁铸成的，装饰、彩画得使目击者感到吃惊的地步。我迈步走进城门，见一个人坐在一条石凳上。那人手臂上挂着一根黄铜链子；链子系着十四把钥匙。由此我知道他是看守城门的，全城共有十四道城门。我挨到那人身边，说道：“你好！”他却不回答我。我第二次、第三次问候他，

他仍然不回答。我把手放在他肩膀上，说道："你这位人呀！干吗不回答我的问候呢？莫非你睡觉了吗？是聋子吗？或者你不是穆民，所以拒绝回答我的问候吗？"他还是不回答我，而且一动也不动。我仔细打量一番，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个石头人。我不禁叹道："这是一件稀奇事情！用石头雕凿成人，除了不会说话之外，其他各方面都是惟妙惟肖的呀。"

我撇下看门的石头人，进入城中，见一个人站在路中。我挨过去仔细端详，才知他也是石头人。继而我在各条街上溜达，每见一人总要挨过去仔细看一看，但所见都是石头人。我还碰见一个老妇人，头顶一捆衣服，显然是带去浆洗的。我挨近她，仔细打量，见她也是石头人，她头上的衣服也都是石头的。

我去到食品市场中，见卖油商人站在秤旁，前面摆着乳饼等各种食物，可全都是石头的。市中还有零售商贩，他们都呆在铺中，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前来买食物的，有男人，有妇女，还有小孩子，但他们全都是石头人。后来我去到布帛市场中，见商人都坐在自己铺里，铺中摆满了各种货物，却都是石头的，只是布帛象珠网一样。我仔细观看，然后伸手去摸，可是手刚接触，就碎如尘埃。铺中摆着钱柜，我打开其中的一个，见金钱盛在布袋里。我伸手去拿，布袋立刻变为粉末，只是金银却原样不变。于是我收集了尽我力量能携带的许多金钱。当时我暗自说："假若两个哥哥跟我一起到这儿来，他俩一定要尽量收集这些金子的，一定要尽情享受这个没有主人的宝藏的。"

后来我在别的铺子里，发现更多的金银，可是限于力量，我不能再拿别的了。继而我离开那个市场，再往其他市场中去，继续参观、浏览，碰见各式各样不同相貌的人群，但他们都是石头的，甚至于连猫狗等畜生也都是石头的。

继而我去到金银首饰市场中，见商人们坐在铺子里，各种金银首饰摆在筐笼中，有的拿在商人手里。一见那么多的名贵首饰，我把身边的金银扔掉，另从首饰中随意剔选我能携带的一大批，带着离开那儿。接着我去到珠宝市中，见珠宝商人坐在铺里，每个商人面前摆着一个篾笼，笼中装满珍珠、宝石，各种彩色宝石、钻石、绿宝石、红刚玉等名贵珠宝应有尽有。而那些宝石商却都是些石头人。我扔掉身边的金银首饰，从名贵的珠宝、玉石中，尽量剔选力所能携带的一部分。这时，想到两个哥哥不随我而来，随意取舍这些取之不尽的珠宝，我内心深感遗憾。

我离开珠宝市向前走，从一道装饰、彩画得无比精致、美观的大门前经过，见门堂里摆着一条长凳，凳上坐着仆人、士兵、文武官吏等模样的人物，虽然衣冠楚楚，可都是些石头人。我伸手摸其中的一人，他的衣服便蛛网似的从身上散落下来。穿过门堂，里面是一幢建筑、结构无比富丽堂皇的宫殿。当中的一间大厅里，坐着将相、高官、大吏等模样的人物；他们正襟坐在椅上，却都是些石头人。当中有一张嵌珠宝的红金宝座；坐在宝座上的人，衣著格外华丽，头戴嵌珍宝的波斯型王冠，冠上的珍珠、宝石闪出太阳似的光辉。我挨过去仔细观看，见他也是一个石头人。

我离开大厅，进入后宫。后宫中也有一间大客厅，里面摆着一张嵌珠宝的红金交椅；皇后坐在椅上，头戴嵌满名贵珠宝的凤冠。她周围坐着一群月儿般美丽的妇女，穿着色彩鲜艳的、非常豪华的衣裙；太监们把手抄在胸前，站在一旁小心伺侯她们。那间客室被装饰、彩画得无比美观、别致；里面的陈设异常富丽堂皇，还挂着透明的、光辉灿烂的水晶球；每个水晶球饰以独珠子，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整个客厅的气派、景象，使人看了感到

惊奇而赞不绝口。我把所收集在身边的珠宝玉石扔掉，然后从客厅里的名贵宝物中，剔选尽我力量能带走的一部分。当时我不知该取什么或该舍什么，因为在我看来，那个地方俨然是都市中的一个宝藏。

后来我看见洞开着的一道房门，门内有阶梯。我跨进小门，沿梯级往上走，计登了四十级阶梯，去到楼上，忽然听见朗诵《古兰经》的悦耳声。我朝声音的出处去到一间房门前，见门上挂着配备金带、饰以珍珠宝石的丝绸门帘，闪射出星辰般灿烂的光泽，而朗诵声是透过门帘传出来的。我掀起门帘，一道装饰得使人见了觉得惶惑的房门便映在眼帘。我跨进房门，便象置身于摆在地面上的一个宝藏里。房中坐着一个女郎，象晴空中的太阳那样美丽可爱。那女郎本来就生得窈窕、美丽、纯善，再加上她那无比华丽的衣裙和最名贵的首饰，所以显得象人间仙女，跟诗人所吟诵的正是一样：

向衣冠楚楚的人儿请安，
向露出玫瑰腮颊的人儿致敬。
北斗星似乎挂在她的额头，
其他众星象项链戴在她的胸前。
如果她只穿一套蔷薇叶编织的衣裙，
那叶儿必定从她肢体上吸取鲜血。
假若她向海洋吐出唾液，
海水必然变得比蜂蜜还甜。
如果她与拄杖的白头老翁交结，
他会一旦变成力搏猛狮的壮年。

我一见那个女郎，便锺情于她，情不自禁地挨近她，只见她

坐在一张高凳上，正在从容、愉快地背诵《古兰经》。她的声音象银铃，口中吐出来的词句，象一颗颗散落的珍珠；她美丽的容颜间闪烁着辉煌、灿烂的光泽。其情景与诗人的吟诵正是一样：

你这位善辞令以美貌闻名而惹人喜欢的女郎，
我爱慕、眷念你的心情日益增强。
你一身兼备大卫的歌喉、约瑟夫的容颜，
这两者是使追求者溶解的渊源。

我边听女郎朗诵《古兰经》的抑扬顿挫之声，边暗中打算向她问安、致敬；可是经她致命的一瞥，我就口吃、结巴起来，没能很好地问候她。当时我的理智和视觉一下子混淆不清，陷入糊涂状态，情况与诗人吟诵的正是一样：

刚受爱情冲击，
我便口吃、难言。
我既进入热病流行区域，
目的在于放血。
我倾听申斥者絮絮叨叨的烦言，
只为证明谈情说爱的是谁。

我镇静着按下因爱情引起的激情，坦然对女郎说："尊贵的、珠宝般的小姐啊！我给你请安、问候。愿安拉赏赐你终生光荣、幸运。"

"法兹里的儿子阿补顿拉啊！我回问你、祝福你。亲爱的、眼珠般的人儿呀！我竭诚欢迎你。"

"小姐，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你是谁？这座城中的人怎么样了？他们为什么都变成石头了呢？请告诉我这里面的真实

情况吧。因为全城的苍生都化石了，只剩你一个人还活着，这使我奇怪极了。指安拉起誓！恳求你把个中真实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吧。”

“阿补顿拉，你请坐。若是安拉意愿，我会告诉你的。关于我的情况和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遭遇，我将详详细细地说给你听。全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拯救了。”

我听从女郎吩咐，果然在她身边坐下。于是她开始为我讲述该城市的遭遇和变迁。

城市的遭遇和变迁

我出生在帝王之家，是国王的女儿。我父亲原是这座城市的统治者。在大厅中你所看见坐在金宝座上的那个就是我的生身之父。而在他周围的那些人，原是他朝中的文臣武将。我父亲当初是顶权威顶勇敢的，统帅着一百十二万之众的一支军队。他有属僚二万四千名，都是高官显贵之辈。他所统治的地区，除县城、村镇、城堡、要塞之外，仅大城市就有一千之多。他手下有一千名武将，每个将领统率着二万骑兵。至于他的金钱、财宝、珠玉、贵重资财等，则应有尽有，数量之多，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的。

许多国王在我父亲的征服下，都向他称臣纳贡。在战斗中，他消灭了无数英雄豪杰。他威名远播遐迩，致使那帮专横、暴戾之辈无不为之胆寒；就是赫赫不可一世的波斯国王也不得不甘拜下风，对他表示谦恭、屈从。而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却是个邪教徒，一心膜拜偶像，不信仰全能的安拉。他的臣民、部队也全都是异教徒，不信仰全知的安拉，而专心叩拜佛像。

有一天，我父亲坐在宝座上，群臣正在朝拜他的时候，骤然有个陌生人来到他面前。那人脸上的光辉照亮了整个朝廷。我父亲定睛一看：只见那人身穿绿袍，身材魁梧，两手垂至膝盖，形貌庄重、严肃，容光焕发。他直言不讳地对我父亲说："你这个暴虐成性、惯于诽谤、中伤的人哟！我来问你：你以拜佛而骄傲、自满，这种情况，究竟要延长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你说'我证明安拉是唯一的主宰，穆罕默德是他的使徒'吧，你和你的臣民都抛弃佛像而皈依伊斯兰教吧。因为膜拜偶像是毫不济事的，应该崇拜的只有安拉。他创造天，不用支柱；他铺平地，为的是恩赐奴婢。"

"胆敢亵渎神像的家伙哟！你是谁？"我父亲问陌生人，"你居然如此胡言乱语，难道你不怕神像恼怒你吗？"

"偶像是泥塑石雕的，它的恼怒既不损伤我，它的喜爱对我也毫无裨益。现在去把你所膜拜的偶像拿到我跟前来，并教你的臣民也把他们所崇拜的偶像都拿到这儿来。待偶像全部搬来时，你们向偶像祈祷，求它们恼怒我，而我也向我的主宰祈祷，求他恼怒你们。这样一来，好让你们看一看造物主的恼怒和被造者的恼怒，其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因为偶像是你们一手雕塑出来，使它变为魔鬼的化身，让魔鬼有机可乘，附在偶像身上，躲在偶像腹中跟你们交谈、作怪。这说明你们所膜拜的偶像是人工制造的成品，而我信仰的主宰却是创造者，是万能的。因此之故，当真理显露在你们眼前时，你们应该追随它；在虚伪败露时，你们就抛弃它吧。"

"你所谓的主宰，他的证据是什么呢？拿给我们看看吧。"

"还是先让你们把你们那些偶像的证据抬出来给我看一眼再说吧。"

我父亲接受陌生人的要求，随即吩咐膜拜偶像的每一个人，

去把他的偶像带进宫来。于是属僚们遵循命令，纷纷回家去，把自己膜拜的偶像带到宫中，摆在国王面前。

那时候，我在屋里的帘后，正面对着我父亲的殿堂，一切情景都看得清楚明白。当时我所膜拜的偶像是绿玉石雕成的，个子跟人类的体格一般大小。我照父亲的指示，把它送往殿堂里，被安置在我父亲的偶像旁边。我父亲所膜拜的偶像是宝石的，宰相膜拜的偶像是金刚石的，其他文臣武将所膜拜的偶像，则为红刚玉、玛瑙、珊瑚、沉香、乌木、金和银等材料所雕成。总之每个官吏所膜拜的偶像都是量力而自由选择的。至于一般士兵、庶民所膜拜的偶像，则大多是木雕、陶制和泥塑的。偶像的颜色各不相同，黄、红、绿、黑、白都有。后来陌生人对我父亲说："祈求你的这些偶像，教它们恼怒我吧。"

当时所有的偶像排列成行。我父亲的偶像摆在金交椅上，我自己的排头靠近我父亲的，其余的则按照膜拜者官爵、地位之大小、高低顺序排列。待排列、布置妥帖后，我父亲才站起来，边叩拜他的偶像，边喃喃地求道："神像啊！你是慈悲的主宰，神像中谁都不比你更尊大。此人前来侮辱我们，不仅中伤、诽谤我们的膜拜，而且还极端地蔑视你。这些事你是知道的。据他说，他的主宰比你更强大。他教我们抛弃你而去膜拜他的主宰。现在恳求你恼怒他吧。"

我父亲一股劲地祈求，偶像却不回答，也不跟他交谈。他接着说道："我的主宰啊！这不是你的习惯呀，因为过去我跟你谈话时，你是同我交谈的。现在你怎么默然不言语呢？莫非你疏忽大意了吗？或者你睡觉了？求你醒过来援助我，同我交谈吧。"他边祈求边伸手摇晃偶像，可是偶像仍然不言语，一动也不动。

“你的偶像怎么不言语呢?”陌生人问我父亲。

“我想他是疏忽大意了,或者他睡觉了。”

“你这个与安拉为对的家伙!你干吗膜拜不会说话、无所作为的偶像呢?你干吗不信仰近在身边、应答祈求的安拉呢?安拉是不疏忽大意的,是不睡觉的,是万无一失的,是洞见一切的,是全知全能的。而你所膜拜的偶像么,它是无所作为的,连它自身的损伤都不能防御。当初是该死的魔鬼附在它身上迷惑你,欺骗你,引你误入歧途。现在魔鬼离开了偶像,所以它不说话了。你悔悟过来,信仰安拉吧。你应该说:‘我证明安拉是唯一的主宰,除他之外,谁都不该受人膜拜,世间的福利都是安拉赏赐的。’而你的这个偶像么,连它自身遇到的损害都不能防御,它怎能保佑你呢?现在你亲眼看一看它的低能吧。”他说罢,举起手来,一巴掌打中偶像的脖子,它就应声倒了下去。

我父亲大发雷霆,吩咐在场的人:“这个家伙是个邪教徒。他敢打我的主宰,你们杀死他吧。”

我父亲的僚属要站起来打陌生人,可是力不从心,一个个都站不起来。陌生人便趁机劝他们皈依正道,改奉伊斯兰教。僚属们拒不接受忠告。陌生人说道:“现在让你们看一看我的主宰的惩罚吧。”他说着举起手,向前伸平,祈祷道:“安拉我的主宰啊!我的信赖和希望都是寄托在你身上的,求你应答我的要求,对这伙荒淫无度的、享受你的衣禄而不信仰你的人群,给予他们应得的惩罚吧。正确的、权威的、创造昼夜的安拉啊!求你惩罚这群败类,把他们变成石头吧。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谁都不能阻止你,因为你是万能的。”

安拉应答陌生人的祈祷,城中人果然变成了石头。当时我亲眼看见陌生人的证据,便心服口服地信仰安拉,毅然改奉伊斯

兰教，所以幸免于难。后来那位陌生人挨到我面前，说道："幸福从安拉御前来到你身边了，这是安拉所安排的。"于是他开诚布公地教导我。我心悦诚服地顺从他，甘心接受他的指教。那时候我才七岁，至今我已年满三十。后来我对他说："老人家我的主人啊！凭你的正义祈求，这座城中的一切事物和所有的苍生全都变成石头了。我自己因皈依伊斯兰教而幸免于难，实在感激不尽。如今你是我的导师我的主人了。请告诉我你的姓名，并继续帮助我，替我安排一下今后生存必需的食物吧。"

"我叫艾博·阿巴斯·侯兹尔。"他告诉我姓名后，随即亲手为我栽了一棵石榴树。那棵石榴树即时就成长起来，接着便开花，结果。于是他指着果实说道："你吃安拉给你的食物充饥，并虔心虔意地信仰、礼拜他吧。"

侯兹尔老人家还告诉我伊斯兰教的教律、礼拜的条件和方式方法，并教我读《古兰经》。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已经二十三年了。这期间，我一直待在这里礼拜安拉，每天靠石榴树上结的一个果实充饥，直活到现在。每逢礼拜五聚礼日，侯兹尔老人家都来看我。你的姓名也是他告诉我的。他还把你要到这儿来的消息当喜信告诉我，并嘱咐道："他到这儿来的时候，你要尊敬他，顺从他，不可违拗他，以便你同他结成眷属，匹配为夫妻，然后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上哪儿去，你就跟随他吧。"因此之故，所以一见面，我便认识你了。

上面我所叙述的，便是这座城市和城中人的遭遇和变迁。

女郎叙述城中人化石的经过和她本人的情况后，便带我去看她多年赖以生活的那棵石榴树。她从树上摘下石榴，一掰为二，给我一半，她自己吃一半。我一吃，觉得非常甜蜜。象那样

可口的石榴，我是生平第一次尝到的。继而我和她交谈，说道："你的导师侯兹尔老人家嘱咐你同我匹配为夫妻，随我上我的家乡巴士拉去过活这件事，你愿意吗？"

"我非常愿意。"她坦率地回答我，"若是安拉意愿，你的话我是要听的，你的命令我是要遵循的，我决不违拗你。"

于是我和她之间，彼此订下婚约，自愿结为夫妻。继而她带我去她父亲的库藏中，剔选我们可以带走的财物，然后离开那座石头城，沿着来时经过的路途，直回到海滨。那时我的两个哥哥正在找我，一见面便埋怨我："你上哪儿去了？你迟迟不归，让我们老等，我们一心惦念着你呢。"当时船长也埋怨我："富商阿补顿拉啊！气候很好，早就适于解缆开船，可是都叫你给耽误了。"

"这没有多大损害。我迟到一会，也许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去这一趟，显然是有益无害的，我已达到旅行的目的了。诗人吟得好：

我上一个地方去谋利，
但不知什么同我更接近。
是我所希翼的财帛呢？
或者是那等候着我的恶运？"

继而我对同伴们说："你们来看一看我此行的收获吧。"我把带回的财宝拿给他们看，并把在石头城中的见闻告诉他们，最后说道："假若当初你们依从我，跟我一块儿去，那末你们的收获会比这个更多呢。"

"即便我们跟你一块儿去，我们也是不敢进入那个王国的。"

"对你俩来说，这是不打紧的。"我安慰两个哥哥，"反正我所获得的这些财物，都是我们的，足够咱们享受了。"于是我把全部

财物，平均分为四份；其中留一份自用，给两个哥哥和船长各一份，剩余的一份分给船中的仆役和船员们。他们皆大欢喜，都替我祈祷，感到非常满意，只是两个哥哥例外，霎时间脸色变了，不停地眨巴着眼睛。我一看便知是贪婪在作祟，只得耐心安慰他俩，说道："哥哥啊！看来你俩是不太满意我分给你俩的财物的。不过我是你俩的弟弟，你俩是我的哥哥，我和你俩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我的钱财和你俩的钱财都是一样的。我一死，只有你俩继承我的财产嘛。"

我一方面安慰两个哥哥，一方面照顾女郎，带她上船，进入舱中，送食物给她充饥，把她安置妥当之后，才有工夫坐下来同两个哥哥谈心。他们问我："弟弟，你打算把你带来的那个美丽女人怎么办呢？"

"我要娶她为妻。待回到巴士拉时，办理订婚手续，举行盛大宴会，和她正式结婚。"

"弟弟，"一个哥哥说，"你要知道：那个窈窕美丽的小娘子，我一见倾心，爱上她了。把她给我，让我同她结婚吧。"

"弟弟！"另一个哥哥说，"我也锺情于她了；把她给我，让我娶她为妻吧。"

"告诉两位兄长：她已经跟我订下婚约，决定同我匹配成夫妻。如果我把她给你俩中的一人，就等于破坏婚约，这就伤她的心了。因为她之所以随我而来，是以同我匹配成夫妻为条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让她同别人结婚呢？至于谈到对她的爱慕心情，我比你俩更强烈呢，何况她是我所发现的埋藏物，要我把她让给你俩中的一人，这件事是绝对办不到的。倒是我们平安回到巴士拉时，我为你俩物色两个本地的好姑娘，替你俩去提亲，拿我的钱过彩礼，并由我备办筵席，咱三弟兄同日举行

婚礼，热热闹闹地欢宴宾客。至于跟我一起来的这个女人，属于我的福分，你俩丢掉要她的念头吧。”

经我一番解释，两个哥哥不吭气了。我满以为他俩对我的解说感到满意了。于是我们动身起程，向返回巴士拉的旅途航行。在旅途中，我每天给住在舱中的女郎抬汤送饭，供给她饮食。她始终躲着，没出舱门一步。我自己同两个哥哥一起，睡在舱外。

船继续航行了四十天，直至巴士拉城显现之时，我们知道能够平安返回家乡，所以皆大欢喜。我自己向来信赖两个哥哥，随时都感到安心自如。可是事实出乎我的意料。当天夜里，正当我熟睡之际，不知不觉间，我已被两个哥哥抬了起来。他俩的一个抱着我的两脚，另一个握着我的两手，为夺取那个女郎，他俩决定把我扔到海中淹死。当我发觉自己的生命掌握在他俩手中之时，便对他俩说：“两位兄长，你俩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

“你这个没礼貌的家伙！你干吗凭一个女人就不顾咱们之间的感情呢？为了这个，我们要把你抛到海里才解恨呢。”他俩说着果然把我抛到海里。

——阿补顿拉谈到这里，回头问两条狗：“哥哥啊！我所说的这些事，是真实呢？或者不真实？”两条狗听了，低头，闭眼，以此证明他的叙述是真实的。哈里发眼看那种情形，感到惊奇。

我被两个哥哥抛入海中，一下子就沉到海底。继而被洋流冲击，慢慢漂起来，浮出水面。不觉之间，一只人一般大的飞禽，俯冲下来，攫着我飞腾起来，直冲霄汉。一会儿，我睁眼一看，见自己置身于一幢巍峨的、雕梁画栋的、饰以各种珍宝的宫殿里。

当中有一群姑娘，一个个把手抱在胸前，直挺挺地排队站着，另有一个妇人，坐在一张红金镶珠宝的宝座上。她身穿一袭金镂衣，衣上的珠宝、玉石射出强烈的光泽，使得面对她的人们无法睁眼。她腰中束着的珠宝腰带，非常别致，显然是宇宙间罕有的无价之宝。她头上戴着的凤冠是用珍珠宝石嵌成三层的，光耀夺目，使人看着眼花缭乱、徬徨迷离。

这时候，那只带我飞到宫中来的大鸟，突然摇身变成一个月儿般的女郎。我定眼仔细一看，这才知道：原来她是那次我在山中所碰见的、被黑蛇追逐、欺凌的那条白蛇。当时她差一点被黑蛇杀害，幸亏黑蛇被我拿石头砸死了。这时候，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妇人对女郎说："你为什么把此人带到这儿来？"

"娘，这就是使我在神女们面前保全名节的那个人呀。"接着她问我："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我回答。

"我曾在荒山中碰到你。当时一条黑蛇同我战斗；它存心杀害我，要破坏我的名节，幸亏你把它打死了。"

"那次同黑蛇在一起的，我只看见一条白蛇罢了。"

"我原来就是那条白蛇。不过我是神类中红王的女儿，名叫塞欧黛。坐在宝座上的这位是我的母亲，名叫沐巴勒剀，是红王的后妃。同我战斗的那条黑蛇，原是黑王的宰相，名叫歹尔飞里，性格丑恶到极点。有一次他见我一面就爱上我，便来向我父亲提亲。我父亲断然拒绝，派人回答说：'这个宰相中的渣滓，算什么东西，妄想娶帝王的女儿为妻？'为此他恼羞成怒，发誓一定要把我谋杀掉才甘心。从此他注视我的行踪，我上哪儿，他跟踪到哪儿，一心一意要杀害我。他同我父亲之间曾发生激烈战斗，可是他狡诈成性，力量也大，所以没能制服他。每当我父亲占优

势，胜利在望之时，他总是逃之夭夭，所以无从根绝后患。我自己为安全计，每天变一个形式，变一种颜色，但是每逢我变形时，他也变为一种对抗形象；每逢我跑到一个地方去躲避，他总是闻着我的气味，跟踪追到那个地区，致使我受到很大的威胁和困难。那次我变成白蛇，逃往山中，他便随之变为黑蛇，跟踪追到山里。我挣扎着和他拚命，感到精疲力竭，快要被他杀害时，幸蒙你赶到，拿石头一砸，把他打死了。我即时变为一个姑娘，让你看一看我的本来面目。当时我曾对你说：'你向我施恩，我应该报答你，只有私生子才不报恩呢。'此次我见你的两个哥哥谋害你，把你扔到海中，我便奔到你面前，挽救你的性命。你的恩情很大，应当受到我父亲母亲的敬重呢。"接着她对后妃说："娘，从我得保全名节这方面看，请你尊敬他吧。"

"竭诚欢迎你这位贵客！因为你对我们做了好事，应该受到我们敬重哩。"后妃说罢，赏我一袭非常值钱的名贵衣服和一些金银、珠宝，最后吩咐道："你们带他去见国王吧。"

后来我被他们带到一间殿堂中，见国王坐在宝座上。他身边的侍卫体格高大，戒备森严。他的衣冠嵌满珠宝、金玉，闪烁着灿烂的光辉。我一见他便感到眼花缭乱，不敢正视。国王一见我便起身迎接，他的侍卫也全都站了起来。国王欢迎我，祝福我，对我尊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赏赐我最珍贵的礼物。后来国王吩咐侍卫："你们带他去见塞欧黛公主，让她送他回原来的地方去。"

红王的侍卫果然带我去见塞欧黛公主。于是公主背着我并带着国王赏我的礼物，一起飞腾起来。

上面所叙述的是我和神王的女儿塞欧黛不期而遇和认识、往来的经过。至于出事后，两个哥哥和船长的情况则是这样的：

当两个哥哥把我抛下海时，船长听见响动声，从梦中惊醒，问道："什么东西落到海中了？"我的两个哥哥却捶着胸膛哭哭啼啼地嚷道："我们的兄弟丧命了，他便溺时落到海中淹死了。"接着他俩动手抢夺我的财物，对女郎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彼此都说："只该我享受，谁都不得染指。"他俩继续争吵，把我这个弟弟忘得一干二净，对我的死亡毫不在意；他俩的假慈悲，昙花一现，一下子消逝无遗了。

就在我的两个哥哥得意忘形的时候，塞欧黛带我突然落到船中。两个哥哥一见我，便来拥抱我，显得格外欢喜，唠唠叨叨地说道："弟弟啊！出事后你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为你焦心极了。"

"假若你俩真的关心他，或者真的喜欢他，那就不该趁他睡觉之时而把他抛在海中了。"塞欧黛替我回答两个哥哥，"你俩合该死罪，现在我要你俩的命。你俩希望如何死法？自己选择好了。"她说罢，抓着我的两个哥哥，要处他俩死刑。

"弟弟啊！用你的情面替我们求饶吧。"两个哥哥大声呼唤起来。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出面调停，对塞欧黛说道："恳求你凭道义而饶恕我的两个哥哥，免其一死吧。"

"不行，非处他俩死刑不可，因为他俩是奸诈家伙哪。"

塞欧黛决心处决我的两个哥哥，我可是始终苦苦哀求，再三再四求她怜恤、饶命。最后她回心转意，慨然说道："看你的情面，我且饶他俩的命，可是必须在他俩身上施与法术，以示惩戒。"她说着拿出一个杯子，装满海水，喃喃地念了咒语，随即边把杯中的水洒在两个哥哥身上，边说道："脱离人的形象，变成两条狗吧。"随着她的现身说法，两个哥哥果然一旦变成了两条狗。

他俩也便是主上亲眼所看见的这两条狗呀。

——阿补顿拉谈到这里，回头对两条狗说："哥哥啊！我所谈的是真情实况吧？"两条狗听了，即刻低下头，似乎回答说："你说的是事实"。

塞欧黛在我的两个哥哥身上施了法术，然后对船中人说："你们要知道：这个叫阿补顿拉·法兹里的如今是我的兄弟了，我每天来看他一次。你们中谁要是反对他，违拗他或打骂他，我就要象对付这两个奸诈家伙那样对付他，把他变为狗类，一辈子做畜生，永世不得翻身。"

"主人啊！"船中人听了塞欧黛的嘱咐齐声说，"我们都是他的奴婢，我们是不会违拗他的，请放心吧。"

"待你回到巴士拉，"塞欧黛嘱咐我，"仔细检点你的财物，如果发现短缺，只管告诉我，我会替你追究；不论藏在什么地方，任何人偷窃，都能找得到；对偷窃犯必须施予法术，变他为狗类。你回到家中，先收藏好财物，再给这两个奸诈家伙脖上各戴一具枷锁，拴在床脚上，单独拘禁起来。往后，每天半夜里，你须起床去鞭挞他俩，直打到昏死为止。如果一天夜里不惩罚他俩，那末我便去先打你，然后再打他俩。"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

"到巴士拉时，用绳子拴着他俩进城吧。"她嘱咐着在两条狗的脖子上各套了一根绳子，并把他俩拴在桅杆上，这才从容归去。

次日到达巴士拉。商人们来看我，问候我，谁也不打听两个哥哥的消息，大家只顾得望着两条狗发愣。有人问道："喂！你

打算把随身带来的这两条狗作什么用呢?”

“此次旅行，我收养了这两条狗，所以顺便把它俩带了回来。”我的回答使得他们哄堂大笑，可是谁都不知道两条狗原来是我的哥哥。

那天晚上，我把两条狗关在贮藏室里，一方面因来访的客人多，忙于招待他们，另一方面忙着收捡布帛和财物，分类收藏起来，因此疏忽大意，竟然忘了拿链子拴狗，也没鞭挞它俩，便匆忙睡觉。可是半夜时分当我从梦中惊醒，只见红王的女儿塞欧黛出现在我面前。她责问我:“我不曾吩咐你拿链子拴起两条狗并痛打它俩吗?”她说着一把抓住我，抽出一条鞭子，狠狠地鞭挞我，直打得我昏迷不省人事。

塞欧黛处罚我后，即刻去到两个哥哥所在的贮藏室中，拿鞭子把他俩各打一顿，打得死去活来，这才对我说:“从今后，每天夜里必须这样痛打他俩一顿。如果过了一夜未打，我便来打你。”

“我的主人啊!明天我拿链子去拴他俩，夜里我就按你的指示去打;往后每夜都打，一夜也不间断。”我向她表示决心，她把惩罚两个哥哥的事再嘱咐一番，然后悄然归去。

关于拴禁两个哥哥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不容再因循了。第二天，我毅然决然去找银匠，让他替我打了两盘金枷，拿来架在两个哥哥脖子上，按照塞欧黛的吩咐，把他俩拴禁起来，而且从当天夜里开始，勉为其难地执行鞭挞任务，至今一直不曾间断。

这件事发生在阿巴斯王朝第五① 任哈里发迈赫底亚执政时

① 按史实，迈赫底亚是第三任哈里发，霍定叶是第四任，何鲁纳·拉施德是第五任。(原注)

代。当时我同哈里发迈赫底亚结交，以贡献礼物的方式和他联系，所以蒙他授与爵位，委派我为巴士拉省长。在我掌权期间，始终执行鞭挞任务，情况一直没变。后来由于时间拖的太久，我满以为时过境迁，所以暗自忖度："也许塞欧黛的怒气消失了吧！"于是乎在当天夜里，我就不去打两个哥哥。没想到塞欧黛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狠狠地打我一顿。她的激昂情绪深印在我心上，使我终身难忘。因此从那时起，我不间断地鞭挞两个哥哥，直至哈里发迈赫底亚逝世，陛下继任哈里发，仍委我继任巴士拉省长，至今已十二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每天夜间，被迫鞭挞禁闭着的两个哥哥；打毕，然后安慰他俩，向他俩道歉，并给他俩饮食吃喝。

这桩绝密事件，秘而不宣，任何人都不知其底细，直至艾博•伊斯哈格•乃底睦奉命前往巴士拉，向我催缴赋税，才发现个中秘密，并据实报告陛下。陛下第二次派他往巴士拉，传我带两个哥哥进京。我响应号召，遵命携带他俩前来谒见陛下。陛下既然追问个中实情，所以我才据实陈述下情。上面所谈，全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史实，千真万确；既不隐瞒，也非虚构。

哈里发伸出援救之手

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听了阿补顿拉•法兹里的叙述，对两条狗的遭遇感到惊奇，不禁产生怜悯心肠，存心伸出援救之手，以期两条狗能够恢复本来面目。于是他对阿补顿拉说："你的处境既然如此尴尬、难处，那末对两个哥哥为侵犯你的权利、

危害你的生命所造成的罪责，你能原谅他俩，从而宽容他俩的过失吗？”

“主上，愿安拉宽容他俩，并在今生和来世都豁免他俩的罪责。至于从我这方面说，那是需要他俩原谅我的。因为我每天夜里鞭挞他俩，从未间断，已经过了十二年了。”

“阿补顿拉，若是安拉意愿，我要从中尽力斡旋，以期首先恢复他俩的本来面目，然后进而在你和他俩之间进行调解，俾他俩象你宽容他俩那样地宽容你，让你们弟兄手足，亲亲热热地欢度剩余的岁月。现在权且带他俩回去，今夜里可别再打他俩。到明天，一切都会令人满意的。”

“主上，指陛下的生命起誓，我要是一天夜里不打他俩，塞欧黛就会来打我，我的身体经不起打呀。”

“你别怕。我给你写张字条，等塞欧黛来时，把字条拿给她看。她读了字条，若能宽恕你，那就恩德无量了。假若不依从我的指示，你就托靠安拉，让她打你吧，就当是你忘了鞭挞他俩，所以她因此而打你。万一事情果真发展到这步田地，而她硬要同我作对，那末我作为穆民的领袖，职责所在，必须和她周旋，是能同她抗衡的。”哈里发如此嘱咐一番，随即亲手写了一张字条，盖上图章，递给阿补顿拉，吩咐道：“阿补顿拉，待塞欧黛来时，把字条递给她看，不用害怕。你告诉她：‘是哈里发、人类的国王命令我不要再打他俩，而且为我给你写了这个手谕，并嘱我代向你致意’。”

阿补顿拉遵循哈里发的命令，当面答应不打两个哥哥，并带他俩回寓所，暗自嘀咕：“今夜里如果神王之女违拗哈里发的指示而来打我，那末他究竟怎样对付她呢？我自己即使挨打，只能忍受着了。让两个哥哥今晚安歇一宿，我虽然为他俩承担苦刑，

也是值得的。”他边嘀咕，边沉思默想。这时候，理智似乎对他说：“假若哈里发不有牢固的靠山可依赖，他是不会教你放下鞭子的。”他这样思考着回到寓所，即时取下两个哥哥脖子上的枷锁，说道：“我托靠安拉了。”于是他安慰两个哥哥：“现在不要紧了，阿巴斯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出面解救你俩，我自己也宽容你俩。若是安拉意愿，你俩脱难的时机已经降临，在吉利的今天晚上，你俩就得救了。凭这样的喜报，你俩欢喜吧。”

两条狗听了阿补顿拉的谈话，汪汪地吠着用腮帮子去擦阿补顿拉的两脚，好象是祝愿他，表现出谦恭、驯顺的模样。

阿补顿拉和狗同食同寝

阿补顿拉眼看两条狗的表情，觉得可怜，不禁产生恻隐、怜悯心情，因而伸手抚摩着两条狗的脊背，恋恋不舍地和两条狗在一起，直到吃晚饭时候。侍从端来菜饭，阿补顿拉便对两条狗说：“你俩坐下来和我一块儿吃喝吧。”

两条狗果然坐了下来，跟阿补顿拉同席吃喝。侍从们眼看阿补顿拉陪狗吃喝，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大家感到惊奇，暗中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地说道：“莫非他疯了？神经失常了？若不然，堂堂巴士拉省长、首屈一指的公侯，怎么和狗同席吃喝呢？难道他不晓得狗是肮脏的动物吗？”他们仔细观察，见两条狗腼腼腆腆、规规矩矩地陪阿补顿拉吃喝，不知那两条狗原来是他的哥哥。

侍从和跟班始终注视着阿补顿拉和两条狗的举止行动，直

至吃喝毕，阿补顿拉起身去洗手时，两条狗也同样伸出爪子去洗，这使他们觉得更奇怪了，一个个忍不住抿着嘴笑，彼此交头接耳地议论道："狗坐在席间吃喝，吃过饭又洗手，这是我们生平没见过的。"

饭后，两条狗彬彬有礼地在阿补顿拉身边坐下，好象等待什么似的，谁也不敢打听个中真情实况。侍从和跟班默不作声，直挨到半夜，大家才预备收拾、睡觉。这时候，阿补顿拉和两条狗也入室就寝。侍从和跟班眼看那种情形，又互相议论开了。有的说："两条狗和他同床睡觉呢。"有的说："他既然能和狗同席吃喝，那末和狗同床共寝，这就不碍事了。但这些行为不外乎是疯子的举动呀。"

阿补顿拉的侍从和跟班不知道他和两条狗的关系和底细，看不惯他和两条狗之间的亲切的情操和举动，所以对他投以怀疑、惊奇眼光，不愿享受他吃剩的饭菜，把收拾下去的饭菜全都扔掉，愤然说道："狗吃剩的残汤剩饭，污秽、龌龊得很，我们怎么能吃这些脏东西呢！"

阿补顿拉和塞欧黛再次见面

阿补顿拉就寝之后，不觉间突然惊醒。他刚睁眼就见地面已经裂开，神王的女儿塞欧黛随即出现在他面前，说道："阿补顿拉，我来问你：今天夜里，你干吗不打他俩？为什么摘掉他俩脖上的枷锁？你这样做是存心反抗我呢？或者是轻视我的告诫？现在我不但要打你，而且要象惩罚他俩那样，也在你身上施

予法术，把你变为狗类。”

“我的主人啊！指大卫大帝之子圣所罗门戒指上的刻文向你起誓，求你权且宽容我，待我讲清个中理由，然后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按你的意见办吧。”

“好的，你讲吧。”塞欧黛答应阿补顿拉的请求。

“我不打他俩，这是因为奉了人类的国王、穆民的领袖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的命令，吩咐我今夜不要再打他俩。为了此事，他还当面许下诺言，教我代他向你致意，并亲手写下手谕，由我转交给你。所以我遵循命令，按他的指示办事。因为遵循穆民领袖的命令是应当的，必需的。喏！这是他的手谕，请你收下；待过目后，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按你的意愿行事吧。”

“行，给我手谕吧。”塞欧黛说着接过手谕，见上面写道：

凭大慈大悲的安拉之大名，人类的君王何鲁纳·拉施德致书红王之女塞欧黛公主帝下。今者，阿补顿拉已宽恕他的同胞弟兄，慨然放弃追究其罪责的权利。在我的斡旋、调解下，他们之间，彼此谅解、和好如初。而和解既已实现，则惩罚行为必然随之而废除。如果我的裁处受到你的反对，则你们的裁处，对我们来说，是会受到同样看待的。我们的风俗、教化如蒙你们尊重、支持，则你们的习惯、法令，同样会受到我们的重视和支持。鉴于上述关系，我责成你放弃对阿补顿拉弟兄之间的干预行为。假若你是信仰安拉的虔诚信徒，那末对我这个替圣行道之人也是应该顺从的。如果你慨然宽恕他俩，则凭安拉给予的权力，我是会酬谢你的。而消除两人身上的法术，恢复其本来面目，让他俩明日自由自在地前来见我，这便是服从我的具体表现。如果你不肯解救他俩，则我凭安拉的援助，非强制你解救他俩不可。届时，勿谓言之不先也。

塞欧黛读了哈里发的手谕，说道："阿补顿拉，我不能自作主张，须先回去见过父王，把人类君主的手谕带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然后迅速转来给你回话。"她说着伸手一指，地面豁然裂开，她纵身跃入地内，匆匆归去。

阿补顿拉眼看塞欧黛的举止、言谈，觉得情况有好转迹象，因而喜不自胜，乐得差一点飞腾起来，欣然说道："安拉眷顾穆民的领袖，提高他的威望了。"

塞欧黛聆听红王的教导

塞欧黛匆匆回到她父亲红王跟前，讲明情况，把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的手谕拿给他看。红王接过手谕，先吻一吻，再放在脑袋上顶了一会，然后过目。待明白手谕的内容之后，才剀切地说道："儿啊！人类的君王，他的命令我们是要遵循的，他的裁夺我们是要执行的，我们不可能违拗他。你赶快去到那两个男人跟前，即时给予拯救，恢复其本来面目，然后对他俩说，是人类的君王解救了他俩。须知，我们千万不可得罪人类的君王，因为他一生气，咱们全都会死在他手下的。所以凡是咱们担当不起的事，你千万别去招惹。"

"父王，人类的君王生气时，他能把我怎么样呢？"

"他的权力实在伟大，的确不是我们可以望尘的，其中有几种原因。第一，他属于人类，是经安拉挑选过的。第二，他是安拉的代理人。第三，他奉行晨祷，坚定不渝。倘若把宇宙间的神类都招集来反对他、围攻他也不济事，对他毫无损害，我们是没

奈何他的。因为他要是恼恨我们，只消在晨祷后，向我们大喝一声，我们就得服服帖帖地聚集在他面前，象羊群在屠户跟前那样，只能任人宰割。他可以随便处置我们，比如叫我们离乡背井，把我们赶到荒凉、寂寞、无法居住的地方等。如果他要我们死亡，便让我们互相残杀，自取灭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能违拗他的命令。要是违拗他的命令，他能把我们全都烧死。在他面前，我们简直没有逃命的余地。这种无上的权力，在每个坚持晨祷的虔诚信徒身上都存在着，他的裁夺都能约束我们。因此，你千万不要因为两个男人而给我们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你应该趁哈里发还没生气，赶快去解救那两个男人，恢复他俩的本来面目。”

塞欧黛告诫阿补顿拉并解救他的两个哥哥

塞欧黛听了父王的教导，遵循他的命令，即刻赶到阿补顿拉跟前，把他父亲所说的话告诉他，然后说道："请你替我们吻哈里发的尊手，并请求他指教我们。"于是掏出一个碗，盛满水，对着它喃喃地念了咒语，然后把水洒在狗身上。她边洒水，边说道："摆脱狗状，恢复人形吧。"随着她的现身说法，两条狗便摇身变为人类，恢复了本来面目，开口说道："我们证实安拉是唯一的主宰，穆罕默德是他的使徒。"于是两人一齐跪在阿补顿拉面前，亲切地吻他的手和脚，求他饶恕。阿补顿拉说道："希望你俩多多原谅我。"

阿补顿拉的两个哥哥诚诚恳恳地忏悔一番，然后说道："我们一方面受了该诅咒的魔鬼的欺骗，一方面受了自身的贪婪的诱惑，致使我们造罪、作孽，所以受到安拉惩罚，这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的。而你不究既往，慨然饶恕我们，这是出自你的高贵品德。"他俩说罢，唉声叹气，哭哭啼啼地向阿补顿拉讨好、乞怜，对他俩的罪行，表现出悔恨、沉痛心情。

"我从石头城中带出来预备娶她为妻的那个女郎，你俩是怎样对待她的？"阿补顿拉追问一句。

"在魔鬼的教唆下，我俩把你抛在海中，接着彼此间就争执起来，都说：'我要娶她为妻'那女郎听了我们争吵，知道你被我们抛在海里，便走出舱来，说道：'你俩不必为我而争吵，我是不属于你俩中的任何人的。我的未婚夫既然往海中去了，我就跟他走吧。'她说着纵身跳到海中，淹死了。"

"这么说，她牺牲了。毫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拯救了。"阿补顿拉忍不住痛哭流涕，"你俩的这种行为是大错特错的，破坏我的婚姻，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们犯罪、作孽，所以安拉给我们应得的惩罚。这一切都是生前注定了的。你宽恕我们吧。"

阿补顿拉无可奈何，只得忍气吞声，默无怨言，以示宽大。塞欧黛眼看那种情形，愤愤不平地说道："阿补顿拉，他俩如此狠毒，你竟饶恕他俩吗？"

"姐妹哟！有报复能力而肯饶人者，他会获得安拉的报酬的。"

"你可是要小心提防他俩，因为他俩是奸诈成性之徒。"塞欧黛告诫阿补顿拉两句，然后告辞，悄然归去。

阿补顿拉带两个哥哥谒见哈里发

阿补顿拉和两个哥哥欢聚一堂，又吃又喝，彼此情投意合，欢欢乐乐地直过到天亮，才带他俩去澡堂沐浴，给每人一套最值钱的衣服穿起来，然后吩咐摆出饭菜，陪他俩一起吃喝。跟班和仆人一见，知道他俩是主人的哥哥，因而问候他俩，七嘴八舌地祝愿省长阿补顿拉，说道："我们的主人啊！安拉让你同两位亲爱的哥哥见面而祝贺你了。这么长时期，他俩上什么地方去了呢？"

"他俩就是你们看见的那两条狗呀。赞美安拉，是他把他俩从禁锢和苦难中拯救出来的。"阿补顿拉回答跟班和仆人，然后携带两个哥哥上皇宫去。

阿补顿拉和两个哥哥来到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御前，跪下去吻了地面，然后祝他荣华富贵、万寿无疆、吉祥如意、诸事亨通。

"欢迎你，阿补顿拉。你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把情况告诉我吧。"

"众穆民的领袖啊！愿安拉增强你的权力。昨天我带两个哥哥去寓所时，意识到陛下决心解救他俩，所以我安心、快乐，暗自说道：'凡君王尽力而为之事，没有不成功的。因为冥冥中安拉关怀、照顾着他们呢。'基于这样的心情，我托庇安拉，毅然取下两个哥哥脖上的枷锁，并和他俩同席吃喝。跟班和仆人们见我和狗同桌进餐，无不露出藐视的眼光，相互间窃窃私语。有的

说：'也许他疯了。若不然，一个堂堂的巴士拉省长，怎么会同狗一块吃喝呢？'结果他们把剩余的饭菜全给倒了，说道：'狗吃过的残羹冷炙，我们可不吃它。'他们对我的举止，表示厌恶，横加指责。我可是显出听而不闻、视若无睹的态度。因为他们不知道两条狗原是我的同胞手足的缘故，所以我不理会他们，也不作答辩。到睡觉时，我打发他们去安歇，我自己也就寝。可是蒙眬中，我刚惊醒，便见地面裂开，红王的女儿塞欧黛随之出现在我面前。她的眼睛仿佛冒着火星，露出非常生气的神情。"

阿补顿拉把他和塞欧黛之间的交谈、塞欧黛和她父亲红王交谈的结果以及她怎样解救两条狗、使其恢复原状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最后他指着两个哥哥说："众穆民的领袖啊！喏，我把他俩带到御前来了。"

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回头见阿补顿拉的两个哥哥，原来是两个容貌端正的年轻人，说道："阿补顿拉，愿安拉替我报酬你，因为你告诉我一桩有利的事情了。这样的事，过去我是根本不知道的。若是安拉意愿，今后在我活着的一天，我是要坚持做晨祷的。"接着他申斥阿补顿拉的两个哥哥的犯罪行为，责骂他俩不该危害阿补顿拉。

阿补顿拉的两个哥哥当哈里发的面认错、悔过。哈里发说道："以往的过失，愿安拉饶恕你俩。现在你们弟兄之间，互相道歉，彼此宽容吧。"继而他吩咐阿补顿拉："阿补顿拉，让你的两个哥哥做你的助手，好生保护他俩吧。"同时他还嘱咐阿补顿拉的两个哥哥好生服从阿补顿拉，然后重赏他们，并打发他们一起返回巴士拉。

阿补顿拉辞别哈里发，带着两个哥哥，欢天喜地地满载而归。同样的，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由于知道晨祷的作用而喜

不自禁，欣然说道："所谓'这个民族的灾星，会给那个民族招致幸运，'良哉斯言！"

阿补顿拉优待两个哥哥

阿补顿拉带着两个哥哥离开巴格达，浩浩荡荡地返回巴士拉，一路之上，显得异常尊严、体面。巴士拉人听到他归来的消息，赶忙装饰城郭，热烈欢迎；官吏、绅耆相率出城迎接，摆出空前隆重的仪式迎接他。人们高声欢呼、祝愿，都替他祈福、求寿。阿补顿拉把金币银币撒给人群，表示感谢。人们欢呼、祝福之声越发响亮，热烈气氛盛极一时。人们的爱戴情绪和视线全都集中在阿补顿拉一人身上，对他的两个哥哥却不屑一顾，致使他俩因羡生嫉，产生怀恨心情。阿补顿拉察觉个中隐情，为防患于未然，不得不竭力讨好、迁就他俩，而他的讨好、迁就，反而增加他俩的憎恨、嫉妒。当时的情况跟诗人吟诵的正是一样：

我向每个人迁就、奉承，
但对嫉妒者却难于达到迁就目的。
嫉妒者怀着幸灾乐祸心情，
怎能向他迁就、奉承？

阿补顿拉百般关心、照顾两个哥哥，给每人物色一个大家闺秀为妻，并配给婢仆，其中黑白俱全，每类计四十人之多。还给每人配备一支以五十骑兵组成的卫队，致使他俩过着入则婢仆成群、出则戒备森严的官宦生活。此外还给他俩指定管辖地区，

规定了俸禄，任命为亲信的属僚。

阿补顿拉遵循哈里发的命令，百般优待两个哥哥，剀切地对他俩说："两位兄长，我和二位是一样的，彼此之间毫无差别。对巴士拉这个地方的政权，除安拉和哈里发之外，通统归我和你俩所掌握。不管我在场或不到场，凡是你俩判断、决定的事，都得贯彻、执行。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在行使职权时，一定要胸怀畏惧安拉的心情，千万不可偏私而亏枉庶民。因为偏私只能造成破坏、失败的局面。你俩对人对事要大公无私，主张公道。因为坚持正义，是成功的捷径。你俩不可亏枉、虐待庶民，免得惹人咒骂，免得怨言传到哈里发耳中，致使我们丢脸、出丑而受责备。再就是做人要公私分明，不可侵犯他人利益。非分之财，分文不取。如果你俩因见他人财帛而萌贪婪念头，则尽可多拿我自己的财物去满足欲望，切不可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至于《古兰经》所载关于禁止暴虐、压迫的章节，那是你俩所深知的。诗人吟得好：

> 损人利己的念头躲在心坎里，
> 但是它不能无限期地潜伏下去。
> 聪明人不为身外之物终日忙碌，
> 必须看准时机才施展其计谋。
> 智者的舌头摆在胸内，
> 傻瓜的心脏挂在嘴边。
> 不竭其智力谨言慎行，
> 会因一旦失言而招杀身之虞。
> 人的身家、底细常被严加隐匿，
> 但个中实情必为其言行揭露无遗。

根底不正、来路不明之徒，
他的谈吐全是一派胡说。
托付蠢人代替自己做事情，
其愚昧与糊涂虫毫无区别。
在人前乱谈自身的秘密，
是给敌人以袭击的机缘。
本分人只顾得做自己份内的事情，
不屑闻问与自身无关的一切。

阿补顿拉苦口婆心、谆谆规劝两个哥哥，嘱咐他俩要主持公道，禁止他俩为非作恶。由于他在忠告方面尽全力而为，以为这样便可博得他俩对他的拥护、爱戴，所以格外信任他俩，内心感到无限的快慰。

纳绥尔和曼稣尔的阴谋诡计

阿补顿拉竭力规劝、忠告他的两个哥哥，认为这样便可获得他俩的拥护、爱戴，所以格外信任、尊敬他俩。然而事与愿违。他越是尊重他俩，而他俩嫉妒他，恼恨他的情绪越发增加，终于发展到图财害命的地步。先是纳绥尔暗地里以挑拨的口吻对曼稣尔说："阿补顿拉掌握大权，发号施令，让咱俩在他手下，遵令听命，这种情况要延长到什么时候呢？当初他是做生意买卖的，可是步步高升，由商人变为官吏，从而由小到大，终于当上大官僚。而咱俩呢，将来既无发展前途，现在又无名誉、地位。喏！他

在奚落、愚弄咱俩，让咱俩做他的助手。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存心让咱俩一辈子服侍他，听从他吗？不是让他永久高高在上，阻断咱俩的出路，不给咱俩有进升的余地吗？如此说来，只能杀掉他，把他的钱财夺到手，咱俩的目的才可以实现。他不死，钱财是拿不到手的。咱俩杀掉他，夺得政权，再把他库中的金银、珠宝、玉器搬出来，归咱俩分享。继而，咱俩给哈里发备办一份厚礼，求他把库发省长的职位赏赐咱俩；然后由你来做巴士拉省长，我去库发执政；或者你去做库发省长，我留在巴士拉掌权。这样一来，咱俩就各有正式的名分、地位。不过咱俩的计划，必须杀掉阿补顿拉，才能实现的。"

"你所说的是老实话。"曼稣尔说，"但是咱俩该怎么办才能杀掉他？"

"在咱俩任何一人家中办一桌席，请阿补顿拉来作客，非常周到地侍奉他，亲切地同他交谈，讲各种故事和笑话给他听，直使他陶醉在夜谈的气氛中，然后铺床，让他安歇。待他睡熟，咱俩才骑在他身上，活活地掐死他，再把尸首扔到河中。到第二天清晨，咱俩就对人说，夜里他同我们坐在一起夜谈时，他认识的那个女神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说道：'你这个人类中的窃贼，到底有多大本领，胆敢在哈里发面前控诉我？以为我们怕他吗？他是君王，我们也是君王嘛。如果他对我们不保持友好态度，就得下毒手狠狠地杀死他。现在我要先杀你，看哈里发能做出什么名堂来。'她说罢抓着阿补顿拉，从裂开的地下走了。当时我们眼看那种情景，一时吓昏了，人事不知。待我们苏醒时，他的遭遇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咱俩如此扬言之后，再差人去见哈里发，向他报告事件经过。哈里发听了，会委咱俩执掌政权的。接着咱俩给哈里发贡献礼物，求他派咱俩做库发省长。从此咱俩

就可一人住在巴士拉，一人住在库发城。这两个地方对咱们来说都是挺好的，非常便于统辖、制服奴隶们。这样一来，咱俩就算达到目的了。”

“弟兄啊！你提出的这一招是再好不过的了。”曼稣尔同意纳绥尔的阴谋诡计。

就这样，纳绥尔和曼稣尔共同决定谋杀他俩的弟弟阿补顿拉。

阿补顿拉惨遭谋杀

阿补顿拉的两个哥哥既然决心杀害阿补顿拉，便按照他俩的阴谋诡计行事。先是纳绥尔备办了饭菜，请阿补顿拉来作客，说道：“弟弟，我是你的同胞手足，所以要请你和曼稣尔给我些慰藉，动驾上我家里作客，吃我的一顿饭，让我引此为荣。因为人们会说‘省长阿补顿拉还去他哥哥纳绥尔家里作客呢。’这便给我无限快慰了。”

“行。我应邀赴宴好了。反正你我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的家也就是我的家。你既决心请我为客，我若拒绝，便是不受抬举了。”阿补顿拉说罢，回头望着曼稣尔，问道：“你愿意跟我一块儿上纳绥尔家做客，让他高兴吗？”

“弟弟，指你的头颅起誓，除非你在纳绥尔家做客之后，接着便上我家做我的客人，我才跟你一起去纳绥尔家呢。难道纳绥尔是你的弟兄，而我不是你的手足吗？你应该象安慰纳绥尔那样，也给我些慰藉嘛。”

“可以的，这不碍事，我非常愿意这样做。我一出纳绥尔的家门，即刻便上你家去好了。正如他是我的手足那样，你也是我的弟兄嘛。”

纳绥尔吻过弟弟阿补顿拉的手，然后告辞，回到家中，备办招待客人必需的饭菜。

第二天，阿补顿拉骑马，携带卫队和他哥哥曼稣尔一起，前往纳绥尔家赴宴。他们到达主人家中，大家坐下。主人纳绥尔忙着招待客人，摆出饭菜，殷勤款待，供大家享受。大家尽情吃饱喝足，才撤去杯盘碗盏，然后起身洗手。继而摆上酒肴，大家围着边吃喝，边谈天、玩耍，沉浸在欢乐气氛中，直到天黑才吃晚饭，并做昏祷、宵祷，然后坐下来饮酒、谈天。这时候，曼稣尔和纳绥尔轮流着津津有味地讲故事、说笑话，阿补顿拉则全神贯注地洗耳静听，身心都融汇在快乐、舒畅的气氛中。当时，阿补顿拉和他的两个同胞手足共聚一堂，促膝谈心，他的跟班，则聚首在另一室中，彼此各自寻乐，边饮酒助兴，边讲故事、说笑话、叙传闻求乐，彼此欢喜快乐地一直夜谈下去。

夜谈持续下去，已是更残夜深时候，阿补顿拉有睡意，纳绥尔和曼稣尔赶忙给他铺床，让他睡觉。阿补顿拉解衣就寝，纳绥尔和曼稣尔也在他身旁的另一张床上睡觉。他俩耐心等待阿补顿拉入梦，直至他已睡熟，才悄然起床，一起蹦到阿补顿拉床上，双双骑在他身上。阿补顿拉从梦中惊醒，见两个哥哥骑在自己身上，怪而问道：“哥哥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个不识礼的家伙！我们不是你的哥哥，我们并不认识你。对你来说，死掉比活着更好呢。”他俩边骂边伸手捏着他的脖子使劲掐着不放，直至阿补顿拉失去知觉，一动也不动时，便以为他已气绝身死，才把他丢到屋外，抛在河里。

阿补顿拉同他的未婚妻不期而遇

阿补顿拉刚落到河中，就碰到一头海豚，因而得救。原因是纳绥尔的住宅靠近河岸，厨房的窗户正对着河渠。每当宰牲，厨师经常把畜生身上割下来的废物，从窗户扔到河里，所以那头海豚常到厨窗下觅食。那天为了请客，宰牲办席，扔的废料不少，海豚吃的比平时多，力气也就更大了。当天夜里，阿补顿拉被抛到河中，海豚闻声赶来觅食，见落水的是人，从而受到安拉的启示，便用脊背托着阿补顿拉，一直游到对岸，然后把他摆在岸边。那地方是来往行人必经之地。次日，恰巧一队客商从那儿路过，见阿补顿拉躺在河滩上，有人见了说道："这个淹死的人，叫水冲上岸来了。"其中好奇的便挨过去观看。商队的头目，为人善良，经验阅历丰富，医药、相术也有研究。他见人们拥在一起，怪而问道："喂！出什么事了？"人们回道："这儿淹死一个人呢。"

商队的头目挨到阿补顿拉面前，仔细观察一番，说道："告诉你们吧，这个年轻人还没断气呢。他不是坏人，而是有教养的大家子。若是安拉意愿，他是有希望恢复生命的。"

商队的头目顿生恻隐之心，决心带阿补顿拉同行，因而给他衣服穿，生火给他取暖，并进行抢救。经过三天的医治、护理，阿补顿拉苏醒过来了。但是由于震惊过度，所以疲惫、羸弱不堪，显得气息奄奄，有气无力。商队的头目总是凭其医药常识，沿途采草药替他治疗。就这样，阿补顿拉随商队旅行，日复一日，离巴士拉的距离日益增加。经过三十天的跋涉，最后到达波斯境内，

进入窝支城，住在一家旅店中。

当天夜里，阿补顿拉辗转不能成寐，整夜呻吟不止，人们被他的哼声吵得睡不好觉。次日清晨，门房来见商队的头目，问道：“你带来的病人怎样了？他整夜呻吟，吵得人们都睡不着觉呢。”

“这个人是我在旅途上碰见的，当时他躺在河边。他原是淹在水里的，差一点把命送了。我挽救他，替他治疗，但效果有限，他的病一直没有起色。”

“带他去看谢赫图·拉吉哈吧。”

“谢赫图·拉吉哈是做什么的？”

“我们这儿有位年轻美貌的女流，人们称她为谢赫图·拉吉哈。她的脉理很好。害病的人去请她医治，在她那儿过一夜，次日便痊愈得象不曾患病似的。”

“你带我们去看她吧。”

“可以的。你带着病人跟我一起去好了。”

商队的头目果然带着阿补顿拉，跟随门房去到一处僻静的所在。只见人们有的怀着祈祷、许愿心情进屋去求医，有的眉开眼笑地从屋中走了出来。门房一直走进屋去，挨到帘前，高声说道：“谢赫图·拉吉哈，求你替这个病人治一治病吧。”

“让病人进来好了。”

门房得到谢赫图·拉吉哈的允许，回头对头目人说：“让他进去吧。”

阿补顿拉掀起门帘，进入室内，抬头一看，见所谓的谢赫图·拉吉哈，原来是他从石头城中带出来的那个他的未婚妻，所以一见面便认识清楚。同时，谢赫图·拉吉哈也一眼看出阿补顿拉，并问候他。阿补顿拉也问候谢赫图·拉吉哈，说道：“是谁带你到这儿来的？”

“那天我见你被两个哥哥抛在海中，接着他俩为争夺我吵闹不休。我没办法，便跳到海里。幸亏艾博·阿巴斯·侯兹尔长者救了我的命，把我送到此地，并给我替人治病的任务。他对城中人说：‘害病的人，去请谢赫图·拉吉哈医治吧。’他还嘱咐我：‘你在这儿定居下来吧，待时机成熟，你的未婚夫会到这个僻静地方来找你呢。’从那时起，每逢病人前来求医，经我一按摩，病就痊愈。因此人们都提念我，尊敬我，替我祈福求寿，而且还馈赠我，因此，我的生活是舒适、富裕的。”谢赫图·拉吉哈说罢，随即替阿补顿拉治疗。经她按摩之后，阿补顿拉的疾病，随着安拉的开解便痊愈了。

纳绥尔和曼穌尔身受绞刑

艾博·阿巴斯·侯兹尔长者照例于礼拜五聚礼日夜间来看谢赫图·拉吉哈。而阿补顿拉同他的未婚妻邂逅那天，恰巧是礼拜五聚礼日。谢赫图·拉吉哈殷勤招待阿补顿拉，二人吃过丰盛、可口的饭菜，彼此坐着谈心，等待侯兹尔长者到来。

当天夜里，侯兹尔长者果然按时到来，同阿补顿拉和谢赫图·拉吉哈见面言欢，并带他俩离开那个僻静地方，一直把二人送到巴士拉省府中，这才告辞归去。

次日清晨，阿补顿拉仔细打量，见自身居住在自己的官邸中，一切事物依然如故，只是听见屋外一片喧哗声。他临窗俯视，一眼看见他的两个哥哥已经受到极刑，每人吊在一个绞架上。这是因为他俩把阿补顿拉抛到河中，便嚎啕痛哭，嚷道：“我

们的弟弟叫一个女神给抓走了!”继而按其阴谋行事，备办了一份礼物，送去献给哈里发，且上报不幸的事件，还妄求巴士拉省长的职位。

哈里发派人赶往巴士拉，召纳绥尔和曼稣尔进京，亲自询问事变的经过。纳绥尔和曼稣尔在哈里发面前，按既定的阴谋诡计回答问题。哈里发为这件事大发雷霆，可他耐心等待，好不容易挨到天黑，再熬到黎明时，这才照例进行晨祷，然后呼唤鬼神。各方鬼神闻声赶来听令。哈里发向他们打听阿补顿拉的下落。鬼神们向哈里发赌咒发誓，说他们不曾触犯阿补顿拉，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最后红王的女儿塞欧黛赶到，才把阿补顿拉的遭遇据实透露出来。

哈里发知道个中真实情况，便打发鬼神们各自归去。这时候天已大亮，哈里发便亲自审讯这桩案件。他把纳绥尔和曼稣尔一拷打，二人痛不可支，不得不据实招供、认罪。哈里发面对罪犯，感到深恶痛疾，毅然吩咐听差，说道:“把两名罪犯解往巴士拉处决，在省政府门前行刑示众。”这便是纳绥尔、曼稣尔双双被绞死的原因和经过。

阿补顿拉屡经患难，虎口余生，深感人世沧桑，变幻无穷。他本着忍辱负重的心肠，埋葬了两个哥哥的尸首，然后骑马起程，径往巴格达谒见哈里发，把自身的遭遇和两个哥哥谋害他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

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听了阿补顿拉的叙述，感到无比惊诧。继而他召法官和证人进宫，替阿补顿拉办理订婚手续，把阿补顿拉从石头城中带来的那个女郎匹配给他为妻。

从此阿补顿拉和娇妻在一起，继续执掌巴士拉政权，过着美满生活，直至白发千古。

洗染匠和理发师的故事

艾彼·勾尔和艾彼·绥尔

相传古代亚历山大城中有两个手艺人，一个以洗染为职业，叫艾彼·勾尔；另一个从事理发，叫艾彼·绥尔。他们同住在一条街上，理发店和染坊彼此连在一起，因此两人是近邻，但两人的性格却大不相同。染匠艾彼·勾尔是个无恶不作的大骗子，脸皮比顽石还厚，好象是拿以色列教堂的门限雕成的，在人群中经常做丢脸、出丑的事，却不知耻。比如有顾客送布帛去洗染，他往往借口要买颜料，先索取工资。工资拿到手，便大吃大喝，并偷偷地卖掉顾客的布帛，任意挥霍，非肉食不吃，非老酒不喝。等到顾客来取衣料，他便哄人家："明天你早点来，保证你能取到染好的衣料。"他骗走顾客，自言自语地说："日与日之间，相差何其近啊！"第二天顾客按时来取衣料，他又推故说："请你明天来吧；昨日我家里有客，我忙着招待客人，没有工夫洗染。请明天一早来取染好的衣料好了。"顾客信以为真，第三天再去，他又推故说："哦！对不起，昨天夜里老婆分娩，我整日忙忙碌碌，没有工夫动手洗染；无论如何，请明天来，包管你取到衣料。"但人家按时来取衣料时，他又推别的缘故，赌咒发誓地老是骗人。

"你说过多少次明日替我染好衣料了？"顾客生气，质问他，"还我衣料来，我不要洗染了。"

“指安拉起誓，老兄！我惭愧得很。现在我该对你说实话了；凡属损人利己的人，但愿安拉重重地惩罚他！”

“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我花了不少工夫，把你的衣料染得无比美好，晾在绳上，不料被人偷了。到底被谁偷的，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在那种情况下，顾客如果是忠厚老实的人，便自认晦气，不跟他理论；反之，要是碰上厉害的主顾，就非跟他辩论、争执不可；但即使告到衙门里，也是得不到什么抵偿的。

染匠艾彼·勾尔一直干着招摇撞骗的勾当，恶名远扬。人们都互相告诫，随时提高警惕，不跟他往来，只有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受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天都有人跟他发生争吵，因此，他的生意越来越少，入不敷出，无法维持生活。他溜到隔壁艾彼·绥尔的理发店中，呆呆地望着染坊大门。如遇生人带衣物来到染坊门前，他便匆匆走出理发店，给人家打招呼：

“喂！你这个人有什么事？”

“请替我染一染这件衣服吧。”

“你要染成什么颜色，必须请说清楚，否则操这种贱业的人往往会弄错颜色，不仅我自己吃亏、倒霉，而且还要惹人误会呢。你先付工资，明天来取衣服好了。”他收下衣服，添说一句。

顾客付了工资，转背一走，他便把人家的衣服带上市去卖掉，拿所得的工资和卖衣服的钱买肉食、蔬菜、烟草、水果和其他需要的食品，尽情吃喝、享受。

他经常坐在理发店中等生意，如果发现到染坊门前的顾客是来取衣物的，便不见面，总是躲躲闪闪，不接近人家。他利用这种办法经营撞骗，一直过了好几个年头。

有一回，染匠艾彼·勾尔替一个蛮汉洗染，照例卖吃了人家

的衣服。那蛮汉天天来取衣服，总不见他在铺中，因为他一见来取衣服的顾主，便从艾彼·绥尔的理发店中溜之大吉，致使那个蛮汉不胜其烦，最后只好把染匠告到法庭，由法官派差役随蛮汉上染坊去检查。但只见染坊中空空洞洞，除了几个破烂的染缸，再没有什么可以补偿的东西，因此，差役会同街坊上一部分正直的穆斯林封闭了染坊，带走钥匙。临行对街坊邻居们说："你们告诉他：叫他赔偿这位顾客的衣服，再到法庭来取钥匙好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艾彼·勾尔的染坊被封后，理发师艾彼·绥尔问他，"所有送衣料来洗染的人，你都使人家绝望。那个蛮汉的衣服，你究竟把它弄到哪儿去了？"

"我的好邻居，告诉你：他的衣服叫人给偷走了。"

"奇怪得很！任何人送来洗染的衣物都被偷走；难道所有的小偷都是你的仇人？我怀疑你在扯谎。你还是把实情告诉我吧。"

"老实说，我的好邻居，的确没有人偷过我的东西。"

"那么，你把人家的衣物弄到哪儿去了？"

"所有送来洗染的衣物都叫我给卖掉，钱花光了。"

"难道这是安拉许可你干的勾当吗？"

"我干这样的事，还不是因为穷嘛。一向以来，生意萧条，我自己本来就穷苦，没有什么可抵垫的。"他把话题扯到生意萧条、没有收入和生计困难的原因上。

"我的手艺并不错，可在这座城市里，我看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了！"理发师艾彼·绥尔也谈起他的窘况，"因为我穷苦，人们都不找我剃头了。弟兄，现在我讨厌干这门手艺了。"

"由于生意萧条，我也懒得干这种行业了，"艾彼·勾尔说，"呃！老兄，到底是什么使我们留恋这座城市呢？要不要我和你

约着离开这儿，旅行到别个地方去，另找出路。反正我们的手艺，出在自己手上，到什么地方都吃得开。我们一离开这儿，便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摆脱这种苦难日子。”

洗染匠艾彼·勾尔一直津津有味地谈论旅行的好处，致使理发师艾彼·绥尔悦然向往，对旅行感到乐趣，欣然吟道：

为追求人生最高的享受，
你离开家园，
到他乡去奋斗。
因为旅途中，
可以摆脱忧虑、随意经营，
且增广见识，学习礼仪，
还有机会跟德高望重的人交游。
如果有人说：
“旅行使骨肉离散、失群，
并给人带来忧郁、困倦。”
你回道：
“青年人即使流浪他乡，丧命异地，
也比在谗言中伤、嫉妒成性的人群中苟延性命更为高贵。”

艾彼·勾尔和艾彼·绥尔在旅途中

艾彼·勾尔和艾彼·绥尔决心离开亚历山大，往外地去经营的时候，艾彼·勾尔对艾彼·绥尔说：“老兄，现在我们已经成

为弟兄手足了，你我之间没有什么要分彼此的了；我们应该一起朗诵《古兰经》开宗明义第一章，作为我们的誓词：决定今后我们中谁有事情做，必须努力经营，尽量帮助你我两人之中的失业者；在解决生活问题之后，如果还有剩余的钱，便积蓄起来，待将来回到亚历山大，再公平合理地分享盈益吧。”

“应该如此。”艾彼·绥尔同意艾彼·勾尔的提议。接着他们同声朗诵《古兰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决定今后有事做的人，尽力帮助失业的人，彼此同舟共济，努力谋求幸福。艾彼·绥尔于是收拾行囊，关锁铺门，把钥匙交给房主，预备动身。至于艾彼·勾尔呢，却无牵无挂，撇下那间被官家封闭了的染坊，随艾彼·绥尔一同买舟泛洋。他们刚搭上船，便有生意可做，这也算是艾彼·绥尔的好运气；因为船中除船长、水手不计，还有一百二十个旅客，可是他们中一个会剃头的人都没有。因此，当船张帆启碇之后，艾彼·绥尔对艾彼·勾尔说：“兄弟，在这段海程里，我们需要饮食吃喝，而我们自己携带的粮食有限。我打算出去活动一下，也许有旅客需要剃头，那我就以一个面饼或半块钱，甚至一杯淡水的代价替他们剃头，弄一点食物来添着度日。”

“那没有关系，你去吧！”艾彼·勾尔说，说罢倒身睡他的大觉。

艾彼·绥尔抖擞精神，带着剃头工具和碗，肩上搭块破布当手帕，一股劲打旅客丛中走过去。当时旅客中有人喊道：“喂！理发师，劳驾给我剃一剃头吧。”他满足旅客的要求，勤脚快手地替旅客剃了头，旅客酬劳他半块钱。他对旅客说：“弟兄，我不大需要钱，要是你给我一个面饼在旅途上充饥，那对我的帮助可就大了。因为我还有一个伙伴，我们身边携带的粮食有限，不够两人吃喝。”

旅客果然给他一个面饼、一块乳酪、一碗淡水。他把饮食带到艾彼·勾尔睡觉的地方，说道："你起来吃这个面饼这块乳酪，喝这碗水吧。"艾彼·勾尔一骨碌爬起来，一口气吃掉饼、酪，喝干了凉水。

艾彼·绥尔待他吃饱喝足，这才带着刀、碗，搭上破布，去到舱中旅客丛中兜生意。他替甲旅客剃头，得两个面饼的报酬；替乙旅客剃头，得一块乳酪的报酬。继而旅客中请他剃头的人越来越多。从此每逢有人请他剃头，他便向人提出以两个面饼、半块钱作酬劳为条件。由于他是船中唯一的理发师，供不应求，所以生意兴隆。他从早剃到日落，手边便有三十个面饼、十五块银币的收入。旅客们争着找他，凡他需要的东西，他们都送给他，因此，他收集了许多干酪、菜油、鱼子和其他生活日用物品。

他替船长剃头，趁机向他诉苦，说粮食不够吃。船长同情、怜悯他，说道："欢迎你每天带你的伙伴来和我一块儿吃晚饭。跟我们同路，你就不必忧愁、顾虑了。"

他带着旅客给他的报酬，回到住处，唤醒艾彼·勾尔。艾彼·勾尔朦胧醒来，睁眼见自己面前摆着许多面饼、乳酪、菜油和鱼子，惊讶地问道："你哪儿弄来的这许多食物？"

"这是安拉赏赐的衣食哪。"艾彼·绥尔说。

艾彼·勾尔迫不及待，预备动手吃喝；艾彼·绥尔制止他，说道："弟兄，你暂时别吃；这些个留待以后慢慢享受。你要知道，我替船长剃头，告诉他粮食不够用，他说：'欢迎你每天带你的伙伴来和我一块儿吃晚饭。'所以今天头一顿晚饭我们就得上船长那儿去吃去。"

"我晕船，不能走动；让我在这儿随便吃一点，你一个人去陪船长吃吧。"

“那没有关系。”艾彼·绥尔说。他刚坐下，便见艾彼·勾尔吃喝起来。他象石匠打山中采石那样地把面饼一大块一大块撕下来，塞在嘴里，狼吞虎咽，仿佛几天没吃东西似的，第一口还没咽下，第二口便塞进嘴里，活象一个食人鬼，边嚼，边瞪着手中的食物，鼻孔里喘出粗气，跟饿牛吃草料时的呼喘毫无区别。这当儿，一个船员突然出现在他俩面前，说道：“理发师，船长请你带你的伙伴上他那儿吃晚饭去。”

“你跟我们一起去吗？”艾彼·绥尔征求艾彼·勾尔的意见。

“我不能够走动呀。”艾彼·勾尔断然拒绝。

艾彼·绥尔一个人随船员赴约，见船长和同事坐在桌前，席中摆着二十多种菜肴。一见面，船长便问：“你的伙伴呢？”

“他晕船，睡倒了。”

“那不要紧，慢慢他就会习惯的。你请来吃吧，我们等着你呢。”

船长留起一盘烤羊肉，并把其他的菜肴拨一部分在羊肉盘中，然后陪艾彼·绥尔吃饱喝足之后，才把留下的那盘菜肴递给艾彼·绥尔，说道：“把这盘菜带给你的伙伴去。”

艾彼·绥尔收下菜肴，带到住处，见艾彼·勾尔象骆驼一样，还在那里嚼着面饼，狼吞虎咽地只顾吃喝。

“我不曾嘱咐你暂时别吃这个吗？”他对艾彼·勾尔说，“船长的好处多着呢！我告诉他你晕船，你看他给你送什么来了？”

“给我吧！”

艾彼·绥尔把盘子递给他；他接过去，象饿狼扑到小兔，凶禽攫着鸽子，也象快饿死的人突然发现食物，贪婪地吃喝起来。艾彼·绥尔让他吃喝，自己回到餐厅，陪船长喝咖啡。喝了咖啡，他回到自己住处，见饭菜已被艾彼·勾尔吃得精光，一点也

不剩。他只好忍气吞声地替他收拾，把盘子送还船长的听差，然后回到住处睡觉。

在 旅 店 中

第二天，艾彼·绥尔照例替旅客剃头，所得的酬劳都交给艾彼·勾尔。艾彼·勾尔坐享其成，除了便溺，一直睡着不动。每天晚上，艾彼·绥尔都从船长处端一盘丰富的饭菜供他吃喝。这样继续过了二十天，直至船到码头停泊，他俩才离舟登陆。

到了城市里，在旅店中租了一间房间，艾彼·勾尔便倒在床上不动。艾彼·绥尔忙着布置，买了生活日用品，煮熟饭菜，端到艾彼·勾尔面前，唤醒他，一起吃喝。吃饱饭，艾彼·勾尔说："原谅我，我头晕。"说罢，倒身就睡。艾彼·绥尔每天带着工具到市上去剃头，辛辛苦苦赚钱维持生活。艾彼·勾尔每天尽量大吃大喝之后，倒身就睡。每当艾彼·绥尔劝他："起来，出去溜跶溜跶，看看城市风光；这城市美极了。"他却说："原谅我，我头晕。"说罢，倒身就睡。艾彼·绥尔不扰乱他，也不说话得罪他，任劳任怨地赚钱供养他，一直过了四十天。

到了第四十一那天，不幸艾彼·绥尔患病，无力支持，便托门房代买食物。在四天内，艾彼·勾尔仍然吃饱就睡觉。之后，艾彼·绥尔的病势日益沉重，陷于昏迷状态，人事不知。艾彼·勾尔没有吃的喝的，饿得要命，迫不得已，只好起床，看有什么可吃的。他搜检艾彼·绥尔的衣服，发现袋中的钱包，便掏出来，偷着钱，悄然锁上房门，逃之大吉。

艾彼·勾尔觐见国王

艾彼·勾尔身穿一套华丽衣服，溜了出去，在城中溜跶，见城市无比美丽，城中人都穿白色或蓝色衣服，没有别的颜色。他到一家洗染坊门前，见里面的衣服、布帛全是蓝色。他掏出手帕，递给老板，说道："请替我染一染这块手帕；该多少工钱，我付给你。"

"染这块手帕，你得花二十块钱。"

"在我们家乡，染这块手帕，花两块钱就行了。"

"那拿到你们家乡去染好了；我们这儿，非二十块钱不染，一个子儿不能少。"

"你能染什么颜色呢？"

"蓝色。"

"替我染成红色吧。"

"我不会染红色。"

"染绿色吧。"

"绿色我也不会染。"

"黄色呢？"

"也不会。"

艾彼·勾尔接二连三，一口气数出各种颜色，染匠都不会染，说道："我们这儿，不多不少，共有四十个染匠。这四十人中谁死了，我们就教他的儿子洗染，让他继承他父亲的职业。没有子嗣的，我们宁缺毋滥，不要补足这个数字。如果死者有两个儿

子，我们只教大儿子洗染，要等他死掉，我们才教他弟弟。我们做这种职业，向来很认真；我们只染蓝色，别的颜色我们都不会染。”

“你要知道，我也是一个染匠，我会染各式各样的颜色。现在我打算当你的一个雇工，教你染各种颜色，以便你拿它在全体同行面前去夸耀。”

“我们这行业里决不收容外路人。”

“你另开一间染坊，由我去经营如何？”

“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艾彼·勾尔离开染坊老板，奔到第二家染坊里去找出路；可是他得到的答复，跟第一个染匠说的完全一样。他不服气，鼓着勇气，继续把城中四十家染坊的老板都访问过了，但谁也不肯雇用他，也不聘他当师傅。最后他找到染匠头子，自我介绍。结果染匠头子对他说：“我们这种行业，向来不收外路人。”

艾彼·勾尔非常失望，感到无限的忿恨，气得死去活来。他不顾一切，直接跑到王宫里，求见国王，要向国王诉苦。国王接见他。他对国王说：“启禀主上，我是个异乡人，向来从事洗染工作。我找过城中的染匠，打算跟他们合作，可是他们都拒绝我。我会染红色中的玫瑰色、紫色；绿色中的草叶色、阿月浑子色、菜油色、鹦鹉色；黑色中的炭色、眼药色；黄色中的香橙色、柠檬色。”他一口气数出各式各样的颜色，接着说道：“主上，这些颜色，城中的染匠谁都不会染，他们仅仅只会染蓝色，可是他们既不聘我做他们的师傅，也不肯雇我做他们的佣工。”

“你说得对；别靠他们，我替你建筑一所染坊，并供给你本钱；谁妨碍你，便把他吊死在他铺前。”国王说着，马上召集建筑师，吩咐道：“你们跟这位大师傅去城中察看，凡是他看中的地

方，无论是铺面所在地也好，旅店所在地也好，必须叫原主搬走，替他就地建筑一所染坊。他怎么吩咐你们，你们就怎么办，千万别违背他的命令。”

国王赏艾彼·勾尔一套华丽宫服，并给他一千金币，说道：“你拿去使用，等染坊建成以后再说。”同时还赏他一匹鞍辔齐全的骏马和两个奴仆。艾彼·勾尔穿上宫服，骑着骏马，身边有奴仆伺候，俨然成为一名官员。

国王替艾彼·勾尔建筑染坊

国王优待艾彼·勾尔，腾出一间宫室，布置起来，供他住宿。第二天，艾彼·勾尔骑马随工程师一起去城中察看，物色建筑基地。他们仔细察看之后，看中一处适中地方，艾彼·勾尔指着说：“这地区不错，我很满意。”

工程师把房主叫出来，带到宫中。国王超出房主的愿望，花了一笔大款，买下那块地基，然后大兴土木，鸠工建筑。工人按照艾彼·勾尔的指示和愿望，终于建成一所规模无比庄丽的染坊。艾彼·勾尔向国王报告染坊落成，只缺资本购备器材的消息。国王慨然解囊，说道：“给你四千金币，拿去做本钱吧。现在我等着看你经营的结果呢。”

艾彼·勾尔带着本钱，去到市中，见蓝颜料很多，价钱非常便宜。他收集各种染料、器材，配备成各种颜料，首先替国王染了五百尺各种颜色的布帛，晾在染坊门前。那是本地人从来没见过的奇迹，惹得过路人都挤在染坊门前参观，问道：“大师傅，

告诉我们吧，这都是些什么颜色呀？”

“这是红色，这是黄色，这是绿色……”艾彼·勾尔向观众解释。

于是送布帛、衣服来洗染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都指着自己心爱的颜色对他说：“替我们染成这种颜色吧，要多少工资，我们预备付给你。”

艾彼·勾尔把染好的布帛送到宫中，国王看见各种鲜艳夺目的颜色，十分欢喜，加倍赏赐他。从此，所有的官宦人家都送衣服、布帛去洗染，嘱咐他：“照这种颜色给我们洗染吧。”

他根据各人爱好的颜色替他们洗染，博得大家的欢欣，都把金币、银圆扔给他。从此，他的名声一下子传开了，人们称他的染坊为“王家染坊”。于是他名利双收，一跃而成为名人，城中的染匠都没有资格同他交谈，大家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地巴结他，吻他的手，向他请罪，愿意听他使唤，异口同声地对他说：“收留我们做你的仆人吧！”他却不原谅他们，也不接受他们的请求，因为他赚了大钱，婢仆成群，已经成为大富翁了。

艾彼·绥尔恢复健康

艾彼·勾尔偷了艾彼·绥尔的钱，锁上房门逃跑之后，艾彼·绥尔被关在房中，昏迷不醒，整整躺了三天。门房打他房前经过，见房门锁着，到日落时候，还不见他们回来。他不了解个中情况，暗自说道：“也许他们不付店账就走了！或者死了！或者发生什么意外了！”他走到房门前，见门锁着，隐约听见房内理

发师的呻吟声。他仔细察看，见钥匙挂在门闩上，便开门进去，见理发师卧病不起，觉得可怜，安慰道："不要紧的，好生养病吧。你的伙伴呢？"

"指安拉起誓，我病倒了，直至今天才清醒过来；我一直叫喊，却没有人应声。弟兄，我向你起誓，我饿极了；请把我枕头下面的钱袋拿出来，取两块半钱，给我买点饮食吃吧。"

门房把手伸到枕头下面取出钱袋，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他对艾彼·绥尔说："钱袋空着哪，一文钱也没有。"

艾彼·绥尔知道钱被艾彼·勾尔偷走，问道："你见我的伙伴没有？"

"整整三天不见他了；当初我还以为你们一同走了。"

"我们没有走，不过那个家伙贪财，他趁我病倒，把我的钱给偷了。"艾彼·绥尔说着，呜呜地伤心哭泣起来。

"不要紧；他的这种坏行为，让安拉去收拾他吧。"门房安慰他，赶忙煮一碗汤给他喝，并热情地服侍他，拿自己的钱买饮食供他吃喝。经过两个月的调养，他的健康才逐渐恢复过来。他能起床走动，满心欢喜，对门房说："等我有力量的时候，我要报答你的恩情呢；不过你的恩情太重，只有安拉才能报答你。"

"赞美安拉！你痊愈了；我服侍你，是看安拉的情面呢。"

艾彼·绥尔上艾彼·勾尔的染坊中去

理发师艾彼·绥尔走出旅店，到大街上走走，无意间来到艾彼·勾尔的染坊门前，抬头看见各种颜色的布帛，门前挤满了人

群。他向一个本地人打听消息，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人们挤在这儿干什么？"

"这叫王家染坊，是国王替一个叫艾彼·勾尔的外路人建筑的。从开张以来，他每染出一种颜色，我们便来参观、欣赏。我们本地方的染匠都不会染这些颜色，因此，他的身价就比一般染匠高出十倍了……"那个本地人说着，还把艾彼·勾尔同染匠们彼此之间的商讨，向国王诉苦，国王替他建筑染坊的经过，供给他本钱等等，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艾彼·绥尔听了，满心欢喜，悄悄地暗自说："赞美安拉！是他替他开辟出路，使他成为大师傅呀。原谅他吧，也许他忙着洗染，才忘记你呢。他失业期间你帮助过他，并且非常尊敬他，因此，他什么时候碰见你，会感觉快乐，会尊敬你，报答你的恩情呢。"

他挤到染坊门前，见艾彼·勾尔坐在高柜台面前，身穿考究的官服，好象一个有权势的宰相，又象一个骄傲的国王，正在那里指手划脚地发号施令。他身边有四个奴仆和四个听差，诚惶诚恐地伺候他，听他使唤。里面还有十个学会洗染的奴仆，正在忙着洗染。

艾彼·勾尔打骂、驱逐艾彼·绥尔

艾彼·绥尔怀着满腔热情、希望，走进染坊，来到艾彼·勾尔面前，以为艾彼·勾尔见他时，一定感觉快乐，会问候他，尊敬他，关怀他。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当他们的视线碰在一起的时候，艾彼·勾尔板着面孔，骂道："你这个肮脏家伙！我不是多少

次警告你别到我柜台前来吗？你这个强盗！难道你要当众揭我的底吗？你们给我把他抓起来吧！”他骂着一呼唤，奴仆们应声涌到艾彼·绥尔面前，抓住他不放。艾彼·勾尔这才慢吞吞地站了起来，拿着拐杖，吩咐道：“把他摔倒！”

奴仆们遵从命令，摔倒艾彼·绥尔。艾彼·勾尔举起拐杖，在他背上一口气打了一百棍，然后吩咐奴仆，把他翻转过来，继续不停地在他肚子上打了一百棍，这才气势汹汹地骂道：“你这个肮脏、奸昧的家伙！从今以后，你再到我染坊门前来，我立刻送你进宫，让国王命令省长杀死你。滚你的吧，安拉不会给你好道路走的。”

艾彼·绥尔挨了辱骂、鞭挞，感到万分伤心、痛苦，怀着悲痛的心情走出染坊。当时在场的人觉得奇怪，都向艾彼·勾尔打听情况，问道：“这个人到底是做什么的？”

“他是盗窃布帛的一个小偷，很多次他偷了我染坊中的布帛；我心软，看他穷苦，不肯追究，宁可替他赔偿，并好言劝戒他，可是他老不觉悟。以后他再来，我就不客气，要把他送进宫去，让国王杀掉他，免得别人受他的害。”

人们听了艾彼·勾尔的解释，都咒骂艾彼·绥尔。

艾彼·绥尔觐见国王，请求建筑澡堂

艾彼·绥尔一步一哼，回到旅店，想着艾彼·勾尔残酷无情地对待他，愤恨到极点。他躲在店中，直到伤痕养好，才走出店门，去到大街上，打算找澡堂洗澡。他向行人打听，问道：“弟兄，

上澡堂洗澡打哪儿去？”

“什么叫澡堂呀？”行人不知澡堂，反而问他。

“那是为洗澡而设备的建筑，让人到里面去洗掉身上的污垢，是讲究清洁卫生最好不过的方法呢。”

“那你应当到海里去洗。”

“我打算上澡堂去洗。”

“我们不懂澡堂是什么；我们都是去海里洗澡的，甚至于国王要洗澡，他也得到海里去洗。”

艾彼·绥尔知道城中没有澡堂，本地人都不知道澡堂是什么，有什么用途，于是他上王宫去，求见国王，跪在国王面前，吻了地面，祝福、赞颂一番，然后说：“我是做澡堂工作的一个异乡人；我进城来，打算去澡堂洗澡，可是城中一座澡堂都没有。象这样美丽可爱的城市，怎么没有澡堂设备呢？何况洗澡是人生最舒服不过的享受呢！”

“澡堂到底是什么？”国王问他。

他向国王解说一番，接着说道：“没有澡堂设备，这座城市是不可能称为尽善尽美的。”

“欢迎你！”国王表示欢喜，赏他一套无比美好的官服，一匹骏马和两个奴仆供他使唤，并给他收拾一幢宫室，打发四个婢女、两个男仆伺候他，对他尊敬备至，比对艾彼·勾尔有过之无不及。同时他还派建筑师随他去城中察看，吩咐他们：“他看中什么地区，就在那儿替他建筑澡堂好了。”

艾彼·绥尔和建筑师去城中察看，物色基地。他在适中地区看上一块地方，经他一指示，建筑师便遵照他的意旨，大兴土木，鸠工建成一幢无比壮观的澡堂，并照他的指示油漆、彩画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建筑落成后，他谒见国王，报告情况，最后

说道："万事俱备，只欠内部陈设了。"

国王给他一万金币，他拿去购置摆设，把澡堂布置得堂皇富丽，洁白的浴巾一排排挂在绳上，紧张地准备开张、营业。当时所有打澡堂门前经过的人，看见内部的陈设、彩画，都感觉惊奇，人人称羡，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争先恐后，前来参观他们生平没有见过的新奇事物，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指着问："这是什么？"

"这是澡堂。"艾彼·绥尔告诉他们，并把热水放到浴池里，愈发吸引了观众。他还亲自动手替国王派给他的十个活泼、伶俐的年轻小伙子擦背、按摩，吩咐他们："今后你们就这样替洗澡的人按摩吧。"

一切准备妥帖以后，艾彼·绥尔烧了香炉，派人到城中去宣传，大声叫道："王家澡堂开张了，恭请光临，都上那儿洗澡去吧！"

人们听了宣传，相率络绎不绝地上澡堂去洗澡。艾彼·绥尔吩咐奴仆替他们擦背，让他们到热水浴池中去冲洗；洗毕，再替他们按摩。在开张的头三天内，免费招待客人洗澡，因而澡堂门庭若市，洗澡的人出出进进，车水马龙，空前热闹。

国王上澡堂洗澡，感到快乐兴奋

王家澡堂开张后的第四天，国王率领朝臣，骑马去澡堂洗澡。艾彼·绥尔殷勤招待，亲手替国王擦背，把他身上的污秽线条般一道道搓下来拿给他看，彻底清除他身上的积秽，一下子把他洗得光泽洁白。国王伸手一摸肚皮，便发出喀吱喀吱的响声，心中感到无限的乐趣。

擦洗毕，艾彼·绥尔洒玫瑰水在浴池中，让国王下去泡洗一番，然后请他坐在堂屋里，吩咐奴仆替他按摩。这当儿，香炉中焚着沉香，室内充满芬芳气味，国王顿觉精神焕发，一身轻松愉快，抑制不住快慰心情，欣然问道："大师傅，这就是澡堂吗？"

"不错，这就是澡堂。"艾彼·绥尔毕恭毕敬地回答。

"指我的头颅起誓，我这座城市，从有这所澡堂之后，才算真正成为一座城市呢。我来问你：今天你打算从洗澡的人头上收多少费用？"

"主上命我收多少，我便收多少吧。"

"好，凡来洗澡的，每人收他一千金好了。"

"饶恕我吧，主上！人们有穷有富，情况不同。如果我向每个洗澡的人收一千金，那会叫澡堂关门的；因为穷人出不起一千金，他们就不来洗澡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根据人们不同的情况分别收费，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出多少的，我就收多少；这样，人们不分穷富，都有机会来洗澡，穷人少收，富人多收；这种办法，可以保证天天有人来洗澡，川流不息，澡堂事业可以蒸蒸日上。至于收一千金的办法，那是王公大臣们的施舍方法，不是每个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

国王和朝臣赏赐艾彼·绥尔

艾彼·绥尔关于收费的办法，博得朝臣们的赞同、拥护，大家异口同声地向国王说："主上，他的办法是正确可行的；莫非主

上以为老百姓都象陛下这样豪富吗?”

“你们的话虽然不错,但这位异乡人的情况不好,我们应当尊敬他,因为他在我们城里创办了我们生平没见过的澡堂,给我们的城市带来光辉,这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情,因此,我们用提高收费的办法来尊敬他,这不算过多嘛。”

“陛下要尊敬他,请拿自己的钱赏赐他吧。为了争取民众的拥护、爱戴,陛下救济穷人,向来不超过洗澡费嘛。至于一千金的收费规定,身为达官贵人的我们也不愿出,那般穷苦大众怎么能出呢?”

“朝臣们,这次你们每人给他一百金,并送他男女奴仆各一人好吗?”

“我们可以给他这个数目;不过今后我们再来洗澡,那就按各人的意愿随便给他吧。”

“那没有关系。”国王同意他们的建议。

于是朝臣们纷纷解囊,每人给艾彼·绥尔一百金,并男女奴仆各一人。当日随国王去澡堂洗澡的文武官员共计四百人,因而他们共给他四万金,奴婢各四百人。此外,国王本人又给他一百金,奴婢各十人。艾彼·绥尔受宠若惊,怀着感激心情,跪在国王面前,吻了地面,说道:“英明、幸运的国王啊!我哪儿有这么宽的地方收容这许多奴婢呢?”

“我这样吩咐朝臣们,只希望凑笔大款给你。因为你是异乡人,也许你思想家乡,惦念眷属,要回家乡去,那时节,你从敝国带一笔巨款回去,就可以过一辈子享福生活了。”

“主上,愿安拉关照陛下!这么多的奴婢,只有王公大臣才需要他们;如果陛下吩咐官员们赏我现款,那我得到的实惠,比给我这支部队就多得多了;因为他们需要穿、吃,我赚的钱是不

够供养他们的。”

“指安拉起誓，你说得对。”国王笑了一笑说，“的确他们够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了，你养不活他们。你愿意把他们每人以一百金币的代价转卖给我吗？”

“以这个价钱，我愿意转卖他们。”

国王派人到国库中，取来金币，兑给艾彼·绥尔，然后把奴婢归还他们的主子，对官员们说：“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凡认识自己奴婢的人，快来领取吧。”

文武官员遵命领回他们的奴婢，艾彼·绥尔顿时觉得一身轻松，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道：“主上，象陛下把我打这些嗷嗷待哺的奴婢群中解救出来那样，愿安拉解救陛下。”

听了艾彼·绥尔的感谢之言，国王大笑一阵，率领朝臣欣然归去。

王后、船长和普通人去澡堂中洗澡

艾彼·绥尔数过国王和官员赏他的金币，小心收拾封锁起来，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宿。第二天正式开张营业，派人到街上宣传，说道：“凡到澡堂中洗澡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随意交费。”于是人们相率去澡堂中洗澡，络绎不绝，每人都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自愿交费。艾彼·绥尔坐在柜台上收钱，生意很好，还不到天黑，钱柜就装满了。

王后要去澡堂中洗澡，艾彼·绥尔诚惶诚恐地准备欢迎，因而把洗澡时间分为两段：从黎明到正午招待男人，从正午至日落

招待妇女。他认真训练女仆，使她们成为熟练的女招待员。王后来时，她们殷勤伺候。王后很感兴趣，慨然付出一千金的洗澡费。洗毕，她觉得心旷神怡，非常高兴满意。从此，艾彼·绥尔的声誉传遍全城。他本人和蔼可亲，去洗澡的人，无论贫富，备受尊敬，因而他不仅收入增加，而且交游日广，结识了很多官宦，彼此交情很好。每逢礼拜五，国王都上澡堂去洗澡，每去，便给他一千金，其余的日子，让官吏和老百姓去洗。艾彼·绥尔极尽招待的能事，尽量使顾客满意、快乐。有一天，御船的船长上澡堂去洗澡，艾彼·绥尔殷勤招待，亲自替他擦背，表示格外谦恭、友善，招待咖啡茶水，并拒收洗澡费。船长蒙他亲切优待，深受感动，非常感激，对他的为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艾彼·勾尔上澡堂去洗澡及其阴谋

艾彼·勾尔经常听到人们关于澡堂的谈论；朋友见面时，总要向对方说：“澡堂是人间最大的享受；若是安拉意愿，明天咱们弟兄约着上可贵的澡堂去洗澡去。”听了人们的谈论，艾彼·勾尔对自己说：“我得象别人那样，非去看看那所迷人的澡堂不可。”于是他穿上最华丽的服装，衣冠楚楚地骑着骡子，由八个奴仆簇拥着，上澡堂去。刚到澡堂门前，就闻到沉香的芬芳馨味，看见人们出的出，进的进，澡堂中挤满了官宦和老百姓。他走进澡堂。艾彼·绥尔一见他，便起身招呼，感觉愉快。

“难道你这是正人君子的本色吗？”他对艾彼·绥尔说，“我开了一所染坊，我是城中闻名的大染师，我还结识了国王，自己

管理洗染事业,唤奴使婢,丰衣足食，过享福生活，你却不来看我，不问一问我的信息，也没打听一下知心伙伴流落到什么地方。我去找你,可是找不到;我打发奴仆上旅店和别的地方去找你，可是他们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你的消息，半点也打听不到。"

"我没有找过你吗?你不是当着众人的面把我当贼打骂吗?"

"你这是什么话呢?"艾彼·勾尔装出惊惶、忧愁的状态,"莫非被我打骂的那个人就是你吗?"

"一点也不错;挨你打骂的就是我本人。"

艾彼·勾尔唉声叹气,赌咒发誓,推说是误会，当时没有把他认识清楚。他强调说:"有一个相貌象你的人，天天溜进我的染坊,偷窃人家送来洗染的布帛,因此我把你错看成小偷了。"他拍着手,表示十分悔恨,"全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挽救了！我们亏枉你,但愿当时你告诉我你是某人,那该有多好啊！这桩事你应该负一部分责任,因为你没有把你自己对我说清楚,当时我忙得不可开交嘛。"

"弟兄，安拉宽恕你了。这是生前注定的。来呀！脱掉衣服,洗个澡,舒畅你的肌肉吧。"

"指安拉起誓,老兄！你饶恕我吗?"

"那是生前注定该我倒霉,因此安拉宽恕你，勾消你的责任了。"

"你是打哪儿弄成的这种事业呢?"

"也是给你开路的那个人替我开辟的路子呀。这是我求见国王，陈述建设澡堂的必要，他就替我建筑这座澡堂的哩。"

"象你认识国王那样，我也是结识他的另一个人呢。若是安拉意愿，我得请求国王看我的面子加倍爱护你、尊敬你，因为他还不知道你是我的伙伴呢。我要告诉他你是我的伙伴，还要把你托付给他呢。"

"用不着你托付了。我同国王之间，彼此感情很好，他和朝中的文武百官都关心我、照顾我，给过我许多赏赐。来吧！脱掉衣服，挂在柜台后面，进浴室洗澡去；我也陪你一块儿到里面替你擦背。"

艾彼·勾尔脱了衣服，艾彼·绥尔陪他进浴室去，殷勤伺候，热情地替他擦背、冲洗。洗毕，又招待茶水、饭菜。他对朋友无上的敬意，使得顾客感觉惊奇、诧异。临了，艾彼·勾尔预备给他洗澡费，他发誓拒收，说道："这点小事情，你也要认真，劝你害臊些吧！我们是朋友，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分别嘛。"

"老兄！指安拉起誓，这座澡堂伟大极了，可是其中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呢。"

"何以见得？"

"拿砒霜混石灰配制的药剂，是最好不过的拔毛药。你制成这种药剂，待国王来洗澡时，献给他，告诉他怎样拔毛，这会引起他对你的爱护，那更尊敬你了。"

"你说得对。若是安拉意愿，我照配就是。"

艾彼·勾尔在国王面前谗害艾彼·绥尔

艾彼·勾尔出了澡堂，骑骡径往王宫，谒见国王，对国王说：

“主上，奴婢进忠言来了。”

“你有什么忠言可进的？”国王问。

“据说陛下建了一所澡堂，这是真事吗？”

“不错；有个异乡人来见我，我象替你建筑染坊那样，为他建筑了一所澡堂。那澡堂规模不小，非常富丽堂皇，给我的城市带来不少光彩呢。”他说着津津有味地叙述澡堂的好处。

“陛下上澡堂去过没有？”

“去过。”

“赞美安拉！是他保佑陛下不受那个肮脏、叛教的澡堂主人的毒害啊。”

“他是干什么的？”

“你要知道，主上，今后要是你再上澡堂去，那就非受害不可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澡堂主人是你的仇敌，他是一个叛教徒。他求你给他建筑那座澡堂，目的是要在里面毒害你。他配一种毒药，等你上澡堂洗澡时拿给你用。他将对你说：‘把它涂在腋下，那是最容易拔毛不过的。’其实那不是什么拔毛药，而是一种致人死命的毒素。因为基督教国王曾经应许那个卑鄙家伙，待他毒死陛下，便释放他的妻室儿女。原因是他的妻室儿女落在基督教国王手中，成为他的俘虏。当初我也是被俘跟他们在一起的。后来我开了染坊，替那些异教徒洗染，他们可怜我，替我说情，请求赦免。那国王问我：‘你希望什么？’我求他恢复我的自由，因而获得释放，才流浪到这儿来的。那天我在澡堂中看见他，问道：‘你是怎么恢复自由的？你的妻室儿女呢？’‘我和我的老婆儿女依然故我，还做着俘虏哪！’他说，‘有一天基督教国王开堂

审判，我和犯人在一起受审，听官员们谈论这个国家的时候，国王喟然长叹，说道："世界上我只受那个国王的威胁了。如果有人能用计谋，杀掉那个国王，那他要什么我就赏他什么。"我趁机走到国王面前，说道："如果我用计谋替陛下杀掉那个国王，陛下能释放我和我的妻室儿女、恢复我们的自由吗？""对；我都释放你们，而且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国王说。我于是同意替他行刺，他才派船送我到这儿来。我见过国王，他替我建筑这所澡堂。现在万事俱备，只须杀掉这个国王，赶去求国王践约，恢复妻室儿女的自由，此外还要领取奖赏呢。'我问他：'你预备用什么计策谋害国王呢？'他说：'计策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国王还要上澡堂来洗澡，我已经为他配了一种毒药，待他来时，我献给他，并对他说："请用这种拔毛药吧，它的功效显著极了。"待他一涂抹，毒素渗入体内，发生变化，包管一昼夜内，毒素便浸透他的心脏。他一倒头，万事就大吉了。'听了他的谈话，我十分替陛下担忧。陛下待我太好，为了报答王恩，我才前来告密的呢。"

听了艾彼·勾尔的谗言，国王非常生气，吩咐道："你认真保守秘密吧！"于是命令侍从，陪他上澡堂去洗澡，打算亲身去体验，以便证实其中的虚实。

国王命船长淹死艾彼·绥尔，艾彼·绥尔获救

国王上澡堂去洗澡，艾彼·绥尔殷勤招待，赶忙脱掉衣服，卖力替国王擦背，辛勤地替他冲洗，然后对他说，"启禀主上，奴

婢配了一种拔毛药，专供陛下浴后消除腋毛之用。”

“好啊，给我拿来吧。”国王表示愿意试用。

艾彼·绥尔诚诚恳恳地把拔毛药献给国王。国王一看，嗅了药中的气味，认为是毒药，因而大发雷霆，一声吼叫起来，吩咐侍从：“快把他逮捕起来！”

侍从遵命，当场逮捕了艾彼·绥尔。国王怒气冲冲，走出浴室，匆匆穿衣整冠，马上召集侍卫，发号施令，命带上艾彼·绥尔。当时谁也不知道国王为什么生气，由于他过于忿怒，人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敢过问。直到艾彼·绥尔被绑到他面前，他才吩咐唤来御船船长，对他说：“给我把这个卑鄙、讨厌的家伙带去，拿个大麻袋，把他和二百磅石灰一齐装在袋中，扎起袋口，用小船运到宫殿下面，等候执行我的命令。你听到我的命令时，立刻把他抛到海里，活活地烧死他、淹死他。”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船长应诺着带艾彼·绥尔去到一个小岛上，对他说：“喂！你这个人呀！我上你的澡堂去洗过一次澡，蒙你看重，殷勤厚待，极尽东道之谊，并拒绝收费，使我感到无限的愉快。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留下很好的印象，非常钦佩你的为人。告诉我吧，你和国王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你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致使他恼恨你，并命我这样处置你？”

“指安拉起誓，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过而应得这样的处分。”

“你在国王尊前有崇高的地位，这是前人从来没有过的。大凡属于恩赏的事，往往易遭他人的嫉妒；国王给你的这种恩遇，也许惹人眼红，对你怀恨、嫉妒，进而造谣生事，在国王面前进谗中伤，才惹国王这么痛恨你。不过这种事无关紧要，我欢迎你，

象你不认识我而尊敬我那样，我要援救你，让你跟我一起住在这个岛上，等有船只开往你的家乡，我再送你走。”

艾彼·绥尔打鱼，获得国王的宝石戒指

艾彼·绥尔受到船长的庇护，亲切地吻他的手，表示对他衷心感谢。船长为了交代差事，积极准备石灰，装在大麻袋中，同时把一块跟人体一般大的石头放在里面，自言自语地说道："我托庇安拉了！"他于是给艾彼·绥尔一张网，吩咐道："你拿去撒在海中，也许你能打到鱼儿呢。告诉你吧，我负着打鱼供国王食用的职务，但今天为你遭遇祸事，我没有工夫去打鱼，惟恐到时候厨师派人来取鱼而没有鱼交给他们，那就糟了。如果你能打到鱼拿来应付他们，我这就可以抽空去宫殿下面做作一下，表示把你抛在海中了。”

“那我来打鱼好了；你去吧，安拉会援助你的呢。”

船长把装着石灰和石头的麻袋搬到小船中，划到宫殿附近，见国王坐在临海的宫窗前面。他高声问道："主上！我该抛他了吗？"

“对，你抛吧！”国王吩咐，举起戴着宝石戒指的右手一挥，便有一道闪光从他的手指划到海面，他一怔，立刻把头缩进，呆然一动也不动。原来他挥手发号施令时，那个他得到统率三军的权威的宝石戒指已经脱指落到海中。他不能够宣布失落戒指的消息，怕军队起来反叛他而遭杀身之祸，因而只好默不作声。

艾彼·绥尔遵从船长的指示，把网撒在海中，一下子就打到满满的一网鱼儿。继而他再接再厉，一而再，再而三，继续不停地张网打鱼，终于打了一大堆鱼摆在岸上。他望着那么多鱼，暗自说："指安拉起誓，好久我没尝到鱼味了。"于是他从鱼堆里挑了一尾又大又肥的，想道："等船长回来，我叫他煎这尾鱼给我吃。"他思量着，抽刀插入鳃帮子，剖开鱼腹，发现鱼肚里有个宝石戒指，便取出来，戴在右手的小拇指上。这就是国王的宝石戒指。当他挥手发号施令时，脱指落到海中，被那尾大鱼吞到肚里，漫游到海岛附近，最后落在艾彼·绥尔的网中被捕。艾彼·绥尔却茫然不知个中情形。恰巧这时候，有两个奴仆奉御用厨师的命令前来取鱼，一直走到艾彼·绥尔面前，问道："喂！请问船长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艾彼·绥尔回答，并举手示意。

他刚举手示意的一刹那，那两个奴仆的脑袋顿时就离开脖子，落到地上。他眼看那种情景，感到万分惊奇，喟然叹道："哟！你瞧，是谁杀死他们呢？"他陷于迷惘、困惑中，沉思默想，一直在寻思其中的秘密。

船长对艾彼·绥尔解说戒指的特性

船长应付着交代了国王给他的任务，急急忙忙回到岛上，一眼看见岸上摆着大堆鱼儿，看见被杀的两具尸体，也看见艾彼·绥尔手上戴着的宝石戒指，不禁大吃一惊，赶忙大声嘱咐艾彼·

绥尔："老兄！你指上戴着戒指的那只尊手，你千万别动它。因为你一动，我的生命就完结了。"他边嘱咐，边走到艾彼·绥尔面前，问道："是谁杀死这两个奴仆的？"

"指安拉起誓，弟兄，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说得对；告诉我吧，你打哪儿弄来的这个宝石戒指？"

"打这尾大鱼肚中剖出来的。"

"你说得对；我曾见一件什么东西闪着亮光从王宫中一直落到海里，那是当我等待执行任务，国王在宫窗前命我：'抛下他吧。'并举手示意的时候，这戒指从他手上脱指落到海里，被这尾大鱼当食物吞掉，最后游到这儿落网，终于叫你把它打捞起来了。这是你的福分哪！可是你知道这个戒指的特性吗？"

"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特性。"

"你要知道，我们国王能够统辖三军，军队之所以服从、效命于他，那全是慑于这个戒指的缘故。因为它受过魔法，能够大显神通。因此，当国王讨厌谁，存心要消灭他的时候，只须举手一指，被指者的脑袋马上就跟他的身体分家，因为戒指里闪出一股电光，光线射到被憎恨者的身上，对方立刻就被杀死。"

"那么请你带我进城去吧！"艾彼·绥尔十分兴奋。

"好，我带你去，现在我没有什么可替你担心的了。因为你如果有意杀国王，只须举手一指，马上就可以消灭他。如果你存心杀死国王，消灭他的军队，你的愿望也可以马上实现，这是风雨无阻的。"

船长满足艾彼·绥尔的要求，让他乘上小船，欣然划着送他进城。

艾彼·绥尔带宝石戒指觐见国王

到了城中，艾彼·绥尔进宫求见，见国王坐在宝座上，有朝臣伺候，保卫森严，只是国王本人因遗失宝石戒指，愁容满面，闷闷不乐，默然不语，不敢向任何人宣布遗失戒指的秘密。艾彼·绥尔一直去到国王面前，国王抬头见他，大吃一惊，问道："你不是被我们抛在海里淹死了吗？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又活回来了？"

"启禀主上，当陛下判我死刑的时候，船长带我去小岛上，向我打听陛下生气的原因，他说：'你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致使他恼恨你，命我这样处置你？'我说：'指安拉起誓，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过而应得这样的处分。'他说：'你在国王面前有崇高的地位，也许有谁嫉妒你，在国王面前进谗中伤，这才惹国王这么痛恨你。我上你澡堂去洗过澡，备受你的尊敬；为了报答你的恩情，我要解救你，想办法送你回家。'于是他拿跟我一般大的一块石头，装在麻袋中，做了我的替身，当陛下的面，在宫窗下投到海里。可是当陛下举手下令的时候，这个宝石戒指从陛下的手上脱指落到海中，被一尾大鱼吞掉。之后，我在岛上打鱼，那尾大鱼落网，跟其他的鱼一起被我打了起来。我选择那尾大鱼，预备洗了拿去煎吃。当我剖开鱼肚，发现这个宝石戒指，便取出来，戴在自己的手指上。其后，御用厨师的两个差役前来取鱼，我不明白戒指的特性，向他们举手示意，想不到两个差役竟活生生地被杀死。往后，船长回到岛上，发现我手上戴着

的宝石戒指，给我讲明底细。由于陛下优待我，是我生平所受的仅有的好际遇，因此我带戒指见你来了。喏，这是你的宝石戒指，请你收下吧。假若我有什么冒犯你的地方，罪不容诛，那么请陛下宣布我的罪状，然后执行王法，那是理所该当的，我自己毫无怨言。”

艾彼·绥尔把宝石戒指从自己的手指上脱了下来，递给国王。国王眼看艾彼·绥尔做的好事，收下戒指，戴在自己的手指上，霎时恢复了神气，顿时跳将起来，抱住艾彼·绥尔不放，用感激涕零的口吻说：“你真是一位正人君子，我冤枉你了，请你原谅我，饶恕我吧。老实说，这个戒指如果落在别人手里，它一定不会再回到我手里来的。”

艾彼·绥尔揭穿艾彼·勾尔的阴谋

“主上，”艾彼·绥尔对国王说，“你如果要我谅解，那么请把我触怒你而该处死的罪状告诉我吧。”

“指安拉起誓！从你归还戒指这桩好事来看问题，我确信你是清白无罪的；可是事情弄得这么糟，那只为了洗染匠对我说……”于是他把艾彼·勾尔的谗言和盘托出，全都告诉了艾彼·绥尔。

“指安拉起誓！主上，我并不认识任何基督教国王；我生平没有到什么基督教国家去过；我压根儿没意识到要谋害陛下。可是那个洗染匠，他原是我的伙伴，在亚历山大城中我们彼此是邻居。只因那里生活萧条，没有生意，我们才约着一起离乡背井，

出来谋生。当初我们一起朗诵《古兰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彼此约法三章，同意在旅行期间有事做的人，应照顾失业者的生活，彼此关怀，互助合作……”于是他不惜言辞，把他跟艾彼·勾尔在一起的遭遇，钱被偷，被遗弃在旅店中，见艾彼·勾尔在染坊中当老板，进染坊去问候艾彼·勾尔，被他当小偷尽情打骂侮辱的经过等等，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最后说道：“主上，原是艾彼·勾尔他向我建议说：‘你配上一剂拔毛药，供国王使用吧。因为你的澡堂设备得非常齐备，只缺少拔毛药了，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哪。’主上，你要知道，拔毛药并不会伤人，在我们地方，它是澡堂中必不可少的设备，当初只怪我忘了这桩事情。后来是那个洗染匠上澡堂来洗澡，我尊重他，抬举他，他才提醒我的呢。现在恳求主上派人把旅店的门房和染坊中的仆役都找来，向他们打听情况，就明白我的遭遇了。”

国王生艾彼·勾尔的气

国王果然派人唤来旅店的门房和染坊的仆役，仔细盘问，了解情况。结果，门房和仆役都照实招供，支持艾彼·绥尔，证明他的遭遇都是事实。国王派人前去捉拿艾彼·勾尔，吩咐说：“把他赤脚露头地绑来见我！”

当时，艾彼·勾尔正以艾彼·绥尔被害而高兴快乐，得意忘形的时候，国王的差役突然冲进屋去，出其不意地袭击他，打了他的脖子，再把他绑起来，枷锁锒铛地解到王宫。他眼见艾彼·绥尔坐在国王面前，旅店中的门房和他自己的仆役都站在他身

旁，同时他听见门房指着艾彼·绥尔问他："这位不是你的伙伴吗？你不是偷了他的钱，把他一个生病的人扔在店中让我伺候他的吗？"接着他自己的仆役问道："这不是你吩咐我们抓住他，把他打了一顿的那个人吗？"

听了门房和仆役们的质问，国王知道艾彼·勾尔为人不正，品质太坏，应该受到严厉的处分，因而吩咐差役："带他去游街示众，再把他和石灰装在麻袋中，投到海里烧死淹死他吧。"

"恳求主上，看我的情面饶恕他吧！"艾彼·绥尔向国王替艾彼·勾尔说情，"他对不住我的地方，我都原谅他了。"

"你固然有权利原谅他对不住你的地方，我可不能饶恕他作奸犯科的罪行。"国王说着，大声喝道："快把他带走，照王法行事吧！"

差役遵从命令，把艾彼·勾尔带到市中游街示众，然后把他和石灰一起装在大麻袋中，投在海里，活活地被石灰烧焦，被海水淹死。

事实证明艾彼·绥尔是个好人，国王非常尊敬他，十分感激他，对他说："艾彼·绥尔，你希望我赏你什么？说吧！我都给你。"

"主上，我不打算再在这儿待下去了，望陛下送我回家去吧。"

国王挽留他，请他担任宰相职位，共谋国家大事，他却不愿意。不得已，国王赏他更多的财物和婢仆，装满了一大船，送他回家。他向国王告辞，带着财物和仆从，开航起程，满载而归。

船在无边际的海中继续航行了几昼夜，最后安全到达亚历山大。仆从忙着卸下财物，无意间发现岸边的沙滩上横陈着一个大麻袋，赶忙报告艾彼·绥尔："主人，海滨有个大麻袋，非常

沉重，袋口被扎得紧紧的，里面装的什么东西，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艾彼·绥尔随仆从来到麻袋所在地，打开麻袋一看，见里面装着艾彼·勾尔的尸体，知道他被风吹浪打，最后漂流到故乡来了。艾彼·绥尔不念旧恶，觉得可怜，发生恻隐之心，因而亲自替他料理善后，把他葬在附近，给他立了墓碑，建了祠堂，以供后人凭吊，还拨专款，作四时祭祀之用，并在祠堂门上刻了下面的诗句：

根据工作可以看出人的原形，
嘉言懿行同一个人的品质没有差别。
别胡言乱语，
自身可以免遭毁誉。
好说流言蜚语，
别人许会提出同样的语汇。
必须戒避奸淫，
纵然出自谈笑也绝口莫提猥亵。
家犬要保全驯良的品性，
才博得主人的爱护、养育。
狮子一旦被人用锁链拴起，
证明是它过于呆愚。
汪洋大海只让腐尸、碎片浮上水面，
珍珠却被埋在海底的泥沙里。
麻雀要跟鹰隼争胜、抗礼，
说明是它无知愚昧。
从善如流者最后的好结局，

本是天经地义的规定。
别想从黄连中提取甜味，
因为食物的味道总不离开它的本源。

艾彼·绥尔回到家乡，在亚历山大城中欢度晚年，过舒适、愉快的幸福生活，直至白发千古。

狐狸和狼的故事

相传古代有一只狐狸和一只狼同住在一个山洞里，彼此双双地早出晚归，一直过了很长的岁月。在日常生活中，狼性倔强好胜，经常欺负、压迫狐狸。年深日久，狐狸忍不胜忍，但迫于狼的强暴，无可奈何，只得好言劝狼温和些，善良些，不可无法无天地尽干坏事。他说："如果你再行凶作恶，残忍成性，说不定安拉会派人类来惩罚你呢。须知：人类是诡计多端的，他们有的是策略和办法，不但能猎取空中的飞禽，捕捉海里的鲸鱼，而且还善于移山倒海，这一切都是人类的手段和智谋。今后你应该公道些，别再逞强凌弱。果能如此，你的前途就光明无量了。"

狼不接受狐狸的劝告，恶狠狠地说道："你大言不惭，胆敢对我如此放肆吗？"随即粗暴地掴狐狸一个耳光，打得它顿时昏晕过去。

狐狸慢慢苏醒过来，慑于狼的威势，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强颜微笑，诚惶诚恐地向狼认罪求饶，凄然吟道：

假若刚才我犯了一桩过错，
或往昔的言行对你有失敬之处，
今朝我虔心忏悔，
负荆前来向你请罪。
只有你的饶恕，

能予罪犯以改过自新的出路。

狼接受狐狸的赔礼道歉，止住了打骂，说道："假若你不谈与你自身无关的事情，怎么会挨打挨骂呢？"

狐狸毕恭毕敬地回道："听明白了，遵命就是。从今以后凡是你不愿听的，我绝口不提。先圣贤说得好：'人家不打听的消息，别随口乱提；人家不提出的问题，别信口分析；与自身无关的事情，尽可置之脑后；别向歹徒进尽忠言，因为他们是惯于以怨报德的。'这些话真是处世的金石良言。"

狼听了狐狸一席忏悔兼带讽刺的谈话，勉强显露出一副笑脸，内心里却恨透了狐狸，暗自说："这只狐狸，我非设法置他于死地不可。"

狐狸迫于无奈，始终忍受着狼的虐待，静待报复机会，暗自说："残酷无情和造谣中伤，这都是作恶多端、自取灭亡的原因。古人说得好：'强霸者毁其身，狂妄者悔无济，谨慎者保其身。'中庸、适度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品性，礼貌是成大事立大业的秘诀。从古人的经验和教训里，我认为对狼这个暴虐作恶的歹徒，应该忍辱负重，采取佯为谄媚、奉承的态度，反正迟早它难免是要被摔倒的。"

狐狸想到这里，怡然自得，并温良恭谨、服服帖帖地一再向狼讨好、求饶，说道："奴婢犯了罪孽，只要诚心悔罪，安拉还是接受他的忏悔并饶恕他的罪过的。我是一个弱小的奴婢，见识短浅，在进忠言的时候，失言冒犯了你，因此受到一个耳光的教训，给我带来极端苦楚，其疼痛的程度，恐怕不是大象能够忍受得了的。不过苦中有乐，一巴掌固然使我疼得要命，可它给我增长了经验、阅历，最后使我心悦诚服，满腔欢喜快乐，因此我才不为

挨打而怨天尤人。先哲说得好：'为教训而施行的体刑，当初固然给人极端痛苦、难受，末了却使人感到比蜂蜜还甜的滋味。'"

狼沾沾自喜，说道："你既忏悔，我便饶恕你，一笔勾掉你的罪孽。今后你给我小心些，好生做我的奴婢！反正在对付仇敌方面，我的办法和威力你是知道的。"

狐狸赶忙跪下去叩头，表示衷心感谢，并替它祈福求寿："愿安拉延长你的寿岁，增加你的威力，让你征服所有的强敌。"

狐狸战战兢兢，对狼老是怀着畏惧、恐怖心情。为自身的安全计，它一直敷衍塞责，一味对狼佯为阿谀、奉承。有一天它上葡萄园里觅食，在那里发现围墙上有一个裂口。眼望着那个裂口，它觉得奇怪、可疑，暗自说："这个裂口的出现，当中必然有个原因。古人说得好：'发现地面上的裂缝而不即时止步、回避，难免要吃亏、受骗，结果会送掉性命。'著名的例证是：从前有人在葡萄园里做了一只假狐狸，用盘子盛葡萄供它享受，以便别的狐狸看见那种情景，欣然走进葡萄园，达到自投罗网、垂手被捕的目的。在我看来，这个裂口显然是人类的阴谋诡计。俗谚说得好：'小心谨慎是聪明伶俐的体现。'为小心谨慎起见，对这个裂口我需要仔细观察研究，也许我能发现其中诱人上当的秘密；我不该受贪婪的影响而拿生命去冒险。"于是它慢步走到裂口附近，提心吊胆地绕着仔细踏看一回，果然发现裂口下面，园主挖了很大的一个陷阱，用来猎捕偷吃、糟踏葡萄的野兽。它发现陷阱之后，喜不自禁，对自己说："狐狸呀！从此你可以达到希望目的了。"它再一次细看，见陷阱上面铺着一层薄土，非常容易陷落。它小心翼翼地后退几步，说道："赞美安拉！我算有先见之明，曾经早作准备。狼是我的仇敌，把我侵扰得差一点没生存的余地了。如今我希望它跌在这个陷阱里，让我清清静静、安安逸

逸地独自享受葡萄园中的果品，这才满人愿哩。”它说罢，摇头摆尾，哈哈大笑，洋洋自得地吟唱道：

今天但愿我亲眼见狼跌进这个陷阱里，
因为它逼我吃尽苦头、长期痛心疾首。
今后只望它一旦被人消灭，
与这座葡萄园永久绝迹，
让我安然生存下去，
独享园中丰盛的果品。

狐狸吟唱毕，转身一股劲跑回洞去，向狼报喜说：“今后你可以毫不困难、轻而易举地跨进葡萄园了，这是你的幸运呢。就因为安拉替你铲除障碍，打通道路，让你毫无困难，随便走进葡萄园，尽量享受园中无比丰富的胜利品，所以我才前来向你道喜、庆贺哩。”

狼莫名其妙，愕然问道：“关于你所谈的这些消息，究竟有何凭据？”

“今天我上葡萄园去觅食，得知园主已经离开人世，据说是被一只恶狼咬死吃掉的。在园里我还看见树上结满了光耀夺目的成熟的果实哩。”

狼早已馋涎欲滴，听了狐狸之言，不但毫不怀疑，而且被贪婪的心情所引诱，于是急急忙忙奔向葡萄园。到了裂口的所在地，狐狸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死人般倒了下去，悄悄地吟道：

莫非你企图获得赖玉兰小姐的爱顾？
妄想只能是贪婪者脖子上的重负。

继而它鼓励狼说：“围墙倒了这个裂口，免除你爬墙之累，这是安

拉给你的无上恩惠，我请你赶快进去！”

狼迈步走了过去，刚通过裂口，便一下子堕入陷阱。狐狸眼看那种情景，欢喜若狂，无法控制喜悦的激情。它满腔的冤屈、苦闷，顿时烟消云散，毫不存留，于是它乐不可支地吟唱道：

我的处境和长期的痛苦心情博得时运的同情、怜悯，
它既满足我的欲望并驱逐我所顾虑的一切。
狼恶贯满盈难逃死亡的包围圈，
我慨然饶恕它作过的种种罪孽。
今日葡萄园一旦变为我的专利品，
从此愚蠢的伙伴不再同我分享利益。

狐狸吟罢，垂头俯视，见狼困在陷阱里，悲哀哭泣，懊丧到极点，因而喜极而悲，泪眼涔涔，落下一连串泪水。狼抬头见狐狸伤心流泪，问道：“艾博·霍撒谊尼①！你是为同请、怜悯我的处境，才悲哀哭泣吗？”

“不！指使你堕入陷阱的安拉起誓，我并不为同情、怜悯你而悲哀哭泣。其实我是因为恨你在这以前一直逍遥法外，不能早日堕入这个陷阱，而忍不住痛哭流涕的。如果在我和你相遇之前，你就跌在陷阱里，那我一定能过上一些安静、舒适的日子；可是你真算得侥幸，终于活到寿终正寝的最后关头，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桩终身遗憾的事情；我越想越生气，所以才落下伤心的眼泪。”

“你这个好作怪的家伙！我求你去见我母亲，告诉她我的遭遇，也许她会想法挽救我的生命。”

---

① 堡垒的父亲，是狐狸的外号。

“是你的贪婪行为和贪得无厌的欲望使你自寻死亡呀。你既然跌在陷阱里，就没有脱险的机会了。俗谚说得好：‘不预料后事的人，必遭时代遗弃，无法保证自身安全。’你这个愚蠢家伙！莫非你不知道这个做人的道理吗？”

“艾博·霍撒谊尼！你一向表示敬爱我，乐意和我结成莫逆朋友，对我的无上权力你尤其怀着恐怖心情。过去我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别抱仇恨、报复心理吧。因为有机会报仇而能慨然饶恕别人的人，他的阴功，安拉会给予报酬的。诗人吟得好：

> 你须随地播下厚道的种子，
> 因为任何地方厚道的种子都能生根、开花、结实。
> 厚道的种子生长出来的果实即使历经长久的时日，
> 收获它的只能是亲手播种的人。”

“你这只最愚顽最蠢笨的野兽！你向来骄傲自矜，傲慢无礼，暴虐横行，不顾一点友谊之情，这一切的暴行，莫非你已忘得干干净净？对诗人谆谆的教训：

> 你有权力的时候千万别做亏心事情，
> 因为压迫者的处境始终离不开复仇范围。
> 你固然可以闭目安睡，
> 受害者却辗转失眠。
> 他诅咒你的时候，
> 安拉的眼睛可是不打瞌睡。

你却等闲视之，置之脑后，对你一直达不到教育的目的。”

“艾博·霍撒谊尼！我的过错，请你多多宽恕。因为赦免是向宽宏大量者请罪的目的，而行善却是阴功中最宝贵的积蓄。诗

人说得好：

在可能范围内你应该尽快地多做好事情，
因为你这一辈子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有权力。”

狼卑躬屈膝地向狐狸苦苦哀告、求饶，说道：“归根结蒂，也许你能助我一臂之力，挽救我垂危的生命。”

“你这个诡计多端、欺诈成性、背信弃义的家伙！你恶贯满盈，休想平安脱险。因为这都是你作恶应得的报酬和下场呢。”狐狸说罢，咧着腮帮子笑个不止，得意地吟道：

别对我再作欺骗、蒙蔽，
从此你绝对得不到什么东西。
你希望我替你做的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今日你一手栽培出来的恶果应归你去收获。

“你这个野兽中最温良的动物啊！我之所以到了这步田地，毫无疑义，我确信是你把我给抛进这个陷阱里来的。”狼说罢，淌着两行清泪悲哀、埋怨，凄然吟道：

你赏赐我的恩惠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件，
在我看来它是数不完说不尽的。
我生平不遭患难则已，
但遭便靠你替我消除灾星。

“愚蠢的仇敌哟！你一向高傲自大、暴虐恶霸，如今态度突然改变，一下子变得如此温顺、虔敬，如此卑微、谦逊，这到底是何居心？从前我和你在一起，慑于你的敌视行为，随时随地诚惶诚恐地奉承、巴结你，并不希望得到你的什么好报酬。你作威作

福，恶贯满盈，到如今你的末日和受惩罚的时候已经降临。这是你罪有应得，还有什么好说的！”狐狸痛骂一通，欣然吟道：

> 你这个企图作奸行诈的家伙！
> 已经跌进你那邪辟念头挖掘的罪薮。
> 从此你和别的豺狼永久绝迹，
> 可以尽情尝一尝灾难的滋味。

“温和的好朋友！请你别用仇视的眼光看我，别用敌对的口吻骂我。在友谊还来得及补救的最后关头，你应该和我一起，共同维护彼此的交情。现在我恳求你快去给我预备一根绳子，拿它的一端系在树上，其余的一端抛给我，让我拽着绳子爬上去。也许我能因此脱险，生命得救，那时节我将把生平的积蓄，全都奉送给你。”

狐狸不为狼的哀求、利诱所惑，毅然说道：“你一直喋喋不休，老是企图脱险、得救。你快死了这个念头吧，我无论如何是不会营救你的。现在你回忆一下你欺负我、虐待我的种种罪恶行为吧！过去你那么无法无天，作威作福；今天人们怎能不飨你以石头？你要知道：你的死期已降临，很快你就要离开光明快乐的今生，沉沦到黑暗痛苦的来世，永久经受报应的折腾。”

“艾博·霍撒谊尼！你别坚持敌对行为，赶快跟我和好如初吧！你要知道：在患难中助人一臂之力，就等于救了一个临危濒死者的生命；而救活一个人的生命，也就等于救活了众生。基于这种情理，做人不该刚愎自用、固执己见，这是先哲大力倡导而禁止后人触犯的道行。如今你眼看我跌在陷阱里，生命危在旦夕，备尝死难的痛苦；可你见死不救，不肯助我一臂之力，这显见得你太刚愎、固执。我恳求你见义勇为，发点善心，赶快伸出援

助之手，救救我这条垂危的生命。”

“你这个下流、野蛮家伙！你对我心怀恶意，口头却说得满好听。你这种口蜜腹剑的言行，我把你好有一比。”

“好比何来？”

“好比凶鹰诱杀鹧鸪的阴险行径。”

“此话怎讲？”

“你请听吧：有一天我上果园里去吃葡萄，忽然看见一只凶鹰从高空猛扑下来，追捕一只鹧鸪。幸亏那鹧鸪机警、伶俐，迅速逃进洞去躲避，才免于当场丧命。当时凶鹰没有把鹧鸪抓到手，摇身收敛起凶恶的面孔，挨到洞前，温存地说道：‘小憨家伙！我见你在地面上挨饥受饿，心里觉得你的处境可怜，因而给你捡来一些谷粒，一心要把你搂在怀里，拿谷粒喂你。可是你不了解我的好心好意，一见我就没命地逃避。在我看来，你不和我见面，除了拒绝我的敬意之外，是不会有别的理由的。你出来吧。喏！我给你捡来这些谷粒，你快拿去安安逸逸地果腹充饥吧。’鹧鸪听了凶鹰的一番花言巧语，信以为真，毫不怀疑，刚走出洞门，一下子就被凶鹰攫在利爪里。它懊悔不及，愤然说道：‘你宣称给我捡来谷粒，叫我拿去安安逸逸地果腹充饥，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情。你欺骗我，愿安拉把我的肌肉变成致你死命的毒药。’凶鹰不顾一切，狼吞虎咽地啄食了鹧鸪的血肉，随即应了咒愿，果然象中毒一样，遍身的羽毛全都脱落，有气无力地倒下去，蹬蹬脚便气绝身死。”狐狸讲了凶鹰残杀鹧鸪的经过，接着说道：“狼呀！挖洞陷害朋友的人，他自身会跌在自己挖的陷阱里，这便是害人终害己。总而言之，你欺负、虐待我在先，这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你别说这些言语和比喻了吧，也不必再提我过去的种种丑

恶行为了吧。因为现在我处的这种恶劣环境，已经是够呛的了。我跌在陷阱里，生命危在旦夕，这种命运，即使仇人见了，都会产生怜悯、恻隐念头的，何况是亲戚朋友。基于这个道理，我恳求你赶快给我想个办法，让我平安脱险，那你便是我的救命恩人了。在营救我的时候，你固然要感受艰难困苦，可是应该想到：援助患难中的朋友，必须冒生命的危险，忍受最大限度的痛苦，担负最艰巨的任务。古人所谓：'忠诚老实的朋友，比同胞手足更为可贵。'便是基于这个道理。在你的帮助下，如果我能一帆风顺地脱险，保全性命，那我一定要为你收集各种食物，积累足够你应付任何困境的大批粮食，此外我还要教会你一种特殊本领，可以使你轻而易举地闯进广阔的葡萄园，任意掠夺丰富成熟的果品，让你悦目畅怀地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

狐狸听了狼的一席花言巧语，忍不住哈哈笑个不停，说道："学者对你这号无知愚昧到极点的人所作出的判语，显然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学者到底作了什么样的判语？"狼惊奇地发问。

"他们说：'身体粗笨、性格暴躁，是一个人离智慧过远、距离愚昧太近的标记。'鬼祟、蠢笨的家伙呀！你说营救患难中的朋友，必须忍受最大限度的痛苦，这话固然不错；但是你为人向来愚昧无知，欺诈成性，这叫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我本来是你的仇敌，对你抱着幸灾乐祸心情，你怎么能说我是你的朋友呢？如果你稍加思索，便知道这样的称呼，对我来说是极大的侮辱，它比箭伤还痛苦。至于说要为我收集食物、储备大批粮食，并教会我闯进葡萄园、掠夺果品的本领，在我看来，这都是无稽谰言。你这个鬼祟、狡猾家伙！试问你自己干吗没有一种救拔自身、摆脱灾祸的本领？你企图挽救你自己、并要我听从你的忠言，这是多

么遥远、困难的事情啊！要是你真有本领，那么你想个办法，从目前你所处的、我乞望安拉长期惩罚你的这种境界里解救你自己吧。你这个笨家伙！必须注意：假若你有本领，快别浪费精力教训别人，首先应该解救你自己，免遭杀身的结局。相传某甲患病，有患同样疾病的某乙前来向他献殷勤，说道：'我可以替你医病吗？'他慨然回道：'干吗你不先医治你自己呢？'某乙听了无言回答，恧然而退。愚蠢的豺狼呀！你的行为跟某乙的行径显然是一回事情，其中毫无差别。现在你既已跌在陷阱里，你就在里面住下去，耐心忍受你的遭遇吧。"

狼听了狐狸的驳斥、拒绝，大失所望，不禁悲从衷来，边痛哭流涕，边诚心忏悔，说道："过去我太昏聩，对自己的事情一向马虎随便，所以才自作孽。此次如蒙安拉怜悯、救援，让我平安脱险，那我对欺负弱小的罪恶行为一定要痛改前非。为了惧怕和避免安拉的惩罚，我一定要换一身粗毛衣，隐居在深山老林里，虔心虔意地赞颂、膜拜安拉，埋头修行苦炼，从此息交绝游，跟一般野兽断绝关系，并大力支援救济那些穷苦无告的以及为真理而奋斗的好人。"

狼自我谴责、诚恳忏悔一番之后，哭哭啼啼、唉声叹气地表示痛恨前非，决心改过自新。狐狸听了，非常感动，油然产生慈悲怜悯心情，终于抑制不住冲动的激情，不自主地一跃跳到阱边，一屁股坐了下去，它的尾巴便自然而然地垂到陷阱里。狼趁机跳了起来，伸爪揪着狐狸尾巴，使劲一拽。狐狸事先没提防，被狼揪着尾巴，什么抓捞没有，因而轻而易举地被拉到陷阱里。狼怒骂道："你这个狠心的家伙！当初在我的统治下，你承认是我的随从、亲信，可是刚才你幸灾乐祸，胆敢肆无忌惮地咒骂我，这到底是什么体统？现在你居然跌到陷阱里，跟我在一起受罪，彼

此同归于尽。对你来说，报应来得何其神速！先圣贤说过：‘你们中骂同胞手足为狗子的，他自己必然是吃狗奶长大的。’诗人吟得好：

> 命运严格考验我们的时候，
> 同时它叫别人逍遥自矜、得意忘形。
> 请警告幸灾乐祸的人们赶快清醒，
> 迟早他们也要经受命运的考验。

我和你过去活在一起，现在死在一堆，这是多么理想、美好的事情！现在，在你见我被杀身死之前，我必须先发制人，赶快结果你的性命。”

狐狸挨了一顿臭骂，明白狼的报复决心，忧心忡忡，暗自叹道：“唉！事情不妙，我已经跌在这个强暴的恶霸手里，性命危在旦夕。处于这样的危急存亡境地，正是需要耍花招弄手段的时候。前人说过：‘为结婚之日装饰，妇女才事先置备簪环首饰。’比喻说得好：‘眼泪，眼泪！为了应付艰难困苦局面，我才卑躬屈膝、忍辱含垢呢。’对付这个残酷暴虐的野兽，如果我不动一动脑筋，想出锦囊妙计，那毫无疑义，我一定会死在它手里。诗人吟得好：

> 今日人们一个个诡谲得与森林中的猛狮无异，
> 要生存下去必须善用阴谋诡计。
> 你好生把握着欺诈的桥梁，
> 让生活的磨盘川流不息地给你磨出食粮。
> 如果最后仍然达不到丰收的希望，
> 就该嚼草填塞你的胃肠。”

狐狸沉思默想一番，好生打定主意，然后从从容容地说道："最威武、最勇敢的狼呀！这可不是报应。现在你暂且别杀我，免得事后你懊悔不及。如果你不忙于杀我，仔细考虑一下我的陈述，你一定会明白我的意图的。如果你马上杀死我，那末你我同归于尽，一块儿死在这个陷阱里，这对你来说，也没丝毫利益可取。"

狼听了狐狸的巧辩，将信将疑，说道："你这个狡猾鬼祟家伙！你求我暂且不要杀你，莫非你还想活着逃出陷阱吗？刚才你所说的希望到底是什么？赶快讲给我听吧。"

"我先前的抱负和目的，本来应该是得到你的嘉奖和赏赐的。这是因为你自我忏悔、坦白的时候，我听你口口声声承认、痛恨你犯过的种种罪恶行为，并且许下愿心：此次如果得救，决心痛改前非，从善如流，本着温和谦恭的态度，不再残害朋友和同类，并决心毁掉犬牙，剪短指甲，不再偷吃葡萄和别的果实，而要穿上粗毛衣，入山求道修行，为安拉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对你固然抱着刻骨之恨，惟恐你不速遭毁灭；可是听了你的坦白忏悔和所许下的愿心，才深受感动，顿萌同情怜悯念头，因而情不自禁地纵身跳到阱边，冒着生命的危险，前来挽救你。我垂下尾巴的目的，是让你握住它，借此离开陷阱，安然得救。你却不肯改变你那粗野、残暴的性情，也不图慢慢地摆脱危险，好生解救自己，反而抓着我的尾巴使劲一拽，拽得我疼痛难忍，我的灵魂差一点离开躯体。结果我和你都跌在陷阱里，处在危急存亡的边缘，生命危在旦夕。假若你同意，我这儿倒有一个好办法，足以挽救你和我的生命。待脱险之后，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而你许下的愿心和诺言，也必须全部付诸实践。"

"你究竟要我同意你什么呢？"狼急于要摆脱危险。

"你起来，挺直腰杆，站在两条后腿上，以便我爬上去，站在

你的头顶上。这样一来，我离地平线的距离就缩短了，可以一跃跳出陷阱。那时候我会给你预备一根绳子，让你攀援着把你给拔上去。”

“你的话我是不相信的，因为先哲说过：‘在彼此相互猜忌、怀恨的情况下，还随便轻信别人，这是一种过失。’古人也说过：‘相信不可靠的人，结果只会受骗。对试验过的人再加考验，结果只会后悔。不区别复杂情况，而把各种事物混为一谈，最后作出笼统判断，其结果只会得不偿失、凶多吉少。’诗人吟得好：

一

人的思想、意念必须尽从坏处着眼，
因为狐疑、猜忌是凡人中最特殊的智慧。
任何致人于灾祸、灭亡的事情，
都望嘉言懿行的后尘莫及。

二

经常保持猜忌念头可以安居乐业，
日常生活中头脑清醒的人足以减灾避嫌。
对付敌人可以满面春风笑脸相迎，
骨子里必须抱定同仇敌忾、你死我活的决心。

三

你最信赖的朋友也许是对你抱恨最深的仇敌，
与人交际应酬必须提高警惕。
一味迷信命运无异期望奇迹出现，
对它的危害性却不可不格外提防小心。

揆之诗人圣贤们的经验教训，我怎么还能相信你呢？”

狐狸并不以狼的驳斥而气馁，仍然据理力争说：“怀疑、猜忌行为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赞许；与人为善才是完美的品性，它能引人走向成功胜利。狼朋友！我认为你应该趁早想个办法，把你自己从目前所处的困境中解救出去，让我和你都能平安脱险，保全性命。这样的出路，自然比坐而待亡高明得多。我劝你赶快抛弃猜忌、怀恨心情，建立一种与人为善的念头。如果你能痛改前非，对我稍加信任，采纳我的建议，同意我的办法，则我对待你充其量不外乎两种可能：其一，我给你拿来一种工具，让你攀援着摆脱危险。其二，我欺骗你，对你采取不闻不问、置之不理的态度。后一种可能我是不至于采用的，因为我不是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这是从你所遭受的报应中得到的一点经验，我自然不会自作孽而招致应得的报应。谚语说得好：‘忠信留芳千古，诈骗遗臭万年。’我不是糊涂虫，沧桑世变的道理，我全都知道，你只管相信我，让我们通力合作，赶快想办法摆脱危险，保全性命。你千万不可以再徘徊犹豫、踌躇不前，因为大祸临头，情况紧急，时间不待，我们已经没有从长计议的机会了。”

狼听了狐狸的一番花言巧语，大为所惑，果然表现出温和态度，说道：“我对你的信义固然深怀疑虑，不过你听了我忏悔而要救我的念头，我却有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当初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说的是真情实话，那么你所作的罪孽可以得到赦免。要是你表现得虚情假意、口是心非，那么安拉对你的行为会给予严厉的惩罚呢。’喏！现在我同意你的建议，接受你的办法了。如果此次你再欺骗我，那就让这种欺骗行为成为你自取灭亡的原因吧。”狼说罢，站了起来，把狐狸架在肩膀上，然后使劲伸直腰杆，尽量往上顶，直至非常接近地面的时候，狐狸纵身一跃，跳出陷

阱。狐狸脱险之后，过分欢喜，一下子倒在地上，乐得昏迷不省人事。

过了好一阵狐狸才苏醒过来。狼在陷阱中不见什么动静，非常恐怖着急，哀求道："好朋友！对于我的安全，你可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请你赶快想办法营救我吧。"

狐狸听了狼的哀求，哈哈笑个不止，慢条斯理地说道："容易受骗的傻子呀！我之所以跌在你手里，这不过是对你作一次戏弄、嘲笑的惩罚而已。这是因为我听了你的虚伪忏悔，一时被欢喜冲昏头脑，抑制不住满腔激情，不自主地手舞足蹈起来，飘飘然乐不可支，不知不觉我的尾巴便垂到陷阱里，终于被你揪着把我拽进去。幸亏安拉伸出援助之手，我才平安脱险，最后从你手里得到解救。你是魔鬼的喽罗党羽，在这种情况下，我干吗还不为促成你的死亡而奔走呢？告诉你吧：昨夜里我梦见我自己在你的婚礼席间，唱歌跳舞，欢呼祝福。后来我把梦境告诉圆梦的人，求他替我解释。他对我说：'你最近要遇一次致命的危险，可是你的生命终于得到了解救。'因此我知道我跌在你手里，从而又得到解救的这一过程，显然是我那个梦兆的体现。无知愚昧的傻瓜哟！你明知我是你的仇敌，干吗还妄想我来营救你呢？我对你的态度是坦率的，你听我说过了，那么我怎么还肯为营救你而奔走呢？学者说得好：'坏蛋一倒头，乡党安居，闾里太平。'假若我不考虑践约比欺骗会使我经受更厉害的痛苦，那我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你呢。"

狼听了狐狸的辱骂、嬉笑之言，懊丧得直啃它自己的前爪。但处于无奈，它不得不找些软话说，低声下气地苦苦哀求，可是始终得不到狐狸的同情和怜悯。最后它压低嗓音，异常谦逊地说道："自然罗！你是狐类，能说会道，不但言谈漂亮、甜蜜，而且

在幽默、诙谐方面也高人一筹。这是你独具的特点，因此你利用这一特点，一直要弄我。不过我要劝你：随时随地都用滑稽态度对待别人是不太适当的。”

“憨家伙！幽默、滑稽自有其限度，爱谈笑的人，绝不至于超越它的有限范围。你千万别以为安拉让我从你手里脱险，他也会让你从我手里得到解救。”

“看重过去我们之间的交情和友谊，你应该期望我平安脱险，这才合乎天理人情。你若伸出援助之手，挽救我的生命，我对你的救命之恩，一定给予很好的报酬。”

“先圣贤说过：‘无知邪佞之徒，长于诱人作奸犯科、招灾惹祸；造谣说谎之徒，贯于隐人之善、扬人之恶，二者皆不足以为伍。’又说：‘世间只有死亡无法补救，只有坏性格无从矫正，只有命运不可抵御。’善哉斯言。至于你夸口说要给我很好的报酬，这我把你好有一比。”

“比从何来？”狼急于要知道个中底细。

“好比毒蛇的赏赐。”

“此话怎讲？”

“相传有一条毒蛇受到训蛇者追捕，正在落慌而逃的时候，中途被一个过路人看见，他便好奇地问道：‘蛇呀！你惊惶失措，如此奔跑，这是什么缘故？’蛇回道：‘我受到训蛇者追袭，急于要逃脱性命。如果你把我藏在身边，救救我的性命，将来我一定重重地报酬你，一定为你做各种好事情。’过路人贪图报酬，果然把蛇装在自己的衣袋里，把它保护起来，直至训蛇者去远，蛇的恐怖情绪全都消失了，他才向蛇索取报酬，说道：‘我保护你，消除你的危险，保全你的性命，你怎么报答我呢？’蛇回道：‘你当然知道，咬人是我们仅有的报酬，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报酬的。现

在你要我咬你的什么地方？请赶快告诉我吧。'后来，那个行好的过路人被蛇咬了一口，终于中毒惨死。憨家伙呀！你要给我的报酬，跟毒蛇给过路人的报酬，其间毫无差别，这便是我拿毒蛇来跟你打比喻的原因。诗人吟得好：

别轻信那个被你激怒的青年，
他胸中的愤怒情绪还没平静。
蝮蛇的外表虽然光滑、柔和、美丽，
它的内脏里却隐藏着致命的毒液。

这样发人深省的诗句，难道你从来不曾听见？"

"形貌秀丽、口才流利的狐狸呀！我能侵袭村寨中的牲畜，善于糟蹋葡萄园中的果木，人类对我都抱着畏惧心情，这种情形你可不能置若罔闻。因此你必须遵照我的命令行事，象奴隶对主子那样毕恭毕敬地专门为我服役。"

"狂妄、无知、愚昧的豺狼呀！你叫我遵从你的命令，象一个你出钱买来的奴隶那样毕恭毕敬地侍奉你，这桩事情说明你妄自尊大，厚颜无耻，叫我感到惊奇诧异。等着看吧！你头破齿落的下场，马上就要出现。"狐狸得意洋洋地骂毕，站在靠近葡萄园的高坡上，提高嗓子，不停地大声叫嚷起来，把葡萄园的主人吵醒。于是园主一家人闻声急急忙忙跑出来。狐狸边喊边站着不动，直至园主人快到它面前，并且距陷阱很接近的时候，它才回头溜之大吉。

园主人一看，见狼困在陷阱里，便同家人一齐动手，有的拿石头砸，有的用木棒打，有的使长枪扎，很快就结果了狼的性命。

狐狸静悄悄地躲在附近，直等园主人收拾了狼一哄而散之后，才转回来，站在陷阱旁边，俯首往里看。当它见狼被打得尸

首不全，惨死在陷阱里时，乐得摇头摆尾，欣然吟道：

命运收拾了狼的生命，
断然剥夺了它的生存权利。
艾彼·叟尔浩① 哟！
当初你迫害我的时候，
多么神气多么卖力？
今日灾祸突然降临，
把你重重包围。
如今你终于跌进致命的陷阱里，
这陷阱啊，
除非没人跌进去，
否则死的风暴会从里面刮起。

① 狼的外号。

老鼠和黄鼠狼的故事

相传从前有一只老鼠和一只黄鼠狼，彼此是邻居，一起住在一个穷苦农民家里。当时老农的一个亲人患病，经医生诊断，决定用胡麻治疗，因而给老农一束胡麻，吩咐他替病人剥掉皮，煎煮出来，当药剂治病。

老农把胡麻拿到家里，交给老婆拿去剥皮。老婆弄湿胡麻，仔细剥掉皮，摊开晾起来，打算晾干之后，再煎煮成药剂，好替亲人治病。

这时候，家里那只黄鼠狼发现了晾着的胡麻，如获珍宝，喜不自胜，于是开始偷窃，来来往往一直不停地把胡麻搬进洞去储备起来，整整忙了一天。

次日，农妇发觉胡麻很大一部分不翼而飞，感到非常惊异，一心要了解此中缘故，因而坐下来，耐心地监视着，看到底是谁来偷窃胡麻。

黄鼠狼从洞中溜出来，打算继续偷窃，把胡麻照例搬进洞去。可它看见主妇坐在那里，知道是来监视它的，便暗自说："自然罗，象这样的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那个老婆子显然是坐在那儿监视我的。不考虑后事的人，必然要被时运抛弃。对，现在我必须做桩好事情，借此表示我自身清白无罪，洗掉我的偷窃罪行。"它打定主意，随即转回洞去，把储备起来的胡麻，搬了出来，放在原地方。

农妇看见黄鼠狼搬来胡麻，摆在原地方，心里想："真的，它把储藏在洞中的胡麻搬出来，放在原地了，这样一来，胡麻的数量就够了。它归还胡麻，算是对咱们做了一桩好事，这也说明偷胡麻的并不是它。它既然对咱们做了好事，咱们也应该给它好报酬。不过做贼的到底是谁？我必须坐在这里，等着看个水落石出才甘休呢。"

黄鼠狼猜出了农妇的心事，急忙跑到它的邻居老鼠窝里，向老鼠献殷勤说："我的姊妹呀！不关心邻里疾苦，跟朋友不亲密联系的人，这是做人不周的行为呢。"

"是呀，我的好姊妹！"老鼠说，"做你的邻居，我向来是快乐、幸福的。不过你一旦提起关心、联系邻里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呀？"

"我们的房东带来一些胡麻，他和家属尽量享受，大家吃饱之后，还剩下许多，扔在那里，不需要了。因此凡是有生命的小动物，都去捡胡麻来充饥。你生存在这间屋子里，去弄一些胡麻来糊口，我认为这是你比任何动物更应该享受的权利呢。"

老鼠听了这个消息，乐不可支，喜出望外，不自主地吱吱唱歌，摇头摆尾地跳舞，一时被利欲蒙住了心窍。于是它立刻动身，奔出洞门，一眼看见晾着的、光耀夺目的胡麻，便不顾一切地迈步过去，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农妇眼见老鼠偷吃胡麻，认为胡麻短少的原因已经弄清，随即把事先预备好的拐杖握在手里，蹑手蹑脚地走过去，高高举起，猛击下去，一杖把老鼠头打得粉碎。

就这样老鼠终于因为一时贪心、大意，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猫和乌鸦的故事

相传从前有一只乌鸦和一只猫，彼此性情相投，经常在一起游玩、谈天，因而结成了兄弟般的友谊。有一天它俩在一棵大树下碰头，彼此正在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只老虎向它俩乘凉的那棵大树走来。待它俩发觉老虎的行踪时，它俩同老虎之间的距离已经很接近，情况非常危急。这时候，乌鸦赶忙飞到树上逃命，只剩猫在树下，惊惶失措，徘徊无路可逃。最后它只好向乌鸦求援说："好朋友！你是我唯一的救星，现在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救我脱险？"

"不错，"乌鸦慨然回道，"人要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才向弟兄手足呼吁求救。古人说得好：'在危急存亡的时候，能够舍身救人，才够得上是真正的朋友。'我一定要尽量想办法援救你。"

乌鸦立刻飞腾起来，临空俯视，见左近有个牧羊人，他身边还有几条护羊狗。于是毫不犹豫地马上飞到牧区，落在草地上，一面引颈狂啼，一面搧着翅膀不停地扑打地面，企图用它的行动吸引牧人注意。继而它飞到群狗面前，把其中的一只狗打了两翅膀，随即稍微腾高一些，招引它们向它袭击。它哇哇的狂啼声和飞一飞落一落的举止，吸引了牧人的注意，因而他也惊奇地随在群狗后面，跟踪追了过去。乌鸦继续不停地飞一会，落一会，与群狗之间总是保持不被捉住的最短距离，并利用这个方法，吸引群狗一直向它追袭，结果终于把群狗和牧人引到猫朋友遇险

的那棵大树下面。

群狗发现树下的老虎，便舍弃乌鸦，一齐向老虎追逐，终于把想吃猫的老虎吓得落荒逃走。

乌鸦急中生智，临危不惧，冒着生命危险，解救它的知心朋友，使猫虎口余生，保全了性命。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相传从前有一只狐狸，一直住在一座高山的洞穴里，过着孤单寂寞的晚年穷苦生活。它生育出来的小狐狸，每到发育茁壮的阶段，总是被它当食物，拿来充饥吃掉。假若它不吃自己的子嗣，把它保留在身边，让它生存、成长下去，那它做母亲的就得活活地饿死。这种处境，使它左右为难，伤透脑筋。由于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既不挨饿又能保全子嗣生命——的办法，所以它总是过着悲哀苦恼的生活。

后来，山中飞来一只乌鸦，在山顶卜居。狐狸知道这种情形，非常欢喜，自言自语地说："我要跟这只乌鸦交个朋友，一方面经常跟它谈心，借此安慰我自己的孤单寂寞心情，一方面跟它互助合作，找到生活出路，因为它能做的事情，我自己却不能做到。对！就是这个主意。"

狐狸打定主意，毅然决然来到距乌鸦栖息之地仅隔咫尺、彼此都能听得见对方谈话的地方站定，先向乌鸦问好，然后说道："朋友！我和你住在一架山上，彼此成为近邻，而且在信仰伊斯兰教的邻居之间，彼此有着双重关系：一重是邻里关系，另一重是同教之谊。你我既属邻居，彼此间就该尽到应有的义务。况且今后我们还要长期相处，因此我对你自然产生了亲密的信念。也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怂恿、推动下，我才不揣冒昧，前来和你联系，要求跟你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不知你是否同意？"

“出自内心的言语，才是最真实可靠的。”乌鸦回答说，“刚才你表白的，也许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我怕你口头喊出友谊，骨子里却隐着仇恨念头。因为你是刀俎，我为鱼肉的缘故。你和我既然一个是吃人者，一个是被食的，在交游、结识方面，应当各自为政，互有千秋。再说我是飞禽，你是走兽，彼此既不同类，而奢谈交情、友谊，是不会成功的。事理既然如此明显，到底是什么促使你妄自追求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呢？”

“知道有朋友可结交的时候，人总要随自己的意愿，从中选择最好的人做自己的知心朋友，以期达到互助合作的目的。基于这个道理，我才乐意接近你，希望从你这方面得到安慰，以便彼此为同一目的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最后使我们的友谊开花结果，牢不可破。我知道几个谈交情的故事，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讲给你听。”

“好的，我赞同你的建议。你讲吧！让我仔细听一听，了解一下这些故事谈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朋友！你听我先讲跳蚤和老鼠的故事吧。这个故事足以证明我刚才说的话是正确可靠的。”

“好的。跳蚤和老鼠的故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请你讲吧。”

跳蚤和老鼠的故事

相传从前有一只老鼠，住在一个金钱无数、货物堆积如山的富商巨贾家里，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某天夜里，一个饥渴交迫

的跳蚤闯进富商家中，蹦到商人被窝里，发觉他的身体既肥胖又润腻，于是饥不择食，一嘴咬破他的皮肤，尽量吮吸他的血液，饱餐了一顿。

商人被蟊，痛得要命，蒙眬惊醒，一骨碌爬起来，大惊小怪地高声呼唤奴仆。奴仆们闻声赶到他房里，诚惶诚恐地围在床前听候吩咐。接着一个个卷起袖口儿，一齐动手围剿、捉拿跳蚤。跳蚤眼看那种情景，惊惶失措，拔脚逃命，仓卒之间，一下子就蹦到老鼠洞里，找到暂时藏身之地。可是老鼠对这个不速之客很不高兴，说道："你跟我既不同族，也不同类，干吗闯到我家里来？在这里你肯定是要受气、倒霉的，难免要被人用暴力驱逐出去的。"

"为了逃命，我才暂时进你家来躲避，向你呼吁求救。"跳蚤说明来意，"我不打算在你家里久居下去，我更没怀什么野心想要把你驱逐出去。我一心一意只希望对你的好心肠给予更好的报酬呢。我的言行，很快就会得到你的证实和赞誉的。"

老鼠听了跳蚤的解释，心平气和地说道："情况既然如此，那你安心住下来吧。在这儿我保证你过得安全、惬意。我不遭意外的时候，你绝不会遇险。现在我对你开诚布公，竭诚相待，你只管放心，不必顾虑。你别为失掉商人的血液而悔恨、惋惜，也不必为从他身上吸取少量的粮食而胆寒气馁。对于得之较易的简陋生活，应当抱定满足、乐观的信念。因为只有这样，你的安全才会有最大限度的保证。从前有一位诗人，为了警世劝人，他吟道：

我安于简单、寂寥生活，
在自然状况中日子越过越舒服。
我吃喝的不外一箪食、一瓢饮再加上几粒粗盐，

我穿戴的仅仅是一袭破烂、补丁衣服。
因为安拉使我轻易获得生存权利，
所以他给的任何东西我都感觉满意。

诗人的这种安贫、俭朴精神，是值得我们深思而效法的。”

跳蚤听了老鼠的劝告，非常感动，说道：“好姐姐！你的劝告我听明白了。我决心服从你，遵照你的指示行事。你的忠言，我这一辈子也不能忘记。”

“你有这种真诚的感情和决心，这就够交情了。”老鼠满意跳蚤的态度。

从此老鼠和跳蚤互相认识，彼此结为知心、莫逆的朋友。后来，跳蚤和老鼠生活在一起，昼伏夜出，每天晚上蹦到商人的被窝里，从从容容地从他身上吮吸少量的血液，维持生活，一向不敢放肆、越轨。

一天晚上，商人带回许多银币，躲在房里清点。老鼠听了叮叮当当的钱币声，伸出头来窥探，见是商人清点银币，并见他把数过的银圆摆在枕头下面，然后熄灯睡觉。老鼠见财起意，图谋不轨，就与跳蚤商量，说道：“这笔大财富和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莫非你不曾看见？你有什么办法，让那些银币都落到我们手里？”

“无论干什么事情，必先量力而行。如果力量不足，即使计划周密，方法完备，也是徒劳无益，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结果只会象贪啄谷粒的小麻雀，一旦跌在罗网里，枉然牺牲性命。你既不能去拿银币，也无法把它们弄出屋去。我自己不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干这桩事情，而且连一枚银圆也扛不起来。如此说来，你想拿银币来管什么用呢？”

“在我这间屋子里，我预备了七十个出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可以随便溜走。在收藏贵重物品方面，我还弄到一处安全、牢固的地方。现在只要你想个办法，把商人弄出房去，那毫无疑问，我就有把握把银币一概拿走。”

“好的，我一定替你想办法把他弄出房去。”跳蚤慨然许下诺言，便一跃蹦到商人床上，钻进被窝里，用从来没有过的放肆、大胆行为，狠狠地咬了商人一口，然后退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躲避起来。商人从梦中惊醒，寻找一回，却不见跳蚤的踪影，只好翻个身又呼呼地睡熟。跳蚤再一次钻进被窝，使出全身气力，又狠狠地咬了商人一口。商人不耐其烦，惴惴不安，无法睡眠，便索性起床，离开卧室，去躺在门前的长凳上过夜。老鼠趁机偷窃，把商人枕下的银币，全都搬进洞去。次日清晨，商人醒来，见枕下的银币不翼而飞，一枚也不剩，便疑神疑鬼，老以为银币是失盗，叫人给偷走了。

狐狸讲了跳蚤和老鼠的故事，接着对乌鸦说：“聪明而有眼光的乌鸦啊！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只为说明我对你的恩情，将会象跳蚤报答老鼠那样，加倍地报答你。跳蚤怎样回敬、报答老鼠的恩情？请你仔细想一想吧！”

乌鸦听了狐狸的花言巧语，颇不以为然，说道：“施主要做好事或者不做好事，那是他的自由。向居心叵测的人讨好、讲交情，这是违背情理的事。你是我的仇敌，我若向你结交、亲近，便是自找灭亡了。你这个鬼祟、狡猾的狐狸！历来以欺瞒、诈骗闻名。跟你这种诡计多端、欺骗成性的家伙结交，友谊是无从保证的。交情不可保证的人，他的信义就不言而喻了。据说不久前，你的好朋友野狼曾被骗吃了大亏，终于被你置之死地。狼是你

的同类，长期和你生活在一起，你却不容它生存下去，这叫我怎么能信任你呢？对同类的朋友你还做出那么恶毒的事情，对非同类的仇敌你该残忍到什么地步呢？你心怀叵测，企图和我结交，打算损人利己，从中渔利，这种卑鄙龌龊行为，跟雀鹰和小鸟的交往所做的事丝毫没有区别。”

“雀鹰是怎样和小鸟交往的？那是怎么一回事情？”狐狸急于要知道雀鹰和小鸟的交往情形。

雀鹰和小鸟的故事

相传从前有一只专靠捕食小鸟的雀鹰，当它少壮力强的时代，非常强暴、专横，所有的凶禽都害怕它，一般雀鸟很难逃避它的摧残和迫害。因此它一直作威作福，一生干了许多罪恶勾当。

年深日久，雀鹰终于过到年迈力衰的晚年。这时候，它已不可能再用暴力屠杀雀鸟、猎获食物，因此生活来源断绝，濒于饥饿困境。迫不得已，它不得不放弃武力手段，摇身一变，断然采取和平方法，摆出善良温和面孔，索性同小鸟们打交道，讲相好，用亲善、和睦作幌子，继续摧残、屠杀剩余的雀鸟，达到维持生活的最终目的。它先是用武力屠杀，然后采取和平方法，全是靠损人利己来维持生活罢了。

乌鸦讲了雀鹰和小鸟的故事，对狐狸说：“狐狸啊！你的营生方式和雀鹰的正是一样。因为你虽然丧失劳力，力不从心，可是计谋、手段还是有的。你要求跟我交往、结识的动机和目的，

我怀疑是你谋生的一种策略、方法。我不是容易上当而随便把手递给你的那种易受欺骗的人。因为我有强健的翅膀，可以高飞远走；我有清醒的理智，可以提高警惕、保护身体；我有敏锐的眼光，可以观察事物的因果关系。我知道爱摹仿能力比自己高强的人，其结果轻则得不偿失，重则毁灭自身。你善于效法比你高明的人，使我替你担心，惟恐你会踏上小麻雀的覆辙哩。”

“安拉保佑你！”狐狸说，“小麻雀栽了什么跟头？你赶快告诉我吧。”

小麻雀和苍鹰的故事

相传从前有一只小麻雀，某次偶然从一处羊栏上空飞过，见羊群进的进，出的出，因而被好奇心驱使，便停下来看热闹。当时恰巧有一只强健的苍鹰，猛然从高空俯冲到羊栏里，用它的利爪，一把抓住一只初生的羊羔，然后从容飞逃。小麻雀眼见苍鹰攫夺小羊的情景，很感兴趣，顿时产生羡慕心情，于是拍着小翅膀，怡然自得地嚷道：“我要象苍鹰那样干一回呢。”就这样它怀着好奇心情，决心摹仿能力比它高强的苍鹰。

小麻雀打定了主意，一点也不迟疑，即时动身，飞到羊栏里，落在一只肥肥胖胖、浑身长满厚羢毛的绵羊身上，使劲抓着羊毛，然后震动翅膀，一心一意要攫着绵羊飞腾。可是它力不从心，不但不能攫着绵羊飞腾，而且由于那只绵羊先前躺在栏里打滚，身体被粪便浸湿，羊毛粘成一片，如胶似黐，一下子绊住它的爪子；它越挣扎，被缠得越结实。这时候它想逃脱性命，已根本

不可能了。

小麻雀的盗窃行为早被牧羊人窥见。先是他眼睁睁望着刚出生不久的一只小羊羔被苍鹰攫走，心里痛恨到极点，接着又发觉小麻雀的盗窃行为，因而忍不住怒火中烧，怒气冲冲地跑进羊栏里，一把逮住小麻雀，把气全出在它身上，拔掉它翅膀上的羽毛，拿根线拴住它的两条腿，扔给孩子们当玩艺。当时牧人的小儿子问道：“爸爸！这是什么东西？”他回道：“这是摹仿能力比它强大的人进行盗窃而自投罗网的一个小毛贼呀。”

乌鸦讲了小麻雀和苍鹰的故事，警告狐狸说：“狐狸呀！你原来就是长于学坏的那号人物。现在我再一次警告你：希望你千万别摹仿能力比你高强者的行为，免得引火烧身，自找苦吃。这是我对你的最后忠言，请你规规矩矩地各自回去吧。”

狐狸得不到乌鸦的亲近信任，大失所望，唉声叹气，忧心如焚，气得直发抖。

乌鸦眼看狐狸那副忧心忡忡、垂头丧气的可怜相，并且听见它叹气、悲哀、哭泣之声，因而问道：“狐狸哟！你到底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才这么磕牙发抖、悲哀哭泣呀？”

“因为我眼看你比我还奸诈、阴险，所以才气得这样的。”狐狸一言道出它的本心话，然后掉过头去，败兴而返。

箭猪和斑鸠的故事

相传从前有一只箭猪在一棵枣树附近卜居，与在枣树上筑巢为生的一对斑鸠为邻。箭猪看斑鸠有枣子可吃，过着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舒适、安静生活，情况与它自己恰恰相反，因而不禁由羡慕而产生嫉妒心情。一天，箭猪想道："那对斑鸠靠吃树上的枣子过活，我自己却可望而不可及，一点享受没有。为此我非想办法欺骗它夫妇不可。"

箭猪打定主意，便在枣树下面掘个地洞，作为它和妻子的居室，并在左近筑了一个礼拜坛，独自呆在坛上，终日修功悟道，表示清高、廉洁，不为尘世利禄所引诱。

斑鸠眼看箭猪是个膜拜安拉的虔诚信徒，被它清高、廉洁的行为所感动，因而对它非常敬仰、钦佩，主动地去接近它，跟它谈天，问道："你过这种修功悟道、修身养性的生活，大概有多久的历史了？"

"已经三十年了。"

"你是吃什么过活的？"

"吃树上落下的枣子。"

"穿什么呢？"

"穿荆棘，这不过是取其粗糙而已。"

"你不上别个地方去，却在这里居留，这是什么道理？"

"我选择这个地方居住，是因为我要引正和启发那些走错道

路和无知愚昧的信徒们。”

“过去我认为你不是这样的；现在我对你的道行却很感兴趣，打算跟你在一起修行。”

“你虽然这样说，只怕你不能躬身力行。因为言行不一致，会象庄稼汉那样栽跟头的。这是因为正当播种插秧的时候，那个庄稼汉却吝惜种子，一直徘徊观望，犹豫不决。他说：‘今年年景不好，收成不保险，我可不急于播种插秧，也不能多下种子，否则不但要蚀本，而且还要浪费劳力。’就这样庄稼汉坐误农时，直到收获季节，眼看其他农民丰收，他才懊悔不该坐误时令，因而忧郁成疾，终于一病不起，送了老命。”

“那我该怎么办才能摆脱世务，然后安下心来，虔心虔意地膜拜安拉呢？”

“为将来的归宿计，你应该作充分准备。至于今世的生活，只要有点食物勉强能糊口就行了。因为人要知足，才能常乐呢。”

“我怎么能这样办呢？因为我是飞禽，枣子是我的生活来源，所以我不能离开枣树，否则我就不知上哪儿去生存、立足了。”

“你可以把树上的枣子打下够你夫妻全年动用的一个数量，收藏在树下的地洞里，然后搬到我窝里来和我住在一起，认真修养，刻苦锻炼。这期间，你便吃储备的粮食。往后日子过的稍久，你的道行有了成就，对这种乐天安命、节衣缩食的俭朴、淡泊生活就习惯了。”

“你告诉我归宿的秘诀，并指示我修炼的门径，你的好心肠，愿安拉恩赏你。”斑鸠对箭猪表示竭诚感谢。

斑鸠把箭猪的建议听在心里，随即见诸行动，跟它的妻室一

起，不辞辛苦劳瘁，一古脑儿把树上的枣子打落得一干二净，准备储藏大批粮食，以便安下心来，专心悟道修行。

箭猪眼看落满一地的枣子，非常欢喜，赶忙收拾枣子，搬进洞去，储藏起来。它想："斑鸠夫妇要跟我在一起修炼，往后它俩需要吃喝的时候，会向我索取食物的，听了我的劝告和忠言，它俩会更亲近我的。那时节我趁机扑过去，吃掉它俩，独霸这块地盘。这样一来，单是树上落下来的枣子，也尽够我饱食终日了。"

斑鸠夫妇辛辛苦苦地打落了枣子，然后相跟着来到树下收捡果实，只见打落的枣子叫箭猪全搬进洞去收藏起来，一个也不剩，它俩大失所望。别无办法，只好客客气气地说道："廉洁的箭猪呀，你是一位忠诚的劝善说法者！你知道我们夫妇是靠枣子过生活的，没有了枣子我们是活不下去的；可是我们打落的枣子却不翼而飞，连踪影都不见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也许叫大风刮走了！"箭猪撒谎说，"其实照做人的道理，应该离开食物本身，专向供给衣食的安拉祈求，那才是成功的本质呢。"它道貌岸然地继续向斑鸠夫妇现身说法，用各种甜言蜜语向它俩炫耀廉洁、寡欲的可贵，居然说得斑鸠夫妇心悦诚服，对它更加亲信，毫无疑惧，于是随它一起走进洞去。

事情毕竟出人意料之外。斑鸠夫妇刚跨进洞门，箭猪便一跃把门路堵住，张牙舞爪，顿时露出狰狞面目。斑鸠眼看箭猪居心叵测，原形毕露，正颜厉色地质问道："你打算做什么？难道相隔一昼夜，你便前后判若两人吗？莫非你不知道：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受屈被骗的人吗？我劝你趁早抛掉欺诈、撞骗念头！否则，象欺负商人的那两个骗子的下场一样，你要栽跟头呢。"

"那是怎么一回事情？"箭猪急于要知道两个骗子的结局。

商人和两个骗子的故事

相传从前桑岱赫城中，有个资本非常雄厚的富商大贾。他经营的范围很广，生意非常兴隆。有一次他预备大批货物，驮运到别个城市销售。当时有两个招摇撞骗的坏蛋，每人弄了一点本钱和一部分货物，打扮成生意人跟他同路。经过一天跋涉，到了旅店。第一夜住宿的时候，两个骗子便商得同意，决心动手骗取商人的财物。可是他俩同床异梦，居心叵测，都想害死自己的同谋者，然后独霸商人的财物。因此他俩各自想道："我若弄死我的伙伴，就可一帆风顺地独享这些财物了。"于是他俩各怀坏心，并见之行动，每人都预备了一份饮食，暗中把毒药摆在食物里，然后在吃饭时，各自把有毒的食物献给对方，表示亲密。他俩互不猜疑，狼吞虎咽，各把对方的食物吃进肚里。末了，害人终害己，彼此都中毒，二人同归于尽。

那两个骗子先是同商人坐在一起聊天，谈笑风生，彼此谈得倒也投机。可是饭后，过了很长的时间，商人一直不见两个同路人的踪影，便去找他俩，以便知道个中情形。结果发现他俩东倒西歪，横卧地上，僵然死在一堆。经过反复推测、研究，才知道原来他俩是自作聪明，各耍手段，目的在于图他的财，害他的命，结果却是害了自己，落得一个互相残杀、两败俱伤的结局。

水鸟和乌龟的故事

从前有一只水鸟，离开窠巢，出去觅食。它尽量飞到高空，翱翔、盘旋一阵，然后落在河中的一个磐石上，等候啄吃顺水漂来的食物。正当它徘徊观望的时候，没有想到顺流漂来一具尸体。那具尸体肿胀不堪，由于水流得很急，一下子就被冲到磐石的边缘上面，横陈不动了。水鸟挨过去，仔细踏看。原来是一具被杀害的男尸，遍体枪伤剑痕，血淋淋的，非常凄惨可怕。水鸟暗自想道："这也许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向来无法无天，作恶多端，因而人们激于义愤，为了除暴安良，才群起而杀死他呢。"水鸟眼看那种情景，正在惊奇诧异、百感交集的时候，突然发现一群群的兀鹰和苍鹰，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围绕着尸体盘旋。水鸟骇然震惊，忧从衷来，凄然叹道："我不能再在这儿呆下去了！"于是它早作打算，毫不迟疑，振翅飞腾起来，趁机高飞远走，以便找个安全地带，暂避风险，待兀鹰、苍鹰食完尸体而星散之后，再飞回巢去不迟。

水鸟不断地高飞，终于来到另一处流域地带，落在河边的一棵大树上，暂作栖身之地。由于初次离乡背井，倍觉孤单寂寞，老是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喟然叹道："当初我发现那具尸体，认为这是安拉派给我的食物，心情何等高兴！然而事与愿违，患难一直跟我作对。眼看到口的食物被凶禽抢劫、占据，逼得我只能落荒逃走，我的一场欢喜，一旦变成忧愁痛苦。在这样的世道

里，我怎么能安居乐业？怎么能泰然自逸？古人说得好：'世界是一间屋宇，没有谋略的人，难免要受它欺骗。一般愚顽之辈，凭借财帛、子孙、亲戚故旧，高傲自矜，赫赫不可一世，毕生经营积累，横征暴敛，恨不得把地皮上的一切攫为己有，一辈子服服帖帖，甘受世道愚弄欺骗，直至两眼一闭，两脚一伸，才让家人和亲戚把他深埋在土里。他毕生聚敛的一切，什么都不能带走，人生一世的结局，充其量不过如此而已。对年轻人来说，世间的种种坎坷不平，最好莫如耐心忍受。'自然，远离家人和亲戚朋友，这固然令人难堪讨厌；可是迫于恶劣的环境，我权且离乡背井，避一避风险，这也是必要的。"

水鸟找到避难的地方，栖息在树上，正在自思自叹的时候，忽然看见一只雄龟，涉水爬到树下，挨近水鸟，招呼、问候它，跟它交谈，说道："你这位稀罕贵宾！远离家乡，不辞跋涉，径直飞到偏僻的敝邑来，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家乡，大敌压境，弄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大凡见高识远的人，谁都不愿与强暴为邻，因此我被迫离乡背井，权且高飞远走，避一避风险。诗人吟得好：

> 大难临头的时候，
> 只有迁移才是居民唯一的出路。"

"你所处的环境既然恶劣、可怕到这步田地，从此我不离开你，衷心愿意陪随你，诚诚恳恳地侍奉你。因为古人说过：'世间最孤苦寂寞的情景，首推别乡离井者的遭遇。'古人还说：'拒与廉洁者结识的损失，比受灾罹祸有过之无不及。'又说：'智者寻求慰藉的最好方法之一，不外乎逆来顺受、与异乡人交际。'因此种种原因，我愿意跟你结为莫逆的知心朋友；希望你赞同我的提

议，让我做你的一个忠实的奴婢和助手。”

“你说得很对。指我的生命起誓，从离开故乡与家人亲友隔绝之后，我备尝离愁的滋味，一直悲哀忧郁。同时觉得离别虽苦，但还有它可取的一面。它不但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增强人的思考能力，还能给人带来丰富的经验。年轻人如果得不到朋友的劝解和安慰，他会陷入长期绝望、永久悲戚的境地。只有聪明人才能在万劫之余，听从朋友劝慰，用宽容的态度，坚强的耐性面对事实，从而解决问题。因为宽容与忍耐是两种可歌可颂的德性。这两种德性，既能帮助人规避外来的灾殃患难，又能消除人们内心的忧愁顾虑。”

“既然如此，从今以后，你别再忧愁、苦恼了。因为忧愁苦闷既损害你的身体，使你不能享受人生乐趣，又影响你的德性，使你长期悲观沉闷。”

水鸟和乌龟，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促膝谈心，彼此志气相投，上下古今，无话不谈，越谈越起劲。到了最后，水鸟仍持悲观论调，说道：“归根结蒂，对于天灾人祸，我心里依然存在着无限的恐怖念头。”

乌龟听了水鸟由衷之言，紧挨过去，亲切地吻一吻它的额角，安慰道：“你的真知灼见，向为群鸟敬仰钦佩，把你作为处世接物的榜样；但你却不这样看你自己，总要加重负担，自寻烦恼。这何苦来呢？”

乌龟苦口婆心，竭力安慰劝解，终于说服了水鸟，消除它心中的畏惧，使它安静下来，恢复了常态，然后忠心耿耿地陪水鸟在一起过正常生活，彼此互相敬重，谈笑自若，生活倒也安静快活。

过了很久，水鸟思乡心切，便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摸摸地飞

回老家去探听消息。它首先来到河中那个磐石附近踏看一回：那些兀鹰和苍鹰的踪影都不见了，那具尸体也只剩一架白骨横陈石上，一片安宁太平景象展现在它眼前，情况竟然出乎它的想象和期望之外。它满心高兴，急急忙忙飞到乌龟的住处，把它的见闻全都告诉乌龟，最后说："家乡的秩序既已恢复，我决心打回老家去，跟家属、亲戚和朋友们热热闹闹地在一起过活。因为离乡背井、常年累月漂流在外，是智者忍受不了的寂寞生活。"

乌龟与水鸟为邻，过惯了安居乐业生活，不愿骤然和水鸟分离，兼之它听了水鸟的叙谈，对异地的风光，满怀向往心情，颇想出去看看世面，因而欣然陪水鸟踏上旅程，一直到了水鸟的故乡，只见一片太平景象，觉得什么事情都新鲜、可爱。

水鸟回到故乡，满心欢喜，对乌龟说："人生在世，难免不受灾难和意外事件的折磨；一般年轻人尤其忍受不了灾难带来的痛苦和忧愁。不过人是健忘的，灾害、困难一旦解除之后，便沾沾自喜，以为满天乌云已经散尽。这样处世接物的方法，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人世沧桑，变幻无穷；今日消除了一种灾难，明天其他的灾难祸患还会继续发生。何况我们是弱小之辈，对于恶霸的强敌，必须随时随地提高警惕，才不至于死于非命。"

乌龟听了水鸟语重心长的一席话，非常感动，十分钦佩它的高见，愿意终身做它的邻居，因而毅然舍弃还乡的念头，决心在水鸟的故乡卜居。

从此以后，乌龟和水鸟，远亲不如近邻，彼此互助，在一起过安居乐业的愉快生活，直至白发千古。